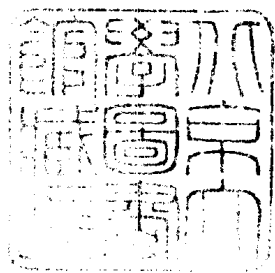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四庫禁燬書叢刊

四庫禁燬書叢刊編纂委員會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五八册目次

鹿裘石室集六十五卷（二）

〔明〕梅鼎祚撰

明天啓三年玄白堂刻本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四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詩

五言律

野采小酌

肉食將無累藜羹久自安盈筐勤采擷據石暫盤桓老大終勞力兒孫且盡歡擅腥儻能免止酒尚應難

天逸閣携賈三送丘黃逸還金陵得年字

高臺望不極芳樹坐堪憐久客夏雲變思歸暮雨懸白門垂柳日碧玉破瓜年麗質臨清景翻令戀別筵

寄子馬弟遷寧鄉簿

佐邑仍三戶湘鄉秋意深知難迴舞袖諒不廢題襟好米炊香遠新酤避濕侵莫嫌栖枳棘鸞嘯有高音

送建寧叔聽從之北寄客部叔

久負經時略猶然滯宦途勞人歷州郡交道感蕭朱風送鵬南徙春隨雁北趨上林有琪樹花萼喜同株

庚子初夏哭幼女淑四首先是辛卯春有長女之哭又先壬午秋有弟耆之哭從壠上還作

顛毛已如艾血眼復生花緩急知無益牽纏恨有家百年聊後汝七歲枉呼爺窗閣提携處酸風綠透紗

其二

禮佛希冥應求醫少禁方遽成金瓠誄難見玉毫光逐姊歸長夜稱人菫幾霜一坏相對處松柏蔣山陽

其三

後果憑誰証空花倍獨馨韶顏嬌白皙慧性灑清泠孤孽生從賤呻吟病久經百枯垂永訣雙目尚餘青

其四

我生不利女更鮮弟兄親廿載三殤淚中年八

苦身鍾情在我輩不哭彼何人究竟應誰是虛空一轉輪

金陵藏鶯館花燭詩贈潘稚恭分得江字

自並芙蓉蔕何勞更涉江畫蛾勻石黛蠟鳳帶金釭萸幔從新捲花管未易降莫愁南國女艇子繫雙雙

其二

獨立能傾國長材本似江貯嬌金作屋醉客玉爲釭夢雨露羅薦升霞麗綺窗鴛鴦七十二一列成雙

寓報恩禪房

金陵常在望寶地更重過仍住祇洹舍新脩窣堵波塵心一蕭散梵語半多羅爲問赤烏後其如隙駟何

寺雨

曲閣留人處長干遶佛塲鐘遥沉雨氣墖迥槩秋光楓葉臨江赤苔花映壁蒼愁霖朝有詠夜復聽浪浪

寺晴

將無天果漏俄爾霧全消樹影籠窗細禽聲出谷驕客懷驪見日仙梵震聞潮徧作瑠璃界知非覺路遥

吳長輿季布招登翠雲醉後上敬亭西麓

虛閣成新搆名山狎舊游携尊初薄霽著屐已深秋雨宿嵐常護雲齊翠迸流淒清多遠思更一陟高丘

汪原勺過園居懷焦賓王徐從道

畏客性逾僻因君眼乍明春留懸樹雨天爲惜花晴上巳仍新序中林有舊盟所思方在遠鳴鳥正嚶嚶

春日懷季豹客游

春自還歸早君猶定省遲倚閭勞望眼懸鏡待勻眉賣賦聊供醉依人不貧饑故園花欲盡芳草是前期

惜花三首

開謝緣時序欣嗟自世人餘寒深護曉漸老倍

憐春旖旎光爭媚離披意轉親昨傳風信遍歲

歲一番新

其二

辛未隨風舞猶能隔霧看直愁鋒擬去莫使鳥

嚌殘豔魄留依幹朱顏遲駐丹已知宜晝賞向

夕更憑闌

其三

種日原隨興看時似屬情色空俱不着離愛未

能輕散與霞同落處防月共盈化工常在眼物

物有虧成

吳長輿移齋西樂集鐙公

特移香積供來作梵邦遊習澹葵滋露連陰麥

養秋醍醐從酪出湯乳見花浮踢倒軍持後相

邀老一丘

仲夏雨中赴汪原博榮期西樂齋會同吳

長輿孫伯揆是日移泉試顧渚茶

頻遊得自在更托解樊籠紫筍泉香發黃梅雨

候通泉方叅水月我亦悟旛風把臂入林去幽

懷寄阮公

五月七日伯揆招過西樂

蒲腸初解酲蒲饌復尋盟雪藕盤冰薦移蓮莖

露傾鋒雲譚塵集涑雨衫綈輕但涉空門地塵

心自覺清

月邦自西樂移園居

移錫隨雲度披襟待晚涼偶然就同室一似别

叅方樓閣籠佳氣虛空發妙香階前多忍草無

意夢西堂

坐雨書懷

宿因連棣萼今集蔭禪枝名句聊傳譯機緣且

待時林喧催雨驟臺迥怯風欹相對此長日翛

然無所爲

病後吳福生見過

索處關從下枯羸酒怯前秋雲眉宇澹空谷足

音傳竹柏清眞地蒹葭白露天知君能辨樂吾

一理朱絃

送麻甥伯顧叅軍永昌

長揖叅軍事文人向武威留妻代母養防虜密
戎機紫馬臨秋貢黃羊帶雪圍吾衰須藥物信
信莫教稀

其二

新鎮古涼州黃河繞塞流此行輕萬里爲別倍
三秋鄉味一杯酒邊城雙佩鈎閉關謝西域清
世靳封侯

即事慰自恬上人

頭髓尚堪施鞭笞安足辭眞如原自在假合有

成虧宿債須償却孤禪任所之共知逢末刼何
必爲師悲

答唐于飛

我久坐詩窮君胡覓句工巧須穿月脇聖擬敵
天聰身賤名難借年遒誦或通尚期看跋䟺千
里直追風

夏日無江王仲修閔泰叔項仲旭鮑士先
詹公鼎姪勉初携伎臨汎分得心字

多懷宜涉曠爽氣藉臨深青翰人揄袂芳林樹
列簪樽涼籠黛翠帆夕巽波陰垂老江皐遇難
酬解珮心

送張象先赴闕寄湯嘉賓太史

斕綵拜家慶軺車下里門依雲聊展望就日早
承　恩曉漏朝趨肅宵鑪署直溫郎潛有深念
才異更需掄

其二

眇眇江之永春波壯硤門離心向何託古道頼
君存涉世防淮橘投言馥楚蓀景光宜自愛斟

酌此盈尊

其三

君方遊畫省客久隱金門羣彥俱先達貧交孰
與敦東林禪住髮南浦別銷魂衿契能常合甚
沈詎足論

奉和全宮詹集高齋贈史府君

以奉分主命因偕倚玉緣冠峰樓槩日挹水興
騰烟吹律蕤賓候陳詩太史先琴尊合奏處三
疊化胎僊

七夕送孫伯揆南游將以醫行

長江湛湛淸君得枕流名去値雙星會重合一水情紅絲下凉吹白紵唱秋聲別隱金陵市壺中日月生

新都程醫起痲北魚于死復之留都

名家伯休父善世大醫王七日釣天奏千金海藏方芝英授軒鼎朮序祕眞囊更御僊風去紅雲指　帝鄉

答溫陵謝修之博士

匹練引雙虹重來一謝公登臨還此日淸發有遺風物候梧飛碧鄉心荔擘紅芙蓉初上日名勝擅江東

郊外送謝于宣游廣陵

山意敬亭晚濤聲揚子秋中年難作別後進得名流稻蟹江鄉熟蕪螢古死愁縱令吟桂樹愼勿爲淹留

寄李季宣明府眞州

二陵相望出君獨砥中流離夢十年老江光八月秋種田餘舊秫走馬憶長楸眉嫵仍堪畫寧敎賦白頭

戊申獻歲六十誕辰移舟避客浪述十首

流覽開芳歲言遵宛句濱林回靑冒雪水動淥窺春物候何殊舊時情自競新偶然初把曆知是六周旬

其二

無聞慙五十十載更逡巡里俗稀耆舊吾生耐辱貧推遷憑世運爛熳見天眞謝此雙溪水何勞爲濯塵

其三

喜作淸朝客仍稱在野臣誰能取卿相徒步起平津幻相非眞我虛名豈實賓臨流一照影無媿白綸巾

其四

每懷少小日修禊向南瀕風詠時攜友春盤薦侍親露濡旋改歲星散久如晨今者重來地唯餘漸老身

其五

殖學慵將落逃禪趣亦淪謏聞翻逆耳癯味尚留脣已道無交涉還從他笑嚬滄江成獨立石見水粼粼

其六

無分圖駿駕難徵振涸鱗江潭有遺老天地荷陶鈞一出呼小草長歌登白蘋燕京吾昔降慷慨髮猶循陞平原百年歌六十時駿駕四牡入紫宮

其七

婪尾三杯酒平頭六袠人從周新甲子貞夢叶庚寅丹頂雙禽擾班毛獨鹿馴朋子堪作壽泉復祀靈椿婪尾平頭見白長慶詩攝提貞孟兕楚辭予有鶴鹿常相隨

其八

諸累年來減閒游春到頻桑陰原少戀榆景亦隨因列坐登三代中流距四隣浮生總汎宅轉柁逐風輪

其九

錦屏圖應瑞金字軸爲珍美行誇賢哲高銜借縉紳長生勞拜禮宰殺恐傷仁矯俗吾何敢迂疎避苦辛

其十

判持書送老兼賴酒頤神見在佳山水新來好日辰歌清風夏玉波白月彎銀一醉遙相答知無傲客嗔

送葉一之廣文遷順義令

共羨神明宰原高經術名長安瞻日近宛水報春生馴鹿留官舍飛凫覲 帝京遙知臨政暇

應賦論都成

其二

芹香開講地竹潤合尊時座屢更端起舟緣戀別遲黃雲燕塞氣赤縣漢官儀早晩承明入猶懸江海思

送無已姪遊南雍

金陵佳麗地璧水俊賢遊爾學敦清尚吾門本素流雲峰占庢夏風海快搏秋家慶還期拜高堂有白頭

壽湯伯潤母

燕喜祈難老鴻鈞運小春蘭言垂女誡芝檢竹王綸五色斑衣舊雙枝玉樹新援詩稱壽母世德本湯華

答范穆其見投有就君借寶鑑所貴分妍媸之句

清明非寶鑑何以辨妍媸及見長城語方驚絶世安鉛華都欲洗風骨獨能持試論開元際裏陽亦我師

過海藏

空門不問主隨地得安禪龍宿千年鉢禽窺一味泉能令坐竟日恍若徧諸天酒禁將寬我先應種白蓮

姚百雉自蜀來越東遊洛伽

曾餐峨嶺雪更賦曲江濤乘興泛滄海皈心見白毫萬波廻翠鷲一拄立金鼇先跡悔灣勝冰花曉色高

立秋日寄海藏

虛想齋涼界仍淹熱惱場何當期解脫師許作津梁普雨花承座驚秋竹繞室且爲分席半相待倚藤方

送子雲弟赴任大嵩

江鄉氛甚惡海島俗應醇我少移家計君存隱吏身眼寛安蜃市腹果饜魚綸釀酒傳佳藥聞多薏苡仁

九日同焦素臣曹子兩孫以治劉彥嘉及兒輩泛舟登響山

輕舠信水便重九值晴難山氣碧雲暮潭陰白日寒草敷諸客坐菊益老人餐薄醉猶餘健登高興未闌

送梁別駕致政還趙余嘗爲其兄太宰公跋醫無閭碑因索一通

承家傳舊笏倦臣乞初衣偶爲題輿出居然完璧歸但成吾道是轉覺世緣微攀別敬亭暮新霜柳漸稀

其二

第五名何減無雙衆久傾隱從運期燿師說鄭康成千日中山醉孤吟大澤行醫閭碑未泐榻寄北鴻征 別駕師趙夢白

至後夜過子蓁兄飲

十年未暢飲兹夕罄餘歡健在貧應好情深老更難陽回幽谷暖星映半庭寒相對霜毛影蕭然把燭看

飲景靈兄新第

華屋歡新卜烏衣記舊遊楓林聲積老蒲水影

澄秋皓首放歌疾朱顏仗酒留醉來打瓦鼓知是宰綿州 古綿州歌豆子山打瓦鼓

蒲上勉初姪携具早過

翳然餘水木久矣念柴荆連夕任泥飲清朝爲解酲寒威驅避曉冬令喜逢晴感汝無何戒傀俄寄此生

簡季方叔時過里門數月不暇爲酒詠且将之粤西任矣因感憶季豹子馬泰符

十年非暫闊況復已逾期把袂經時久啣杯有

約運貲猶存舊好老自愛朋嬉却惜江頭柳長條更贈離

其二

從昔同遊日何曾孤負春酒徒爭健浪詩社出清新轉念俱徂跡相憐見在身河山眞自遠誰是眼中人

春暮同潘景升胡嗣玄家姪士勸泛響山

公洄成小汎忽漫得佳游文意澹如水閒心直

余舟名寄流齋

寄流岸芳春雨逗臺蕪客星留更向虹梁度前川一曲幽

送吳福生授業黃山

六六峰爭秀何峰置精廬絳霞舒作帳瀑雪映抽書弟子神僊侶居人太古餘終年去塵界便覺欲沖虛

五月初十夜雨時久旱首種不入郡方起大獄

三農阻東作五月卜南風雨及時猶好宵傳歲

小通林歡逐鳩婦渾響激龍公爲秩靈山祀何如楚獄空

五月十三日晴俗傳老龍生日

農家占雨候共祝老龍生是夏方憂旱今朝更已忌晴氣枯山澗渴力廢石田耕一飽仍慳計由來不望嬴

八月十四夜集寄流齋月既微陰客復先醉追憶季豹子馬秦符輩大有青蓮悼賀監之感獨酌成詠

臨水開蘭酌微雲綴桂輪何堪對殘客因重念佳人氣爽波生白顏衰酒借頳秪今回棹處怳在鑑湖濱

月邦自雲栖覲蓮師歸示竹窓二筆

雲栖東向處欲寄瓣香難相見幾回老重叅一默看社修蓮品淨筆落竹窓寒可是無多法當前不用瞞

寄畬許靈長檇李

澹漠獨行意才華衆樂推順風欲下拜朗月輒令思積夢依壇草遺芳寄佩蘺登樓信吾土煙雨越江湄

其二

道德名曇礙佉盧出淨天法書什襲重佳句萬人傳把臂期何際銷魂别有年敬亭盟在彼雲鳥奉周旋

過西樂留齋同可大勉叔作

遊踪裁多病秋色已如斯此地猶朝爽偶來非宿期禽聲移座換竹影瞰窓垂卽爾能充供兼

饒法食施

送劭姪訪外舅高輿國君翰

吾貧猶立壁爾别似無家情到深難語親應困轉加豈宜籬插棘定念葛縈瓜倘有東隣子微辭未許誇

傷士劼姪

爾胡甘棄世男詎卜輿門影逐鏡花散神遺篋草存一家貧仰屋孤殯哭隣村父客多時貴誰爲山巨源

同勸姪過蔣莊收果姪方持齋以三詩相
呈
近郊時可涉老圃漸能儕樸栗供兒索亨葵應
汝齋林暄猶護葉扉冷舊籓柴因諷田園作逾
深去市懷

送客舟夜有感
方在閉關後胡爲越境行石尤風四面水市月
三更我既非屬我卿當仍喚卿扣舷惟一笑霜
冷大江横

其二
少期進不偶退即事躬耕本乏塵中相虛煩世
上名甑因嗟兩墮瓦合戒三成鑄錯眞難悔孤
燈酒獨傾

冬閏水陽大士菴訪覺一上人于心蓮閣
結制逢兹閏殘冬漸及除却疑狙儈所亦有化
人居意樹年年老心蓮夜夜舒短牀横小閣大
地似無餘

過南禪寺舊名空相即唐開成間之白龍
院也有石幢存
遺幢記唐號舊刹改南禪堤削崎傾路波開浩
蕩天僧衮西蜀語客借北窻眠不必稱知識能
來亦小緣

大司馬青螺郭公暨蕭夫人七十雙壽四
首
甫申生降嶽文武術兼神　王命隆分鉞黔荒
拓廣輪成功荷天地勇退偃經綸遥想螺江勝
還疑渭水濱

其二
公後郭汾陽冠朝譜系詳舊勛唯靖虜新伐遂
開疆玉斧堯天遠銅標漢德長斑衣瞻衮繡家
慶拜恩光

其三
清漢下輜軿傳言織女星起居今八座會合昔
雙靈萬石策數馬諸孫帙聚螢金吾誠貴胄猶
共守韋經

其四

齊歡天錫老子告　主恩深國杖應須玉親延盡散金遊仙懷笑粲學道詣從心介壽停鐃吹風飾鼓瑟琴

送張岸先員外服闋還　朝

新恩催北適舊賦憶東征兼盡　君親義仍傳孝友名烟花延　禁直春草緩江程宦達無勞祝知君薄世榮

其二

徐方功轉饌曾屬大司農五夜明光草三年長

樂鐘素絲終皎皎白璧肯容容無可裴君橐彈冠媿莫從

答郭伏生再至

向來何盡興良晤及茲時莫更輕言別懸知勞夢思春催花候急風約麥秋遲一諷游仙詠龍沙讖有期

七夕蒲上同弟子翼子由伯箴仲鴻可大子傳姪旃美勉初無已勉叔兒都溪汎

把炬催成堰浮查不設帷忽聞歌水調偶值渡河期竹色澄波映蘿陰幽岸垂訟洄雖不遠亦自愜幽思

病中荅齊越石見投

會面亦不易當前置寸翰時淸孱儁翼衰劇一身痺遙暎人如玉新吹氣若蘭皖公青峭好江上數峰看

六言律詩

五日獨酌

榴花冒雨嫣紫蒲葉淩風嫋青五月又當五日

獨醉何如獨醒符可辟兵楚俗絲難續命湘靈衆芳倏爾俱歇雙涕悠然乍零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四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五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詩

七言律

雜興八首

淮甸龍興統百靈手提三尺掃羶腥再開渾沌扶天地獨運經綸假日星玉帛萬方歸禹貢皐夔千古集虞廷小臣尚有攀髯淚冠劍橋陵氣窅冥

其二

文皇六駕起燕中周鼎千年卜鎬豊竝建陪京高王氣三驅大漠闢華風黃龍紀運新儀制白虎譚經決異同叩馬孤臣今特祀天恩當日念遺忠

其三

裕陵松栢轉蕭然故老猶傳土木年龍戰偶當逢百六虎賁空說擁三千廟謨豈爲金繒誤天意終留玉輦還獨灑孤忠司馬淚功臣多少畫凌煙

其四

孝皇功德繼唐堯當代君臣際聖朝萬戸歌謠天浩蕩千官環珮日逍遙露臺歲入兼猶惜霜簡時清轉見饒一閉玉門辭外質九關秋色自蕭蕭

其五

天授雄才漢武皇誇胡羽獵校長楊自斑倩女金條脫別號將軍鐵裲襠北狩鑾輿回朔氣南

巡花月扈春陽先朝帝澤原優渥萬歲千秋樂未央

其六

漢家八葉挺神孫穆穆虞風闢四門萬里蒲梢來大宛千年桃實獻崑崙眞人絳節稱僊從上將金貂荷主恩幾務轉勞諸相國紫微高拱玉皇尊

其七

中興漢德頌嵬嵬坐見呼韓款塞來太社從金

伻早獻離宮列宴帝親陪時平自紬犁庭議虜
在終思度漠才帷幄運籌關至計却從中夜望
三台

其八

詞客翩翩集漢京于時何李抗前旌鼎新一代
文明運嶽立千秋迹作名處處投珠堪照乘人
人懷璧總連城尚留河洛精靈在先後吾曹奉
王盟

答沈山人仕再見寄

三載相思未報書流澌又下越江魚賦傳沈約
郊居後家本秦川喪亂餘老去故人天上少病
來華髮鏡中疎自躭春色西湖好不道何門可
曳裾

寄朱比部

菊花秋老一逢君忽漫橊枝照夕曛舊約轉懷
鍾阜雨孤蹤遙隔死谿雲聚萍歲月看鴻跡倚
杖行藏混鹿羣已自玄心甘寂莫　廟堂休薦
侶雄文

寄君典大來

把酒還停一浩歌敬亭山色鬱嵯峨門開落葉
秋長積溪冷微風晩自波彩筆中宵知並夢黃
壚何處好同過眼前未可無君輩不是生平別
緒多

舟過峽石盤龍山呈惟肖

楚江雙棹萬楓寒落日天高雁影殘峽石凌波
疑虎渡敬亭圍翠學龍盤山川自姤人情換歲
月深諳世路難豈有如君終不達好彈伊祖漢
時冠

荅任光祿人日見寄附訊胡山人

東風先入栁條新翠拂東華綺陌塵鳴珮金門
星隱歲散花綵筆日當人楚江雲濕寒吞雪吳
樹烟晴暖駐春聲銜故交留署邸好傳三賦振
楓宸

望雪樓上見梅花憶王仲房客游

匝地寒雲黯未收千峰雪色晩明樓蒼茫獸立
久無語徙倚孤懷不耐愁郢里憑誰供和曲剡

溪有客待乘舟鴻泥距跡知何定欲折梅花憶隴頭

夜成

自是明時一野夫十年姓字浪稱儒掌中今古千巡酒袖裡烟霞五嶽圖玩世逢人從應馬愁心斫地欲歌烏生來雙眼難回白矯首青天月色孤

立春日歸蒲上

鏡裏流光逝水頻歲華又逐物情新卽餘陰坼寒生雪已有晴雲早赴春曲浦茅堂先世業隔年杯酒舊家人橋西柳色青初動坐見絲絲綰醉巾

寄華廣文明伯陪都

鍾陵紫氣望中嘉不厭青瑣度歲華久向西曹聞結社近從北海識通家試泉寒憶梁溪棹點筆春嬌上苑花曾為加餐遙寄訊驪珠字字照飛霞

過王氏留飲

小姬沽酒自留賓一笑春回百媚新傍水寒光遙過座開簾明月漸窺人天生尤物供狂興地轉江城侶洛濱但使與卿長日醉不愁飄泊在風塵

漫成

酣歌長憶楚醒人無數春風碧艸新今古世情元鹵莽乾坤吾道豈沉淪鳳皇臺迥頻愁眼鸚鵡材高轉累身回首十年成底事滄江何處問垂綸

張幼于伯仲書至

吳江風冷暮潮生迢遞雙魚此問盟斗下雌雄勞望氣河東兄弟舊知名投珠忽掩三秋色抱璞俱懸萬古情近報草玄堪擬易豈緣詞賦重西京

王大維建偕張五枉過投什

寒日空林積雨開雙車凌曉度崔嵬龍愁劍影分珠水鳳引簫聲合玉臺春逗梅花衝雪放暮看山色逐雲來與君同是高陽侶千載風流濁

酒杯

暮秋小雨浹旬徒關偃臥詠懷

楊栁蕭疎南陌頭經旬閉戶不知愁林深返照寒迷雨徑曲幽花晚戀秋就寂化機飛夢蝶卜遊天氣試鳴鳩白雲如水悠然臥吾自風流擅一丘

留都秋夕示沈君典兼呈部寺諸公

握手相看意氣生青楓蕭颯石頭城長遊君好遨禽慶多病余眞類馬卿淮水月明歌玉樹漢

宮秋冷望金莖遙知侍從多仙侶載筆何當賦兩京

莫雲卿輩集太常許公宅因過天界聽講

拂衣中歲賦歸田燮客頻開玳瑁筵偶值太常齋罷日初看小陸洛遊年城南韋杜天原近戶外煙霞地自偏都講向來君獨領却從醉裏學逃禪

晚秋同張山人訪姚大名敘卿姚時聽徙

漢郡由來左輔尊縱令薄譴亦　君恩酣歌且任爰絲里交態休書翟尉門白鷺江聲寒入郭盧龍秋色晚開樽只今二仲堪來往況復逢蒿舊徑存

登燕子磯

片石岧嶤破浪開楚天蕭瑟氣悲哉凌風睥睨千巖動落日帆檣萬里來秋冷蟄龍尋窟宅江空靈屬結樓臺虹橋百尺馮闌外直取寒杓作酒杯

秋夜陳比部署中有懷故園

偲郎畫省　帝城西苑栁宮槐接大隄月滿千門寒度鴈風迴雙闕曙鳴雞夢中秋漏驚初永醉後鄉書懶更題遙指石頭雲片片茅堂只隔宛陵溪

寄汪仲嘉象先叔姪

登樓秋杪思漫漫六六芙容掌上看明月兩鄉愁對酒故人千里問加餐雌雄南斗龍光合今古澄江練影寒不是嵇生曾任達許誰能奉竹林驩

李子省司訓歸滁陽贈之

謝李遺踪羨壯游離心天畔逐歸舟雙溪雨霽霞盤水疊嶂雲寒雁度樓賦就閒居華映日吟憐幽澗艸知穐鱸魚政美堪供饌鱣喔遥生苜蓿愁

送崔大下廣陵謁故相李公

錦帆八月挂秋濤知落揚州第幾橋廢苑螢流蕪自照御隄鶯罷柳全凋愁邊白雪才人老望裏青雲相府遥花石平泉春爛熳風流誰似李

文饒

唐丈人守雷陽入覲暫還里居

西南萬里壯君游多難譚兵半白頭大將戈船齊下瀨炎方冠帶襲中州三年夢寐逢今雨五嶺烽煙接素秋 聖王春來徵渤海遥知陳對漢廷優

奉寄少宗伯上海董公

引裾道重南荒戍搢笏名高北斗班忽買青山臨大海遥瞻紫氣出函關江南鱸美秋風起天外鴻冥日月閒誰識董生憂國意尚留遺策在人間

天逸閣成奉家大夫起居

平楚蒼然接敬亭岧嶤飛閣挿空青天低日月秋吞吐地迥風煙晝窅冥遂有清尊開萬象直教綵筆役羣靈縣知未老先能逸幾載江湖動客星

其二

謝公樓畔少城隅複道行空結構殊呼吸似能

通帝座往來眞可接天都千年隱市傳僊尉一賦登高見大夫更道子雲躭寂寞近將玄草命童烏

其三

棟宇高寒破泬寥星辰曉夜自相朝誰携太乙青藜杖我弄仙人紫玉簫望極雙溪澄練影坐來千嶂起霞標卽看羽翼生能就黃鵠摩天不可招

其四

丈人安在上頭居十二雕闌綴綺疏月滿南樓供理詠天垂東壁掌圖書爲郎司馬游方倦應客元龍傲未除紫氣尚留雙劒在臨高時逼斗牛墟

春夜同王九江宴邵明府涇川城樓因談蔡子木司空皇甫子安兄弟

五城遙削五雲屏良夜芳尊醉不醒敢謂名家俏擅白終慚傲吏眼能青天邊皂舃多仙氣江上羊裘應客星一賦登樓才自老鄴中諸子盡

飄零

春日劉翁明府廡得之吳廷承沈君典子登兄載酒登天逸閣得泥字

乘春載酒共攀躋坐俯蒼然萬木齊曲曲嵐光迴粉堞層層雲氣度丹梯尊前說劒寒星動花外徵歌夜月迷自是習家風景異恠來諸客醉如泥

君典就天逸閣觴余有賦

十千斗酒一登樓眼底青山片片浮殘日蒼黃斜弄雨亂雲蕭瑟暗驚秋壬賓在座成雙美今昔憑高失九愁世事悠悠何足問與君同作醉鄉遊

寄渝州朱使君

巴江楊栁幾回青行部遙知五馬停三殿省郎推起草十年門客感飄萍岷峨殘雪來春水牛斗高天隔曉星憶昔與君稱合調竹枝今好不同聽

集汪仲嘉謝少廉文昌臺

經年臥病楚江濆此日登臺強對君檻外禽聲交夏木尊前山色換春雲浮煙萬井孤城遠落照雙流匹練分但有濁醪須共醉敬亭回首憶離羣

送程山人遊楚中（程能書）

風烟吳楚隔江流兩岸青山江上浮雲夢高秋誇賦獵武昌明月共登樓渚蘭芳歇波臣泣瑤瑟天清帝女游懷古知君頻買醉好將黃鶴酒家留

大人用韻示元旦詩疊獻

先朝曾侍 御顏頻皓首三逢寶曆新花外鳴珂初破曉柳邊歸騎乍明春朅來浮海非違主至竟看山合有人籃轝可扶歌可和東風不負白綸巾

次峽山

楚江迢遞淨無烟倚醉高歌興渺然十載雄心孤劒在千峰秋色片帆懸馬蹄已覺浮生妄牛角空勞白石傳宥爲時名輕素業海鷗遮莫舊

磯前

月夜張王二子載過

握手重看氣轉豪千門月色戀綈袍臨池雲散狂揮艸倚檻星寒醉解刀世上名偏憎傲客杯中物自識吾曹梁園不是曾同調寡和逾驚白雪高

張吉父將左希道沈士弘過集

隔年尊酒莽相呼河朔風流興不孤況有休文能八詠且因皇甫重三都愁來黷淡綈袍色醉裏崢嶸筆陣圖千載寥寥君自見斯人何意出菰蘆

閣夜同袁汝鳴飲

對客清風起竹林憑高陡覺氣蕭森白雲拂檻閒行酒明月窺人漸滿襟座轉星河疲夜色天街樓閣駐秋陰莫輕三徑蓬蒿甚不是求羊未許尋

大人以閩兩臺剡列詩示訓步呈見懷

江上青山背郭居愛看春色散郊墟黑頭抱病

旹名拙白眼逢人禮法疎薊北風煙愁不斷淮南蘿桂興何如漫憐玉樹當庭立猶媿無能讀父書

寄報天錫

楚天搖落氣悲哉雁影遙含尺素來明月隔江愁聽笛春風滿座憶銜杯餐霞久已徵仙骨飛雪今堪見賦才爾輩揷萸知盡興好留黃菊待余開

八從父誕日集于野堂

鹿門樓隱謝風塵秋滿閒庭桂樹新缶擊秦聲堪努歲尊開萊綵倍生春懷仙五嶽懸藜杖樂聖千秋仗葛巾況有掌珠雙照乘秖令星聚不誇陳

聞龍郡丞行邑中刻余博士家文輒有陳報

青袍一誤到于今何物浮名中客深敢望連城高片玉虛傳敝帚享千金長風暫息垂天翼明月空懸出世心有耳如君眞不俗十年流水托

徽音

九日陳郡公招登翠雲失赴寄呈二首

坐見甘棠誦已成雁堂秋色引雙旌郡中集客星文聚天外澄波練影清黃菊自供陶栗里青山還屬謝宣城孤雲衆鳥俱無恙千載猶高下榻名

其二

江城一眺思悠哉不數當年戲馬臺敢借風流誇落帽遙瞻雲氣憶銜杯芙容雙塔浮空出茜苕千峰對鏡開恠底賦成難和客登高元說大夫才

九日前萬伯武歸自白嶽爲陳休寧德基致聲

憶爾停雲賦欲裁相逢籬菊又花開攬衣忽見青霞起策杖云從白嶽回地主已聞能下榻山靈猶喜待銜杯登高何處饒秋色五老蒼蒼望裏來

保豐臺同歌者張清

高臺開眺酒初醒面面遙山挂翠屏我自孤吟招李白爾將雙調侶秦青寒雲漠漠圍秋堞木葉蕭蕭下晚汀已覺憑闌意無限何來鳴雁不堪聽

還過玉森園以文脅社諸君

暫駐籃輿舊草堂儘拚行樂及春陽臨谿幽竹寒生影過雨穠花晚遁香惜借青山供酒盛閒游白日見羲皇諸郎向是披裘侶百畝同耕石室傍

送石別駕罷官還楚

楚江春曉下流澌何處孤帆歸去遲身外浮雲翮自笑握中明月轉堪疑蘭荃舊誦三閭賦松菊猶存五柳辭共惜使君公輔器佩刀虛負昔人期

答蹇汝上使君留別 初以曹郎謫丞皖

行吟顦顇久湘濱握手新知意轉親猶憶馬曹容傲吏誰憐魚服作波臣中宵神劒頻占氣何處仙槎好問津送子前程須努力清時那得愛閒身

青山尋李白墓

謝眺青山舊宅留兼聞李白有菟裘多年松檟凋零盡異代文章氣味投斜日尚回丘壠照浮雲不散古今愁前途更問騎鯨處帆落天門萬頃秋

金陵同殷無美諸君集趙四館 時予將南還

帝城南陌動歌鐘裘馬翩翩俠少逢再得佳人猶字燕相攜詞客總雕龍曲中玉樹依淮水夢裏朝雲散楚峰明日片帆江路永臨流歡自采芙蓉

秋日宿通靈峰

白日翩翩振羽翰長虹雙桂碧闌干榻依河漢繁星曙門掩杉松宿雨寒返照倒銜吳岫出飛流斜界楚雲殘清秋瑤草如堪拾此地吾將老鶡冠

南還有感奉寄張光祿諸公

十年行路轉多艱落落風塵損壯顏牛下悲歌

傳白石鴻邊離夢隔青山深秋帶郭江如練靜夜當樓月似環先達虛勞時引薦　帝鄉翹首五雲間

秋詠

石門生計戀烟蘿海國風高起夕波傍斗吹笙流寶月倚欄呼酒倒銀河霜清楚甸蒼梧冷秋到吳江白雁多直恐魚龍眠不定中宵愁度九神歌

過永慶寺

寺近秋齋路不迷曉鐘頻度石橋西水淸蓮鉢窺龍影雨積𣝣林散虎蹄狎鳥穿厨分佛供閒雲畱榻伴僧棲亭亭翠栢強千尺今古游人幾杖藜

送郡太守陳公入覲公先由戶部郎出

敬亭天半削芙蓉謝朓樓開紫翠重南國孤城留下鳳東方千騎總如龍一麾久隔西山笏十載還聽長樂鐘見說計臣俱賜覲知君燕對獨從容

早春得朱渝州去秋書時方上計

清秋萬里一書還二月垂楊漸可攀北極占星來盐部西廳聽雨夢巴山寨帷日下黃金詔執玉天回紫殿班高第已看經術起更傳春雪滿燕關

答歐楨伯都下

天北浮雲首重回登高轉憶大夫才斗間淸夜雙龍合雪後黃河一雁來燕市悲歌傳擊筑西山爽氣賒銜杯過都空有驊騮在不信縣金爲築臺

黃山

中天三十六芙蓉此地軒皇御白龍空裏玉壺飄欲墮風前珠履躡堪從溫泉尚遺丹砂結祕檢仍看紫氣封刼笑向平婚嫁畢虛從五嶽問僊蹤

下黃山抵太平訪周子良太常忠簡公子

斗大孤城萬嶂秋敝車還傷故交投雲霞杖底來春色風雨尊前起暮愁先世兩朝曾折檻幽

人五月只被裘寢丘何意君王問負郭山田薄可收

周太常祠拜順之先生祠爲張中丞諸公所建

都人伏臘儼趨蹌共識先朝老奉常北極封章懸白日東方繡斧肅淸霜圖書一字神猶王俎豆千秋道自光江左輶軒相望出采風爭表鄭公鄉

登白嶽

靈秀東南白嶽偏天門日月迥雙縣插空樓閣

疑浮蜃亭午峰嵐盡吐蓮寒沸瀑聲珠迸雨暖
蒸爐氣翠流烟蒼然五老遙相揖忽訝行吟入
斗邊

白嶽懷陳宰德基

山中瑤草正紛紛獨往那能不憶君此地御風
游碧落千時占氣受玄文春生萬壑驅晴雪天
入千峯起暮雲八百浮羅知領在依然猨鶴自
爲羣

送吴虎臣自留都還山

五噫歌罷且東還盡說梁鴻出漢關濁世似難
容白眼浮生猶幸得青山夢中芳草心堪折望
裏孤雲鬢欲斑明到定裁招隱賦故園叢桂共
誰攀

江上病起答龍使君

春風花外賦停車一別經秋跡漸疎縱酒半生
狂客態加餐兩字使君書夢中明月空梁滿病
後微霜落木初相望只餘衣帶水可堪眇眇獨
愁予

贈姜明府入覲

僊令雄材謝朓同敬亭山色轉龍葱釣璜舊襲
周家寵歌雪還誇楚客工地迥丹砂占夜氣花
深皂蓋起春風卽今報政鳴琴裏擬奏南薰入
漢宮

其二

一自分符白玉京何人不識佩刀名褰帷靈雨
隨車到扃戸寒星傍座明徵異桑林看雉集游
仙葛杖化龍行久從東閣稱高第況亦絃歌似
武城

其三

紫氣爭看擁鷫鸘望中宮闕曉蒼蒼五雲飛舃
雙鳧遠千里乘軺一鶴翔茂宰列名環御座
天王受計敞明堂如君不獨黃金賜定得承恩
侍建章

其四

江上驪歌不可聽高齋曾許坐譚經風吹離思
傳明月日握玄心卧艸亭正爾燕臺求駿骨向

來南國避文星上林華鳥鳴珂早猶憶滄波問
楚醒

得朱比部書知在攝中憶之

雄材元自豫章聞列署風流盡屬君共識龍珠
干北斗早傳雁錦破南雲天低二水迴青影日
落諸陵散紫氛卽有金莖慰消渴漢庭今重子
虛文

訓涇邑邵明府涇有琴溪琴高控鯉之地

千載風光尚水西憑君白雪照新題高秋控鯉

雲開島靜晝鳴琴響雜溪地迴郎官通夕宿陽
迥桃李暎春堤疎狂余自屠沽輩執轡虛勞問
隱栖

贈李明府

有客飄然思不羣望中紫氣日絪氳百年典頌
徵棠樹四海甘心御李君插架縹緗三萬軸出
關道德五千文過逢醉尉休相問射虎雄名自
昔聞

張五許一過集

曲苑春風乍拂梅何緣二妙策車來開尊託飲
輕千斛遶樹行吟儘百回仙侶飛霞供服食江
城落日照樓臺乾坤此會知難數愁聽孤笳入
暮催

贈姜明府膺薦

清朝治行雅稱良空谷幽蘭久自芳此日西臺
傳疏艸他年南國頌甘棠美名爭附青雲起彩
筆遙分列宿光退食扳輿花外賦風流誰不羨
河陽

贈王九江維禎先輩

名向中郎識辯河老來日月醉鄉過擲金猶誦
登樓賦擊石難忘伏櫪歌儤骨自同緱嶺鶴彩
毫爭換墨池鵞三槐奕葉知傳世況復龍門著
述多

飲潘子會

古鏡吟來十過秋爾家詞客自名流燕鶯夾座
喧春隊風月朋尊美夜游巧簇五辛剛戴勝回
環六甲又添籌何言千日中山釀手挽郎川注

玉舟、

送友人入楚

落日潮生酒盡觴、片帆高並楚雲張、狂搖綵筆題鸚鵡、閑聽銅鞮解鷓鴣、枕幛曉偷巫峽雨、林楓秋染洞庭霜、虎頭癡絕生平事、盤礴看君意轉長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六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詩

七言律

送李郡丞入獻　萬壽

清秋靈闕聽雲璈久向丹霄識鳳毛北斗平臨儼掌淨南山遥對　御爐高虹流紫氣明華渚虎拜歡聲動　赭袍登用瑾池問消息願懷金鏡代靈桃

穐晚行遊郊外

一時砧杵動千村秋意相牽偶出門沙鳥狎人飛乍止嶺雲欺日吐還吞林光巳覺依寒露樹色猶堪藉晚尊卒歲蓬蒿吾自分但逢清世是君恩

午日集沈二君典許八彥貞酒家

新蒲瑟瑟逐人芳不負嘉辰藉此觴楚客悲歌空浩浩湘流終古自湯湯雙鬢藍斂丹葵色一雨嬌生白苧涼巳識獨醒非得計可能長醉玉臺傍

聞故中丞張公起家南大鴻臚

東山一卧遞寒温歲晚相看道愈尊愼壁孤臣元待罪　賜環　明主自垂恩客星永夜懸西極卿月高秋映白門出處關時真不細中興專業好誰論

送李廣文遷黃縣

滿座俱含立雪情一官馬首又東行海空樓閣全疑市秋杪雲霞半入城掌故舊推秦博士羅

天元讓魯諸生杏壇千載風儀在屈指儒林起大名

聳張鴻臚已侍太夫人不就

渡江小艸計何如愁絕蒼生竟挂車滄海一星當　帝座青山徧地足吾廬違時天意終難問垂老　皇情未覺疎龍性知君馴不易依然嵇外賦閒居

春夜無寐步過玉上人會諸子將酒至

披衣起步興悠然偶憶禪居萬竹邊覓徑疎星

迴夜色到門孤月度春烟凌空飛錫聞清梵破戒携尋入白蓮自少卽無塵土氣冥心長對佛燈懸

過陳子野明府逢吳門魏季朗讀此玉集

又隨流水到江東散跡年來類轉蓬聞過陳遵喜投轄偶逢魏伯受矜同朗風浩蕩凌三島明月高寒浸萬峰聞奏德星今復聚吾曹不獨賦能工

過翠雲似同游許八彥貞

能誰獨命山中駕憐爾同茲物外情行傍高林雙鳥下坐來孤閣片雲生年光暗識丹楓暮笑語偏從白社清曾是支公舊門客未甘丘壑易簪纓

酒間似許八彥貞

莫笑家無擔石儲壚頭日日枿相呼已知江夏憎狂士不分高陽號酒徒任達何人能作頌和歌得爾未爲孤醉餘雙眼塵中白睥睨長天一曜徂

齋夜飲許寶甫懷及伯氏道甫

怪來相見卽嗟危戀戀綈袍十載期憐爾尚羈清漢羽離兄先借上林枝停雲江閣懷人暮聽雨寒燈醉客遲玄度自今多意興鬢毛不受北風吹

送嚴都諫還北

補衮君看還瑣闥垂綸余自卧滄洲東南竹箭元高品天漢星槎又壯游新拜御顏班豹尾慣隨儤仗立螭頭由來風采人爭識疏草曾停路

輦收

送徐司封北還銓部

贈爾寧須金錯刀何人不識鳳皇毛鳴珂紫氣迴雙闕起艸清名冠六曹北斗夜寒凌玉堂西山春曉照鶴袍自憐側望飛揚甚時有燕雲引濁醪

其二

奕世風流迥出羣卽今芳譽欲披雲趨朝題柱明王寵儤直更衣侍女熏久識金臺求駿骨近

傳桐滹暎星文嵇生踈嬾元成癖啓事無勞
御壓鬪

春日登嚮山望鶖峰同汝鳴伯温

雙流長抱釣臺高指點遺踪久寂寥此日扁舟携客往當筵絕調向君操兩餘積翠迷春郭天外寒聲起暮濤手把楊枝對尊酒與來吾欲跨金鼇

夏日元振兄席陪吳與李山人

江村長夏綠陰遲河朔風流又一時心托蒼蘭

分作佩手栽隄柳漸成帷病來綵筆看仍健老去清尊願莫辭爲問白蘋洲上草何如今日謝家池

僉憲左遷

十載天涯一幻身但逢同調轉相親清時亦好爲遷客明月還堪共故人寂莫片心玄草在風塵雙眼綠尊新何緣姓字投君耳誤殺南州榻下陳

其二

謝公樓色夏雲殘把手吾曹意氣看是雪成歌眞寡和有霜度海尚餘寒雙流宛水長關鏡萬里巴山獨倚欄羈思宦情知不淺一巵新釀爲君寛

夏夜同史劉二司理集龍郡丞所

尊前月色戀輕袍狂殺燕關說酒豪急雨清餘三伏氣綵毫飛挽半江濤虛傳市骨千金重豈謂連城片玉高避暑向稱河朔會當時或恐讓吾曹

其二

十載青袍已誤儒斯人何意出菰蘆亦知禮數元相假自笑踈狂不受呼漏促高城分玉魄星依列座蕩氷壺當筵未敢稱詞客作賦由來須大夫

同許彦貞再集王氏

揭來明月自今夕可怪吾徒復此游直以聲華銷傲癖欲令何處覓窮愁春陽少女千花妒秋夜長歌萬木秋蹤跡且敎人側目它年誰不羨

風流、

留都逢徐別駕以討至

財賦東南擁萬艘向稱轉餉漢功曹實邊久見屯田廢趨府誰知捧檄勞山抱鍾陵天作闕江分嶓冢雪爲濤從君公暇登臨處五色携來是彩毫

奉和龍使君懷湯義叔時義叔在南京

雙眼才堪着使君所思大雅復難羣醉中披髮曾逃暑別後縣心欲化雲鍾阜龍蟠高紫氣湖

樓虹遶散丹紋重來巳少當筵客猶藉芳蘭入夜薰、

秋日朱比部諸君集莫愁湖時予東歸渡江矣比部書來恨坐中少季子漫賦荅之

湖名南國佳人著秋色西曹長吏看遠泛仙槎星欲動雄飛綵筆雪生寒書傳舊侶追初賞塵少同聲不盡歡却憶停橈江上夜夢乘明月到筵端

寄沈君典

風流曾許是吾徒眼底那能一日無江上浮雲秋不散郢中白雪調元孤空山歲晏堪龍臥積雨更深聽雁呼莫爲阮家貧太惜君來猶得醉茱萸

飲叔度梅下因懷豊干諸君

君家水部擅題梅依舊寒花照酒杯寄遠一枝還隔歲懷鄉十月浪登臺相看白雪俱工調未許青雲獨論才轉覺憑高流恨易不知何處笛

聲來

壽潘子會時入春三日

紫氣初依斗柄流眞人還住海西頭眼看花發三千歲遙指雲扶十二樓雙骨淸冷矜嶺鶴片心寥廓付沙鷗笑他巧拙鼎評定不學河陽鬢易秋

三月八日

偶因多病卧江天誰指江亭是草玄竹葉亂鳴迴暮雨柳條弄色起春煙登樓萬里遙飛練開

戶。三。春。又。上。弦。莫以秋、猜還作賦端居亦自有
清緣

潘落暮子會見貽謝之

憶余年少髮初番花底逢君笑春息廿、自江采
分落葉每從夢寐接瓊枝羈栖交關無由寄珍
重雙魚慰所思見說閒居能作賦潘郎鏡裏未
成絲

寄張侍御

曾擁旌麾居上頭、君王南顧已銷憂萬騎迷

國丹心苦花瞑扶輿白髮游共道非熊終入夢
豈知冥鴻竟何求青天夜夜同明月悵望峨眉
萬里秋

其二

帝里初勞典謁通西臺列柏正秋風丁年七子
閱推覇甲帳千兵盡貯胸自分驚人非一鶚猶
承望斗識雙龍思暉欲報慚無地誰信青衫負
氣雄

寄朱比部蜀郡

猶憐握手 帝城初無那飛蓬跡轉疎粉署名
高淹虎竹錦江濤發憶魚書登樓明月遙縣夢
題扇秋風忽滿裾何必青山弔楊馬古今詞客
更誰如

集時甫叔齋中

憶醉桃花萬樹烟今來忽及歲寒天簾前雨色
搖千嶂座上風流見七賢但得盈尊俱不惡已
知孤調向能傳出門便自憐陳跡吾欲從君甕
下眠

壽九溪伯翁

春到筵前栢酒巵旋裁金勝製新詞珠光夜集
三千履丹氣晴生六一泥桂自五枝移貝闕谿
從九曲轉瑤池看君直是神仙胄招得雲邊舊
鶴騎

過仲父別墅

探幽曾憶去年題只尺桃源路不迷三徑艸香
聯騎入千峰雲霽抱檐低游梁已久知魚樂看
竹于今喜鳳棲有典閒能陪杖屨玉壺清酒約

重携

九日

去年九日謫仙樓曾擬觀濤賦壯游黄菊又看
供勝節白雲長日弄清秋悠然陶令貧能醉枉
殺虞卿老亦愁却憶龍山渾閒事到今人自說
風流

冬夜

永夜風林怒欲號有人青鬢倍刁騷浮名江漢
羞蟲臂湖海雲霄遲鳳毛十載閒情甘縱酒中

原病色起觀濤卽教濩落終藏用却笑元龍氣
尚高

送地師楊爾昜歸省閩中

到枌家園熟荔枝卻憐分袂早春時長楊隔浦
聽鷩曉細雨穿林度馬遲愛日籃輿花外賦停
雲彩筆夢中詩知君久解青囊術爲卜茅茨傍
武夷

聞學史蒞任有感呈貢東平受軒先生

蕭條三徑省逢迎獨對東風寓遠情 新命倏
頒周柱史薄名猶混曾諸生羊城擬辦青山計
兎苑慚齎白雪聲岐路蒼茫那自定錦江今畝
卧君平

東沈君典

憶昨垂髫同學日憑君不負白頭盟河清擬遂
彈冠慶樽散空縣隱市情好我秖今堪濁酒誤
人從昔是虛名請横醉眼看秋色萬里浮雲傍
暮征

送六從兄郡幕如荆

蓮幕眞宜吏隱情況逢佳麗古專城星分翼軫
遙連峽江自岷峨曲遶荆夜靜離心縈夢艸風
迴清嘯問啼鷖卽今東閣能延士定識登樓作
賦名

過劉德純敬亭別墅飲次似貢一惟省

三年前憶共譚經曾許幽懷托敬亭重把一尊
頭未白每臨孤嶂眼能青鳴琴流水元同調鼓
瑟春風尚滿庭君自彈冠追世業移文余爲謝
山靈

敬亭舟中送張大來再之留都因懷嶺南

何玉登

郭外寒江淨不流淡雲疎雨送行舟年華試問雙蓬鬢客計惟餘一劍緱庾嶺梅花思遠道敬亭楓葉下殘秋向來遊俠西京地誰共飜飛過五侯

蕪江贈魏將軍

鳴笳疊鼓大江濆把酒高歌一對君自是廉頗稱老將由來郤縠在中軍入吳組練明秋月横

海樓船拂曉雲直待功成辭上賞五湖歸問白鷗羣

阮鶴皐自廣陵歸同登赭山望大江

逢君秋色倍堪憐灑酒平蕪眺遠天萬疊雪山飜夕照千門城郭帶寒烟中流帆影尋前落下界鐘聲杖底縣我亦霍然將起病觀濤何必廣陵傳

魯幼齊江樓夜集

可令流俗識行藏白眼相看意轉長澤國夜寒雲似水江樓秋滿月如霜囊中綠綺音誰托匣裏青山色自揚判病與君輸一醉何妨高臥酒壚傍

秋夜同秀水朱明府集李蕪湖署閣

坐見鳴琴化理成邀賓江閣月華生秋深菊色寒侵座風起潮聲夜撼城海上神仙初作吏天涯兄弟舊知名只今瓊樹聊相倚早晚雙鳧入玉京

答太常少卿嚴丈見寄嚴先守給事中

向傳嚴助對公車侍從承明十載餘一日如泥齋後酒兩朝諫獵袖中書雪殘遠夢迷鳷鵲歲暮相思贈鯉魚泰時甘泉聞近領雄文早晚借吹噓

送唐外舅副察大梁兼呈吳明卿藩參田杜二憲伯

玉節親承憲府開嵩陽佳氣望中來吹臺明月琴僊下汴水清飈匹練迴賦自游梁工絕調人從歌郢識雄材星文千載看重聚況有鄒枚托

乘陪

除夕自嘲

莫惜張燈勸酒頻居然雲物望邊新寒鍾五夜初辭臘曉角孤城又散春倚劍風塵曾擅俠投珠江海不逢人悔將綠鬢問貌事一笑尊前倒着巾

元日大雪紀懷

且留雙眼向風塵栢酒辛盤歲事新五夜積陰遲啓曙千門飛雪乍明春操權湖海虛爲客握化雲霄帝有臣黃竹歌應誇 睿藻朝正誰和郢中人

送姚山人唯之還武林

七十行年鬢未疎看君湖海意何如孤鐙細雨淹春酒遠道嬌花引夕裾浪跡梁園傳雪賦倦游漢圃握丹書錢唐東望晴雲滿好御長波赤鯉魚

醉後霽望憶南都許奉常朱比部陳明府姚使君盛茂才任光祿諸公

延眺高林宿雨開輝輝初日照蒼苔千峰秋色雲邊落百道泉聲樹杪來紫氣中原進入望鴻音南國若爲裁翩然一嘯眞何意江漢風流濁酒杯

雨夜簡叔度

夜雨蕭蕭碎客心遙知君有苦寒吟路岐南北從飄梗俠氣縱橫耻問金是處佳山堪着眼但揮流水足知音阿蒙已復非吳下一日登樓意自深

閣夜集何叔度

敞亭千載鬱崔嵬望裏蒼然落景來雙劍夜光依斗合一尊寒色倚雲開相將擊筑增狂態毎自登樓見賦才白眼與君看亦得酒人何必說燕臺

寄張戸曹有光通州

薊門芳草逗年光近報銜恩出建章抗論向傳眞御史量移猶滯舊曹郎白雲漢署春無恙落日燕山夢轉長早晩尚期君入對徵求今已

到江鄉

君典太史移疾南還

蓬萊闕下散仙班暫許閒身問碧山一疏　主恩眞浩蕩百年吾道屬間關愁來藥餌供多病夢裏爐香繞　御顔回首長安鵷侶在冥冥鴻色未堪攀

廬次書感示君典

扶杖猶存見汝期王孫芳草得歸遲逢春雨雪覓乘[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冰霜無母祿名起雁行看漸失困來龍性覔難馴坐中不淺悲歌意舉目山河異昔時

天逸閣酒間答俞山人

遙空飛閣破冥冥仙籟泠然此共聽中聖林頭堪累月少微江左是孤星天垂半壁河流白雨散高城海氣靑一片敬亭新入眼可憑雲鳥問山靈

陳鎬答史使君

十年側注媿浮名中夜行吟感慨生已覺衆賓疎翟尉還將百口累周卿窮來欲作孤兒語難後溪縣國士情久沐恩波何以報皎人空有泪從横

送俞山人公臨

平生結客少年場送爾踟蹰大道傍彈鋏歌殘遷幸舍登樓賦就總宅鄉論心江海愁相失搔首乾坤意轉長見說故園歸未得姑蘇芳草斷人腸

答歐楨伯博士

尺素南來慰所期敢從雙鯉問何遲傳將國子先生解絶勝曹娥幼婦辭欲報居然慚縞帶相思眞不異瓊枝太玄已就千秋業多士如雲識者誰

寄黎惟敬秘書兼訊長君伯華

三朝出入見恩私高閣蔾然五夜遲請沐不談溫室樹侍中曾和栢梁詩自甘南省爲郎老客難東方執戟疲聞有一毛成五采知君原在鳳皇池

公臨別之姑孰客于龍使君賦寄

憶君同倚謝公樓江上浮雲極目愁酒設平原曾十日書藏小酉自千秋各天風雨悲神劒永夜星河帶客舟見説青山堪卜隱儘教辭賦爲依劉

九月八日城東樓晚眺寄史使君姑孰

落葉來鴻秋可憐孤城晚眺正蒼然向傳李白題詩處重見玄暉在郡年霜後鳴砧千戸月風前哀笛一江煙倚闌却憶龍山會誰共黃花插酒邊

閣夜餞客

天涯把手慰飄零寒色高樓入杳冥握裏明珠堪代月座中聯璧總成星片心玄後從嘲白雙眼狂來始見青南北路岐今夜酒問君那可獨爲醒

於閣宴重送客游梁

尊酒重携賦遠游北風吹雨散高樓少年肝膽親雄劒久客氷霜戀敝裘地劃河流疏碧漢天開嶽色壯淸秋由來照乘稱梁國縱是明珠莫易投

送孝廉沈師會殯還越先人嘗出守是郡因貽越父老

越水吳山雁到稀那知此會對沾衣風前千里生芻薦雪後孤城落葉飛伏櫪暮年心尚壯及門經術事多違歸逢五馬行春地棠樹青青定幾圍

哭王九江維禎二首左宜人先公六日

海內才名北斗縣千秋日月照遺編翻疑此道終歸夜共嘆斯文欲問天托乘羣龍元異種吹簫雙鳳並游仙招魂楚些今休賦緱嶺王家事可傳

其二

春風携酒幔溪濆一別懷人隔暮曛胡意龍蛇眞應讖亦知鸞隺自爲羣浮雲幻世誰非客明月窺庭或是君何必山陽能感舊只今隣笛豈堪聞

寄吳兵憲道南上谷吳先守兵部郎

使節飛揚塞日低胡笳吹徹陣雲迷虵含夜冷雙龍嘯苜宿春晴萬馬嘶漢署籌邊傳上策燕山勒石見新題棄繻年少元吾志一顧恩堪國士齊

其二

霜威先度嬀川波傳檄呼韓款塞和坐喜妖氛銷太白行看兵甲洗天河雄詞七子東阿盛（魏七子有吳質）飛將千秋上谷多（漢李廣皆鎮上谷）憶爾親裁橫

吹曲帳前停奏舊鐃歌

黎惟敬祕書朱秉器渝州同日書至（渝州遠將月俸祕書以手跡見貽）

淸朝諸俊雅能文兩地征鴻一夕聞荒徼西看流白日長安北望起浮雲囊因羞澁傳金錯書自從橫得練裙正値楚天揺落候登臨何處不思君

和身之登北樓作

使君雙眼借山娛猶憶風流公冶孫四牡馳驅逢日暇一樓危絕賴雲扶江搖萬井寒光動月滿千林夜醉呼我欲飛從高處賦白龍早晚到還無

答朱憲使潼關

秦中百二控重關表裏黃河太華山絕塞傳書芳草後淸秋乘障白雲間三危露滿仙人掌十丈花明玉女顏此地眞源應可問茅龍借得渡江還

城東臥病答君典

伏枕俄經十日秋高卑無夕不淹留自緣異姓爲兄弟誰信孤城各斗牛天闊河流光欲澹地遙江樹影疑浮怪君獨擁文君臥也學相如雅倦游

季豹過東莊宿憶弟蕃台先夜之約

舊徑蕭條一騎通柴門秋色近江楓酒杯隔夜懷今雨耕鑿當年見古風蟲語催寒供伏枕蟾光分照對縣弓因君更作西堂夢芳草愁看白露中

青山尋謝宣城故宅

不妨微雨繫孤槎且向青山問謝家三徑春風歸燕雀一江秋水上蒹葭夢中渴憶如瓊樹句裏長飛似綺霞故郡可憐祠廟在臨流吾欲采蘋花

姑孰留寄史仲弢司理

斜日孤城水上浮浪游誰問孝廉舟南來碧樹初搖落北向滄江正穩流客裏夜懷姑孰雨望中雲色秣陵秋前程一倍思君處獨醉西風太白樓

玄武湖逢劉大理長欽留集齋頭

玄湖秋水掖池通馬上逢君出漢宮鐘阜望高王者氣蕭齋坐見古人風名收結襪傳廷尉賦就披襟讓國工莫怪當筵能盡醉步兵今日在江東

十三夜宴沈徵甫文選署閣 時令公子在座

漢京樓閣倚秋空出沐清尊晝省同六代文章推沈約中朝啓事説山公白門柳色寒依席長樂鐘聲晚出宮日下只今鵷鷺滿也須天外看冥鴻

其二

相看入夜醉仍呼自是高陽舊酒徒目極青天飛破鏡掌擎滄海出明珠星垂槙里光堪映秋滿胡林興不孤莫問何曾君近領但疑身在步兵廚

姑熟郭望蕪湖寄龍使君

繞郡江流匹練長憶君東望迥蒼蒼但隨鷗鳥停孤櫂只隔扉無作兩鄉吹斷旅魂來畫角歌成古調屬清商不須論到平原會三載何能奉一觴

過太常許公仲貽感呈一首

秋高斗酒別秦淮居起逢人問轉佳許掾健遊饒勝具太常頻醉罷清齋長瞻北斗雲霄近久分南溟羽翼乖舊里高陽星更聚離將陳御向君偕

復李符卿書

都市逢人問李邕書來猶遣白雲封久於方外稱司馬共向廬中識臥龍岱嶽天高收沆瀣楚江秋冷采芙蓉所思遠道何由寄東望翩然欲往從

同任山父恩上人登報恩寺塔

孤塔靈光夜夜開招提高聳 帝城隈錫隨法鴈從空度鉢起降龍挾雨回雙闕雲文施錦繡六朝秋色照樓臺釣鼇好問任公子東望扶桑海一杯

鹿裘石室集 卷十六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七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詩

七言律

保豐臺憶蹇龍二使君

高臺四面接清暉二月光風上客衣遙憶故人成遠眺眞教游子愴悤歸山城宿雨雲陰合水國生寒柳色微知爾宦情今更薄江湖無地着漁磯

歐楨伯書至將自免歸嶺南取道宛上

羅浮處處憶游蹤虛有聲名徹九重歌勸春殘燕谷黍夢歸秋冷未央鐘五千或可傳關尹六百相將免曼容可說歐家曾善鑄匣中閒殺舊芙蓉

哭徐子與方伯 先是寄詩有夢蝶之語

合向清朝領搢紳回翔終滯一藩臣幻身早悟蒙莊蝶絕筆初驚魯國麟九疊雲低扶旅櫬五湖春老屬何人因君脫劒愁無地一掬寒漿灑白蘋

月夜周國雍吏部席上得名字

朝來鳴佩散瑤京斗酒新豐卜夜傾陸令自憐游洛晚周侯今得過江名仙臺露掌高秋色御苑寒砧動月明萬里銀河應有路臨空眞切汎槎情

傷胡懋禮太史 有序

太史在梁藩日致書及三詩神交于僕僕未之報也未幾而訃聞今秋薄游京邑寔太史

之鄉盍盡然傷之焉

當年分省憶游梁雙鯉黃河路淼茫懶報久成中散癖悤年不記禰生狂清秋擬托生芻薦坏土傳聞宿草長留滯周南傷太史東封誰更扈今皇

奉懷前中丞銅梁張公嘗入爲大光祿近起家撫蜀中

向來三輔獨登壇幕府清尊許盤騅侍衛稍移玄武仗入關重賜惠文冠白門揚柳歌中暮大

華蓮花掌上寒不信感恩心未必剖將一寸寄
君看

子及思善二方郎先謫出京余詩懷之

漢宮題柱競光輝名姓翻令謫籍歸一別秦淮
吟社冷到來燕市酒人非千門落月歌鐘起萬
壑清霜木葉飛秋色江南看漸老欲題書札雁
鴻稀

長干思上人房遇任山父別駕自滇使入
京因憶朱憲使秉器陳永寧思貞姚嘉

定敘卿張山人維守

歸途萬里乍逢余 帝苑秋驚木落初剖得江
魚書不滅到來梁月夢成虛東林暫借高僧榻
南徼仍題別駕輿回首青谿三弄笛十年容易
鬢毛疎

靈谷寺憶前游

尚憶招提漢寢傍重來歇馬午鐘長千秋紫氣
高龍阜九月清霜閣雁堂歲久松聲濤漸壯雨
殘榭葉徑全荒輸他羣鹿皈依念日日銜花禮
法王

南歸出都亭留別劉長欽陳克嘉大理沈
徵甫周國雍文選顧道行司勲郭相奎
水部劉公恒刑曹

尊前寒日靄餘暉相送離亭落葉飛宛洛名賢
冠帶集京都游俠布衣歸平生七首行堪仗幾
度刀頭約已非白鷺洲邊千里月流光先到舊
漁磯

送吳別乘赴合浦

南越孤城大海濱山川百戰氣含辛瘡痍未起
須勤撫豺虎仍驕不易馴下瀨千秋傳漢將題
輿萬里作波臣試看合浦能飛葉知爾懸心在
紫宸

庚辰人日季豹家集諸子

招要杯酒屬茲辰座上初馮綵勝親好與芳春
開作主且分愁日彊隨人樓臺雪後殊增色梅
柳風前各吐神便買扁舟武陵去桃花新水漸
鱗鱗

早春蒲上寄劉公謨兼呈明府先輩

向來絲竹醉高樓一臥空山似隔秋縱說吾家追阮謝可教辭客失應劉溯波尺鯉勞傳字出谷新鶯轉喚愁見說春來彭澤宰巾車還命敬亭遊

吳門魏季朗淞江莫雲卿新都汪子建仲淹仲章謝少廉程子虛吳夢竹秣陵舊游也間者澗焉憶之

翩翩意氣動西京曾約長干寺裏行岐路十年

餘病骨中原八子擅材名浮雲破夢青山遠落日懷人白雁驚轉恨各天消息斷孤城鳴角一霑纓

李符卿書再至

不厭昭亭是李侯逢人雙札問前游輸心泉石終投老屈指參辰動隔秋霜盡斷鴻遙繫夢月明驚鵲自關愁風烟極目天南北歲晚空江獨倚樓

張大來王美中兄弟過集

相逢俱在畏途間且判高歌髮解顏把酒千門來朔氣登樓雙眼受青山但停車轍人爭識每過蓬蒿意自閒醉後莫愁歸路晚待邀明月送君還

送張侍御赴嶺南兵備

向來驄馬獨翩翩綠髩青雲侍從年 帝遣張騫持漢節衆傳楊僕將樓船陣開魚麗看橫海劍字龍泉欲倚天知爾功成銘自勒羅浮端不讓燕然

汪子建山人自吳門過訪予時初免服而汪持服

長干一別幾經秋江上停橈問舊游但說斑衣俱墮淚相看華髮總關愁俠心久傷要離塚詩興還高謝眺樓縱是平原非此會也須十日爲淹留

寄劉長欽大理

玄武湖邊列署間鳳城春滿五雲間共嘲楊子淹持戟自信劉伶善閉關顏色夢回梁上月交

遊心托杖頭山敬亭又見梅花落憶爾虛勞驛
使還

寄沈徵父文選

少年場裏放歌豪長揖都亭解佩刀别去風流
時想像病來春與日蕭騷東南王氣開雙闕侍
從清名冠六曹嬾慢不堪君自識何勞書札絶
山濤

寄顧道行司勲

美酒新詩意氣看逢君一諾不爲難分曹獨妙

題才術徵祿還能結客驢淮水流澌春欲曉蔣
陵芳草雨將殘常懷寶石岡頭寺曾以清齋對
宰官

寄周國雍司封

平原公子美遨遊京洛風煙屬暮秋隔歲素書
稀遠道于時畫省盡名流鏡中楊柳春全得笛
裏梅花晚獨愁拋却周郎誰顧曲半生清淚滴
箜篌

聞龍河南左遷楚中別駕 庚辰閏年

五年初見畫熊新更說題輿信漸眞似與黄楊
同厄閏轉憐芳草獨逢春圖中索駿名空在衆
裏揚蛾妒有因猶幸 主恩寛放逐莫將辭賦
弔靈均

送叔箕朝白嶽屬 詔有前星之禱

爲言人世有蓬萊昔我曾攀嶽色來帝闕差峩
清路直天門詄蕩白雲開經春寒逗陰崖雪當
晝晴奔絶壑雷爾去祠官初擁節好從稽首祝
高禖

雨悶懷季豹示諸兄弟

春色蕭蕭傷鬢流中宵風雨不能休雷驚蟄起
龍蛇蟄歲往空懸犬馬憂謝客地偏常伏枕懷
人天遠一登樓知他芳草王孫路可向西堂夢
裏游

送李郡丞解官還蘄水

佐郡翩翩迥不羣政成美譽更多文賦來鸚鵡
容狂士詠就甘棠憶使君白社難拋彭澤酒青
蓮也厭敬亭雲故園春色知無恙啼鴂從先百

草聞

其二

不分浮名損壯顏與來投劾乞身閒便招黃鶴同歸楚又見青牛獨出關未路何心投玉璧後期誰望賜臣環　明時君更翔千仞指點城東說鳳山新水城東有鳳山

送史仲弢使君應　召北上六首

看君乘傳有光輝漢寵新承入　禁闈侍從諸臣思補袞太平　天子坐垂衣未央秋漏兼星曙長樂寒鐘帶雨飛莫謂青雲能薦達江湖也用著漁磯

其二

尺五城南世業新當庭玉樹故嶙峋為渠傳復登循吏如矢家原有直臣燕地向聞高市駿聖朝端合重批鱗況逢魚水相歡日環珮聲中燕鎬春

其三

北樓高倚謝公城暇日登臨若遠行每念青蓮

為異代自操白雪少同聲當尊疊嶂攙雲起俯檻澄江曳練明君到上林花鳥地可能南望不關情

其四

先朝七子竝辭流碣石真同鄴下游此後齊盟誰狎主只今清譽爾先收吹成鄒律回春早和罷燕歌變徵秋一别朱絃吾自老敢輕山水向人投

其五

白眼縱橫俠氣麤年來多難薄為儒諾逢季布生堪托交有山濤死不孤一借國工明抱璧終慙海客泣償珠從知折節君能事好向燕中問狗屠

其六

市隱蕭條一徑斜問奇長過子雲家每中十日如澠酒閣外孤城似綺霞散帙清風生薜荔倚歌明月浸蘼蕪它年儻授元戎節小隊南來覓浣花

寄蹇使君督學山東

登令才子歎飄蓬憲府遥臨海岱雄自領衣裳青帝社合張絲竹素王宮扶桑煜煜先占日大國泱泱屬采風稷下諸生休騁辯使君經術起河東

送萬明府赴南安郡丞

政成桃李靜年芳花裏鳴琴白晝長纔見雙鳧離葉縣又分五馬出陵陽津亭暮柳臨風媚庾嶺寒梅帶雪光履下大夫章早佩知君辭賦已

登場

送外舅唐公由江藩入賀初爲吏部郎其
叅知大梁亦有是役

使者西來謁建章漢宮重進紫霞觴雲開玉笥僊符見日轉金樞　帝籙長後雋十年歸水鏡分藩兩地誦甘棠看君近作匡廬長手捧香爐對御牀

送顯生武舉北上

虬鬚猿臂佩雕弧六郡良家應一呼每飯　帝難忘鉅鹿頻年虜稍遁飛狐北來七首酣燕酒西去關頭弃漢繻金印斗懸恩不細御前生致五單于

馮開之太史過宣城訪予天逸閣

拍浮暫乞五湖身　詔許僊班散玉宸自愛青山尋謝客遥占紫氣度眞人天廻牛斗雙龍合地闢鴻濛萬象新知爾舊然藜杖在餘光高閣照嶙峋

秋日卧病山中示季豹諸子

伏枕空山歲月遥中人寒氣日蕭蕭隔牕暮雨吹楓葉曲徑秋雲長藥苗狂至一身成骯髒愁來孤夢易飄搖莫誇爾輩工辭賦楚客離魂未可招

寄張伯起

五湖未老愛閒身一葉蓮舟一釣綸共說鵬摶聊暫息豈知龍性本難馴九歌蘭芷思公子十月梅花寄遠人不是君家兄弟在吳閶何地著陽春

答張幼于

只今無路拜君堂曾擬交情託范張謝朓樓頭正似練吳王臺上月如霜懷中不滅三年字眼底空期十日觴惟道龍光難自閟遙知舊里是千將

赭山郎席答于湖子弟

把酒千峰半夕陽遙天西望白雲長王孫躕盡江南草趙女彈來陌上桑雙佩投人明月浦千金結客少年塲波平似鏡蟾初照借與蛾眉鬭

晚妝

月夜江上爲于湖子弟送顧八還金陵教坊

楚雨巫雲夢裏過一時年少淚痕多搖搖小艑青絲笮嫋嫋長筵白苧歌還憶後庭攀玉樹相憐此地把金波空勞別酒江爲釀半醉朱顏已覺酡

承吳比部伯與人日書將使入關

流澌南下大江干萬里雙魚到不難燕谷王春初應律幽州人日尚餘寒親承漢節西曹出遙指秦城北斗看玉井蓮花君杖底定將名字刻琅玕

寄送吳員外卹刑秦中暫覲汝上兼問潼關朱使君

攀栁都門物候新翩翩使者指青春停車子舍還休汝解綬 皇恩好借秦銅爵鳴風高石闕金雞銜日下楓宸只今尹喜稱關令爲爾先占紫氣頻

早春寄史郎閣下

侍從初看得意年東風雙珮引娟娟僊郎白雪裁新調 天子青陽敞御筵太液波聲寒宿雨建章草色暖霏煙江南春好君應憶目送歸鴻向日邊

寄山中兄弟

不分經時尺素稀故園山水有清暉知無別遠猶勞夢縱是登高未當歸入手酒杯殊自厭驚心花片報初飛向來似定連牀約轉聽中宵舊

雨非

寄張郡丞京口

海門東控　帝王州鎖鑰眞堪寄上頭臥見兩岐歌歲穰坐携孤劒畫江流蒜山雨過花明郭瓜步潮來月滿樓共道君如張博望金焦雙擁一槎遊

題海防丘郡丞眞州樓

鈴閣深沈號令寬倚闌長嘯白雲端地當鎖鑰收全勢天與東南表壯觀波靜魚龍杯底伏陣

開鵝鸛鏡中看挂弓知爾平生志矯首扶桑海色寒

寄劉公恒比部時聽從還青州其先在南都嘗以酒助予遊

謫居遙寄海東頭回首長安憶舊遊一自仙郎逢畫省曾敎從事出青州十年不調何遲暮千里傳書又隔秋媿我飄零爲客久只今無計可依劉

寄郭相奎潮州

連年兵火接炎洲南顧深懸　聖主憂截海曾看諸將出分符今壯使君遊機絲夜織鮫宮冷樓閣晴生蜃氣秋治行卽看高五嶺不勞重說郭并州

秋日得唐外舅西粤書因感蕪江之別

憲府春來歸興濃秋風萬里滯行蹤書傳白雁霜何早歲度蒼梧瘴幾重嶺越地通勞漢使西南天盡見堯封所思湘水深難往夢斷蕪江郭外鐘

寄陳德基吳郡海防初令休寧自嘉興遷

十年宦轍總窮途也見腰章佩大夫白嶽初司臨北時繡江移鎭向東吳樓船截海聯秋鶴賓客當筵半釣屠能賦自來推獨步登高那不上姑蘇

旌川訪周侍御話舊

紫山東郭夕陽斜來訪西臺御史家簪筆先朝依日月拂衣蚤歲乞烟霞座中風景差無恙鏡裏霜華漸欲加五度春光輕一擲更逢流水泛

桃花

龍君揚僉憲以五開之捷進秩

詔開憲府百蠻天繡斧霜威淨瘴煙全楚舊封京觀地三苗重格兩階年青林風靜聞嘶馬赤水雲蒸望跕鳶吹笛袁生今在郡懷人遥和武陵篇

其二

文武聲名起 聖朝帷來都道阿龍超如林士奮中黄勇入月星摧太白妖三殿 璽書天北

極千秋銅柱日南標創痍未起須勤撫尚恐殤魂不易招

史職方仲弢犒師雲中

前星光耀紫微宫湛露承恩萬國同少府金錢頒塞外仙郎玉節下雲中臨關霜色飛狐滿按部秋聲戰馬雄召對懸知明魏尚 君王神武重邊功

寄周順慶國雍

一從千騎上頭居相望東西萬里餘巴子城高應下鳳嘉陵江遠不通魚醲人麴米春堪憶對客梅花凍欲舒自昔知君能薦士蜀中辭賦有相如

早春登疊嶂樓簡黄使君

登樓疊嶂倚寒暉城郭多年在翠微二月流澌春澹澹千家芳草晚菲菲雪殘歸鴈衝風起江霽長虹夾水飛因憶謝公爲郡後一時文雅似君稀

夏大水簡郡中

萬頃煙濤接混茫孤城猶聽雨浪浪望洋我自憐河伯畏飯誰能問子桑野哭似聞成陸海君恩倘許發淮陽高齋坐嘯真仙吏江樹雲中辨幾行

姑孰逢皖郡王旭東司理余從陸之金陵

法星昨夜已臨關客裏相逢一解顔覓醉且爲維雀舫登高先自問龍山霜稀原草寒仍秀風静浙雲晚更開秋好惜君輕作別馬頭東去月如環

送劉長欽僉憲兵備滇南

五尺西南道漸荒看君六傳自飛揚桐師烽急蒲蠻壘竹使符開箐瘴鄉黑水舊經通禹貢畫圖新譜鎮夷方由來王者稱無外直度瀾滄表漢疆

方子及比部署同周文美汪仲嘉謝少廉程子虛何公露季豹泰符夜集感舊

南都賓從尚追隨西署風華每繫思再入承明才地迥更臨玄武勝流宜飛灰六琯生陽早殘

雪千門照夜遲舊社多從萍梗散對君猶一接瓊枝

至後過歐楨伯水部時乞歸不允

隔江屢枉尺書裁兩槳來尋一醉回擬別白門攀御柳還逢東閣看官梅賦添積雪多懷海客候占雲偶上臺未許文園稱病去　孝陵蔥鬱氣佳哉

張中郎署集先大夫督學門士時上計便過濱州

輿曉蓬萊散玉珂清尊卜夜好相過郎潜粉署江湖在客久鍾山雨雪多郎有程書優北計還從授業問西河到家暫集高臺讌佇色青連渤海波

夜飲許伯倫故太常公第

石城城上半烏棲美酒邀停碧玉蹄每憶許詢瞻朗月向知江令住青谿妝明銀燭光爭雪襟解羅襦醉似泥便欲留驩過臘盡春風吹柳惜分携

人日答呂玉繩使君

玉樹清標少俊身公孫名德托交親雲霄偃籍初登吏風日王正喜起人凍草未消吳苑雪綵花曾翦漢宮春湖山飛蓋憑留賞處處陽和氣象新

入吳寄蹇觀察先是義興有陽侯之厄

東下扁舟信所如逢瞻開府上頭居千金已懊垂堂戒一水先傳破塚書藥裹他鄉留病客梅花隔歲眇愁予香秔正熟鱸登市風味江南十

月初

荅傳吳縣伯俊

吳江楓冷興蕭疎頻枉干旄問索居遵渚似教隨旅雁過河無意泣枯魚煙霞舊里尋仙尉風雨孤城卧閭閻政暇傳君多藻詠山川能使宦情疎

送王敬美督學閩中

公輔才稱奕世長黑頭高卧閱滄桑起家東粤傳經使侍　帝中朝尚璽郎綵筆曾憑金掌動

絳紗今接幔亭張定教雙劍延津出龍氣遥瞻北斗傍

其二

經年三殿璽書臨應世何妨出世心按部獨持滄海節驅車猶戀白雲吟文占南國干星象歲隱東方舊陸沈共道上林誇羽獵知君扈從王恩深

其三

清時伯仲大名垂蹤跡浮沈且莫疑豈必王家俱誓墓爭傳郢曲和吹箎春風閩嶠褰帷徧臘月吳江進艇遲君自神仙重作吏武夷猶得領眞祠

其四

衣冠出祖向河壖滾滾從知不乏賢千里喜同元禮棹一時勞見孝廉船候關眞氣仍留紫侍坐何人解守玄虛有管絃催別酒后堂那易到彭宣

吳門送顧明卿之廣州提舉 粤先有兵事顧嘗以使登

十年三徙近南溟積雪凝波海著靈嶺表樓船歸幾道漢家鹽筴議盈庭羅浮丹藥頻常豬盧阜藍輿眼舊青送客吳閶春色早濠南新栁拂官亭

馮元成學憲示西征集

黔中形勝隔風煙萬里騑騑叱馭前漢使鑿空窮亥步省郎持憲在丁年六經懸日能開夜多士披雲欲睹天舊賦西征虛麗藻何如化俗異

方傳

畣贈中府臨淮李矦

中朝七葉珥貂行世表岐陽異姓王十二羽林親宿衛三千珠履盡登堂撫夷諸校踰蔥嶺侍帝新詩和栢梁自笑子雲工筆札歌鐘難醉五矦傍

秋浦佘事雲逢予金陵一再同過湯義仍太常別去寄所探談隱及早春見懷之作依韻荅一首時池皖間有兵事而佘

居嘗好彎弧鳴鍁笑及之

帝京花月許平分洛下才名衆所聞曾醉太常齋罷酒更傳九子洞中文逢春遠道行芳績如日臨江赤羽紛爲說西征多幕客一時飛檄盡輸君

張伯起以詩見報倚韵却寄于時有京口之警

千里緘書謝眺城側身東望四愁生玉盤忽漫勞相報石皷何由得自鳴少日聲華空屈指中年憂樂總關情姑蘇頎恐遊麋鹿海上傳聞漸甲兵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七 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八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詩

七言律

送觀察蹇公拜大中丞赴薊鎮

朱軒絳節向漁陽　詔領中臺執法章行部五湖曾作長總師六郡盡稱良地嚴鎖鑰收雄鎮天闢烽煙絕大荒在昔和戎非上策閼氏欲老漸分王

其二

燕薊傳來患屬夷本留三衛作藩籬時聞鷹飽能輕颺更備狼心未易羈彍騎尚彊宜習戰南師增餉實虛糜黃沙望盡紅螺北虜馬頻年放牧遲

其三

崢嶸雙闕迴臨燕虎豹關開臥護年萬帳風生青海月九陵寒控白雲天北平射石傳飛將東虜懷金尚款邊專命撫循勤內治安危三輔寄木賢

其四

傳經君昔按山東幾向扶桑欲挂弓文武聲名相次起河山表裏對稱雄歸心秋動邊城馬極目雲連碣石鴻窖勿進兼安攘計　先朝忠定紹家風

贈廖府君入覲

朱衣紫殿侍仙班近剖麟符出漢關江左陳區馮翊郡廳中列岫敬亭山褰帷春色行相映題

柱風流舊可攀臥治向來　明主意吏民猶得借君還

送涇川張明府應朝 明府新淦人有回生之異

梅花十月動江城花裏題詩送客行本授眞符來玉笥便乘仙履覲瑤京夢回曾聽鈞天奏朝下稀聳晝漏清明到縣齋春滿路水西官柳最先迎

贈陳令君

自有玄心契紫霞豈須勾漏覓丹砂陶潛不種

當門柳潛岳新栽滿縣花天迥北辰尊　帝座
星回南斗動仙槎敬亭雲氣雙谿月飛夢從君
繞　翠華

贈岳令希伯

黃河北渡正氷堅拂歲春風共入燕官自戴星
臨赤縣人如披霧睹青天逢時五鳳方興吏謁
帝雙鳧盡道仙玉樹瑤枝君儻賦遙知侍從在
甘泉

寄周國雍督兵越嶲

南征斧鉞肅清霜棘霧蠻煙闢大荒別成兩軍
分赤甲新降七部半青羌神流暗溯金沙遠禹
貢猶徵砮石良寄語攻心原上策好移卉服事
冠裳

黃有發侍御還守宕渠先按滇自楚見寄
而蜀時有建南之役

蜀道青天望渺茫舊傳驄馬指滇疆豸帷仗鉞
皆君事回谷深谿非士鄉江漲春生峨嶺雪鴻
歸寒帶洞庭霜遙聞諸將南征日黃石先從授
秘方

紀張氏詩有引

定遠張貞婦坳于嘉陵凡九閱月而爲丙戌
午日浮出江上事具尊侍御自述中邑人士
請有司表之謂曹娥爲父而三日抱尸張氏
死夫而九月完魄蓋實錄也

哀哀黃鵠不勝歌忽奏箜篌怨渡河自是貞心
原匪石依然完魄出層波化時塡海同精衛歸
日懷沙弔汨羅縱有好辭慚幼婦誰能片碣比

曹娥

寄懷張伯大侍御

三徑蓬蒿一畝宮角巾歸後許誰通斗間曾辨
龍文闕日下猶傳馬步工玉壘浮雲連直北金
陵明月隔江東向君惟有悲歌意不減當年國
士風

田居寄吳翁晉

三江東下送行舟聯壁常懷帝里遊綠筍千林
天目雨丹楓八月敬亭秋遠書更喜題無恙舊

曲冒邀聽莫愁別後漸多田舍計元龍豪氣倦
登樓

送仲舉侍御弟按貴竹

夷荒攬轡瘴煙開舊是蘭臺侍從才地嶮夜郎
雲外度天遙漢使日邊來四時雨澤多占井萬
里星光直望台春到姝方虛夢草楚雲西去鴈
飛回

寄武林沈使君貳吳郡

嶺表曾看走傳車東來猶自阻雙魚浮家一水

臨鄉郡報　闊三年有薦書客路楓殘吳苑後
官厨橘老洞庭初相傳百六真文在擬入靈墟
叩隱居

早春答蹇中丞薊鎮遣訊

薊門南望朔鴻疎一騎材官慰起居雪擁青油
時綏帶春生綵筆自題書所思贈遠將金錯聞
詔追風上玉除猶問遠山深淺黛依然消渴漢
相如

得汪原啓金陵書憶客吳舊事

春風幾報柳翬舒何地逢人問卜居湖上扁舟
吳苑酒渡頭雙檝秣陵書吹簫曾下仙臺鳳彈
鋏多慚客舍魚猶憶漁陽撾鼓興長髯未老鬢
微疎

送陳克嘉憲使赴滇

蒼梧飛傳更乘滇環佩透迤近十年三疏高名
懸北極百蠻開境盡南天白狼風播夷歌日金
馬霜清漢時烟聞道昆明初息戰秋深蕭鼓汎
樓船

周元孚司馬南署感舊有懷管登之

生芻曾憶走南州別後書陳社稷憂薄譴鴈門
歌出塞仍遊騎省賦悲秋蘭芳楚澤催寒候木
落淮波急晚流江左夷吾今在遠却因知我識
心憂

早春寄吳郡沈執甫使君

江南春望柰春何忽有歸鴻茂苑過人自東陽
傳八詠官從北闕夢三禾條風乍拂青窺柳殘
雪初消綠上波畫舸油幢俱不薄此中行樂宦

游多

吳使君招登疊嶂樓

賓主東南屬勝遊敬亭雲鳥坐當樓四圍空翠交松雨一望新黄報麥秋心遠訟庭丘壑在典閒詩草吏人收觀風自昔延陵事試聽洋洋萬戸謳

金陵九日子綦兄錫余誕生弟集城南有懷家園

何處登高不盡歡滿城車馬動長千寒遲久客

衣初授歲閏重陽菊巳殘濁酒弟兄今日醉他山烟月隔年看扁舟蝦菜歸胡晚爲報秋風拂釣竿

王長公司馬招同郭次父王承父山人孫齊之太學徐茂吳司理鄒彥吉學憲集雨花臺以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分韻得州字

高僧說瀘古臺留司馬邀賓出郭遊乍許酒尊依白社由來冠冕重南州千門月映清淮晚六代雲殘碧樹秋一晤玄言俱自遠翛然麈尾見風流

送泰符入楚吊丘潮州往謙之寄余書及逸集編

雙涕因君灑素車西陵烟月望成虛夢中千里常回駕袖裏三年未報書馹驛天留班管在畫騾春與翠眉疎楚歌欲賦思公子采采湘蘭悠有餘

仲春過吳府君吏隱亭望疊嶂樓兼呈蕭

太公

幾卮濁酒半床書官舍蕭然儼敝廬樹樹梅殘香雪後絲絲柳嚲麴塵初從稱大隱能兼吏爲說新詩一起予試問謝公窓裏岫春來黛色較何如

寄河間王使君先守岳郡

憶昔攀留郭外船敬亭殘雪映江天東方車騎仍三輔南國甘棠近十年望入燕雲河作帶夢依吳岫月初弦班班投向河間醉姹女由來解

數錢

壽俞太公松江使君父

滿庭雲氣接匡廬靈壽堪辭髩未疎已賜清銜聯水部每饒遊興著鹽輿書傳鸞海三千後簡授龍威百六初近說官厨秋更好萬羹新膳四腮魚

金陵別流波君

洞房連榻宛藏春無那辭春更別人愁入離琴抽絕調遊將舊劒慎防身長條窣地青攀柳新水橫波綠上蘋催送石城雙艇去風沙回首一沾巾

月夜流波君偕顧孝敷劉季然子馬弟出送江上

玉壺美酒兩闌橈離緒遊心總易搖却逐鴈鴻辭舊浦空憐翡翠集新條天懸月鏡雙分笑春寄風輪兩度潮千里王孫江上路纖纖芳草約纖腰

渡江送郭汝堅劉彥嘉鄒士華

餘春北渡壯天風共把離尊感慨中鄉土歲時初播穀驛程蹤跡寄飛蓬出山猶鶴終相待入社枌榆舊許同轉送歸帆成悵望白雲無際大江東

珠泉亭子答彭孔嘉都尉

珠泉臺館置分明積翠流丹自削成明月出波光欲媚飛雲翼岫勢疑傾巳從神女探龍藏更有仙人獻雉羹緩帶輕裘開府日懸知峴首寄江城

過李惟寅太保

昔渡春江夢渺茫來從西第問壺觴翻階紅藥薰人醉踏閣青蓮散佛香片月乘烽秦塞遠回風吹漏漢宮長羽林宿將如雲盛憂國看君髩獨蒼

送朱秉器銀臺出撫山西

河山四塞枕 王畿鎖鑰誰堪寄禁闈西顧重臣勞出鎮東歸降虜待宣威烽煙晝靜邊鴻起苜蓿秋深代馬肥清嘯滿樓明月夜五原賓從

奉光輝

送王子化別駕赴衛輝

炎風朔漠黯吹沙馬上紅旛醉綺霞到日淇園開萬竹行邊嵩嶽見三花朝歌何必輕回轂書嘯眞宜坐放衙共道海沂王別駕由來公輔望高華

送姚使君先生上計還趙郡

亭亭車盖擁燕關謁　帝承明擬賜還紫詔親聞裁漢殿寶符仍許鎮常山采桑南陌朝光麗

舞柳叢臺夕照開重覲　天顏眞咫尺五城端在五雲間

月夜宋西寧忠父擊筑齋同龍君御博士諸君

騄驛紫馬踏春陽朱雀航頭翠羽觴每惜漢廷驃騎老初逢燕市酒人狂遙宮月度鐘聲曉廣榭風回樹影涼河外受降城未築可能重拂舊十將

奉壽少傅許相公四首

玄都翠障鎮嶙峋岳帝高居此降神禹甸東圖開地紀堯階北極接天申穿雲歌引仙人胤夾日功懸社稷身舊　賜黃封堪介壽醉從丞相吐車茵

其二

璧水橫經領譽髦　帝師親輔　聖躬勞泰清迴出儀鴻羽鼎命長占普雉膏後輩龍門登自幸早時虎觀議先操雙提綵筆應干象五夜中台望獨高

其三

坐持　國是定羣囂元氣分明酌斗杓玉帳實邊黃石略瑤池重進白雲謠海櫃舒絳顏交映宮柳含青髩未凋酒對南山詩可頌後堂無用管弦調

其四

夔龍同列鶴同清出入　三朝見老成默相神明扶正直共聞　天語資忠誠私庭旋馬原師儉當戶傳貂亦薄榮丹禁紫微仙路近何須輕

伴赤松行

夏夜李汝藩蒼玉館聞琵琶因共談南中

風景

風生謖謖夏雲凉河朔尊開夜未央醉撥紫槽聲破月句裁蒼玉氣含霜（汝藩有蒼玉館集）苑西槐柳連三市漠北炎蒸極大荒玄武湖頭君憶否蓮花如繡水爲鄉

初秋同劉玄子比部啓東圖吏部傅伯俊

侍御夜集李惟寅太保第分得秋字

良夜青尊醉碧油帝京賓客盡名流霜前紈扇猶裁月風外金笳乍引秋片語每關籌國計高歌欲動入邊愁凌空似有仙槎路銀漢迢迢接御溝

何啓錄二園詩

甘露園

荆巫湘漢本多奇位置亭臺處處宜盤上露華分半掌鏡中峰黛鳥修眉草承蠟屐傳書帶花亞籐衣護錦絲却月凌風堪入咏春光索笑試

南枝

采芳洲

碧檻丹樓似畫張望深縹緲白雲鄉盈盈一水瀟湘曲采采三洲杜若芳珠浦逢龜懷漢佩銀河凌曉度虹梁木蘭我欲乘雙檝笑指桃花去路長

北邸秋夜懷流波君戲簡凌金吾伯升

北來吾自憶南游官渡垂楊十二樓笳管吹殘青海月烟霜望老白門秋流波宛轉能通夢薄

黛依稀漸寄愁共是春風腸斷處桃花兒馬木蘭舟

酒間贈張伯誨金吾

悲歌慷慨似君無愛我高陽一酒徒夢裡生花新綵筆望中穿柳舊雕弧周廬夜直星懸佩法座朝叅月授珠更問麗華曾得否清朝早仕執金吾

即事寄薊遼揔督蹇公

列鎮由來重北門薊雲遼月扈京屯五中新令

揚兵氣三寢流言荷　帝恩登少蹲鵾歸典在
好留躍馬壯心存漢家正藉犁庭議寄語陰山
吐骨渾

歷金山登翠華巖循覽蹑波晚至望湖亭
因憶夏月看蓮之會

亂峰斜日坐細縕何處鐘傳下界聞映酒巖光
微借雪濕衣湖氣暗蒸雲寒波深黑龍常卧霜
葉飛黃雁幾羣猶記采蓮諸伴在曾將一曲奏
南薰

碧雲寺

金梁深鎖玉蔥蘢臺殿中天紫翠重日動千峰
飛作鷲雲來雙闕化成龍停鑾湛露長沾草閉
戶流泉曲繞松一接爐香參法座願教瓢笠得
相從

至後夜卓澂甫光祿顧朗哉徵君華起光
秘書何仁仲詹錄鄭思成計部朱汝脩
保御李汝藩宋忠父徹侯俞孟武茅康
伯周公化劉百世畢德彰程肇錫文學
黃士倩局使集錢鄭思純金吾宅同家
弟泰符分得寒字

帝京風物歲將闌客路霜華滿玉鞍醉倚金吾
寬禁夜氣占緹室漸回寒來遊宛雒隨冠帶一
別江湘佩芷蘭歸度三山還望處餘霞如綺寄
君餐

南歸荅許應祥使君時謫判京兆馬曹嘗
上疏論邊事不報

送客寒花醉濁醪憐君意氣為君豪三遷北闕

依龍仗十載西山對馬曹歸去重尋梅尉市臨
歧脫贈呂虔刀籌邊一疏留綈几拊髀誰分漢
主勞

宣武門外別卓澂甫光祿何仁仲詹錄黃
平倩太史

明發催人急曙笳因君轉復戀京華金鞭更駐
青門酒玉樹行逢白下花劍判牛留龍作影臺
荒空詠馬歕沙上林春到憑誰賞新柳江東憶
阿家

寶應候風前寄陸無從廣陵

估船漕舟半蔽空孤城只尺路難通波光倒射蘢煙日野吹深聞解凍風已作退蜚來海上先將歸夢度江東揚州相見梅初發爲道何郎賦轉工

維揚舟中送叅知陳端公赴滇省

春水微波春草柔錦帆雙挂下揚州三江雨雪淹離思六詔風煙屬壯遊池鑿昆明方習戰烽傳秦塞久防秋追鋒一借臺端出荒徼應知聖德優

金陵寄周國雍叅伯

側身西望蜀天遙井絡何曾隔斗杓五月渡瀘銷積瘴十年懷粤夢歸潮江南新草烟如織徼外殘梅雪滿條萬里題書仍在客烏衣舊巷白門橋

新年一首答流波君

舊客新年復滯淹淮波明玉柳明金自饒解佩留歡約誰識吹簫乞食心度水齋鐘沈雨氣隔花歌管咽春陰啼殘絳蠟魂如夢雙鳳空飛上寶簪

壽崇慶叔時父

畫輪西指綰銅章一遂初衣髮未蒼有子趨庭稱采鳳遊僊歸肆問青羊夔州以後詩能細宛水新來釀倍香雲外玉笙雙引佩碧桃千樹駐春光

小寒食

客邊寒食似來朝遊與今年覺盡銷逆浪相邀湖上檝賣餳何處市中簫故山草長迷新鬼別院花開伴阿嬌爲問前期知近在春風春雨更迢迢

清明日同龍司農伯貞汪仲嘉鷲峰寺訪南嶽遜公司農自明州還

衡嶽遊蹤未有涯南朝地借一袈裟行厨新火分蒲饌客路殘春見柳花但入雙林堪永日遍叅諸品盡恒沙聞君舌底潮音起渡海曾親禮洛伽

虎丘致爽閣矚望

重重巖壑坐相邀閣道行空覺路遙古塔盡光寒徹夜中峰爽氣霽臨朝林廻澤國常留雨泉溯滄溟暗應潮漸起笙歌殘照裏綠波吹蕩畫蘭橈

登上禎閣醉題

繞巖危閣白雲扶醉拍闌干客夢孤瀛海陽光如負窨文昌霄氣似連珠回波擁石開禪界老劍橫空弔霸圖鶴背天風飄鐵笛綠蕪烟雨度

姑蘇

荅中敬中庫部過虎丘見贈

微波一繫木蘭舟祇樹蒼然已覺秋壑冷雲霏嵾峯壁海明霞氣冠朱樓點頭片石從花墜把臂深林爲竹留司馬自來多勝賞比于方外得同遊

虎丘月夜携酒命歌遇孫齊之三郎聞齊之所售宅古松已得贖余將歸約復來遊太湖兩山也率題代簡

曾聽南朝講寺鐘別來虎阜寄魚封新林乍接三珠樹舊宅聞歸五粒松月委酒波金瀲灩風生歌籟玉琤琮洞庭霜橘須同折遍踏芙蓉七十峰

東歸奉別少師相公

赤手曾扶社稷安今來鄉里領衣冠籃輿晚給門人出初服時教父老看但借名山爲綠野一逢美酒即金丹後堂絲竹憑誰到倘許彭宣得預歡

其二

胸藏武庫直文昌歷事 先朝練國章周禮由來傳六典史才端合讓三長龍門世擅千秋業麟筆天垂隻字光金匱秘函容竊檢只將歌詠荅陶唐

其三

躡屩臨秋奉起居吳江楓老鴈來初禪棲半偈傳心印客路三圓見望舒書憶南皮空悵惘人從東閣待吹噓爲龍莫擬廬中卧霖雨曾經滿

太虛

其四

歷歷春星記北征秋風歸興隔年生浮家來往懸帆影侍坐清和鼓瑟聲斗下瞻雲丞相府每前攀柳闔閭城太湖濤雪吳山月杖屨仍隨取次行

荅別敬中二丈美中四丈兼訂洞庭之約

兩槳西還是故鄉洞庭飛葉忽先霜碧雲鴻鴈書千里白露蒹葭水一方執轡虛勤公子駕采

芳欲贈美人裳大文百六傳盧寶試與龍威出秘藏

金小槎五十初度詩以壽之

游閒游俠總輸君先代金張策漢勛傳舍轉懸吳苑月行囊常挾敬亭雲袖中蘭草分騷佩座上榴花妒舞裙五十知非惟酒過年年一度醉南薰

贈新都吳光祿

金閶通籍盛年時若若銀章白玉姿爲喜大官多釀酒由來光祿總能詩臨邛負弩先春入長樂聞鐘拂曙遲莫戀仙峰三十六帝城花柳待前期

惠山別阿佛

新波瀰瀰雨瀟瀟郭外樓臺寺外橋啼送小姬吳岫濕夢乘歸客楚雲遙催來獨檝迎桃葉別傍雙林折柳條試汲清泉同證佛此情涓滴莫輕消

錫山別阿佛後再別送者

美人含怨已令朝況復辭君轉寂寥寶瑟離聲秋不散瑤華古色照空遙孤峰帶郭常浮水一雨兼風驟挾潮漸去吳閶行樂地才情半減酒魂消

送許應祥戶曹使榆林還北

四鎮榆林地獨雄金錢頻歲給關中管家誰問和戎策漢殿先論轉饟功車馬西征勞久戰星辰北向表孤衷捷書聞奏猶難定海日扶桑更挂弓

九日天逸閣卽席送謝于楚還金陵時新

有所納

寒城一眺靄餘暉共把茱萸送客歸新好正宜調綠綺舊游仍許問烏衣渡頭桃葉憐堪卜隴上梅花使莫稀最憶長干秋漸勝登高時節賞心違

送俞本之以訪蕭府君至俞吳人贅于楚

虛負才名衆所知半生旅食漢江湄流風尚在傳吳俊殊色猶憐對楚妃別酒菊殘佳節過歸帆木落凜秋遲郡庭如水無堪贈篋有高齋視事詩

遠山

春風寒惻雨空冥問病何人戶晝扃扶廣靈飛探玉笈茂陵消渴望金莖併辭齋後如泥酒罷草懷中吐鳳經筋力未強登矚嬾黛眉雙對遠山晴

夜分臨書小述

林間抱影不相酬滿几陳編會獨紬詩擬徵君稱養疾文成楊子畔牢勞丙丁鱗次時分部甲戊蟬連夜盡籌三食神僊吾欲飽老來甘共白魚遊

端居

微風短髮拂毶毶鎮日端居僻性躭半部管絃沉雨氣隔城樓閣駐烟嵐孤光入夜生虛白倒景窺天出鬱藍漸近花朝花近眼泥人春好問江南

蔡應期儀部擢憲浙東

越徼春臨豸繡光親承天語出東方治兵使者新持節建禮郎曹舊賜香列戟清霜凝細柳挂弓初日上扶桑亦知　聖德毋勤遠萬里滄瀛自畫疆

送通公歸攝山寄姚敘卿使君

臺殿蕭梁記御題浮杯秋渡宛陵溪攝生藥白桐君授散講花從嶺佛齊舊座逆風爭受馥還山圓月正堪携城南爲報髯居士半榻來分錦石棲公有錦石齋以名集

寄葉文光監兊吳中時有緩征之疏

秋㬌爞爞秋雨遲班蘭車耳指東𨻶三吳財賦原供御五道樓船正出師抗疏緩租因歲儉遠書題橘待霜期鄰園實切桑林禱多是　君王減膳時

送高秘書東始使贛鎮還朝

使星臨部壯西行仙漢浮槎賦北征章貢合流開重鎮風雲上路擁神京曲池草色霑衣綠秘閣芸香散帙清渡海遼師銜待捷誰從　闕下請長纓

送蕭以孚府君督學河南

壐書刻日下東京願借空懸父老情九鼎瀰瀍馮洛食七襄天漢應河精郡罰馴鹿行春跡家負雕龍禮世名國事衹今憂不細治安先策少年生

其二

遙從江漢載英靈紫蓋朱旂向維停巳道襜帷能化俗蚤聞絳帳更傳經西清夜朗占三象東瑩天垂聚五星會見簫韶還合奏來儀雙鳳在虞庭

其三

由來形勝重中原表裏關河勢並尊太華眞源尋白帝崆峒至道授黃軒圖書舊秘仍韜匱桃李新陰漸滿門千古文人伊洛在不將詞賦擬梁園

其四

春風滿坐領冠裳斧鉞威寬使者霜嵩嶽登封餘瑞檢河宗臨拜出榮光靑槐映水行應好棨

竹瞻淇詠不忘莫倚科條能盡士人龍未少臥南陽

泰符北歸有感示子馬

弟兄流宕命輕懸他歲他鄉各惘然齒件客程遼海月難忘旅食薊門烟依稀未死訛言定相次能歸好夢圓家釀乍清春漸轉梅花消息近尊前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八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九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詩

七言律

送陶明府遷南郡丞

山川信美尚依然形勢三分割據年早見荊州超從事還憑楚國問先賢巴江濤白消春雪郢樹空青出曉煙政暇倘呼醽醁醉應懷種秫舊公田

寄江陵張澤民中丞

氷雪燕京憶別初秋風閶海賦歸歟斗光仍閟飛空劍璧影虛懸舊賜車萬玉碧鮮湘圃竹百函縹潤鄴侯書吳雲郢雪江千里西上微波雙鯉魚

寄劉紹興公佰

漢庭玉樹賦青蔥豈厭承明出禁中金簡秘探神禹穴竹符分鎮越王宮千重洞壑天台接三島雲霞海路通先守郡祠清德在一錢端可[illegible]

高風

送張郡丞還桂林時伯氏方爲藩長

君家嶺表擅風流佐郡名高謝朓樓雙向雲中誇比翼一從天際識歸舟經瀧瘴盡蒼梧曉及粵林芳桂樹秋爲問江東步兵在尊鱸鄉味昔年遊

送孫子剛地師

曾從日馭歷人區但隔雲車望帝都重到似應歌白隺長遊爭好識青烏尊前一水遙通楚杖

底名山半入吳回首敬亭知不厭可能還爲卜居無

過姚叙卿使君延秀閣戲題

苕苕高閣水泠泠水面雕欄牒畫屏地闢秦淮留王氣天迴牛斗辨文星塔光虹起遙相照山勢龍蟠若有靈只少渡頭雙槳在桃枝婀娜柳條青

荅林叔度宿瓦官寺閣見寄

城陰溢勒半林斜輭草雙趺飯一麻業淨六時

持寶律詩成千步發金沙臨江秋色開樓觀度海潮音帶洛迦巳許東林修社事勞君先種白蓮花

南都寒夜感懷

禁城楊柳半蕭森風雨淒然起越吟客夢靑溪三弄篴鄉心淮海十年砧但餘皮骨猶奔走虛負聲名任陸沈中夜聞雞還起舞悲歌惟有一沾巾

秋夜同朱在明郁文叔侯師之管彥懷諸

君集何比部公露侍御和仲園居

美酒名園坐夜分胡牀三弄月中聞移山石氣生蒼靄繞樹秋聲下白雲曲水樓臺諸異狀草堂猶鶴舊同羣金庭更起淩空館兄弟親承九事文

湘君館得花字

何勞炙轂問君家上客爭停白鼻騧爲買蝦蟇陵下酒儘看朱雀桁頭花雙鬟璧就歌中月三少丹成鼎內砂疏檻曲房迷處所只餘初日麗升霞

頓姬坐追談正德南巡事（姬之先有優頓仁擅琵琶及角妓王寶奴俱見幸）

武帝時巡蹕舊京圭諷鉤弋並蒙榮更衣別置宮楊繞蹴踘新場御草平徧選檀槽催鳳拍忽傳金彈逐鶯聲寶奴老去優仁遠坊曲今誰記姓名

送吳比部奉使北上便歸豫章爲太夫人壽

北極承　恩賜對初暫因將母賦歸廬霜前黃鵠曾傳曲雲外靑鸞有報書上國觀風推季札中園送喜奉潘輿章江草映春波綠早望還朝四牡車

初冬南歸別湘君

蕭娘怨別復蕭辰紅損流珠翠損顰落葉不堪持贈客名花難得久留春鴻聲叫斷雲仍續馬首看殘月似新有夢何知歡巳欲錦衾角枕尚橫陳

獻歲送朱司理應召

隔歲徵書下法臺錦帆催向練江開春雷驟振
王正月魁象遙臨 帝上台瑣闥孤忠懷補闕
金門大隱識儒才批鱗攬轡俱能事矯首高天
力可回

其二

親按程書若發型阿衡始命自司刑俄聞獻納
開東觀快覩扶搖起北溟一憩甘棠留故國兩
收竹箭貢 明廷蓬萊雲氣金莖露 聖主端

居集百靈

荅張比孟雪中見投

垂髮相聞見面稀向知鄉曲意多違座中小異
將無是海內虛名自覺非新草占年甘共卜殘
梅驚雪苦教飛環城山好留君住醉眼亦看玉
一圍

子馬授郡從事南還有贈

千秋作賦許升堂一命新霑過舊鄉白馬青衫
何處郡紫鸞翠館少年場竹書莫惜從民事蘭
佩終知是國香出入周旋須自愛漢廷原不薄
貫郎

春夜蒲上集羅子聄子厚錫余子馬泰符

因憶舊歡

春來雨雪不曾停梅已飄殘柳禁青新歲乍寬
臨水月昨宵猶忌照泥星談深秉燭忘更跋坐
半傳杯出古型轉憶瑣窗人醉夜柘枝雙舞珮
冷冷

文脊之柏梘寺募建千佛閣以詩代疏

丈六千身徑寸心剎那飛閣佇森森瞿硎舊隱
山遺石長者前因地布金初界威儀開象教諸
天梵唄下空音須知涓滴俱皈海自替韋馱直
證今

春日放舟至水陽

出郭泓洄問舊津俄聞二月已中旬雲端殘素
峰峰雪風末微青樹樹春獨往自憐饒勝引羣
芳如喜及嘉辰宵分買醉龍溪市酒釃花明月
似銀

送麻如水司封出祭冀南時在告自家起

補二首

太行北界繞汾原河朔襟喉晋大藩銓筦九流皈水鏡旬宜十部擁朱轓　朝端一出懸公議國是終期定衆誼早晩承明重謁　帝御筵啓事向來存

其二

儤郎掉臂下燕臺蓬戶伐驚絳節催勢重股肱新置郡品懸甲乙舊題材追風屈乘空羣㩀如

水汾清飲一杯授業西河兼扞魏斯人物色到蒿萊

答孝豐吳翁升見寄約遊天目

新詩歷歷問前遊寶闕香臺望轉幽碧漢星榆堪紀歲白門風柳又驚秋孤雲半榻留同卧明月遥山照獨愁我憶祖花開幾葉年來諸有向空求

朱山人謁許太傅還宣城復有他適

東還花老敬亭春又折衰楊送遠人餐乞軒皇分鼎藥醉從丞相吐車茵一坯閩海魂空寄孤櫬江淮涕尚新裘馬十年餘感激到今難惜倦遊身

綺霞閣答蒲圻任兆麐使君

六代豪華半入蕪挂帆南下問菰蘆繭綸獨釣任公子蘭佩分遺楚大夫五色閣前霞散綺千條筆底露番珠老春好在堪留客雪冷梅香傍酒壚

送王元甫舍人使祭襄府

西持玉節秘書郎鄖命遙臨俎豆光晞露向閒歌楚些雄風猶憶賦襄王千秋耆舊遺先傳同姓諸侯表別疆玄嶽相望標帝畤五龍宛在白雲鄉

送孫司理入賀其先爲延陵徙眞

萬歲嵩呼萬國歡共持金鑑表金鑾舊鄉吳俗題君子適種虞廷試理官霞氣曉占臨　御仗露華秋湛捧僊盤天心仁愛方多警　聖主端居禮泰壇

過章父叔城東莊居

蕭然吾亦愛吾廬寄矚東田興有餘好映遠山催緩帶每經修竹借停車銷憂暇日登樓賦力食逢年種樹書湖蟹乍肥般酒熟江南風味暮秋初

除夜追懷辛卯北還于流波館守歲

每望南雲苦憶家去年守歲在京華烏衣巷口曾沽酒翡翠窗間試頌花曲浦相逢揖漢珮前溪罷舞脫蠻靴客遊未覺歸能勝舊夢燈寒護絳紗

早春喜晴

晴曉游光接夕曛山山嵐氣半氛氳春隨綵筆花生早雪盡青郊草漸熏行障乍開臨遠水輕褣纔就惹纖雲鞠塵絲柳城東陌時有新鶯出樹聞

寄壽吳醫劉會卿

曾游名社識耆英似托靈樞寄隱情座唱鵲盤如玉侍家傳鴻寶化金成桃花淥水浮吳舸竹

葉清尊挂楚纓誕日轉緣辟佛日長生兼得悟無生

送許處州彥貞入 覲兼寄湯遂昌義仍

燕雲如馬望騰驤越水飛鳧共頡頏 天子青陽居左个使君畫軾領東方春防海島夷情變夜識金銀地氣充定有璽書相問勞御環兼得賜平昌

送尹令公

才地同時盡讓君試臨花縣挹蘭芬山陰令譜從鄉授江左風謠徹 御聞儼陛一蓂重紀歲神霄三素近瞻雲獻春郭北歡迎處波綠雙溪陌草薰

六叔母郭太夫人七十敬陳圖咏

紫芝燁燁碧蘭幽三實蟠桃歲萬周一幀丹青圖瑞應雙棲翡翠賦仙游花封 御誥天文麗术序貞書雲篆留雅望尚聞懸柱石雞鳴交儆侍宸旒

送孫司理赴南戶曹

久贍法座正威儀新拜郎曹領度支照電鵠亭傳讞牒貞風雀角爲陳詩東南重賦輸民力豐鎬陪京肇　帝基榷稅釆金相望出叩天誰許借恩私

荅郭舜舉憲使

五湖爲長領煙霞猶憶傳經出絳紗尺素春波來檇李幾年炎嶺寄梅花老看筆徤占神王早說丹成却鬢華千仞清溪女兒畔仙源應得泛仙槎

王蒲江之官寄傳伯俊重慶

風生臺閣憶當時西徼猶然滯一麾巳拓夷荒稱有截豈臨劇郡歎無奇漢庭新奏巴渝舞青管遙傳黑水碑千里思君共明月平羌江水影峩眉

其二

世外交情十載餘同歸金竺半生虛漸諳偈頌詩隨就尚苦聲聞酒未除知現宰官爲說法偶逢闕令借傳書郡齋儘有菴羅地何必雙林是淨居

寄巴郡蹇中丞

東封司馬計全疎西國中丞卧有餘海汛早辭遼督節雪消春寄蜀江書雞鳴晨省還驚舞龍隱雲開任卷舒故吏適今爲府主舊臺煙月憶姑胥

送傅羅黃郡丞入賀兼上績

千秋金鏡九霞觴銀艾垂身接御香早見龍池雲五色新瞻鶴禁日重光穎川計吏懸卿望江

夏稱童練國章家在羅浮種仙藥長生端合祝今皇

寄壽水部叔夏鎮

飛鳧兩覲玉宸宮分署玄熊地獨雄暫出繡衣滄水使仍看赤鳥黑頭公彭封壤接偕籛壽夏鎮名留錫禹功爲頌河清清似酒桃花春浪鼓春風

其二

共識氷心映玉壺因占晝省卽玄都梅岑溟海

開仙胄水監蓬萊領帝符雲路翻飛鴻遥羽春筵新唱鳳將雛直期緑野從黃髮盛饌銅盤出後厨

送黃郡丞赴南司農

宛城氷雪映亭臯出祖衣冠應接勞　主壽兩稱朝北極郎潛初願乞南曹珂鳴舊闕盧龍月筆擁空江白鷺濤　國計只今憂不細況聞民力盡秋毫

其二

地重陪京卜澗瀍　詔因主計借才賢共傳雅道陂千頃屢職勞人郡十年驚轉握蘭清署曉烏藏疎柳白門煙期君吟賞逢春色多在城南杜曲邊

送麻甥伯顧赴銓

雖非常日得相依自未經時作遠違實望爲吾成宅相猶憐有母在庭闈隨人歳月微貪禄催客風霜早授衣遥想玉河青過柳初騎官馬出皇畿

游先民見訪出示湯義仍詩依韻

問知來月閏春三到値梅枝暖向南憶我照心餘宛句有人被髮在江潭夜闌一榻清分夢雪霽千峰翠抹嵐蘭署舊時招客處可仍細帽拂斜簪　末爲義仍掐梅生篇語

何叔度自章元禮所至即訪錢使君盧州

廡下仍淹三載餘銓郎貧主客何如老任併與才情減多病因教酒伴疎陌上春衣挑菜後尊前寒食落花初淮盧大有開田種蒼卞清茗巳定居

夏日西樂菴訪澹居鎧公追憶香林和尚

西郊風物日初長緑熟時時到上方天目眞僧新結制香林老子舊開荒散齋餘粒禽參午敷坐清陰竹供涼地僻由來堪恣夏直教横足向開牀

送葉文光參知乞老不允復赴杭嚴

千騎東方舊使君主恩移鎮越江濆鴣飛未許隨風退驥老猶超躡日羣于象好占桐瀨客射

湖兼督水犀軍西湖小隊孤山舫到日蓮花錦
作雲

月邦弟於開元寺左刱別峰菴初過有作

遥聽開元舊寺鐘誰從黃檗問遺踪三千大界
留餘地五十初叅有別峰偶到不辭新闢草再
來多恐是栽松棠花交睒茵陳熟百遍相過信
短笻

錢簡棲見訪要登天柱閣得湯義仍前秋
書及詩有一枝梅在敬亭心之句

上茗全英幾度開敬亭猶寄一枝梅羈棲遠道
書遲達夢想平生客乍來河朔呼尊逃暑會湘
靈鼓瑟異時才山青雲白波如鏡試上淩風百
尺臺

蕪江歌姬周華去伎爲尼募建準提菴

莫問尋香更阿誰何妨即色爲修持迦陵本是
僊音鳥優鉢曾開連理枝識盡空花方得果定
來止水不生漪布金傳語諸年少最勝從前買
笑時

秋日史府君招登疊嶂樓

尊開北望火西流平楚蒼然爽氣浮共道政成
多暇日由來眺遠最宜秋年豐歌吹宵填市雲
霽嵐光晚上樓漸覺醉深催進酒憑闌猶自理
箜篌

秣陵送孫唐卿歸海虞寄趙玄度

霏紅沓翠秣陵城相見鐘山對眼明先問酉陽
搜逸典每談丙夜坐嚴更清秋菊蕊催携賞白
露蒹葭惜去程爲語平原趙公子布衣十日酒

能傾

感舊寄鄒彦吉使君往王弇州雨花分詠
主賓七人有竹林吾總愧朝簪之句今
惟彦吉及余在

幕府清驩尚在衿廿年踪跡總浮沉皈心佛許
開蓮社把臂人憐散竹林兩水鏡光虹對繞九
峰黛色翠爭臨何勞相望空相憶新曲還來試
賞音

寄吳興姚叔度兼追懷長君伯道往年叔

度在余金陵客舍方度曲驩笑王弇州司馬適過余俾叔度終一曲去前輩風流今何可得因併及之

春波茗雪遞雙魚何似扁舟叩隱居最愛難兄交誼好自安賢婦宦情疎白蘋草引洲前望紫筍茶從廟後鋤猶憶金陵高唱發却逢驃騎正停車

送汪初明歸新安侍祖讀書時尊人僑居余郡

歸鴻目送悵離羣霜後城東木葉紛侍祖代供豐樂水懷親還望敬亭雲月窺虛幌忝雞語霧隱深林養豹文瞥眼春風生瑞草松蘿先附尺書聞

高亭兄六秩暨嫂程夫人雙壽

金掌西瞻露氣濃璇圭南至日華重落毛遺粒同清隱萬个千頭比素封星聚高陽標舊里風遙吳市衍儒宗大茅今已傳丹訣白鶴新分治一峰長公環溪兄善玄理而七十不衰因及之

馬郡博自晉闈遷拜國博北上便壽尊公司馬

絳紗舊列羨扶風　丹闕新銜拜澤宮多士如雲收晉問美材時雨化吳蒙陽回王氣黃圖北算益仙方碧海東履襪迎長歌獻壽上林春早待鳴驄

還蒲上將移入山簡諸宗

何事經年始一歸竹林茅屋尚依依貧思善後鄉居好老悟從前市隱非臘雪凍除荒徑草春

風吹長故山薇歲時簫鼓東村社耆舊追從願不違

吳福生舉長君二十八年而再舉子時方與長君並應京兆舉作此慶之

相門佳氣藹充閭再見弧懸廿載餘蚌出雙珠光未老鳳成五采翼先舒雲屏隔座榮朝會寶札傳家捧御書吳氏有宋理宗賜丞相潛詩札近報桂枝秋色好香風吹月上舉裾

送季方叔赴廣右憲長先兩任梁

島西瀧遠接烝湘風谿星巖極眺長宮越外臺
名易起人于中歲別難忘霜清一路黃茅瘴月
映千林綠桂芳時向蒼梧望雲氣使君旌節舊
遊梁

畣胡司封正父過里門見示出京候調之
作

題才雅譽在朝端別省芳薰舊握蘭清畏人知
翻忤衆恩緣　主聖許移官暫休汝騎應從減
一息溟鵬定再搏莫謂南來阻西笑霸陵回首

望長安

影戲

紙屏一番素光新人物俄然百態陳宵燭內燃
潛現伎日輪懸照借傳神步依苔理淩波滑粧
映芙容半面真三載窺臣歌有意近前猶隔宋
東隣

畣東越李成白閩吳更伯見投時並寓道
宮子方杜門兼閱更伯釆真記及成白
掌書藍後素詩

潚耳蜩螗沸若雷況看赤日起黃埃釆真約住
長春觀謝客因疎避暑杯地主無能留閔叔廬
兒有意勝方回由來閩越稱同域莫爲先秋別
思催

送陳郡丞赴南戶曹二首 公先嘗爲南郎

含香漢署昔年曾猶喜郎潛更秩陵郡淳常懸
金掌露君心直映玉壺冰公卿先得何如長穎
洛高名起自丞欲識去思無限處千尋嶂疊一
江澄

其二

清谿雙帶送儒舟新水粼粼積雨收畫省風流
隨得地白門雲物正宜秋雖親錢穀腑無潤却
少朝參意轉幽數載郡齋吾絕跡勞懸一榻下
南州

送胡正父司封調南儀曹

翹塵絲柳宮遲鶯春日春曹折贈行廿載新銜
淹散局百年舊禮重陪京鍾陵氣王瞻雲美淮
水吟高映月清自是賜環　明主意知君久矣

欲藏名

壽許彥貞八兄七十與觀音大士誕同日

兄嘗爲處州丞若守近惟有魏姬在侍

與君少小約雞壇風背扶搖九萬摶香界座蓮生佛子括蒼符竹領僊官尚留南嶽夫人侍更攝西方大士觀七十常佳眞大慶好分卬杖得輕安 未見周益州帖

贈汪初明舉秀才 與余孫鴻中肄業

當年同館碎藏芸此日新宮領采芹越國累傳

楊祖武 明庭初薦擅人文一毛是鳳先成彩千里爲駒已絕羣家慶方重稱燕喜迨從斗下望青雲

攝起萫湯嘉賓司成屢過

病容雨態混朝昏帯孔頻移瘦幸存身鉢精靈猶獨寤業荒骨肉總無恩増侵苦碧時新眼江繞楓青漸返魂傳得五龍酣睡法自稀剝啄到開門

送萬司諭北上春試 宜興萬宗伯之族

幾載風流擁絳紗衣冠集送上京華遷鶯漸出龍池柳走馬新看籞禁花五夜珮聲趨曉漏三春袍色映朝霞知君舊有尚書履經術由來世起家

送董廣文遷恩恩令

久向臯比授講徒還從龍水探玄珠一經繁露傳家學百里蠻煙綰令符出郭省農帘格磔臨池戲詠躍娵隅南天日映桑榆暖莫以炎荒良遠途

癸丑元旦試筆予年方六十五是時桃杏盡開

少年今旦競歡娛俛仰蕭然一老夫凋後經寒占柏葉讓先遊世等屠蘇卦圖周復陽重畫主景舒長日緩驅春氣乍暄來太早一時柳眼嗛花鬚

奉寄金使君西華

江南春到洛蘭時每憶高齋宴賞宜疊嶂更開總北岫萬人新拜郡東祠洛花映彩歡彥座

竹抽毫賦夾池共道補天須巨手媧都雲幄應
占期
程君達出近詩自言學袁中郎戲荅
餘論吾何惜齒牙吳山淮水句清嘉虎賁貌欲
中郎似優孟歌從楚相誇巧可彎弧穿柳葉戲
將執板唱蓮花捧心終恐無妍態還學西施去
浣紗
懷谷三叔七秩
諸父行中壽較添稜稜鶴骨雪微髯子星已過

商瞿數各宿能來漢史占負耒躬勤逢歲穰如
弦性直儘時嫌碧筒歡進年年酒紅板長歌答
昔盟
荅蘊璞愚師過宛見贈
鴻泥隨處跡堪留駐錫何須定石頭宛上山依
黃檗老淳西湖湛白蓮秋道高魔向名中起游
倦交宜世外求巳約與師焚筆研夜燈朝粥便
休休
送汪君虔歸華亭爲壽時近中秋且留之

出山仍舊住他山不向朱門納履還游子久驚
千里外畫師多在五茸間臨岐圓月留分賞相
憶孤雲獨去閒秋爽鱸肥堪入饌高堂碧酒渥
丹顏
送許道甫憲使餉兵辰常
宦游北駕復南轅班馬蕭蕭衆不宣蘭草正宜
搴楚澤桃花今異避秦源駐年九轉丹砂就閃
日千行赤羽飜文獨讓君兼武備騷壇曾昔奉
橐鞬

荅黃池雷居士兼訂開元閱藏之約
流澌殘臘報春生對雪新裁郢調成多日蓬深
張蔚宅幾年花發楚王城臨溪纓濯高人影布
地金傳長者名聞向開元探海藏一千龍象待
經行
夏日携宜伶蒲上子基兄以病不與會貽
詩致豔有北牕羲皇之語奉荅一章
向來相逐少年場老去猶存舊態狂君自北牕
眠白日我携西部理清商虔聲雲住紅牙板軟

舞風單碧玉裳卻笑才名曾忝竊秖從顧誤說周郎

贈右覺義清公

半仗 皇恩半佛威早從鹿苑奉 鑾闈合依秖律操丹管不礙僧兼愛紫衣蓮漏更疑宮箭出柏香常引御煙歸碧空無際流觀處朱戶蓬門誰是非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九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詩

五言排律

送崔伯温赴大司馬方公塞上兼呈司馬

挿羽傳南牧從戎賦北征共看投筆起還似弃繻行元老推方叔縣營命夏卿黃沙通大漠紫塞接邊城細柳軍容肅飛蓬磧路平旌竿天外直鼓角地中鳴星列分千壘秋高合五兵鵰盤

戰鹿黑鴈唳戍風清漢月金河滿胡雲鐵嶺横遡周無上策繫虜有長纓許市聊情餌犂庭更議成歌方聞杕杜妖巳厭欃槍帷幄謀先伐壺漿恐後迎遥知賓車騎幕下得崔生

遊三天洞

眞界臨遐僻靈工破混茫幽玄通地肺虚白敞天光神瀵春同薄妖精日跳梁葱青縈玉樹窅窱隱瑶房積冷應留雪含霏似[illegible]霜鼎存猶守虎石化久爲羊搜詭驚龍蟄淩空逐鳥翔高深疲耳目昏旦變陰陽清賞泠然奏歸心憺欲忘

豔詩贈沈二

華燈九微出羅薦滿堂開笙寒調尚澀弦脆響逾哀上客毋遽起佳人引客陪薄頼方怯御淺笑忽驚來把潤明窺玉聞芳暗襲梅送嬌詎一態展昵略千回鵲爲塡梁道鸞將上鏡臺所悲遺下體無使間羣猜高駕凌宵動新妝拂曉催東南飛孔雀五里一徘徊

敬亭舟中送故府君羅公入京

敬亭一相送三月柳成絲竹馬迎山郭驪駒載水涯衣冠俱出祖杖履暫追隨乘鷁緣峰轉聽鶯度峽遲文翁曾化俗長壘故崇祠再借人同願留中 帝或私所欣吾道泰歌詠中興時

早秋北樓宴呈王使君

何處堪遙集西風敞北樓賦原王粲出跡是謝公留迢遞臨三楚崢嶸槩九州山川縈檻合河漢抱檐浮城雨驅殘暑江雲澹遠秋投壺來電掣行酒映霞流以遇緇衣好還陪絳節遊陳詩

知俗美坐嘯見名収一日龍門入身應在上頭

對亭菴送張侍御謫嘉興司理

青驄逢舊使白馬啓新林暮向諸天別春囘大地陰此行承譴薄在近荷恩深檇李司刑職長楊諫獵心皐因懷楚璧身自許南金煙雨成高眺郡有煙雨樓冰霜動苦吟餘威留繡斧幽怨寄瑶琴磬折看人過雄飛定爾任無生君本學詎復歎浮沈

贈貢東平爲壽

難老緣天錫重厤自帝申道高名並斗神王物皆春五馬徵良日三鱣集瑞辰朝賢爭結襪門士半拖紳共惜懷中璧終爲席上珍壯心猶伏櫪素業在垂綸紫氣占關令玄纁避漢輪杖前迎白鹿庭下走蒼麟問禮通家子譚經侍坐人平生切仰止終歲望嶙峋

王宜人輓歌

髧髮芝泥寵驚心柳絮酢雞鳴勤內職蘋采肅閨儀巳協同牢願猶偕指穴期驪珠幽自照鳳吹迴相隨遺挂蒙塵網空庭絕屐綦鈿車勞夕望寶鏡掩朝窺夜雨懷蕿樹秋風摧桂枝五花依日近寸草報春私愁緒殘機在哀音雜珮垂占星沈婺彩望月隱蛾眉儻受還寃術姗姗步幄遲

寄答西亭宗侯有序

宗侯名櫄玉牒體備金聲局觀甚明苞擷亦富鴻開兔苑笑梁孝之無文燕集雀臺庶陳思其接武猶且登鄒枚于上座寘應徐爲兩

楹可謂矯矯出羣翩翩濁世矣迺者薄采菲葑無以下體遥揮藻翰締之神交報執嚮之下夷門抒兹短賦從歛笙而上緣嶺布此先聲

奕葉　皇圖大分茅　帝澤長龍駒原出漢駟馬亦從梁靈嶽千秋降中朝一德良維城隆翼衛卜邑會陰陽造次儒流習從横藻翰揚傳經追子政應詔屈思王賦就光淩雪篇成氣挾霜樂歌陳武德册府直文昌賓客看成列鄒枚獨

擅場遨遊情自美丘壑道難忘陪乘猶遥阻緘書遂遠將何殊覩執轡兼復惠𢡟篚修竹清池上三花少室傍天潢瞻衍泒地胏擬尋商鴻寶君能授繽山鶴共翔

五日昭亭同龍使君湯義少泛舟暮別

蒲觴開令節蘭槳蕩中洲天闊疑無際波平似不流綠源疏島嶼夾岸帶林丘丹嶂行相照青蘋坐欲秋五絲堪續命匹練迴生愁連艦龍爭鬬曾城蜃或浮湘纍目眇眇楚水思悠悠共弔

孤臣跡因隨上使遊風華君謝朓暮别客湯休一醉揚帆去昭亭片月留

陪都書懷奉酬大光祿銅梁張公

瓠落終何意蓬飄任此身時情青眼貴舊業白雲貧瑟誤操齊市衣看化洛塵瞻眉艮謝馬着膝幼慚荀牛走名原賤龍登譽早新誰能先物色公實重人倫榻下南州數尊開北海頻空羣勞一顧涸轍起窮鱗千里遙相傳連城敢自珍高山欣有託明月豈無因竢後深藏草承先愧析薪鳳毛徒歷落雞肋且逡巡岐路堪垂涕江湖欲問津

送沈君典北上

大道直如弦長安在日邊十年培健翮萬里奮遙天召對賢良集臨軒策命宣絲毫方五色黃石定三篇剖璧虹光出縣金駿骨前聲華看奕世侍從儼神仙雁塔題名迴龍門致錦鮮銅盤承露掌玉樹擢甘泉昔忝聯潘轡今先着祖鞭南山歌自苦北斗望空縣鵬鷃無勞問飛沈各

有緣

春日陪張有光侍御集家兄宅

但得尊長滿何能坐不深游燕歌少和休汝騎初臨夜霽星河徹天寒鼓柝沈席前依玉樹燈下寫瑤琴雨砌苔光黯春池草色陰形骸吾土木寤寐爾山林片語心俱遠流光鬢欲侵醇酲眞自醉薄俗見知音

壽武陵丁太宜人

卿雲晴署迴　王氣曉陵長有母爲星婺將雛

拜地郎恭鸞分半鏡陶鴞泛清商涕盡枯銀海
春殘下寶妝蘭心孤對月蓬鬢颯驚霜自衍當
機訓能延授簡芳神儀丹轂麗　天闕紫泥香
未返暉全碧空傳綬巳黃壺中人發秘肘後爾
何方玉杵供靈藥金釘捧夜光滄輿遊轉勝萊
綵舞增狂設悅依南國鳴珈出北堂連眉揚日
月引手變滄桑鹿乘驂油犢龍膏合露漿高松
挺寒節寸草報春陽彤管名堪著瑤池宴每張
還移大江水深注九霞觴芝砌瞻羣秀桃源故

一鄉丁家歸舊鶴華表並翔翔

奉酬南京巡按御史齊郡耿公五十句

蘭臺何鬱鬱滄海自泱泱樂奏齊風大經探孔
壁藏官仍周柱史名起漢星郎近侍瞻天表長
材練國章殿中班振鷺仗下立神羊清響搖蒼
佩危言借尚方棲烏窺獨坐避馬肅同行八彥
因　皇猷單車指　帝鄉東南猶重鎮豐鎬本
興王定鼎河山壯披圖氣運昌璽書三輔月繡
斧九秋霜行部徵謠俗持衡慎激揚龍門多士
入虎穴少年亾刈蒡嘉禾長留棠奕葉芳微蹤
勞記憶先業苦荒涼毀骨支牀久招魂度些長
撫孤將剖宅拜母遂升堂墓挂游徐劍囊分使
越裝齒牙增倍價翦拂冀騰驤自信貧非病誰
憐醒亦狂殊施應莫報玆義向難忘感極常思
奮憂來未有方臣今稱草莽公合在巖廊願正
中台位遙依北斗光雲泥看逈隔天地總蒼茫

孝陵恭述

上陵歌美美望氣鬱葱葱曆數歸　眞主天誅

造牧宮腥膻驅漠外禮樂起寰中踞虎因遷鼎
攀龍忽墮弓精靈千古在號泣萬方同松柏瞻
依肅熊羆守衛崇金鳧深汎夜石馬動嘶風積
阜珠銜鳥飛空劍吐虹　神孫今奕葉　烈祖
自英雄月朔衣冠出明禋雨露通周京終卜洛
漢業舊從豐欲識朝宗意長江日向東

永寧寺同吏部沈徵父顧道行周國雍僧
廣禮雨中集木末亭

還乘鬱暇聊作化城游雙樹高僧臘孤亭坐

客秋江光蟠郭動雨氣入林幽地迥雲常宿山空梵易流逃禪翻覺醉習偈亦成謳覺路金篦導玄言玉麈收片心澄似水萬刼悟如漚日暮能無別吾將擬惠休

君典東歸湖上逢沈嘉則以近集見寄遙申贈答

太史吳中返還從湖上行四明有狂客千里寄同聲道在貧何病詩傳老益精向高浮白興業已殺青成峻槩鄞山並洪瀾越海橫黃公原舊

里沈約是前生帷幄叅軍事江湖任俠名片言雙璧重一諾百金輕書祕堪藏酉僊游欲化丁東行眞氣滿南望少微明問歲予垂壯論才爾亦兄因風遙報李計日遂班荆

寄葉子憲召拜給事時東南諸郡大水

內詔傳星使中朝拜夕郎黃金收駿骨青瑣接鵷行近侍聞天語追趨繞御香　聖明無闕政封事更連章愛國私焚草憂時戒撤桑危言忩忌諱旌直動輝光災眚頻關慮東南近荐荒水維眞自綏天漏竟難防秋渚哀鴻失春林語燕翔察眉愁擾擾矯首問蒼蒼賜對知君事　皇恩望發倉

贈巴郡蹇觀察暨王太夫人壽詩六十韵

峨眉甲震旦井絡叶星躔岳降原非偶雲開必有先盤根承祖烈奕葉挺才賢賦幸同時獻經勞積日研鵬騫風九萬鯨掣浪三千司馬新鈐祕鳴鳩舊署聯運籌頻借箸退食一調絃滅虜心期赤爲郎思苦玄尋看襆被去仍賜　璽書

專分陜甘棠詠臨關道德篇豸冠嵬太華熊軾頻泰川露渥金莖掌花窺玉井蓮雕題移化粤揮手更投滇重譯徵來雉炎蒸畏跕鳶家應存素業歸豈待華顛叱馭遊雖壯抽簪意已堅驅何榮負弩宦薄留氈威鳳終難下冥鴻遂杳然雅懷諧北叜健羨劉漁淵托興詩兼史逃名醉入禪蹲鴟供野客快犢破硗田萊婦堪偕隱樊姬欲並僊雛由丹穴異蠙出碧波圓賈虎彪猶怒荀龍奭競前雄譚眞嶽嶽濁世亦翩翩霄

漢瞻博翼冠裳喜接肩會朝因隔座周道各鳴
鞭題柱齡初弱分符歲少延虞封誠戲爾晉國
莫強焉姑射神疑雪緜山俗禁煙藹絲綸保障
朩鐸歷周旋善祝憐懷粿將升報集鱣觀風齊
本大問禮魯能傳文武俱爲憲東南竟特邊海
光浮組練農器息戈鋋恭　詔嚴防塞登壇遠
護邊烏臺尊獨坐豹略寄中權斧鉞乘秋運旌
旂傍斗搴折衝馮俎豆指顧掃腥羶勛勒神丘
碣　恩頒御府錢胡烽愁截漠卿月照隨燕疆

直法從近惟輕罰尚平情深矜畫地望著力回
天　帝理咨明弼人倫待鏡銓所生知不忝再
命見隆宣北闕麒麟畫西池玳瑁筵高門停駟
馬清胄綴貂蟬蜡合嘉平月龍飛十七年柳梅
春乍麗袞繡曉相鮮絳縣聞推甲空同授玅詮
蘭香宜作配桂父久攀緣膳徹鸞厨脯漿斟鹿
洞泉聊予聊樸遨令子謬陶甄衆口寧爭鑠孤
生藉曲全游揚虛以實翦紱醜成妍曾結廷中
襪追尋郭下船若翁均愛戴壽母共蹁躚遙挹

江如酒慙操筆似椽雲霞契永固雨露寵長偏
元老方交泰　今皇正履乾
　爲周元孚騎曹悼亾
同心環乍解纓臂縷空長奉倩情偏篤安仁髩
覺蒼餘春凝唾碧明月剩流黃宛轉潛通夢葳
甤遽歇芳白團非棄置彤管自飛揚立望疑重
幄成文憶七襄忽乘雲雨去何處問巫陽
　慈壽寺同太常張公瞻禮有作
恒星占泰運慧月映坤儀鷲嶺依城起虹梁截

海移飛甍雲合蓋層塔日重規璧帶鈴風響珠
含網露垂函函俱貝葉樹樹是瑤枝刻楮宣宸
藻圖蓮倣御池靈烏朝更翳栖鴿夜常危我后
時遊豫徽慈歲祝釐人天開境曠皇路駐輪遲
優鉢供花女琉璃誦藥師名香諸壑繞清梵半
空遺飯出中厨饌幡裁内錦絲宮嬪從膜拜近
侍應新詩詎爾懷禪悅瞻言永孝思偶承君沐
暇得借佛光窺尚憶回鑾處龍文五色馳
　送鄒孚如吏部扶侍歸雲夢

題才推樂鏡將母奉潘輿漢殿書銜鳳湘江食餼魚春明讓茂久秋老橋榮初善祝頻依杖長懷慰倚閭東征曾搦管北望待鳴琚雲夢由來大還朝獻子虛

贈劉令君奏績二十韵

赤縣神君化洪都哲匠材豢龍先可述馴雉物何猜表裏冰壺徹秋毫水鏡開曙星臨蓋出時雨逐車來惡莠宜從艾名花已遍栽把流鱗避吸遵渚鴈辭哀吏候多清燕文星富艷裁有餘

原歲計無在不春回露奏騰閶闔風謠布草萊陟明虞典重徵興漢輪催世望崇南斗榮光燭上台鸞文銜玉軸蜂采挺珠胎偪僂期三命仁功積累培抗章蘭省入高宴栢梁陪羣品蒙鈞惠孤生坂衆推實難調與火亨自起屯雷噓沐仍勞齒跡涔免曝腮探懷寬蕩滌誦德盛恢宂慕宓琴攀宰于齊瑟匪媒雙鳧翩不極朝會建章臺

題鄭思成司農招隱園兼寄尊公大司馬

賜沐朝參簡爲園野興濃池疏雞距水石寫鷲頭峰桂冷宜招隱松高不待封筆花何若若書草一茸茸三益羊求徑雙羣鹿豕蹤翛然濠濮想宛爾磵阿重詩自庭中授人疑谷口逢琴尊陳左右環帶具春容置驛賓朋集登高杖屨從東山謝太傅北海鄭司農冠珮權因跡煙霞癖任攻乘時遞舒卷吾信德猶龍

送李博士赴南雍

向令關 國望從昔重人師經術傳高第橋門

識舊儀玄湖歌在藻 鍾寢頌來思象服三鱣兆中興五鳳時南金身自許東箭衆收奇此地餘壇草年年化雨滋

送孫司理攝郡入覲兼令弟偕計北上

萬年綿寶曆五瑞輯彤宮滄海歌重潤黃圖卜正中當陽親受計就日願抒忠幅舃朝方岳東南重鎬豐 帝猶勤左顧公甫肇元功瑶簡探能祕金科斷愈工覆盆需徹照正席士傾風湯網開三面虞門達四聰携琴兼少鶴畫軾暫從

熊屬玉𤰈初考帑金賜獨隆法星懸耿耿王氣
望葱葱淸世宜鳴鳳還期定避驄履成周道直
材挺楚威雄苑杏輝聯蕚庭蘭馥並叢塔題仍
序雁劍合競飛虹次第僊班莛逶迤御禁通㥁
棠餘蔽芾恭梓荷栟幪文似躭揚子經傳媿小
同不常勤晉接曾一挹謙冲儻借扶搖力相將
送薄躬

盧封公雙壽

仕國推彊晉名家系范陽鸞和調玉律燕瑞薦

瑤篚並齒緣天合齊眉映日蒼星高聚汝穎風
儉挹陶唐畊饁如賓禮庭趨有義方潛龍雖勿
用威鳳已先翔丹穴羣雛異靑霄一羽長博文
勤緝柳戰秇捷穿楊梟化占仙令龍興肇　帝
鄉幷刀刃新發冀乘首初驤據案無留牘鳴琴
不下堂心淸事能省道泰物從康扳薙豪宗歛
驅鱷士習莊令嚴投雉局望峻折貂璫式版稽
丘甸橫征弛澤梁春巡因問俗秋作早登場屺
岵頻勞陟軒車遠共將敬亭雲倚蓋宛水月臨

妝四境驩聲洽重闈喜氣揚盧敖五岳杖王母
萬年觴秘字靈飛甲眞謠韵叶商火流西候爽
斗近　北辰光葵餼官厨供芝泥　御檢香翟
冠珈秩秩雀繡珮鏘鏘勝會欣親遘通家列子
行跡殊疎偃室潁獨處毛囊善頌勤三祝成章
媿七襄教忠移自孝翊　聖佇惟良更願燕蘭
夢行依淮桂芳承顏偕履順奕世定恒昌

燕喜篇壽謝母程孺人六袠

淸商方應律圓魄漸升輪華渚虹流近軒臺鶴

馭隣籌添東海算酒介北堂親帝瑟伶爲虎僊
厨脯是麟鷄鳴交致儆雎偶定循倫彤管潛書
美朱門實作嬪齊眉舉玉案稽首拜金巾樛木
王風古蘭孫謝砌新多財號良宰觀國尚嘉賓
象服來　貤寵烏衣盡雅馴鴻圖開永曆燕喜
慶玆辰歲歲秋風裏靈蓂得占春

壽李汝濟母

指李仙宗遠飛葭顥氣生母原稱益壽子復應
長庚彤管方流譽丹函早署名淪神遵术序恬

養糝蔾羹一味分甘偏斑斕按舞輕龜臺授秘
策鶴嶺和吹笙蘭茝芳堪佩琅玕寶競呈日行
南陸永斗向北堂傾梅逗春前豔蕺經雪後榮
吾因歌燕喜庶爲叶嚶鳴

汪長者受業宛上與予比隣及其歸老新
都傳之仲子歲上元日爲七袠覽揆之
辰賦得愛川爲祝葢長者之别號也

大好新安詠茲川信可珍若人何所愛惟德庶
爲隣上善符宜契澄清照絶塵影堪振馴鷺潤

足挹枯鱗千頃汪汪曉曾瀾澹澹春漸江分盛
泒宛句布文淪如練橫吹縠垂虹引釣綸二龍
出平輿三鳳起河津西母臨池宴東皇出谷辰
方流記玉水微火轉燈輪世澤延華胄恩波降
紫宸佇期縈藻繡奚假濯衣巾

隱君東樵翁以七月既望壽届七秩令子
時魁方移新居賦祝

玉露星流瑄璚蘇歲獻樽趨庭看化鳳攻室仰
翔鵾通德初題里高車每暎門杖鄉徵舊典饋
酳沐新恩願以霞光唱承君雲景轅

壽五從兄文麓翁 有序

長兄文麓翁鸞栖暫寄一試花封龍德占潛
蚤歸梅市里稱惇史庭富佳兒以茲届歲乙
巳吉日庚寅壽登六秩序屬三秋大火初流
長庚載曜凡我弟兄子姓修祝進觴命敝不
腆之詞願衍無疆之慶

金飈歛應律玉醴薦延年宦績仇香傳歸來靖
節篇鴻冥亦何慕蠖屈自求全難老瞳雙碧占

耆鬢獨玄人喧辭隱市　帝力詠畊田負戴風
期合縹緗世業傳名駒看跋毖雛鳳接聯翩學
向星肝博文從月脇穿琳琅均國寶綸綍佇
朝宣蔗境隨時進蘭庭映日妍高陽題舊里介
壽秩初筵桃獻經三實禾登滿百壓棣棠歌韡
韡斕綵舞僊僊大有方稱歲長齡共祝天更增
漿挹斗艮謝筆如椽

壽曾南渠六秩

舊里題通德傳家有孝經金芝方翕赩玉樹正

蒽青眞繕馴龍性身輕似鶴形素封等千戶清
漢集雙靈大火流西候扶搖起北溟承華仙史
露占象老人星益壽籌難算長生酒易醒天文
貴綸綍祖烈式儀刑言眷陵玄酌長持獻紫宸

壽叅知公六從父七十

仙源探玉笥瑞曆紀瑤編芝挺九莖秀花開四
照妍絳齡書亥字麓賦紀寅年巖邑鳴琴理河
流楗石堅疏迦腁胝就輸運舳艫聯圭錫加優
秩淮儲攝憲權威聲通八省勞績底三川主計

名方薦先幾疏乞還投閒謝輪鞅養默蓄淵泉
南郭身從隱東山望久縣瓠宮思舊烈蒲轍召
遺賢宛句琉璃水春風玳瑁筵冰桃初實在林
竹故蒼然龍壁生烟采蠙珠孕月圓頗將鳳雛
曲歌獻兕觥前

鮑令君秋蘭詩

共羡神明宰端爲道德師力能回造化政並攝
威慈當此蕭辰候俄窺淑景遲幽蘭向春豔新
蕊發秋姿物以非時貴人從化日熙香因稱國
重瑞自應圖奇馥馥仁風布泠泠惠露滋菊英
餐並益桂子振相宜在握趨丹闕含芳蔭玉池

壽劉夫人七十 有序

太夫人之以新婦秉家政也日臨於堂上而
朝夕上食若生存也者孝矣相思惕公理通
籍收奴客出納有經式以益恢前人之遺緒
材矣學其子以賅博庠冑競爽試輒冠羣慈
而兼嚴矣而必欲其子爲賢人君子又非止
督以顯融也居常不貳膳不純采用不越屑

福不唐捐然而不肯腐其財務施好予潤及
宗戚君子則以爲儉而中禮且仁焉古者國
有女師家有母範顧或備一行具一美亦未
有純懿備善如劉夫人者也今壬子秋仲一
日劉夫人壽登七袠二子方偕舉京兆鹿鳴
之歌與燕喜之謳相諧懋益一時奇覿盛事
哉里俗有所祝頌咸繡之屛障廼鼎祚有所
不敢者傳有之天子居北學則尊爵而尚貴
故北鄉之土風殆然余賤士也忝爲思惕公

友婿稱館甥於唐援維私之誼敬賦五言長
律一章以潛致元㱿伯仲尚不敢聞于劉夫
人況可冷貴紳大夫之齒乎其辭曰
玄德遙從汭炎精本紹唐含珠占叶瑞得玉配
能良偶值濡期際重開奕世昌淪斯逸徒御嫖
忽背尊嫜孝享循哺旦招徠服紀綱壹儀時蕭
肅田祖歲穰穰既富傳仁附多才訓義方卯金
細策秘乙火映藜光書獻驚連牘文成燦七襄
風輪雙矯翼秋駕並騰驤客賀稱將母賓興利

用王扶輿養官省聯珮陟　朝堂名顯身俱泰
齡增老益康西池授鳳笈北極錫　龍章桃實
常經熟蘭孫迭播芳游神博緗縹舉目觸琳琅
善事爭翔集先聲更藉揚邢姨今獨盛寮婿昔
同行衿帶雖承慶笙簧樂未央一星瞻寶婺千
算祝瑤觴

壽後潭陳丈七袠有序

後潭先生者嘗與余同鄉校有聲籍甚制行
皭然余羣從多爲先生門弟子而從子士治
其婿也茲者玄默次于歲御望舒會于星紀
其月壬子厥日庚子爲先生七十初度治屬
余有所以爲先生壽者名高泰岱既尊丈人
之峰晩達朝家正合留川之歲子稱燕桂紹
恩誥于鸞回孫馥謝蘭行薦書于鳳舉賦言
二百祝算三千
潭水鑑空碧稽山聳崿嶙此中誠福地其下有
賢人天穴棲仙骨風池起涸鱗虹精宗繼媯鳳
緜胄昌陳國史稱儒行眞書紀外臣太丘原道

廣末俗得風醇開講芸窗舊摛文蔗境新釣璜
與渭澤對策首平津娛性饒三樂延齡進七旬
履長逢暢月庚降叶初辰琴瑟驩偕婦荊蘭舞
悅親趨庭子學禮隔座世垂紳奕葉傳黃卷扳
花重紫綸陽回谷方暎日至坐如春應瑞圖懸
雀迎祥餅擘麟印枝侍順養米汁助精神芹采
曾同席桑陰近比隣拍肩隨老友短髮剩閒身
遯隱吾慙市觀光爾用賓五言緻小草千算祝
靈椿

贈郡太守汝南馬公入覲 有序

郡侯天中馬公之爲吾宛也沖簡廉靖洞識大體諸所規畫恥爲一時炫㳂之名而務養百世和平之福鼎小子既代郡邑大夫言之矣語具兩序中鼎祚一介陳人也戢身羣籍性命苟全絕跡公庭紹介無事侯頗垂接引之雖奉面不數而雅念良勤鼎祚私脉脉感也惟是擊壤康衢諷帝力而誦皇猷者皆年八九十老人及二三童孺下至郡國若馮君

兄弟之詠成都襦袴之謠類出天眞非繇人重豈如晚近之借名薦紳飾美卷軸而已竊附斯義敬釆宣郡之故實援唐體而賦二十五韵公態首北征之日庶可以備韜歌而勞僕御也迨夫歸德 聖主稱長者之言猶王生之進渤海乎則我公之溫共有讓也其著久矣

天中眞氣滿日下美名傳經術原推馬功勛起跕鳶白眉超後乘赤鬣着先鞭燕闕青綸出墟畢紱懸海澄稀警舶潮響應鳴弦皃侯靈臺化鶯從上苑還虞箴陳禹跡郎位擢官聯狐子河渠志梅花水部篇虎符漢使領熊軾晉城專流戶驛歸郡降胡戒近邊此方畿輔重易地主恩偏玉節移星駕金陵合斗壢勝殘聞息獸治小體烹鮮吏叛停殊制民醇訟棄田高齋宜嘯詠宛渚更清漣報政循良最來賓舉命宣羣龍仍薦璧千騎動連錢卓異遵成典榮光 賜御筵北宸新雨露南國舊山川臥轍留遺老追

鋒望若仙 宮雲三素繞卿月九霄圓王會元正集神朝 聖壽綵自慚虛畫諾公實惠周旋文似吾袞其冥飛何慕馬并州黛再過騎竹迓江壖

爲長洲令胡仁常壽其尊太公李太夫人七秩雙封長律 令黃州人

聖冑延虞汭眞源記瀨鄉德門天合好壽域日開祥江漢英靈著蘭孫奕葉芳爲儒適逢世令子蚤登郎列宿遙相映長庚迥益光優遷俱赤

縣授業獨青箱材自兼羣軼清猶畏衆揚練川
澄遠照茂苑轉新陽千里河同潤三吳斗一方
中丞額薦達上理藉匡襄樂職宣猷盛歌謡化
俗良經緣飾吏治名特擅詞場令譜傳丹擭玄
文積縹緗人倫皈藻鏡國器識珪璋濟濟周楨
集煌煌漢道昌進賢蒙　帝簡封錫賁　宸章
鷺繡金緋璨魚軒寶轂張恩波深震澤勝躅播
荆湘就養供陪鼎承歡戲舞裳孤卿行踐閣加
命遜循墻傴李盤根固莊椿挺幹蒼更誰占甲

子曾幾閲滄桑粲齒瞻妃笑齋心祝祖香親祈
千歲樂　主獻萬年觴

七言排律

陳子野明府邀遂閣逢魏季朗小集是日子野寫竹烹茶故句及之

五柳依然繫紫騮鳳城握手又清秋久懷司馬
三篇賦每問元龍百尺樓別去刀環曾有約再
來車轄尚堪投一珠魏倩遥相照連璧潘生得
竝遊玉遂只今風月夜金陵自古帝王州壘池

竹影初疑動茶鼎松聲細欲流隱士清名傳谷
口高陽舊侶臥壚頭愁看星聚還星散短榻應
勞爲我收

己卯歲除感述兼貽海內游好七言百句

除夕虛堂百感新踈燈濁酒傍誰親歲華暗怯
流單閼風俗仍教簇五辛極地榮光瞻鳳闕環
天淑氣轉鴻鈞蹔舒難後將枯眼且領愁邊漸
壯身憶昔紅顏承紱服于時黃髮映綸巾久依
淮賦攀蘩桂實倚莊年祝大椿萃氏一經傳籍

籍謝庭諸從雅彬彬太玄晚出烏曾與堅白初
鳴馬失眞星聚高陽誇漢代雪操郢調俯巴人
色分照乘珠爭麗價重傾都璧共珍直役羣靈
開黯澹冥搜萬象鬭嶙峋東山雲月扶棊局北
海樽罍列搢紳蒯鋏勞歌羞自薦布衣游俠可
知貧王孫朱邸陪飛蓋丞相雕輿醉吐茵借客
報讎懷郭解同名驚坐類陳遵琉璃屏設回清
夜玳瑁筵張矯上春窈窕樓臺圍繡箔狹斜桃
李競芳塵溫柔鄉裏渾怡老博塞場中動及旬

丘壑崎嶇憑飆展翼花商略引縣輪會稽祕穴
遙探禹代山嶽蒼松尚記秦日耀若華丹燄發湖
縣孤鏡翠紋勻素王舊壁窺遺簡赤帝頹宮弔
積燐六六霞標橫嶂起泠泠秋籟向空陳蓮池
作社容中聖芝檢司封備外臣青翰裁珂惟載
石紫毫的皪徧鐫珉弱齡儒術兼通隱幾載詞
流井放民詎謂鵩臨占巧應遂令烏養意難伸
纔聽蒿殣催魂逝乍植枌榆屬望頻懷國夢殘
郍是主竹林交散總無賓圖書颯爽精疑在劍

舄趨隨跡未湮腸斷官梅猶索笑手栽陶柳盡
含顰重來願擬歸遼鶴濡沫寧周涸轍鱗敢負
鵷鸞生有種業銷鷄骨死爲隣滄桑倏忽工浮
世電泡逡巡結幻因屈指戟門堪網雀降心甕
牖習籠鶉何嫌落穆形骸異早分邅迴泣血屯
徑草慣宜淹仲蔚髯絲先已見安仁藜閉偎伏
偏違向蒲厭徵車似避申華下三千勞對牘驢
頭十萬儘輸緡斐然狂簡聊投纂卓爾襟期頗
絕倫狙喜衆情原㘝芥蟣全斯道豈淄磷忘憂

謏樹冰霜厲行樂荆枝雨露均物往謀甘成晝
虎吾窮志合託青麟材緣擁腫慙文木病得支
離受束薪萁長兖階須甲子蔺搴楚澤誦庚寅
雄譚面若啞河伯雌守從聃養谷神勃窣嚮殊
稱理窟洸洋近稍徹迷津蛾眉也解能孁妬龍
性尋常不易馴儻就瑤編藏二酉兄逢玉燭協
三辰野夫終把連鼇釣汝輩還看獨繭綸

送時甫叔判蜀州七言十韵

初征冠葢拂雲霄出祖寒城十月朝圖會魚鳬

風壤異經占象馬水程遙清時佐吏多名士重
譯蠻王欵　聖朝雅使府曹惟畫諾預知民俗
有歌謠案頭峨嶺三春雪筆底巴江萬里潮貧
桂碧鷄陳舊祀飲桐幺鳳集新條光含石鏡秋
常滿聲老琴臺暮寂寥送客官梅動詩興懷鄉
林竹隔游鑣西州不久懸刀夢北闕分明見斗
杓欲買扁舟上三峽郫筒酒美定須招

壽南川從父七十

四歷清朝七十逢布衣祭酒領吾宗萁留六葉

乘春令橘富千頭比素封把臂林深任倚竹擁衾濤發愛聞松裝分諸子惟餘劍遊止家山不杖節斎絲爲園金作谷傀俄因酒玉名峰隱成吳市猶携婦家有泰聲亦勞農可但芝泥承寵渥后車黃髮尚堪從

任丘劉太公太夫人壽章

齊眉皓首重儀刑舊德相傳有一經家挺鳳毛俱五色枕藏鴻寶自千齡青蔥玉樹春長在縹碧金莖露乍零簡要持衡推晉室夤清典禮在

虞廷桃開海國初呈實桂折燕山欲吐馨　紫殿近聞占太史女須交映老人星

池陽佘通議公八十是月　皇太孫誕生

三朝出入沐　恩私猶向清霄者羽儀曾拔滯才懸藻鏡共傳直道擬朱絲鬱林片石裝歸槖炎海單符定亂師臨壯崢嶸冠豸早行年叟鑠杖鳩遲峰開九朶金蓮萼庭茁千尋玉樹枝繡佛長齋酣爲客紅牙小拍譜從兒開尋舊社徵耆會自秩初筵賦抑詩（八有八十自述詩）　翔鳳佇瞻扶輦日非熊今値鈞璜期緹葭占候陽回布銅狄摩娑歲不知況復重光歡奏　御定雁憲老飭新規

壽義興蔣建昌使君（公初令宜春入闈掄士令子孝廉君方偕計北）

留都曾識省郎賢五馬翛然解郡年陽羨茶香壺紫片麻姑酒美釀紅泉登臨濟勝辭鳩杖繙閱乘閒理蠹編巳見一經承舊德始從六袠賦初筵西江師座鴛班集北闕名家雁塔傳料闕

元卿三徑就可容二仲得周旋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　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一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詩

五言絶句

相逢行

與君相結交底事借錢刀結交借錢刀那用交賢豪

其二

交結失勦兒辟炊沙作糜沙亦安可食交亦安可持

其三

千金構寶刀夜冷陰精泣帶郎左臂前風吹海水立

子夜四時歌

春歌

陽春二三月飛花綱蛛絲持此纏緜意囑郎惜豔姿

其二

歡自與儂嬉傷人那得見春風窣地來開帳吹歡面

夏歌

小女入郎懷展轉枕郎臂但如抱清冰那得三伏氣

其二

荷花照水然荷葉自田田望歡歡不見雙魚劇可憐

秋歌

梧桐滴露清砧杵中夜發舉頭認雙星低頭看羅襪

其二

秋高八九月空堂織流黄斷絲不成匹拋梭出望郎

冬歌

送郎騎馬別枯楊折作鞭儂願枯楊綠馬繫大門前

其二

儂惡地上霜見儂去時跡歡言去無跡東南出杲日

高陽樂人歌

翩何馬上兒結束千黄金豔殺當壚女雙投玳瑁簪

白鼻騧

君乘紫騮馬我騎白鼻騧美酒通顏色相逢在狹斜

碧玉歌

碧玉小家女逢君有輝光媚不在珠玉相憐自斷腸

估客樂

人言估客樂估客信自樂大艑千幅帆三江恣遊博

其二

珂峩大江來是儂所歡否所歡寄得書開緘復停手

其三

大船如走馬長篙如列樘願爲檣上烏逐郎千里行

其四

一舸載三千歡自揚州還且無相攬抱與儂蒲鍛環

莫愁樂

洋洋工西曲嫋嫋會人情相值自相樂不負莫愁名

襄陽蹋銅蹄

底用宜城酒何必習家池濁醪幕地飲箇是高陽兒

前溪歌

儂住臨前溪溪水碧滌色郎帆如織張招搖不可得

其二

貧德儂敢拳感郎自相顧酒味奪沙糖前溪且莫渡

野田行

陰風吹白楊饑鳶啄枯骨夜深燐火明老狐拜
新月

湘娥怨

洞庭木葉下鱗鱗秋始波九疑何限色落日怨
湘娥

明妃怨

自倚能傾國黐成遠嫁夷主恩應不淺猶得作
閼氏

婕妤怨

世事有興歇秋風不可辭昭陽羅綺月曾見奉
恩時

銅爵怨

一旦雄圖盡漳流日夜東獨餘歌舞妾臺上泣
西風

閨意

夜夜望刀頭朝朝生石闕道環空有期銜碑不
得發

偶題

冥鴿亦何慕神龍安可羈白眼看衆人折腰耻
小兒

其二

貧者日以貧賤者日以賤有酒且盡歡千秋情
自見

夜詠

罷酒意不適出戶羣星稀脈脈花間立流螢飛
上衣

其二

四壁寂無語一燈閒自張題扇懷明月揮絃悵
履霜

飛雨樓酌吳鍊師

懸厓晴雨飛橫空涼吹發方池湛虛明恍惚對
秋月

其二

颯然寒飆入醉君一壺酒欲拾驪淵珠空翠不
盈手

自白嶽歸

子從白嶽來袖有三珠樹高齋述白雲疑入天門路

田間早行

白露濡我衣行人道上稀明星在高樹滿田螢火飛

潘理官賦閒園雜詠

清華軒

平池瀉夕流天風梳水葉據石作龍吟翛然超萬劫

隱翠亭

秀色隱纖雲疎陰散明月焚香坐晏如秋思清人骨

芙蓉洴

采采芙蓉花秋光何寂寂艇子捕平沙西風吹落日

柳浪橋

斜日翳橋西飛絮橫波上照影綠差差春風吹柳浪

懷仙臺

仙尉余前身千年隱吳市聞君臺上笙騎隺渡秋水

問月臺

問月月不言揮杯杯在手玉杵有玄霜奉君千歲壽

玉鏡池

雲散金波麗天開玉鏡光蛾眉携晚照纖月鬬新粧

六觀亭

暫覓塵中靜因叅相外觀本來何處見孤月海天寒

薔薇架

風簾香逝露曉障錦藏春客刺斜勾袂爽風覺媚人

載酒亭

人世一虛舟莫疑亭是舫晴川載酒還落日波光蕩

通靈道中

桃花不出溪桃源在何許西風吹客衣馬首逐人語

有期

碧雲看暮合美人期夜來春風先報喜催得燭花開

失期

美人期不來燭花亦自落明月鑒空帷清霜散寒柝

姑孰傷楊崇業

每携姑孰水遥薦李青蓮一勺更何處楊家弔太玄

金陵姚鴻臚市隱園

昔者隱金門今者隱吳市我來秋影亭消搖誦秋水

青蓮宇尋無著上人不遇

擬結白蓮社來尋青蓮宇塔影落繩牀鐘聲挂衹樹

江寧道宿

身在長安道却夢長安月歸思凌清秋砧杵一時發

酒病已復飲大醉戲作

暫醒逃死計爛醉定生涯已命從劉鍤能輕絕杜家

柏梘道中

連翩馬上來東風吹人面雨洗千芙蓉歷歷雲中見

別田子藉廣文

短劒千里游寒光飛白練臨岐脫贈君照人心一片

自新安徂黃山道中作

宛水照心明歙江傳至清兩鄉風土似誰信客中行（李白劉長卿詩）

其二

漸覺曾霄近全疑絕棧危瀑聲長在耳嵐氣直侵眉

其三

間道縣厓轉泒村曲磵陰磨猳時有跡雞犬乍聞音

其四

黄山成獨往白雲相與期問知餘藥在何用裹糧隨

寄金陵主人

未有千金報終慙一飯恩尚留雄劍在且莫笑王孫

愁

月色不可掃客愁不可道西風江上吹閉門長秋草

寫懷

憶與人相别吾楊碧乍含無心看飛絮江北又江南

其二

腸自聲聲斷孤燈聽雨喧不勞湘上雁何必峽中猨

野田行感所見而作

陰風逆寒郭白楊泣蕭索不知泉下人乃稱南面樂

弩丹就吳氏

裸體刺餘皇朞子于城北高齋何所爲掐耍敬亭色

張侍御同宿白洋池亭

風自北總來人在東池宿落月隱平林殘雨滴修竹

一尊

一尊那作雖孤燭誰相向微風掌上來吹酒寒生浪

田間雜書

舊與農相狎玆來轉近情滔滔者天下沮溺耦而耕

其二

向無冠可挂亦無簪可投有髮復不理溪上風颼颼

其三

西園種果樹未得一果嘗隣見諳食性不必施高墻

其四

陸隱商山翁水遯玄真子茹芝可療饑爲漁以樂死

其五

白石粲可數淸溪澹不流希聞堯禪事可以飲吾牛

其六

阿翁書萬卷阿郎不能讀何以忍朝饑但供蠹魚腹

其七

公孫老牧豕衛豎少驅羊將相亦偶爾不得誇身強

其八

五月日日雨六月日日晴天公有翻覆世事任縱橫

吳立之席上醉別

立馬不能去念子良悠哉微雨蕩殘醉山公倒載回

送客

把手意彷徨紫騮嘶道傍丈夫輕萬里結伴且遊梁

其二

黃河氷十丈一鴈天南飛游子不顧反閨中泪濕衣

郭五自城中至

君自城中來爲問城中事看山寂不言絺衣濕空翠

入路西湖

澹日湖開鏡遙天樹列簪浮家易來往行樂在江南

其二

荇花何粲粲蓮葉何田田湖氣連秋色絪緼作暮煙

京邸季豹別登舟復來

行行不能別復作禁城留翻笑山陰客輕回興盡舟

獻花巖宿小星槎

一宿獻花巖宛然覓天女樹杪掛銀河欲着星槎去

祖堂讀郎子何侍郎詩

地荒僧任少堂在草生長拾得前人語登臨憶侍郎

秣陵別吳孝父陸華甫俞公臨方于魯方元素謝少廉汪士能潘景升

勞勞亭下路相送折枯楊不問東流水應知別意長

江上懷棲霞寺余累約長欽大理游雨阻家恭人書至遂渡江

遙禮千巖佛空瞻萬疊霞躑躅東渡檝不是戀京華

出柏梘留示箕台

把酒欲別君繫馬堦前樹姤殺山中雲只在山中住

江陵樂

上水如拾級下水如引繩我珂搖巨艑大半指江陵

其二

漢水幾千里千帆風怒乘借問乘風客大半是江陵

太白樓讀宗子相詩

千古太白樓大江流日夕北來可與語一片寒陵石

牛渚月夜待史使君留皖城未至

知有前期在扁舟尚未還莫將牛渚月不及皖公山

采石別朱少府

一醉遂分手挂帆江日斜空携寶劍去常媿詧朱家

爲汪巨源題居士貞畵

流水在屋下白雲在屋上流水無時窮白雲有時長

燕江雜詠

水清舟在空天寒人不渡曉夜北風吹飛雪大於鷺

其二

探囊無酒錢臨江有酒肆新詩欲代酤主人不識字

其三

前船絲肉陳後船簫管作估客從何方但言估客樂

其四

舟中何所有孤劒倚牀立不聞風雨聲但見蛟龍泣

唁周玉如 有序

其人故倡家所從不終迺自髡以明志余本其名傷之焉

爾以玉見髡和以璞見刖燕石客珍藏有足復有髮

對亭庵覽王仲房爲余題壁

題詩秋寺裏秋雨長青苔佛日當空轉客星何處來

君典索梓余草辭之

錐抱荊山久虛言吐白虹自知非世寶不敢示良工

弔賈春孃墓

誰是多情者秋風叩墓門易銷錐豔骨不散自

香魂

何在二首

落日馳驒疾臨流逝水長但令聞玉笛何在不山陽

其二

座少前來客門多近積逋但令當末路何在不蕭朱

橫塘曲贈王玉華

儂家橫塘側朝朝下橫塘上有雙菡萏下有雙

死央　一解

歡來亞字城儂渡橫塘水兩影倂一心終當爲

情死　二解

閶門諸少年齊唱橫塘曲儂但取新聲譜出持

歡讀　三解

清絲閶流管是耶石湖遊平頭雙槳子儂自蕩

郎舟　四解

存杏辭爲姚武岡師作

杏華何纍纍其實何纍纍今者辛如蓼昔者甘

如飴　一解

昔種庭下土一母將一雛雛復哺其子遶樹三

匝呼　二解

淮橘與枳化東李代桃僵何如茲樹杏枝葉日

相當　三解

漂搖易風雨楶梲不得驕爾杏愼勿翦高門以

待招　四解

爲孫符題徐翩翩畫枕

含情爲吮墨着意綴蘭篁白雲秋夢遠片石枕

瀟湘

河北道中雜書

新城古督亢圖以夾荊卿漏月何琴女乃傷壯

士心

其二

景州距南劉平沙三十里殘雪忽前春柳絮因

風起

其三

我經東阿縣因憶東阿王燃豆何太急飛蓬何

太揚

其四

齊亦有高唐楚亦有高唐楚雲旣渺渺齊風非

洋洋

其五

昔昔雪如霜朝朝霜若雪流影寒照人那能鬢

不白

其六

歸亦無所樂自關遊子情及渡黃河去萋萋春

草生

爲郭舜舉題景六首

楊灣漾碧

初楊拂新波一碧極千頃時作蕩舟行參差上春影

古樹團陰

古樹春布葉夏則息其陰三宿亦自可本來無戀心

語溪漁舟

語兒復禦兒吳越寄一嘅漁舟無古今但聞歌欵乃

塢涇暮雪

塢港暮蒼然雪光烱欲曙搖搖酒旗風知向誰家去

新橋夜月

臨流竹千个縧以虹百尺古月抱古琴氷壺濯人魄

大木晴陰

飛蓋何團團其名曰端正喬木識故家炎山望清蔭

題樅江印心閣

皇威射蛟處佛力制龍降高閣傳心印樅陽月一江

六言絕句

新安道中

流水曲時聞碓桃花着處成村側嶺偶披樵徑廻岩或隱柴門

題畫

半水半烟着柳半風半雨催花半沒半浮漁艇半藏半見山家

六月九日祀水

新豐不識雞犬中林可集鳧鷗永晝頑雲遮暝炎天積水成秋

其二

晏子居原湫隘海若覩亦淼茫老農久嗔黑螘小兒猶舞商羊

其三

愁吾水維且緩謂彼河伯不仁蛟龍兮方遠鱷魚鼈乎其斯民

閣夜

露蘂半含彩筆月輪圓照璃杯南枝烏栖溪樹東風人醉高臺

贈周來儀

終歲青油短棹平生白柄長鑱擘取幽蘭七澤採將靈草千巖

苦酒

影蛇何自稱病仰鴆猶堪覔生惟有金陵惡釀爭先玉帳佳兵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一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二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詩

七言絶句

春辭二首

別後冰絃不忍彈小樓花雨怯春寒歸鴻目斷香雲碧愁倚東風十二闌

其二

海棠殘月照人低枕上關山路欲迷生怕啼鶯

驚曉夢垂楊不種畫闌西

劉明府席上戲贈

五柳先生家不貧牀頭漉酒自留賓只今座有如花者猶是河陽縣裏春

江上別張文介

君歸浙水我歸吳江上青山夢裏孤後夜相思腸斷處月明霜白聽猿呼

送客

江雨瀟瀟江水長柳煙漠漠柳絲黃眼看春色愁無那又送孤帆別故鄉

對酒

一飲須拚盡十千杖頭羞殺百文錢怪它高價長門賦不換臨卭種秫田

其二

却笑才高李謫仙浮雲空自怨當年江湖到處堪君醉何必長安市上眠

客過

人道柴桑處士村酒徒相過卽開門寧教不入

蓮花社何得長拋竹葉樽

讀荊卿傳

易水蕭蕭白日寒歃携匕首報燕丹便令環柱秦王走壯氣長虹世併看

春雨

輕煙細雨望中迷江草汀花併作泥門掩鶯聲春過半風吹寒色到牕西

夜雨

孤懷夢裏三更雨雙鬢愁來一日秋却笑寒燈

解相識照人踈影到西樓

月夜

笑卿雙鬟踏月歌寒生青影奈春何月中那得人如許却悔當年喚素娥

金陵曉出玄武堤

毵毵楊柳鳳城西半醉垂鞭信馬蹄十里曉山開翡翠一湖春水浸玻璃

盛仲交大城山看梅讀嶺南黎祕書詩

數椽高卧白雲間我爲梅花一叩關醉後羅浮

三載夢春來又落大城山

靜海寺禮繡佛永樂中得自西洋

傳聞法藏此中開龍象原從渡海回亦有長齋蘇晉在案頭合掌禮如來

聽查八十彈琵琶

張六當年最擅場曾經供奉幸　先皇白頭弟子惟君在一曲琵琶淚幾行

天界寺訪斌公值其卧病

禪林長日少經過翠竹蒼苔積雨多本意攢眉

尋慧遠却因示疾問維摩

少年

二八妖姬醉裏呼十千新釀夜重沽少年百事不稱意且學高陽稱酒徒

漫興

狂來經月不梳頭日日尊前醉不休無事便須高枕卧倘因春色一登樓

早秋得吳參知明卿洛中信

玉節親承下九關因君夜夜夢嵩山洛陽城外

秋風起萬里黃河下鴈還

寄上唐丈人大梁五首時方爲治河使

鴻鴈秋高木葉黃登樓何必憶吾鄉宦游笑殺江南客白下山多似洛陽

其二

龍門千尺練光懸見説黃河水接天夜半客星纏紫氣知君槎泛斗牛邊

其三

五都鄴下獨稱雄二八如花滿魏宮銅雀臺荒

歌舞散西陵松栢正秋風

其四

二室花開照使旌浮丘偃客舊知名拍肩笑控緱山鶴明月青天把玉生

其五

夷門立馬問前朝虛左高風久寂寥眼底蒼茫秋不斷千年俠氣未全消

寄崔伯温塞上

曲中楊柳又回青無數梅花落敬亭遥憶孤笳

吹出塞寒沙明月倍愁聽

其二

白草黃雲眺暮秋蕭然誰共賦登樓故人已解綈袍贈莫向風塵歎敝裘

沈君典新内金陵女代嘲二首

沈郎腰瘦不禁秋更費黃金覓好逑仙史風流千載見吹簫人在鳳皇樓

其二

遊賞堪將細馬馱春風嬌欲曳輕羅雙谿不是秦淮水莫唱當年玉樹歌

道中口占

路入青山眼倍明落花深處亂啼鶯無端愛看雙溪水此地翻從客裏行

其二

叱犢催耕雨後田隔林茆屋散炊烟水聲决决農歌起正是江南四月天

題畫

遠寺鐘聲度水西千林亭午綠陰迷閒亭日永

眞如歲坐客無言鳥自啼

其二

萬峰廻翠片流清雲色高寒倚杖生乍聽天風梳木葉小橋斜日起秋聲

太微樓夜聽松風

長松虛閣瞑蒼煙萬頃濤聲一枕懸片片龍鱗吹欲立忽驅寒雨徧諸天

白嶽簡陳明府德基

掌上芙容散夕曛偶騎白鹿出人羣春寒未有

金光草一片飛霞持贈君

其二

金銀宮闕自天都風馭泠泠不可呼怪底幻身輕一羽原從仙令借雙凫

王少參筵聞箏

蛾眉新月寫初長白玉雙童出佐觴毎拍曲終曾未誤十三金鴈並成行

春暮還家園即事

近水家園自一天主人今日始言旋眼前不識

春多少柳葉殘風乍咽蟬

其二

牡丹飛盡剩餘香纔是看花第一場惡殺耳邊歸去好輕將三字妬春陽

子建再過潘園以書至兼貽天池積雪圖

西風疋馬醉陶家背郭丹楓一徑斜乘興重來尋酒伴眼看春色逗梅花

其二

歳暮傳書一解頻茲茲江海更誰問依稀夢裏逢君處半在天池積雪間

寄何叔度萬雲

江上初愁玉笛聞千峰吹落萬重雲揚州十月梅花發斜日憑闌轉憶君

逢范先生是余兒時塾師

相逢一醉菊花天幾度春風侍講筵我髮漸長君漸短挑燈閒說十年前

夜醉

虛堂長嘯劃然秋萬感燈前一醉休自是俠心

銷不得摩挲雙眼看刀頭

登閣

殘醉危闌眺夕天敬亭蒼翠倍堪憐看山雙眼今無恙較是閒心不似前

其二

纍纍烟林渺渺波江風吹酒發狂歌孤城歛照鳴蟬罷轉覺憑高意緒多

俠少行

十年破産買吳鈎三尺寒泉掌上流恩怨並酬

心卽了笑他辛苦覔封侯

其二

美人挾瑟上高樓一擲千金不掉頭北斗西垂喧滿座紫騮嘶處綠楊愁

獨坐

坐來魚鳥自相親一片涼颸起白蘋此事子雲眞不曉浪誇奇字引閒人

對酒

霎谿如鏡漾明霞溪外靑山抱屋斜領畧閒情杯在手石闌開徧紫薇花

其二

蓮落故衣時結子燕穿虛幔日教雛卽今眼底能無醉漸覺秋光到井梧

涇縣水西遊望

千疊峰嵐映水斜望中春滿萬人家風光依舊江南好煙雨猶開紅白花

夏日

已借深巖逃赤日儘拚高枕却黃塵覆㧾幽竹是知已隔水鳴蟬何惱人

書都官公集後

千古高名瞻北斗一時大雅振西崑廬陵空起斯人歎僰蜀猶知此道尊

飮王仲房

與君同飮夜厭厭解醉名香手自拈坐久忽疑霜是月素光浮動水晶簾

送仲房

穐色蒼然木葉丹留君沽酒慿爲歡尊前何限靑山路落日蕭蕭一騎寒

送王檄遊金陵

石頭城外駐仙槎朱雀橋邊問酒家高價十千君莫惜一年春色在桃花

其二

縱橫俠氣任家貧結客還餘一擲身三尺提携都市裏相逢誰是有心人

望疊嶂樓奉懷故鍾使君

美人爲政有光輝暇日高樓坐翠微望裏孤雲

猶未散何能不憶謝玄暉

同諸從弟登潘家山

風淒木落杪飄天羣從相看盡惠連但說登山高酒與探囊已辦十千錢

醉後書壁

勘破浮生惟一笑巧馴狂性是孤吟百年三萬六千日何日金杯好不深

其二

眼前鄉曲難爲　千載何堪問姓名有酒但須

邀客醉從他天氣自陰晴

送岑生還郎川因訊子會

落日虛堂聽爾歌尊前雲色娟纖羅相逢未必皆同調幾唱陽關恨轉多

夏日懷龍郡丞

青山無恙故人違何意芳尊手自揮記得龍谿君別處淡煙斜日一帆飛

其二

敬亭蒼翠自堪憐況是玄暉在郡年一片孤雲

余髪領待君同吊李青蓮

金陵有懷朱比部出守重慶

莫愁湖上晚潮生玄武湖邊秋月明東下巴江流萬里雙魚不到石頭城

遊山門諸洞

山門

策杖天門訣蕩開千巖萬壑共縈迴依然流水桃花在莫問漁郎幾度來

紫雲洞

紫氣吹成萬疊雲洞門深鎖晝氤氳吾將倒挽天河水恐浣僊家素練裙

碧雲洞

洞天空闊亂雲流一碧寒光炯不收夜半仙人騎白鶴霜毛點破萬山秋

朝陽洞

天雞啼罷曉星涼夢醒千年白玉牀金碧晶熒光一線海波銜日上扶桑

夕陽洞 洞前有仙人井

不問朝陽與夕陽洞中日月總玆玆試從此地
看枰石人世能消幾局長

漣漪洞

穿雲裂石碧漣漪濺瀑飛流玉乳垂中有臥龍
鞭不起人間霖雨望多時

明心洞

半巖遺洞久陰森殘偈新敎綠蘚侵不是九年
曾面壁那從此地得明心

早春過袁汝鳴故居

風吹書帶碧初長谿水冷冷一草堂鄰笛居然
聞不得何人懷舊似山陽

聞山東楊將軍物故

大樹蕭蕭起大風將星初落海門東獨留雙劒
猶含血夜夜牀頭吐白虹

送王博士歸楚

官冷誰憐鄭廣文拂衣歸作白鷗羣江城三月
桃花水一片春帆挂楚雲

贈別

遠山雙黛寫新蛾銀燭金尊碧玉歌愁殺東風
渡江去楊花無定奈春何

太平逢王檄

長軀七尺曼胡纓裘馬翩翩俠少行日落山城
無酒市逢君空有故園情

過崇果寺看石鏡呈余廷佩先輩許道甫
叔姪

青山幾曲白雲環路入鐘聲杳靄間巳道風塵
顦顇久可勞石鏡問朱顏

登龍巖看瀑布

萬峰廻合隱丹梯一片春雲望忽迷日日天風
吹不盡玉龍飛挂洞門西

自白嶽趨石橋巖

人家稍似武陵谿不着桃花也自迷翠壁丹崖
三十里鞭龍又過石橋西

登石橋巖寄劉丞子敦

乍疑鞭石引層空絕壁千尋一徑通道是僊人
君不信看余今日跨飛虹

休寧五懷詩

詹孝廉東園在莘下

憐君失路尚棲棲薊北浮雲望欲迷便是到門

無一字向來凡鳥不堪題

曹王事仲宣在儀部

握手燕山未有期僊郎蘭省玉爲姿孤城野寺

鐘聲曉正是君聞長樂時余時寓建初寺

任別駕山甫在滇郡

五年曾附一書還萬里春光動百蠻縱憶故人

空有夢風吹明月點蒼山

程文學巢父在金陵

鳳皇臺傷　帝城東落日浮雲感慨同君去又

逢芳草暮六朝興廢酒杯中

程公子巨源在廬次

聞君淚眼欲縣河無限傷心廢蓼莪盡說素車

千里至不知誰解倚門歌

新城月夜憶汪仲嘉謝少廉

城頭北斗漸闌干萬戶鍾聲客夢殘今夜月明

天似水美人只隔一河看

涇縣幙溪感憶王使君維楨是使君昔追

送處

幙溪不讓鏡湖春狂客何如賀季眞却恨酒船

回棹處飛花還送昔年人

早秋得蹇使君晉陽書

晉陽書至轉凄凄一夜愁心火共西鴻鴈只今

來此地有詩難向故人題

舟汎聞笛

長歌釃酒放中流十里兼 段白露愁夜半何人

吹玉笛月明秋色在扁舟

登蟂磯

江門一柱倚中天濺沫飛流百丈懸知有龍宮

秋不閟時時雷雨起尊前

其二

估客帆檣萬里來江寒秋老夕陽開一譚吳蜀

頭堪白風送潮聲獨上臺

簡劉七乞水僊花

韮仙乘月步江濆羅襪盈盈惹白雲玉珮一雙君拾得可分楚客入騷文

寄懷朱比部

對酒酣歌倒着冠中宵星斗共憑闌三山只隔雙溪水不盡寒雲醉裏看

其二

別來事事轉堪憐風葉霜花媚晩天不分白雲西署裏長飛仙客馬蹄前

其三

偲才吏隱大江濆譚劍飛觴坐夕曛却羨黃金能結客因逢白雪倍思君

塞上曲

烽火連宵屬漢宮材官十萬出雲中蓮花直吐龍淵劒楖葉能穿鵲血弓

其二

秋風嫋嫋度秦關一夜胡笳鬓欲斑又聽中軍傳秣馬明朝直擣賀蘭山

其三

白登臺畔月如霜萬里征人望故鄉羌笛不知何處起關山此夜曲偏長

其四

飲馬長城水不流北風吹雪照吳鉤年年自向沙場老多少將軍未拜侯

宮辭

夭桃穠李鬭年華繡戶琦窻貼絳紗三十六宮春不管御溝流水送飛花

其二

蓮漏迢迢夜未央宮車明日幸平陽一從王第更衣後粉黛三千總斷腸

閨怨

繡幕雙飛海燕斜櫻桃當戶又開花玉門關外春應好蕩子經年不憶家

其二

遠書初寄塞鴻聞百戰猶隨霍冠軍不信寸腸曾萬轉請看錦字織回文

羽林郎

千金散盡少年場走馬呼鷹氣莫當白晝殺人都市裏脫身新拜羽林郎

小游僊

瑶池日進紫霞觴八駿如龍御穆王黃竹白雲歌未歇又看青鳥報東方

青樓曲

總道春風在狹邪青樓百尺映千花一花一醉須千日那得狂夫更憶家

大堤曲

天半高樓漢水濵大堤女兒解留人斟來美酒沙糖味醉殺江城花月春

採桑曲

秦家小女字羅敷春日提筐在路隅妾意自愁桑易老使君五馬莫踟躕

採蓮曲

千花的的葉田田簫皷凌波唱採蓮莫問吳姬誰得似西施新上越來船

楊柳枝

楊柳青門二月春年年攀折送行人也知芍藥原堪贈誰遣長條獨苦辛

横江辭

八月濤聲殷地來廣陵東望海門開儂家夫壻乘潮去不及潮能日一回

横塘曲

孌童膚玉賸龍陽倩女乘春各豔粧第一江南行樂處畫船簫鼓出横塘

豔歌行

十五胡姬細馬䭾春風宛轉曳輕羅傾囊只得新豐酒一曲千金聽豔歌

碧玉歌

纖枝颺雨復翹煙一識春愁劇可憐却數秦箏絃十四初逢碧玉破瓜年

楊叛兒

詩山爐煖水沈香楊叛兒歌妾斷腸試看白門疎柳盡歸烏風急不成行

章臺柳

雙蛾罷掃鏡生塵梟梟章臺柳色新京兆不來春又老但隨葉葉學含顰

風雨經袁汝鳴墓

一坏荒土郭門東酒晛詩魂細雨中縱有楚辭招不得蕭蕭愁殺白楊風

板橋道中 謝朓出新林浦向板橋詩旅思倦搖搖在金陵

細雨濃愁斷送春板橋新綠長溪蘋搖搖似出新林浦滿地楊花亂撲人

送王檄入吳從軍

三千組練照三吳身在行間贈氣麤萬里長風吹海色莫教麋鹿上姑蘇

寄山東兵使趙公 趙出御史出

海岱乘秋繡斧行霜飛七十二齊城何人不識靑驄使 天子還思白馬生

其二

憲府新開節制雄河山十二漢時功帳前鼓吹親裁曲東海泱泱大國風

其三

千隊兜鍪鉠裲襠曾聞杖繫出東方如君文武堪爲憲趙將虛傳馬服良

遊仙曲壽彭宜人

雙珮垂垂亞六銖雲翹瑟瑟綴珊瑚月輪中夜擘滄海人在仙家碧玉壺

春莫

五晴十雨妬春陽何處看春不斷腸日日閉門高枕臥風吹階草共人長

子建止予會賦閒園走詩相逕余以病不

得赴寄報四詩期過敬亭

靑楓江上夢魂踈把手無緣但寄書聞說觀濤曾有賦故人多病似相如

其二

蒼然秋色白雲孤一片愁心落五湖今夜月明天更遠知君把酒憶狂夫

其三

名園曲塢自藏春况是潘郎玉作人縱有後期堪十日尊前誰復彩毫新

其四

牀頭酒熟待君來籬下花繁取次開千載敬亭看不厭風流端少謫仙才

題美人圖

半簾秋色夜何其拈得瑣簫踏月吹無意秦臺閒覓伴莫將消息報人知

送人

江雨蕭蕭江水長柳烟漠漠柳絲黃眼看春色今如許何忍孤帆別故鄉

贈何郎小婧盍珠

盍珠仙子上清家豔色熒熒映曉霞雙跨紫鸞吹玉管春光醉殺碧桃花

公臨別之夜留酒家

壚頭酒色豔葡萄臨發孤舟懶自操慣有胡姬能喚客玉樓春滿月輪高

送東平劉生之薊門謁戚都督

胡天一望盡黃雲鞞鼓漁陽動地聞家在東平稱俠少佩刀長揖大將軍

逢故陸金吾家樂人

逢人問是霍家奴白首春風唱鷓鴣末路也知行不得可能先勸執金吾

雨中與台坐台有詩與秋偏壯之句

知君詩與秋偏壯我自年來轉怯秋就取眼前拈舊句滿天風雨下西樓

雨後同吳立之登樓

高樓徙倚白雲秋歷歷空林莫雨收不盡尊前今古意孤城寒壓一江流

寄荅諸省元大圭時家大人守會稽延爲二先兄師

忽驚秋色度江來轉憶悲哉作賦才夜夜月明千里望流光先到越王臺

其二

莫怪青雲願久違由來白雪和音稀君看越市樵歌客五十才能侍漢闈

其三

經年猶未報雙魚自笑迂疎但索居欲上會稽

探禹穴天風吹動碧霞裾

其四

曾奉籃輿浙水湄銷䰟隻鴈影差池即今懷舊
惟君在更有何人爲問奇

大人歸賞家園牡丹余留郡中不得侍會

別有集

遥知追賞洛中春自恨猶羈陌上塵料得倚闌
長笑處却輸行酒艶粧人

其二

細雨芳林一水斜瓊枝片片落朝霞即今不悔
看春晚爲有尊前解語花

遲沈君典

垂柳江邊蕩午風花飛無賴雪漫空何須寒夜
方乘興亦有青山似剡中

過鴻臚叔見欵

乘興閒過溪上村逢君釣罷立柴門牽衣笑問
來何處且喚烹魚薦酒尊

其二

曲徑春深薜荔侵席前鶯語換芳林從教花片
風吹盡吾醉移牀卧綠陰

即席重別張大來

敬亭花發憶分攜此日梅開又送君一片離懷
無處着倚樓還望水西雲

戲同義父贈徐優得陵字

午夜虛堂醉一燈美人如玉酒如澠樽前何惜
纏頭費公子風流自五陵

時父叔席上走筆

乍暄天氣試生衣二月溪南花亂飛濁酒共君
聊一笑隔林好鳥喚斜暉

疊嶂樓懷鍾使君

疊嶂春風共酒尊名高元自起龍門十年不作
登樓賦落日空銷別後䰟

懷崔伯大

鴻鴈相將北地還人今南望隔千山天涯流落
崔亭伯白髮春風夢舞斑

孫姬

盈盈十五嫁王昌舊說孫家墮馬妝未慣翠蛾
間惹恨遠山雙黛畫教長

戲贈

月照明珠掌上紅簫聲偷出鳳皇宮向來定是
荊王侶曾任巫山若箇峰

其二

綵雲飛度玉闌干一曲陽春夜不寒但得卿來
吾便醉高陽元作酒徒看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二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三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詩

七言絕句

送右轄馮公赴楚八首 有序

若楚服幅員最廣方城漢水寔言靈之屬者稱　明天子湯沐邑而左顧在楚矣四明馮公初繇臬使者治兵六郡徙鎮三吳海波不揚萑苻用戢越歲簽遷楚右方伯云夫吳楚

皆東南地　國家之維是倚毗不啻天府公楚則楚重公吳則吳重三輔陪京豐鎬在望迺先吳後楚爾人言玉衡執而七政齊北斗酌而四時運此其為烈巨細較然即以公重楚寧久勞公居外哉鼎祚竊稽故實楚亦頗繁敵衍八章陳諸祖道彼其人善緜縟之思而開詞賦之祖不佞何能與閧焉

褰帷爭識大馮君到處甘棠沃若雲六郡向道司馬法三吳仍督水犀軍

其二

虎竹麟符下建章使君千騎領東方胡床秋滿南樓月又詔元規上武昌

其三

漢江為酒日堪擕江草江花接大隄更向習池歸倒載山公笑殺醉如泥

其四

蘭荃雜佩滿湘潭屈宋衙官當晚參千樹紫薇三萬軸共傳書癖杜征南

其五

峴首風流片石知居人墮淚憶當時只今重見羊開府載道嶙峋是口碑

其六

鸚鵡洲邊芳草生樓高黃鶴俯江聲向知幕下容狂士一勺椒漿酹禰衡

其七

楚天霜落水微波颯颯青楓暮雨多却望洞庭秋色徧不知何處弔湘娥

其八

獵火中宵映渚宮蘭臺盡日敞雄風大夫作賦
眞能事寡和由來在郢中

秋日過蔣村修社

修竹依然一徑開西風門巷掩蒼苔鄰翁曳杖
前相勞又入雞豚社裏來

何四游金陵近有信之揚州

但說隨潮過石頭又聞騎鶴上揚州珠簾十里
銀燈照妬殺簫聲出玉樓

題王仲房小像

老作王濬處士身空將阿堵說傳神雄心一片
憑誰見好手由他自畫麟

其二

五嶽隨身一劍遙翛然黃鶴不須招千年便逐
浮丘去遺像人間識子喬

寄朱秉器按察大梁因薦吳汝州廷承汜
水令子登

雙鯉巴江一札傳西風落木又經年逢人馬首
中原入憶爾嵩山畫戟前

其二

十年開府未爲遲回首青谿結社時玉樹歌聲
都散盡桓家一笛向君吹

其三

一片飛雲入大梁黃河北望正茫茫從知幕府
多辭客日向平臺醉幾場

其四

虛左當年意氣眞信陵千載尚如新抱關小吏

勞君問亦有夷門任俠人

答弟台

故園松菊暗驚秋繞戶寒泉日夜流別後憶君
溪上路白雲芳草共悠悠

保豐臺秋望

寒江湛湛日流東一雁西飛下暮空獨向保豐
臺上望斷腸秋色在丹楓

感舊寄管孝廉彥懷

同住城東第一峰經行長倚殿門松十年往事

君休問愁聽開元寺裏鐘

送汪生還姑蔑

蒼苔濁酒破愁顔十月清霜匹馬還世事奕棋君自見怪來常憶爛柯山

天逸閣送吳生兄弟南還

登山臨水送將歸細雨清尊對夕暉莫向高樓悲過雁天南今作一行飛

程天錫過君典郊居邀余和贈

片帆湖上度孤雲日落蕭條乍見君自愛東田

秋色好非關名借沈休文

雨悶

桃花李花空自芳日日閉門人斷腸今歲玄冥偏得令不知何地着東皇

寄遠

蹤地垂楊隱畫樓三年不得醉箜篌愁人自分愁如海枉殺盧姬嗔莫愁

送程畫史入梁謁西亭王孫

梁園今自孝王開辭客鄒枚託乘陪修竹檀欒

夾池水憑君雙管乞將來

送馬愚還白下

苦憶平生馬少游相逢尊酒別高樓明朝欲別愁南首一路青山到石頭

送閔山人游金山

送爾初爲汗漫游白雲無際大江流鏡中一點金山小蜃氣吹成十二樓

樂游苑示主人

晴湖湛湛草斑斑新酒勞君破客顔六代帝城

秋色裏樂遊苑上望鍾山

京城南尋陳子野明府不值

別來縣榻定生塵更見當門五柳新自笑身非期會客難從投轄問陳遵

東麓亭醉望謝公墩

冶城秋色滿宫門東麓亭前醉一尊江左只今名士少那能不望謝公墩

畲劉公恒比部送酒

愁來買醉問新豐久客長安似夢中但得一尊

銷夜雨不將秋色弔江楓

雨花臺呈劉陳二大夫

說法高僧有舊臺秋空不見雨花來與君指點前朝事日落寒江進酒杯

和王十二桃葉渡感舊

尚留名姓少年場桃葉桃根總斷腸也憶渡時那用檝風流不是舊王郎

鷲峰寺訪王山人

昆侖山人不出山也將雙足踏人間煙霞一片

心猶在燈影經聲自閉關

送張五落第歸涇川

長安客舍送君歸來往棲棲一布衣如此頭顱成底事五湖何處問漁磯

燕湖界寄龍使君

大峰如月小如星水似銀河色更青烏鵲飛殘人不渡一槎秋色曉冥冥

九日雨

陶家舊徑近全荒尚有黃花對客黃眼底滿城風雨急依稀今日是重陽

書門

平生結客不知貧少年場中多負人留得黃金付紀叟壚頭醉看敬亭春

寒夜憶季豹山中

思君獨苦更思歸老盡山中薜荔衣入夜城烏棲不定一庭寒葉向人飛

柏梘山家見茶花

盤石緣源半作家隔林煙火夕陽斜天寒客到

柴門少種得茶開滿路花

送黃兆聖如金陵寄張子明諸子

白雲一片送君行落日蕭條去住情寄語金陵諸子弟莫愁今在石頭城

懷儇曲同君典作

葱青玉樹發琪花十二虹樓切太霞東望扶桑西弱水仙人時駕五雲車

其二

阿母春風醉碧桃宴開平圃白雲高空中雙琯

調靈鳳海上三山戴巨鼇

其三

仙歌誰與唱金巾緑酒瓊蘇億萬春跨鶴中峰
周太子驂鸞南嶽魏夫人

其四

霞珮星冠降碧壇眞文十賚給仙官熒熒日抱
黄金島眇眇天垂白玉棺

古怨

明月長懸玉鏡臺丁香花下待郎來當時贈得

同心結縱有春風翦不開

其二

小女深閨見客羞蛾眉宛轉絡春愁生來不識
鴛鴦鳥繡出鴛鴦却竝頭

送萬明府之於潛

風流仙令玉爲顏暫爾携琴到世間一片煙雲
心尚在分符猶得傍名山

其二

城頭山色徧飛霞不數河陽滿縣花酒熟北堂
春日永笑他勾漏覓丹砂

其三

君才百里未須論但得佳山即　主恩豈必兒
童騎竹馬千巖明月待開尊

其四

一望高峰秋色中青天倒插碧芙蓉臨風欲躡
三千丈願借飛鳧當白龍

飲張五大來侑以口號

別來遥寄白雲書枉殺琴谿藥滓魚到得此中

猶不飲卻令嵇阮笑迂疎

其二

空堂雨霽石榴新漉酒時憑江上巾眼底紛紛
君自見更誰能和郢中人

張五別歸約十日爲來期賦二章貽之

逢人不解記人名偶唤張郎四座驚一語便成
千載事妬他鸚鵡亦傳聲

其二

十日還期看藥欄何如昔昔臥琅玕到來已盡

菖蒲酒應剩南山色可餐

雨夕憶張五

雲黯千山雨四垂憶君曾共雨中巵只今隱几題詩夜不似虛堂握觶時

王大以其集屬選披讀有作

賦就登樓舊識名逢君倒屣媿同聲自憐雅有中郎思二十年才讀論衡

村居日給簡闕戲作自解

縱有青蚨乏酒沽湏從花裏聽提壺獨醒不是

元來意誤殺人稱楚大夫

其二

已知遠市減盤飧乍可空山習菜根明志自能甘澹薄平生不傷五侯門

詠古四章訓姜明府

縣金不惜搆多材市骨應圖刻駿來隗始雖慚千里足至今人自說燕臺

其二

絳灌郁堪年少尊虛勞流涕扣天閽長沙莫續招魂賦前席須知亦主恩

其三

薄命從教屬勝人畫工偶自誤傳眞漢家舊有和戎策不是君王棄妾身

其四

四海淸狂爾正平十年貧刺漫空名不緣文舉能青眼碌碌誰知鼓吏情

歸來三章戲示內子

歸來空復敝貂裘三度秋風汗漫游說向山妻

吾舌在不愁無地覓封侯

其二

歸來莫問下機人落魄乾坤一病身海內弟兄俱俠少只今誰不傍風塵

其三

歸來不負鹿門期坐弄烟霞對酒巵秋色淮南知幾許好看藂桂發新枝

秋日沈君典二三兄弟月夕輿懷雲謠寄

兄盍有味哉昔人之言遙知兄弟登高

處徧挿茱萸少一人各占近體馳音空谷余憮然其命援筆次焉

沈君典遥字

郎川秋色儘招搖剡水風流豈寂寥伏枕懷人魂欲斷千巖明月夢中遥

潘子會知字

白首同歸昔有期青山不負掌中巵眼前誰會陽春調花樹河陽是舊知

汪子建兄字

君懷雙璧月同明高價堪償十五城敢向桓文誇代覇詞場今日讓稱兄

俞信夫登字

然諾余今媿五陵孤懷千里托壺水聞君亦有悲秋賦落日高臺醉裏登

子會高字

故人何意問綈袍病色將無避濁醪邂逅自堪占太史德星遥傍少微高

程天錫茱字

此會眞憐海内無遥看秋影蕩平湖同時兄弟知多少獨爾尊前念挿茱

君典萸字

虛憶當年一酒徒壚頭爾輩自狂呼預愁風雨妨重九早向龍山試紫萸

子建人字

紀叟猶能釀老春敬亭佳氣望中新君來好入東村社破戒還携漉酒人

聞董貳卿幼海先生歸松江寄呈此篇

引裾名動南荒戍曳履材高北斗班忽買青山臨海上遥瞻紫氣滿雲間

其二

主恩龍臥風塵遠歲晚鴻冥日月閒出處直將人世玩清秋不獨憶鱸還

莫春潭上送汪逸人

愁聞兩岍踏歌聲柳色青青照莫春千尺桃花潭水綠轉教今日送汪倫

憶山中寄季豹

只自呼尊只自歌繞城花發奈君何也知春夢全無定終是青山入夢多

招史使君

茗椀薰爐事事宜與君長日靜譚詩只緣花發雕闌畔添得東鄰酒一巵

牛渚北望寄龍使君聽徙燕中

南登牛渚望燕臺不盡長江萬里來如此風波公莫渡箜篌吹徹楚歌哀

其二

久從海上作波臣又向燕中結酒人易水蕭蕭寒色甚難將鄒律變陽春

題所佩劍

寒光片片吐龍鱗尺鐵何曾暫離身莫逐延津風雨化明朝還作報恩人

劉公謨江館代贈

綠波吹蕩碧雲寒歌舞留人百寶闌一寸莫從長短較爲君新製鷫鸘冠

口號寄山中諸子

季豹閉關讀書余市中困冗聞君雅已閉關成萬卷牀頭送此生却笑席門甘自老虛勞長者大逢迎

孺斯聞絕愛幸小徐生其兄弟並爲清倡而兄勝

翩翩闌入少年場對酒看花總斷腸君自娛歌三婦豔風情原說老徐娘

子綦有新侍而病目

伏枕蕭條倍可憐還將白眼答青天笑君空有文君侍霧裏看花似老年

泰符約結夏文春如故年余未往

科頭箕踞共長松曾聽東林寺裏鐘入夏看雲還憶弟不知文春似何峰

秋早過玉上人

高齋一榻意蕭然坐對寒燈繡佛前試共推窗看秋色敬亭楓葉散初烟

其二

題詩每過朗公家手汲新泉自煑茶送客出門

天欲曙半空飛雨濕袈裟

樓夜

寒色篝燈思欲迷玉虬清漏度樓西篆煙自裊
人孤坐月滿高林謝豹嗁

飲次作

興來樽盡笑家貧忽發牀頭剩老春便是濁醪
堪一醉柴桑何用漉紗巾

其二

願傾尊酒化爲澠意氣長教壓五陵夜半醉提

雙劍舞虛堂風急暗秋燈

夜懷

宛陵城下草萋萋宛陵城上烏夜啼愁人展轉
不成寐萬戶砧高片月低

柏梘寺訪佛肩上人不遇

寂寂秋堂僧不逢白雲留客倚長松凌空飛錫
知何處日暮風吹萬壑鐘

覽黃使君登九華詩奉贈

江左名山九子峰青天秀出九芙容一題謝朓
驚人句朶朶還看紫氣封

九日同吳無文登敬亭望劉明府別業有
懷

携君九日上高臺無數黃花照眼開却望陶家
秋色近東籬誰遣白衣來

送馮開之自宣城還西湖別業

送君一舸自東還湖上秋風獨掩關直置離情
銷不得孤雲愁殺敬亭山

其二

焚魚學製芰荷衣却笑金門大隱非怪道君身
有仙骨陵陽借得白龍歸

其三

緇衣共載泛湖船此地來參黃蘗禪七百餘年
公案在還看玉井出金蓮（太史來宣城與一僧俱）

其四

一賦淩雲舊有名文園消渴望金莖郎今誰諫
長楊獵多恐君王問長卿

有感

年年看盡故山春未是東西南北身却笑乘軺
如貴客掛經牛角更何人

答汪子建郎川

二月春風陌上時送君攀柳柳成絲只今咫尺
無由送縱有長條好贈誰

其二

剡川風景半猶存雪湧寒波自一村近日子猷
清興減扁舟不及戴家門

謝友可遊九華至龍井見寄將東訪敬亭

九華仙窟覓仙蹤龍井還堪問伏龍相望諸峰
開菡萏題詩初日上芙容

其二

敬亭雲鳥欲逢迎一櫂澄江似鏡平況是青山
家好在更教人喚謝宣城

春日得程子虛吳門書

清秋醉別鳳皇臺花落花開更幾回又見春風
君作客闔閭城下一書來

寄姜戶曹謫高唐州

十年幾領度支章又遣東齊作逐鄉世態雨雲
原不定莫將幽夢誤高唐

君典吳姬病戲問之

歌簧乍冷鏡生塵雙黛含顰態轉新一出吳宮
春欲老西施原是捧心人

寄劉達可比部謫六安

楚天一望數行啼團扇秋風憶舊題今日廬江
稱小吏哀情還似仲卿妻

哭陳子野明府

秋老空江一雁回因君蕭瑟賦悲哉可憐鶯座
名猶在那見金陵尺牘來

其二

生綃一幅寫新篁風雨西牕夜夜涼今日片雲
秋色遠還將雙淚哭瀟湘

其三

城南結社白蓮新石子岡頭幾度春待得遠公
開酒禁攢眉無復社中人

金陵寄友

桃葉渡頭花正妍莫愁湖上月初圓卽今花月交輝處春色從君樂府傳

贈楊三桂林八首

含嬌流目送君前吹徹笙篌欲曙天家住青谿第三曲阿郎今得小姑憐

其二

雕房羽帳綴流蘇春色沉沉曉易晡道是海棠剛睡足一痕紅線上珊瑚

其三

華清初浴試新妝玉鏡臺前月似霜天與翠蛾雙宛轉不須人道畫眉長

其四

醉來美態更橫陳雙頰紅潮百轉新向說天桃君不信可知花下解迷人

其五

錦裘貂帽紫蒙茸馬上琵琶出漢宮纔唱明妃清怨曲一時紅粉泣東風

其六

花滿秦淮結伴行衆中私語喚卿卿市頭載得羊車去擲果當時最有情

其七

攜手長橋醉蹋歌月殘秋冷濕凌波不知烏鵲曾來否昨夜分明見渡河

其八

風前玉樹正葱青一曲傳來是後庭却笑望仙空自望那知閣上有張星

其九

十樣新牋錦不如題來字字照瓊琚他年天祿堪攜去乞作當朝女校書

其十

青驄油壁兩相尋薄倖青樓恨到今何惜爲歡顛領盡西陵松柏結同心

送懋上人遊九華

一藤一鉢一袈裟行腳多年未有涯遙指東林堪結社雲中九朵是蓮花

敬亭舟中別諸子

高孝徵

十月寒江欲暮時勞君攀柳柳無枝市中儘有酣歌地只是尊前少漸離

張仲率

雙谿能白敬亭青一曲驪歌不可聽後夜蒼茫寒色裏還從天上覔張星

吳長輿

南北風煙一水分孤帆遙拂石頭雲倘教騎鶴揚州去折得瓊花寄與君

徐翁仍

裘馬翩翩上帝京五陵豪俠舊知名徐家七首如相贈不遺恩讎負此生

弟子馬

愁人夾岍是丹楓落日蕭蕭起北風已道片心隨去鵠還將雙目送歸鴻

贈楊州張嬌

玉人曾聽廣陵簫明月常懸念四橋莫問阿嬌誰得似縱教金屋貯難消

過楊姬長卿齋中

博山爐煖水沉香匡坐齋頭白日長禪觀不妨天女侍他生應在世尊傍

楊三折梅見寄

雙葉何嫌問渡遲渡頭朧月下流澌翻教桃葉常相接不道梅花有所思

贈西寧侯小史馮佐兼致黃白仲

白晳兒郎好冶遊青衣月下弄箜篌秦淮春在西寧府却笑盧家有莫愁

其二

嫣然別種自情多綠幘垂髫奈爾何曾向黃公鑪畔見可教容易隔山河

逢馬四瑤姬

春風曾向武陵遊千樹桃花十二樓今日洞門尋曲水仙人依舊在高頭

楊三館逢楊一璆姬

依然穠艷照人長誰信蛾眉一夜霜自是楊家多姊妹可徒春色在沉香

送楊一談舊事

碧海茫茫隱玉樓空勞魂夢作仙遊向來私語長生殿真似明河隔女牛

江行見羣鴈

連翩飛鴈破蒼煙蕭瑟江南九月天今歲稻粱難共飽憑傳尺素上林前

蛾眉亭感李白事

紅顏原與妬相期千載清平事轉悲歸去夜郎銷國色孤亭愁說對蛾眉

風逆

月生新暈水生波歲晏天風發棹歌儘着來帆張似蓋半生南北逆途多

次黃池

布帆閒殺晝行遲慚媿南風作意吹縱是思家明日到半蓬煙雨入黃池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三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四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詩

七言絶句

時父叔自蜀州遷王官乘之歸兩少男俱婚也代簡志喜

頻年夢已破刀州醴酒初辭未白頭一舸歸來婚嫁畢五湖五岳任君遊

巳丑歲除示内

鄉家澤國我山城千里絲蘿締舊盟轉眼五畨除夕過敬亭明日又春生

其二

慧泉三白酒初開橘綠橙黃海蛤來自是吳儂風味在排當簫皷送星回

其三

爲儒未了又參禪住髮安家亦大緣莫把葦囊輕覷汝散花天女世尊前

其四

長卿夕摛如花句百穀寒圍翠袖詩如此行藏原不惡年年把酒祝齊眉

其五

行年四十總無聞詩裏青山曲裏雲却媿多能心尚在佐君何事漸知文

重過勞勞亭懷方子及滇中

天盡西南夢渺茫勞勞一别報三霜點蒼山黛澄江練萬里長懸明月光

春日寄楊美

乇鄉殘病暮秋時多費鄉家酒一巵司馬亦知消渴苦泥人無奈遠山眉

其二

長橋扶醉夜同過曲曲朱闌疊素波試望帝城秋萬戶由來此地月明多

其三

秦淮隔岸栁條輕華館流波澹澹生最憶窓間秦吉了伴儂調客自呼名

其四

三千粉黛領偎班不飯胡麻也駐顏莫逐桃花流水去且留春色在人間

哀大夫平皖寇凱歌

太白妖摧小白懸捷書連夜奏甘泉親提六郡良家子絕勝三河俠少年

其二

二郎河上破重圍陳漢山頭白羽揮侍從舊臣新佩印太平　天子正垂衣

其三

坐銷鋒鏑起耕農　詔賜朱提出漢宮玉帳韜鈐多祕計且將劍術事猿公

其四

五道潛師合擣營忽驚鼓角地中鳴長蛟不用樅陽射如練澄江護　帝京

其五

西征楊柳乍成絲歸及櫻桃薦廟時京觀巳看封野死羽林更遣隸孤兒

其六

前矛高揭馬騄驊一鼓闤闠百戰酣試問上書趨　禁闥何如倚劍定東南

讀董夫人遺稿簡周元孚

遠山無意畫眉長柳絮因風幾斷腸歌就由來曾不誤空勞顧曲有周郎

其二

前身應是董雙成一奏雲璈頓有情歸去瑤池侍金母筵頭猶按步虛聲

趙仁父由中書舍人丞太平移令儀封期予江上一面而別

浩蕩江波秋可憐白門垂柳護霜天與君立馬須臾別反掬長條贈作鞭

其二

酒酣擊劍發悲歌遷客由來感慨多猶憶鳳皇池上草年年春色照鳴珂

其三

曾向陵陽御白龍黃山三十六芙蓉移官更傍嵩峰住舊日三花定再逢

其四

文采風流映一時河陽春滿好花枝遙占　帝
闕雙鳧化仙骨君身自不知

徐茂吳爲沈寶題小像絶佳戲作

雖然阿堵爲傳神省識春風恐未真不是朝雲
裁麗賦陽臺誰見夢中身

長楊館即席贈王姬曼容兼別方趍宗嗣
宗陸成叔劉季然謝少白汪肇邰鄭微
仲吾家季豹諸子徐大楊二張五諸姬

十首余時被放南還

一夜酣歌徹曙鐘片帆蒼翠挂千峰更期遠適
知何處憐取尊前王曼容

其二

青衫躑躅國門前虗負才名二十年領却秦淮
春亦好花枝嬝嬝月娟娟

其三

合將姊妹倍情親百種穠夭一種身爲譜王家
新樂府桃根桃葉是東隣

其四

青谿華館署長楊飛絮飛花妾斷腸銀杓嶂山
碑樣字風流江左老周郎

其五

阿翩阿美併卿卿濃淡飛沈各有情轉候張星
臨壁月温柔鄉足老吾生

其六

秋蟾凉沁漢宮羅踏遍紅橋壓素波縱使淸淮
能化酒離人無奈易醒何

其七

黯然賦別欲銷魂遊俠如雲散不存絲竹滿堂
爭勝肉主人送客獨留髡

其八

吳女朝朝隊隊隨當筵不醉別來思紫綾半臂
雙頭襭司馬裁成錦字詩

其九

時淸無路覓封侯兒女情多一寄愁散盡黃金
頭半白空名薄倖在青樓

其十

平生冠蓋嬾開顏歌罷遼遼自出關借問都門
誰祖帳亭亭十二翠雲鬟

泰符書問吳中新茶至未因憶客吳時事

猶憶吳門穀雨天新茶手製看僧煎虎丘水好
仍嫌淺邢及堯峰未品泉

其二

西山春老賣茶天細織筠籠各在肩旋汲新泉
憑客試松風初響月初圓

其三

吳茗今爲天下傳長興羅岭共爭先吾鄉亦道
陽坡勝不是當時入貢年

泰符自金陵携画梅帳子爲楚游拈高季
迪句題頰

白門梛色送行杯沅芷湘蘭盡可哀携取江南
春夢好月明林下美人來

壽徐少司馬十二首

司馬桓桓社稷臣功高無意畫麒麟敬亭雲鳥
澄江練乞得　三朝未老身

其二

蚤年啟事說山公況復掄材入彀中豈必抱來
俱楚璞先知不競是南風

其三

璚箱玉笈世多聞五嶽真形十賚文泰岱獨尊
公特領雙幡曾禮碧霞君

其四

蘇堤十二半銀橋三月西湖八月潮已道蓬萊

僊吏在章臺走馬又歸朝

其五

詔持絳節督南征父老驩呼擁道迎始識威儀
今自漢百年逋寇一時平

其六

盤龍　賜服映貂蟬萬里西南坐鎮年勞績自
傳　天語重笑它班管勒燕然

其七

毳帳硐房一炬過雪山千丈帶沲河只今家部

清商樂半是西羌獻凱歌

其八

為問歸裝一舸隨五湖長泛學鴟夷西施也不將同載閒却成都十樣眉

其九

瘴盡瀘江五月秋南人重拜武鄉矦黑頭更作隆中臥錯指元龍百尺樓

其十

一歸雙眼破繁華新起香臺五色霞囊俸施來

裝貝葉戟門行見長蓮花

其十一

東海精華行地靈春風玉樹並亭亭六韜呂伋原堪授不似韋家擅一經

其十二

華陽古洞挹偓班歲歲梅花照玉顏依舊山中稱宰相朝元雙闕曉鳴環

贈聶仲子

名山采藥劇秋雲靜裏閒拚玉局文兄弟並傳乘白雀渡江知是小茅君

其二

上池勺水俱神瀵靈鼎初還亦大丹來往燕江隱君子懸壺強作越人看

三曲九日

金鞭不問阿誰家三曲排當看菊花獨有楊家新種好秋風碎剪赤城霞

其二

青絲攜酒軟金杯夾隊琵琶小妓催客醉氍毹

滿堂月病夫今夜禁須開

其三

易見黃河十日清難逢重九一朝晴茱萸再把知都徤風雨先含隔歲情

龍溪訪蘇茗棨

雕梁海燕舊雙棲一一名花夾大堤別夢漸隨春水闊片帆明月下龍谿

其二

虛傳燕趙出佳人南國由來皓齒新一曲離絃

彈欲徹曉鶯先度漢宮春

其三

水碧橋頭千栁枝多情折贈故絲絲飛花飛絮
春堪老少駐行人酒一巵

關山憶家

前路悠悠尚未涯馬蹄蹀躞關崄岈凌風試唱
關山曲若箇南人不憶家

春盡日將抵河間逢鄉人

馬首風高十丈塵傳聲似是故鄉親家人若問

相逢處顓頊城邊正送春

寄陳德基戶曹薊州

西湖楊栁未經攀苕霅魚書一水間今日秋風
雙翮健遲君新酒醉盤山

其二

國門烽火近年稀芻粟如山輓若飛爲道子公
奇策在尚傳東虜未全歸

其三

燕都酒樓高插天高髻胡姬慣數錢忽聽琵琶
歌出塞漁陽清淚落君前

其四

夜雨新豐伴客愁金巵空戀玉搔頭燒春滿市
誰能問慧酒還堪貸薊州

題畢德傳小像

秀眉豐頰紫衣霞卷挾春風倚杏花何似晉朝
先吏部葡萄新釀醉隣家

題畢德彰行像

麈尾翛然映酒杯烏巾白皙詠于思三毛豈更

添裴令自有神明望裏來

固節別泰符弟

南歸北旅各蒼茫兄弟分飛在異鄉一諷鶺鴒
腸欲斷座中無客不沾裳

其二

長安城外動征驂大覺菴頭餞客酣吟就池塘
應待汝好隨春草到江南

其三

盧溝溝水盡爲冰寒色惟餘酒不凝遙指西山

曾共宿千峰殘雪一龕燈

其四

去冬仲望君遊楚今歲其時我去燕相憶相憐

雙鬢邑只從道路問流年

呂梁逢陳忝知方舟而南至下邳余舟被

漏戲簡四首兼却寄蕭水曹丈

逢君共作濁河遊棧臘流澌損柁僂今日試從

天際望始知李郭是仙舟

其二

黃河水從天上來公無渡河歌且哀已得騎鯨

仍未去應憐不是謫仙才

其三

歲晏邅吾道路難秋風短翮阻鵬摶不冠如厠

關何事千載人懷管幼安

其四

持節幸隨金馬使題詩爲報水曹郎他年破塚

移茲地無恙雙帆指故鄉

淮上獨酌

淮魚堪膾酒堪沽的的波心月是珠欲共王孫

呼一醉荒城啼殺舊栖烏

揚州見王驚鴻

趙女燕姬枉得名胡笳羌管盡邊聲廣陵一曲

千條柳望到江南便有情

金陵雜感十首

正月春雷已發聲西飈風雨夜來生有家漂泊

知何事漏滴蓮壺泪滴纓

其二

六朝花月鬬春妍十八來遊二十年白髮漸增

金漸減藥爐禪榻一因緣

其三

繞郭疎梅惱夢醒籠烟浮月自亭亭家園亦有

花千樹飛鳥啣殘葉半青

其四

朱雀湖邊暮雨多石頭城下長春波歸帆直接

澄江路爾自怱歸奈爾何

其五

東渡曾叨入洛名酒傾官釀餖飣餚舊京䨪
新知少殘雪鍾山照眼明

其六

年年艇子插平沙看盡秦淮渡口花別有番楊
心性薄隨風吹去落南家

其七

冠玉熏香綵筆新風流少小許何人形容顛領
才情減不是靈和殿裏春

其八

一月春風凍未蘇白門柳弱不藏烏相要酒伴
衝泥去孫楚樓頭問舊酤

其九

帝里衣冠自五陵名花如錦酒如澠一從難後
俱星散熱血盈腔今作冰

其十

涉江已度秣陵關閨夢猶疑客未還眉黛別來
消欲盡爲君開鏡試春山

于馬館中看梅期不至還鷲峰寺

松竹迎門作意青殘梅殘雪映空亭踏穿東郭
先生履買醉提來白玉缾

其二

雪消新水碧於羅渡口看花晚獨過折取南枝
春色去軍持親供病維摩

張四留雲館送汪于山還眞州

飛花飛絮柳條青留雨留雲醉不醒明日渡江
相憶處只從天上望張星

贈李二姍姍

李城城北識君家總是春光在狹邪轉向生公
臺畔見慧山泉水虎丘茶

其二

步幄姍姍竟是眞傾城一顧李夫人未須愁到
哀蟬曲啼徹宮鶯御柳新

其三

氷瑩桃笙暖玉融香飄微汗度輕紅稱身窄袂
教持與初日芙蓉怯曉風

其四

握中清酒奪瓊漿坐上佳人解玉璫屛帳不施
郎突進倩他明月整容光
姑蘇送祇園上人歸天台
歸去天台第幾峰預期東向石橋松潮音夜半
生滄海猶帶寒山郭外鐘
金閶雜感十首
南還乘興又東行潮落潮生歲幾更回首舊游
俱浪跡海風吹月上高城
其二
畫舸金鞭逐處遊看花載酒五湖秋向慚書記
平安帖帥府朝朝報案頭
其三
白晝垂簾早散衙湖山剩借客爲家河陽一自
離潘岳無復春風滿縣花
其四
昔記吳歌妖且浮王娘一唱萬人謳遺音猶嫋
人何在夢破秋江十二樓
其五

闔閭城半酒旗青城下花枝醉不醒愁向黄公
壚畔過高陽狂客漸凋零
其六
被髮吹箎憶伍員投吳市正肯相關半生恩怨
憑誰報一哭要離墓上雲
其七
初遊茂苑起秋風歸棹春殘細雨中水殿雲廊
相望出還來避暑館娃宮
其八
非關放逐在江南澤畔行吟自不堪賴有吳姬
能勸客羈愁暫緩酒初酣
其九
大半交遊歙與吳酒壇詩社各追呼比年嬾問
黄山路蝦菜扁舟再泛湖
其十
西風驅鴈度微霜久客翻令憶異鄉舊業就荒
風土惡太湖千頃學耕桑
陵陽十景爲南陵沈令公賦

鵝嶺横雲

爲問金鵝事有無岧嶢嶺置片雲孤陵陽自昔稱仙令化作翩翩葉縣凫

玉龍鎖秀

百尺飛流百丈峰鏡中螺黛寫重重秋來半落明河水十二銀橋鎖玉龍

射的占豊

幾載人看射的玄秋風陌上鼓闐闐鹿門舊有移家輿乞種南陵負郭田

工山削翠

白雲飛去又飛還萬壑千巖指顧間天半芙蓉爭削翠案頭一點是工山

西溪積雪

溪流春縠淨纖塵玉樹森森欲照春皂盖好從西去問雪中高卧豈無人

南浦玶泉

汩汩流泉引泒長轆轤金井綆絲牀鄭渠十二君休羡南浦人稱玉女漿

漳水拖藍

千尋漳水抱城流一線寒光炯不收試向蔚藍天上望粼粼輕碧染清秋

籍山勝蹟

松作雲屏石作臺籍山佳景望中開好將八詠清風句引得雙溪明月來

函三真境

鼎立千秋弔古祠玄雲合沓閃金支刼灰莫向昆明問真境由來世不知

文筆凌霄

綵筆晴飛萬丈虹文星夜挂楚天東河陽滿縣花誰數兖李今看盡屬公

僧弼還金陵寄李臨淮乞貝葉經

渡江瓢笠胡僧去不向葫蘆問漢書朱雀航頭驃騎府乞將貝葉坐禪餘

胥江逢永嘉周文美

帝城雪後悵離羣各道南歸卧白雲又是吴門俱作客一江殘雪正逢君

送元振遊姑胥因有所寄

金閶三月舊經過十里香風散綺羅尚有館娃宮裏伴待君雙黛寫新蛾

其二

峭蒨青葱映碧波帆前峯色夏雲多歸時爲問蓮花蕩試聽吳儂水調歌

爲蘇志父題顧媚畫蘭

桃花恐悞武陵津只寫幽蘭贈所親别後芳馨猶可折微波渺渺獨愁人

送王醫還丹陽

賣藥修琴識者誰猶驚女子姓名知移家一入丹陽市遥指中泠是上池

金陵張生畫長橋柳色貽謝少白戲題

長橋柳色故絲絲遊客思鄉亟此時張緒風流今不見却傳春草謝家詩

代内寄廣陵趙孃羅襪錦帶各系以詩

凌波羅襪繡春雲絲屐相承鬭五文遥憶蓮花從步發香塵雙印襞仙裙

其二

錦帶同心結兩頭纖腰暗束楚宮秋隋堤家近新楊柳怕逐春風舞不休

春日寄荅張伯大侍御

相望迢迢萬里餘我方閉戶爾懸車三巴歲歲魚西上來往春江尺素書

其二

扶犁春雨破磽田幾度江南失有年飽食蹲鴟君自老岷山欲賦卜居篇

其三

曾寄秋風感與詩錦城花又暮春時四愁遥識張平子欲往長吟我所思

抱病寺居荅楊姬

蕭齋獨掩少城隈秋老江南賦可哀爲爾雕籠透鸚鵡白門烏帽與郎來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四 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五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詩

七言絶句

爲張郡丞題蕭使君四圖

褰帷春色

禾黍油油桑柘陰隨君到處起謳吟褰帷爭識春風面我記氷壺一片心

停車諭俗

問俗郵郵五馬過山城草木被陽和向傳樂職詩宣布意事兒童亦習歌

行部訓民

青青棠樹競稱天父老常懷舊甚年一自使君行部後黄山幾處有閒田

青衿時雨

琴瑟笙鏞列滿庭青衿赤紱對譚經杏壇一雨春多少桃李江南半敬亭

送九弟先歸

南游兄弟兩三人共踏東華陌上塵終是風流讓年少長橋攀盡柳條春

其二

香稻初登紫蠏肥故園風景記依稀同來不及同歸去九月江南未授衣

即事再送

胡麻飯罷送君還畫裏樓臺鏡裏山流水桃花蹤跡秘只將清夢落人間

敬亭雪中待送朱宮所司理昨冬一送葉玄峯司農一送劉澹峯明府一送麻甥偕計併今而四矣詩系鄙感且解嘲于

山靈

一冬三到敬亭山春雪重來照舊顔縱得飽看都爲客孤雲衆鳥不相關

其二

新年携酒剩屠蘇雪繞山園坐玉壺見汝送人常作郡路傍有鬼定揶揄

其三

青門大道走朱輪肙雪何殊拜望塵剡水扁舟
雒陽卧始知事事不如人

寓感

無事分携似隔生夢中轉夢不堪明層層花影
朧朧月猶記金鈿與定情

其二

燕姬美玉越姬花瞥眼俄從一餉誇別有鍾情
人未解傾城原不在名家

其三

十五盈盈樓上居儘㬉朧首十年餘終知僊骨
難隨俗牆繫銀泥五暈裾

其四

桑萸綳眼早相期無奈東風作意吹蠶已三眠
鶯哺子春殘留賞斷腸時

送金茂生 有序

茂生書似令舅何謂無成字食神僊幾
于欲化余累年有所窺術皆出君手登
授鍥局隃糜側理得參翰墨之林帝庥
絺魚間識羽陵之簡秋云暮矣携家自
宣城歸吳二三子賦詩贈之

長毫垂露傳宣管妙手成風借郢斤已遣殺青
懸世貧倘仍嘲白付羣紛

其二

鑽它故紙驢年出自合生身作蠹魚汲冢酉陽
俱已出人間未見有何書

其三

三吳相望本同鄉兒解方言婦習妝懷橘欲歸

家有母洞庭黃摘滿林霜

城東送王玄

望極青蔥峭蒨間敬亭雲往鳥飛還向知能事
那相迫幾日留君畫一山

其二

霜老江空木葉丹扁舟仍問舊長干蕭蕭記取
尊前別目送歸鴻寫不難

送李用父遊武夷便訪閩郡車子仁使君

西游乍謁武夷君萬瀑爭流九曲分爲唱人間

可哀曲乘風吹落幔亭雲

其二

閩海何妨鋏一彈車公在坐領淸歡到時新酒
官厨熟鳳尾蕉紅荔子丹

五河渡遇雪

雨雪今年較倍多殘梅新柳奈春何三杯早酒
能終日一棹流澌渡五河

感舊寄呂玉繩江州十首

由來潮不上尋陽郡是才人舊謫鄉九派江流

滿船月琵琶縱聽莫沾裳

其二

長沙差近漢恩濃彭蠡匡廬接四封眼底貞元
舊朝士半爲遷客半爲農

其三

空門但笑執爲鑰名士何曾解竊鉤斗笠圓歌
虞贈子青衫白馬呂江州

其四

燕市悲歌遊酒人君家甥舅最淸眞遼陽納節

銓曹出顛領江潭又幾春

其五

風吹山帶雨乖簾湖氣江聲晝夜兼縱少公田
供種秫西來盤剩水晶鹽

其六

舟航鳥鴈拍江濤湖稅新關對榷曹赤地東南
數千里請烹言利析秋毫

其七

共期宣室召將歸別駕安然頌海沂不必逢人

問顏色知君戰勝已能肥

其八

寒城一眺正蒼然平楚亭開登嶂邊每憶謝公
遊詠好彩虹雙落鏡雙懸

其九

北歸馬首泮春氷躑躅吳閶更秣陵爲道客身
閒看處藥罏茗椀佛前燈

其十

七十鴛鴦隊隊開傳聞西曲出西臺憑君催唱

尋陽樂留待新儂九里來

送王公子昭文省覲

東來千里爲寧親濁世翩翩定可人雙落彩虹懷李白一聞雌蜺賞王筠

其二

郭外昭亭快獨遊就中雲鳥坐相酬留題小謝驚人句始識君曾到上頭

其三

到日梅香雪作花別時桃豔綺成霞西湖千樹

春應晩歸及新嘗鴈宕茶

其四

霜後黄柑三寸餘囊携風腊是香魚山厨海味常井口誰道車螯蠣不如

其五

新搆玄齋紫翠層府曹清徹玉壺氷知君不問胡威絹一騎蕭蕭出宛陵

其六

尋君不憚惡溪惡送客纔過三月三幾牒吳山環越水相尋相送總江南

送沈夢陽歸武林是青門山人孫以繪花卉世其家

南國徐熙西國黄寫生設色妙兼長鍾陵更有賢孫子墮東連株亦擅場

其二

王孫寶玦酒家留尚憶青門有故矦貌得孤山疎影出湖光清淺暗香浮

其三

輕寒側側雨瀟瀟歸問西湖第幾橋堤栁三眠

春欲瘦試誰先約沈郎腰

巳亥試筆有簡

從知五馬古諸矦況領東方居上頭遥遣紅牋來白屋似持黄紙到滄洲

其二

門堪羅雀食無魚一畝儒宮萬卷書逢掖終輸二千石鴈門鴈美定何如

其三

清白期將獻大夫野人此意實疎迂千峯近不臨東郭閒殺庭中水一盂

其四

郡符兼領醉爲鄉蕭客何由得下堂幸免人稱輕薄尹但愁自作夜郎王

其五

由來學道嫌山淺豈合携家向市棲通隱之名吾不解朱門蓬戸莫輕齊

未應二首

由來觸愛便成悲情若凝脂命若絲莫道枯禪渾見盦未應容易到枯時

其二

兩番詠哭女兒詩愛弟辭堂妾去帷也識閻浮多缺陷未應骨肉太支離

人日鳳凰橋對月

今年人日勝常年栁眼梅心已鬬妍江夜放歌還獨醉半橋新月半城煙

送王季宜郡丞遷左相國歸東嘉十二首

陵陽春色自年年郡閣秋風已颯然左史新銜領漢國右丞舊業憶藍田

其二

王門醴酒未經嘗使者河堤報薦章贖里傾城無定色蛾眉不掃入時粧

其三

鄉里兒童紛項領鄰封期會緩催科眼前舊事無勞問歸夢頻年屬薜蘿

其四

偕舟秋擁浙江潮桂子天香雲外飄殊有鳳毛分麗采正看鵬背上扶搖

其五

繚碧家園信所如潘輿喜御賦閒居三朝問膳猶多暇東部新裁越絕書

其六

長裾嬾曳瑟辭操高枕天風簸海濤君昔未能稱痛飲不須更熟讀離騷

其七

桃花玉洞待重攀眞誥巖深祕籙閒火棗交梨
應賜與只今長史出人間

其八

却笑君遲鳴蕩遊銀河一派下龍湫赤城霞氣
看成綺待我瓊臺最上頭

其九

爲郡猶憐未盡才長沙舞袖更難廻豊碑七尺
臨官道記是安陽稚子來

其十

公府沈沈久絕蹤因君一榻毎過從高齋當眼
仍蒼翠知隔秋雲又幾重

其十一

黯然不獨別銷魂知已由來重感恩祖道青衫
多半濕一時客散孟嘗門

其十二

東嘉風物甲江南海味還誰似我耳大令書題
三百顆先從霜候寄黃柑

楊道行職方見訪

江程百里一帆來采石青山對鏡開相見先邀
禮黃檗敬亭雙塔坐蓮臺

寄悼姚家小史駱偎呈主人叔度

長干孤月挂禪枝憶爾鳴琴松下時檢得扇頭
秋九詠右軍遺教駱丞詩

其二

少小曾稱明下童漸來有意比郗公五雲書史
新相召眞訣丹文字字工

爲王文湖題畫

一客秦淮憶故山金庭玉柱夢常攀望來千尺
秋雲白更在匡廬瀑布間

荅織山通公

南國名僧多故人頻年老衲盡爲塵織師臘數
應難記千佛巖頭認法身

其二

白社新文太史傳誓修淨土閣高懸卧游爲倩
龍眠畫更乞西歸一瓣蓮

其三

北去南僧問作麼只圖上死覓頻婆通公自向
棲霞任幾顆酸梨度歲多

其四

臺省連章諍鬬場是非也到講經堂何如杜口
眞能事鳬短從教共鶴長

其五

最是禪家喜敬名詩篇大半引公鄕獨勞寄詠
窮居士疊嶂雙溪十載情

其六

直從黃蘗紹宗風兩說楞嚴筆授融自擲塵毛
西樂後草深一丈法堂空

其七

飲酒看書我昔曾閉門人愛也人憎近來書酒
都拋却無事依然退院僧

楊柳枝贈楊伶

回思三五少年時慣唱楊枝與柳枝飛絮飛花
春漸老東風吹綠發新荑

其二

婷婷嫋嫋一絲絲樂府新翻楊叛兒何處酒醒
魂欲斷曉風殘月夢佳期

笙臺曲爲永嘉王昭文賦

王子吹笙有舊臺東甌仍見後身來層峰疊翠
霞舒綺千樹桃花幾歲開

其二

雲和曾逐董雙成金母龜臺結伴行明月滿輪
寒戛玉還騎白鶴上瑤京

其三

但道翩翩迥出塵誰知君是謫仙人鸞笙一奏
鈞天曲鳳吹遙傳雒水濱

其四

太玉容成古洞留白雲南繞吹臺秋縹緗瓊笈
三千軸桐柏金庭十二樓

裘居士金剛般若卷

久斷葷羶也斷親十年鉛汞湯隨人只今領取
裘居士見在金剛不壞身

乙巳元夕書懷

行歌穠李坐吹笙處處看燈酒送迎漸老遊情薄春雪佛前一點對長明

其二

貧家燈夕只尋常更闢西堂取月光照影澳娑聊自笑老來空說少來狂

其三

燈下傳柑應歲時尊前把酒繞孫兒大家此夜團欒坐又喜春風上鬢絲

夏晚偕詹公鼎姪勉初出江納凉

湖陰畫舫枉稱遊只繫橋頭與舍頭何似儂携單艓去江心五月颯如秋

其二

江干景物儼清和面面凉風淼淼波巳道酒狂容小阮還將釣法問詹何

其三

淮廬隔岸晚山晴翕翠霏紅返照明欲潄餘酣修茗事松蘿涵白一江清

題史府君桃花畫扇

武陵春逗宛陵陽牒扇描成半面妝記取桃花使君種它年樹樹是甘棠

復飲無巳姪張姬在坐

經旬兩度醉君家坐有姬人字麗華一曲歌成雙玉樹滿簾寒月照冰花

送魏賓起贊業湯司成還淳湖

東問吳艘西宛城高冠長袖揖公卿世人自重三都賦玄晏何煩借姓名

其二

爲乞天孫巧未遲幾年碧漢下紅絲此來親得金鍼度繡出鴛鴦定合時

病榻口號

牽纏眷屬盡爲魔老病相乘奈彼何無藥可嘗無法說一燈半榻伴維摩

其二

空色何煩別是非花開花謝自春歸紅牙板散歌姬院白髮蒙頭破衲衣

其三

架有詩書囊有錢由來此事不雙全到今更省
罷公力無物驅將向海邊

壬寅誕日過對亭菴戲貽澤公四偈

面佛名香手自焚憑師一爲懺聲聞幻身百歲
由他任蓮社重修發願文

其二

五十知非轉覺非是非相待竟何歸野夫却背
昭亭坐雲自孤閒鳥自飛

其三

葷羶不禁酒當尊男女應須畢嫁婚併與毗邪
俱杜口自由自在入禪門

其四

從生得老本天然敢向無量浪問年此地對亭
今面壁如來也只合隨緣

還鐘五偈 有序

景德寺故唐開元裴丞相休與黃檗希禪所
也傳有銅鐘絕精古聲聞數里巳寺圮改志
學書院書院之廢以江陵張相而貲以樂安
詹令鐘無所置以貽予予何敢爲利思所以
施之而城東永慶寺久闕鐘遂施之永慶凡
二十載矣士民之環二寺居者幾千人爭欲
得以至閧巳亥冬始由今宰公還其故而開
元喜可知也顧永慶不能無望焉明年春宰
公過予譚其事予爲偈五章呈宰公然首章
之所爲皈鑪鞴者非了語也卽鎔而釵釧缾
盤等鐘耳豈得無諍宰公合一擊百雜碎葦
皈東海中看他去還悲喜安在何處

釵釧缾盤總是金爲鐘偶發海潮音一揮如意
歸鑪鞴今日何由起諍心

其二

貪癡我免致他嗔豈是初心結勝因百八聲中
如領會刹那失得任何人

其三

巳荒裴相古禪場更廢文翁舊講堂一片平泉
花木地閻浮提短曉鐘長

其四

東郊又轉迎春仗永慶叢林代界經何必問鐘始知寺趙州栢樹子青青永慶爲春牛寺有大栢先都官聖俞已詠之蓋唐刺史臺濛捨宅手植也

其五

輕將棒喝向人難說法聊爲現宰官平等有何差別處留衣尚恐是爭端

蘊璞愚公以一偈見寄次答

香山居士舊因緣但學空門不學仙且喜由來沒交涉何妨天女爲參禪

王家娘子繡佛戲作一偈娘子將無因予言折針捺絲作枯禪乎抑轉而爲長卿繡並頭鴛鴦同心菡萏耶聞娘子自佛無如道人夫果無如也則鴛鴦頻伽菡萏鉢羅無繡不可彌勒佛好米汁弟子乞得一尊

願得長齋繡佛前來參天女散花緣一絲不挂金針放百寶騰空玉鏡圓

鐙公上首德和尚坐禪偈

爾言有坐禪我言有卧佛黒甜亦樂邦黒山或見窟心固作麼任身固作麼束任心病非禪束身功不立坐卧但自如去來安彼即爾師上智人結夏宛西曲出關從祖肩入關從禁足

贈千江和尚偈 并序

普覺菴主光和尚本漢陽杨人也太樸無文眞實不二法參船子因號千江明通水觀能輕一葦比者遊方宛上悅雙溝而棲止焉把茆盖頭何希香土之勝隻鐺折脚聊隨貧里

之緣解錦纏而引金繩辭桂檝而設蘭若亦庶夫自度度人者矣海藏月邦導以謁予屬題數言且系之偈時天目鐙公結夏西樂將以予遊戲三昧乎抑以予即現千江身而爲說法乎

一切水攝一切月月印千江處處圓陵陽直接漢陽渡來往常乘般若船

西樂菴施茶偈

齋前厨蒸南國飯午後爐煎北苑茶西樂近來

雙擧肘一匙半勺偏恒沙

其二

鵶銜雀舌茁先春折脚鐺中作勝因載道幾多塵渴漢不知誰實飲氷人

其三

品泉鬭茗青蘢椀掃雪烹茶白玉堂總是人中閒戲劇法門幾雨卽天漿

其四

曾見諸方茶榜無如師猶但現凡夫點湯沃釜

尋常事自是其中作用殊

其五

叅破鑪神落銚禪修成法乳報恩緣何煩果力酬雙璧不種藍田種福田

金陵海上人化戒衣偈

我披破衲歌姬院爲尒題詩乞戒衣衣內有珠能識得光明寶藏自輝輝

其二

由來衣鉢如飛鳥到處從稱是戒師直至一絲都不挂方知具足在斯時

臨去留題 乙卯八月二十四日午時以手畫授而逝

氷旣是水結水亦是氷化氷水相化生纏綿幾休歇一物帶不來一物帶不去唯有存圓心任在虛空際歲中可告假月中可告急急急如律令臘月三十日

又

秋分歲歲最佳時薑嫩蘇香稻蟹肥我去萬端無繫着持螯拍飲與空違

六十七年精打哄百千萬歲揔依俙我今一笑凌雲去碧海青天任所歸

男 士都 編次

出祧男士好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五終

鹿裘石室集目錄卷一

卷第一

文

書序

古周禮釋評序

檀弓考工二通序

家禮易簡編序

家禮儀節序

道德南華臺縣序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卷第五

卷第六

贈送序

卷第七

贈王使君覲序
贈邑大夫詹公入覲序
贈陳令君覲序
贈廖使君覲序
郡太守蕭公考績序
贈劉令君考績序
贈郡太守廖公擢溫處兵備憲使序
郡太守廖公擢溫處兵備序
贈太常卿張公遷御史中丞撫閩序

卷第八

尹令公考績貤封序
贈尹令君拜刑曹序
爲唐兩生贈尹矦序
贈徐屯田榷滿還南司空序
贈郡丞王公遷左相國歸壽嘉序
贈南司農郎李公上績序
贈鮑令君覲序
又

大中丞曹公晉右司空摠理河道序
嶽州梁矦考績上最序

卷第九

贈教授張西垣先生擢南國子博士序
婁雲王先生拜國子助教序
君擢王矦膺薦序
贈葉司訓膺薦序
贈太平令許靈長先生膺薦序
天柱會贈董學師膺薦序

贈郡太守金公入覲兼過箕城爲壽序
郡中送太阿金太公入覲序
諸邑贈郡矦金公入覲序
贈楊司理任太原郡丞序
又

卷第十

郡太守金公擢椒寧兵備憲使序
送金兵尊上池陽任序
書南陔白華二詩贈金兵公歸養序

卷第十一

壽序

卷第十二

卷第十三

卷第十四

卷第十五

卷第十六

碑

記

卷第十七

卷第十八
引

題詞

書跋

卷第二十二
誄

文

卷第二十三

卷第二十四

卷第二十五

鹿裘石室集卷第一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同邑湯賓尹嘉賓訂

文

序

古周禮釋評序

周禮最晚出當漢季已爲羣儒所排詆歷世滋久疑信半生疑者謂六國陰謀不經之書信者謂公旦太平致治之跡抑大徑庭矣夫漢間秦

而承周統其遺跡豈斯盡無傳后之獻者以應購録者以閎覽不無緣飾或旋傅益之眞贋淆而疑信半固其所也爲之訓故者杜鄭而下將百計爲之析侘官補冬官者俞王而下將什計皆不無異同同異形而失得具亦其所也至宋朱中氏尊舊傳爲句解句櫛字比實初學之津梁焉往先大夫嘗有志而未逮所與游孫先生攀者痞痳于斯求之十年而獲古本又二十年而成釋評意以析補非古也疑而至詆之陰謀反古者也故式祖於朱而義稀于杜鄭越唐及今爲顯爲別爲戚爲疏若公彥穎達若吳幼清若何廣昌柯晉安凡茲族也咸列宗祊名之曰古周禮釋評蓋孫先生多聞人也大校釋以訓經惟善則擇無庸師心評以證故有疑則闕無庸篤說要以罔羅遺佚總攝今古整齊異同攷見得失務守至正成一家之言猶之八珍在御取其備舉而授獻尸饗無貴異物六樂在縣取其同律而歛器序事無尚繁聲其爲力若因而

其爲心良苦世有學周禮者乎即茲可以從周矣則其爲惠也甚鉅先生之執友與其門弟子共探之笥中而命諸剞劂其陳義甚高役既竣問序于小子且曰子先子之志也梅鼎祚曰周禮出自國師歆已無信而復首賊之以新莽繼夷之以宇文論者槩以是疑周禮誖也而其用卒遂詘大明中天三辰章而六典建悉倣成周且顓以經術論士顧周禮不登於學官善法者特厥其意乎而併其名遂漸湮孫先生少游鄉

校讐著甚於載籍靡所不博而所稱棨削有年在斯也其志念深乎哉然竟窮厄以老董託之空言或因慨經術不足以盡士非經術不足以盡士也而今士之旅進者要不足以盡經術也若先生可謂善治經達於禮矣先生孝友端諒非禮弗履今方届申公被徵之歲卿大夫未有論薦者予于是信漢猶近古而猶周以來聖經不至澌盡無傳也翳漢儒之烈耶吾宣前孫先生數十年有貢待詔公汝成纂注三禮頗多所

修明夫俗日以波樂崩禮毀而鄉之達禮者先後相望則周禮其在宣乎予得馮机而觀焉廼躍然為之序第維忝先志是媿爾

檀弓考工二通序

檀弓用傳禮記列學官宋以後有訓故而為孤行者考工本自為記漢以補周之冬官宋以後有仍拼而孤行者近代士大夫中好是二書廼有擿而合行者五禮吉凶備矣檀弓則多紀喪儀而原事始五官制度備矣考工則獨極八官

而盡物曲要以義起而為禮情文相適道著而為器精背所存以運于天下非事不立非物不章宜其合矣其為辭檀弓疏達而峻潔然猶可率詞揆方也故其為故也易考工僻奧而縝嚴若肆若隱若紆若直說者以儲與扈冶精搖靡覽心臨焉謂其辭無以加然以今古變而名物殊其為故也難夫禮非聖不議檀弓出衰周之末教散義乖燼于秦尨于漢是非其曷以徵焉工卽玅于神而器囿于形擬諸形容物宜可象

則其為檀弓也難而其為考工也似易吾從甥徐穆如潛心學古是二書所為中好之以李休徵者蒐引儉而綜繹略也遂賅諸家之訓故究晰于是非難易之間而衷之或据遠以裁近或由顯以導微或舉大而析細或因漏而致詳其積意務使晦者朗如日中天壅者解如土委地錯繆是正而古音奇字之克諧庶夫治此者以免于扞格不廢于畏難得流通而已直名之曰通漢述作以通名者有班氏之白虎應氏之風

俗大較言制禮典樂陳事雜物顧其氣濡不振之辭曼衍鮮裁以是益信古今不相逮而二書之于文其神化所至邪凡好者特好其文云爾予爲穆如序因念禮之壞沿于今極也檀弓所重者非周政之所重喪乎士大夫習而悖之卽三年無所從其至今之百工事益卑非苦窳則奇衺古人飭材辨器用天任地之精意藐焉無傳時制士率占一經考工非學官所隸試揭其名而奓之將罔所置對抑安責于金木搏埴乎穆

如少頡不係籍經生而攻經學適昉此二禮也其亦深有感也夫昔稱禮失而求之野信矣

家禮易簡編序

此故朱大夫編其先文公所爲家禮者也而今學使者房公嘗一行之閩是時房公令臨漳後十年而有是命行縣于吳余出按姑孰則守枎君方梓是書也蓋行與事會云夫禮亦多言矣多則滋苛言則尠實適其疏而不越簡而易循殆惟作者之指然其始而閩既而吳則所稱从

宜者矣閩自文公以經術與登諸鄒魯何渠曰禮而其卒也訓詁繁文檢勝支離靡倚不啻棼絲卽戶說而人習之躬化謂何耳吳文學之國也其修辭被服豈不斌斌其卒也淫奓不節雕巧不憝放法恣行命曰賢達紛華盛麗命曰觀美彼其于禮以爲桎梏以爲糠粃用亦曠矣夫昔兩者越在要荒遠于盟會其時必質之意居多至于今而若奢若僿則文之敝承之房公當其政漳浦不用武健爲名高而用禮治乃名益

高比典禮之官也在事而將有所更張則孰賢于此國奢示之以禮抹僿莫若以忠承敝易變使人不倦非獨地宜得天統矣房公故以易起家作易者貴而受之以剝賁之文勝也而剝之固通于禮意朱公昕學山東觀于鄉射鄒嶧有所從來仲晦氏新都其父母之邦使從其先正先生此爲近之余及朱公林守俱閩產而以余不佞從房公後同爲部使者余察吏治公蒞教夫士民之表也非其父兄卽其子弟而咸若于

禮故房公在事余無所溺其職焉

家禮儀節序

紫陽家禮實本諸儀禮而淹中所出曲臺所記皆威儀之事先正丘文莊覆爲綴訂亦且酌時宜體物志甚要約矣夫昔之禮繁繁宜易厭而卒以循守弗畧今之禮簡簡宜易從而昌恣者猶忌其檢押激迅者見以爲迂闊事情不聞恒肆及之也卽所睹士大夫家鮮克由焉又何幾下庶人乎此其繇古者十五入小學三十而五

經通至春秋雖敎衰禮壞列國朝聘之表昏喪之紀必能禮者從之高卑俯仰之閒足以攷其隋卜存亡它若餕饋俶衽叅作退集弟子之職尚載管氏書要以始之學也累迹而立望表而止如防潰如御奔使不得四出自放爲旣日習而安焉所稱筋骸束肌膚會者漸濡以潤穆以恬愉而嘿脩其益不覺其勞故曰禮者養也風會之流以迨于茲騖功利若渴趨名若羶自其幼學父師之所無訓抗督唯是孳孳速化競上之氣赫然熾而崇讓合敬之意澹然淩微余竊閔焉爲世道念之頃繆奉　璽書董學南畿課詁程業壹尊紫陽而胥令以衡法于禮三復是編方圓有以式多士會晉陵錢司理任剞劂之役槩于余東因爲弁其端余占之星紀斗居天中備威儀王者法而行禮則得天中和矽予生及今所按部咸在斗域庶藉是以追挽馴雅之風仰承

聖祖豐芑之遺被良在斯庠然余觀言偃以灑

埽應對抑末爾子太叔論揖讓周旋曰是儀也非禮夫大道器同貫始卒一揆固未能淩躐抑何至岐貳哉第得是編而存之俾人之榦有所依將君子不爲庶人庶人不爲異類若登射之對而治敎之紛澤以免於湼茀不理其可矣

道德南華臺縣序

吾良友吳長輿者名伯敬癸卯舉于鄉行端醇而性沖曠嘗有味乎道德南華也積十數祺之心力爲之解名臺縣筆受未竟以卽世子士京

少而誦通手校傳之梓亦善用其孝者也鼎祚敘所爲解之指曰道德南華固明道憂世之書也莊特演老之義而南華固道德之訓故箋譯也此其於道皆湛漬以深于世之趨物之窾摩切以孰不以其身寄天下而有所出之言以寤天下其文辭遂嚴篤摯柱下之意恒有所不即盡漆園恢詭滴蕩謦乎汜乎殆極意窮變而後止蓋時使之也解者率所見之一隅自爲說或以柔剛張翕爲兵之陰謀玄牝谷神譚玄者至

今宗之其爲用漢文平陽以清靜治王何以清言亂則所繇異也且若典午之逆取雖善曷以爲要以知虛無之非無用焉而以申韓之刻覈原于天地之不仁蒙莊出子夏之後則人之與狗其初實遠矣莊之辨以慧激而偏奇誠有之廼率彊援之而爲完設而事與物不必有之曲据之而爲實凡此皆知尊老莊矣而不得其解者也曷不就老莊以還證老莊乎老之言曰道甚夷而民好徑莊之言曰道通一而寓諸庸夫夷也者平也平則明襲而無遺庸也者常也常則用通而無二長輿番有曙乎是由博大而循要約初不亢之高而索之隱不以辭閡理不以新揜故句櫛字比條剖縷析道器顯微淹賅標貫以幾夫瞭者瞭然曉者犁然當然非長輿氏臆之也撮諸家之勝和二氏之倪而撤其封疏其滯觀其會通以儤有統壹故苟可以明不必自已苟可與適不必席衆猶之五都之市萬品所府置樽中衢惟所斟酌余涉道淺竊以爲

後而欲治老莊者莫尚是非不可過是也過之不足以爲道雖然老氏戒多言莊生慎溢言而吾孔子亦欲無言善乎庚子嵩之于莊也曰了不異人意識此可以讀莊可以讀老雖君平向郭且將捫舌矣矧及君存日而以此質君當相視而笑嗟夫臣之質已亾矣

七子纂要序

郡君侯四明史公莅我守之明年政通物和教是聿舉因進六邑之士都試之檢鏡弗爽品式

咸具士殆瞿然顧化焉又明年刻七子纂要成
公旣自標其首簡以訓多士不啻揭白日而行
中天申命鼎小子系之曰是七子者周末及西
京人也論者以百家出九流分而至道爲天下
裂夫玉化爲環玦亦自然之埶也然而環玦皆
玉也而皆適于用柱下莊列有擬于末流之弊
而冀以反本始故其辭多激世遂以激溺其旨
呂覽淮南參儒墨名法而肆衍之故其辭多雜
世遂以雜疑其越若向之苑嬰之傳頗依經而

務守正世復以其無奇鮮韡然之觀鈞不得其
解者也比者名紳尊經術六籍之外欲一切禁
絕之迺禁之益以熾固不若銓其要眇示之軌
程將彼爲吾之所用而不使爲吾淆斯庶耳公
獨觀昭曠之原深契妙解之竅芟繁蹈實言精
致遠章而能隱約而能達要惟以足適于用而
不畔于道俾服習者之有地而大同之與歸文
中子擬經者也尚思得圓機之士與之論九流
儻得其圓機則是纂也可以盡七子可以論九
流進乎道矣詎獨以文爲蓋緣文以飾治修道
以貞教君侯有之矣

八行芳規序

夫行者行也足履地則行矣人履道則行矣然
人日由道而不知循之魚日游于水而不知也
魚固不得離水也水畜者必爲之潴爲之防不
使其處陸而涸于轍枯于肆理人者必爲之杓
爲之坊不使其彼昌恢肆泆而越于志放于法
古言之民猶水也盂方則方盂圓則圓又聞之

義必自貴且智者出故人之行本自其性而上
必有所總持整齊摩砥勸導之者昔巳然矣我
六郡觀察大梁金公由吾郡拜　命也敦巳率
屬奉憲典以綏靖我南國威懷所専卽山越江
介之嶮逖罔有不暨若大意則務先德而後刑
要以學爲政者也葢公嘗私淑王文成羅明德
遂深于理性之學超覽冥寤體驗于日用時行
之間而實出于知識言解之外且欲以自悟悟
他也念騦難與微言因擬古之所稱八行者類

葺標舉陳紀立規頒之鄉約以風示衆庶庶幾哉坐塾合耦之遺夫風無定質唯會所流善無常師蹈之則是而公又慮無以振其惰聳其怠系之報應焉顧報應不昉自瞿曇氏說也天監帝臨非神鬼乎惠吉逆凶非因果乎洋洋聖謨此在衆庶得而瞿然顧搢紳士狎而夷然不屑也故邇者有民俗而尠士風則公之心滋閔焉毣毣然思所以訓定之者抑寧直衆庶哉往公語余小子自良知之敎傳直截簡易學者至以

勤小矜細爲循跡謂修而不聞終無聞焉則其末弊可公備極考友廉直共儉而于思修戒慧之別傳徹上徹下通一無二以紹明正緒彼度人以自度成物適以自成逸書有云大道亶亶去身不遠公身詔之矣是宜爲衆所則象信從作德與行俾茲畿輔之地比屋可封刑厝兵戢以揚我

聖祖豐芑之休烈宣贊撫監臺察之風猷夫豈惟六郡賴之化所覃被吾郡特顯且久刻成公下敎鼎小子敬書末簡

劉氏鴻書序

類書世有之凡三十餘家皆唐以降吾未見有博贍淹該舉精要者也以武德右文之朝歐陽率更輩之通洽儒雅而蓺文類聚繁簡失衷本末龐辨意必非當時完書其他屢用啟蒙或備科制至賤之爲僕益卑卑矣余竊有意焉登齊而總貫之追遡三五原本六經竹書冢筴左國短長芟其蔓而存其質卽羽蠹秦燼之餘單辭

佚事與義微稱時有缺蝕以覘後來者不甯愈乎命曰類古緜漢迨隋削方墨筆爲諸家所不載載而非所旨七略四部之散見巖墟寢壁之勒藏廣所引而嚴所擇命曰類補見言古猥云近之唐宋不足觀彼其才爲世生不乏而文詞之變不勝窮唐于詩創而比于樂擬于刑名律者迄今循之不廢也代之盛寧無可擿槩以從而俾有所紹明命曰類繼士人生今而好非今詩也方今景爍之運政典人文超軼邃古宜奉

而揚厲其萬一命曰類今正與稗相輔以行郎詭僻不經亦足以聳異拔新儲吾材而資吾用數有歸奇以運四時命曰類閏是數端者誠不及睹其全抑庶可槩見矣夫善圖者千里之埶聚于尺絲善類者五車之富襭于一笈閎肆以博而不滔于蕪要約以精而不遐之略余方病未能適劉君九逵之鴻書出焉體裁固少殊可謂有其意者也君伉爽自憙負奇氣每過余飲酒入舌出奮髯抵掌譚議風生雖游于諸生乎

彊力覃思以希古作述者流而先之述有是書上下今昔苞括洪孅詎必極遐討冥蒐就一時所覯接而已積卷軸聯綴緗矣君大指則務在徵事故于　昭代之野史偏記猶多載嘗謂是何遽稱類吾聊倣說家以幾黃車使之采而已廼目之鴻書則其志殆不小矣先更生獲鴻寶秘書以爲奇典尚方鑄作不成薾虛而無執孰與君之實而可徵耶異日校書天祿太乙之精降卯金之子當必有進于是余且衰前所圖數端者有意而不至爲謝君君才厚年鼎盛幸以次成吾意里俗不說學鮮藏書余卑約無能多致君第來猶可供半豹之讀也

字彙序

字學爲書以傳者無慮數十家要不越形聲之相益而已說文玉篇皆立耑于一畢終于亥是後或次以四聲或系以六書權以母子類族別生固未有顓言數者篇海從母以辨音亦嘗從數以析類借乎其本末衡決繙拾棘韡也吾從

弟誕生之字彙其耑其終悉以數多寡其法自一畫至十七畫列二百十有四部統一萬六千九百六十五字每卷首爲一圖俾檢者便若指掌閲者曠若發矇其義則本諸說文爾雅而下之箋譯微固者遵所舊聞裁以己意而刊其詭附芟其蔓引以卒歸于雅故信于正韵制也若反切直音之合則與趙司徒之所校匪質劑而適叶符以是信聲音由人心生者也敘曰古今之論文字者必原始包犧氏之畫卦矣其初特

一奇一耦以象陰陽故易者象也大衍以五乘十當萬物之數故又曰易者數也記有之字者孳也又乳也言孳乳相生而無窮也母之孔子伯仲者非其名數乎子如生啼而可卜其終者非聲氣之元乎魏了翁論易以經傳皆韻魏晉間有爲易音者故六書之本在象形致變而最廣在諧聲蓋天地之所有形立則聲生參天兩地而數倚焉數生于象者也昔所稱易爲萬世文字之祖者非邪大要以形事意聲爲體假借

轉注爲用是編以字彙爲體韻法二圖爲用然而等切非始神珙也紐字之圖創于沈約譜十唐元和陽甯公南陽釋處忠五音爲貝九弄爲方正猶易圖之先後天乎今茲之一直一横者是其遺制也古者六歲教數與方名十歲入小學學六甲書計之事周保氏教國子以六書教與學咸以其序而成其材然實昉之數誕生少學易爲諸生誦通將受餼從而游國子精治六書悟其終始于易有數可循也所纂著若此夫自經術興士率躐等而小學廢尉律不修薦紳先生矢口肆筆有不誤蹲鴟而解讀雌霓者幾何儻卽是劉覽不思過半哉二子士八士杰能讀父書而梓行之請序于余余念許氏說文初定愼已老遣其子公乘冲以獻誕生方彊年行且謁仕抱書趨　闕下獲覩昭聲明文物之盛東觀南閣之選宜必首被此庶備同文之一助焉逮若古文籀篆時存之疏醳證援與字之會文適用者時益之有餘力也先太中晚嗜字學

有所訓屬未成書鼎祚不類匙所涉無以賛茲舉有媿徐鼎臣之于弟楚金多矣

印法參同序

印者信也執政所持信也周職金辨征物之媺惡揭而璽之掌節貨賄用節璽醳者云璽印章也卽民皆得以金銀犀象各服其所好至秦天子始用玉獨以璽稱若所爲傳國之守器歷代寶之舜時之天王有玉璽者出自龍圖運斗樞所載不益遐哉乎漢故有六璽而印與璽別刻

矦以下章與印別金鋌銀丈爲甬爲涂爲組爲紛而釆與首之數別其爲用愈緐其爲式累遷而私與官別其爲質近且重嘉石有屬之陶旊而與攻寶玉金錫者別其爲制因時相付而冶鑄與刻鑿別故亦曰印者因也然爲文多遵小篆而鳥跂鵉匾鼎彝鐘碣之古意微矣顧猶樸茂篤摯靚深沈鬱見于譜錄者可繹也是後直以象矜奇取調利爲趙吳輿所嘗嘅而漢晉之遺意又微矣自余睹諸家之規橅間者擇焉而

不精工模形而不陳法吾子行之三十五舉者略及之而未竟也迨今新安徐伯達之印法參同出而後謂之完㮣漢六體書所以摹印章題幡信而印文則盤旋迫笮于方寸之內無遺地衡紆侈弇疏縝鴻纖或五分其參參分其一或崇與廣倍倨與句半互設于上下左右之間要以分閒布白位置必周形埶必審陰陽必矩陳篆必正辟馬千里者馳騁埒中從橫如意而卒之塵不出軌御不佚範尚有餘力焉則所謂材美工巧者也伯達特于是緣本其始參伍其變覈其同異而竑度以協束撮其名勝而推巳以示準而利之以刀削而潤之以朱湛鉅肆纖悉極人官而盡物曲夫是之謂完至夫得之手而應之心冥悟疑神因器寓道豈追琢所與能哉有法者有法法者伯達固前自言之馬伏波嘗薦曉古文字者請下大司空正郡國印章東漢初學巳非古耶矧茲士大夫鮮說學焉復問及于籀誳薦伯達者有是書在知創巧述而守之

世鳳起其圖之鳳起者伯達叔子今爲印良者類出新安余所識吳良止何震何遵詹泮羅鼇叙輩而震爲之冠陶印出吳周氏游吳時識之慧人也吳之先惟文壽承稱逸品震時倣之然不必皆古凡所論載抑私印耳矣

鑑經評解序

六經之尚書春秋皆史也漢而後經與史始析然分宋而後經義與專用取士　國初規宋制而兼用之然史不以經絀也至于今經有踦重

而史幾乎廢矣都試必以三日具文耳吾未見陳論騈表而士什得二三者也射策而什得一者也既獲雋安問於經之外乎夫史所以證經而翼之也史之一不問而堇堇以耦比帖括爲通經陋已余友張仲轝質穎好古試嘗冠多士少從先太中游有年先人往督學齊魯破拘攣崇實學士有博于百家習于史者優拔之其論史曰士不務學殖耳史不必五車也三箧盡之矣讀史不必周星也浹期盡之矣以故仲轝益

力奮于史而晚以涑水之通鑑紫陽之綱目爲能概其凡猶以後生之時方不繼也就二氏撮其要而及宋元之續以成書曰鑑徑評解徑言乎其約而易循評解以明於是非與故要以爲承學津梁亦秩秩備矣始仲轝之爲是南國人士相與目攝之彼巳氏飾狐貉而薦燠者將非其時乎書成之明年太歲在甲而衡文者首頒功令申　祖制前所爲什不得一二俾必兼舉焉始目攝仲轝者今殆嚮附之以爲是書用力少而成功多南國首善之地也以之風天下是當貫側理而騰于墨矣吾以知史不偏廢而經有所翼也此其時也亦以信衡文者之所繫鉅而遠也

宣乘翼序

汝南梅叔子鼎祚次宣乘翼成而自爲序曰夫郡邑乘者所以攷覽世運比屬彰癉固紀麟之末照而居蔡之永圖虖區寓異置準命錫圭文獻斯徵乞靈副墨搉議必折中于史掞采以舉

約爲宗則其大都云宣城粤稽晉唐迺控吳楚夙稱奥壤允屹名藩千載而來握符者布原隰之鴻庇托館者標雲霞之駿製兼以畸人哲匠呈頴揚芬或玄脉遠濬于季葉或勁節後雕于歲寒棘蜀寶腴辭于法錦墨莊旌奕美于溫綸盍嘗施聲简策抑亦藉寵枌榆巳適若九頭三足詭而拂經歌鳳游龍豔而敘雅作乘者洵脩詞之士殆格于其制焉然亦有幽光匿諸林莽宏響瘖於笄帨滄桑慨高下之變棟宇跡與滅

之端且也嘔心立言腐毫糞古疾沒世而無稱
冀盛業之不朽凡茲數者倘不薄乎遺簪侶難
鈞于棗核爾叔子故不佞鯉庭承緒將辟二酉
之藏豹館窺班罕銜六甲之指顧維文之未喪
責在后死道猶未墜遡于前脊此宜乘所繇之
翼而略吾少以賤也其庶乎聾蟲可待教而成
青蠅擬附物而遠哉如曰尼父仍魯國之言以
竊義子長探禹穴之秘於象賢嗟夫不直敝帚
亾足覆瓿矣

漢魏詩乘序

漢魏詩其先輯者數家堇存什一北海馮汝言
下迄六朝纂為詩紀備矣而其版在關中江以
南不皆經見雒中嘗刻所為漢魏紀歲久並漫
漶讀之固不勝乙也余廬居豐暇迺稍臚其體
尚論其世而有所評騭及通故者悉參伍之間
亦有所庚益云其名曰乘者以其評騭論世而
名之也里之諸儁孳孳古昔聚族而謀梓凡此
以使人多所見少所乙以竊比于述而已北海
其為功甚偉其何敢貪之諸儁則劉子徐子沈
子麻子劉伯子往从余遊二麻余甥沈子故太
史君典子余通家徐子與余家同薦者三世而
其尊人方伯公自制趣徐子董成余從弟蕃亦
與焉蕃余實首事事竣因系之敘敘曰詩之變
至大曆以還極矣而其趣寖下其于古寖微
明興北地信陽號覆更始作者相承直將躋大
曆而上暨于嘉隆質有其文斌斌盛矣然其為
晉齊梁為景龍開元庶幾權法而衡古而以概

漢魏之際終不能無後言此何以異蓋無方之
與有方異也有方則有待有待者易為力無方
則無待無待則待者為煩世人率近取以新耳
目聞道滿百何論大方或以隆則隆汙則汙各
以其志旋規而行日不盡舍其不失步也者幾
希抑或句櫛字比引繩批根津津乎其若合也
而削鐻者進于神斲輪者務于化神化不存合
者離矣傳曰擬議以成其變化曰神無方殆是
之謂序論者聖人退而刪詩遺經具在烏漢魏

之足多其言䟽是卒未明于體要者也夫岷山
雖望不以其末壅江積石雖祀不以其末湮河
要之羡溢迺始爲菑爾如必引于正經則桑中
病放雲漢病誣四篇畢疵有北掉激其存者又
曷故焉操觚之士惡末流之波而思從先進也
請以是爲嚆矢

六朝詩乘序

自士衡以緣情綺靡論詩而俳偶漸開辯雕競
盛以底于徐庾盧薛極矣識者每慨其與寄都

絕雅道陵夷假以師延之奏則流宕難反迺怡
心之具格以延陵之聽則掩抑摧傷兆哀世之
音良有以也予觀晉宋間藻不勝質情不勝理
其猶有古之遺虖宣城風華照映隻立在齊衡
其鋒穎畢呈混沌巳鑿蓋齊殆居六朝之介而
玄暉負一時之咎譽焉逮夫梁陳以還逐新翔
異錯采鏤金以徵事者炫於繁以寫器者依於
律自今誦之抒悰則曲爲纏緜體物則工爲形
似歡言則春葩等粲哀曼則秋條併零雖旨謝
清玄而鈆摘淹博雖格局連比而管窺聲貌失
罔原此得亦有之故近之先鞭于四傑遠之椎
輪于三唐卽彼代之雄若少陵激賞于子山太
白驚魂于小謝他可知已世率以稱盛唐代擯
靡六朝是抱流於九派而不察濫觴於岷山者
也且吾于是而益闕古才士之用志焉夫代自
生才才自爲用藉令其時江海之瀹陸捐太康
而襲天漢麗典之客兒釋元嘉而規黃初其與
新豐之善營楚優之抵掌寧無仿佛然皆分路

揚鑣殊林奮響惟貴獨獲罔事兼苞詎更皭而
捔前修直推衿以表吾素云爾此其見誠卓而
志亦宏矣矧夫運有升降材有偏全風會所流
聖喆莫挽要惟斟酌乎華實之交而隱括乎雅
俗之際諧宮商之發越飭辭氣之貞剛彬彬乎
斯又文心之所爲通變而史苑之所爲合長者
乎我府君四明史公政成之暇因命予小子銓
選六朝纂綴漢魏取衡于馮氏而質成于府君
總之曰八代詩乘則既諄敷簡旨特示瓶裁復

屬鼎祚火所繇嗣六朝者如此府君經術高第藝翰宗工比者臨試鄉序奬植孤生玆且徵討遺文章明四始粤昔蜀守垂化圖象講堂漢德宣布諷歌樂職可謂千載一揆矣吾郡駸駸嚮古抑將有應於上而與於詩者哉

謝宣城集序

宣城故股肱郡蓋玄暉太白賓之而地紀益章余登敬亭其上有謝李祠云彼太白日無往古廼獨中好玄暉不啻其口出自后世布矦于唐

體而于古寖失其原其六代以還靡靡爾此所謂袗齊盟而臨滕薛五十里之國敢不敝賦是從要以其精鑿于致而藻繢于詞去輓近不徑庭哉謝氏康樂玄暉稱最著玄暉風華映人發端矯厲許者以其調俳而氣今康樂語俳而氣實古不佞頗有味乎其言及按史所爲眺傳進若不能舉退若弗勝類非玉卮無當者而亂之生也則言語以爲階卽以槪于王敬則或亦大義所在耳其卒以不免自唯天道之不可豈中固有所市而陽名高也者乎非不佞敢知矣

敘曰眺齊時爲宣城內史史佚載人迄今號謝宣城云謝宣城集五卷郡司理史公以不佞糾其遺文授副墨之子先繇宋樓東陽而嘉靖中任丘黎矦凡三爲役矣司理公屬書離辭壹意古昔玆役也唯其有之然此詩賦附他文五卷余讀其辭隨王箋與敬皇后哀冊未嘗不賞其整縟也東陽顧一切弁髦之嗟夫文之難與言也殆如此

鹿裘石室集卷第一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唐二家鈔序

余少修業以資適逢世耳非其好也頗時時去而之古於唐盛際有李杜二家鈔云巳勝冠里中二三子從余而起請事斯道因稍爲益李什之三杜什之四以屬余通其故暢其大指總十

二卷益凡余所爲鈔其意務裁于滹故寧訕青蓮而奉少陵凡余所爲故其言務比于實故特存本始而末皇汜濫要以大較不謬于是非服習者之有端而巳鈔不得彩爲令而故不能有所闡余中闕如也迺宋人一切傳詩理迂闊于事情涂軌益遠夫一唱三嘆而有遺音此之役余不敢知余則聞之善歌者使人繼其志矣

刻黃檗禪師心要序

黃檗持第一義諦直證本體無有階級不落聲聞于時裴河東執弟子之儀密傳心印親獲旨珠雖歷簪纓實能解脫逮夫觀察宛陵拓立精廬朝夕叅覲疏其所得積有是書嘉靖季季盱江羅公來守是郡服膺玄訓宿稟上根迺延講師無極于開元故寺學徒千人頂禮有加偏袒示法界開金粟座湧青蓮遂使瞽蔽非遥牛車在御而悠悠者繩以儒檢嘖有繁言夫昌黎廬陵先後以闢邪是任要其著論大校亦徒襲糠粃無關究竟則所謂虛聲恐喝之龠方羅公爲

郡時民情長厚比屋絃歌益目覩其風猷不虛矣聖人神道以設教賢者因俗而爲功固未可與淺機陋識者道也羅公解郡去以是書貽家大夫故志稱河東從頌化導物是用和列在良吏殆悠然有合轍之思焉會樵李陸冏卿以沈氏原教論來輒並梓之而原教版歸冏卿是書藏諸家余小子敘次如此如其彤于紙墨何有吾宗故曰求者如毛悟者如角

宛雅序

梅叔子輯宛陵諸家詩告大人訂之命名宛雅言雅而係以宛者明非槩論于海內也昔孔子說夏商之禮嘆杞宋不足吾徵嗟嗟世遠言湮人亡澤斬今古共有同感哉粤舞象之年承雕龍之慶即不自權量勤志獻文聞時有賢者賢而多文者輒津津喜願摳衣稽首庭下一求覯其人即遠不得覿神鄉往之矣鄉之先獨吾都官及貢尚書有遺集稱能詩云都官鑄詞冲淡範意陶韋尚書流麗可餐清新堪把當其時賈

重雞林聲洋鳳寢抑可謂銕中錚錚名不虛立者乎逮覽郡乘諸載記悉亡當人心間有之已財損過半毋令人讀而於邑呼宛也茲余方東髮恕錄廣徵殺青略就得如干人凡如干篇惟今學士大夫說詩者屈指可數千家其標峻討玄謂不下大曆而亡于建隆甚則侵漢魏三百篇後無詩矣然者固究極其理匪通方之談也余以詩者言之成韻者爾貴在緣情赴景體物章性令外無捐類中無乏思自叶其雅度而已即以比世道世道江河其流日趨日下又遐規造化二曜有升湛四序有盂季候其盈虛于斯昭晦且詩既準三百篇迺三百篇具在也上而廟堂王公碩士下之閭巷單婦羈人靡不垂教區宇而流光竹素匪材相埒蓋所操均焉刪詩者殆有深欵矣矧茲僻邑詎當文藪若論必欲盡法戒取中菫菫如鄉所稱述佗駢指持衡師心舍筏者已亾論即二先生未藍講景龍開元之間余尚知其弗當也此其蜚菑墨卿而贅疣

蕪圃者邪顧今則溺利刀錐浚譽鉛槧陰鳴謝和擬笑于號吾大靳言之爾夫通蔽殊情遐邇岐致故肖人汶汶可語祟朝令士顯顯直闚翌代語曰餓夫懷璧不如得糜其斯之謂矣余本乏覩聞謬脣憤恥竊悲夫斯人之耳目將渺所底止也且懼其存者之或佚而不足以徵抑後死者其益有厚責與爰壽諸梓以闡往而詔夫來者

刻冰川詩式序

古詩在民間多小夫婦孺之口太師氏之所采而陳者是物也乃後學士大夫直欲彷彿其遺響而患不得其似則詩固自有眞何以式爲自五七言興詩之說略昉于典論開以隱侯之聲律八病記室之原出三品而劉彥和文心特刻明詩之篇以下迨唐宋論者紛糅入相習識亦互雌黃滄浪之法稱著矣至我　明而有談藝解頤巵言詩藪四家頗行世是時眞定梁長公先生有冰川詩式先生與其弟次公以文雅魁

碩並起趙魏開生稍後昌穀安定瑯琊則比肩而立諸家兼才調藻韻概舉其要領先生大意務主格益格者才調之所繇流衍而藻韻之依以立者也余試卒業焉其標目支分縷析其持議引繩批根或緣古而撤衆勝或見獨而創未有森然若萬鑊之在右功令之在左將俾上知不敢橫騖而儇軌下根庶獲循涂而蹊轍彼導師秉慧炬以照迷醫王操大藥以脩疾若先生者誠用志不分而其與人也豈不惠人以周乎

夫詳言物式者莫尚考工即輪人之事較輻蹂益長短崇博靡不有式而斵輪者疾徐甘苦得之手而應於心故古人之言糟魄耳語曰存則人亡則書然則先生之不可傳者與借往矣是所可傳者梁之常山實符也次公之子太宰公一傳於齊再傳於汴仲氏郡大夫允實公復傳於宛陵凡以式承我伯父三爲役而最後剞劂益精或以古有詩而無式非無式也夫人而詩爲式也今欲藉口於小夫婦孺其能耶故謂詩

獨盡于式與詩不必式者皆固也太宰遺左之視師大夫鳩茲之筦榷咸紀勛七尺之石歌詠諷誦先後交望詩之眞其果猶在人心乎余鼎祚昔嘗爲太宰跋醫無閭碑茲且授命大夫校是籍而更爲穜秕之引

宣城李氏家集序

余論世鄉之故家率什不得五益無徵也自講學廢而文辭之爲用於家偉矣敘出別昭爵里辨疏戚核異同悉是焉徵初余讀唐李推官披

沙集知隴西而已已獲廬陵序知爲台州公兼八代祖及游諸李間則言推官咸通末理余郡家郡西以終甞登敬亭其上有推官冢云入宋而太常少卿含章遷族玉山元而有宋之遺民者别遷華陽之西溪口凡三遷而溪口之李頗習禮讓斌斌都雅焉然少卿以下若虞部孝先若丞直宏以逮台州咸玉山産也而西詣廬陵東叩山陰以傳其先世之遺集從披沙以下若僊都若柯山咸台州以也台州亦大有造于隴

西矣乃李氏之簡諜無述棹楔不登有而不知則譜學之廢久耳顧今由先集以傳台州而李氏始識台州公曰吾先人兼是前後交相用也故余謂譜學廢而文辭之爲用於家誠偉焉推官集舊存唐百家詩宋並散佚人董數篇李蟠者亦宜人李氏譜有李盤隴西趙郡之屬十三望兹莫之究詰矣夫孝子仁人之于其親也思其所嗜卽昌菹屈芰進而道君子猶矯以爲非而況其心之聲言之精者乎常山君成器帥諸

李刻置先祠以重宗器敎命鼎小子序之本葦次出鼎祚也序曰李氏家集唐六卷宋一卷質行才勣傳在郡乘益足則吾能徵之矣此其人産玉山而集刻溪口周禮在魯也春秋因魯史而系列國且魯非文之昭也與哉

刻周少隱存集序

余少修郡乘至宋周少隱忤相檜卒以官貧晏如也益雅重其操介云顧少隱平生多纂述集卷七十今散見武林西岳志梁谿漫志與宣城

總集宛陵摹英者華千百之什一詩話錄置學海中而詞不少概見歲戊子余在金陵得宋詩餘百家悉錄本則少隱之竹坡老人詞吴丞相履齋詞儼然存也是冬歸而益裒兩公前所革存者各爲集丞相集以授其孫伯敬而少隱久無胤余小子爲刻以傳集詩文三之詞五之石壁琴溪煙霞數篇頗取法少陵之白沙石櫃而文少龐詩話誠不必超彼代而上之曲證旁引譏彈笑梨間有可意焉論者以其詞特斟酌于

蘇長公柳三變頓欲躋淮海之堂即其言稍泰然大較詞著已余獨怪比來操觚之士傳耳翹舌輒一切弁髦宋人要其人有淹誦多通殆庶幾窮五車之載舉三篋之亾至其升降所乘隆汙從世雖聖知無能相襲也烏得一時據空洞之腹而貌少之舊乘稱少隱居陵陽山南少隱和霧巖詩亦自稱家霧巖之趾霧巖者即俚稱山門瞿硎先生被鹿裘自隱桓宣武命伏滔銘而還是其地距余家一舍止半凡歲三四逕荒

煙殘照危石蒼莽高風姚遠俛仰莫即撫遺文而寄慨迺愈信言之不可以已爾余於少隱詞猶迴環不休抑何其態宛變而致柔曼乎其介如石而甘貧如飴者又何人耶夫固以操行及文詞若少隱者足傳矣集成於萬曆已丑夏六月越明年庚寅春三月刻成

吳許公年譜序代

吳許國年譜二卷肇厥八世孫臨江公子旦氏詮次業已就梓藏于家閱六紀寖成湯漶今嗣孫孝廉君立之葺刻以傳謂某里人也徵序焉孝廉博雅淑姿繩武不匱有足尚者序曰余讀宋史至許公列傳雖述敘潦略評隲依違猶輒黯然低回者久之逮攷世于今則奕然自失矣葢其始悲棘蠅之遇而終定志乎塞馬之幾焉公發家鼎元歷階鈞軸殖財鴻則畜德淵渟剴直擬于中壘通達方之太傅即寶祐間尼丁陽九運兆退飛假令夷吾江左安必亾還古社之望灑北轅之恥乎而事謬不然投魑魅以爲隣

放江潭而憔悴竟蒙腹刃莫遂首丘致命之义中孚應天風雷蒼響嗟夫豈天之所授命者傳顧斂其鑒而謀適不用耶抑果美好者不祥而長弄卒詘於短造耶閒嘗手其貽詞則托逍遙於叟杖愼臨履以啓衾殆亦齊殤彭之殊化鏡天人之大端諸所建樹非無本矣茲沂公之世三百祀有贏宋室以墟而彼奇詆蜈蚣深讐鴆羽者志士且惡稱道之迺公山嶽之瞻亦崇往古龜貂之慶弗替方今是譜也覆有所以闡幽

光而恢懿烈者焉語曰福與禍并弔與慶仍余味其言故用以爽然自失也而竊定志于塞馬者與公才長奏對先後凡若干疏具譜中其允矣經國者之蓍蔡哉吳之儁髦多且彬彬行將試焉勉矣

袞繡堂四集序

宣城吳氏當宋季有金陵侯淵許國公潛兄弟也先後爲相許國則起家鼎元秉國稍久至明興而有博士原順代挺聞人以及汝州守詔

相之數公者惟博士有城南集佗皆散佚鼎小子私輯二相之集堇存者授汝州子伯敬與仲子數而伯敬復輯其父詩文存者爲汝州集是所稱袞繡堂四集也袞繡本穆陵御書以賜金陵者吳周之宗國也河圖天球具在是許公撰著頗富工塡詞其婉麗不減秦黃而激亮鴻肆有省山稼軒之風玆備在集中才猶長奏對別有奏議行于世金陵以文飾其吏博士以德掩其言汝州簡于吏篤于言而善繼人之志所爲四集者如此余既略爲之論次因系以感曰余回環吳氏四集而得世道升降之繇焉蓋宋始忠厚立國其究而南也因循抗頓精采不流神氣不振彼一代之人主類能禮賢士大夫而辨之不聰用之不盡卽金陵以建事爲羅織許國以伐謀爲近訐故卒不能畢收其功而坐承其敝我

聖祖鼓舞一世之豪傑於股掌之上卽博士雍容都雅出典文衡入司讐校杖國之年而始

縣車汝州一試守悉除大盜法一無內行舉人令撓政而敗類者此曹子也恭當是時適我

上初踐阼嚴核吏治故雖州郡之牧亦得以盡展其四體而申其三尺大校宋歷嘉定淳祐間則日之將遷而夷地中若我洪永之際隆萬之交則明之兩作而照天下時有升降道有隆汙幸不幸則遇固繫之焉孰謂文章不關氣運哉嗟夫攷循州之行覘謝世之頌而益知明德遠矣

宣城秦尚書遺績序

國初盍宣城有兩尚書其一大司空秦公逵其一大宗伯陳公廸司空乘天造之運　上之需才也甚殷故進以不次宗伯遘草除之難　上之操法也甚烈故名以緣章里之人特祠私謚咸相與嗟咨慕說陳公矣秦氏中微譜牒散佚莫詳公哀然繇甲第起佗無論也間者予鼎祚爲捃拾秦公事略授其七世孫鳳翔鳳朝因伏念我

聖祖神斷自天恩威互用節鉞密寄之臣一有不當斥僇隨之廼秦公獨雍容卿列歷八載而長二曹至徼異數之　賜復其家意必唉舌之出內鴻猷石畫默有所箭注惜不盡傳爾既且引身而退終始克全較宗伯未遘不以秦乎夫人臣居常則奉職循理履危則効節死官下抑唯其時忠與良初何討焉竊就是獲見

祖宗時顧問敷對承顏造膝如在一堂秦公遷掌邦政旋役冬卿從宜叅任無底心無厭望歟後則平臺暖閣之召以爲曠典而主爵者率爲人擇官

高皇帝雖不無用察印記之銷猶以正人君子待天下士大夫和買無大害治也卒弛以便民至于後上愈疑而下愈貳推事與則公與私胥困殆難言之矣足徧誠寥寥然頗有　先朝之故實且或足備今箴誦之采乎秦公家郡北芳山煙蕪露莽故有塚在焉而蜚甍連陌之蹤不復能問則公之清約可知宗伯之胤東牟有司

馬其學在里有僉憲先生希美振其後司空之微而覆振者是在伯仲伯仲勉矣世不乏八座其追纘乃祖之遺績可也鼎祚以文行友伯仲而討論實本予請爲序諾而序之

吳氏原泉集序

彼以質千載于一朝也孰不惟千載是永圖邪而風靡之流頗率承所圖於一朝者而不朽盛事見以爲迂遠初亾當冠裳之會堅肥之饗輒傳聲壯夫不爲也將建伐而樹勛其曰吾一以

貫之不言而信又比比善藏其短矣郎以玆世德自稱先君子類皆假龜貂之寵而修其里閈籍第以片撰單詞徵所稱于先君子卒憒憒焉無以應也嗟乎孟嘗君泫涕于雍門奚與夫片撰單詞者庶幾于千載乎而幽以明爲形也余竊詧孝子之于先精氣相挾幸如妄如于彼其屬類比事繩玉貫珠儵來忽往于將迎之間而經營以窮日之方者殆慨然眞若聞其聲而僾然若見乎其位盍在此不在彼矣以今觀吳氏

詩于廷丞也即無論乎理之孰勝鍾呂之相宣龠鼓予舞異乘同符亦足以暢其茂鬱以博豐芑之澤于後來乃有廷丞于後來乎愾然僾然若所謂聞其聲而見乎其位有所稱于先君子此其鈞辨夫失得之林者乎是集也臨江公子旦定昉之在廷丞爲曾大父云而命余以詮次者廷丞矣吳氏繇正肅許國而下代不乏人故有崇祠焉茲皆其先君子心術之微神精之所糾結而不化廷丞奉之而駿奔左右當必連蜷于几筵所自愉快者匪直以貂龜而傳千載也廷丞且篤行廣聞以治詩徵對公車矣詩不云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吳氏其詩原泉歟傳所有本者如是哉

大司空見臺曾公奏議序

大司空曾公

莊皇帝初郎吏部已稍引歸起家歷數階以有今　命所至皆名實較著而茲具論是所爲奏議者也當公爲郎楊襄毅爲冢宰襄毅敏達洗

騺諸郎多逡巡取唯諾獨嚴曾公倚如左右手先是王文成有社稷功封新建伯尋坐搆不嗣公疏使世之言官私授指柄臣陳講學之禁公復議濂洛關閩以紹明道統學何可弗講第不貴爲名而已及

今上踐阼則公累遷京兆尹民業貧日轉困徭賦不堪奏蠲公費以蘇民臨江守用酷聞　上赫然怒置諸理時爲廷尉長計酷吏誠當慤然自有三尺在於法可不死方中之與公由冬官

亞卿攝尚書董其役方庭議蝟起而篤幾成請
暫止以需定之日頃之卽眞會左右璫欲漸導
爲侈將修樂器嘗　上意公抗言時之詘不可
以羸勿作無益害有益事竟寢吳越除章之交
水嘆涔臻織貢與陶器益著亟公爲限得寛尚
衣之期而陶以十年爲率　汝王妃冐乞梁稅
實其下賃緣爲奸利公固持勿予槩公疏不盡
此所爲故冡宰裁定若今曹郎就草者並不錄
此特錄其凡且爲務鴻鉅者云公間語小子鼎

吾於此何怯妨古人之悉焚之乎姑存以備故
實且昭　上德焉葢　上每覽公奏未嘗不拊
髀稱善一如議行也梅鼎祚曰余小子北而道
盧溝傳曾公格　汝王妃事民賴以更生者數
萬家既入都旁咨國計之損益而問諸大營繕
自曾公爲政眎前減費幾萬萬鼎祚吳人也得
不空杼軸有寧寓者伊誰之烈耶今覆奉公疏
奏詳繹之竊嘆有兩難而三善具焉　上神聖
端居垂拱大臣不時被面對冬官徵發猶關切

內廷多援奥則運樞之難比年士習爭健好廣
苛論築室于道而聚訟于家則持衡之難卽余
小子所睹記惟曾公動輒合　上心而下足定
衆志無异辭之兩難者在公爲易之而又不掩
人之長爲已有其道厚不嫌一時之張伐爲後
事師其志念深海內外因公而頌　上設鞀止
輦之風都俞吁咈之盛塞違昭德善物備矣雖
然不佞鼎庚竊有聞焉余先大夫嘗講學鄒司
成歐宗伯先生之門曾公固其鄉旗于學者而

外舅唐公往爲司封同舍居恒伏膺曾公之才
與誠合也迺其建畫敷政固有所繇來矣公往
稱以道統紹明世者豈徒言之其躬蹈之哉一
日屬鼎小子繆題末簡而公子之可藏於壑若
以識其大也者則有世之賢者載筆而從之

高齋集序　代

世宗朝作者葢稱七子云然卒以才高不偶時
七子前後引去或無祿近稍稍起家登在廊廟
其一斥不復者則符卿李伯承先生爾伯承嘗

量移宣州宣州故謝李所遊詠之鄉也左顧右盼襟川劍原翩翩乎鏡遺風而鼓雅唱其侘傺亡聊羈臣遷客之縕悉有以陶寫而綰帶玄暉探環太白遂使隘岸比于天姥而坏土暢爲名區按集誦之其言溫以篤其思穆以深其氣夭矯紾以不羣猶之龍焉卽困于魚服其所以挾風雨而升雲霞之上頗亦難馴矣不朽在我一日千秋孰與彼夸毗者程其贏乏哉伯承以是集寓余其自道庶可備謝宣城牙兵乎而取義

高齋者以此余兒鼎祚稱詩諸生間沈孝廉懋學君典起而和之與之盟曰宛水如帶敬亭如礪二君子有知寔式靈之伯承既宦于斯于青蓮又宗裔其偃蹇略同而才殆兼之矣乃屬梓鼎祚而君典願得手書付鋟局姜明府者善兩生佐之俸金以余不佞題其端

晉明堂草序

晉明堂草二卷尚書戶部郎張公有光詩若文也隆慶中張公官御史當

今皇帝出閤御史臣上書請得復坐講之儀忤旨落其御史而佐雋李郡越歲始量移今官云梅鼎祚曰余聞攷夫古才士大夫其可喜可愕可悲可憤之事類多託於其文詞疊疊焉以暢其一時之致或緦緦焉以待所不盡譬之知于異代而遙蓋自太史公謂虞卿非窮不能著書屈子之騷爭光日月而後世稍稱困抑輒已極恨於單詞而申胖於纍牘此其言非不工麗非不有味乎其窮而善於揚已殫非其人識者則

默已闕其微矣卽張公爲雋李時第少鶴其階秩且未幾而賜環不必有魍魅之禦卽張公所爲言和平美適意恆足以傳于衆而矧亾所滑其中亦不必於棄女斥妻涕淚千古夫以觀張公溫其君子爾一旦而舉數百載之曠制欲人主不賓其臣獲名伉直矣而誦其言又不問其平生而知長者其驟得而驟失廼藉以增其不能其驟失而驟得寔用以章其大受人固可一端測哉屬者

皇上尊古右文潤色鴻業公卿百執事傳鳩散佚紹明正始張公聲業起郎署間抑專精其志意而擇其多聞將朝企而夕至之先民有言論大音者不求合于里耳矣

存杏篇序代

夫情嫪乎霏乎肆而善隱居所而旋縣者乎而有以疏淪之斯通有以繚紹之斯固故則必寄徑于物而響必取籥於聲彼其留棠示惠指薤興哀魯儒明禾黍於首根楚纍托椒蘭于搢德

撫椂華之韡韡賸麥秀之漸漸亦其大較矣若夫言樹萱而忘憂軫寸草之莫報攀栢則懸河成淚飡棗則絕口不甘或分椹代餐遂反禦人之面或望林希筍頓回亭毒之心要惟以施先有本故觸類而羣生涕泣無從殆因心而即愛此姚先生所爲詩存杏者也存杏事載集中不具次余序曰姚先生恂恂躬行余猶及睹其人德禮君子也諸子在庭不言而化有萬石家之風焉而季君孝廉爲余子師沈敏有大度余心益器重之間出是編眡余輒烏邑不自勝因以其王母湯用節著而又傷其先人之有遺志云余讀未終筴泣數行下沾衿矣蓋余不肖童而孤有內難太恭人所爲拮据朝夕殆倍是迺信情生於文文生於情古人則誠知言耳

世徵錄序

龍氏于寓內最希闊于西昌最著西昌凡十數傳而今大夫君揚者于其族最著兢兢焉惟爾祖之是念而我後之是啓曰無徵不信也作世徵錄蓋永宣間仁安公以隱德聞祠部而下並

服麻采贈君當其中替起而修龍氏之政以爲功于西昌　國家之綸綍不啻數下則　主恩旁魄也而贈者及生弔者及亾文辭具在二三公卿士寔式霧之然皆本大夫身所自始爾答者孔子作春秋謂周禮在魯迺釋周天王而特宗魯魯夫非文之昭與彼其貂珥相叅露積相望豈不赫然里中而至莫能名其先德即所傳以其身抗虎狼之秦不欲十五城而失尺璧者

曷故焉廼或務自求多援及非族枝詞無當而
不別于嫌微㬥而褅也吾不欲觀矣是錄也其
言核其義嚴咸正無缺信而有徵叔子受之卒
業始瞿然作巳犁然有概于中矣夫俗之漸人
也易而身之范俗也難蘭芷滲中君子不御所
漸殆然哉鷦鴟螺嬴胥而善肖則身范之効也
不佞從大夫舍中入習大夫至行有郎中令浣
牏厠風而大夫治狀自不佞所睹記故名世者
乎且兢兢焉兩祖之是念以祐啓後人余聞之

賢者之植家也猶農者之植生耕道得道耕德
得德爲龍氏後者其共澤于道德而毋漸俗也
庶幾雖大夫所植矣

孫氏先錄序

吾宣嘉靖中有二孫先生用甲乙科先後起家
長大名別駕鄉所稱跡齋先生者次則平陽守
兩山先生平陽當爲給事時吳越方中倭嘗有
所條列旁剌　天子之倖臣撫師海上者坐謫
去得直聲別駕初爲濟源令嘗捕逐妖寇之兵
連八省者得能聲二先生歿之數年余父子修
郡志以例俟論定第竊默識之又二十餘年而
別駕子仲言聞濟源之久祠先生有去思也操
馬箠道陳賴而渡河以拜祠下因問其父老子
弟咸驚以故令子長身玉立酷肖令欷歔相弔
已知故令子賢文學高等復驩呼相賀也仲言
錄其祠麗牲之詞以歸併次所爲傳若狀紀四
惟之夢題游梁之圖者爲孫氏先錄詣余小子
命序之余惟古碩士巨公徽猷懿行史牒之所

不及載碑碣之所不必詳則爲之後者往往各
出其見聞而討其故實爲家傳若嵇喜殷基荀
伯子裴松之之屬此豈欲徒侈先世要以備惇
史而垂來葉爲足尚焉然其大致不過學與仕
之兩端固實非有兩也後世之學不明而仕與
學遂岐立先生少即師友貢東平郭辰州承學
文成而證諸家庭覘諸瘠痳其極也四惟之授
鬼神將通之故兩司訓爲良師一試令爲良吏
若所名破逐盜賊直文成鄱陽之餘烈諸峒之

遺畫耳夫出則龕亂惠民處則居德善俗庶幾哉體用兼合學在茲矣是錄也邇徵獻于一郡遠具典于一朝何獨孫氏之先錄而已余生也晩猶及侍先大夫從東平辰州游是時究陵益有志學書院云實先大夫三先生者主講席海内皆知有三先生者益東平及沈少叅古林先生也自江陵矯　詔以廢迄于今識者不無先進之思焉卽孫先生亦何能多見哉然則學惡可一日不講也夫爲賢者後誠必有所後賢者尚願與仲言勗之

無璮堂集序

南譙彭先生來宣城爲博士官而無璮堂集成鼎祚籍門下受而卒業於先生之所爲名集者未嘗不欷歔以慨欲實之而及究跡于先生若鄭廣文之終始則又爽然自失矣益當廣文之於開元也身挾其三絕足使人主色動而心愉此校大人子虛之遇何殊哉然卒以困阨至牀無酺時時乞于母錢于人其最後卽以智董免於賞漁陽之藪而竟亡擇于禦魑魅之投千載而下誦少陵諸詩令人短氣先生繇神明之胄起瑯琊間目無所不際于古而口尠所當于今以其才豈廣文下迺落落不偶垂老一欵段從郡邑吏後何以動色人主而豔三絕之稱乎顧今學士大夫爭推轂先生先生故自濯以聲應于士大夫而曾北解辯南弁魁海內寧謐先生得以委蛇于俎豆而馳騁于文章其與廣文之躬承兵燹名辱爰書踉蹌而靡有底止不爲非遇矣卽廣文所就舍粹軍防諸家言不能一再傳并所嘗挾以當其主者輒已歸于闇曶而狠戾語曰莫爲之後其誠職此哉而先生子孝廉君修其世業而益拓之太玄之授惟余二三子在後有作者而討風雅之音遡典謨之指則先生是集也不必其盡權法而衡古要必有可徵矣先生之以無璮名其集無亦以史所傳廣文者曰在官貧約滑如也而用示吾志邪

世宗朝胡尚書公松爲滁志峻潔寔先生鄉先

達也後數十年而有先生猶鴻肆閎達矣醉翁之所稱豐山聳然而特立泉甘而滃然仰出者其爲人文之助將久而益章乎

詹文林先生集序

明興于文章自北地反正先秦西京往往而是廼中有不概然者或祧之而祖昌黎禰廬陵直以去本業近耳覈其言卒歸于典常而澤于仁義抑何可盡廢也而大江以西則益以廬陵爲嚆矢梅鼎祚曰余嘗讀詹先生所爲文矣至其

驅蝙蝠若響應與昌黎驅鱷大相類心異焉而其于廬陵也殆猶吳人之涉滄溟必先震澤乎會先生子季公來爲余邑令因得以尚論其世蓋詹先生者故廣文先生江以西人也而爲鄒司成高第弟子先生起嘉靖中
肅皇帝稽古右文二三公卿雍容講頌非先秦西京斥不登先生不以衆故而所操管在昌黎廬陵之間當是時柄國者屬江以西人士競進如捲獲如升虛先生不以衆故而所執贄在文

莊之門昌黎豈不誠豪長者論者且于三書求多焉廬陵時時爲曼辭綺語先生言則稱先王也余惟先生之始終不壹意于本業而孳孳修古不壹意于古文詞而孳孳聞道夫多識則德畜有乎則光輝雖有殊岐寔無異貫今其成籍具在試胠篋而誦之藹如也是何可廢不傳哉間余三復先生上督府諸議及爭泗高墻事未嘗不嗟咨慨怛傷以彼其才而竟齎志以歿云然以睹于季公嵬焉具公輔之器寖且鄉用以

顯義于無窮又奕然自失矣詩曰執轡如組言其爲之于此而成文于彼也則先生所爲文者乎

出峽草序

周公之西也以天官郎守宕渠來有出峽草其辭恬穆而清和巳拜憲大夫征西南夷有大功有渡瀘草其辭鴻肆而瑰佹夫抑亦有所遷乎其出峽自序也崖門丹[illegible]濯濯于霄盪磧凌濤刻施窈窅嘗數愓息於是矣然境不必盡窮而

志不必摩切也乃一旦提數萬之師灑邛海銘
雪山紆籌決筴神鬼風雨諒爲烈士如是哉瞿
塘灩澦之嶮戒象馬与瀘之毒淫蠛鳥獸約結
劇郡與秉羽專征皆不入于其心而處之如一
其氣完其神定因概見周公之全也夫善刀者
探無間操無形含光之鍔望之誠不見其端及
其剸蛟破駟五步不留行顧刄猶新焉本恬穆
而鴻肆由淸和而瑰偉非有所遷因之爾公故
以兵事與兵之志曰守如處女發如脫兎則因

之謂也昔人以位置履屐或博塞爭梟且卜其
必充而況永言如詩者往余南都從周公游是
時蜀學使郭先生爲水部沈觀察徵父公同舍
相上下議論周公沈深負雅度不泄余竊語諸
君公必當大事不已足概見邪今西南底定倘
天子北顧而求塡撫之臣其何能踰周公公出
峽有期矣宜有繼渡瀘而作者矣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三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幼服集序

余仲子與其伯子以古文辭起沈陽余伯子業有集仲子既冠集其前所爲詩若賦名之曰拊缶寓余曰翹每讀楊平通拊缶歌而涕沾襟也余私跡仲子不類是爲庚名曰幼服本楚騷予

幼好此奇服云既覆怪其不類也夫平通以憂其生屈子以虞其宗國是兩人者已不類仲子故名家子齒甚韶卽爲博士弟子非其好而試輒高等遭時遇主旦莫可冀何至求通于山鬼筮命于巫咸然余觀仲子詩至憶昔自悲諸篇抑何其感慨激亮也葢騷後而其人不必楚其音楚其遇不必屈其志屈者踵相接矣其最先而爲惜誓莫如賈生賈生登朝十八爾

今上神聖軼漢文二三公卿雍容都雅絕席絳灌籍令仲子其年而有薦之者發策敷畫亦豈無可痛哭流涕者乎廼猶在博士籍中也内有所迫于奇外有所攖于遘則其志不能不迅越而其音不得揉而爲恬愉如風之始于青蘋竅于天籟刁刁調調亦各信其所適焉何類不類也間者銅官人語余仲子脩榦而長鬣嘗從諸少年擊劍走馬手拓五石弓持滿若月回筴如縈或酒酣耳熱信紙吮墨雲蒸猋舉有悲歌忼慨之風余先人及仲子尊大夫先後得事

肅皇帝仲子及余生燕中而余文弱雖日窮阨又不及仲子之善鳴其不平居恒諷屈子遠遊以自廣而已雖然奇服來指割者不全聞之曰忘世然後可以應世吾益愿仲子之少自廣也儻進而姑忘之世必將求應于仲子矣

翠微集序

余仲子聿雲初稱詩有幼服集是時聿雲甫冠才甚華志甚銳思有所發舒一再不售輒氣息咈咈悲歌慨慷以爲世棄我余序其集有之曰

恖丑者夫然後可以應世固欲以廣之然未識
聿雲也已與聿雲俱都試而南識之湯義仍署
齋其人貌韶秀性度澹雅絕口不及都試事余
灑然異之得無有兖余昔者言耶踰三年聿雲
褎然高舉矣較余應世之言頗稍符及丙申之
冬而復函一編來曰翠微集者屬余序余信聿
雲之果有契也亟發讀之則其詣益深其緼益
厚益數歲中嘗縱觀宫闕郊廟典制威儀之盛
往來燕趙齊魯江淮之墟逮乎西夏東遼之匪

茹甘泉蜚廉之不戒危詞隱諷與夫酬景賞心
徐而時出夫聿雲業將爲世用其焉能忘之要
以卒歸于宛綽和平以斂其華控其鋭則有餘
在我應用無方何獨詩教不抑亦大受乎哉余
無所更事廣矣比奮筆爲序因病敘以至于今
而尚未能余甚慙于仲子雖然亟咸有言不齊
吾無得而相焉始余之序幼服也殆見其善者
機乎既余之序翠微也殆見其杜德機乎至若
出于機處于淵若滅若失虛而委蛇殆不知其
誰何矣漆園以此爲應帝王誠應世之符也是
集以往又數歲客有歸池陽者姑書以報聿雲
且質之

寄城齋詮草序

池陽郡西有文選閣因祠祀昭明焉文在茲矣
由梁至唐初而始有北門學士老名善屬文然
文辭不少概見唐之季葉張喬有十哲之目費
冠卿有孝逸之徵乜若杜荀鶴李昭象顧雲及
周繇兄弟湯文圭父子一時並起而稱詩喬與

雲梢能膚立諸人日罝其身兵燹之交奔徙無
常呻吟不給而荀鶴操管于慓戾虎很之梁其
爲詩于情與俗近風格蔑矣　明興而池陽地
重左輔據上游卿大夫名世之業時時著于春
秋若夫文明以止黼藻斯世則未有如余氏之
父子兄弟者余氏觀察公以銓衡著光祿公以
水衡若觀察之子初伯聿雲以詩著子前誦觀
察公灌餘諸詠嘗兩序聿雲集此寄城齋詮草
者伯子初伯之第二草也襲龜之榮與雕龍之

慶俺而兼之試舉其凡伯潛負雅度卽滔滔自運不使才溢于格仲特見風采卽軒軒遐舉務令才叶于情塤則型土爲中音而多渾博箎則比竹爲人籟而多宣韶要之有合奏無奪倫也以上遡選所爲建安黃初下逮蕭梁不必其體源自出如詩品之所推要以彼唐季之萎絕不振踳駁不倫直超乘而上之矣蓋其生貴介少而競爽得以其餘力蒐羽陵之簡發汲冢之藏而景運中天資適逢世仰承驩而俯迭唱優游

歌嘯于九芙蓉五松之間故音一也亂世則爲罟爲怨甚則爲妖治世則爲雅爲頌正則爲樂所謂人非天不因者乎然予所見初伯詩甲午以前耳歲星且半周天也吾聞龍陽之釣後得益大則前魚棄之造父之御八駿與電日爭馳一一欲跡其車轍馬蹏而日踐之亦大繆矣初伯詩日富于境當日進今自有玄晏先生序之者予卽以報成命且已後亦惡用是拘拘者爲顚猶有所進初伯者池之詩人唐又有王季友初隱九華遇異人授九僊飛化之術曰子先決科於名場後策名于眞列及咸通中登進士郎秘書遂謝病歸而爲九華謠日一浴于山之龍潭人傳爲仙去初伯温而縝冲而不盈類有道者夫仙自一道隱固非達節也竊謂公卿大夫卽日侍扆座之崇巖必不可忘山林之風槩往聿雲旣領解轄談隱一書其用意遠已觀察公功成身退方授陵陽之倒景而餐之伯仲時過庭請以予小子之言相印證倘無河漢也何獨

予見伯仲丈而欲燒筆研耶

太玉洞齋近草序

宣聖刪詩爲經其命小子學之也始可以興觀以極于遠邇之事君父又曰興於詩成於樂三百篇皆樂爾然要必期達于政詩之教不抑可述而志乎後世雖列於學官而不陳于太史聲音之道與政不相通卽聞樂亦不足以知德其爲教漸弛而其爲用卒不章去古邈巳鼎祚從郡大夫王公讀太玉近草而竊有慨于斯焉草

詩賦凡六巻爲山居者一令虔中者三之葢王公永嘉人也祖父伯仲並嘗長藩臬一践老更之席爲　天子師而孤嶼中羅之勝甲天下公時鑿山疏沼以就養無方百順是聚故其致脩遠而語鮮韶及夫單車西邁載計北首不無蒿目而憂國事之孔棘軫民生之勞止故其指幽微而辭激亮自今按之若待石壇而賦廬丘則懷親表哀之遺韵卜半山而撫晨尺則玉墀羅帷之嗣音或驪荊樹之同株占鶴鳴之子咊則

孝悌之性別見孝若而家風唱于安仁既若雩禱識喜懋攸思愆則反風再見而神明之頌束先生安得顓有之此又豈約囚亡奇與緣文飾吏者可同季論哉大較王公之所爲内取諭于吾志而外求合于先程足使人油然感穆然以思睹之者犁然辨而已固不待詢之月旦徵諸風謠而已知其于遠邇有兼事聲治有通材余以是幸詩教之猶存今殆可古也公之尊人西華公自有集方爲校次而公子昭文輩問與余

周還信所謂王家門中優者龍鳳次者虎豹爵位蟬連文才相繼未有如瑯琊之盛者公來莅余郡未期而政舉物和協共貪采優游理詠一日手是草繆屬序于鼎祚太玉者東甌古洞天之一王公以顏其樓齋且以自署而所著系之桐栢流響于笙臺白雲衍胄于仙傳則王氏之稱盛何獨以爵位文才焉鼎祚獲環諷而弁名其端若巳飧霞液臨海嶠矣

李山人觀園亭草序

自游道廣而詩教日貴至隱操亦闕焉鮮遘矣彼其名自謂山人顧去山而常布武于府寺其意氣以倨侮草野而逡巡實拊身顯融其稱詩下筆不休不足以諭志惓情而適以干澤處潤在昔之所爲三游風且下矣余私有慨焉因以多吾郡李山人者山人名廷鏞字宣之郡之仙源人李氏于仙源素封比屋迺山人獨未免貧也固善貧以其農繂之隙手一編而以其吹萬之竅時傳諸一吟一咏西則策而黄白東則杭

而金焦巖棲川觀不越丘里初無事五岳三神
山之姚新都則習王仲房汪禹乂吳則習郭次
父訓進于喝不越韋素要無事籍德之趣即余
識山人且最晚識山人由余叔季方叅季方識
山人子大春于諸生而山人介季方來請余出
是草草載詩董逾百舍之則恬漠吐之則春容
大校以務植本質而薄雕幾無溢辭而有餘韵
此誠草衣木食山林隱約者之爲也然間取指
于前一二君子語曰莫三人而迷有之故似之

爾夫即世而論其操趣可睹即詩而論其遺教
猶存不抑亦足多乎哉季方以山人之命命余
序序已山人玉立而癯有道骨心影不偏軒皇
之翹跡具其宇內也將消摇遊乎三十六峰間
是游也謂之天游當必有雲謠霞唱若步玄洞
靈者余庚請季方序之

賦間園集序

嘉靖中子會嘗仕爲理官輒棄去歸而爲賦間
園所交多當世士招摇其中把酒而賦前于後
喝左鼓右舞片言得意千金饗之其雅致固如
此居頃之園廼有集梅叔子曰古之人道格於
時稱不得志則每思紲焉閔風拍肩洪厓以寫
其侘傺亾聊之隱縱越其偃蹇不恭之狀而必
有所托焉以自逃子會倜儻有材脫令竟其所
至豈一亾當斯世哉而於此理官㡳斤斤也寔
扱非其好乎而子會顧近益好詠詩好飲好間
從諸吳姬遊隸其蒼頭樂部佐客酒洸洋自恣
箕踞爲驩彼所爲托焉而逃之者非邪而人亦

率以子會風流曠達括其平生夫鈞之水也通
者則川塞者則淵君子屈蠖以存身知者依時
而暢志子會有焉子會曰不然昔者吾宦粤遵
南海上㸃蒼浮碧參寵穹奇其王珧貽貝璣玭
蜃螭往往與吐雲霧若城郭軿輜旄纛之屬依
傅變化儵忽怪妄無而出無有而烏有故今吾
行于世于吾園之煙霞泉石草樹魚鳥于吾若
賓客之把酒而賦于喝鼓舞儼焉汎于溟渤而
涉其儵忽變化益且曰自適其適爾匪有曷無

安所逃又安以托也叔子聋之曰聞道百謂莫已若焉者我也夫咄咄子會遊六氣之辨而恢海若之觀天地蘧廬有爲幻泡殆非虛語客或曰豈其貲者啇其施廣其志者損其儲此天道也理官家故饒歲入粟累萬鍾計而結客攻文詞濟勝有具其志廣其施勤可不謂天之所篤與叔子听然而笑人亦有云蜀犬吠月夏蟲疑冰客唯唯謝小子不敏竊悲夫世之坐錟孔日校牙籌而刺刺不休者也是我也聞道百謂莫

已若焉者

思澄樓稿選序

往丁酉秋遣蜀僧于長干則出侍御張公書及思澄樓稿自定遠至屬予序予病未能也已稍就讀之霍然良已閱數歲李大夫守濡須復渡江而寓公近草併屬予選仍必爲穮秕之導張公詩倍文予選稱是凡得十之七以報命大夫項之大夫用最遷爲郎以北而張公再貽書予徵成言是時公行年八十矣梅鼎祚曰予所從于游公之鄉先達擅古文辭者葢有銅梁張大司馬巴蹇大中丞云兩公蚤貴歷撫邊咸得以殫極其材而發舒其氣故其言雄鷙而秀藻公兩爲良令一爲名御史要以近艾始服官望者則引退才有所不竟而氣有所獨完故其言蘊藉而和平夫宮徵不必合奏辛甘無庸鈞調也固適已之適而已顧兩公多得之運籌提鼓而公僅得之巖棲川觀雖顯晦不齊靜躁亦异然而于武勝嘉陵之間其所得寖遠乎以故公之

啇益宿而神益王景光恒益新或洒酣對客伸紙下筆娓娓不休不盡予選也予惟上之九十之年而力于詩者有衛武公抑戒之什列在風雅下之七十之年而力於文者有揚子雲靈根之美演爲太玄公年距衛武跬步爾予何敢以耄而易公願更受所爲抑者莊誦之雖然玄故難傳神又告之矣無已其一埽而空之乎蜀僧言公晚而精禪理女箐石笥皆爲勝因進之則三峨高出五嶽秀甲九州公試以此爲名山之

藏而卽以爲觀化之表彼兩公者之勛伐震一時言語妙天下且何有焉予將燒筆研從公矣中丞方肩事薊遼李大夫亦張公鄉人由曹郎以衡文起殆無尚河漢其言儻質之而微有當也請書爲思澄樓稿選序

石函閣集序

有佛民日林叔度習禪而善詩夫西竺崇宮商之文魚山感梵天之響歌贊偈頌皆詩之流顧其機實相通而體禪之指以爲詩則可至韻禪

語以爲詩猶之乎理學先生韻經語以爲詩也近世士大夫頗談禪亦稍能攻苦茹澹辭多受少遂以被湍眞之目往往致通顯而荷衣荔帶之儔或詩或禪或禪而詩各持其意以自媚於士大夫而爲名高故禪而之於詩也詩而之於禪也禪而詩之於名也殆交喪矣叔度生平嘗泝嚴瀨躡幔亭支提天姥而東浮洛伽問緯眞第九洞天紲馬於白仲娑羅之館涉江以止金陵弔六代四百八十之遺林故剎撫物成象觸衷矢口而爲詩詩具草者凡九總之爲石函閣集屬余序余讀之高不跡古卑不殉時情有所獨至寧舍格志有所顓申寧斂華夫豈盡言稱般若贊嘆希有哉而其爽然者若灑甘露瑑然者若猷鉢羅泠然欲然者若聞海潮之音聆獅子之吼其冲乎無競泊乎無營固不待見叔度而信其人不沈沒于羶腥焉彼所至多侶緇黃游山澤間從一二士大夫必嘗有義故而已大校叔度其皈依在禪而不以禪爲詩又不以禪

與詩爲名卽走數千里渡淮而哭黃德卿人慕說有南州絮酒西州扣策之風概然叔度絕不以語人也集始于碣石余未及讀盇是時叔度游燕而始與緯眞白仲定交余竊與叔度詩於山澤緇黃猶偏工而饒致而酬還士大夫不無少不勝抑故有用不用耶雖然不執文字不離文字或庶幾矣東祖但以爲得其皮若所名得髓者迺不過禮拜依位而立此詩禪也願與叔度約面壁九年而來相參證是集也將旣登昕

之筏乎

澹生堂雜稿序

昔言晉人長于口而短于筆宋人信于理而詘于辭將無以偏安之季遂乏全才乎　明興大一統歷弘正間右文既久治象有徵朝野之士彬彬焉爭務修古家天漢而人黃初若夫尚名理析性命則又皆鄒魯其鄉濂洛其派以迨東越猶較著矣然要其用率不能相通而亦鮮兼撮其勝豈才之難全即盛世且爾今祁令君爾

光者東越人也來爲余隣邑寧陽有事趨府輒過余鼎祚而余去之田間時復不相直間一抵掌劇談則微而天人之際鉅而皇帝王霸之略典謨風雅之遺旁出而圓通淸淨之旨靡不槩然備犁然當也不抑亦博物君子耶頃之示余以澹生堂雜稿稿所篹詩若文也繆俾余評而序之評曰爾光詩才情格力悉具其大致則在高韻殊態超言繫之表而溢尺幅之外爾光文特瑰麗鴻肆而傾寫不竭委宛不窮奇正開闔惟變所適當其無有車之用尺之棰日取其半有不盡者焉顧余于爾光之稱雜而竊窺其深不在是夫璧拈非支許之淸言乎轉揭非邵楊之縣解乎和無垢非罔象之玄珠而古德之和齊乎雖然是猶二之也文以物相雜而稱者也一之則修辭立誠所以居業用之通手且可使爲口也雜而不越果何物焉夫園名密堂名澹以之明志以之洗心皆是物也蓋祁君之先王父通奉公與王駕部先生一時私文成之緒以

正學鳴東越王先生則爾光之外王舅其淵源有自哉先大夫嘗從游王先生及守越締交于通奉故鼎祚得其家世爲詳寧陽比頗難爲令爾光獨易之茲方上計最諸邑優于學達于政矣殆庶乎舉其全矣以是徵昭代人文之益盛也

半閒亭藁序

就李沈公爲南陵當趨府則必造余抵掌而譚六合之外九畡之間靡弗及也顧譚不及詩居

久之沈公政既通而邑博士吴先生序次公詩爲半閒亭稿亭在令署中故其自公所嘗燕息處公聞之而以語吴先生令安所事詩凡令五季於斯矣其他而徵發期會廚傳舟車糜至繼屬令起而四應之姑亾論于不見新豐及萬年之役乎益令甫來而田困潦畝首無宿糧則其岸善崩而水維緩也以無隄故是爲隄踰歲而暵以其土亢者非以石堰水水善下是爲堰而石精廬就蕪都講無所而學士且將倚席是爲

澤宮測景相攸於以幽贊地靈仰符天寶致所不廢是爲梁王龍而臺籍山俗佹而塞或矜氣上利禮文寖微是爲砭俗正蒙勸農息訟之書而懸國門如是而吾猶嗛嗛恐無爲後事者師也於是左咨諏右叅核氏子而爲志志也者志此者也而吾猶孳孳昕省禁夕思過也令安所事詩間有之亦如田家作苦方其卒歲婦子相勞歌烏烏而已無已俾梅子·其序之梅子者卽余小子鼎祚也鼎祚嘗受之吴先生云迺退而

卒業報吴先生曰公庚安所事余序若公所自稱嗛嗛而孳孳者詩備已詩備已古者因先王之樂以化道百姓說樂其俗然後改作以章功德又太史陳詩以觀民風緣俗設敎其義可術而知焉陵巖邑也自有沈公而頌者風雨時節穀糴賤盜賊希少民孝弟力本有行義各安於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心此不謂風長厚而俗說樂也乎詩可以佖矣沈公詩具在是其音泠然中宮商足使人聽而其志切事情穆然足使

人思往西郊獻白雉白鵲亦來而公自約晦不以瑞聾苐紀之詩耳夫漢獲麟赤雁天馬而作歌被之樂府固亦所以融暢嘉禎而章功德也公詩抑何可不傳哉行再上計宜侍中陳詩而爲太史氏之所釆者必公也夫余始以沈公不譚詩謂猷良吏迺今繇吴先生而媿識沈公未盡且以徵移風易俗莫善于樂而聲音之道與政通

竺原吴先生詩略序

吳先生以辛丑舉南宮凡六年始應　廷對巳回翔中外者幾二十年奉其身歸又幾十年以功而稱鄉先生祭于其社也仲子大夫公剌武攸版先生遺詩置州治旣擢丞余郡覆屬先生之門人王廣文勘梓而余小子序之序曰吳先生豫章之盱人也余讀吳先生詩聞以討故于豫章則以詩最著者莫如陶彭澤其玄風足以靖浮競而勁節足以蔭今古者益莫如彭澤迨宋而歐王曾黃烈矣要之臨川南豐兩人者皆

詩不衷其文永叔魯直或口多微辭不馴雅吳先生之于官雖不得擅國自專與典司讐校若昔人而一再爲郎亦不必彭澤之八十日且資適逢世歌詠太平不必若義熙之季托憤幽隱故其詩冲然徐盈而穆然有深思不必其語語陶也其指則多類陶焉至讀海戶曹疏輓李節婦諸篇實關切國家大計以綱維世教豈與彼微辭之諷一勸百哉顧余于彭澤告儼等疏及戒子詩而惜其後梨栗之好不勝紙筆也仲公

幼卽以旗其鄉儼然列大夫名彪炳相望而所著述甚富且都則吳先生有厚幸者何啻以其職稍優其時泰而已盱有君子儒羅先生者爲郡守遷去猶時相往來嘗與先人言吳先生居家持風節遂遂躬行其族人不言而化夫詩首二南自家庭始爾初先人附先生同籍起家而以忝藩歸也頗施政于家家人之化者亦略如吳先生今則殆難言之矣余弁而從羅先生游側聞吳先生比獲以仲公命序先生遺詩因以

志吾感而余小子文質無所氏先業是隊所慚于仲公者不一也抑以志吾過

襟日樓草序

許公應祥成進士踰二十年凡三爲遷客始佐京兆云凡許公所爲遷其在閩以不能骫骳中於人去其在楚方楚象甚惡夷陵有所與援許公以規進而又微諷江陵子得過去業進南兵曹復以舉其職忤主者去若襟日樓草則其宦游來詩及文也閩有九鯉武夷多仙人窟宅楚

自騷後多善怨之風迺許公數被放其形容不必顦顇而語不必悱惻輒飄然猶乘雲霞餐沆瀣殆善用其地者焉余嘗見其故部人言許公所歷皆[illegible]舉綱振至今有去思卽項者具疏籌邊雖不報亦足備石畫矣公兩仕楚不見澧之蘭與荆之璧乎夫大國之香非不遠而當門則鋤連城之寶非不珍而累刖初剖遇不遇固各時行爾昔公孫牧豕海上年六十起徒步封平津尚父亦渭上之逐夫釣叟卒以載後車許公

蚤貴遂覺坎壈耳今漸多知許公當必有盡公財用者計日而叶慶雲之歌和栢梁之韻嗣是集且出名公卿宜序之余小子何敢與聞此

遠霽詩草序

余郡鮮稱詩自余以詩廢公車之業卒坐困而詩益諱矣高君君翰初嘗鳩同好爲社敬亭以余馬之齒稍長尸其盟未幾輒散去益浮慕者終不勝諱者之衆也君翰顧稱詩自如卽余病杜門久而君翰賦思出門近則白嶽齊華遠則

盋峰爽嵈每當天下山水奇絶處而爲游游有詩今所刻遠霽堂草是已夫詩言志者也彼斷輪累碁必有法而况詩乎故志有所獨申寧舍格法有所貴適寧詘材大致要歸于温厚和平而無近世呌嗥怒張之弊本於自然而無牽率補苴之勞不亦云詩乎哉至所爲公車業者則又務斥紛藻摉極理道有弘正先民之風於是信君翰之有兼用而媿余偏人也昔謂窮經所以致用蓼莪棠棣以孝弟爲宗君翰恂恂君子

居庭肅雍不言而化侍御朱公之序曰知君翰以人不以詩若誦其詩不知其人可乎知其人則知詩矣行且遇合而致于用者吾更將親見之聊次其詩以待且令後來者之無復諱也余郡其庶可以與焉

戴司成集後序

大司成愚齋戴公與予同里閈少同學術相善也旣中以昏因之好而伯子䄙爲予壻已公薦南宮高第首館選讀中秘書嵬然國史予淹跡

在外回鵜勞人之職爾公奉領大胥氏陪都以忤江陵相遂乞歸　朝議方擬急召公不迨矣嗟乎公生平負六畛規有所匡濟不屑絺章繪句以爲文而光亮介方嚴意有所維植不能媕阿態曲以合世以故用未竟其業文亦未及盡其才間有遺草皆委之楮簏塵榻間伯子翟翟焉散佚是思將裒錄以傳則又不幸以夭死先人有美而不章傷哉志也予女爲隱痛焉日夕思所以圖翁之終成夫之志因斥產授梓金陵

而予兒其容謁焦漪園先生序之蓋焦先生博碩名天下亦以戴公文足傳固非直以其文爾也當戴公時海內士大夫爭趨集權門如市而公乃以徵臯行及楚政敗爭復用前罪以取後捷立可躋顯塗而公竟堅臥不起至今詞垣同自有慨述之者卽一時海內操觚之士咸兩京尸祝而公所爲敷文析理直本匈臆殆出入南豐眉山上之則中壘昌黎要務有以自見不爲屑屑立形似習壽陵之步睎西鄰之矉也是又安得不傳乎夫公朝則國史鄉則惇史而位與年皆不副抑安從亟咸而問天集梓成予不佞漫書末簡以識感且爲予娶女報伯子原下也噫嘻向無伯子始其事是數褎者非供蛃之腹則覆醬之瓿久矣孰所稱燕翼哉孰所稱燕翼哉

蒲西草序

叔氏時父籍其詩爲蒲西草蒲西蓋叔氏所嘗居云旣竣屬余序而余適游吳巳叔氏隨牒輦下獲與豪長者相上下詩日進凡二載判蜀州

西矣夫國最西境其山川雄深靚麗卽三峨甲於震旦而其士大物豐利盡西海宜莫如蜀長卿淵雲接軌與漢所爲賦江漢之靈萃載其英者也以至杜少陵羈旅乎每遥來浣花東西屯瀼間而論者以其詩入蜀益工蜀重可知矣然余觀少陵方依嚴武也蜀用兵武亦稱明號令得士心而卒不寄以一劍之任少陵顧又未嘗私陳一畫建一奇也徒以其忼慨孤憤之衷託之于詩兹叔氏之蜀也會且有兵與當是時雖

上林羽獵翩翩凌雲抑安所用之而況儼然佐一州不必如少陵之羇旅在事者需材甚亟亦必不如武之第客禮而已故居則立言以自見出則踔際以庸功誠各有攸宜也叔氏以余小子說詩乃談兵是集本家食時語而旁及宦事將無越樽俎而近郢書乎余惟詩猶之兵多寡相乘奇正互設行所當行止所當止不得已則用之耳長卿而下遺文具焉且武侯渡瀘之跡在叔氏其叱馭西矣

蠨蛸集序

梅子曰余讀二吳子序王子詩而知詩有所重焉王子者余友尚玉蓀吳子福生長輿姑子也曾王父官左方伯以廉稱不再傳遂食貧至王子尝孤益無生可治時依外家諸兄弟伊吾嚙嚅而治詩托于詩以游冀具母夫人一日之養顧終不忍去庭下游輒歸最後歸自瑞陽而獲成母夫人七日之訣即所歷楚粵燕齊董從人駟牡鵠首之副所訓往董里閈之二三士夫故其於詩也爲用不必廣爲詞不必奢要唯緣情以體物緣境以抒情內無乏思外無遺藻殆庶矣二吳子之序之也言精指遠然于詩不甚詳所以繹蠨蛸之義闡陟屺之懷者蟬連特盡既味之而致足惻又若有隱傷則以王子貧故也潘黃門夏侯周詩曰非徒温雅迺別見孝弟之性因退而作家風其重可知余故讀序王子詩而知詩有所重云始王子後廉吏貧無以養托諸詩將抵掌而歌不可爲是集行俾人知爲子

孝其人文者實廉吏後廉吏何不可爲哉里俗驟貴能驟富且有爲之附益焉若此曾無肯斥釜庾借咳唾以存其後而表其廉不可以觀世乎雖然王子以腹爲經笥以手爲筆研而不能以身爲溝壑也則王子何獨孝即廉亦有所繇來矣是二吳子前所佚者也

張仲子詩選序

今制義之與古文辭不交相盛乎然鮮能兼相成則以精氣分而偏才衆也有若挈領總持融

研條貫而儷至之者或不乏其人清漳爲閩海
鄒魯其於文學殆天性然往往取高第若掇之
而於古亦常畜蕤茈之前茅以横厲上國即余
所遘張仲子笵之漳諸生負儁望者也制義之
暇時而稱詩命之曰暇嘯頊侍尊令公來春穀
書通余且從管元長受所梓行選詩者則猶天
閑之上駟也吾見其若邮若佚矣猶典瑞之上
圭也吾見其瑟若煥若矣乃年菫踰弱也抑何
賦才厚而用志恢乎大哉元長爲令公所校錄

獲講世仲子以是請余序余因私有薦于仲子
大馬誠良善御者必造父左而鬛爲右六轡如
手兩驂如舞然後可絶塵滅景一日萬里匝天
地之域玉誠良善攻者必琢之以昆吾瑩之以
砥石然後可叅四鎮而縹五采通于神靈之滋
液故吾願仲子之善藏而深詣不盡騁其力以
緼其手理之爲勝而兼成儷至之是圖世必有
求之者焉縣異日以觀茲其駒而汗血耶其璞
而紆繞未理耶顧所具足世重者肇茲矣仲子

宗人有孝廉紹和一時以古文詞相應先一再
貽余書而伯子固以經術著漳負海谷王之翔
光怪毓琛奇無墜也余焉蠡測爲

鹿裘石室集卷第三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四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容膝軒遺稿序

余鄉具論篤之士比或用曠達聞即所覯自放爾已夫惟其遺世故而外形骸皭然不滓湛然自如足稱耳吳廷諫先生者宋正學柔勝公之後金陵許國以相業顯下逮臨江文章節槩世

爲烈矣先生籍博士弟子非其好也顧時時好爲詩旁及禁方輿地星卜術數多所通居嘗以其命無貴法又不得永年遂謝去一切世故而益托于詩與酒所傳酒尉竹澌杯杯盡詩詠梅花字字新者人以爲實錄是時子福生生蚤慧母夫人春秋高入備旨甘出課修脯產因以益挫意獨湛如也然果年四十四以歿抑數有必然者耶季主嘗公明有道術人也公明固樂與季主論道而性嗜酒其言曰天與我才不與我壽吾欲持酒以禮持才以愚吳先生即托酒與詩而溫克易近詩特取和平以悅志而已多不復留草故志恒若有餘而才恒有所不肯竟其亦善易者不論易乎公明嘗服厚于本而以術揜其行先生不盡力于文而以德揜其才要以所重大校可睹矣福生先造請名卿大夫爲先生表其幽以識其大一日奉容膝軒遺稿來命余序其云容膝者指本靖節然陶家之五男至不好紙筆而福生方息其父業聲藉藉諸生間

詩與酒皆超乘而上之且必有以恢鴻其先烈者昔言人不可以無子亦人不可以無年夫以無涯之知安能待有涯之生年可弗問庶惟有子焉式穀繩武葢詩之善訓也

從弟泰符詩序

余丱而竊學古先大夫雅聞之謂庶可坐進此道不禁也稍長遂爲社吾宗以稱詩從叔季豹首來應兼治文于古特近子馬泰符以詩來並余從弟也而叔季方泰符兄景雲錫予及從兄

子綦誰問叅焉久之季豹學日博澹名日益用
起其末年以酒荒子馬才曠朗多游閒任俠自
憙失其家與官猗終歲負婦人而居有色癖泰
符飲中戶以上然竟席溫克使人欲罄其家釀
不至若季豹之荒痒屨子馬之什一而內守一
室外絕拄纓跕屣之驩無干馬之癖迺始以詩
廢制業又好游以弧矢自命且以貧驅之出也
因以游損學故學不足以副其才而才恒有所
不盡性孝友一味之甘必遠致毋所庭中率忍

詢以全恩與人期寒燠風雨數百里無爽而時
振人之急乏雖不無游大人若棲君卿何子晳
為通隱而不妄得不噉名與其徒逡逡退讓不
以才地勝無山人之游態所至殆人人心傾之
爭以為重客寧直重其詩而已年三十五以死
時在余城居之西閣余偕季方臨覜茘蓋乙未
冬月也是後季豹子馬相次死金陵皆無年獨
余以椎無文尚存耳嗟夫把臂入林寫流風而
獨絕傷鬼蒙艸返長夜以何期此匠者所為追

郢質於既逝而先賢痛人琴之俱亡者也至若
斬焉尺口虛託延祖之孤莫適主名頓餒若敖
之鬼則季豹之與子馬有厚幸矣余將以次傳
諸子所[illegible]著念泰符之詩傳無日先捐金授之
梓頗加刪擇而為之評曰泰符詩清省不煩婉
潤有致其于古合者在大曆貞元之介小不諧
尚不下唐季之餘夫楚子玉之御三百乘必無
敗孫搴之精騎三千敵十萬之羸卽是亦足以
傳矣卽無後後當不泯泯泰符矣

玄水閣百一草序

餘舍濮陽孔問先生為諸生廩縣官既迺自免
去力稱詩頃擇其玄水閣草百一首梓行之余
因題之曰百一百一詩者魏應休璉有之品者
以指事殷勤雅意深篤得詩人激刺之旨益嘗
為曹爽大將軍長史規切時失庶幾自分一補
云然于事近而于情遠孔問度[illegible][illegible]矣焉用
嗷焉關當世之務而倨侮草野為卽有詩類本
諸棲遲衡門之致以流連光景優游卒歲于事

遠而于情近夫詩情之託而事以緯之者也所
值異感則所發殊應休璉委質霸朝當塗之遷
魄兆巳見故其辭憂悗而伉越濮先生遘全盛
之世退處晏如故其辭敦直而恬愉以論于工
拙之外殆於詩之教猶近焉吳福生謂其取才
情之適胡司封以爲尸山林之盟推挹良至非
知言之選乎余聊叙所名百一者如此正不必
盡合也孔問伯兄子升官廣文有晚山閣詩羣
從子弟咸斐然質有其文則與德璉吉甫之諸

應頗相儷或又言璩祖龔魏文善爲古語濮先
生抑有所祖乎此殆不然譬貌人者妍媸溫肅
必肖其人之貌俾一望而即識其人幾欲接言
笑相拱揖此良工也今而後誦孔問之詩者知
其爲孔問而可矣

白雲山房詩草序

張君比孟始嘗以一二詩摯余巳灑然異之然
不盡比孟也最後出所爲白雲山房詩草者示
余以爲是足盡比孟矣而余微窺其意不盡于
詩也比孟長身玉立氣岸伉莽每酒酣耳熱娓
娓譚天下巨計批窾洞括願一有所當都人士
亦以材許之迺繇太學累試京兆不薦也因以
其所負幹局者用之家督畊力作家益饒而且
托之游汎吳越涉淮廬弔古撫今探山水之奇
而擷其秀撮名人之勝而輯其長一切託之詩
清淑鮴婉調諧而與適下至羽徒釋子游女佼
童倘相遘寄其辭則又極恬寂之指深文綺之
情與其人不甚類而觸時感事間一稍露其壯

心宣俗重治家而畢治古比孟既能兩舉之意
猶有所不盡焉今且謁選以北也悲歌忼慨非
燕趙之風乎說詩者以南尚華而傷于柔靡北
近質而病于勁率以比孟材劑之使東必有進
于是者矣故是編不足以盡比孟詩即詩不足
以盡比孟材要在官人者砥礪而廣延攬俾
張君果一有所當則誦詩達于政之明效也余
固識比孟之大者

游燕草序

麻甥伯顧恭永昌軍事永昌古武威西涼地也初謁選有遊燕詩數十章湯太史嘉賓余叔騰部郎季方則既已序之文較著甥覲歸而其弟鳳行之版徵序余贅已將爲其近於親耶余惟遊一也燕則客遊詩爲政涼則宦遊兵爲政兵與詩雖異用而有可以相通者則釣之貴精而已夫燕之筑秦之缶皆其土風彼以其所遘感慨不平而歌蕭蕭呼烏烏也伯顧逢清晏之時優游幕府何所用感蕃屬咸內鄉而備外藩何

所事兵涼故以酒泉名日飲無何以其餘力顓精詩當必有進此者此詡首之一吷耳余少好譚兵不成置之而學詩以遠老且賤蓋天下固未有百年而無事者況伏戎乎借箸席端磨墨盾鼻子職爾甥行矣勉之昚無徒嗚嗚佔畢似舅也

敬麓湯先生懿行錄序

古者舉士之典下逮漢而且先孝弟有行義不專經術也故雖其末季淸議奇節猶能不波今制稱專重經術士稱此無繇進要但以其辭而已蓋郡學有湯嚴之先生修辭居業將用經術進者乎顧卒不一遇貧困抑塞以老死至有媿諸生之恨余從先生子伯潤讀懿行錄竊悲之按錄則嚴之孝弟有行義人也卽余睹于吾宣士風凡數變矣當其尚通而卑疵娍趨湯先生詠歌窮巷冷然金石之聲當其尚槩而矜已侮衆湯先生退讓循墻夷然谿谷之指然里中少貴無騃名先生者而先生亦不欲爲名里中夫

外不受變于物內不受變于時所性無損惡乎用名迺久之論定有起而傳者有贊者有誄而挽之者遠則徵情于其文近則覘父于其子不用名而名益歸之是先生既不媿爲人何所媿諸生也者彼富貴而名湮滅不稱無施後世者可勝道哉比戊庚寅郡舉士行于督學使者禮特豐腆咸以爲有鄉三物之遺是時郡太守爲漢陽蕭公故以行風士愼許可者也先民有言使天下一人知已足以不恨以湯先生而得當

漢陽又孰謂卒不一遇耶伯潤工經術試輒首多士必宜酧先生所爲貫志者而余復有進于伯潤中壘阨矣不假譽於國師長文玄伯顯而公矣尚慚卿以及長彰美傳盛則固自有所重馬伯潤勉矣

馬長公先生二箴序

余讀馬長公檢身敎家二箴而感先生衛道切有維世之思焉世之譚道者紛如也其最著高極九玄深極三淵細析于繭絲牛毛而幽頹若

鬼神與莊陰陽爲役豈不超超要以見在爲縣解而持循爲轟跡其究吕被恢恣至流蕩潰泆而罔所皈底則亡道謂何先生志濂洛之學篤曰斯世有味乎治天下觀于家而家觀于身之言也爲輯二箴蓋修齊之目章列聖經特槩括于周子而數贊于先生是編自卿士以及畸人由莊語以及俚諺旁至眞書靈璅方削墨華凡與是也咸叔拾而臚載之唯以洞達易曉精確不浮其旨雅馴其辭愷直先生嘗以是訓保吕矣猶畏壘之尸祝而授其子國子先生以容循其先新息之誡書以容起家高第恨不獲逮事先生遂不忍驟越先生官乞爲吾郡博奉二箴傳諸梓拊身揖志爲郡士先郎所爲教多方不越是以以容之材識該濬寧不能超超上之承先意也然道本寓庸正無可越耳今拜官北矣太學賢士之關益傳益廣而先生嘉惠之勛益遠且玆以容出嗣叔司馬是爲馬次公初令郡太平良者也業有序申命鼎小子叙箴之義曰

吾聞之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喩箴石也夫石猶生我箴惟軌德馬先生蓋與民同患而爲之者乎百官昉于辛甲詳于揚雄崔胡他若巾履井竈雖義存聲鑑事涉繁蕪未有如先生之循本蹈實克束舉要者也先生是外有詞林類語方盛行吾夫子之微言在魯論而其遺餘爲孔叢子孔之後亦多從博士顯國子先生繇小胥日駸駸貴百官有師尹之箴在當與是二箴者共繹之

會心編序

人固要有識趣耳夫有超人之識者必有適巳之趣所謂適巳者足乎內無待乎外一有待則以境爲愉戚而移吾情以時爲喧寂而革吾慮甚則隨耳目之所接而皆吾障極志意之所如而非吾眞簡文之在華林曰會心處不必在遠夫能會心林水魚鳥何必華林哉徐甥穆如籍其語題是編蓋倣宋人之錄卧游記洛園近代都氏之玉壺氷何氏愼氏之名山代拓之而參

以栖逸通以善窮又穆如之所托而處者也往先大夫有四美編自歸田樂志而後皆巨篇可誦穆如特掇其事與人之勝與辭之雋永有致清約不煩者以會諸心而自適其適其識度亦超逖矣是編行彼貴富熏危濃郁巳劇倘悠然濯以澄淵噓以泠颸乎卽草衣木食出埃壒而臨絕冥以抗視浮雲之表下之可以釋憂勞而代蕙蘇起疲銚而奏芝朮亶哉砭俗之韶音瀹神之秘造也此其旨則玄箸領自晉賢消搖本之蒙叟進之而風詠之見喟箪瓢之不改于道殆庶焉寧直標雅尚豐辭條巳耶

玄對序

昔賢以老不能遍名山圖畫一室臥游其中顧畫之力不及再世而文之爲用蔭暎千載卽少文止傳畫序諸爲記者自漢封禪柳州數篇外悉不得佳楊用修極愛水經注敘山川奇勝文辭辨麗嘗欲鈔出以一洗宋人卧游錄之陋而未暇也予甚感其言甲寅夏五梅雨浹旬煩饒

晝晏屬從子勸條摘酈注之所稱奇麗者因及諸書暨徐甥穆如更廣之芟蕪擷勝訖于六朝以存古之遺唐無與焉凡三卷題之玄對本孫興公語也姑藏焉遇其人神清氣和調高韻逸者出示之然此余詘于時與力故聊以自娛穆如輩且壯而游當天下山水嘉絕處將無曰是何若玄對所稱叙者乎則與世之人見一山一水而詫曰宛然圖畫也何異天下之眞似相蒙也類若此明年春徐甥謀于勸授諸梓用傳同

好惜不起博南山人者於道山都水之間耳

譚品餘籤序

昔論釋詩不宜蔬筍氣以言寒儉爾然不蔬筍也抑粉黛脊腴乎哉湯休寶月自是詞流無關眞諦吾獨怪石門文字之于禪也可謂倒橫直豎迺復游戲三昧歌闌唲而艷金荃乎彼山谷尚戒泥犂龍眠且防馬趣此可知也繖山通公往嘗應期宛陵黃蘗遺風一時再振塵尾欲奮兔穎間操所爲詩曰譚品餘籤者則既久播緇

林共稱法寶矣虞部郎呂公玉繩不染俗情良深宜契初緣慈向特序問羊適似舅之賢甥忝司香之童子因而重研舊緻稍益新篇今試舉五言若斷霞迷遠郭殘月冷空山過客尋初地逢松見六朝落霞添海壯返照入江微樹影千年月江聲九派潮侍人小子立慰客老天睛殘星霑戶冷斜月落牕虛午鉢江村遠晨鐘塔寺疎夜雨寒生緒秋雲薄送愁六月江宜晚雙林樹影秋若偈若頌遠可叶宮徵于竺乾近足登

弘秀于荷澤殊超儉相亦絕綺語又不必執枯禪而槩有漏也頃漸佛教陵夷僧祇末刧歸然靈光者庶惟通公公方住瓦官纈精淨業而游不越近圻跡罕涉公府潙山之喻肉骨有以夫若此則水月鏡花耳矣予人將安所卽焉

宛上贈言序

山陰尹公令余邑之二年而上計再越歲而上績續最　勑進階得封其太公太夫人及其夫人先後鄉大夫士有所以恢張其光寵而宣述

其鴻卓者具在是卽更僕未易數累牘弗能竟令公繆謂余小子稍私其緒授而徧覽之詩賦吾不審其所原本文吾不詳其所歸則要之無虛美無溢稱直以質勝爾今天下之文日紛日靡紛則支而盭於理靡則夸而遠於情左氏屬辭比事且失也誣質勝則野吾用而從之其趣操可睹矣昔在伊祁羣龍輔德天下和洽至其治與不治迺遊而卜於康衢之謠不識不知之音孺夫亦以質野無緣飾足信焉固至今喜傳

道之彼子弟而文其父母嬅如芳藻褥如清風無及于敝邑儻載筆者而務該名實傳循良則舍宣城奚適也豈所謂史失而求之野者耶蓋令公之爲宣城質有其文矣然大指則因而不庸在而不治以幾于太上鼎小子伏讀 聖書之褒令公者曰宣城土樂俗阜易與爲理第因之而已于是始知令公之所爲象上指也 天子端居法宮而深晉四方之風執理道之要豈不抑至大神聖哉臣主一指即以宰天下無難

爲者何有于一邑往令公以計行邑三老百姓提携攤車下有謳者頌者歌者抃者搏首者有臥而扳者咸咨咨而吟秩秩足諷此庶昔衢壤之遺乎顧令公謝不居驅而去玆所具又皆薦紳先生之云文者也其故史遷言之矣載籍極博必取信于六經若稽颺言賡歌則四岳八伯列在典謨忘帝力而順帝則桑王刪焉董逸書是見雖然惟信今後且未有不傳道之者因別有紀鼎祚特叙次薦紳先生之文如此其曰宛上贈言者志地也仁者贈人以言故尹公之所志厚者也

兩生論草序

此王生叔擧沈生公仲所彌論草云以彼其博于庀材而核于徵事巧于鈎玄而工于弔詭大者磊磊細者瑟瑟殆業是者亡以加矣 今制以文羅士庶幾近古者惟此而其人繩奇而無以自見將圖以抒其踔厲之氣寄其鴻暢之褒于無所自見之中而不爲尺步繩趨所束者亦

惟此迺柄文者時時欲尺而繩之必使其步不得擒而趨不得疾或不必其所律聞而經睹見以爲侏儒之語迂闊于事情故其人輒齟齬不合而上冒雖古之名下中篤時之論即兩生所雅善張生大來左生貞人翩翩然浮之上手西京而口建安神所鄉往且旦莫遇之而覆有意乎斯焉豈非緣以衆所易好之目而示以兼能之器邪夫士奇矣其始奇者不可秘其終則奇者卒不可盡蓋于是乎觀世矣論草上下二卷

所試及所私課居半世有知者不具論論兩生曰王生者故九江守維楨先生叔子沈生寔外兄弟云其于文學也固天性然抑所由來者漸矣而兩生才足相適辟諸紀昌之于飛衛交射于道矢觸而塵不揚而始信其技之敵爾語曰千里一賢猶比肩也而矧兩生恍比肩者乎

宣城課士錄序

經術之行于今莫如宋取士斥諸科而壹顓于經術亦自宋然而秦灰魯壁之餘如綫菫存者

則漢人之爲烈也葢其師有專門奉如功令即出而陳議就列悉尊所聞故于時窮經有實用致理有本原顧吏治儒林漢之良史且耦而志之矣而文翁之於春秋黃潁川之于書又何合轍焉　明興士率繇經術進巨卿大賢名實較著道澤翔涌論者猶以所用或非所習去之燕郢舍之筌蹄將所以經世者非邪山陰杜南尹公令余邑通敏豈弟盡四境之內依若孔邇驚若神明其大意則孳孳務禮教敦古先菁約邑廣文而羣諸弟子正席執經以月有會季有程登其優臣其弗逮士亦且斐然鄉風三載課績以最上其秋課士錄適成以人事君非上臣之猶最績乎要以儒與吏無異術習與用無兩涂善則泮者合不善則合者離耳令公幼奇徒步而即薦東越舉南宮所爲文有泠然草都人士誦之而考金石叶宮商六律具彼一吷由茲王文成令公之鄉先達也修其廢祀于正學書院而吾鄉之先正若先太中二三先生咸預焉余

小子獲駿奔俎豆之末則令公之所風多士獨文藝乎哉是錄未已更焉用余杓之言

四書小題文選序

夫能言之謂文作者言言文已而今與古異稱大言與小言跨立則時之爲也即大小有兼能亦有偏至要以拾級而登盈科而進則未有不先自小者吾友蔡曦伯選小題文四百餘首以授梓屬予序予惟制科以來文凡累變矣然因可以觀世焉方今輕俊之士出顓買奇與語于

宣成弘正則必目攝之以質而已矣若靡所見
文顧茲所載商文毅岳文肅丘文莊王文恪三
數公者斑斑可考也彼其詞率根極理要敷華
飫腴是爲法言其業咸黼黻治功庇民尊主是
爲實用其爲時文德四洽莫盛
敬皇正德之季岌岌乎匠而定之屹然有衆故
文章繫乎人心關乎氣運風會日流詖邪作矣
生于心害于政曦伯固且隱憂之則謂小言猶
童習里誦始進以正即見異物庶幾不遷故從

事小始其用心艮殷已予于今久無當而竊道
古嘗爲之說曰今之爲今者繆反古老莊左馬
勦其麤而軼其精其敝也詭而不情今之爲古
者廼襲今新都弇州挹其潦而昧其源其敝也
哤而無紀葢始也今與古分既也今與古糅而
今與今古與古又自相泮敝何有已也比塵
明詔正文體端士習督學使者焚僞書申舊詁
奉德意惟謹王化首被當在宛陵元聲應響當
在曦伯今之敝或其有瘳乎曦伯先人以詩舉
京兆是遐也于國爲遵時于家爲繼志于後學
爲嘉惠三善具矣

燕遊草序

往余遊南都與閩方公子及相善也時子及郎
比部籍籍稱工詩好賓客酒德甚盛已去之十
年所余來吳閶遇子及猶子伯文有對太常北
歸而出所爲燕遊草五十餘首讀焉夫其摛藻
如春華其切理如秋實其族會俱宜一一中桑
林之舞其邁往絕塵有磨墨楯鼻之氣其以古

詞寓今事微文隱諷有可爲鞀鐸之誦冊扆之
箴余於是益徵方氏之多才云顧伯文猶然待
對也昔謝傅未出東山心知阿玄而未能薦及
淝水之捷衆以爲玄材不負所舉太傅卒以顯
不避親之名伯文性儻蕩長身玉立負霸王器
略亦稍托於酒歸閩與子及日飲亾何賭墅乎
屬者島夷不靜西旅孔棘亦稱脊脊多故矣
天子正需賢若渴當不次擢方公則玄之薦也
固有日且方氏世以書起家濟南伏生至老不

能傳漢掌故董授自其女子即余所睹記方氏若子及子伯書弟子東皆翩翩異等伯文又最駿稱詩修業不朽此特覲執之羔雉而已將務狗之矣

先鳴集序

予從子博及彙兄弟輩攻制義頗著相與哀海內士之薦達者其始試臺省郡邑若兩雖諸曹若庠塾所為文而拔其尤以授梓題之曰先鳴就質予予詰之厥義有三夫鳴一也貴將出敵

必集美于韶頀韎童壤父必讓能于倫夔則此固先人鳴而示之必赴者乎是一義也積學者如叩洪鐘大叩大應小叩小應雖韵無洪纖而叩有緩急則此固拊擊之初傳而鏗鍠之聲響乎是一義也柯之竹爨之材輪之鈴車之鐸皆比于音而適于用士之通儻文之晦章要自有時此特首集爾今懷才而待舉抑寧無鼓于宮聞于外者也有嗣是鳴者矣是又一義也予額之曰二三子緣鳴之義以通樂而緣樂以會文將以善鳴者莫如樂乎然雖良工亦必八風從律五音克局而後能上鳴天地之和次鳴國家之盛彼妖哇淫魄巧而不慙邪許嗙嘑俚而不雅其為失也鈞儻非延陵之觀師曠之審又孰與辨之顧樂有九成夫子之語魯太師一成耳九成其基矣樂由人心生而言亦心之聲也古者以司樂建學政而成其德今者以文義造士而顯其能故聞樂可以知德因文足以見道茲集出其于文殆樂之一成乎由是進之大合而

六變備程墨是已

振雅會業序

文之不同殆猶其面宗戚閭黨即父子兄弟皆不必相肖至畢聚一堂精神意槩趨作言笑有時時合者蓋天授之符而人不自曙也以文會者亦多父子兄弟及宗戚閭黨無異人其人洪纖抑亢舒激顯奥有異詞而無異理卒之以咸皈於雅固亦天潛授之而人自合也雅之說始自詩之大小尊而奉之曰經迺超識玄覽之士

若陸子靜輩謂六經皆我註腳而王文成亦以康成仲晦之疏詁爲支離景響顧以帖括俳偶之文類稱雅不以泰耶今繇此取售輒梓行一草坌乎域中孰不謂雅而余概諸人之爲雅者又何寥寥鮮睹也故文之用至于今代而最輕而經術之効漸益以格東鄉有振雅會麻氏長少若孫劉諸怏士也余甥子羽實爲之長尸盟焉諸英行且顯文自有具論者余惟雅者正也周續之解曰物由我正則謂之雅故或歡欣和

說或恭敬齊莊以暢其情而發其德何直在篇什音節而已茲會之所由以正固長者事乎子羽之季父方伯公廉靖少欲于鄉不于公一事不妄過人一飯家唯先產口不言錢誠可謂大雅君子矣人貌榮名夫寧有既若初所傳誦南宮制義者久覆人醬瓿耳士固自有遠者大者哉是歲巳酉六十年之前爲嘉靖巳酉厤及孫之祖並高舉京兆天道周而復始在茲日矣適萬里者必祝轅余因以遠大之說進

摯言初業序

古者士莫重始進故有士相見禮卽摯以明分不傳摯則不敢見葢尙實而貿正也今之士進而干上非以文摯乎其爲術尊而名之曰經其爲義嚴而命之曰制數言陳事効抑可睹矣頃年國是靡定里風漸囂中外之門斷斷如也慮世者以生心害政直歸本詖淫之言夫詖則奇衺淫則虛詭欲措之善治曷繇焉于是追然有成弘之思吾以爲捄末之弊當求端於初士子

之處身猶之女子論士自鄉始女子自公宮始姊之摯不過棋榛腒脩及其進獻于尊所不過歲時履襪使其㓜齔齒折步鶉異飾妖則固知無良矣士於文所稱小試者猶女子之受敎公宮也有傳訓則有壼儀爲女貞則爲娟順宜早辨諸此從子博貞一輩頗說學督身兄弟自師友特取今小試之文先後梓行之其志慮固甚遠及閱所登選正正奇奇虛虛實實相生相輔意恒在務循古質而埶不能無嚮時趨時之所

至今震澤毘陵而在必有通變不窮者要無忘其初而已矣予嘗記馮開之司成爲諸生日課日代雉編亦摯言之義也

青泥蓮花記序

樂曰爛熳昉自夏季倡曰黃門署在漢官此風一扇女伎遞興遙歷有唐以逮勝國上焉具瞻赫赫時褫帶而絕纓下焉胥溺滔滔恒濡足而涵首舉國如狂匪今爲烈爾我　明睿思遐覽竹書申挾倡之禁金科嚴買良之條以故官曹

雖肅樽俎燕朋餘二百載矣然而彼姝者子實繁有徒紅顏皓齒三千隊半出清閨淡粉輕煙十四樓爭相列肆刺繡雖巧不如倚門攫金是圖頻忘入市抑或才人偶賦致白璧之微瑕至或宕子虛名俾綠衣之興刺甚則指陵柏而結同心托墓梓以成連理又惑之惑者焉嗟乎此予青泥蓮花之所爲記也記凡如干卷首以禪玄經以節義要以皈從若忠若孝則君臣父子之道備矣外編非是記本指卽烝女士之目撫

形管之遺弗貴也其命名受於鳩摩其取義假諸女史葢因權顯實卽衆生兼攝緣機逗藥庶諸苦易瘳故談言可以解紛無關莊論神道繇之設教旁贊聖謨觀者毋董以[illegible]花於南部誌狎遊於北里而已

嚳噓臚志序

嚳噓臚志者木公與玉女投壺千二百梟而有入不出則天帝爲之嚳噓嚳噓者笑也予取以名是編序曰予少頗詧身擇地而蹈顧性甘笑

而不能絕口詠啁流連葢猶鴻鵠識夜機不自已耳比則壯齒漸頹歡情頓減出無東山絲竹之游入有北地井臼之凥負郭之田既賣幸舍之客亦疏家丘賤而薛市虛固其所也於是楗關匡坐墨墨焉若素短於口者然頗多暇日日了一帙書其所載微而多中或肆而比俳細足啟粲解頤大可抵掌捧腹亦不自覺其局局啞啞欣然獨笑焉因臚次志之以代藼蘇之用而巴要非以概於正經而莊語者也雖然正經而

莊語者何如宣聖彼一日之澤不以舉國爲狂罔除之儺不以鄉人爲戲故曰一弛一張天之道也而況諧隱詭浪無非文章罕譬廣徵足勸繹勸又道之所必賅乎善乎漆園氏之言笑也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夫適則無適非適已忘適之適焉復事笑笑則運於人而隨以天有所任而無所待焉復事排排適之反也自非至人疇不以情遷而能以時推移者耶

才幻記序

一切有爲皆如幻而才非有爲者耶顧眞者幻之對也當其出于機傅于竅有形有聲有藻有繪焉見非眞及其入于機內于牝若滅若沒若存若亡焉見非幻余爲才幻記記凡有四仙處虛寥理原淸淨乃有降在人間賦贈藥以相詭吟握椒以見期是爲仙幻妖由人興孽乘衰作乃有肆于域中投冶詞而售媚鼓狂詠而兆災是爲妖幻物稱五酉象備百姦而久遠之浮精有必能之定數故本無情而吐有情之麗語本異族而懷我族之好音是爲精幻夏致商觭曰因曰想而心徵徵于先覺術最大于衆占故或掞華於栩栩或答響於騰騰是爲夢幻此四幻者非道所止也亦非變所亂也幽明之故通矣動賾之用極矣而必質其所以則存而不論論而不詳焉

才神記序

夫神豈蒙金範土而已惟聰明正直者稱焉后代人神不分祠祀益廣祀典無徵稗官有作倏

忽狡獪翹異翔奇至遂邇于神而以文爲戲抑或亦徵所諷焉彼其諷足以遏羣邪其文足以資多識余于中采其藻翰可意者爲才神記蓋未有神非才者也然才固不得盡神也

才鬼記序

說鬼者莫辯于易之精氣爲物游魂爲變矣若夫取精多而用物弘國僑巳先孔道之于令升阮千里之徒或封爲有或亢爲無非眞通也夫旣爲變矣神腐代化有無何執焉至楞嚴典出

疏鬼猶詳而謂遇精成形參合文類則貪明爲皋是名罔兩蓋一涉能所轉成流識將無貴乎才巳越古人神譙楺時爲物裁又聞之以道治天下者其鬼不神要其理則人鬼合聚其用則神人分是編予聊以隱賾標卓詭于世外而祥妖自召諷戒具存人謀鬼謀亦庶以使與能廣幽賛乎予異夫陶都水遺世采眞自言望青雲去白日不遠其論書也迺復勝才鬼於頑仙則才固可少哉才弗可少也此其人與骨俱朽矣

音徽未沫靈爽如新有良足念者因稍詮次而目之曰才鬼記無論頑仙猶勝耦俗人語也

與玄草自序

余行在叔子伯仲無祿則余適當戶家大人且良食不以余當戶也即爲博士弟子數年非其好亦不以余急博士也故余居多暇家多藏書因以其餘力獲胠篋焉性簡脫竟大義而巳間有所篡術亦不肯湛思以求較悅巳而巳初余郡稱詩者宜莫如先都官家大人嘉靖時郎司農巳給事中嘗從萬章甫趙鼎卿諸君子爲詩是時余甫生余生十歲而大人匄身歸數歲余見客客多大父行其能詩至者令習爲客和家大人詩成亦輒令和之屬相率以爲常逮歲丁丑先難作矣其明年春迺籍丁丑以前詩若賦既就讀之意不自得也盖方余在子舍不敢釐千遠以爲親憂家僻處宛上以取適丘里則至言不出以務跡古人則有其不可傳其執不得不自用而其造不得不多岐夫師心者不達

裹貳心者無成良非欺我顧茲則庭中虛矣隺鳴在陰惡取其和竊閔墨而內傷遂稍存其什伍械之名與玄草云叙曰與玄者本揚家童烏事烏雖夙敏然卒以不秀余生也椎幸而免爾楊子不逢世矻矻而庶幾一遇于玄其人可亡論其志可愍矣先人丁　明盛之朝數用抗直繇豈與揚子之所稱明喆焉而徒托空言以自見非先人志也人言余小子以紹明世乎日好多聞而名高也者其正業之謂何則玄之將爲

白也有解嘲在

予寧草自序

日余未壯而孤始當室迺稍檢押奴客循行晦首出則應賓入則奉母卒卒無須臾之間其感物造端亦或稱詩以諭厥志志有所迫則氣不勝厲物有所迫則境不勝窮昔所謂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居三載爲庚辰春而服禫因出戊寅以來所論著略次之名予寧草予寧者葢漢法亦今制云叙曰余籍予

寧要不常至毀其摯歆壹鬱何尻多乎哉殆益信詩之本乎情矣若廬居而塊處者禮矣夫然非余所能止也

庚辛草自序

庚辛草者余庚辰辛巳所爲詩也疆圉之難葢庚辰中春服既除距辛巳之冬而我先恭人遂覆捐養其六月姊夫鴻臚以艾終九月外舅觀察粤西以訃至十月婣氏澂江病致其乎無卒以不免而先是歲有無服之殤實維十月丙[illegible]

之親不絶如綫此一時也往余席世資庭中無故聚百順以事親何術術也彼一時矣夫古之至人喜不眦陽怒不眦陰淵然以其神游而塊然以其形立其次劑不能無成毁有所以圉之無偾驕而已是歲月在酉先恭人食味中肺瘵秋而病與會有司方行毘選余當副陳情廼巳凡操藥以從者三閱月[illegible]所籍詩亦以酉月竣故要多商辔之音然猶未至偾驕也則庶夫其次者庳因本歲紀名草云叙曰人又有言龍

虵之歲賢人嗟余狂戇子焉負俗而行宜以其身及之者而以及所親則余非賢葢可知鴻臚而下固皆賢者與

長命縷記序

凡天下喫井水處無不唱章臺傳奇者而勝樂道人方自以宫調之未盡合也音韻之未盡叶也意過沉而辭傷繁也是時道人年三十餘顧又三十餘年而長命縷記出抑何其菌之宿才之新乎調叛宫矣而位署得所無齾牙衡決之

失韻諧音矣無因重無強押猶一串之珠纍纍而不絕若九連環圓轉而無端意不必使老嫗都解而不必傲士大夫以所不知詞未嘗不藻繢滿前而善為增減兼參雅俗遂一洗醲盬赤醬厚肉肥皮之近累故以此為臺上之歌清和怨適聆者潤耳卽以此為帳中之秘鮮韶宛篤覽者驚魂夫曲本諸情而聲以傳諸譜者也閩道人之言曰填南詞必須吳士唱南詞必須吳兒曩游吳自度曲而工審音深為伯龍伯起所

嘅伏道人亦謂梁之鴻㟧屈于用長張之精省巧于用短然終推重此兩人也問爾時某某何如曰才矣問詞隱何如曰法矣問章丘寶劒何如曰龜茲王迺驘也長江者非天所以限南北耶昔人稱荊劉拜殺何如曰拜月尚巳餘以其時為之詞乎哉道人之持論固若此

鹿裘石室集卷第四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五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陜西鄉試錄序

上踐阼十九年瑩精太平之業而于端士習正文體猶特孳孳士漸且瞿然顧化是年辛卯復舉士於鄉陜西巡按御史李某請典試主名有臣某暨兵部主事臣某之　命臣等乘傳往則河西巡按御史周某前提學副使余某今副使姜某所簡士既咸集迺屬教授臣某教諭臣某某推官臣某知縣臣某某同考試左布政使呂某右布政使呂某屬提調按察使房某僉事張某屬監試百執事毖敕有加皆御史爲之綱紀三試而舉六十五人并籍其文奏　御臣某當宣言首筴蓋自臣不佞繆侍　上伏睹　上所加惠秦抑屢且渥也時往薦饑首種不入　上躬徒而雩蠲田租之半　詔斥少府金錢數萬

緡貣與貧民項洮河中虜　上赫焉震怒爰及在事諸侍從假便宜行邊戎部重臣出而經略比歲以來凡　上之宵旰而圖蒿目焦慮何嘗須臾寘秦邪爾多士秦人也夫　上平居既已爲振其乏鋤扞圉其阽危臣茲被　命又務欲顯其身而致殫其用卽　聖澤穠郁靡所不塈顧秦獨有厚幸矣臣初讀豳風繇日月星辰以至昆蟲草木繇上下婦子之誠愛忠報以至祭祀燕饗周悉曲備其著于民事何切也及讀駟鐵小戎與無衣諸篇則尚氣槩操勇力先公而後私事摯勢趨理有固然以今臣縱觀諸士文其指端醇其詞旨大其敷陳今古粲若畫掌其詠謫名實信若列眉或發深思遠或才性堅決志意鴻涌殆亦有古之遺庶幾哉延陵君子所稱夏聲焉臣悉舉而登之　天府行駿駿有所用之矣秦非周故地乎論者輒貴周賤秦以爲周仁義秦富強夫彝綺匿水狐白忌暑言貴適時也摶沙不吸芻車不駕言貴適用也臣竊計

士要在糵時効實用而已關中號神臯陸海今一再無歲輒見食乏半菽至凫茨自給胡有于滌場而稱皖虜少闌入則井煙竈夷野無青草不聞誦孔羣而偕同澤畓孔門弟子言志求以足民由以有勇其師亦未始非之且富強固人主所時願有也多士試近稽剝膚之明患遠紓籌世之訏謨攷見得失之林昭晰公私之辯補苴時所闕漏而有財相分有力相營俾百姓安于田里　國家治用足便寧無憂循道而術則

術亦道適周而秦則秦亦周不抑多士所優為哉此于　上㕄且渥惠秦者少報塞殆臣舉者之幾幾望也不然而第藉口仲尼之徒羞稱覇術吾其澤于道德仁義為周之楨乎而程材校勣廼不若百里奚蹇叔由余應侯輩晝富則富圖彊則彊適于時而當于用儻意趨全軀保家室倍　主位而嚮私交不若秦人之勇于赴公亟于尊上即多士奇文蔚起直為不根之游言臣即蕭祝為不至之虛望藉徼　上寛恩不督過臣臣詎無濫焉内慙之且臣濫竽考功得差次天下吏士異日者奉三尺而議其後亶哉其秦無人詎可委謀適不用以自解越唐王師旦為考功知貢舉謂張昌齡王公瑾文體浮豔恐傷風雅即為其主所夙知擯不見錄秦水深土厚其俗敦麗質直臣何傷雅道昪廣開賭秦時事虜盤據内地戰守撫勦猥煩聚訟則曩時賓貢謂何假令天下治安而大較類此即賈生憂之矣語曰皖飯不及壺飧故臣不暇敭周秦之

貴賤而諄切以乘時効用之說進三秦之豪桀具在此錄成臣載拜執以為左契是舉也云云故事得並書

福建鄉試錄序

維歲辛卯為

上萬曆十九年凡鄉之士七舉矣福建額舉九十人比禮官條上典試覆有更端是歲仍遵

命簡廷臣往于是禮科右給事中臣其偕禮部員外郎臣其往福建先期巡按御史臣其馳入

境而紀綱其事巳儼然式臨之提學副使臣某
以三千士有奇來試試如期掄其秀者如額并
籍文以　獻御史及提調左布政使臣某右布
政使臣某監試按察使臣某副使臣某皆屬臣
有所爲乘韋先臣稽首謝不敏乃同考試官推
官臣某某知縣臣某某教諭臣某某等咸載讓
臣且申前請臣竊聿往牒所稱大校多緣本山
川連類物產或蓧大昌會或取質其鄉先正先
生核華實則嚮精醇質初終則虔一德目蒿耳

提不啻三令稽使臣善說詞與以水沃水何異
雖然臣旣奉繆　恩濫竽斯役矣誠期期寧能
無言臣伏念我
聖祖首設制科顓意經術則特以閩爲嚆矢易
之考亭書之元定春秋之胡氏此其人非食土
之毛者邪曁
文皇帝分命近臣釆擷諸說裒以大全所爲豫
章延平楊游胡廖之屬林林乎皆閩產也天下
士童而受策長而不遷甘之若飴奉之若成憲

閩于今日海可謂褎矣然臣嘗尚論宋世抑何
其用之寡効言之勞而罔功乎貞年　敕正文
體屏斥百家絕使勿進而經術益尊夫其尊之
者彼固將有所用之耳
主上叡聖天授屨符執象劾百神而朝之日月
所照雷電所章即臣等備位交戟之內恒凛凛
猶負霜雪春中彗星示異屢壓　明詔責臣等
不能先奉　德意主臣亡狀西陲多儆虜情叵
測緬酋匪茹金馬碧鷄之間幾多獸蹄象跡江

南數千里徐兗趙魏之交水暵薦臻枵者未飽
創痍者猶未復也斯自爾多士所睹記亦不謂
宴然無事矣夫經術所以經世也多士業以經
術舉從縣次續食上太常應　大廷之對惟
主上所任使耳橐筆而日侍細旃之上若臣等
問禹湯水暵何由虜東西擊守和孰便所爲荅
天儆弭兵端者諒必有以副　上求倘出乘一
障付尺組直繫降王之頸脫尋橦度索下卬笮
尺五道遠而剖竹綰半通之綸以司牧長民逥

而獲進參機筦預密議其爲用愈竑愈廣而恃以益張經術之効者在茲時矣吾將飾堅衆起而攻其瑕吾將市甘衆譁而摘其鹽夫衆猶易眩也子見夫日月雷霆之下有遺爝者乎葢在內言內在外言外雍容都雅不溺言佚勗勦奔湊不驟言勞綜之以憂國奉公先事後食善未以立本善今以御古其効殆畧可徵已臣其鰓鰓有過計焉要非討經術之不足盡世用也恐多士之不必盡經術用也始臣等來按閩士文

其能澤于道德相應以理義闡先王之訓明當世之務者上也亟錄之其經義雖未大詩語稍不競而抗論陳策有可推擇者次也錄之抑有華藻未飾其踔厲矯健氣可食九牛勇可執雕虎者次也錄之臣不敢縱尺幅溢絫黍俾少年跅𨂻之儔得奮袂而輕進亦不敢拘攣束濕俾世之魁桀鴻儁卒俛首局趣無所致其偏長而頓其用葢臣恭讀我

聖祖洪武庚戌首詔矣塲後十日面試騎以觀馳驟便捷射以觀其中數多寡書觀其字畫端楷律觀其講解詳審於庥哉　神謨淵慮其博且遠也如此夫閩之經術詘于宋而尊顯于明其用不盡效于宋而效于明多士之由經術重而躋紫陽于闕里署鄒魯爲海濱因以重閩也惟今多士之無能重經術使人謂閩宋諸儒徒勦說塗人耳目無益不如百家之適其適而爲用反加其上也盭矣今臣等並以禮爲官禮冠之醮也三加而有訓詞又聞之造萬里者必祝

轅多士茲其鳴璟炙輠之辰乎行且服冕而佩纓臣等敬援禮祝之醮之往臣等侍　上左右久恩隆渥卽令爾多士他日悉當縣官用豈足遽藉手報焉臣不欲一一徼惠于多士且不覆設他日不然之疑以阻多士臣行能譾陋極不肖所自待信薄而于爾多士是舉不庶幾有厚道哉是舉也百執事是敦是毖而御史宣力居多御史歒然不居也曰臣何力之有肅貞王度翊贊文猷有　天子撫塡之臣若某某等例得

並書

山西鄉試錄後序

萬曆辛卯山西復當鄉試士
上命臣某從科臣某往典厥事先是廷臣校士
四方者稟稟奉詔旨益毖亡敢骫法黜賢書自
乙酉越戊子一再舉稱得士矣比言者以弓旌
四出不可供億歲舉絀宜報罷　上命禮官議
令如初則是役也榮滋厚任滋重而以臣不譓
幸而在列懼亦滋深已自惟臣職大司農屬郎

蚤夜握籌筦皖皖當計一委吏治辦耳儻藉手
以人事君之義庶幾可論報乎錄成籍奏故事
當言未簡臣伏睹　國家都燕晉爲肩負䏶前
代益重太行天下之脊恒霍輔之長河既縈汾
沁互帶地形勝矣五原澤潞并代之交士馬魁
健甲兵犀利所爲晉國莫強焉然自文公時不
獨多曲踊超距之夫而有敦詩書說禮樂若郤
縠其人者漢龍門氏唐栁栁州各肆力于文章
貴重至今有如駟馬以先拱璧迨我　朝而河

津之薛首祀瞽宗文在玆矣論者尚執蟋蟀山
樞之遺謂晉士率樸茂過質也頃臣擘晉諸士
廼益斌斌質有其文焉夫士也地靈所棣雖無
待而興乎至其承古之風厎今之緒文采槩見
抑有所繇來矣臣試跡郤縠五才士挾新造之
邦左匡周而右攝秦楚幸以其王代與太史公
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子厚見放鈷鉧託神
羅池而文之用愈詘已今海寓統一運際重熙
主上神叡日修唐虞三代之業而猶廣厲學官

顯陟明儁士操方尺之牘幸入彀輒偕計對公
車解褐而登文石之陛爲郎從官次不失百里
宰職衆勞立躋華膴豈與彼偏雄之佐補苴一
時若堇堇守文史星曆而已士何可不謂遭時
遇主哉且臣私度士居恒被褐懷玉嗛嗛焉曰
吾得時則駕爾及時僨得之而庚咨咨以天下
無害雖知者無所施才其志念深矣惟是昌符
蓂莢元象鴻朗誠已治已安而北維虜南孽緬
祲祲並縣兵賦匱頓天下亦不盡無害也諸士

不睹爾大鹵之金乎在冶而躍以爲吾良金也惟人所笵一出于硎而弱骨不斷繞指不前何擇于大鹵又不睹爾冀野之驥乎驤首長鳴以爲使造父御之必籋雲而上征也及其在秣與凡馬無异覆何擇于冀野夫士亦有肖是者始士羈貫以來孰不詫生堯舜之鄉平陽蒲坂其勢如故也便章昭明其盛弗替也九官十二牧可端委而相後先也而庳之乎覇術羞道之異日者絜功程績脫弗若御轂五才士得收詩書

禮樂之實效士初所惆然而厚自詫者謂何豈其堯舜在上而無二十二人者爲咨命應乎必不然矣且已遘不盡無害之時而無才可施或施而於時無當即摛藻如春華將焉用之况文亦孰與龍門柳州多邪假令臣等舉若以文而文終不任質是若施文質兩無所底寧惟爾諸士羞舉者其何辭之與有蓋簪者趙文子所舉於晉管庫之士七十餘家皆能獲其赤心公家賴之名號顯榮臣茲所舉幾與文子埒士愼旃哉無寧效主酬知自獻成信藹然天壤毋使爾先哲得擅榮名使臣得附於文子知人之問則士不負臣臣不負

上大典亦永有光哉

應天武舉鄉試錄序

皇帝在宥天下歲累告登煙火萬里單于備藩臣維謹離禁兜昧之樂晉在屬國公卿百執事雍容都雅且日修太平之業而有司如期請武舉士歲已卯應天則巡按御史董公寔監臨之

于時督撫中丞胡公秉鉞茲境振武肅猷暨諸在事祗勤祗眘以不佞某濫耦斯役役竣進二三子約束而申令之不佞東南人也往與計偕馮軾齊魯燕趙之墟雲中酒泉諸邊徼人鱗集輦下綜其形魁梧其氣梟雄而洸鷔東南地腴負良其骨體柔脆其驅轂雪而操勃盧扶揄之技不能當徼外什三人亦有言長江者非天所以限南北哉比竊受命行間鎬京在望襟山帶江其嵬嶷崟嶔如戟張劍挺秋水時至洶洶磕

磕如戰鼓列郡之重殆登三輔焉是役也鮫函扈帶介馬而馳鳴鏑若破三尋之矛還若車輪豈不亦彪彪武夫哉即其人魁梧而梟鷙亡用益矣至挾寸管而嗽形便抉利害若剡眉若指掌舄奕乎文哉即口章甫而手逢掖亦亡用益矣而不佞則以今東南闑闠詩書所少寧文廟堂方興起禮樂所捬髀而思者寧文諸士行畢上司馬矣藉令左茅而右鉞俾爾致師形便在目搏抳不前利害在胸旋抽作好當其時以

文則赫章而跗注之謂何以武則曲踊而超距之謂何是兩者將安所當以傳其臯虖始不佞之校諸士其方畧何敢遽遺而執轡如組則㦬然起其陳說何敢謂誣而一發飲羽則爽然自失何者誠念江以南所少非文與　國家所南顧而捬髀者匪直文也不惟其被服儒者而習恬媮而惟繫頸摧輪之爲勇不惟其浮慕賢士大夫而藏市道而惟捐身殉國之爲忠不爾即言則古昔攻堅瑕是譚沭猴於棘刺而論搏虎于中饋者爾抑緩急焉用之世輒以晉文中軍醳其五才士而授敦詩說禮之郤穀𦛊大夫方城漢水之言出而齊盟遂成所謂合文武而一者也不佞其設藿今日戎馬郤走於糞弋鋋化爲鉤鉏語曰天下無害雖聖人無所施才上下和同雖智者無所庸功夫以其無所施將不給施其無所庸將不建庸故器不除于漁而于萃衣袽不戒于坎而于既濟彼誠睹未形而補所偏也越稽方叔謀猷克壯吉甫爲憲萬邦爾諸

士固材官良家子詎曰無人而不佞爲藿時之議如此諸士幸踣首拜手讜言御史兵使者趣下吏籍之

應天武舉鄉試錄序

上十年壬午秋遼左大捷幕府具功狀以聞
詔下爵賞有差其年冬十月天下例當武舉士畿南六郡直指使者蔡公鶩車繻斧寔式臨之治兵使者程公誕膺　新命督察攸司蒞　國家方有武功行與事會二三執事矢盍慮餙以

奉直指公任使圖爾　上意指所鄉于時材官
蹶張之士應檄而來者將千有奇維日癸巳進
諸士于郊而射以騎旋筴躍馬其捷若鬼其矜
若舞其直中繩其方中矩伦而曰美哉即丙鈕
與孫陽合而不啻也錄之日丙申布鵠于郊進
諸士而射以步蹲甲援彀若附若拒貫心而目
不瞬接矢而塵不揚伦而曰美哉即紀昌與飛
衛合而不啻也錄之日巳亥既望序諸棘院以
論策射覆之意在以敦說者長中軍而相夾谷

者以禮終也迺其言從橫其氣激迅其抉成害
攻堅瑕近名實矍然伦而曰美哉文也即孫吳
合而緩頰不啻矣亟錄之凡四十有五人云噫
嘻士遇合亦不數矣而諸士之于今日則猶有
厚幸焉語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言時者事之
會也

主上神武威德廣運款關內質稱盛烈矣而猶
親詰戎兵每飯在疆埸之吏少有鹵獲賞輒隨
之資適逢世于時得矣漢故事徵六郡良家子
彼以近天子威儀爲賢惟是密邇　留京何論
三輔
高皇帝振旅渡江首登采石王業肇基良繇江
左于地重矣先代南禦倭北困虜頗多兵興然
于武科或中罷間舉之具文爾屬者著爲令大
校如文舉士其舉者獲以次續食待　詔輦下
是役也直指公爲之綱紀典禮有加于事張矣
諸士可不于今日厚幸哉不佞亦幸且在事承
直指公下風顧有所厚望于諸士要非伦求多

諸士爲也即士以射進獨不聞熊渠之射乎其
見寢石爲虎也一發飲羽及其知爲石躍弗入
矣彼其初其操心一也士以文進文渠有如馬
服子之讀父書者乎其卒以辱國覆師爲天下
笑者其應變殊也諸士籍上司馬駸駸嚮用矣
一旦而授鉞登壇次之乘障剡戍援枹對壘機
會斯須何可從頌持文墨議論而已夫權不握
不可以應敵志不定不可以制權朓有緣飾爲
名高或巧捷爲利便內攖外挽其一者二三矣

以之持重則敵輕以之當機則不斷此睎諸士
所就業與以耳食何異即在事者抑安所釋其
恩焉敵未翦則忘竈食虜未滅則忘家搆難則
居先掄功則處後是爲不二心之臣守則如處
女發則如脫兎周還如四時不測如風雨是爲
善應變之將之兩者似異用而有交成然卒皆
諸士所自許能者也如是而餒藉蹈會伐以將
著扞圉殿邦靈以地顯俾貂蟬出于兜鍪介冑
與而禮樂庶以武事張仰詶直指公所爲典禮

者在諸士矣竊聞之鼓進兵者也一鼓而振再
鼓而衰不佞進諸士之始愿爲一鼓焉諸士執
前茅而進其益務自振哉

應天武舉鄉試錄序

上御曆之十三年是爲乙酉秋八月南京舉文
士于鄉西郡得人爲盛其冬十月西鄙當武舉
士上司馬于時應天巡按御史龔公治兵使者
周公宣威振紀厎笞有加其不佞濫竽斯役諦
首主臣蓋文之舉也不佞與受牘得旁闚諸士

所爲文其明經訓而湛道德文士宜然至其筴
將術詠名讜寔何較焉著哉雖善漁者必問宿
沙今即爾武士所敷說豈不堅決恐或不瘉于
此矣矧會　皇靈燀赫中外恬娭固期兵木無
刃偃革爲軒又奚事武不佞郡國小吏竊占
上意指所鄉云夫粹白之裘非一腋衆鳥之羅
非一目彼其俶儻瑰瑋之人多濶達于文辭亦
不盡底厲名行材有所奮則殊尤魁跡志有所
尼則詄蕩橫潰越在漢代其于舉賢良方正孝

弟力田尺一甫下而覂駕之令跅弛之招即從
從不皇英君睿孳今笞何擇焉試即爾諸士鄉
之先程忠壯汪越國若左匡政梅知巖輩非所
稱俶儻瑰瑋其人者乎當其始剸蜃椎牛誠豪
致故董一匹夫巳持梃而起龕亂庇民卒之廼
勛載旂常光流簡牒頋其時屬經綸草昧以故
傅鴻漸之翼依日月之末光諸士得無以今胡
粵一家麻禎硏隱第令前三四公而在即有奇
將安施如文帝所咄嗟于李將軍恐卒不獲一

當者乎不佞逞脊之太上伐謀其次伐交其次
伐兵其最下攻城夫攻之不如謀業臚列矣而
綜之之數者在自審所具抑各以其時行安常
則緩帶雍容隱然虎豹際難則折關衝陷馬革
在裹志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言乘時而審具
也制勝爲略不必勇名殉國爲忠不必首䤯且
今醜虜特啖我互市縻我封賞似餌表之術而
已其支部士馬魁健三衛者方有二焉頁藉口
和款無復藩籬外陽信我之詛約而内嘗我之

形情狼子野心未可圖也諸士詎可謂長高枕
無事事邪稽我
成祖皇帝時虜繈數千里外猶念以爲肩背之
憂振旅深入至于三犁其庭禀姚有言匈奴未
滅何以家爲諸士固挾衛霍之志而來也行起
應　詔以次備任使儻有能翦此而後朝食仰
竟我
烈祖之遺摹拯　天朝九畡之鴻籍者虖殆剖
判以來所未有媮快者也不然而平居齋咨慨

愾以不獲一當及其在事而所用非所期小則
僨師大則辱國則有司先所舉文士其文辭出
以資黼黻其篤行君子以維世風百餘曹者不
啻足矣果奚事武哉不佞初守吏从部使者往
來程汪輩所嘗環轅鏖戰處煌塵榛莽尚想把
其英槩輒頓車裵回不能去而以今得舉諸士
于其鄉之後人間者私幸諸士幸而遘遇不至
李將軍徒典嗟于其主萬戶侯何足道哉不佞
原本反覆其以諸士敬共桑梓于情近焉此要

非不佞臆之薀代部使者立表如此

應天武舉鄉試錄序

天子御大曆服之四十年龍集壬子久道成化
文洽武翔維兹南國　祖烈昭焉是秋舉文士
于鄉冬十月當武舉士于時柱史荆公方代
上巡應天六郡實紀綱其事懲飭有加備兵憲
使饒公張公新奉　命兩牙並建叶規分陝校
晉重矣其繆緣李官典厥試天文左角李右角
將黃帝昉用兵而其書總名之曰李法其竊媿

明
溺其職不侫宋人也接壤淮甸因獲攻我
天造草昧魏鄂曹黔林林乎淮產也迺畿南六
郡不少槩見項年文以綦盛名賢輩出霞蔚雲
烝頗卒未有以武功顯者夫扶輿之氣清淑爲
文剛勁爲武皆必有所積而後章精氣之入也
必有所集而後振武科之有鄉其名獨其禮縟
得續食上縣官儷于文未有若今日者也
上仁勇兼錫布無爲之治收有截之奇九卿大
吏不時易補而大司馬儼然在列建越小警法

及元戎遼左見告轉餉徵兵出無反汗葢不以
百年無事而一旦忘戒不虞也諸士于今日不
可謂非膺時遘　主矣行且應　詔而北也國
有大事唯所用之諸士將無曰吾於騎射策如
縈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於射則若拒若傳穿
七札而貫蝨心其於阨塞要害堅瑕名實之際
亦旣策之晰而論之稔矣特執此以往爾余唯
唯否否夫至危而至變者莫如兵故無難于愉
度難于親嘗無難于游譚難于際用姑自諸士

鄉論之在逩畔落西下楚氛甚惡則皖城爲之
襟吭海酋殘孽闌入郊關至籬門之外不留行
丁戊間太湖之豈一夫作難遂乞師於吳淞始
撲滅之今　景運郅隆如日之升誠無宜過計
而兵則不可一日去者也設諸士生其時植其
所緒半通而棄一障果能啟之猶振落錯之猶
覆盂者乎躧矣躧矣一或不然則旋視所陳策
發論悉巋言也卽人馬相得弓手相習止一人
敵其技易以殫而于是舉也爲辜時爲負　主

嚮所期保大定功以武顯而與魏鄂曹黔諸臣
先後揖讓者謂何舉者且將爲不適矣諸士始
必不其然兵者本之以仁義而運之以權謀者
也權不設不可以應變志不定不可以制權霍
票騎不學古兵法頗方略何如而辭治第曰匈
奴未滅何以家爲岳武穆大言於朝曰文官不
愛錢武將不愛死則天下太平矣此其志抑何
堅決雄毅也志定則神清神清則智慧生精氣
集兵之變雖不可勝率原于壹心而巳志非心

之所之平時至則應心暇者勝如是而請纓授
鉞繫南粵于闕下縣郅支于槀街俾勛在旂常
誓在盟府奚難焉古之大臣入而詩書出而介
冑入而握樞出而列閫隨用致効因應無方其
志蓋良繇先定哉敬仲有言吾舉登也已耳而
目之登所舉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
不佞其謂諸士殆不其然是舉者靡耳目而獨
信心也諸士勉旃敬遵故事代柱史公憲使公
敢申諧于首簡

應天武舉鄉試錄序

往歲丙午應天武舉士不佞其忝司校觀諸士
所噭說蔚焉著甚迺仰嘆　國家作育人材之
盛豐鎬舊京卽兎罝而豹炳如此已憬然過計
謂江以南文太盛所乏非文鶩虛華或隳軍實
也竊欲諸士損文之有餘補武之不足諸士唯
唯越三年爲己酉冬應天復當武舉士不佞其
忝撽御史臺校士之役使庚濫竽焉旣蒞事猶
持夙意覈多　士則其馳驟若滅周還若環擅轡
筴之制而恣欲於馬援弓縶徽支左屈右三起
三疊曲彈其技顆精厲氣猋決電掣直上而無
前較筈不柳亦武勝哉其所過計爽然自失矣
然更有質于多士則又益虞多士之狃于用武
也

主上神聖自天威稜震懾西龕亰亂東定屬國
于樂浪之墟驅久冗之逋倭而鞭撻之以大義
紹箕封至播之平舉數百年不屬版圖之區宇
方千里拓建兩大郡以分隸黔蜀此自我

成祖三犁虜庭以來所未有之勛代也皇哉烈
矣顧伏覩　上恭己淵穆睿思所注務耀德是
先無事則修政明禁爲內治之順有事則推輪
誓旅爲王赫之征固以文武並用長久之道耳
比奴酋叵測遼左孤危儲饟增兵日不皇給而
宰拱戰款之議尚在紛拏安得稱晏然無事是
誠　廟堂亟材力羅魁桀之時也諸士行上司
馬矣臨燕雲而歌駿望浿水以騁驪立髮抵掌
實察時思奮焉彼奴勢漸以張其志不小也若

寧堇堇以一騎相馳逐一矢相加遺可制一旦之命乎其不知兵嘗誦法孔子孔子之言曰我以戰則克問行三軍則懼事好謀之與而以由之果且弗預至于成則非有大智大勇不能矣夫所謂大智大勇者斂之冥于無聲潛于無朕窈深幽莫在三淵之下發之五步不留萬象立應儵忽變幻在九天之上何啻以技擊驅策而巳葢古學術出于一故文與武有兼能而無異道下迨晉之中軍敦詩說禮漢之征虜雅歌投

壺尚幾有古之遺風是役也不佞某承式憲典代宣言于多士要惟沈幾惟繕力惟恢度惟讓名沈幾則先見事端繕力則未有餘勁度恢則衆心豫附名讓則物議鮮譁始而受賑登壇智勇迭運俾　國重有制之師旣而策勳歆至功能盡謚俾　上貴不伐之士斯其爲實用武而爲武之善經乎求之在昔郭汾陽其庶當之廻紇占者亦以爲大人冑一免而圍遂解所繇以制其命服其心者詎直威武耶汾陽故由武舉起者也爾多士儻有其人諸酋嵬瑣孰與廻紇彊可款餌彼而羈縻可戢翦此而鼂食又曷足勤　宵旰議盈庭哉其一介往見士文盛特以武相敎誠玆之舉士武矣虞士之狃于用武也更以善用武相切劘抑何其言之無厭而責人之無已也某聞之世未有不愛其子者也藥煬劑耳則不爲愛靳殆有所甚愛者爲之不佞某藉以逭不適之討於主者及多士無負主者之嘉惠厚幸望咸在斯矣敬載拜敍簡端爲後券

鹿裘石室集卷第五 終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贈史仲弢司理應　召序

余小子在博士舍中嘐嘐慕古先多慙不能與時俯仰取苟容其于府寺旅進旅退而已覆不能有所更端而諸大夫頗有過從者

今上初會稽史公來爲理官大夫理官故貴簡

博士弟子不得以長揖見以論鈞敵而大夫甫下車首事造余時余病肺謝不應數反乃彊起應之余居卜夜而飲巳卧日高舂爲期大夫或先期至輒危坐以待而或先期微知余業起始至必得請始還而余間謁大夫則大夫卻行菽席相與備賓主之禮以爲常余有官一畞寓宛上大夫時時具酒自觴余前而余間治具要大夫大夫修爵無筭酒酣以往和而歌相樂也而先太中宦久減產余有母家貧大夫以月奉前辭曰用爲太夫人甕牖之費而余終不欲以貧故而人代養吾親固謝大夫亦不固讓也大都終大夫之任余無敢以私進而大夫亦無忍以私惠凡吾兩人所爲者將以使上者近賢如不及下者遠貴如不勝而傷其義不並顯于世云

是歲

皇上察大夫課最徵入爲禁近之臣大夫所爲理郡狀二三縉紳士臚列之余竊念稱述法家必申韓爲首其所著孤憤五蠹三符諸篇務於

切名實發摘鈎擿中人之陰儼若神鬼非不足快意一時直以力制其死命爾至其言單人工而奪天巧則惡可廢焉大夫卽主刑斥申韓不用用寬和名而所爲文高渺鴻肆揣摩幻變百出而不窮其指抑多取裁矣而又善爲詩余觀善詩者莫如豳風由曰月昆蟲以暨服食祭饗其著於民事何切也余郡勤稼穡而尚儉有豳民之遺風焉大夫採反原厚其旨類本周公而儆婉以率民刑非得巳殆非徒其詩得之夫申

韓以文飾法而於道不謀大夫裁其法而文不溺用法詩以辭發治而於情曲體大夫本其情而治不偏用辭茲大夫之入也或格于年不紿事中宜署大宗伯之屬今上恭已垂衣與公卿大臣修古禮文之事是繇宗伯大夫當以其屬重矣而令　廟堂方厭吏刻深務與民休息當首推轂大夫異日有能紹明今古知人能得士稱休休有容之臣意者其在斯乎大夫治行而命余小子爲之贈枳里

人有言諸侯之卿相枉車騎而交臣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大夫長者就令在遠必中近余然亦無用于余矣

贈郡司理史公應　召序

明與列郡而治郡置守相于相則一治兵一治賦一治獄而治獄爲重今天下吳患賦邊地閩浙兩粤之交患兵圻南以西患獄而郡治獄爲司理多起家高第奉三尺儼然臨孳縣大夫其體統尊多年少新進其才力健又多從御史中執法行部得陰舉刺所部吏與微諸大姓不法事而持其成壞死生其寵靈專夫體尊則人易卑力健而專寵靈則已易用善乎會稽史公之言曰吾聞之道因則大化則細操刀而割孰爲受其不祥史公蓋方治余郡獄云余郡隸在圻南其俗樸茂長老無鳴瑟跕屣挾丸跳劍椎埋鼓鑄之風其土磽确無亟一鍾澤量牛馬千戸侯等之入貲不中豪其人類巽愞不任無敢用其恣睢以輕扞文罔如刁閒之屬余及見鄉先

生輩言之頑者人知學戸口般實服都而詞雅煩號斌斌迺往往以其智相雄長而有所爭以其埶相假貣而有所挾不勝必反脣而相稽稍得將攘臂而修其郄然事亦誠有端矣公爲司理自甲至庚凡七年所從御史中執法行部者什七所居郡而旁大府質成所相郡太守而親爰書者什三其緣法之于情而不以意溺法致生之于死而不以意勝生名實相比郡中稱平余爲藩臣久在外稍耳習公而會有豫章之役

謁縣大夫得公治狀始詳獄留則市閭而公片言立折授餐而入歸猶果然偏聽則囂權而公精刑名家手自削牘胥史婪立卽獄疑或冗吏案弗竟或掜置禦不可竟諸部使輒問公云何具以對每奏一篇未嘗不爲起稱善也後先並薦公于　朝大都謂公少而老于吏如此今年春召公待次天官縣大夫相與劾駕而屬余不佞爲之辭則移書豫章署中唐某曰余往過里門嘗望見公顏色旣讀公古文詞知爲博大長

者也而卽縣大夫所稱述則博而精惇大而明作而以不佞究于公務孳孳民和其志慮在博大者乎嘉靖間余守司封郞于時大壘用事吏從而汙其季年申戒不令而吏覆用刻核名今皇帝一洗往弊與海內更始葢數變而適逢世矣比年大計謂吏嚴徙爲名高而無與佐百姓其太甚者悉論斥而應　召二三臣悉孳孳務民和者此其用略可睹矣廟堂之上咸有一德熙洽如春夫春之道長養生息者也公未壯于令甲不得晉臺諫侍從之列當進春官郞異日輔　天子而長養生息者必公公也夫縣大夫相與語吾曹幸縣屬吏事史公公沈深有大度卽事必引當否程正經然卒未嘗以疾言遽色加吾屬鵠然其春也人率以年少求多則越計硯有言有美之士不拘長少公越人矣願奉太中之辭內公行李敬謝不敏

贈郡太守鄭公覲序

明年春歲庚辰元會爲萬方執玉之期

今上當受計郡國郡有守有相三載相計其所屬而質之守守計其所統屬而質之　上葢令甲也于時巳卯寧國太守先生方治行而其相三大夫祖于河上膝席前請曰守五馬北矣下走不能以議曹從頃之

皇帝將徵計于寧國守主臣所爲寧國計者何太守先生矍然起噫嘻夫不佞何計哉郡次守爲丞遂舉觴觴丞曰子丞主甲兵而相不佞者寧國襟山帶江登在三輔越昔多故寔所必爭

比篆白徒爲兵尺籍虛具或操挺而呼中夜難
與覆盂矣而以不佞當事則境内不復以鶡冠
聞即校武之役一旦而錄上司馬凡二十餘曹
臣所爲計寧國甲兵者其丞在郡又次守爲倅
舉觴觴倅曰子倅主錢穀而相不佞者寧國故
多本富賈亦外般而中瘠也賦斥旁郡且鈞之
寛則逋而病國亟則峻而殘民屬者山苦螟澤
苦潦飢而不害輸課如期俾上緩于督責而下
免于轉徙臣所爲寧國錢穀計者其倅在又次

守爲司理舉觴東鄉而觴司理曰夫子司理也
非主刑獄而相不佞者郡往教樸稱治易近稍
高自負而彊有力者多借寵狡無籍者多馮生
自不佞三祀于斯也爰書稀少肺石幾亾人臣
所爲計寧國刑獄者其司理在噫嘻于不佞何
計哉三大夫並膝席諗謂郡有長猶射有鵠
而左左之而右右之郡有相猶車有輔車而前
前之而後後之方太守入郡而問郡大計亡如
前三事而下矣則嚴什伍飭修盧而彊事以平

會歲大侵霪雨爲祟蕩析離居執殆岌岌力請
上蠲租什三平私糴斥公廩以之課集而不擾
訟者朝而造不事飱夕而造不事褰無先入無
深抵而民志艮皆太守以也二三子决筴壹禀
於守而守卒不以長人而自用曰是惟爾二三
子爲政惟爾之能請射與車喻今藉令布鵠在
右禁拾于左鳴鸞在前格輸于後其不至反擊
而中折也者幾希即二三子抑安所傳其舉乎
葢聞之天道爲而不宰有而不居守其以天自

處矣二三子其敢貪天功爲巳力敬謝不敏次
第起修爵無算禮成則御者拊驂去史氏某曰
郡太守葢今襄陽鄭公云余在京師時覯鄭公
恂恂長者也巳爲余郡守官若處子而御下若
神明其究則務舉大體期與民休息故察足及
魚而終不以其故損仁才足剸犀而終不以其
故掩德至余聞所爲計于三大夫者其難居先
若恐辭諸巳其獲居後無求多于人則虞廷之
揖讓也非邪夫當虞氏羣后畔朝而課其最固

未嘗不重有功然以禹功在平成而帝兢兢焉
示之不伐又未嘗不美能讓
今上方修三代之業詔庶司面見東朝脫問寧
國太守何以治寧國使盜賊日少徵發不後時
囹圄虛守具以狀對將無如龔渤海之於漢日
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彼其善則稱君順道
也此其賢則推人厚道也
皇上神聖不啻眹重華而上之協恭和衷何論
漢事史氏願簪筆載諸蘭臺之上三大夫者二

李公丞蘄水倅南海人司李則姚江史公而鄭
公由戶部郎出守

贈陳使君兵備廣西序 代

嘉隆中兩粵盜多兵與云南洼海奴西坐困猺
獞二三執事並列行間犯濤冢箐暴衣露蓋濵
百死而不辭其民共餽糧佐軍幾萬萬計所轄
踐而虔劉之者不可勝原郡大夫陳公者南海
人與余譚當時事輒咨咨稱久勞苦焉比者
天子神武諸臣畢智徵師轉餉幸而殄絕當五
載秋 詔晉陳大夫廣西按察司副使治兵柳
州夫柳州者古之象郡秦畧揚越所首開三郡
者也大夫介兩使君于余問所爲治兵狀曰太
中嘗于曹濮是役乎余不佞唯唯夫天之道猶
循環然自操而縱自張而翕故務耆定者以干
戈事德禮者以俎豆文武並用抑篤于時也大
夫往矣通其耳目而豎其聲敎使深阻闇習得
耀于光明推編而魋結者襲冠帶莫不仰奉
明天子之威寵即有武備將安所用之今其地

號巳事平然第力薄不制爾醫莫大于移心而
斂志藥石次之而其民疲于犇命瘡痍未起暝
眩之後繼以參苓則岐黃家有要賭也大夫爲
吾郡雅意儒術班其博士弟子而課之微言大
義纚纚不休請事郡春秋待余父子而爲政大
都吏治緣飾以經大夫第往戢干戈而俎豆之
今日事矣兩使君進而曰大夫茲往以備兵命
也若太中言者誠足文覲聽其謂枹皷之任何
不佞唯唯使君不聞乎樽俎而折衝焉文事武

備非兩致矣左右廣隸一督府風氣習俗亡大相懸其阨塞利害具在職方大夫往矣昔者齊獄市不擾而卒賚清淨之利問何爲帶牛佩犢而潢池之徒卒歸赤子。此其章章較著非不佞之臆說也大夫開府象郡參衛越駱封疆千里志稱其人恥爲姦絃誦爲嶺表長西山鈷鉧潭諸勝子厚所朝夕理詠而極力于文章者又大夫部内大夫其幸無厚于自愛其才而創以求試而無以兩階之舞迂闊自嫌曰治亂國必用

重典乎兩使君進而曰若太中言者朕主爵者其于廣左右風氣習俗無大相縣而以命陳大夫意者以大夫斯宜與不佞唯唯語曰君子蘭芳無適而非好也以大夫其才何有乎百粵不佞往以醫喻治秦越人之醫也隨地隨變隨變而隨効則陳大夫哉兩使君相與語吾曹方悵焉分襟之不易而感世路之多岐也願奉太中所陳術修祖道之詞兩使君者少府蘄水李侯司理姚江史侯而別駕李侯者大夫邑人先是入賀行

贈李太公迎養還金谿序

盍金谿李君爲涇令而侍其太公來則余不佞縣同季令宣城太孺人適在邸中君有聞于郡大夫或謁臺使者輒過余邸中具卮酒太孺人壽余時時一介候太公七耆亡恙凡六閱月而太公西歸矣李君長跽請留也太公召李君而語之曰始吾以寬博訓女也而女爲涇其俗好剛使氣輕扞於有司即近者王翟之役涇得一

焉吾思女其不任乎而自吾未至涇也其地膾脯漿粃之味美適紈綺縞紵之服精好吾思女即志廉白亦將無羅其可致以寵老人乎迺女于斯治其大猾而去其泰甚者用晦爲明威惠昌熾吾于斯食無珍錯被無純纊而女韋素自若脫粟飯而已夫女之能其政也而吾思釋夫女之竟其志也而吾思釋吾歸高枕矣李君長跽請留也意太公春秋高即歸與寓公等爾何所事事太公覆召而語之曰吾何事事吾歸而

其餘德行于鄉閭其餘晷于杯酒花鳥其餘智于卜晴雨而校六著其餘力于高而塍畞深而溝洫寧無政女職其外吾職其內寧無志女殉其君吾殉其身李君長哭曰固留也誠意惜一日之養云太公吽其名而讓之曰孺子識之人千金與孩提之童而不能易其搏黍何者其情彌近其執彌堅也吾素分山林間豈以女令重吾哉遂趣駕行而夷猶車下者李君太公所然笑余就太公所待諭類非無概于世者至其于山

林也天性則然李君余同郡又同郡官而家訓訓公不逮鍾釜之養余所以爲宣城者又不逮李君之顯義太公故益怦怦焉心媿之矣

贈涇令李公考績序

涇令君爲邑之三載部使者具績書以達于大冢宰而獻之　上制也余從旁邑諸令長得受而讀之大略言涇負山阻嶮其人多峭激尚氣小有言即聚族而訟急則趨輦轂下非踰年歲固不決或至更六七使者豪爲政矣令日坐堂

皇訟者以次第取決即爰書日數十上日數十立決之居嘗問他隱伏以相參考而法其大猾一二人餘皆股栗里中惡少年往往多好樗蒲蹋踘無賴而傾人之産令縣書國門諸游閒者有禁歲再饉邑中流亾相錯令出令置常平倉有老弱煢獨不能自食者置贍田其賦稅裁抑閭狹多所假貸繇是穀不勝貫民得不轉徙始徵發吏胥困收戸收戸困編戸因而緣絕簿書公私費耗甚衆令罷收戸令編戸得自輸吏不

得受一錢故事卒戍軍馬各有長者祭酒其卒不適籍馬不適簿長者祭酒居其間爲駔儈令至各不立長者祭酒而先簿正郡中無涇邸縣官儆自民間有常費令斥奉建涇邸郡中漕倉初附宣城之北境王租繈屬于道令徙姑孰就漕卒民力以紓邑歲貢士不中額令爲新澤宮而張大之月有課日有程以經義訓督諸生頊之偕計吏待　詔公車者歲若而人皆令功也其他簿書筦鑰諸細事不具書其最著者如

又卒未嘗有逋于是郡上臺臺上于　朝而會
公考績績居最夫公力持其端而兼其用上下
各有所至而兼其名則前所談之數者何以難
公爲唐某曰余間睹詹公績書言公開斂習文
法簿書正廉其居最者則大氐以善荒政征課
如期僉往見邑歲侵必以平糴之說進夫平糴
將無從糴矣又或以百姓抗棨豪安得用私責
而益趣之必以已責之說進夫富者留滯其財
貧者不得以羡補不足則計晝無復之矣詹公

弁斥其說不用務從民所便而已此所謂以意
推行之者也公溫溫易親有大度而自歲薦飢
四方多探丸椎埋之奸卒不入宣城部內余然
後知德禮之爲用廣也有味乎太史公言之曰
奉職循理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公甫上計而
余適有粵西之調旌德盧君者以三令君之命
來屬文于余余鄙人也饗其利者爲有德而公
績最者亡如上兩端故余屬其事爲詳粵去家
萬里有父兄在尚願得終惠於公然以敝邑之
褊小又惡能久勞公諸令君一時並有聲藉甚
當以次從公起矣諸令君者南陵沈君涇李君
太平馬君而旌德盧君者其尊大夫余同籍起
家

贈大中丞孫公進副都御史巡撫四川序

明興兩都並建三吳諸郡登在三輔其地不右
岨山則左環海縣官財賦大半出自東南故吳
爲重矣而其名荒服去京師萬里而最西者爲
巴蜀焉　國家各以御史中丞一人塡撫之葢

並重之也論者以幅員雖一遠邇則殊塡撫雖
鈞體要則異要之遠主柔邇主能舍是二者其
道亾繇也至于邇而邇遠而遠二者以時行爲
之難者已今晉陽孫公以御史中丞來撫吳績
用告成　詔進公副都御史移節蜀中某不佞
以直指有事江南方藉手孫公報　天子公行
矣　天子神聖在宥雕題鑿齒倮身魋結之屬
咸備外藩菁棘窔奥沃焦甌脱之墟若在寓下
何遠非邇綜其勢則遠未有不自邇者也孫公

邇而撫吳矣吳地大物豐其俗尚華奓好通賦
豪猾爲政民有輕心其道貴在能孫公居三年
剔蠹梳隱不遺餘力雖時時剸以寬和而大校
意以能先吳蜀即僻遠稱險固其人多椎魯樸
茂知畏法　尺一之下不啻建瓴比猺狪有不
用命者遣偏師克之畫事以平所以生養而安
全之者其道貴在柔夫　天子南顧吳則孫公
吳西顧蜀則孫公蜀此非久勞公居外固以公
不難吳矣豈覆難蜀哉彼蜀天府之國也諸葛

武侯以延漢吳玠以存宋當其時裁之非緩斂
之非輕而蜀卒爲其所用者盍其張弛有當于
蜀也　天子軫惠荒服輕稅而緩刑其以孫公
理蜀也蜀就理易矣且也武侯以吳失而後經
蜀故蜀不永玠以吳削而專倚蜀故蜀不支
天子纘履鴻圖萬方來享吳蜀相聯如首尾相
應而孫公者先治吳爲蜀榦繼治蜀爲吳資勢
無偏重用有通材詩曰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孫
公之謂乎屬者少宰韓城張公故由御史中丞
西者也　天子念久勞于遠輒召入貳天官而
以孫公代之孫公西矣余見不久召公矣

贈丁令君遷澤州守序

漢邊郡置守主治兵綏則繕亭障飭疆圉之要
害急則脩攻守之具專閫外之事焉故漢世與
匈奴交數得志者大都皆守力也我　國家戎
事責在督府及帥臣耳守不與知然至于糧餉
所委輸城郭所壁士卒往來部伍之約束守不
得以俎豆爲解夫將臣其殆客也守猶之主者

盖文武並用而守將之職一爾余鄉丁使君之
令青陽也孳孳務息其民以經術飭吏治宣幽
抑導閼容化調其俗而物性其情既有稱矣乃
遷爲澤州守彼縉紳先生有不醳然則以軌正
守内化慝作雍弸中獨斷而無留獄則孰與丁
君綵政不設噎意不模提絜輿始而不嘐嘐于
苛事則孰與丁君安上治民道與德館我稼我
穡惟寧惟謐則孰與丁君且丁君以甲戌起家
再爲令其同籍多入爲卿佐侍從之臣不且亦

藩臬矣而丁君僅遷爲州守又邊地即青陽不足以淹丁君獨無内職乎哉當是時余孫某理寧國寔青陽之隣郡又丁君肺腑親迺以書貸余其意亦覆有不醳然者余因報余孫使童子服官而不習吏議乎女無以州守爲少毋以澤潞爲淺此西北之阨塞而四戰之地也昔者長平爲趙創而馬邑爲漢折其將若白起廉頗李牧趙奢王離條侯韓王信嘗用武焉方今北虜最爲中國患者獨雲中趙郡耳即嘉靖時澤州

之于虜事而其地重可知也

今上神武守在四夷聞鼓鼙而輒思者固以簡俊乂當任使疆埸之事惟豫則立意者以長城倚辦丁君耶夫官人猶之樹木焉樹楊者一年而拱橘柚五之桐梓七之至于楩枏章杞明堂之材必以世計吾越固以文木獨顯丁君是矣以支大厦之顛猶之能事登淹速入于心乎且夫劍之利于割者以其無不割也丁君殆純鈞之屬赤堇出而金錫和今其盤根錯節試矣而利器別矣夫伯樂之相馬也其馳騁于康莊之衢而交鳴鑾于五都之市者名馬也而非天下馬也以之于羊腸結屈之坂而若滅若没者乃天下馬也丁君治在六行之間得時則駕以御爲師興日者而燕臺之上圖形焉天馬太一布之聲詩彼大宛西極盍何足溷市賈也無何而丁君業治行余孫庚質余所爲丁君祖者余耊盖青陽有九子之山丁君與余孫綦登陟焉余鄉王文成先生于擒王之後而有内搆也間棲

息其中文成功在東南于今爲烈澤州誠邊地安知丁君不若得志于匈奴如漢之一二名守或延世帶礪如文成者乎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又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勉旃丁君自西北起矣

鹿裘石室集卷第六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七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贈李別駕守全州序

上八年夏四月吏部文選郎蔣君言臣故家全州州守臣闕臣得以職事按察郡國績書亡如寧國別駕臣韓最者請以別駕往以上宣　主上綏遠之仁下殫臣私篤枌榆之義報可別駕

蓋余邵南海李大夫云大夫受　詔行有日郡太守鄭公怦怦焉心語于堂諸屬令長咨咨焉語于其邑搢紳士三老百姓竊竊焉交語于館于室于田間其較以縣官仰給東南不啻外府余郡于東南直當吳會一大縣其土磽瘠不任力無畝鍾之入賦校旁大府固稍減而歲比凶見食無半菽大司農水衡方時時告匱督攝之使四出相望責旦夕于郡中郡別駕治賦計將取盈于私則不勝殘將取詘于公則不勝慢而慢之辠又卒不勝殘大夫問民所疾苦而手撫摩之問歲所常賦剂量而緩亟之使即無年不知有轉殺即無浚民不至有逋課令甲歲漕粟數千石輸京師則漕帥以其卒來輒奴烝賦長而舉橐焉其事別駕一人實領之矜則勃谿搴則恣螫無一可者也大夫躬先節介至誠動人不吐不茹其趨淮而北也大夫出舍淮上舟師如期以故漕使者婁上書稱善且聯檄用示獎異亡它部直指以梗楊之獄屬大夫大夫精心

爲讞片言立折其意則務寬文屏深詆不欲盡人之情大都竟大夫之任間不及門誹不及境苞苴不及目胥史不及耳此其才亡見難者而沈幾重發終不欲盡巳之才大夫職顓治賦故術治賦狀爲近詳而太守公語余寧國鎬京在望登三輔而上之其與要荒爲重倍屣主爵者顧奪大夫寧國而全州其馭輕之謂何大夫誠賢晉而在郎丞之列要非異數而勞苦三載于斯也堇得徙一州又遠去其陟明之謂何以不

穀賜屨茲土曰圖可以佐百姓之急與縉紳士
三老豪傑相周還以庶幾有成夫旹適余一人
之能而二三大夫皆相繼先余行余一人其何
恊共之有某不佞伏念太守公而下其中殆盡
若不醳然全州非所稱揚越桂林地乎當漢秉
全盛之埶而佗以一尉倔彊其間剖符通使第
令和集毋爲南患害而已明典　聖德廣密翔
洽蠭涌其烏言腥食之衆箐棘瘴癘之方並襲
冠帶而敦詩書與中土埒嘉隆之際左衽島夷

右困猺獞頗嘗壓　至尊宵旰之憂幸而徵師
轉餉疆事以平然余在京師見兩粵人言兵興
事則其端未有不自內始者也彼其俗好淫靡
伎巧偕自奉爲費甚侈爲生甚微不足以相當
或其地自秦時以謫徙雜處獷悍擽挖罔有常
懷元鼎以前其利害略可睹矣又或細民刓弊
無世業無與具衣食而有司棓克無已度無以
應上求困囂然喪其樂生之心者不少也李大
夫往矣大夫溫溫有大度志行修潔日討其德

禮而訓之家喻戶曉則民先廉恥而亡以獷得
擽挖爭名高與農桑程物力絀奇趨本薄斂弛
禁以居者露積充溢行者千里不持糧則人人
自愛而重犯法其不以喜事暴施務見所長以
快一時之觀聽者往而以李大夫往大夫不以
武健雄鷙往而以好往則定志之說也大夫何
有於全州中土雖重水旱盜賊雖間有之而論
世者以爲澤量人谷量牛馬三農不侵五兵不
試都人士雍容嫺雅與古爲徒則蔑有盛于此

時夫遠近無異土輕重無定衡主爵者繇全州
而借大夫寧國也意在斯乎而卽余所經覽東
方生以執戟疲馮唐以郎署白首其人非不貴
侍中孰與龔黃諸君子出而一郡孝弟力田有
行義庶民安于田里　天子至下璽書黃金褒
寵之而間以經術高等入爲公卿言行而功見
不益大媮快乎哉往者余郡徐先生守天官郎
遂以大夫相余郡徐先生遷而蔣君守選曹遂
以大夫刺其州大夫初司理隣郡習見風謡柔

遠能邇其孰不宜太守公平康正直聲赤奕著中外若揭白日而行其精神志氣足相感召而先是丞士師方並需次余卜來者必二三大夫若也吾屬何患乎無良鄭公負席而謝曰信斯言也夫豈直余一人之幸縉紳士三老百姓其式靈之予典載記其徽諸牘爲大夫五馬先焉

贈王使君覲序

上孳孳師古爲治聞者議吏以久任而郡居先則其濾自漢始在漢以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

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欺罔廼服從其教化遂有居官長子孫卽以爲氏以底于神雀五鳳吏道極盛號稱中興其人若黃次公之于穎川出而刺郡入而九卿較然著甚要以歲月需之耳顧有定民于半年之間未下車而弄兵者還爲赤子又何其神速也此其故或亦因俗或亦因時今世誦法孔子彼其論政不欲期月三年及相象立制節除雕僞別塗正質爲則四方堇三月而已辟諸天道或縮而疾或引而長速則速久則久咸恒詄媠惟宜是趨葢余初守天官郎得貿成天下所上計居頃之備東藩得按諸大郡輒以此意權衡之固亦相當而郡太守王公者東人也由大司徒之屬出守余郡余郡在揚州之域保介山谷厥土塗泥若非齊地大物豐有絲枲魚鹽之利民多樸魯逊愞不任法非若齊鳴瑟跕屣椎埋鼓鑄有大國之風其俗宜莫如寬和比以歲之不易天菑流行租庸有加財力俱詘其時宜莫如休養王公明察內敏

習文法至郡首示民無訟終訟則凶示民知禮奸禮則討至于人有小過則推心置腹務與更始公至自秋七月年穀順成會歲方更定民藉民間以土田約契者稅在官公與縣大夫駢常賦猶重者以其稅當之有勞止汔可之思焉于時四境之內訟清而征緩明分而樂生以校于中都之治猶之三月而已豈不抑以速名哉其俗宜寬和因之寬和其時宜休養因之休養道因則大用宜則通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公

其孔子之鄉人非邪明年癸未春屬　上賞愛
計公先期乘傳以往郡中縉紳先生相與祖公
郊關之外士待詔公車者獲與計偕余觀漢文
時吳公治行爲天下第一吏不列其績而賈生
實吳公所薦稱夫惟賢知賢物有類應以人事
君人臣之上伐也然一雒陽年少耳余郡今歲
所薦士數盈十五宣爲首善有八人焉　上方
側席而求之何論漢世行且御東朝燕見諸長
吏攷察治行將不得貳王公而況公所爲用寬

和而休養之者具在今日矣惟是
高皇帝湯沐邑守嚴地重何論雒陽且如久任
之制爲吾郡借王公下璽書賜黃金如次公故
事入爲九卿以是而收有成之功要在異日即
以天道終其說一陽爲復六陽爲乾必以馴致
也王公起家爲潁州有良吏聲又次公昝所部
殆天啓之乎泰岱滄海之雄深孟諸青丘之靚
麗粹而爲人文故山東多大儒吏者率以經術
取高第公下記屬縣搜遺書表文獻大都緣經
術飾吏治其所由來者遠矣余以王公于地靈
有徵益以明經術之效也

贈邑大夫詹公入覲序

葢詹令公爲宣城之明年而丞羅君自夔州至
抵不佞子舍則亟言所爲三峽者云彼其兩涘
涯渚之間壁立如束江怒如崩秋水時至不辯
牛馬往余對公車反也遡流而上猶之覆桮水
于坳堂其行逡巡而多枳廻于今沿流而下置
舟焉若建瓴若驟轡何以異其順逆之勢異也

不佞唯唯又明年而簿簡君自貴陽至貴陽則
寄徑于江嘗言舟中之指可掬也前者于後者
喁鼓楫如林張席如葢望濤遠引不終日而屆
三千古有之同舟相濟則胡越兄弟有味哉其
言之乎不佞作而唯唯亡何歲庚辰郡國當上
計　天子先期兩君輒介紹不佞而申之言曰
今天子嘉惠元元弊羣吏之治　詔太宰舉卓
異燕見東朝修故與計無如宣城令公者二三
子日飲于河而不知其德也予藉在文學言則

夙有當摩令公請承間于吾子不佞長跽唯唯
以不佞觀于令公則咨所稱才令乎哉當二載
于斯也治賦則具有參伍吏不得緣為奸治獄
獄立斷如齒腐環城而堰環學宮而城彬彬禮
文之士誦誼亾窮此其才豈不足多操斤而斲
刃必傷矣令公不暴其長而重於應下其應務
一本于性情而惟孳孳務得民和夫民猶水也
水流而不盈順之則濟者易為力民一而不黨
順之則主者易為功此夔州君置舟之說也而

不佞伏稽令甲百里之君必輔之以庶職董之
以纈成紀綱相維而境內理宣巖邑其兵賦刑
獄何可勝原令公謂與其羅而致之以坐自敝
而無宵見瑕孰與其分曹而聽庶幾乎所取者
博而事具舉故嘗推赤心望兩君之腹其程督
政經必軌于義而兩君循理無害舉其成而質
之令公夫江者公也善濟者有共命善政者有
和衷其為道固然是貴陽君同舟之說也彼其
始以術地紀則得民情筴濟川則得治理一物

而二美備焉其斯為兩君奉令公者矣兩君拊
髀雀躍而前曰言有小可以諭大則子之謂令
公哉然此其一隅耳尚安睹夫令公之全二三
子幸以事事公不啻伯氏令公故油油然舁之
也大都其口鮮所是非而胸少所芥蔕或才有
必操其意必舍或法有必致其仁兼施不抑亦
德禮之君子乎夫其德彌厚其用彌章聚則順
擴則公在易之載物而坤安下而剝皆是物也
卽以此而終子之諭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

舟也無力非虛語矣不佞蟄然立爽然自失者
久之益不佞聞令公父司訓公者正身明學日
討其德禮而訓之令公以錫類為不匱能愛為
無方傳不云乎岷山導江其源濫觴矣泝流者
必窮其源厚道也比漢宣帝時號稱綜核其由
良令顯者要以化及童稚馴昆虫而已　主上
神聖天授方且圖敦大而享慕隆卓異之典宜
首徵令公其曰先河而後海並有以寵令公之
先訓又　聖王之廣孝為治也敢以是申祖道

之辭兩君敬謝德令公而必原之所生匪直善言令公亦善言水矣二三子其望洋而向若者邪願授簡登之

贈陳令君覲序

是歲畿內不雨　上郊而雩迺于　幄次詔公卿大臣謹擇守令以佐元元余不佞時在扈從䭇首額天圖卬　上德意至深渥退而且私有繄云夫以佐元元之急誠莫如守令而令猶親令所患令不良豈必其不自束修與選愞易與

亦豈必其用武健能勝其任而婾快也乎彼不自束修易與爾是示人瑕也人將攻之而用武健之吏項掌　上督過逮于理將救命之不皇孰婾快也惟夫少年文巧者出乎其間其才力足自致而其志念迫于得名或伺上所鄉以左右其手或待豪長者以爲政而于懷中取重輕或飾舟車廚傳以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嘗不得見抑或狙喜其一二細民而掌玩之卽大奸闌出略不問或蒐剔其前人之缺闕而苴補之

以從事獨賢大都寧失法無寧間用事者之心寧失已無寧損當官之譽若而人者輒得驟遷去而自余所睹記其驟遷去者間一跌輒不復振語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言遇合之有術也又曰磽磽者缺炎炎者絕言不可久也余與令邑大夫陳公同起家次當爲令相與感吏道之日文巧益庳而不勝遇合者之衆也嘗咨咨慨噫之已余繆入館擇令而陳公以令余邑行余祖于郊而握陳公手曰君其記長安

邸中所嘗咨咨而慨噫者乎息壤在彼遂酒公公行未期而政聲籍甚部使者薦尉相望矣邑子有來長安者余問公政狀其一曰吾何知公政吾野人知穀糴賤盜賊希少民孝弟力田而已其一市人也曰吾何知公政吾經邑門有青草胥史不出庭市不敢肆士人雍容諷誦而已余問諸部使薦尉云何其辭率不能舉也葢余受天官牘知之而邑子率不能舉公以謂無近名者非邪久之公移書余曰昝司馬安四至九

卿而史氏目以巧宦令安敢望九卿其惟拙者之爲政矣余讀之矍然起知公報長安邸中時語也而曾公且入奏計公之僚丞陳君簿蕭君尉張君覆移書余邸中屬爲公贈三君具言公益習法比民即對簿多摶首稱平邑屢畝而稅有隱田令民自具服定爲籍搢紳先生請寄無所行而其奴客自檢柙使者按部第續食共張無所加余意公不欲詘已亦不廢法而以茲薦尉相望也

皇上覽所奏下大官考覈其行事適相副何嘗乏提衡之績後神明之聲特異夫彼爲文巧而迫得之耳而又無鈌齧之虞備名實之致公何以謂拙焉然余初見公簡厚不泄精內凝殆早服而重積者而乃足知善御衆爲吏敏決也則所稱翁張子昚攘無臂仍無敵者哉而媿闕公之淺也余方出在臺得糾察吏治獨幸余邑有良令丞簿若尉又各奉其職以質成于令可以佐元元而應　上德意深且渥矣

贈廖使君覲序

明年元會爲　上御曆之十三年當天下復上計寧國守臣劉吉治行甚不佞其司郡法而夔子廖公來爲郡守郡之屬凡六宣城令陳君涇張君旌德岳君與不佞同薦藉以次第來其先期來者則寧周君南陵沈君太平馬君云是時海內方厭苦法令若束濕使民重足立當官若捄火揚沸犇命不皇于是破峻削而爲清夷先教化而緩誅罰庶幾德讓之遺風矣而其究也

奸宄不禁或優游養望甚者因緣以爲利不者以飾寧一之蹟而匿叢脞之名此其于制治又民尚安所賴邪要之吏道固亦相爲嬗敝則承之承敝開變存乎其人廖公嘗語諸屬令教緣俗成政因時立然惟賢者不隨俗而俗化不趣時而市功此名言也郡保介山谷其俗故安稼穡務本業其人樸茂篤至世家則好禮文貧人以自食其力上下相通率號易治迨今而戶口豐大幣物純麗潤達多智彯纓而衣冠者豈不

斌斌頠聳鄉老更迺咄嗟慨慊有反始之思曷故也其不佞從公後公卽倉猝未見有遽色疾言而胥史皆凜凜如負霜雪折節縉紳大夫惟謹而心請寄者口不忍言兩造在庭不必其深氐而片言立折自巳不寬博士弟子執經問難日漸親而不自束修不敢進大較公所爲不欲見淵魚隳恢罔之仁亦不欲長惡莠敗嘉苗之殖往公又嘗誦黄次公之爲穎川云吏言次公之于穎川獄䇿亭用和耳而約之曰羇外寬內

明此其意略可睹矣而以今跡其政若鳥擾肉其亭猪子事多擴秘中人陰伏一何近述也公仁心爲質以實御虛殆爲勝之比者風雨時節穀糴常賤盜賊少不瘉期月而底巳可則和惠之應至誠之効不爛焉著哉初公爲郎領度支時方刻覈而公以廉平善財澗𢈔及出爲郡則其時弛禁疏節而公勤絲習文法出入戴星郡自笞柔弱褊阨宜博大而俗漸靡貴權上功宜精敏公故博大以精敏意推行之夫因時立政不市功以趨時緣俗設教不速化以隨俗其所與諸屬令者非徒言教益躬踏之矣　上益神聖深惟民事之艱難申勑臺臣振新吏治太守非所稱吏民之本虖公行矣登文石之陛必親見問而考察所行以質其言名實相應且當爲郡吏民暫借公緹車屏蓋還治宛陵它日徵入而爲九卿一如次公故事也諸令君將身親覲之是行也屬辭不佞爲公贈夫贈者增也其司法小吏抑何所增益公私睹公事太夫人孝就

養無方仲弟子而孤公撫之猶子彼謂孝可作忠慈可使衆其所繇來者遠矣誠何得而增之語曰不習爲吏眡巳成事其少不習吏遂藉其巳成者爲後事之師且以待異日而公徵也小吏庚載筆以從

郡太守蕭公考績序

上壬辰春覲典畢修　詔銓部察百司治行卓異者其列諸藉余郡太守漢陽蕭公實預焉是時蕭公守郡甫二歲越歲癸巳春余不佞過里

門則蕭公上最之期與行會余因諗與諸大夫若蕭公治最狀主爵者業褒然而舉之以徹天聰膺異數臺部使者復牘而載之以奏成勣胥陟明赫赫纚纚旣昭且備第言公所以致此者何縣丞張侯之言曰蕭公性勤敏辨色而出事雩而徒幽而與滦蒙蔀靡不達隤而庫廒囹圄靡不防罰二十以上必親臨决學徒百餘曹執經問難輒旦夕不休鄉有約約有講必以身帥老更徇鞞鐸他若新澤宮植文昌祠梓奉虔

城隍之屬神人不雜百廢具舉不抑太㲄乎哉而竊闚於公以神用非以形用常恢而攝常約而韋比之於月陰養魂陽成魄故代日而明著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淵乎微矣戴侯之言曰倅爲役之日淺自蒞郡而觀于庭肅如其秋觀于里藹如其春觀於庠右飭如其矩觀於鄙首鬱如其林以觀於守則晏坐堂皇或齊居一室嘯詠從頌綽有餘地夫舉綦不定且不勝其耦而況爲政意者公有所爲其天

全其機杜者乎何砉然中桑林之舞若發於硎而承蜩者之猶掇之也不佞唯唯姑執司理臨海戴君者聞之而以書來曰兩大夫言者誠然興賓數從直指行縣得侍公有所見於公公不援上亦不陵下不干上亦不掩下無福首無隨尾無懾難無翔易得失贊毀不入於其心一於其䏧百里飯牛而牛肥罔象索珠而珠獲皆是物焉不佞私甚茹戴君言而因念都門日郡司理瑞陽朱侯述蕭公之言之也其言曰內重則

外輕巳不足則物有餘近譬足取反身而誠何滅何嬴何捨何執顧迷悟何如耳及余奉四說而莊誦之其一澄神周八極貫千古張侯月與火之喻是已其一定慮有彼來而我無往有思維而不矯揉戴侯之引解牛與承蜩是巳其一達觀臨海之所見不入於其心一於其䏧者也其一眞悟卽瑞陽頃告余都門者諸大夫信善言蕭公夫亦有所受之公邪公所自爲言進於道矣何有於徒治且輕天下細萬物何有於一

郡之功昔皋若齊封三年而報政其升荐蹇弱在數十世後者姬公以燭照而數討之余安足知蕭公異日公徵而薦都卿輔贊　主德弘王化太龢宇宙若在成周異世者上而野鹿標枝渾渾噩噩俾我明邁隆三五而吾郡屬畿甸超美二南則卜之今日公之尊大人由造士佐泰州而敦史於鄉今且開七秩口不失言進止不失尺寸步不必杖食不必祝長公方日侍講筵師保其選安　上治民直庭內事吾聞道之真

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家國尊大人薄收其緒務葆其真蕭公傳之家而致之國維茲郡治猶餘之餘者也即如登卿輔施弘贊亦其緒而已矣彼四說者其真乎　令甲凡中外滿攷而績最者官其親如子蕭太公殆再命吾知其必傴僂而暨循墻也迺諸大夫請有以贈蕭公聊次其訓對者如此固甚慙蕭公伯仲焉諸大夫惟張侯戴侯在郡中臨海在隣封而瑞陽獻課在都月𥺃賓望之十一日爲太公覽揆之辰將循古執爵升歌之式瑞陽壽還郡與諸大夫遄相壽而慶貤封余更於是乎觀禮

贈劉令君考績序

豫章劉公縣庚寅春令余邑也迄是歲月在辰最三載考云益疆圉以來江南大浸覆薦饑當事者請　上得緩賦什三其七則小民劬劻俯仰之餘以其縣官乃賦長時匿爲尾閭或吏胥夤緣爲奸而賦益積比年四封宴如凡兵食一切費故令悉弛以便民而賦益積劉公至問民

所疾苦莫如賦而又有穴其間也大司農方告匱其初緩什三者令亟徵公名諸曹滲除其故與更始各出所伏匿爲約期不如期者罰無赦頃海酋叵測督府日下檄規調兵食然時實不給也劉公以意推行之而下不擾賦亦漸積焉畿輔巖邑以百數宣固樸茂取醇謹耳近稍有文采桀見彼支弁褒博之士陽髙負恃而陰張其寵靈多造請鮈訓恍去亢則沸青徙法則失已咈情則失人無一可者矣劉公不惟莫人惟

其志如縣衡以低昂無所主名而埏埴自手出無所假器進而驩然者曰公煦我嫗我退而蟄然交戒曰二三子盍自東修以無恩迺公爲卒之人巳兩獲情法鈞適比黨亂羣一時清廓則劉公以爲余謬持銓久鄉人數數來術劉公治行更僕未終余謂我　明定鼎燕冀爲東南猶外府賦入本浚民以生而國之大命以爲管衛士風以陶冶世俗而爲國脉所綱維夫政尚體要道貴時宜孰有要於此者乎其効一則甚峻

而著民樂其來蘇而易於見德一則若甚緩而微士僻其初遘而願與厥成余私巳藉之且惟裁賦濶陋與來蘇見德之効可月計而有餘俾境内支弁褒博之儔默回鄉而革慮卽歲計而不足今三載劉公之政成成矣臺省者爭薦公於朝留治邑特牘公治行以逆屆期丞郎子任君尉騾川朱君介余一言爲公申僚貳之誼余輒舉昔所私藉者報之二君意猶慊慊也曰司勳誠賢者識其大耳吾儕循職事日侍公當公來

而邑薦暵茇舍徒禱北昭亭南響潭宵貭幽朝質明雨淋浪霡霂立應也遂以有秋會郡中新澤宮祠梓華堰黃泥之役程力繕材悉倚辦劉公百廢具舉宜雖非嚚訟兩造紛如公虛衿而受以去運緣督而經以去泰無束矢之入察淵之求士大夫歲時相徵問而巳卽土之毛不登於庭實一魚半茶不易諸市廛而又不必柴車菅屐以翹衆而矯廉大氐劉公外恢朗中沈毅嵬焉負公輔之器余聞之披先所載牘亦旣纚

纚備矣顧何如有味乎二君之言因以見向若之觀洞於屬垣之耳不信于友未有能獲乎上者也劉公之前名宣良令者有督學御史詹公又前而有少司寇吳公悌並以內召行實劉公之鄉人也豫章與余邑皆楚地往返挾日風尚形勝邇在郊坰余益信任人者之猶任土爾高而黍稌下而稻麥丘陵坂險而棗栗藪澤而蒲蠡周九州別五地而睎其宜則宣城誠宜豫章矣往余予告過里門睹於公所過察若佐者殆

不啻手足而肺附之要以務急公而兼卹其私非以樹恩今二君言者務虔公而不及私非以歸惠良有足多焉劉公尋入而交戟之內駸駸爲骨鯁股肱之臣而無忘任土之喻也必無忘吾宣不佞敬書以告二君且執契以胥後命

贈郡太守廖公擢溫處兵備憲使序

浙以東諸郡寧紹溫台多負海而寧紹特鄞饒藻麗溫台之龍湫雁蕩瓊臺石梁名勝甲寓內金衢括蒼多負山而處特要害嘉靖間海酋作

難則溫台先及處有礦民緣以爲奸利烏合糜集操挺而呼以故浙按察諸道或以其海任或以其山任溫處則兼任且閩粤之交也眎諸道爲猶重云巳丑冬溫處闕治兵使者　詔就余郡拜太守西蜀廖公爲今官廖公居余郡五歲歲潦者一暵者二公合筴各令長斥庾粟數千石予貧民又復懸賞格以勸助于大姓以盡發其葢藏使富者不得蹛財饑者不終轉溝壑巳責省刑躬儉約寬徭賦日袵席其民而嫗煦之

至他則大者斧斷小者刃解始不祟朝也然余小子竊睹公憪然志若有所不竟達而材有所不自見雎雎于于意念深矣彼按察之于守異職長民之于兵異具溫處之于余郡異地今天下吏治苦日棘而兵日恬姨以頓也實異時卽海汛之役幸而息肩礦徒亦守封惟謹耳利者民所與其命者也儻魑結羣醜乘間抵郤而生野心乎故日兵者可百年而不試不可一日而不備也廖公爲守時業嘗攝六郡兵雖科條不

易而精采一新旁大府至不敢釣敵焉茲果奉璽書秉節鉞制浙一方矣夫不輕達其志者其志必達不自見其材者必能見其材者也以之治郡則用和而物歸以情以之治兵則用肅而師出以律各劑于地之所宜而以時舉其職方軫圜轂其具在我何所不可哉雖然余聞之兵志有國家者必先教百姓而親萬民頃年旱魃薦臻兩浙有若甌脫公所爲袵席其民而嫗煦之者等余郡是先親與教之指也余小子無似

爲秀才辱公召置門下賓禮有加因念　明興
而翊運開天有劉誠意胡縉雲葉河南章中丞
世宗朝股肱心膂之寄有張文忠其人皆温處
産世固未嘗之賢也昔稱善將將而綜之知人
善任使公其以善遇余小子者稍推廣之當不
如余小子閔黑一無報効而巳往從游公之鄉
達張大司馬今蹇司徒並綠兵使者起司徒初
守河東郡廖公行矣公行而抵浙前蜀督學郭
相奎先生者方綠藩其文章妙天下余邑徐開

府數言征西南夷郭先生帷幄謀居多則非獨
工文故嫻于兵者也計有更端于廖公廖公其
德于余郡甚著搢紳大夫士類能詳不必余小
子去後而有遺思焉豐碑鉅記願請于郭先生
也

郡太守廖公擢温處兵備序

蜀國廖公守余郡之既五年而政成乃遷爲治
兵使者塡温處行且有日郡三老薦紳先生咸
怦怦營營焉不忍釋也曰更復有輔我如廖公
者乎益天災流行頻歲薦饑則廖公嘗爲發賑
矣藉令四方有警又能恃廖公哉謂以饑故而
弄兵自舒城始楚豫諸國罔不有戎郡中安堵
者以廖公在耳夫獄訟者棼至孰與祗其衷心
而大畏民志耶當廖公爲政宴坐堂皇初不任
法而人人讋服屏息卽功曹吏油然不忍欺也
非德禮之効曷能至此且夫士子之志淫矣寃
言是工奇服是襲遷延文靡蕩而莫稽語曰原
轂存與無禮必及廖公方則振之程督于經律

度而以功量化調而以情性郡中爲之改肄乃
今廖公可遽去乎莫非王臣莫非王事　天子
卽欲爲海上得人畿輔何後昔嚴詡辭穎川慮
及代者廖公旣以寛和徵得無慮代爲將扶服
闕下請以加服賜金治故郡舊章所有也相與
謀咨未決而質之不佞某某嘗從事主爵知其
事始難與浙人爭廖公也夫亦聞温處之要害
乎故甌越魋結文身之鄉而瀕于海則島夷出
沒之地也其翳之以山則能爲盜發礦者也嘉

靖中海上多事而溫州實爲之主藏以廖公其才寬而有節亂而能整東南之事非廖公不可天子豈不以阻饑之衆亂隙易生以廖公往潜消其孽端而陰按其節制胡不足爲畿甸蔽翼哉而必以余郡淹也代廖公者漢陽蕭公俱爲司農郎余嘗與同舍深沈有重度而其意歸於博大長者始猶之廖公規而隨之清淨寧一其効可睹矣又何穎川之慮代乎余不佞及族父兄子弟在廖公部内公行矣又何以侑廖公廖

公蜀人也李氷爲蜀守支江流而潴之田民賴其澤丁亥之澇而公所爲澤于民者有所受之耶大禹生于石紐公之鄉先正也公固在越廖公其慕禹舊服耳令山海効靈有重譯至者在今日矣永嘉括蒼去余郡頗近余將與蕭公日望公之休釆而公爲故郡士民念亦必幸蕭公之遵我覯若畫一也

贈太常卿張公還御史中丞撫閩序

嘗余不佞入銓曹則張公爲郎主選矣凡天下吏差次其功能而斟酌其事之繁簡地之險易廣陿與用之鉅細齡之穉壯並悉出張公手而公旋應之無遺色既峻事無罷色余私計張公固彊幹有力人耶及稍與周還久則張公其爲度徐而不盈虛而不屈其動而愈出爲而不居者乎始有道者也張公楚產始楚柄臣足張楚而公爲兵曹郎委蛇自如也諸郎中若不知張公楚人項之柄臣見法而舊狎暱有義故者咸鳥獸散或繆以吾嘗忤其人而翼爲名高張公

長厚不振暴其短而衆頗知有張公者蓋張公夙擅名理雖亦宦游乎翛然有林下之風江陵憑江多好竹如所冊琅玕者萬个張公爲引渠畝地園其上而名之萬玉卿大夫士相與詠歌之公歸每尚羊吟嘯樂而忘世也人擬之山吏部云余聞之忘天下者廼可托于天下要之以其度勝焉古爵大臣出而塡撫入而樞筦則郭子儀裴度范文正與韓魏公之四人者皆席殊常之寵寄羣黨之間殫忠畢慮不動聲色不失

進止卒以奏鴻功而永終譽豈獨其才勝哉蓋亦以其度也張公由主選出歷太常　上念公參選時持大體無滯才而意猶在扶忠諫振淹廢也且回翔卿寺久進張公御史中丞撫閩矣閩故揚越之區也其地狹多岨自漢巳然大海際天黠蒼浮碧白沙海嶺與南粵趾相錯固樓船將軍所欲引兵而擊者也至　明弦誦冠帶甲天下然俗悍易反覆或猶有漢之遺而瀕海之民又善出沒諸島國今西北結虜南事緬所

幸閩海不波爾益嘉靖之季閩苦倭者幾二十餘年而中丞臺事權益重夫用兵猶用人也用人者方圓曲直良楛短長各因其材而無棄物用兵者彊弱多寡虛實遠近各因其勢而無敵機張公善用人者也何有於兵且以張公之大度聞望著中外輕裘緩帶雍容都雅亦何事兵子儀以單騎臨回紇相顧羅拜范韓一出而寒西人之膽晉公亦一鼓而淮西平然則大臣之德望器度猶重哉即淮西之役師老財匱廷議未堅也晉公獨自請行師張公居嘗感西事與余言之而擊節壯其爲人然不以張公西而以閩往無抑以閩恬嬉有日將重寄之乎張公行同曹諸大夫屬余小子爲之贈余奉　命而西得以次按阨塞察虜形因論閩語娓娓至此然張公豈復久勞閩將入而樞筦如所稱四公者矣

鹿裘石室集卷第七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八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尹令公考績貤封序

三代而下漢治爲尚古其論士由鄉始孝弟力田有行義往往至於三事而孝廉尤重固以移孝作忠天之經地之義也自徵辟之典不行而世多隱君子有賢而詘于下者然令貤封之令

則漢氏所未有唐宋代有之而止及于王侯將相至內外庶司咸得以績課與國家之大慶典榮施于父母則因忠而作孝不亦于情近而于禮恊哉且賢者爲政于家而免于簿書期會磬折請謁之勞安受服于其子之能仕不必辟徵而朝命加焉卽天之所報賢者不必自其身自其子又使必逮及其身其子民因父母我者而得以報我父母之父母我者以自盡其志蓋崇階累寵上之所以惠勞臣歡欣鼓舞下之所以

效孔邇上下訢合而元氣益若域中矣此盛世之禎符也而余得之吾宣尹令公焉令公爲余邑三年考政矣臺使者條列諸薦牘以最聞詔封太公龍川先生如其子令官祁夫人初封太孺人我二人者始親覩其子之有政而喜可知也令公之政于宣甚具至牘不勝舉益令公才敏穎而識宏深居之以廉簡而行之以勤勵處紛不煩當機卽斷耳目之應接精神之所注浹無一物不在其胸中而遠邇纖鉅必當其指

使疏暱貴賤必有所位置令試舉其凡則自賦事有紀經而甲乙之科井然不得相溷移自間諜不行而無情之不得盡胥史橐舌而冰蘗在庭間矣文教既彰而薪槱之速化也詳刑有戒而獄無放紛水旱之爲災乃荒而不害以雩禁之來臻而賑發之以時皆鑿鑿有成效者也至所稱要重爲最大利者莫如礦宣實未有礦訛言驟與雲集鼓鑄令公乘其未堅夜馳至立諭而散之封其山數千人無敢譁者榷稅之中璫

渡江而臨于姑孰令公以晝中梲之使無入境其分曹于黃池者陽爲之禮貌而潛制其權使不得苛肆且所省廚傳供張之費巳不貲方今自三輔以際關維齊晉魯越地脉幾絶而吾宣獨爾晏如者伊誰之力歟大較令公之于民眞猶父母之於子血脉貫而疴癢通因心爲愛隨觸則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而民亦渾忘其所爲德苡乎其所爲報而茲以課最受上賞我父母之父母恭焉被鸞鳳之飾賁綸綍之章其

舉手加額歌樂只而獻萬年者畢四境之內亦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余以爲爲政者羣司之尉薦可徼于力競而不可以關衆庶之口一時之恩倖可冀于非分而不可以猷丘民之心今窩內三年考政而于令甲得封者相接也然其四境之內頌聲作而歡心溢必未有如我宣城者所謂聚百順以事親非耶余族繆名甲宣城而令公之爲施倍優庶姓家黃州齡九十勑于筆而亢于論私謂某小子吾所睹于令吾宣

或異地或異人僂指未可數何有如尹令公艮者吾宗惟子爲善頌其帥我子弟而趨邑下以一言爲太公祁太孺人壽乎余小子唯唯往先太中嘗守越述祁方伯之令望太夫人則其姪也比夏旱令公徒步露禱不卹其躬而太夫人且以蘊隆爲減膳矜禱之勑帽書之訓夫有所受之矣越之鄉文勝多智而太公特好儉醇長者郎就養宦邸不二味不純采時時以朝政民務相儆惕今春之翩然歸也令公踸留之不可

然竟遂陟岵之願則孝通于神明巳假令如漢之舉孝弟有行義將薦登三事以亮采有邦必無難者顧以其子始貴余於是益信徵辟之典當復舉而漢治終爲近古也

贈尹令君拜刑曹序

周以六典建官彼其秩有崇庳事有繁簡地有內外而缺無輢重也繇漢以後或禮樂官師或甲兵錢穀或比詳刑名要亦以隨時而輕重無常其大致則爲人主之所意嚮焉太史公記平

準不志刑法當其時鞭撻四夷遠近騷擾財賂衰耗天子因尊顯助邊者以風天下於是鹽鐵有榷舟車有算而言利析秋毫之臣進告緡者賞腹誹者論而峻文決理之臣進選舉陵遲法廢令具猶自以爲不足也蓋事埶之流相激使然　明興制倣周官參以後代然其究也固不能不重內而輕外外而郡若理邑若令績最者徵入備臺省法從間亦在郎曹臺省重矣頃歲上雅意亟反之遂頓虛其大半前徵者需次久

不報故郎以最徵自諸郎止此一時也郎曹重矣　三殿兩官大典禮費億萬計意事者將策規山澤自然之利與關市之征以佐縣官而上亦見用寬民力誠德意也顧廼所在抏弊以巧詆有司沮格而坐法輦轂之下南冠而縶者纍纍耶此一時也則諸曹又特刑重矣今年春余邑大夫越尹公再入　覲既上績者二載還縣之三閱月屬以郎刑曹徵尹公方怡然命駕而邑士庶咸閔然不懌也吾大夫何以郎郎郎

何不以銓而以刑曹乎若此是未曙乎時宜及深知令公者也令公治行俾悉取古之良吏若敦教化軫䘏隱清版籍抑胥史興廢理劇廉平敏斷者而一一絜之靡所不合至其近而最鉅者曰礦與稅此二端者天下亦脊脊多故矣何論漢事宣城兩大璫自南弁人自北迭臨之而公不亢于跡陰有以制其命預有以伐其謀宵人之因緣爲奸者潛有以漁其羣亦不盡以竄其欲故上焉恃之如負扆下焉安之如覆盂一時江南數十百邑實未有尹公之克吏以濟者也

令上方躬操八柄霆擊飆馳時有叵測順命則不可衡命則不能倘有尹公之克吏者乎寵之以至誠牖之以納約必當以回　天聽而霽天威使三尺得與天下共而因弛山澤關市之利與天下公則刑曹又以尹公重矣士大夫貴自奉其職而有利國家耳輕重亦隨時何常哉尹公之所爲怡然命駕者意良在此雖然吾聞荀

卿之論刑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夫銓非主爵者乎而題之爲衡言其平也夫刑猶水也亦尚夫平而已刑平則疏密得所而天下無寃民銓平則進退有序而天下無滯材尹公聲實荐隆由比詳而調主爵終以余邑士庶盈願也旦且夕若掇之鼎小子與令公忝孔李之通家中僑札之衿契竊謬謂知令公深于其行敢以一言先駟馬尚虛簡以竢公之入銓也而所務官人者更以獻

爲唐兩生贈尹侯序

宣城尹令公用政最擢秋官郎八月旣望行有期兩唐生一澄一灝余外甥按察使吉甫先生子也謁余鼎出其詩曰此爲祖尹令公者也孤不天先嘉議蚤見背歷二十餘年而復有天幸令公祀先人于鄉惟吾子一言敘之余一再覽端襟而告之曰子失辭蕃國之大事莫如祀而政猶先尚賢昔高陽之表荀里通德之題鄭公皆以遡風猷申仰止而已至若俎豆賢人之間揖讓素王之側廼邑士大夫動以爲祖父粉藻有司爭以爲縉紳羔鴈遂使志節之士不以榮而若恐浼焉令公是舉則一邑靡不躍然快翕然稱以爲鄉先生歿而祭于社者果唐先生其人也而唐先生實無因於尹公最後而境內之祀典廢者建黷者正于是鬼神有常饗宰祝無虛祈夫不規耀于耳目昭灼而潛修于焄蒿幽眇不市恩于所可內之要地而施及于不必報之遺孤以此論政是足覘令公之大者矣兩生

拜受命已而曰灝以童子試而令公以駒且汗血也召置門下澄卽籍郡校問疑辨難顧恒在令公函丈之內師保父母尊親具矣我兄弟更有私德焉余正色爲更端曰子再失辭夫政有重於明學術甄士類者乎子以詩見謁與子言詩彼其歌薪槱而詠菁莪者何義哉不濡首于期會簿書而殫力于育志貞教以此論政是又足覘令公之大者矣兩生拜受命然其意瑟縮似不復欲贅以詩余笑撫之曰子無庸爲吾不

敢謂子之詩工也而敢謂子之言信吾不以子之詩爲尹公重而以有子之詩知子嘗師于尹公也則子重且不聞鄭之誦子産陳留之謳爰父乎咸以能教誨子弟耳其言者抑豈必博物訣開子姑存之兩生諾而出余退私念曰余亦贐公以文矣第與論天下大計及比曹事而不皇及公所國士我者單父驅車于吸綸武城識人于由徑余不自知繆當令公者何居其大較可度也越晨兩生來徵文遂次第其語授之其

爲我併致令公令而後庶幾夙夜以無負公兩生少儁以行其所學而顯其所教爲尹公稱塞且無忝先惠也將日可見之矣

贈徐屯田榷滿還南司空序

國家兩都並建而蕪湖鼂九派劍二梁爲南都上游秋水時至不辨牛馬舟航如是艎楩柟杞梓像章鄧林之材如簪如薺江楚閩越詔驗牂牁化居者之所必趣萬貨府焉　令甲置榷務以南司空郎一人涖領之而稅聑佗務猶最鉅然非直筦會計而已往者寧濠之釁皖圉不解卒得以扼其吭而擣其虛蕪湖則池皖之樞金陵之鎖鑰也其地重矣

今上以節儉率天下且日修九府之政權輕重而廣財賄將作大匠方大興甘泉建章之役東而有事振屬國距島酋一切徵發以億計則其時重矣是時萬曆丙申丁酉間而屯曹九瀛徐公來主榷務徐公通亮廉質節安而行和惟爬搔其宿蠹而拊循其傷痍之是圖蓋榷之弊凡

有三主者不躬行勾稽猾胥吏以意裁闊愜上下其手或泭至留蹛不時剌閭而淹日廢事有因鬼見帝之虞又或市魁舞智將用急自翔而不使後來者居上迺主者亦有三蔽焉以譏征爲奇能鰓鰓然欲見其穎而察及淵魚析秋毫以迎合爲進趨而求溢額外以張大其勛伐至若牛車鶉衣攻苦茹澹爲人所不情之爲而特買羔羊素絲之譽則其人巧而不慙者也徐公皆不然才精悍足自震纍而爲法簡易即賈人

子可望而知顧左右胥吏望之而股栗不測也參伍於時日無後期衡量於多寡無渝準有不中程者罪之無取盈有輸在公者籍之無寄徑居一載司計者稱羸金錢數千緡五方之民之拊掌加額驩呼祝頌者殆數萬指而徐公恥矜刻自處優游餘暇以托興於湖山諭志於篇什者如一日越夏將及瓜而代報績水衡轉聞上余郡司法見義孫公適攝篆于燕與姑孰丞存宇鄧公理荆塗施公屬修贈于不佞孫公述

屯曹嘗忼慨私念曰泉也者謂其流行于地而彼此相灌注者也當今言利之臣日進山藪之寶藏日出而出者無以給其入入者不復出大司農少府之積貯日告匱夫豈能天雨神運邪語有之屋漏在上知之在下吾既已知之矣固安忍竭澤爲也以故徐公孳孳務寬大不以其將重而易其地寧弛以與民耳究陵距于湖百里而遥初第聞徐公奉職循理年始壯而老成憂國類如此公鄞人也鄞有

今上心膂股肱之臣若少保公者九瀛公之爲南曹也徐于于焉安之不援與不躐等抑大受之君子乎雖然臣非親故何由知其賢此古藎臣之於其主自靖自獻維賢知賢而同巷不相見無書達政府竟擢以不次則少保無所遜司馬矣三公筮仕郡具卿材异日而徐公並列朝宁協共和衷鷹以任心膂股肱也尚無忝于湖及姑孰究陵余不佞忝徐公末胄庚無忝今日之言

贈郡丞王公遷左相國歸東嘉序

王公前爲寧都令寧都例有徵發于隣郡歲要災部使者令停徵歷五六歲以至王公隣郡請下令徵之亟王公念邑貧地僻一旦責成如重困吾民何第以次比不能舉其數如期隣郡長有違言無何隣郡長入計以它事鐫秩三級而王公縣考最晉封母林安人爲太恭人且遷丞余郡也丞非所爲郡司馬者乎王公蒐屯伏稽覃實日夕務自奉其職嘗一攝廣德守其州俗

獷猂不良文法王公固寬然長者乃州人益覆用親附往被皐匿不出者咸自歸積牘爲之一清司理闕人王公署其事會直指行部所刺舉興革悉當則署司理以也直指益洛陽李公云及今督河劉中丞並聞人也先後薦王公于朝然故未三載滿而夏六月　衡府左長史之命遠下矣余曹大夫士三老百姓驟聞之錯愕不信也已咨咨嘅喟之更扼捥不平交相與究其故或謂彼隣郡無寧修其郤願得而甘心耶

或謂王公盡職官下耳曾無尺書抵輦下李弟乃爲大官丞教使揵闔卧卽鄉曲勿與通微聞鄉曲多辯有口者間以諗王公王公嘿不應久之驟然曰否否吾韙巳吾韙巳太恭人春秋高誠不以三公易一日且以吾祖父伯仲薦從大夫後圖史算器歲時伏臘之資不大乏絕吾入而朝毋出而課子以其餘財施閭里族黨以其餘力陟雁宕抱龍湫叩雙闕璚臺畢展吾濟勝之具而極力文章以垂吾不朽之業吾習夫宦矣宦者幻也幻莫如海當其鼓怒溢浪而激天輪廻地軸孰推引之及其波恬噎銷而委輸大壑孰頓抑之吾家東海上大壑在彼吾翩翩乎歸巳余曹始私計古之名賢若賈董文學若鄒枚應劉皆爲王傅相曳長裾而托後乘其致足樂焉庶將爲王公勸駕旣親聆其言殆灑然不啻執熱之以濯而暍者之飲冰也又何錯愕若嘅喟之有不佞馬之圅稍長遂屬爲序次以祖公而諸鄉大夫士供張北郭之外酒公別然終

不無王公去後思冀相與樹七尺之碑以戒勿翦伐此雖一郡乎亦可以覘公是矣夫主爵進退人材爲　天子持國是者也顧其公是不在上而在下豈盛世之所宜有哉豈盛世所宜有哉余忝備九列初亦竊預　內廷之末議因論郡國事而有概于時如此

贈南司農郎李公上績序

國家今所最亟者莫如財用而一時當官之最難者莫如理財蓋往昔之難難在參費而務出

今茲之難難在厚歛而務入入者不出而出者又不勝其入東韓西播之役舎舟觸驪懸車束馬卽多得勝算然轉輸賚予幾百萬計悉取給大司農其爲大司農在南也雖少所徵發而陪京百司之廩六軍之餉悉出焉頃若募浙兵防沿海亦眷眷多故已江淮吳越之交非　國家之外府乎以歲之不若且或苦礦或苦稅卒無以舒下困而應上求以故南曹舊以司馬重今兼以司農重是兩曹郎者皆愼選以充固時宜

也余師南樂介翁李先生初理東郡用績最擢郎南戶曹迺所爲愼選以充者是時中牟張公爲大司農持重知大體目攝諸曹郎而獨才李先生一切財賦盡倚辦李先生如左右手先生精心爲調劑其緩急而時允其出內使官有常旣兵有常饟未幾以李先生主筦庫先生益精心爲爬梳其伏莽而錮塞其尾閭以儲有羨金課無溢額及退而跡先生之私第則懸罄蕭然凝塵滿席晏如也初張公之才李先生復轉而

廉李先生先生實循循先後以無事行之不欲立槿以見才而詭削以見廉於是張公復益器重李先生爲能大受矣會壬寅夏先生繇曹郎滿三載考大司農書其績最者循以報　聞天子神睿卽日坐法宮而察天下吏治若近而指掌於財用猶唯孳孳夫財人主不必諱言也其說具詳於周禮而總要于聖經然其論理財則必推本用人焉故始以休休有容之臣申以長國家務財用之戒至聚散出入所由來不亦

深切著明哉李先生北矣儻　召見而俯垂鎬豐之慮遠勤勞止之思問所爲江淮吳越歲時之雨暘礦稅之利弊在先生必有所入告而動天聽者當留先生備侍從或調而司銓職用人庶幾異日之有一个臣者乎某無似繆爲先生所甄錄比蓋先生以東郡理典南闈試也先生北矣因越江而偕門下二三子敬祖先生更忠其不斐而爲序次之敉邑距陪京密邇嘗往來聞陪京人之稱述先生者如此何敢謂二三子

智足以知先生第不至阿其所好而已

贈鮑令君覲序

某自青社籍陪京于宣城毗鄰多交游某君某益莫逆華乘鄭鐵相與交定其于吏治民生若當世之務恒娓娓及之明年歲在庚戌元會天子當開明堂大受計宣令侯曰葵鮑公先期脂轄行蓋縣得比于男執玉帛而修　覲典禮也某寓書余兼致其宗青衿意屬一言以志其嫩某能言迺繆屬不佞要以紀治傳良史氏職

也某之言曰令寓内自畿而雄望赤緊業稱縣皆爲　上旬宣以阜成物庶固邦本也若吾郡隸在畿輔而爲周鄙鄰其初徵發佐軍典不啻關中河内猶　當宁所軫重宣爲首邑令猶難其人久之鮑侯用安義優調焉侯蜀人也髫而卽以文名于井絡坤維之墟有蒲衣項槖之譽弱冠舉進士公車義出而誦者咸驚以爲首山復生矣令安義甫三月當道者又咸斂衽以爲是齊之子奇耶子奇治阿最著年最少然猶藉助于共載侯獨精練而鋒穎時出老吏不如殆天所授乎豈子産學製之言所能量左氏限年之法所可囿也者宣人士承風喜駸駸見陽宅矣惟時爲戊申夏霪雨浹旬一下車而値合谿之祟蕩析離居公私窘迫勢殆岌岌侯挺然叅謀郡臺捐俸轉糴乘舟賫饟言問巢廬量宜口賦汙萊有菽仍田給種食庫鏹不繼則遊士之有行義者布勸分之令載拜送之以激其誠於是大家爭自發蓋藏而各有段貢俾殣殍獲

還之龍國流離復集於鴻澤者則侯是賴也侯念以民眞厥居吾可以治治矣迺詢其因革而術其廢舉多所措置宣好訟輒以鵰兒爲中營以請寄爲外府侯聽斷明允無虐煢獨而畏高明宄者解横者服顧無骫骳而亦使人緣一日以自解無深抵而使人秉一眚以自新庚念宣民之爲患者有四縣象于街彈閭牟侵徵輸則里魁兼并弱小則豪右飛章陷害則匿名蟠結欺罔則胥役此禁立而四屬悉除根莠鉏嘉禾

自茂也侯念以民喩法吾可以教矣雅志作人月有課課有評梓其文以率厲多士今南棘得儁者其素所擊節而首選者也侯以書起家唯知人安民則惠寧直肆習之實允蹈之某且謂侯敭政未暇僂數堇舉其崖略爾已郡太守金公書來曰郡首邑令賢可卧治也余聆之瞿焉憶昔閎宛陵志嘉靖之巳酉庚戌間宦有賢令劉應箕者亦蜀之巴人致位開府登九列倜儻有材諝性廉介大率與鮑侯埒彼年踰壯矣而

所遘時和歲豐當其際民醇吏朴士大夫更多自好以槪于今則鮑侯其猶難能哉是行也
上從羣吏中望見侯齒茂偉儀覲計府以侯最績上何論子奇必召試理人之策晋而崇褒德之封卽留中正色立朝如漢之貴戚斂手以避二鮑則侯之承先烈也豈不猗歟稱盛哉或
上仁聖終軫宣士民賜還治以竟其惠施而後徵入則某方帥其族子弟以草薰波淥之侯迓侯於澄江之滸矣

又

邑大夫鮑公之爲吾宣也江以南撫監之任凡十數靡不薦鮑公治最者巡按御史關中王公正人也則猶得公之大者云其疏之辭曰心清若水力定如山公之賸鍰賦羨無所入者有年矣項者版稅至九千餘金悉上府細而至一簞一蒭不及門然非所論于心也投錢飮馬縣釜生魚非也負不任而矜以自文潤非而曲有所援非也若將浼而逆距之巳示卻而反闞之非

也良人之不知非矣而良人知亦非也而公皆不然夫公所爲心清者內不生念外不涉境廓乎其無所卽泊乎其無所營以擬水則猶有倫焉此其于道蓋邃矣公爲政務生養而安全之多依于仁厚愷易而義激于衷間有所出之人之情有所抑必圖有所申而務守勝以吾撓或借資持構紛謀甚深以吾撼公惟以便吾政利吾民而已監察有定力之稱焉且擬之山則謂其峩然不頗嶷然不震爾然公實非以自厲風

力也事至則應寧有所顧不盡耶余往數侍公則獲聞公之論士重識也古之豪儁謀王柄國龕亂持危建大勲伐者曷甞不原本識哉審幾覘變洞害利之故晰是非之端葢裕如矣以故斷之不疑處之不懾計無遺筴而動有成勣也尒不佞因是而徼有所窺焉心淸則神謐神謐則靈覺起而眞照融語有之須眚可鑒于止水淸流不憚于恵風則識性固淸心之所自出乎吾又未睹夫有定見而無定力者也彼其履危

疑之地値劻勷之秋雖有材而惝怳周章功名不立者豈少哉皆繇于心之淆而識之不足也公治理茂異玆凡再　覲矣特置在周行之内位日起任日重所論議措畫關天下大計者天子之倚毗方切天下之責望甚殷當其時心逐境而易流識緣感而易昧有所以岐之則一者二三有所以引之則力分而志不定卽鼎祚所睹記鉅公名卿其初非不卓犖瑰瑋也而幸以勣譽終者殆難其人焉故吾願鮑公之益進於學也公有慕乎鄉先達長卿淵雲之在蜀閎覽麗辭將勤誦而追倣之夫此貧賤不得意發憤之所爲若鼎祚輩是也鮑公方都膴蹐華直擧　明主于三代之隆而輔久道之化抑亦從事聖學乎歲時公修祀王文成及先大夫十先生者于正學書院每裴回祠下考久之有仰止之思以理義養其心以古今達其識定性以彊力繇本以該末是聖修之塗而王佐之列也漢以來皆隨世以就功名而建一時之勛業者尙

未敢以質公何者以其人類未聞道也鼎祚辱公知遇最深于其別感系而稱報之無繇敬以是爲規瑱公豁達大度諒公之能虛襟而無拂耳矣

大中丞曹公晉右司空總理河道序

明興兩都並建南則帶江北則負河名山大海緯絡其間凡要害阨塞以中丞臺出塡靡所不重而畿南十郡財賦居天下大半爲　國家外府淮徐以北歲漕粟四百萬灌輸京師而河爲

之吭自嘉隆以來累徙累決而河之爲患大故中丞臺率以大司空領之事權日益峻而簡任益務得人此固其地重乎抑其時猶重矣趙郡曹公初治吳四郡兵以最且久從觀察使超拜大中丞撫我畿南公甫臨鎮而礦稅之役起璫弁縱横執張甚民間如鼎沸魚爛幾至于肆無疑市野無青草有虎而冠者挺自歙虓虓視也尚方織作又歲以溢恒額而亟徵發其務繁劇其力劻勷何有渝于此時者公特疏抗言于

上謂宜歛諸郡屬左輔實　孝陵啓祥之脉宜培植不宜斵伐而時時出不意爲法其姦傅壇其倖實織文之貢以三限之法請前後皆報聞而彼從横者既氣慴于公之風稜復心折于公之愷直以故公上不必犯逆鱗而下足拯累卵在公則出之有本行之無事而已比總河中丞乞代而　睿慮廻翔歷數月日吾得其人矣遂進曹公右司空領御史大夫命乘遽以往益上始重念畿南以公撫既賴公保乂而豐沛之交相繼告潰則所重在河直以河重公余惟當漢武時以雄主之威力捐金錢沈璧馬以塞河而瓠子之歌垂嘅千載然此虞河爾至勝國後而虞漕矣逮于今涉淮而虞漕道泗而虞陵矣頃議開泇以濟漕分黃以殺河故道漸復決口宜堰若似有成績而秋水時至單隄爲沼望之卒不見水端何耶無亦以河無常埶而功不易集耶顧其緒足壽也公往矣如其可因則蕭規而曹隨也如其可更則太尉之代汾陽也

公何容心焉昔禹戴鉤鈐裹玉斗拜治水土爵司空而猶勞身焦思河精授圖始獲石匱之書以從事後世駴而頌之曰神禹尚論者以禹之行水唯行其所無事而已則公莅畿南固以無事行之矣宣猷五郡以礦稅故被公澤最深鉅余郡史侯馳書燕邸而以隣封若梁侯章侯鄧侯鄭侯之指來俾其效一言于時羣公卿士咸以公爲撫勞苦功高而猶勤在外恐非所以酬庸也是不然夫投大而遺艱者　聖主疇咨之

至公急病而讓夷者大臣遂志之顯義且竊闚
公之大者矣撫畿南則　天心可回理淮北則
地維可紐地平天成玄圭用錫余及羣公將躬
親睹之羣公夙承公德意而分布其境內釣一
時之良也某忝守史局職在纂述願操管其後
而紀公之勛烈焉

徽州梁侯考績上最序

畿南六郡登在三輔新都宛陵則猶踞上游控
要害三天子都有軒皇之仙蹟玄宫白嶽先朝

之帝時在焉二郡居則比鄰行則方轂埛牧所
及昏因相通親可知矣而新都多陽翟大賈淮
海鹽筴之利爲縣官外府陶白猗卓之富幾敵
國則眎宛陵倍其人巧而文牏槩絲器陶冶甆
組之工利益天下則眎宛陵倍俗剛負氣睚眦
之違輒起大獄而又善通財賄走權勢卽士亦
多怙寵而借資則眎宛陵倍其唯田賦兵戎與
卿大夫顯融之業節義勤儉之風略相等而已
余不佞以癸卯冬出守宛陵則燕山梁公甫壯
而繇戶曹出爲新都者先一年所聲稱籍甚或
稱公遵周道杜私交典謁有常期庭實有常品
故三遊之徒不入境四知之餽不及門或稱公
亭兩造折片言無情則辟得情則矜故肺石虛
無人而桁楊臥于壁或稱公討德禮而訓多士
敷文析理抑競奬恬故士有待舉無干澤新都
之形勝應斗杓朝六水公爲新漁梁之堰楗以
石而拓大之令圮者培瑕者固以完風氣而閭
里不知勞官帑無溢費則千百世之晝也此特

其大校云余不佞數以會同獲侍公公清標照
映朗如玉山大度汪洋曠如瀛海而且恂恂拊
身若不勝葢有道者也嘗與余論治曰政貴簡
要爾簡可御繁以簡則定靜可君躁以靜則正
簡巳靜巳以用則和和生於志之定施之正也
余因知公所爲聲稱籍甚者殆有由本矣因退
而奉以周旋以庶夫寡過然而宛陵何敢望新
都迨今歲乙巳梁公績用考成諸監部累前後
薦牘以最　開凡三載而攝兵使者三之一吏

奉其職民安于田郊關晏如歲事大穫吾曹務

兢兢一郡且驟官常之是虞乃梁公兼舉而時

出窾導族解恢乎游刃有餘地而若新發於硎

此何論余無似雖列郡亦何敢望新都哉夫同

官爲僚兄弟也維兹列郡並與宗盟新都宪陵

猶爲同出始者公油油焉弟之今則儼焉而臨

之戴匡六星也緊于北斗泰符六星也尊則上

台屬令固郎官之列宿也次舍相承不愆厥度

而畿南之治理粲然明備矣比年主爵者有所

升納不時得　上命而監部就近以便宜請梁

公望鉅資深且攷成矣倘得如請郎眞焉則畿

南庶司百姓之有大造也吾曹將率受功令而

宣德意何敢以寅宷之私誼進

鹿裘石室集卷第八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九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贈教授張西垣先生擢南國子博士序

令甲鄉校官縣甲乙科者率遷爲六館師亦非異數也然以令張先生遷南國子博士則余咨咨嗟慕于君臣之際有盛世之風焉蓋張先生離母腹而孤母夫人稱未亡人者幾三十年先

生始舉進士令南安踰歲甲辰皇上大計吏南安令以最聞迺伏闕上疏曰臣國維亡狀荷　上寬恩還治縣顧臣有母少寡荼苦畢志以有臣今日年且及耆慮衰損雅不欲勤于遠而道臣治數千里驚湍沓嶂不任戒心臣獨子與母命相倚實不任烏鳥之私儻蒙徙鄉校一官俾獲就養則臣至願幸　詔下銓部議報可于是張先生遂教授余寧國郡而奉母夫人來也是時京師一時翕然名張先生孝

矣余郡故瘠土之毛不足供甘膬張先生吳人也荼菽橘柚之屬時時載自吳具羞于母夫人當夫人耆志益暢益良食健步履余郡之縉紳士率蹐堂致餽焉交相頌之曰貞壽而先生嘗卻門弟子脩脯不內曰吾有奉備母養而盍以養而親乎于是一郡翕然稱張先生孝非獨有之且錫爾類矣然而先生猶喜不勝懼也走境內羣望爲母夫人祈千百之年卽境外若白岳九華帝時佛宮必乘閒以往乞靈而益母之算

又于于焉不肯爲孝名居二年張先生之薦剡日騰于　朝有博士之遷然薦者稱脩明經術振作士類而已而主爵者跡前疏知先生之所爲大節在孝求便養也故博士不以北而以南先生之僚及其門弟子合而請鼎小子屬有言贈先生計先生自鄉校逮博士雖崇庳內外殊要皆職教也古者鄉之教則三物成均之教則三樂抑孰不原本於孝陽道州爲國子司業語諸生學所以學忠與孝也簡孝秀德行升堂上

三年不歸侍則斥之而諸生之謁還養者二十輩固教誠有本爾博士綰六館佐司成以孝若張先生者達教本矣抑何職之不舉焉夫務舉其職而不遑顧其私者臣義也務使人必舉其職而兼卹其私者　主仁也下不以靡鹽廢將母之懷上不以率土忘賢勞之歎其庶君臣之際兩遂乎而余于張先生遷也浴浴嘅慕有盛世之風云余友海虞陳先生者張先生鄉人也又同舉于鄉今方爲六館師經明行脩富著述

與張先生相若也本朝名公卿大夫多發跡國子余見兩先生自此升矣諸君子執是以券會天子以孝治天下覃恩殊渥張先生南卽得拜封母夫人此異數也并藉爲賀

婁雲王先生拜國子助教序

今天下師帥之官內則尊而成均兩司成以逮六館外則督學使者以廣厲于上郡邑博士以職詳于下凡使士經明行脩文質具而風俗美也然而論士自鄉始則邑猶要焉夫治緣教成

教緣地設綜之固未有不自身出者王先生吳之婁人也繇乙科署我宣城教諭事吳自言偃以來故文學之國王先生所爲文本之世業參之匠心卽奇氣旁溢精采注射而必務程于先民諸弟子咸志述而手模之以卒歸諸馴雅顧先生以宣本吳西略卽文學不甚相懸遠其大致則在士敦本而維風是時爲邑政者頗嚴重士有求不無見抑抑之久將不無激且見亢王先生職教而佛政沈毅有守吉月衆甁之外無

私覿無副封諸弟子始進之贄歲節之問遺一切簡謝至其情有所當申誼有所必遂往往爲正色誦言于長吏長吏亦輒㒞服敬憚之與士漸脩相見禮而稍時其餼稟平其賦誦士因以退相戒無輕跡有司之庭傷王先生之義一時謂王先生調劑其間若甚難吾見特赦躬潔已而已居四載爲丙午夏先生用累薦拜國子助教之　命且北矣夫國學之與鄉校崇庳廣狹異執也其人多燕趙齊魯晉衛關雒之士忼慨

負氣節直中重内無南人佻巧孅麗之習而至舉京兆升於司徒則南人率遠勝之彼其文固不勝南也王先生出其煒然之藻淵然之蓄以乎翼而賁飾之當必有應焉南北異尚故因俗適宜若其沈毅之度端廉之操王先生始終恒有之鱗蟲之長五色遞變而神龍無欲則難致親下之植四運遞化而松栢貞勁則後凋其性一也性一則天定不受變于地不就化于時以是而槩王先生何獨艮師帥誠慥慥有道君子

哉先生行有日貧至無以治槖裝諸弟子意欲釀先生而口不忍言也詰鼎小子請以一言代余方謝未能先生之寮括蒼葉先生來曰王先生北宋先生踵而遷海豊東矣語有之莫三人而迷曾子焉倀倀奚所之殆不後諸弟子之依依也余忝世講於王先生葉先生嘗師顧學使于吳久知瑯邪家世爲詳始與公起典午千有餘歲入我　明而名卿大夫之勳有踰王先生之先世者乎古者周尹氏漢韋氏之屬皆世世官非世其官也蓋以德世也吾于是而竊歎大司樂掌成均教胄子之深意焉或又惜王先生遷太驟不獲載上公車迺董以六館進也殊不然國初耆碩由此其選余所睹隆萬之際則有南太宰海公從乙科起家署教事此亦直躬潔已近代名端廉人也

君擢王矦膺薦序

余少脩郡乘知郡之屯政敝極也恒慨焉嘉靖中張御史者銳理屯迺以升改今清之三則而

槩名案撥其於初任力領輸之意微矣蓋屯之敝一敝于豪民之兼并而田頗虧再敝于大猾之侵牟而軍實耗又三十餘年今衛尉王矦君擢以督屯特著聲頃于郭君惟中所得讀矦所條上郡臺八議抑何其洞利弊之原于名實損益之際明辯以晰耶始也在斂之得其人則矦有定僉收清詭寄諸議繼也在散之有其式則矦有禁揭買愼給票諸議悉報可行之二年而積逋完新課集士有宿飽庾有贏儲且出其羨

幾及四十金歸郡帑要以矦㓗已奉公故能令
行姧止規指經度有機要以故事給而力紓一
時撫監爭下檄嘉勞之晉握篆掌宣州衛事仍
督屯直指王公按部薦于　朝有日射策名高
三捷清屯弊洗百年衆羣以爲允昔趙營平畱
屯金城漢庭之臣相詰難于者半至璽書切責
後將軍何緩期營平持之堅諍之力陳其便十
二遂用以下先零罕开而羌人終不敢侵漢司
徒以土地養民者也大司馬法其致民與大司

徒共之因四時之暇抗以師田之律則屯之功
庸孰尚焉或以建武騖遠而扞邊乘障得驟顯
王矦闖外之制抑由此北鄉乎余不然五湖之
間有輕心久矣加以水暵之薦臻礦権之爲暴
閱世者于內地有隱憂而郤顧之不皇即吾六
郡中分兵使者而治之若吳淞狼山江海要阨
竝舊置大帥揔其兵矦異日任也以矦才地所
向誠咸宜人臣第効節官下唯上所使爾侯之
先肇封名和者從胡越國定杭歙從李曾國慼

元主至紅羅山則嘗于南北皆有功傳至東川
公豪儁爽伉頣學其子于先大夫儒而天特癸
庭公始孩嗣爵以疾解授君擢爲子矦則受廸
母郭恭人爲多恭人故惟中姑也婉嫕有才略
歸于王值王氏中微內外惟母所綜理訓其子
以圖振廓之而師友于費君子兩惟中間二君
工属文侯遂以文起家郡學生兩舉武闈雅歌
緩帶有敦說之風茲且鬱有嘉問勛伐日寖寖
益張儻肆號恭人爲武昌之定魏夫人之貞敬

以顯父母令名于無窮在君擢矣惟中語余君
擢之以屯著被薦也繇府君馬公假之以便宜
而復爲之推上以贊成其功夫營平金城之烈
良繇魏弱翁爲主畫將相龢則士豫附不自古
記之哉諸與王矦知交者屬不佞敘次其事爲
侯贈以侯之祖嘗學于先大夫有世講也

贈葉司訓膺薦序

自班氏之傳循吏與儒林也若學與政判矣而
以徵漢事出則羣牧入則九卿率用經術取高

第故治猶有本近古云迨于今制頗顓尊經術
然于古實無所師承要以媒進趨而資逢世其
求也質以爲羔雁其獲也棄以爲筌蹄其不能
盡獲董循次以進也往往不肯爲黃綬吏而坐
擁青氊爲廣文先生伊吾呫嗶故如經生卽間
有攝篆之檄不欲行蓋檄者乍使前而隨伺其
後攝者姑掩襟而旋露其肘趍格旣難通材亦
鮮則學之於政非特不相爲用且交相敝矣吾
司訓葉一之先生獨不然葉先生栝蒼人也甫

髫籍諸生業巳布其文東西浙婁試輒冠其諸
生而旁工古文辭松陵顧道行理栝蒼賓師葉
先生致于吳俾子弟事之數年余里許君彥貞
爲栝蒼丞及守也益心師先生來則下榻往則
虛左顧先生名甚翔數甚觭緜鄉校而　廷對
凡十一都試不售也來訓吾宣者四年於茲矣
先生鴻䬻闊達而縝緻有雅度殆良吏才也皐
比之暇雅游士大夫觴詠間適彥貞里居抵掌
道故余嘗忝末席焉會當事者以先生攝寧邑

先生辭不可寧俗嚚習訟而子衿氏好持論官
府短長頃之廼無不誦說先生者大較謂決事
敏御下嚴淸不矯廉刑不勝教士民皆幾幾祝
先生卽眞而直指使者當報命薦先生于　朝
其稱曰瑩如楚玉利若吳鉤言德器與材諝兼
具也繼之曰技擅雕蟲任堪馴雉言政與學之
孚通也直指誠知言先生亦不云非遇矣雖然
荆山之璧市以連城禮以九賓而薦諸明堂淸
廟重之也今望氣者聊一占白虹之光采而巳

泰阿之劒五步不畱行千里爲厭伏卽武城之
宰亦割雞之試而巳抑終何足概先生而爲先
生重乎比年主爵稍能破拘攣蒐瑰異仰追
國初並用之德意則先生茲舉也其始發鉶離
璞之日乎必更有歌神寶以相明而重任先生
以擊斷觀良者世固不乏通材也經術之効不
益亦尤昭灼哉葉先生之僚長爲莆中曾先生
晉陵董先生並一時奬薦三先生皆今聞人君
子也又萃于一邑良爲勝事栝蒼守識先生最

先庶夫稱今之水鏡矣而所爲觴詠游二三士大夫者屬予鼎祚敘次其大致旅謁爲葉先生贈焉

贈太平令許靈長先生膺薦序

善治者太上因之固矣然而嵬瑣闒冗者多托跡焉其始以安常襲故自文抵澌積以至于大壞極敝中乾外溢不可爲有亂而已儻非其人材博碩邃識超覽起而爲之所則或驟而廉失之剟有所侵疏而有偏不舉之處要亦卒偕底

于亂又安能勝其任而稱善虖以余睹吾郡六邑獨太平之窳惰蠹慝久矣先是諸長吏率常代去而曹史緣新故穴爲奸比及丙丁之際有以丞攝者肆姐冒利上下相蒙而下緣以輕其上獚不可使禁令中格謠詠易興當事者患之以言于主爵太平令必重擇其人丁未冬武林許公靈長遂從銓領太平誠重之也縣人知許公繇擇任已潛懾之且聞公自諸生以才負盛名公卿大夫間其人脩儀直幹眼如曙星卽豪

猾素忞睢望見公若已鉤摘其隱伏捄炊于共頸不暇咸竊恇駥惴恐思相與逡遁迺許公之蒞政也平心揖氣特申敕其下去泰去甚它明與之更始而攻苦茹淡官舍如精藍爰書籤牒手自注記左右不得闚縣所爲害治者莫如訟蓋太平在萬山中山入貲最饒俗故喬奉養膚幾詰亟則走南北權要倖居間爲嵎公壹切謝絕于理曲雖彊有力必寘之法然亦盡法而止會禮官修諡典公舉縣直臣周太常轉聞　上

察良褒節表佚闡幽俾有所廣厲不盡倚法也今傳公以繖焦氏獄有旋風之異駮杜子甲阜于閒夜殺人無左驗爭謂神明顧此實非公精意許公意恒出于愿慤忠篤務敦命胥誨以庶夫道洽俗美焉當公至之明年歲大侵縣陋田希少卬食他郡公倍斥奉勸分已責畜相矞義單車歷村落討口鈞賦復不肯增戸數侈大其功以其所羸建常平用具儲峙猶旁邑所難討公臨縣甫期月而耳目一新習染丕變維風起

敝游頌行謳將非已可之會乎頃者御史臺若督學楊公視江李公適報命並薦公于　朝若總漕監河之格外崇奬者更纚纚也不可爲非獲上矣夫華當必已日之乎則非驟疊治有後甲之誠則非疏變而必通者時因而無弊者道許公以易魁北闈玆其用不達于政哉余少治古文辭初識公吳越之交而公于學無所不晐尢工六書爲時楷式是時郡太守爲大梁金侯雅知公虛衿而聽因獲以盡展其材志抑時時推轂之此許公所由以克濟有成者也余友杜生孟明焦生仲弢譚生儀若暨孫生明六輩皆所爲士之儁而公優遇者逃其邑搢紳先生𦔳命余鼎祚一言爲公贈固以余豈辱公交生豢不能爲人諷公其先本關西亢爽有亮概亦不受諂也夫諸搢紳先生不以許公無私徇而間公議較余邑厚矣厚矣余邑二三子與有霑溉者併得書

天柱會贈董學師膺薦序

世宗朝晉陵有中丞荊川唐公憲大夫方山薛公一時制義爲世模楷今所號四大家者晉陵兩焉薛公督浙學持濃精品藻有人倫之鑒唐公起家國史猶博贍工名理知兵善伎擊及風角勾股多所旁通此其人雖已往要以其遺書足鏡而術也余邑博翼吾董先生少承鄉先正之學胠篋誦法且于其賢胤皆有婕昕夕焉游息而上下其論議受餼鄉校間名久翔至都試輒中格遂以優敘薦于廷來爲宣城司訓也三年於玆矣宛陵之文習輕俊或詭僻不經先生從寮長公課暇別有天柱之會會凡數十曹則先生執牛耳而盟之緣本兩家以意裁飾務俾衷于度庶還弘正之醇風戊申臺試錄小學選東序者幾及廿餘稱得人盛固先生一變之効也二陵並吳地華而漸於靡先生端醇冲穆望者知其爲君子而以質劑宣之文程之以實顧玆會也益相戒斌斌修禮讓一變至道又先生之明効也董氏在晉陵爲甲族余與先生先世

有年簠時嘗過從譚泳迺先生于古昔成敗失得之林當世利便鴻鉅之務內甚悉則何獨擅經術之長而已先生每語諸弟子經術正所以經世夫寧以和筆濡墨徒學而無用者哉于是知董先生之外若樸茂而篤固顧所以善藏其用也比學使者楊公察吏儒之良具牘報　命以先生材優從政薦實洞見先生之內而有所以用之矣然余竊有進于諸君即就唐薛論中丞負大名寓內淮揚之名人不無求多蓋是時

倭事孔棘公亦欲有所徵見長以少紓　國家東南之患至其生平嚴一介糲食褐衣殆志士也袁文榮煒爲薛公門人及拜相有爲薛公賀者公不應人曰孟子喜樂正子爲政非與公徐應之曰果樂正子也則可喜厥後文榮卒無所表暨士貴志有立先生之期我友者意良厚豈直以名爵通顯爲余因費子子雨汪子大宗蔡子永叔諸君子之請爲先生贈而余姪好綴其末令次先後語以復兼致勗焉儻一有當于先生者乎先生行且長百里師牧一方掄材鄧林所造益廣其大旨固具是矣

贈郡太守金公入覲兼過箕城爲壽序

自聖學不傳而後代各以其意識見解爲學漢經學之傳咸有師授建議莅政一禀于經故吏治稱良莫盛漢然皆因時就事其于道雖一隅時合而天人之微性命之奧槩未之達也文翁以教化稱要惟興起學宮使弟子授七經小吏學律令蜀郡得比于齊魯中和樂職布在益部

亦稽古禮文之事而已宋際濂洛理學脩明迺其人多沈下寮阨時禁不獲盡展其所學而于用顧亦鮮効焉我　明王文成公起東越超然獨悟本其眞知施諸實踐投囏大而克舉處危疑而不害論者猶以其根柢象山原出葱嶺吾郡侯大梁金公獨推尊文成而心儀之嘗以爲社稷之衛道盟之宗蓋金公志聖學久矣繇晉令徵拜南曹郎南都諸君子爲祀耿恭簡羅圻江二先生有同志之會公日與弱侯焦先生相

合併交切劘于是浮疏者推其密膠固者服其
徹湊泊者皈其脗斷滅者孫其通咸以爲公之
學獨得其傳凡數年守余郡又二先生過化地
也盱江前爲守最著有特祠久茀不治公下車
卽修謁爲除道闢扃以風厲郡人士盱江在郡
純任德而于讞詳禁令簿書期會之間時有所
縱舍于世濩時取簡易不甚裁公勤力自効官
下材開敏而博大六邑之弊害便利靡所不洞
晰而巽心觀理酌情與世靡所不平亭首爲新

郡學學有會鄉遂有約皆精實行之而振士之
淹使旅進不以貴妨所規撫務先訓定之廼御
史嚴幕佐以下無預事爰書藏計宿竈一清然
公寔不欲用彊詧名意翟翟在民隱也戊申之
潦凶而不饑卽屏博徒平市賈賓禮堇具算器
無加擘襲帛細若省梨戶之征畫漁戶之地冬
則身自行賦窶人口錢夏秋命醫分施藥事制
曲防唯冀以寬其力而贍其私以故四封之內
式化阜生刑幾措不用余鼎祚竊謂此我公之

實用然亦公之應跡爾若飛者戾天虛空無跡
照者臨物色象自取頃亦讀公之明手斧鋤矣
夫以手明手之非手也不猶以指喻指之非指
耶悟則臭腐爲神奇迷則醍醐爲糟粕圓融周
徧貫萬函三誠不可以識識不可以解解者矣
吾師乎吾師乎世但以跡而名公卽入　覲而
以牧郡良膺異數之典光寵公固于公之潛脩
默證悠然無所挹而加汪然有所注而不盈也
神虛形實體冥用顯聖賢經綸之學蓋如此鼎

祚無似辱公折節而進之以頗多學誦時時有
喪志溺心之諷而根鈍習氣深不能發上蔡之
一汗遂負公且負二先生二先生鼎祚昔從游
者也茲于公辭不敢溢美而於公之學或抑旁
闚一二焉公素廉儉是往也持一襆以北太公
及太夫人書來曰以時之若多收數斛麥足爲
若行資矣二尊人年踰七秩公過家稱觴上壽
官中一物無所將二程之于太中珦尹和靖于
善養之母竝以其子理學顯非公之鄉先達乎

文成西征之役海日翁書往復以忠義相勸勉父子之一心乃爾公心儀文成而庭中之遇亦略類因併志之

郡中送太阿金太公入覲序

余不佞典守文史與在文戟之内竊窺今天下大埶内雖稱治肰亦斷斷矣宫府睽鬲庭議沸而國是淆卽端揆之地喉舌之所弘化何繇乎外而藩臬郡邑雖位局一方事猶顯制若郡固有臨之上者所與除裁請爲易達下儼然提衡

諸屬威福千里二三寮寀左掎右挈尚得以展布其材志彼重内輕外仕之恒情頋今類若欲穉近而就遠埶使然耳頃年主爵者不能得之内而于郡愼擇守良輒報聞余郡廼得守嫣都太阿金公焉先是公令太原會中貴人之権三晋者其埶甚張莫敢誰何令廼獨力與亢以衛民幾蹈不測賴　上神聖竟得完公念其身上所賜也益感奮勤毖于政當上計用廉令旌巳拜南戸曹主権維陽羨金千有奇封還官則又用清郎名其亮烈性有之而鴻博高朗材靡所不遂吾郡預稟稟將無武健雄斷意求勝之乎金公之言曰牧之于民猶農之于禾長其兄而去其弟耳然公徐督其情形知郡固可長者治也大指在拊循務以道相董正里市歲時尚俳優飾歌臺酒食徵逐子女褻雜宣之俗澆而善謠小猜輒騰飛語文致短長公一切屏絕勿復通約士于學宫申之六行而僇其亂羣賓禮其好修者皆不以文建鄉社讀瀆宣諭使其子

弟若訓于父老余以戊申春過里門盖目睹其風猷其敦厲教化之意居多乎是年大潦民羸幾卒而以蠲䘏請卒安之若覆盂者誰之功邪溫陵陳公捧賀北語余公括藏七千金告糴隣省轉輸絡相屬穀買遂平不給則斥俸勸分口賦以等差次鉤校悉有法今夏雨小淫公虞損麥也日于署齋向天叩頭千亦唯其寮旁聞之陳公者郡丞也時倅爲趙梁公司李滇楊公公與人洞見底裏而處僚友間猶坦易平直魚魚

雅雅若塤箎之和甘酸之調焉即鄕士大夫無敢持私進而好來焚枯酌醴驩晏終日于是退而私詫曰昔爲強項令履虎尾而逆龍鱗者非金公其人乎今胡然其春風拂時雨潤也或謂公初以太阿自命霆擊電決五步不留行旣而若承影含光弢精挫銳益足爲世寶此雖近似猶須言公也盖公久篤志聖學而又該洽外典眞常妙明之體緣寂待感而微彰柔剛之用當機互應聞公自政術外間以學與三公參證莫

逆于心明歲元會公上最計府必膺旌典如令時即舉　國初事峻陟卿輔是爲內而非外矣夫羣議之所繇囂而國是猝未定也起于意見之各異激于曹黨之相傾廟堂猶之乎郡國也以公之協恭和衷讓能推美者風示之抑庶幾其麻動乎然余郡固願久之竟其惠公留內遠則　社稷之衛近足救一時斷斷也余即忝同籍在宇下不敢請公誠欲計安天下抑豈遽忘吾郡亦三公之眷然于懷者焉

諸邑贈郡侯金公入覲序

今上神𢾾端居法宮而威靈燁赫恩澤滂霈戴斗之域若在綈几固以所與我共天下者其良二千石乎比戊申夏江以南連數十郡水歲大侵余郡寧國縣旁郡獨棘至　詔所在假予貧民金錢十數萬余郡堇及千而卒道無流亾市無踴貴萑苻絕警關㯓晏如視旁大郡獨瞻完則郡侯箕城金公之請蠲申貸已責務分是乂安我而屬邑令君胥于以有成也是時公繇南

曹出守郡一年所矣當公之初莅也雅意揚扢時有所張措闔郡爲振而偉儀壁立望之儼若神明在羣屬亦固不祇服夫履高者難爲下材鉅者多自賢淵魚之詧烹鮮之喻殆尠俛得焉而公初不爲亢引逆距虛沖洞達自寮屬以迨者庶咸温然接之各獲以傾寫其赤悰殫其所欲言寸長必釆弗以下體遺聞善必行無爲空譚設即與諸令君相面命或下尺一牘諄切悱惻猶家人父子之告語也要無一念不在郵民

隱而剔吏弊吏治則民安自昔記之它非有大戾也雖忝幕之微又必覆露之盖公精心爲理故皆肩脊慄息不敢罔上以行私公仁心爲質故皆志慮摩厲不忍負上以底違然余竊有閟于公矣泉穀出內獄訟比詳諸令長優任之將欲使邑弦歌而里親睦則所務查教化吉月朝學宮脩士業歲時延見父老讀律宣諭以約束其鄉固　國初功令也傳有之上專用德則以本教而持國固此其績揚百世之庶風㒺與振

一日潤一隅者論廣陿遠邇哉公之鄉先達呂中丞明職書于治體甚辨晰公梓布境內而中丞之呻吟語公序而約之以澄神養氣則其大本大原也伊洛在彼淵源有自漢所稱二千石進而九卿雖以經術與去學道之旨邈矣潁川渤海曷足擬公往公起家晉中兩爲令當覲以廉能見旌茲復由守覲　天子上計最首膺異典超次晉中吾士民何怙恃之以儻徼天幸上重軫東南歲侵之後姑賴守勞養以逮今時若也賜璽書錫金如漢還治吾郡用竟其惠利之施則諸令君且得久事公抑余不佞之所幾幾願者也而不佞猶圖即報滿將援朱吳郡陳湖州故事帥我士民以增秩久任乞諸　朝會因諸令君之屬言効駕而志吾臆如此余不佞忝籍公舉南宮辱在宇下饗德深傳循吏昉自馬班亦史氏之職爾行且執筆紀諸令君矣

贈楊司理任大原郡丞序

仕也類重內而輕外長孺願久于禁闥子高約

結于劇郡即漢治近古賢者已然今且北畸重南矣余不佞兩令晉陽入郎南司農以出守宛陵晏如也是時宛郡丞閩陳公司理南詔楊公先余至倅梁公最後自趙至相得驩焉越三歲楊公以　徵行盖楊公之爲理也藉藉聲著甚而程書之上計府者大約兩端曰廉曰仁夫用人之仁不問其廉而廉者又多刻害防于仁則儷龎之爲難頋公皆有所受之公之廉受自性澹泊食不貳味衣不純采而交際猶簡在官鮮

旅幣之將算器之偷至其仁愛之先贈文林公嘗爲憲都曹見刑人于市也而傷之遂解去命司理治尚書有味乎咎繇好生之旨也公以刑名官念非其先志故日唯明允是兢兢卽余所記臆釋不辜之辟汪應官輩三十餘人矣方徵命初下郡士民及旁邑大府靡不抃躍以爲司理無負官執秩無負理邪之司直諒在斯人公謝曰吾聞爲官擇人不爲人擇官所在儻獲奉一職足矣余灑然異其言未幾而太原郡丞之

除目下郡及旁邑大府之初抃躍者又靡不轉而爲欸噫憤咤走叩部使者申不平之鳴余語寮二公吾知楊公固必安于丞蓋竊有所覸于公公起家爲理凡七年所什七尼巡什三署篆非詩人所爲詠跋涉而歎賢勞者乎公處官若家視身若遺淹速壹不入其心何志念之深焉夫内外猶之淹速耳彼仕外輕而内重要起於務求進而速化者也如欲速雖四日而周三臺猶爲淹能處一郎九域而奉一職猶爲重楊公

前所謝士民之言若有先幾抑有定力矣太原故余宦遊地連數十城而爲郡以屏翼京師驛者傳言偏關關丞公適當其任蓋偏頭連十八堡以蔽全晉全晉安則京師安其地猶重而丞主兵轉饟虜之欵市咸屬焉其職視他丞爲雄楊公具智略因時應變周還不窮余嘗許之爲邊才今邊事漸隳兵威久頓邀左已岌岌殆矣而恭順之閼氏且老償識者爲可不爲長慮哉公勉矣異日而授鉞建牙若年恭定馬端肅之

于晉則余不爲不知公卽執秩亦不爲負理矣公既行余瓜期近將釋郡而陳公粱公並才賢尋將遷二三兄弟誠不無分衿贈縞之感焉

又

郡司理楊公之應 名行也余邑鮑侯既偕六屬徵言徐少司空矣宣首邑鮑侯承事之日視旁邑最久觀法爲最近其欣欣色喜於公之徵而依依不能遽釋公也爲情最眞寓書其申命曰始不穀令安義楊公之政理流聞江介大約

謂其節甘而志苦材高而禮卑及徙宣城獲奉公左右則習公廉儉自性贄幣不及境殯壁不及門疏衣糲食無所芬華夫廉者多刻而公獨寬然長者嘗誦歐陽氏以大儒爲留推至論刑惡其意非惡其人故公即奉三尺惟謹怙終則辟更新則舍不欲爲深督窮治以勝之四境內外歸之如流水而恃之若司命才高者多高自晋而細物獨于雄而難與羣理以瀵爲官然而田賦兵戎膠序陵藪之事皆其所決筴其任重

撫監臬使暨郡長吏皆其所寄權其體尊夫以公之才風馳電舉靡所不旣五歲中嘗署郡篆兩署宣涇署春穀異時異地靡所不宜廼雅不自有其才温共簡易上無所挾下無所陵即令之無似公不難拊身而悚然意下之由然耳提而命之以堇免于大戾則彼賢于令者益可知故又咸服公之度勝也某先生非今之龍門蘭臺乎敢以　宮直之暇冀徼惠一言其唯唯因間閟司空之爲言則以能任特稱公夫昔之能

任者莫踰伊尹合千古而尊之曰聖之任當其畊莘之際致嚴于取與晳微于一介要以一介之辨晳而後一德之咸有是惟廉故能任爾至其廉而不劌猶所難能尹不云乎惟商以寬兆民永懷接下思恭與人不求備則晉身恕物之義也公與鮑侯並以書起家書之言刑莫善皐陶其謨曰寬而栗愿而恭直而温簡而廉揚公其有之惟知人故能安民則公之拊身而下鮑侯且推之居前挽之恐後不可謂知人耶頃者

訟言盈庭虛華匿實其敝也亢之使高訐以爲直分曹銳進植黨背公開　上以無稽弗詢之疑而成下釜鬲煬竈之執誠有如司空所慮謂百能言不如一能任者此其端咸肇于鋌走險而違讓德也有虞氏二十二人稽首交讓女咨女諧率以亮天工熙帝載夫郡亦猶之國也以楊公之明允懋著而引重承我鮑侯之精瑩吏治而歸德所尊稱俱無猜和衷共濟蓋師師有虞廷之風焉公茲蘇郡而翹　國矣是以克讓

爲杓而不伐爲功也夫遇鬩于塗一人拱手則
攘臂者斂一夫緘口則誶語者息主爵者之首
徵公其意不淵且遠哉公今行矣行當爲我
天子耳目侍從之臣不言則已言必有物不爲
則已爲則協中越歲而舉皰侯于 朝臺省旅
進魚魚雅雅其備位宮采竊親睹其盛且爲
國家之大同慶也

鹿爽石室集卷第九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郡太守金公擢徽寧兵備憲使序

徽寧之設治兵憲使也自弘正間始季年兩浙中倭島事急故鎮桃川以東控吳越今上初有于湖之警江事急故移鎮秋浦以西控皖濤金陵中屹爲三輔隩區而我

高皇之寢廟官常儼然在焉重可知已于時嫣郡金公守余郡以最聞余從貴竹來偕入 覲嘗就公而論政下縣州邑上逮監司余因謂監司之雄鉅疆理之廣姚未有如我宣歙而其繁劇要害亦無如宣歙難大江千里泒彭蠡而引荆巫重湖枉渚乎爲出沒項在丁戊一夫作難至勤王師粤昔山越之區其地深阻其俗剽悍大枚陸則猷挺川則鯨奔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此一難也省臬所轄郡三而止茲獨倍之六郡一州仰于我乎質成而侻於我乎承式課吏治飭武功察嶮隘咨原隰平賦決刑皆其有事且時時副諸臺巡行部內郵傳如水簿牒如山雖敏者謙未皇精者患不暂此二難也持中丞節而繡斧稱直指以出者數踰十政出多門見各岐畛安得而分身徧應壹意孤行此三難也畿南仕國也土風習借貲爭造請順命則骫三尺衡命則生衆口此四難之猶難者也夫必德威惟畏亮概不阿秉羔羊之節展霹靂之手庶克

有濟焉意者我公其人乎公瞿然謝曰守父母老以公之庇獲徙近北望親舍其下幸甚既余還里徽寧備兵闕則兩臺業薦公得請矣噫嘻人情豈甚相遠哉而六郡之文武吏若士民喜可知也寧直宛陵郡丞陳侯倅梁侯暨六邑令長宣鮑侯寧趙侯旌蔣侯遺書不佞光祿嘗往言四難于金公抑有所爲易者乎公虛已而渴善屬吏願奉光祿言以轉聞余躍焉報之曰夫事爲于其易則難者至爲于其難則易者至然

非所以擬金公也公高明偉人也兩爲疆項令有廉幹聲甫蒞郡適歲之不若嗸嗸者之以澤量也迺爲之請蠲請賑屏文法簡科條然而公小露其頴則千里坐照若在堂皇百函立剖無濡期會斥一二墨者而丞尉胥吏齒戛股栗負霜雪于庭鄉猾市魁雖僻而窮咸驚若雷電之見臨而我公今總師旅據上游誰敢生心挺而走險親跡其不逞㠩公爲郡年始強氣完神王性耐繁勤勞不自便未嘗告飢至退食委蛇猶

有餘暑也何難于六郡至誠所通獲上有道公上謁一而見灑然異再而怡然說以解三而聳然敬且慕卽素號鷙𧦧者亦心折公舉爲江南北十四郡之冠自鄭襄陽蕭漢陽以還所未有也唯賢知賢何難于諸臺余聞郡中士大夫當公在事頗自束修無敢以私進㠩外懾于公之清議而內慙于公之清操不戒以孚不威以肅風之被也四晷固已久傾之夫詩有之惠而好我示我周行寔羣大夫及不佞其輩所爲拜公惠者也二三君子其益昕夕承式公相與以有成冀公必加惠無巳夫上行而下效立政之經也上安而下穌一德之符也此殆余所爲易者耶猗與行覩其盛矣

送金兵尊上池陽任序

當我金公之繇郡入 覲也旣駕而馳一日郡士民倐羣然驚走讙呼曰執秩懸宣歙觀察需我公矣衆以質鼎祚固未卽信然人情可卜焉今春公薦有豫章晉陽之推郡士民復羣然轉

相告曰公遽以晉楚故不爲我有耶然猶援副封以自寬而疏留中之是冀越兩月東浙之臬以主名上而與公最績之期會也于是郡士民始信而項項焉不自得轉相詫曰夫浙誠首藩杭嚴孰與我三輔重聚族而謀以泣挽當路則兩臺適巳請于 朝奉俞命矣衆于是愕者解憤者平項項者躍躍其腹果其願盈復以質鼎祚鼎小子稽首祝天曰彼其蒼蒼者正色耶視聽自民桴鼓必應所既我六郡一州者畢厚矣

非宛陵獨得私也曷敢忘北鄉稽首而致祝
天子神聖恭默明見萬里上爲
烈祖培豐芑之業下爲畿甸永利安之圖君猶
天也曷敢忘要以公治狀大較有方少保之端
嚴潔已而公寬身長厚有羅盱江之學道愛人
而公吏事精懃有鄭司農之淸簡不煩而挺躬
任事有蕭漢陽之執持不詘而材術經通之四
公者百年來吾郡之良牧亦方寓之碩人乎公
爲之撮其勝而舉其遺恢乎其有餘而綴輯其

所不足公猶嗛焉孫讓以未皇遹求所謂太上
之忘我何有者志度遠矣然四公前後擢旁省
以去未有即借以臨蒞我六郡若公者衆且質
鼎祚公在郡政主恩而道用柔吾聞治因之治
兵可因乎余對曰未可也夫所名因者因天因
地因民所利而已天地不以生成廢揫肅王者
不以利養弛刑章隕霜不殺書以爲灾如或承
敝襲舛是曰因循今兵頓于衛伍吏蠹于欺墨
士習于佻而細民之困兼并也非一日矣重以

寄託之鬼道案牒之神叢伏莽之戎鋋嶮之覺
若先朝嘗圍皖略江黃脫巾南都而括寇三簿
新都者亥午牙糵乎其間至不可究詰逆距則
何得晏然無事乎余小子願公以明作成惇大
以彊毅劑溫柔時出而儷行隨施而曲當實我
公之優爲者爾衆更以質鼎祚子言者公將朝
至夕發一埽而更之乎余對曰未可也蠱而事
革殆必巳日巽而務入尚戒先庚勢重則不可
亟反吾願公持重而善完察于烹鮮去其害馬

有以爲而無以爲也雖然有本焉公篤志聖學
以無欲爲宗無欲則明通則公溥循緩急之宜
酌微彰之用而包荒馮河得尚于中行以此宰
天下可也奚有六郡余退而私籍其語公行塡
池陽會族之諸父昆弟來謁送因出所私籍示
之長者曰昔燕人與越人偕濟燕人爲授維楫
衣袽占風嚮方計甚備既而知爲越人也赧焉
夫越人善操舟豈燕是賴然其意則欵欵自効
矣盍以此薦于公鼎祚敬諾拜祖敬亭宛句之

間嵬然屹百里而淵然照百尺者公之風德也邪

書南陔白華二詩贈金兵公歸養序

詩小序傳自子夏新安廼一切屏之溺其旨矣其序南陔言孝子相戒以養也序白華言孝子之潔白也繼之曰南陔廢則孝友缺白華廢則廉耻缺夫孝友廉耻人道之大經可廢哉然其辭軼久至晉束廣微從而補之或謂廉何與于孝今之仕者率梱載以歸鳴鐘而食重茵而處

其父母欣然就之姻族里閭交相贊爲孝友子以此在庸瑣人誠有之鄭子張之戒其子貴而能貧田毋却稷子之金也遂而無患賢者曙識類如此且人之情有緩急呼父母我德耶怨耶亦必及其父母德則祝怨則詈恒情固然而仕者猶甚以爲德爲怨者衆也夫吾與親一體而分吾以其身游汙濱之中而欲其親濯清泠之境吾樹怨而欲彼以親爲德能乎故曰人臣孝則必事君忠當官廉或又謂廉者多刻刻則寡恩人亦必歸怨焉予以此非眞能爲廉者直干譽而已廉者於巳有所辨而於人無所傷故曰溫而栗廉而不劌君子之全德也吾聞援神契稱卿大夫孝曰譽卿大夫言行布滿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譽非君子所辭也廼知潔白所以成孝養故南陔而受之白華義攸當矣嘗以是徵之憲大夫金公而益信公繇吾郡守秉憲幾南以迨今請養凡四閱歲鼎祚先後凡七爲文以贈公所爲威惠之績頗者論總而約之曰潔

巳奉公寬身厚下若公念親老決去志則初與鼎祚有成言公歸矣侍鳩杖而獻兕觥計必有音樂以侑之是二詩者孝與廉相成而公具體之以無負清白之訓所稱粲粲門子者義相符鼎因以授副墨之子爲申其端公帥諸昆子姓鼓掌抗足舞班歌笙爲太公太夫人壽也當有采于斯

贈憲使太阿金公請養序

今上以天下養方以孝道理天下周澤錫類下

迨臣子大梁金公初爲南戶曹郎聲甚著封太
公如其官階奉政母太宜人已出守兖郡也念
欲迎養則宿安家食雅意不肯恩官所請留侍
則太公太宜人堅不可曰有諸弟在公因置其
室以单車往項奉命一來郡卽遣歸冀以代已
也甫滿就郡拜副江西按察使治兵徽寧鎭秋
浦復以单車往今年秋有事于漕至自淮遂以
侍養告不待報發矣于是郡人士聞而謹呼競
逐擁街塞衢咸謀奔愬上以身當車轍葢公所

爲惠于兖淪肌浹髓家祝戶社則固在諸郡之
先及秉憲約躬裕物而將吏之畏臯嚴于臺民
庶之親公孔邇于怙恃五兵不試八行允章若
所爲維風振紀遏暴持危則兖猶在諸郡之上
守其與屬邑令亟渡江爲萬姓請命董及公辭
未畢而公趣御者驅之行余曹皇皇焉悵然若
失抑何以解于士民且姑慰之曰守不克爲若
留公敢謝負幸而公之遺訓成績爲後事師者
在也規而隨之遵而勿失庶幾畫一之顜乎顧
此藉以自解耳名盛則難繼力小則難勝直膛
乎其後焉惟時有質于守者曰傳言大孝不匱
服勞備物其細也夫士旣違親而事主爲國家
屈智力則爲父母詒令名始也求忠于孝繼也
移孝作忠公負王霸略且駸駸嚮用矣誠篤孝
曷不圖其大者乎有復于守者曰金公令太原
與大璫爭稅事收掠其徒黨以抗　旨聞幾蹈
不測賴

皇上仁聖中寢則恩至渥矣就部守而擢部使

者以儼然臨之亦異數也君父一也公庭內拜
再命榮矣捐一日之養任一日之職不足以明
報乎是行也于子道誠得謂臣義何有更端于
守者曰聖賢不能悖時而就功亦不能躐時而
速化公期月可矣盍少緩以需有成乎往臯使
未有終三年淹者公大度雖淹速無所問行道
揚名殆論孝者之所必稱乎時哉亦不可失也
守唯唯是三言者非無當要非以闚公之微爾
公所爲在無能解於其心而務遂其志今之游

宦者望白雲而詠白華豈不思想戒以養有所欲以斂之則寧詘志以從欲此患得患失者之爲也公茲之拂衣而歸猶昔之单車以往實自我最初一念而已故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焉知失時試觀世孰能不波公一行使世有難進易退之士仰而贊 天子之孝理足以風不可謂非報也豈必盡陳力而効官哉守聞公二親年始老公年踰彊會四封晏如故公得全其私儻一有急則世必急公近若嚴文靖李文達

執國秉蹇中丞開府薊遼皆具父母攡異日公入而機要出而鎭撫入而奉親出而奉國就養無方博施不匱謂之大孝非邪至是而益闕公之全矣宣城鮑令繆謂守知言以質于關司理及諸令籍之走一介而內諸公嬀都之里第兼起居太公太夫人守與理生汝亳間並公鄉人也

郡丞清波陳公擢南戸曹序

難哉漢文內張季之說也當問上林尉嗇澕不能對嗇夫從旁對甚悉豈誠非才然以終不勝絳侯長者竟止不拜也其旨甚微葢天下事多成于湛深厚重之君子而壞于口給氣銳之小夫口給則鮮情實氣銳而無德以將之僨矣余不佞庚戌冬來守宛陵則晉安清波陳公先爲丞未幾司理關公自亳至陳公五年中三攝郡兩攝宣一攝仙源攝䉤攝刑隨施輒效環應無方廼公則去虛憍而杜德機出無事之心處不競之地余嘗及司理公擬而目之曰陳公若萬

斛之舟無所槩于釜豆千頃之陂無所庸其淆澄六邑令君相耦語公溫共有讓處議當法似黃次公重厚不泄安任大事似周絳侯近則循良之選遠則社稷之器乎余顧竊有闚于公雅意修古好學誦郡治在陵陽一峰帶以澄江屏以遠岫公政暇手一編日伊吾如經生而經生有以文進者爲之評隲以私進者距勿聽余初莅公極慨時所獨亟者士風敎衰俗詭以羣囂爲仗義以干祝爲治生頃余檄學官弟子冀有

以維之葢公吶吶焉粥粥焉外敦而內辨外寬
而內栗往訓臨汀一生服而婚列其舉于郡雖
迕郡弗顧令高明振荒察吏多惠政坐不習骫
骳鄉顯者遂得調高明人至今訟言之是秋擢
拜南戶曹郎行有日司理而下咸嗛焉以公通
籍二十年勞苦丞郡者五年宜得守大府即曹
郎不薄曷不北而依日月之光而南禮若兵而
戶曹耶余則謂此時宜也不佞故郎工曹預財
賦之末議矣其入之塗一而出之竇九冏儲水

衡率並告匱言者累求多於大農至無以塞過
及余來南聞南猶之乎北也士伍半虛威頓而
驕漸不可長比且簿責主藏巳夫輕重無恒唯
所緩急急南則南重急度支則度支重今茲陳
公之擢也殆重擇而使之抑豈常調哉丁亥祖
公于敬亭之陽諸令君從因請余次其言登諸
帛以代縞帶焉南司徒襄陽鄭公前為宛郡守
歷二紀聲方載人士幸為我諮公所以治宛者
何狀而善郵示我庶獲仰止亦陳公贈處之義
云

贈郡司理關侯擢南憲臺序

國家設內外臺以糺察百職綱紀四方並尊之
曰憲司理刑官也往往從御史行部凡官師兵
率徵逋校蒞靡所不寄命故亦尊之郡憲云然
其初皆少年新進之士材銳志滿亟欲一旦翹
所長以獨媮快為名高而或器與用不相習地
與時不相適者寔有之吾郡理睢陽關公之來
也前通籍且十年所徊翔州縣歷諸藉其于世

故物情怯練久而陶冶熟風格整嚴儀觀甚偉
望之者意消氣慑固知其正人君子也而公簡
重自持脊樞機屏造請雖竟日不得其謦欬之
音嗑嘘之狀至起而決大疑畫鉅筴片言立斷
猶之鏗然之刃解砉然之氷渙也間案旁大府
精心為讞引經飾治唯取衷于法廼當路咸所
倚信焉先後薦于　朝而號名司理者卒無踰
公辛壬之際郡適多故公佐寮長壹切務拊循
而鎮定之不激不隨衆賴以輯則二三大夫清

靜之効虜未幾而擢南臺憲史之詔報聞矣馬
公偕貳李公倅陸公屬其有以申贈處之誼其
繆守史局獲以攷見典制
高皇帝奠鼎南服特重臺綱首以元勳之劉誠
意爲御史中丞至洪武十七年位署始正若所
爲出入文牒叙次監巡則公今日之職夫以公
望實誠爲少淹頋今臺務之重有倍于洪武時
者
聖祖親涖庶政故時尚綜核

今上恭已端居故時從寬平其敝也綱弛紀頽
朋黨叢興 國是罔定羣嚚樊亂讒說殄行此
其由皆始于意生事而任輕狡生事則生言輕
狡則乘勝而鬭捷慮世者將圖以維其末而急
振捄之有味乎傳之所云簡重焉御繁莫如簡
簡則要約可循擇福莫如重重則浮兢可息關
公夙以簡重名者也余竊闚公有大度歷試以
後孤行自若國僑言之爲善者不改其度故能
有濟以擬公其幾耶頃年南北總憲累牘以

請輙留中副院丁公遷少司空北矣南臺之重
復有逾于北而倍于昔者公卽驅而南與諸侍
上下其論議衡量于繁簡輕重之間而持之以
靜嘿邇者庶其有豸乎其方退耕于野在野言
野今之秋螟蟊爲菑螙蜃坌於陸穀賈踊而杼
軸空民亦勞止儻軫念閭閻之疾苦轉聞于
上否公無忘吾宣則又公今日之事也馬公雅
志卹民抑二三大夫之良願哉良願哉

郡侯馬公入覲序

郡太守汝南馬公繇尚書冬官郎出守太原也
治理流聞卽南國且傾承之及前守金公拜憲
使飭我六郡兵吏部遂以公莅吾郡焉是年壬
子秋合太原之績攷三載 上最矣長至之月
覆奉所職用祗覲
皇上太原内轄數十雄緊之州邑以屏扡 神
京而外被邊其俗魁健好武民多凋敝不聊生
然頗樸質簡直會其時虜解辮回面守封約惟
謹無薄伐之勞故其爲郡也劇且廣其爲治也

猶易宛陵控陪都之上游
高皇帝軍輿首徽發地重可知而風長厚式禮
化然其地不得晉之什三條屬壓及晉什五則
其爲郡也稍約歲至庚辛間士囂而民囂皆捐
其弦誦棄其田作而習爲浮詭猾獷緣告訐爲
姦利轔轢陵藉幾揭竿而亂時適有變故其爲
治也獨難當公之爲晉陽也不以時謐焉無事
而易心處之壹切拊循其凋敝者羈縻之虜或
生野心杳收保嚴關陀恒儼若有事之臨迫爲

吾郡也不以時棼如其事奮有所峻削急繩一
切務鎮定柔服疑然以無事處之間者播文誥
于學宮俾多士若吾訓毋寄請毋黨比而兩造
之聽無成心無畸重以協吾衷殆于法無所特
加而于意無所偏嚮甚哉上意之不可有所偏
也小有所偏將使薦紳士畏細人艮弱者畏彊
禦極則寡畏衆上畏下始之以無章卒之以無
政是兩弊之道也吾以是知公之能審幾而持
衡從宜而達變要非無事也行所無事則事而
無事矣又以是而益有所臆于公公不嘗爲郎
職水虞彼其遷變靡常湍蕩而不見其涘易通
難靖者孰如水然而至平者水也激之則怒涌
防之則潰越語曰五湖之間民有輕心性之耳
論者迺以地平天成之茂勛歸之於行所無事
葢禹公取質于至平之水而尚法于無事之智
何直以負材鴻鉅之于道不誠有所由本哉先
是公上績其受命郡丞李公別駕陸公修不斐
之辭以薦公頃以　覲行有日而司理許公甫

自武林至相與申後命其不佞顧所睹公者沖
而不盈尊而自下往太原之稱僚者衆率署空
名去數百里而姚吾郡二三大夫則邇公左右
戎賦決讞咸交劑以有成而于誼切游泳燕好
昕夕其公焉是依而于情暱不無戀戀于公之
行度公是行也績最資深必有崇陟焉儻蒙如
河内之借來復我長我蒞乎不然則今兵臬瓜
期近儻就移秩若金公者乎此豈唯二三大夫
猶幸在宇下吾郡之所爲綏靖訓定者愈久愈

洽抑六邑士民嘉賴之儀
皇上念公績在晉釋西顧之眷績在宛紓南顧
之憂大有以寵異公援漢事入爲九卿諸大夫
行當以次徵日從公周衛之内猶之乎昕夕郡
時也若我士民其距公實遠矣敬亭之雲宛句
之波亦必往來公懷也

又

士君子肩國家竑鉅之任以尊主庇民扶危定
亂非材曷以哉廼稽古昔周絳侯山太宰裴晉

國韓魏公輩彼其知略輻輳勛位荐焉者甚尚
論者乃皆以其度勝焉夫所謂度者汎深厚重
沕乎窅乎郎之靡見其朕探之罔際其涯斯固
天畀之以運材而善濟事者也東漢諸賢志在
澄清高自標榜而黨人之厯卒與國相終始金
陵宋之聞人也一旦欲畢其主于三代之隆豈
不足于材而靖康之釁卒蔽之過則以度之未
弘爾余少聞鄉先正之論如此及通籍至忝副
臺端獲預議吏治有質余者曰吏道之盛孰如

漢吏之良孰如黄次公顧爲相而功名損于治
郡時者何余咨咨念之曰自爲潁川時而條教
煩碎參考陰伏密及于米鹽察及于雞豚疑任
術而已占其非休休之度矣損招于意滿政怠
于宦成固其所也故知嚮所論良信而度爲知
略勛位之所自出抑度始篤終之具乎明年癸
丑春天下之藩臬郡邑當奉計以　朝我郡太
守馬公在焉江以南旁大府必共手肅然曰寧
國今之潁川馬公今之次公也徵諸銓評推諸

海宇亦必肯首翕然曰寧國今之潁川馬公今
之次公也公之爲吾郡也綜大綱屏苛細修實
作省文移謁飲有節訾笑不苟嘗爲姚江令聲
籍籍至今因以邑親民適于郡事之情形令必
晰于守多以還諸邑俾令自治而郡報裁焉以
故諸邑亦稱事治民安風移俗易雖以諸令公
賢而我公實成之也歲適有故臺凡兩聞于
上而士其一士之累而挾羣也有年矣當路者
頗有意痛懲之前後悉屬公公持平雖辟者無

深抵居三年所上焉任誠而不任術下焉見德
而不見刑猶之喬嶽廣川蒸爲靈雨疏爲汪澤
府萬物利百世而受者不知其功觀者不測其
用班氏傳穎川而曰霸獨用寬和爲名其旨微
矣馬公安所用名焉此非所云沉深厚重有休
休之度者耶公治行吾邑鮑令君爲諸令君介
于不佞其曰太守公先期最績之上與計事會
是行也
皇上必有陟明之盛典焉若馬公即未驟柄國

亦必留中在常伯之列以爲公輔地吾屬不得
長事公矣願得中丞之一言以祖公益鮑侯繇
首邑事公久與諸令君惓惓不釋于違公者輿
情也不敢以私誼而再借公者國計也某老臣
焉敢以田間忘公家之務儻馬公而洊致公輔
則號令風采必不損于治郡時國家其庶有利
賴哉方鮑侯有以命某也郡寮李公陛公許公
三大夫先有言以贈公矣公溫良有讓推心置
人腹而寮屬並優游公度內余言于諸令君者
亦可以告三大夫也

治兵按察使饒公擢四川右布政使序

畿南治兵使者之析六郡而並建兩牙也與繇
桐汭而移鎮宛陵也咸令觀察豫章饒公始煌
煌 新命簡畀顯矣宛陵負山襟江適道里之
東遙以綰池皖之轂而近輔 留都形埶審矣
迺六郡良家子得比三河少年號精兵處究之
具籍爾公于是蒐乘按軍實廣募嚴汰而申以
司馬致師之法耗者登頓者振矣然公世以儒

術起家遂於學自郎署以歷藩臬嘫事展采率
先躬行務道訓刑以待流辟而不易用兵以備
不庭不虞而已即姑孰大圩歲薦崩當縣官賦
稅之半而民無轉徙萑苻絕警桃州素稱懷塼
漸用柔服矧大郡雖兼攝乎亦且瞿然顧化焉
獨吾郡士習膹放朋比干政儻忽狡獪詆讕攩
抋甚則達于 朝足亂治野則人莫必其命家
莫保其有大獄累與靡有寧歲列疆以來所未
嘗睹記者也饒公穆焉深思而毅焉沉斷機至

則應撼至不搖故人知公之靖嘿恬夷不知公寔有以亢顏而特立人知公之厚蓄而重發不知公寔有所以潛爲之制而使望之也意消夫士民之表也士有風民有俗風俗則百年培之而不足一旦潰之而有餘者也以玆迺稍就綏輯而神業之馮焉者亦旋以衰止吾鄉敦龎長厚之故猶未至澌盡無遺者匪我公其曷以居德善俗政之大經也此豈與硜硜簿書期會結戎兵辦錢穀者埒能哉時方在壬癸間迨乙卯

夏公勳著勞久擢拜四川右布政使以行郡大夫余侯爲諸郡大夫紹余其不佞布一言之贈忝攝總臺憲者七年每御史案部還輒獲以咨詢其行事益州天府之國也比年困軍興松潘建越之間多所徵發而越嶲夷者卭都棶榆種也余所見凡再驚矣葢傈性猶獸然喜則相摩怒則相齧部使者憚道遠且惡不時廵儐帥墨弁恣睢討便利實賦之外悉索以從或挺而走險則果恨輕敵寖以僨師而辱　國遂規以章

撻伐之威召兵轉饟費且不貲蜀士夫嘗言三蜀之租調不輸于司會者有年所矣夫先王制要荒之服意葢在羈縻之以併自葆就非必臣妾之也迺中丞吳公建越之役業底平請得爲郡縣以比于播此石畫也當事者驟惑于草野倨侮之辭而輕棄玉斧畫疆之地豈所以恢王略而報藎臣乎今蜀事之最鉅且繫久遠者無若此饒公固吳公同年進者也試相與共圖之然而蜀三面阻夷族部樊夥主爵者不以武健

之吏往而籍重饒公知饒公務道化必有以親附而訓定之誠長慮巳公伯氏項從晉藩　徵入領太僕爲大正之卿行即從蜀徵及公而公有弟郎祠曹修古禮文之典先是伯仲一時秉學憲前所稱世以儒術起家者也余庚事公之日長郡所與大獄悉屬侯聽讞而卒之雅與公吉合諸大夫爲徽州洪侯池州杜侯安慶連侯太平王侯尚未莅以別駕焦侯署署廣德倅柯侯均畿南之良而承式公者來集于宛拜送公

澄江之上詩有之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蜀與吳殆援江相表裏者也其耄矣感公之變俗而維風功吾郡獨著抑且脉脉焉神與江流俱駛矣

郡太守廖公上計詩序

文翁爲蜀郡出行縣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由是其地比于齊魯王益州欲宣風化于衆庶聞褒有儁材請與相見使作中和樂職宣布詩帝謂此盛德事是皆蜀事也而今蜀仁府廖公來守寧郡緐德明惠政平訟理是時鼎祚

在博士籍仁府召置門下緺席不賓段之羽儀振其踣頓故亦郡脈陋戔薄不足與宣文張敎將文翁所繇以化蜀意鼎祚或其人子淵而以風其衆庶者乎明年已丑元會 天子當開明堂大受計執御者將先期脂轄拊驂而行矣
上神聖瑩楠吏治督仁府理效必增秩賜金如漢故典而會景運郅隆要臻嘉應頃且廖遊于郊頌以次與協律之事宜必如漢衆知音善鼓雅琴可待 詔者鼎不佞謬竊爲詩二章而祖之江上其于中和宣布誠所未皇庶幾猶蜀諸生備出入傳教令而已儻仁府逕好事僮子習而歌之安知無何汜鄉在歌中轉而 上聳焉

送涇令張公奏計詩序

張公名嘗通 帝所其家在淦上三十三洞之陽曰玉笥焉爲清眞所藏符處今來爲涇又丁令威賓子明爲令之邑緐斯以譚張公誠僊吏矣故其政不繩法襲跡以意化而已三年當入奏計余不佞辱在隣封勤公接遇得旁采風謠

攟摭故實而爲之詩

旌川岳令上計詩序

岳令姿神朗徹約言析理而又長于筆劳人之職非其好也然其爲旌川較焉著當官之譽蒙循理之聲豈所謂明鏡不疲要照清流何憚惠風邪茲且上計會
今上方與吏道覽所奏上知岳令非徒善清談而已余周還最洽岳令嘗題余玄襟高韻嵇阮之倫余竟以君家彥輔許之于其行也贈之詩

盧令公入覲序

盧令公之爲吾宣凡三閲歲三試士而簡其僊若陳子劉子方子蔡子孫子若余從子輩者翔異之則二三子之于事令公父道也師道也今年冬仲令公以入　覲先期發有日二三子各出其志意陳圖稱詩以效駕而屬梅子鼎祚標其端余惟昔言師保父母非以生養而誨導之乎迺其生養在吏治誨導在師承故杜鄭不聞幹濟卓魯何關詩書卽官有顓職夫亦以世尠

通材焉然而漢郡國守令往往用經術高第推擇爲九卿我　國初敦尚儒宿廣厲學官尋復特置督學使者董正之顧率歷數歲一徠來則董取必一日之試而甲乙其文若夫考德問業易俗維風固不若郡邑之久而馴習而郡地埶稍格又不若邑之近而易親也宣故忝巖邑號士藪方令公之涖于斯也宣人士頗日以文著士風益以文日靡大較多倩脊而巧援上陽亢論而實孅趨遂使所稱孔邇者上漸欲其我遠易親者惟恐其不我疏交相敝矣令公起家晋國端方沈毅精心經術有西河之遺風其與宣人士無廢禮亦無浮禮贄課有時進退有序及數子之被簡異而衆罔不怗然服以爲知言之數子束修祓慮卽質疑辯難不輕跡縣大夫之庭庶交相重也以交相成于是衆罔不瞿然顧化而比歲巧援虛亢之敝爲一廓如焉士四民之首也士風正則民俗端孔子之告單父宰曰毋迎而距毋望而許單父所與友事十一人孔

子謂可以舉善夫舉善而致之君此人臣之上績也在漢盛時益部有中和樂職之詩四子講德之傳其所爲中雅叶律嘽緩舒繹者吾不知數子之詠歌眎昔何如于以布循吏之質敏用宣皇化之醇流要非爲私惠而不歸德者也令公之爲美政于宣則有鄉先生蔡悅察識其大者予小子固宣士也知令公之所爲造士者而已矣异日司衡有用經術高第推擇而爲我明天子之九卿也者必吾宣令公也夫

贈日者連生小序

沈君君典居約時重然諾叩其門不能以無爲解竟用破産裕如也時時杖馬箠過金陵吊六朝遺跡或登高長嘯四顧而悲人卒莫測之而豫章連生業日者在金陵肆中名籍甚君典偕曹耦造焉生按其支干大詫曰是夫也豪俠之倫必中庸人所睚眦者也已復鼓掌笑曰是必貴其五運余先生同稍按之起而拊君典之背曰不然當丁丑魁天下矣越數載爲丁丑則君

典魁天下如連生言余先生者太史公孟麟也益甲戌第二人云梅鼎祚曰余觀連生恂恂好下人取財不苟居嘗往來貴人間口絶不及貴人與人譚大都緣數而之于道以成人之美史所稱嚴君平子言依于孝臣言依于忠庶幾近之類有道而數隱者也司馬子長上下百千載表裏人物而爲日者傳若季主輩津津焉味乎其言即連生于佗禨祥榮辱之際頗著効所由君典顯而其于宣城也由訪君典至故具論于篇嗟夫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于後世哉天下事固多如此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終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大司寇華陽徐公六秩壽序

天地之淳燿貞固者緼釀釀郁則必有昌明博大之材出乎其間以楨王國以總人紀用章一代之鴻烈然亦不能使其材人人必獲盡而所爲盡其材者往往權寓於人主人主之於人材

勢宜無所不可盡乃時有所不必盡也者若材之自有也委遲於天而待効於人主固宜有所不能盡即能盡矣而又有所不欲盡夫能盡而有所不欲盡是爲善其材者也而識者乎於是乎覩世焉將抑以有不欲盡者其有不必盡者耶

明興創都金陵余郡在左輔非不斌斌具材用顧所稱昌明博大者不槩見鼎鉉樞衡之重濶焉久之迨於今有大司寇華陽先生徐公者出入三朝祿爲令郎銓曹叅東省以歷京兆至御史中丞而理戎詰戎自亞卿陟八座幾三十年宦轍歷趙魏燕冀齊魯鄒嶧以至龍子盤蘗之國狐尾半髈之鄉幾萬里凡所至被之者如甘露如惠風如凛焉負霜雪如揭日月而行望之者如五星之正色若寒如北斗之斟酌四氣荅世有陳一力建一畫而竭蹶以趨焦心蒿目不任其斂者徐公以無事處有事省若括轉若樞三季不相沿治而五方不同風故雖聖智不能爲時徐公錯則正施則行外而宣力內而

矢謨遠多疑近多懼甚哉遇合之難也而徐公然必信莢必舉以茲觀徐公之於材何所不有盡我

皇上之於徐公假促宜屏浮議西急羌徒而塡撫東急倭徙而筦樞亦何不必盡之有而鼎小子竊闚於公之微若俛焉有所不欲盡者當其郎而衡士斥故相江陵子若弟不收已坐是東撫東者帥泗上諸侯爲江陵請命岱宗公獨不進名伉直矣暨江陵敗嘗有忤者以自矜而公

逡逡引孫若忘前事者松潘越嶲之討用兵若
神蒴此而蠶食何難焉公特爲折首許薙奴與
更始先是銅梁張中丞之定浙亂也公以右轄
爲部分一一中機窾既報　上不預其勞比佐
邦政東事起公見爲勤師於遠非計曰吾聞以
夷攻夷也未聞以夷而致孳然第密諗於主者
而不熾衆議以示長大校徐公材昌明而務惇
德量恒苞於畧之隅博大而務沉幾識恒超於
繫之表至若拾級而登則盈科之進一揖而退

則善刀之藏公用易高第其殆悟益之不如損
而未濟之不可終窮者乎乙未月嘉平大撓紀
年公甫周甲諸叔職方方直省魏令安吉守需
次輦下以書來屬曰公雅好子言伯子翁仍以
古文辭鳴雅善子且子輩獲潔觥親爲公壽吾
亦藉脩辭於酌者鼎小子唯唯因敘次往牘如
此前報之諸叔意以今天下不無虞矣中朝之
璽書使節徇島酋於一行人之口重臣宿將以
數十萬之師力易播酋之萬稽執秩者逝如傳

舍而朋比盛國是搖徐公嘗司封業有西伐又
貳邦政矣乃俾遂其不欲盡也者子何言才之
必盡焉畢召在周皆年百餘歲一爲冢宰一爲
大司馬此其成式也鼎唯唯彼能忘天下者然
後可以托於天下能不欲盡其才者爲能盡其
材者也徐公始耆爾進而十年有營平金城之
策又十年有尚父後車之載又十年有鬻熊道
符之師又進而十年則召公畢公之勳在矣羣
弟敦若綿以告叔和相昕叔平驟然曰吾兄言

驟而切於時鼎言者緩而達於理然均非徐公
意也公請歸而反關卻埽蹤居理詠以自娛或
自銀臺公而下歲時杯酒兄弟相問勞如是而
以其所不必盡者聽之君其所不欲盡者任之
子其所不可勝盡之年取券於造物吾聞道之
真以壽身其緒餘以壽天下國家而已余兩姓
世相締昏姻同籍舉凡三世翁仍其一也而公
三男子悉公輔器冢孫之舉與公覽揆之歲會
吉祥善事有開必先善祝者莫如詩以次迺由

甫之降嶽頌文武之憲邦諷孫子之詒燕歌曰月之升恒相率而虎拜稽首爲之颺言曰　天子萬年臣亦世世無有害唐哉皇哉庶以侑公觴

又

今皇帝嗣曆二十三年歲紀旃蒙大司寇華陽先生徐公予告之明年也會禮曰耆里之後進高子君翰張子仲率吳子惟會長輿濮子仲孺余叔季豹輩及公之伯子相與道古友壢獲嚴

事公屆期屬爲祝於鼎小子鼎固先爲魏大夫諸父役矣雖然季豹猶然諸父也於諸子則馬之齒少長誠無善言不敢以至再辭念童子時當嘉靖辛酉竊睹今少傅新都許公少師吳申公與徐公各以經魁南畿已並舉甲第陟三孤都九列嵬焉名世實前此希覯也兩公載筆侍從優游文墨薦以柄國式百辟而猕一人徐公歷中外職錢穀法比銓衡流品規調兵食其最後入而佐司馬南而領爽鳩氏大要以兩公所

爲鴻謩秘畫在帷幄之中潛修默運於陶鈞之表然其初在著作之庭大者以紬經刪史黼黻太平次而殘膏賸馥亦足以霑被天下天下固未嘗不交頌其功而於文之劾猶顯而易見徐公率孳孳衽席吏民或張皇撻伐以申國威於王斧所畫之外使天下震耳駴目咸推爲當代之勞臣而其於短長奇正名實道術若管韓之所控摶鼂董之所籌筴者抉其精而匿其跡有實蹈而無款言文之用因微而難闚比年軍典

日繁吏議日棘　禁中之政命時有所操舍不能若昔之共已而聽人始惆然有老成求舊之思而二輔之功視文益著矣徐公亦以尚書請歸第絕口不言勞葛巾短褐飲酒賦詩儼然司馬之洛下白傅之香山於是前所駴震其威望勛伐彪炳一代者悉轉而賡歌播詠於清風之穆如公之文始視勞益章顧世所爲文則又踦經術詞賦而兩之之兩者勢不無偏重而力不無分歧一經七畧之傳繡虎雕龍之嬗雖有濟

美第各拔其一而已伯子以造士升少公辛酉之秋凡四歲經術劝矣迺益務閎覽博聞脩辭嫺雅直將蹈作者之場蓋徐公有兄借家太中舉而齊志焉是時銀臺先生卽嗣起公猶頴異負卿材故徐公仕而優於學伯子蚤達且席世寵富藏書故學古而後入官要以今古異稱通識必兼獲先後緩急異用作述在庭隅卽是以概徐公也出則動而不括居則靜而有方論世則象賢語耦則儷德昆弟則表高陽閭族則具

惇史陶陶乎恢恢乎衷無所攖其慮而外無所拂其境今望之長身玉立須飄飄沃若鬖鬒光可鑒甘食健步六十年如一日也進此而百千萬億郎公有所不自知而忽驅至之語曰帶適要則忘帶屨適趾則忘屨適斯忘忘斯化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斯其至矣諸子聞余言則謂公懸弧之辰其日在庚其月爲蜡蜡也者合百神於南郊以報歲而爲來年祈穀於天宗者也
天子遴德伊耆以徐公勞苦功高百日蜡而一日澤故予之歸以展必報及其農祥正桑扈鳴詎能忘天宗之祈禮之耆日指使言役智不役力也寅亮翼贊特二輔之所爲潛脩默運而已寧復欲其力用乎昔冢臣告老佐者請留若周公之於君奭不則進賢以代若鄭侯之於平陽或兩公今日之所有事也是歲也前期爲甲午少師者後期爲丙申少傅老三壽朋而九鼎峙我東南一時盛事云

東洋王翁七十序

典午以還迄蕭之際江左稱閥閱文章莫有逾王氏者彼輿謠於王與馬共天下其盛可知而尚書令僧虔之誡子曰王家門中優者龍鳳劣者虎豹所謂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七葉於茲然余讀僊經則次仲落翮於大夏天門柔氣於法金方平劈麟於行厨葉令飛舄於賜履咸能守眞抱一後天地而彫三光又王氏其最著矣夫遠則出世近則應世應世則揚藻策勛出世則雲昇霞舉俛仰今古挈兩者而侂獲之吾見

誠莫王氏若者也蓋其支委澶洄於余邑而有
龍溪之王龍溪之王始深閎重積而有東陽公
爲之宗長東洋公者今孝廉君君善之尊人也
龍溪爲余邑孔道南下走秣陵東走於湖舟車
縱屬故多什一取贏公見以有貫行者必有賈
心輒棄去務公稼非其力不食俗機利近佻而
東洋公性敦朴質直貌若不勝衣言吶吶不出
諸口及君善由造士應對太常也公行與俱顧
瞻　陵闕之鉅麗冠珮之葳蕤與夫馗術之豊

肆色粲然喜已復憪然私語君善曰京師居大
漠與旁爲隣人知所大患而吾覩於齊魯趙冀
之交荐饑民貧至鬻形揆情審孰易與生亂
天子日坐法宮威命時有所操舍腹吭牙格朋
比角張此汝曹異日患也小子識之始謂公第
悃悃長者乃以是闚公有大計志念深矣而公
固不自見其長浮沈里閈謂伯子汝世吾業而
爲農汝弟恢吾業而爲儒即就君善養於城即
不覆欲盤辟士大夫間曰漢高祖已帝都長安

而太上不懌時時思我蹴踘鬬鷄之侶遂令胡
寬營新豊甚哉故之難忘也邑令君聞其賢奉
爵一級且覩式其廬君善伯仲雖敬受公未嘗
一御焉大較東洋公意在服嗇所爲儉與慈其
寶者乎夫寶儉與慈老氏之訓也冲而不盈有
而不宰譚仙術者必是歸東洋公將無以出世
自命而以其應世者屬之子於是徵王氏有世
德已惟歲丙申月在戌適公七十之期禮之名
七十曰老而傳公所以傳者既鴻且博矣余叔

子乎及諸孫敦並與孝廉君有婣穫父事公相
與脩祝請余爲之詞余踰耋望耄何所事文因
述王氏之先烈若東洋公之顯承以備惇史二
子稽首以守貞抱一之道謝未及學雲昇霞舉
之昇竊謂寓言所可粗憶切引者王丞相溥父
祚家居每賓客至必首謁祚置酒上壽溥朝服
趨侍極尊養之禮世號十阿父者是也此豈必
雕三光後天地翹人跡而上征乎余覵然曰邪
邪太原多故實汝曹能舉之以此爲公擬庶幾

必於其倫余猶記公北首時所惆然私語孝廉君皆社稷大討其駈十阿父出入自恣爲雒人患恐者何啻逕庭耶顧益念尹令君甫涖縣即有以表而風之大臣之解曰法人惟重老重老惟實所實惟賢夫寧直老而已

封君温陵黄太公暨曾太孺人偕壽序

今地大物鄙弦誦甲天下稱冠帶之國者莫如晉江余聞晉江有績學篤行之君子黄先生黄先生者今司農郎黄君父也黄先生其初非晉

江人而家同安之長興里里僻遠少所接結騶之遊戸外之屨先生有大志慨然曰夫河伯望洋向若而始知巳之閒道百耳由管中窺豹一斑彼養于霧七日而其文蔚者爾耶故曰文學鄒魯雒陽多貿化所處之屬也則始遷晉江云晉江與同安俱隸温陵郡是時黄先生爲郡博士弟子業有聲督學使者行部温陵輒優黄先生天下無雙江夏黄童復在晉江矣晉江有名士十數人者來與黄先生遊講德譚藝顧無不

心服黄先生者先生每一文出輒爭持轉相訖曰是自同安來黄先生乎而先生亦窿窿自負不下人然此十數人者先後獲雋各起家去而獨黄先生爲博士弟子自如也迺先生固巳生五丈夫子而四且从先生爲博士弟子入則執經出則執御晉江人咸以諸子擬五岳先生猶昆侖又以擬五星先生猶奎猶東井司農君復語余文炳兄弟幼學時家大人實父而師者也每當晝正襟端誦聲琅琅徹垣一方夜丙燈熒

熒與牛斗交射吾母曾太君時時佐膏畜相勞苦也而文炳以有今日敢忘明訓以忝所生蓋如其令曾太君封太孺人銀章翟茀望里閭矣司農君舉丁丑進士令東陽上最　詔封先生余問司農君君爲東陽以兹郎司農先生將何所教君司農君曰東陽其土風敦龐勤耕織士尚禮家大人屬余小子以寛和治而余小子遂用寛和名居嘗讀詩至民亦勞止太史公平準書而睹于國計所損益竊浩歎者久之及余小

子司農出榷淮上也主算緡錢因遺書余小子百姓本望若生我而浚我以生也乎上不困國下不敝民若其勉旃毋忘若翁昔者之浩歎也淮上之役則余不佞亦以郎主儲來見黃君大度足智諜善財闊略明開塞大都以不困國不敝民如黃先生所稱述者余未嘗不中賢黃君今殆有所緣來矣頃余得調去黃君將請沐暫歸晉江且爲先生太孺人壽也先生今年始六十太孺人五年以少而期皆季秋余意淮有酒

其曰五加皮者猶良能延生益壽諺有之不用黃金滿車寧得一把五加黃君必以此上萬年之觴矣而黃君垂橐以遝不復有携也甚訝之君答余往令東陽時東陽有美醞若世所號河清者嘗以獻家大人里居家大人讓之曰若不聞陶母之還侃坩鮓而誚以官物遺我何益我邪太孺人傳使者家猶有玉井芙蓉池足釀也余胡敢庚以此恩二人余爵躍前賀黃君夫壽者久也惟沖然無所求于世而藹然有所德于人迺久耳黃先生所爲德東陽若淮上者不可勝原而不以一卣故爲司農君增廉白何沖也於是知黃先生之遷晉江曾太君又不難於安土也非獨以有開必先其所自濬殖抑亦延生益壽之具矣

贈陳博士先生北上便歸吳門爲壽序

博士官建置自秦因特與圖籍爾漢武表章六藝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自公孫弘以治春秋爲丞相封平津兒大夫引經斷獄天下學士靡然

鄉風矣今世以制科代辟舉即三事九列非明經不辦覘漢爲猶嚴而其業爲尤專云吳郡陳先生起家春秋來教宣城也蓋其人醇長者家世授經雖容容焉不事奇禮而晉身不詭其言內內至于離經辯志又纚纚有緒其文肆以博而不色見其行敦以實而無所立慬其物軌修而躬量設士相顧而化已教既成遷太學博士時宣之薦紳大夫難于去先生而屬余文其言以言請謂余從王爵後寔司銓計其于博士可

哉而當陳先生也余不佞卽不嫺于文詞亦嘗
以職事習其故矣夫太學　天子之辟雍也冑
子教者教其能爲人子能爲人臣而已故卑而
之尊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太學而後貴之是以
無不能子無不能臣者方玆教夷而坊弛日有
恍心宣滛廣燕不衷乃服又惡知有尊乎要以
翦流佚而峻防檢則莫若折之節之衡之杌之
牙之牿之也是以重得樸素質直之臣而作之
師則陳先生其人已夫以節上下辯等威懲惡

而勸善王道之正人倫之紀莫嚴于春秋故董
子曰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爲人子者不
可以不知春秋陳先生當是時也不更急于用
哉　上廣厲學官黜浮尚雅以明大一統之義
過孝武遠甚卽家而起相冀東公冀東公亦治
春秋二三耆碩緣儒飾治道德爲輔初不在曲
學之流其兼包並畜以人爲量逮于吐哺握髮
者又非設翹材開東閣所可差比陳先生而往
適賓遇合此其時也某君往言兩漢之志儒林

大都在齊魯周秦之墟江以南無一人焉誠可
與今吳中地運爲天下最其文與人盖自言游
以來于斯爲盛然言游及門高弟而于春秋不
能贊一辭也陳先生則有所著稱矣陳先生是
行也會其月念二日顏太夫人年七十之期而
其尊公徵君七十有二因得以簡書之間歸里
門而爲壽焉昔伏生善治書年九十不能行而
漢使掌故就其家受之女子陳徵君躬見其子
之以經術顯諸孫且蒸蒸多誦視伏生所得孰

多耶　天子儻幸太學而修饋酳几杖之儀則
陳徵君者必將膺老更之選先生且獲分大官
之饍以入獻太夫人不益亦大愉快乎

奇峰後先生七袠序

夫善易者不論易盖讀其言而有槪於余邑後
先生焉後先生余邑之聞人也少爲博士弟子
業有聲輒棄去多所博外家無所不善而人董
董稱先生善相地先生卽棄去博士籍而於其
文賓善識之又善相人其以女歸江夏令顏君

也固顔君居約時沈太史君典任俠破産且屢躓於太常里人多竊姍笑之先生倍與之友善太史亦工相地侍御公崔夫人襄事並請㦲先生未幾而太史舉大魁則貽書數千言謝先生先生絕口不談也然自是以幣安車迎先生者踵相接矣先生郤不應第走吳趙宗伯走新都汪左司馬與豫章詹學使而已宗伯司馬文章言語妙天下詹公故令余邑良率愛重先生不敢字稱奇峰先生云大都先生善相人識文以

顔君顯善相地以沈太史及二三鉅公顯而要之非先生好也先生之中好而用志不分者莫如養生王其王在彭祖之接引抱一守雌外而比衡內而律氣可以還精可以補腦可以久視可以長生昔黃帝之質素女天老之教軒皇皆是物也雖然其勢危如捧盂水其機迅如御六馬善用之則拾級而上不善用則建瓴而下廼後先生獨有恉得焉顔先生不喜著論示人人間私語余小子某耳余惟土圭立表望景相攸其法緣本先聖其波衍於景純景純蓋有道而偕者也郭介休不爲危言激論而東都人倫莫不取則此其人豈姑布子卿若呂公許負之倫非苟而可者也輓近世圉之以爲術古至人融之以爲道故曰吾觀解牛而得養生焉後先生可謂貫三雎洞九幽庶幾至人之所爲矣因天用地易爲彌綸先生業治易者也而不著論則管公明之云善易哉惟歲庚寅先生紀年七十二八代射且圖萬方之所希見焉余願與顔君

奉先生以敬亭爲空同爲具茨宛句爲瑤池爲弱水儻無負先生所私語余及善相顔君者耶余往聞後先生口有七黑子一昔夢宿北斗垣旋失其處則先生之生所繇來遠矣世欲知後先生乎君其問諸牛斗之宮

從祖少公兩池翁暨汪孺人偕壽序

余家有隱君子梅少公者少公昆弟凡七人而公居少故曰少公公長身銳上豐下行挺勁而語倭夷騃卽之樸茂人耳而忼慨諒直事有所

不可髮上立彈指抗膺風決電舉以必信其言
務徇其志此在壯已然而公今年七十三中春
月下弦汪孺人亦六十矣公四丈夫子伯舁而
絕倫仲起功曹爲雒尉次太學高等最幼爲季
豹而材最美季豹卽籍諸生乎薄諸生業不爲
而爲古文詞詞多爾雅梅氏其先用經術顯余
小子倡爲古文詞人爭駁去之而獨季豹與余
遊始季豹習儒檢小廉而自遊余頗任俠達節
人益疑爭駭去之公怡然不駭也使終與余遊

而間問余兒䎃若所謂古文詞何余謝不敏夫
余誠先驅而季豹超乘公色喜而尉王賊曹宛
雒名都會豐饒公貽書尉寧繆出無闌入寧宦
減產無以仕爲市余家適鼎盛冠蓋相望不亦
園舍陂池交錯如繡或一二少年鮮衣文馬搔
頭美姿娬娬都雅爲里中一時健羨而公閔焉
不醉也曰吾野人也知樹埶而已樹木者其雞
口兔目瘤椒壺趨之初殖之必欲其深培之惟
恐不固也及于材而庇牛馬庵日凌霄則斧斤

入爲穀歲一穫必倍入再穫則入徵三歲而再
稔則再不稔余小子每更端公公舉以爲訓而
又以令族日大延衆日渙政日㵘衆渙則情孤
政㵘則教弛因及家太中時事輒齎咨嘆說之
云蓋太中之政于家也二三長老實提衡之公
性雖稍頹不骫骳而其于贏乏開塞之際若省
括若操量故未嘗不卒歸于平康而一禀于正
則彼一時也是數千餘指者瞿然皆見德而不
見力而私庭淸議逮于司空城旦書抑厥幾禮

讓之餘風矣鼎祚氏曰余于少公爲從孫少公
佗質行甚具第卽所持論豈必事估俾屈首一
經然後爲儒哉然少公故善易矣其于易也以
卜行卜奇中昔嚴遵沈冥卜肆而與人言必依
于忠孝至其所自言益我者損我殆善易者也
向于平讀損益而歎貴不如賤富不如貧以今
觀少公力于耕固不必乖簾取百錢自足而尚
羊文春敬亭之間不必五嶽游其以糜約勅后
人以樹埶喻也與損益之指符矣向平嘗勐勵

昏嫁而其子無聞君平其子與年不可考要此兩人者亦未聞有賢配則少公殆爲過之而季豹猶嗛嗛也箕方困諸生無能爲二人顯義且人高吾翁處士名耳毋夫人内德不出于梱即吾翁之得足于耕而箕得併力文辭也咸毋夫人之繇余謂史談卽發憤周南非其子遷能紹明世誰復知有六家同異者安仁閒居一賦而其母迨今以潘輿傳季豹比著小衍十餘篇本物孳象數之致以契公大卜之微其爲紹明莫

大如是惟余曹之思塵于族而俾渙者萃瘝者振也圖所爲壽少公天必安少公以永賴余曹而少公安孺人亦惟孺人是永賴邇者吾里多壽徵少公有兄司訓公年八十從封大夫之列黄州公日醉二參而隱于詩奕詩逾工奕率勝其耦里中偉衣冠蒼須眉輝映也

壽尹封翁序

語曰世謝元樸人關大年余竊嘗疑之迨今觀僚眞耆德之英往往蹈祺履應軒然陟上壽余然後知天道固有獨厚焉余未皇徧述所睹記而卽寧國守廖公判高公及余孫其嘗稱其丞尹公封翁云翁務傚偉倜儻顧吒玉瘝修喜施隱靈芝之竿箒欵雩岱晟間髮鬓未老其自貴乃爲清鍾大鏞五父之鼎皮於明堂之序而所欣然日爲用者也翁雅言曰嗟乎丈夫生世豈使獨龍虵哉吾以抱朴明農盍亦以其事責諸兒輩乎乃䛒丞公修經術蜚聲蕤林擢進士爲郎以直左今量移宛陵閒有所不足曰兒輩遂不

能以貂金爲太公壽乎翁聞而止之曰令易而操爲遐儒突梯以奸時哉且吾所不足者非貂金也盖今歲五月之十八日翁進而七十諸孫咸斌斌栢栢文武登顯傳稱明德者不當其世其後必生達人非耶而翁代有貂金矣翁冢孫孝廉君方遊南雍因省郡丞公于宛上而歸爲翁壽也諸僚遂置酒遥拜以壽翁而各有所陳言守廖公之言曰夫上帝欲爲　人主宏太平之業計必有碩德臻而人帝乃下畀於蜀而得

蜀之峨眉以其地東巴峽之水而下承之爲錦江以全爵萬流其氣鬱礡而無際以此祝翁之德有矣高公進而言曰帝眷西顧而得泰以告成之嶽五而泰擅其一至所謂太華者又嶫然今古以此祝翁之貴有矣孫某亦進而言曰帝又下眎會稽則神禹會萬玉帛之所東海長風之激射橫波之訣宕以此祝翁之福有矣翁之深仁累澤眞足以當帝心洽人意而食其報廼始舉寓内名山川歸翁以壽是元淑之所鍾也

尹公乃拜手而辭曰何家君足以稱諸君之旨唯時　聖化光瑩宇宙天符地禎比者太史志端壽星見于南紀而予滇實當其境客自余鄉至言茲夏五青雲紏如來自天際蕙龍滴淳綷若翠盖集於居第之上此或壽之徵也豈敢稱諸君旨哉予聞之輾然曰夫古今耆德君子貴疇丘園其操行風格樹標鄉國者雖數數見然而榮壽並歸翁躋耆頤者不多概於文辭士大夫振采於王路者都通顯以閎道博施未可僂指若翁者載籍稱猶難焉豈非造化之符跡而壽祺寵命駢集如素乎然即緗圖玉檢者亦莫閟其秘矣余固知尹公之壽其親當必有鴻章麗藻揄揚其世懿以輝暎昆明寫奕點耆也昔詩人頌禱永年大都以如山若岡陵爲文先是諸君之爲祝悉矣余且耄略敘序其事致余孫增酌者之辭廖公蜀人高公秦人而尹公滇人

白沙翁焦長公八十序

自軒轅鑄鼎丹成遂以龍升後代之言僊者悉

宗之至秦漢間其人主威畧足以雄決一世而越海封岳畢其志冀或眞靈之一遇弗能也他若山澤之癯單約之產往往有異徵而脆獲奇授究其大指要不過嗇精葆形窈窈冥冥如廣成之對軒轅者其基胎又必先積功累行如所傳許子阿具在祕檢顧云有可化物爲黃金者第以漢尚方之財力而鴻寶之術竟亦無驗迄今尚多好爲之即余所聞余友焦賓王之父白沙公少而好爲其術盖公家黃山軒轅之丹鼎

與白龍之遺蹟在焉庀材品察火候幾幾若農夫之望歲矣而亦有驗有不驗彼漢武始而曰使吾得與黄帝同游去妻子如脫屣耳既復自悔以天下豈有仙人焦公卽用其術稍挫産不爲悔不爲信道之篤哉晩廼謂道家必内丹成然後外丹可就因一切謝黄白草木而從事吐納引導以窅契窈默之指今行年八十矣顔益赭行爵躍飮唱瞻聽不衰望之殆知爲有道人也余緣賓王夯習公公十九稱孤劏所有而撫

其三弟以有成立焦氏宋鼎元炳炎後爲太平甲族將萬指公性勁直不諧俗蚤從從伯僉憲先生而卜余宣之南境以居賓王精博士家言綦攻古文辭蔞首其邑士遐及試京兆困婁困而公皆不入于其心朝夕惟訓賓王若孫輩以孝弟力田有行義而已故賓王甞撫其兄孤子以有成立猶公之撫其弟庭以内穆如也此不有所以緼之胎而培其基者耶稚川有言周孔之道與偓佺安期同體異用焦公之于道深矣

而稚川共時以丹砂請令勾漏則方術之云可化黄金者抑安得盡非之是月嘉平日丙申適公覽揆之辰汪君及余羣從諸子駿兒都咸賓王友善及其門弟子屬余言爲公壽余度公昇日道成而且遊戲人間爲陸地僊也卽賓王適承其先烈以顯被公公必皆塵屣之曰古昔雄王之殫威畢志所不能一遇者而一旦集我更何所加我余何敢更以逢世之言進姑相率而歌金巾奉玉壺以酒公幸公其以軒轅之餘丹報貺焉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一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二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石門公暨劉太君六秩序

語有之中古之世道德足養其壽命非貌言也葢其時猶近汸穆其人涉世不甚深取於世不甚廣材知有所不肯竟於物情有所不必窮則握之已者常贏而受之天者靡損故俗多長厚之風家躋仁壽之域所謂化國之日舒以長者也在昔英誼之主往往尚高年臨雍拜老袒割饋酳以勸成其化保乂其生誠重之矣今此禮久廢不舉風會日流人亦爭機利猋鶩務華慕竊自雕自琢以漸搰其眞趣其算然而愛深望至實未有不交相祝者也吾族數千指比八九十歲老人黃髮鮐背輝映閭黨若吾叔石門公以歲戊申季春始及耆公少游太學爲東藩理問遷同知寧州致其事以歸也當公之里居任

簡靖省賛聘往來兒子鵾舉甲第入則中秘出則廵方公不有所藉以矜詡其門閥及公之東而理藩西而佐牧奉職循理卽從弟在銓曹亦初無所藉以發抒其意氣當路者益以是重之廼公直投劾去矣是時州太守爲余友方子及亦自免還莆中豈有所歆于公乎大較公不欲極才之所䟽又不欲鶩世之所趨食不重蓋衣不襲純行邉邉惟萬言囁嚅若有坊其殆庶贏乎已而靡損其天者耶公茲體腴神王望之若壯年以是知道德足養壽命也何獨古爲然顧公諸子咸競爽迭起文采彪炳長者玄符試輒高等摩縣官公第由然聽兒曹爲之爾未嘗聞巖夏楚而日以青紫幾幾也則意更遠矣公之配劉太君者前一歲丁未登六秩婉嫕恵敏與石門公媲德焉而前後又偕壽誠吾門盛事也

贈劉太學五十序

夫生而有所以養之則長生生而有所以治之則厚生廼其生厚者類多乘堅刺肥或日湎於

酒娥眉皓齒二八代射則以爲宴安之鴆毒伐性之斧斤此於用不大相繆盭哉是不然養生者在蚤服而重積緒氣而葆眞故其爲言曰事天治神莫善於嗇治生者亦大較在去甘攻苦彊本而節用彼漆園吏逍遙其衷洸瀁其說於道庶闕其倪焉而養生者則有主昔名儒之論學也謂莫先於治生故善用之其微渺至可與四時相禪於天而生以長其麤者與泉相灌輸於地而生以厚吾於解牛得養生焉機之所通

又何繆盭也余常持是說以質某君某君首領之一日某君從弟文起以心源劉君五袠之期來告而介其君徵言於予將無忘所聞余疇昔耶余惟劉氏稱久遠而最著者無如中壘中壘經明行修迺猶以上與神仙方術事而淮南有枕中鴻寶秘書及鄒衍重道延命方遂與尚方鑄作言黃金可成及其上書陳災異指斥外家而又傳列女微風后庭放佚炳然烈矣劉君少即負文名與其君爲同舍生嘗游於宛谿先生之門嘗習聞正學而尊人其翁以素封顯郡中當老而倦勤也君自太學歸爲家督雖事耕作乎務施與敦宗親豫而能約豐而不翔可不謂經明行修哉今年届五十在禮稱艾而服官政者也君聞語人曰吾藉先人之靈有田一成有屋一區吾取天之餘以養生盡地之力以治生退不標跡進不攘羣吾志耳余心韙劉君然願劉君且無忘進也頃者官府於閔愛時有所暱偏而權時有所旁落假令憂國奉主有如中壘

安得如劉君言者而況劉君受鄉先正之學必軌於道豈復爲神仙方術而已劉君有二丈夫子並占一經方修其世業而嚮用之中壘子歆即有經術顧黨於新室論者以其父子學車輔而行薰猶以今劉君視向所獲益多向初欲化物爲金竟爾無驗徒砣砣官貧窮年讐校之役何厚生之有以故知劉君得於天者全也余往遘劉君色澤而度餘似頗有養者然私度其年三十耳文起言劉君居常不兼味不純帛與濮

孺人儷德而諧室無姬媵益以信無所以濁之迺徐清無所以盈之迺蔽不新成可以厚生可以長生可以全名可以儀刑儻世不無虓鴆毒而狎斧斤者請以余言告之使並躋仁壽之域則劉君所爲壽者不忺乎大哉是惟良月既望三日文起先率內子載拜致萬年之觴者三修子婿禮然後梅氏別駕諸公而下幾數百指以次入稱壽爵無算

雷長者六十序

郡有雷伯洪先生伯仲以文學高等起黃池黌縣官先大夫嘗主敎志學書院在坐數百曹獨欽重先生而先生季弟省齋公以孝顯晚迺學佛頗有得學人宗之今所稱雷長者公冢子也長者仰承其先緒而務拓大延引之雖一布衣乎內行甚備至就養終事壹稟於禮而奉繼母崔如所生則復名雷孝子矣顧亦學佛與余弟海藏竺結白社時邃來印證盍黃池多善知識僧嚴習薰修屛楚城若耆闍而襟玉溪若阿耨也者實自雷氏諏導焉歲之庚戌攝提貞于孟陬長者年周甲子也次君聖水私其姪孟錦謀曰予聞至親無文卽文焉將無信爲若要梅子申祝者之辭梅子者余鼎祚非能爲辭者然辱世交久且亦學佛余根下無所深悟請淺言之夫學佛之宜於壽者凡五學佛則重宰殺禁踐生而仁心爲質慈憫之爲用最廣是宜壽攻苦茹澹葷藉充虛而飲不至腐腸味不令爽口是宜壽蛾眉螓首見謂華囊體爲多漏則必寄帷

[illegible]之戒而嗇精氣之藏是宜壽其敎在忍辱明退讓與物無競可免於債性而煬餘是宜壽以世界爲鉄陷以諸有爲幻安勢當無累基之危積無撲滿之患而長者猶財法兩施爲衆所歌儛是宜壽之數者長者皆躬自有之非若世稽首抱足跡佞佛而已其爲壽自無量惡用余言是拘拘者爲乎雖然有一轉語王稚遠與慧遠書以年始四十衰同耳順遠荅之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不在長年達矣而自無

量壽佛以屆印度寶掌和尚壽一千七十二歲則長年似亦所貴也身一也而禪家有色身法身之别色身有涯法身無盡是一是兩長者其試與聖水諸君叅之古宿有一語叅之數十年而感時觸物或訶罵摑擊始躍如者雷長者縣茲者而老躋期頤必有進於是庶以示我長者字國和里族人尊之曰養明先生自署曰唯淨居士博涉尚古爲詩有支許之風旁通天文地紀而玉水漚言者其集也閟不肯出卽余未及

見度長者意若曰百川學海是其一漚耳又若曰是豈眞我哉彼漚自起滅海固自如耳殆如泡之喻也長者有四子以次誦通聖水孟錦則業先鳴矣伯洪昆弟所未盡酬者必駿發其後人雷氏之吉祥善果尚取券于斯

徐長君暨魏孺人五袠序

自昔魁杰之士其材猋迅其氣鷙發初恒欲奮然一見于世而其旣也事有不可遇有不必則多歛華爲質揉壯爲穌以委諸寂莫之濵恬憺之境安期生以策干秦皇不用遯留玉舃而去之它若儒而昌黎眉山貴而裴丞相白太傅輩之于黃面瞿曇也授衣留帶敷座安名羣焉皈依之恐後此其人未嘗不事遂遇合也蓋水涸而天根見殆理有固然亦人情之必至乎余姻友友伯先生仝大銀臺陵翁徐公之冢子邑所稱徐長君者云長君有異材負奇氣人也少游鄉校業有聲起而曰以友爲字友鄉國耶游太學與海內外之賢豪長者游雖數奇不售名實

著矣是時銀臺公繇郎守成都尋副浙臬叅洛藩長憲于滇以左轄東藩所歷非劇郡則大省會壹意急縣官是務而以家棣屬長君長君以獨力肩家政以廣胤進徐公于是禱于嵩而次君生禱于岱而幼君生實維嶽降焉銀臺宦廉而家漸以亂首關奴客檢堂廉翼如庋閣有序者咸長君以也然悉從力本無溢入長君師東越董生爲買一姬以有子歿則撫其子以復有室里楊生學無貲幾爲人傭助之使竟其學毛

氏累而自粥妻以贖爲解其累而還其妻四境之内誦義無窮因以推用銀臺公之敎者又長君以也夫張而能弛積而能散天之道也長君益已發見之及歲庚子長君年及艾一旦憬然悟曰吾始逃勢若阱逃利若膩猶知有名也已而逃名猶知有身也吾今悟四大之假合百千歲之爲刹那也吾其一切空之乎談空者莫若竺乾斥千餘金而爲芥子菴以崇設像敎齊心禮足庶求無生之妙指蓋至是而始足窺長君

之大矣余有孫息字長君伯子之子仲子與余兒子同筆研獲從合中人習長君之有内德也大較謂長君之内魏孺人後長君生三年今歲癸卯届五袠性敏給而孝儉寛慈凡長君之所爲闢田考宮訓子弟御臧獲皆孺人佐之余以爲此豈非材且賢或猶女德之常耳陽主施陰主受故聚而不能散入而不能出者陰敎率然長君一散而周人之阨若懸橐再散而治佛之廬若布金外無所恡中無所攖俾四境以誦義

公子而不二之門有長者則孺人以也至是益足窺孺人之大矣余二三兄弟及羣從將以端月六日爲孺人設帨之辰圖所爲祝者且長君戒前期無受祝茲併修闕事禮也余惟長君冀如龎居士夫婦求無生何論長生擬出世何論住世顧非有二也無量壽佛非無生者乎千歲寶掌非出世者乎要以得恬漠之極致而已銀臺公八十杖國四世在庭嵬焉齒德長君與孺人日侍膳金緋鶴髮之翁時問課玉立鸞停之

孫若子仰融融而俯熙熙世法備矣然方將求所謂无上至道而皈依之即千百歲爲刹那茲未足以盡長君而爲孺人健羡也雖然彼皈依者未嘗非儒而貴者也從道伯仲具文釆風槪安知非白傅裴相之一流人乎

從叔右溪翁七十序

夫好佚而不欲勞者人情哉顧罔不失之佚而得之勞蓋勞則思思則善心生而名以茂勞則勤勤則不匱而業以玆不寧唯是勞則志壹而

力顓志壹則精氣集力顓則多岐不分而生以
永吾嘗持是以概于世卒無爽而于吾從父右
溪公其說猶契云右溪公者處士兩池公之仲
子也初授田畝百耳治之十餘年而十倍之嘗
一試爲扶溝尉此勞人之職也公盡節官下爲
令張君所倚重未幾而公惟之曰吾與其僕僕
馬首也孰若嬉嬉于吾之畝首乎與其罔上浚
下而獲以無故也孰若因天任地而享其自然
者乎吾欲用之家矣遂乞身歸其識度固懸人

矣歸則揆水陸之衷而宅之左右百里以上控
寧陽下綰鳩茲爲委輸之所惟之曰吾聞之本
富爲上弟益督治其畝鍾之田而拓大之而公
材敏給蟹螺汗邪辨原隰之宜無曠土金穰水
毀司雨暘之候無失時㯳山疏陂有竹樹果茹
蔬特禽魚之入而或時出機素旁足以佐稻粱
無遺利校初所授業百倍之矣然而公豁達無
機事亦無所借資也究其所以臻此者則暑不
葢寒不煬以庶夫泥蹈橇山乘檋無寧居晝有

爲宵有慮俛有拾仰有取無宴息抑心力之俱
勞焉若公斟出內權子母之間又綽然有餘無
致期無竭澤戊申歲大祲首捐穀數百石無庸
勸它若聘問燕饗必從豐無腐財而廢禮以故
百里之內誦義不休而三賓飲於鄉最後兵憲
金公正人也時守郡以書先肅公公今年七袠
矣業日以玆名日以茂非苟而可也則能勞之
效著甚彼好佚于游呰窳偷安逮其志殫能索
奚以哉時屆月八日與長至之辰會是謂長生

我子姓方聚族而爲公祝因質鼎祚昔軒皇氏
之受道空同也曰無勞爾形于迺謂勞可以永
生詩矣迺茲契之右溪公老而有壯容齒決若
沃雪驅策若御風時而寧陽時而鳩茲若在桑
在霤于言抑有所受之乎余應之曰吾受之屨
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帶之銘曰慎必恭恭則
壽夫火滅修容一舉足而不忘慎斤斤焉何其
勞也而富與壽則歸之吾曹所爲祝公者具在
周書矣有尊行者持觴而復于公曰鼎未學禮

乎禮之記七十曰老而傳公多男而材三爲邑學生一籍太學諸孫並翹秀一歲而納婦者四人后寢熾矣可傳矣古富而未有爵邑者命曰素封以得比封君也諸子當次第以公顯拜命于　朝何言素公盍請佚焉以聽其修而息之乎公怡然觴曰敬舉君之觴鼎小子復越次而進曰公以長爲政于族矣壽卽自解去自公之解去而族之萃者渙祖宗之廢烝嘗者殆周星矣萃與渙之詞皆曰假廟盍廟所以保萃而理

渙者也傳有之五世之廟可以觀德焉唯公圖之抑亦先處士之貽也公矍然起曰子稱人而及其先孝也須而不忘規厚也吾何敢忘吾先吾少睹先人之政于族矣是非可否子先公無預焉烝需令于長者至其成靡不入也靡不合也薦時食而旅獻酬雍雍肅肅此其羲皇之世乎吾老矣日稷而望蔭其何及遠吾與子姑酌彼金罍乎聞之三十年爲一世世世之盛衰相代也吾與子更三十年而觀于廟必有明達者出爲子志之以無泯今日之既

從叔起莘先生六十序

起莘先生者余叔仲珍也先生生後余二歲爲邑諸生及受餼學官並後余數歲以次薦則後余十數歲先後薦之歲皆就北試被放也往余年六秩以一艇避客江上先生今年當六秩亦避之江上而余獨身往先生有所侍以往其勝情可想矣吾宗子姓多先生所撫訓圖以一巵壽先生而跡之不可得屬余言代之余惟昔者

嘗固辭諸君之有言矣以已不欲施之人則非恕余卑行也卑固宜致于尊者違之則非禮回環旬日而先生歸自江上鼎祚因申之言曰古先盛時氣化惇龐人多壽考尚父七十釣茲泉而始有後車之載竊子九十有道符之陳抑何其達之晚而遇合之難也然姬文一見而卽尊爲師且徼惠于先人太公望以無能捕獸逐麋之夫而驟與之策國事又何其識之早而遇合之易也蓋其時上雖急得士而洛于畨舜之責

髮必待其志堅材練則任之不疑下焉者量而後進求而后與亦不敢以未習之身而湯焉嘗試漢尚近古洛陽少年一旦而痛哭流涕欲以攺制度易服色孝文謙讓未皇終不以加絳灌之上至武帝名好少矣迺若公孫弘菑川六十之叟耳一言合意徒步起博士立拜卿相綰平津之侯印實未嘗賤老也先生少即以經義旗諸生試輒首至都試則累罷去也初治易徒治禮嘗有分曹以精禮舉之而主者中格其爲義

會文切理直抉聖賢之奧指以庶追弘正之遺風非若今蛇神牛鬼軋茁鉤棘而已茲且爲吏部選人需次官博士矣夫平津年六十徵以賢良以不能罷歸壽有詔徵文學菑川復推上及對策太常第居下當是時弘即號恢奇多聞抑曷由見焉及爲人主所厚遇日親貴則士亦以賢之矣貴賤無常家詎不信乎先生之始累罷去舉而中格與弘何以異起家爲博士亦類之若天子擢弘對第一召入見　上方鄉文學招徠文先生寧獨不類邪予小子竊謂先生之猶勝弘也弘曲學以阿世多詐而鮮情實爲廷臣所非先生居家有亮概不激不隨則先生勝弘朔方之難發十策不得一先生多謀達世故事至本末成壞預計之無爽則先生勝弘以三公爲布被飾名中尉詰而故人怨先生內備姬侍外不爲磤刻食一肉脫粟則先生勝弘平津之封一傳遂坐法失侯先生之諸子並有聲在士林夫先難而後易挹彼而酌此者天之道也當

必奕世早達以償先生之遲暮則先生勝其猶最勝者平津年堇八十餘先生長身豐下面方背窿固壽者相則先生勝所徼不遠者　國朝文臣自劉誠意王新建二三公之外罕徹侯之封耳有進者曰子年亦六十耳曷不從先生出而偕翱以翔乎余謝曰此所謂量而後進也獻歲先生北首矣不有居者孰與行者敬亭之陽文脊之陰余願爲先生處守焉先生生之辰孟冬望之五日序之日長至月朔也

十長兄賓瞿先生六十序

文谷距浦千半舍巖洞奇勝所爲瞿硎被鹿裘隱石室恒宣式命伏滔銘者也從兄子綦每遊大醉輒據石而呼曰爾爲王我則賓之迺自號賓瞿今年耆里中尊之曰賓瞿先生云然先生其初非隱也籍名博士試高等且待廩已用貲入太學爲按察照磨於豫章遷　王國之屬賦一笑詩以歸一笑者居嘗好諧謔或傳先生以笑忤宗藩顯人有是遷先生不諱也歸而目稱

壽足解嘲以謝絕應門出則以筍輿或以騎遇酒必飲飲必酣酒不必旨所與飲不必其儕揖陳奕甚不必勝以取適而已過而覲先生之庭花樹郁郁誦讀琅琅使人悠然忘去也故所至則親人擬以爲柴桑所居則穰人擬以爲畏壘有進而擬者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庶爲近之然不聞籧氏有年也夫論壽者一曰命之自天人焉得而制之一曰祿之在人天因得而培之之二者若相浮而實相承先生之儒而仕與人同而升沈淹速不置悲喜隱而求與人同而高下良苦不生分別無所以滑其和無所以攖其性人貌而天是無天損官辟賦味聊一染指先生垂橐而旋奉身而退爲不盡其用有質而負有要而忘先生爲之已責爲之彌縫爲不盡其情兩搆騎省之悼一遭西河之戚藜羮在御裋褐自完爲不盡其享夫不盡則有餘有餘則重積是無人損益以天則殖命于天以人則祿固于人天人叶而福極臻六十之年始壽耳伯玉之

化境殆有進焉余小子以漸舉尼父之從心衛武之勤物進先生恢乎其有餘地也先生覽揆之旦次于鶉尾其干壬午仰符　天子萬曆之聖期柂帝虹而就堯日太史奏有曄然見南斗之分者先生之所爲壽星也有翕然聚高陽之里者先生之丈夫子所爲德星也　天子方崇禮尚齒當必憲老師更袒割饋酳亦循行古之道乎余生後先生凡十歲幼而同學惟先生是儀茲艾矣無所服官政而爲政于文度惟是履

安隱稍得勝先生而神明之用則日損比將藏其草于鹿裘石室分先生醉據之半席而逝賓之越數十年更將[illegible]觚破管肩隨先生于閬風縣圃之間賓金母而拜木公下撫文脊一卷石蒲于一盞水回視六十之日如暘谷之初曜矣姑書此從諸昆弟子姓脩先生爵請以爲異日券

上海吳翁七十序

士居常相與有所緼咸思一自見出而爲經世

之業或于世不逢而志有所絀則多高鶱遠引絶故所知交闕其身而爲遯世之事若嚴子陵之于侯司徒蘇雲卿之于張魏公是矣顧其人率孤貴失和偏奇而鮮衷于道論者時亦欣賞其操尚而已余内弟唐君湜所亟稱上海吳公則不然震恒吳公者唐宗伯元徵先生友也少負儁材工制義遊太學試輒優南人士乙丙之際徙而北則宗伯實與俱宗伯遂聯舉魁天下是時先生都試者宴矣謁唐先生去就選人丞南昌稍遷榮晉閩先後並劇地以廉敏聞然非其好也有母太夫人春秋高公復謝去曰此何可以一日養易虖唐先生仕府顯至秩宗每有意援公不應也公特出其所緼未盡于試者學其子以經術悉誦通聲籍籍起雖序所未盡于吏者用之家與時逐海壖故沃土公善占穰毀察泉脉而里之布縷被服天下機聲軋軋與田歌烏烏相勞也益務完物而無息幣故業視先世益饒因斥其餘治一園黃浦之上雲亭風觀

帶經纓緌君湜嘗得寓目焉極爲余贊其勝且言公有勝情肅客以禮視履鮮健年七十而有嬰兒之色即期頤未艾也越歲癸丑夏四月君湜以其縣孤之期來告曰公之年往所爲即期頤未艾者吾自卜之而公質行甚具了其爲吾敘次焉夫吳公初以文友唐先生也何所多讓而宗伯得時則駕建經世之閎業公安處敬寮奉職循理亦不爲遯世之偏行當唐先生之光有唐約也公不斷所有以資唐先生及宗伯

華廡多推詡而公一無所資唐先生亦不爲杜
交滅景若于陵雲卿而借唐先生以獵鵜引之
名今且行年七十也仰奉九齡之母帥子婦朝
夕上食作荊蘭舞俔撫奕世之雲若仍課誦分
甘老者鵠峙少者鳳舉而公歲優游其間隱不
違親退不標跡修倫紀之常享庭闈之順之于
道庶有所裒矣而高風雅尚世又復冷然歸之
君湜稔吳氏家閥更言公父處士公嘉靖季年
吳中倭上海猶烈處士爲收里中之遺胔而飼

起其創痍者所全活居多公時甫冠實佐之而
公所分與貧交疏昆弟殆百計至讓產同祖弟
而時振其乏絕新廬舍于燬其孝睦有所授而
恢大之如此范少伯三至三散服桂飲水以仙
去以是知財何累人私之而封殖則爲圈鹿爲
牢豕公之而行德則爲豪俠爲仙遊太史公稱
蠡老聽子孫息之公太夫人前不言老有子一
恒伯仲者可傳矣彼宗伯之亂必以經世其家
者也伯仲幸相與講世而圖紹明哉是震恒公
之所爲永永壽者

侍峰阮三公六十序

宣歙地相錯如繡歙土陿不任耕故多趨化居
而遷卽遷吾宣者阮氏孫氏稱最久且著世相
爲昏姻阮之先有處士公傑者弘治中斥金千
伐石而梁貞家渡蓋宣歙之輿徒所經也受嶧
陽諸水以達于宛谿源漂疾涉秋霖漉激揚絕
道今茲罅隤納而卽康莊者百數十年誰之烈
乎幾傳而爲青峰公者余識之周脊敦茂長者

也遵用官府劑之法而出入有經贏縮有度悉
稟于公平晚乃務本富力稼穡建學之役公捐
穀助焉而六丈夫子皆脩其故業益拓之太學
侍峰君則公之叔子余友孫以治之外舅也君
少遊成均數試于京兆不獲售然巳傾都人士
矣及謝歸反關却軌自託于處士之義宣之俗
近循歙也好造請士大夫爲名高峭急狷忿一
語相稽輒窮歲鬬諍而借資以守勝君所與焚
枯酌醴掖斧送抱皆故時貧交或循行田墅歌

鳥擊缶相勞苦而已一無所外援而且和之
以天倪履之爲谿谷退然如不勝舉蓋望其容
而使人之意也消則君誠有之士繇太學出其
未也必俛徼一命之榮而取償三倍之利市君
弗之屑也余在輦下嘗見諸公卿頭童齒豁以
及鐘鳴漏盡而奔趨竭蹶不休者亦欲豐祿蔭
爲子孫久遠之計耳君當壯蟬蛻于汙濁之中
鴻冥于雲漢之表豈易能者哉夫以君負材不
試而小試之家所就業日以彖然而終不能盡

已之材于于焉融融焉以盧游于一世初不欲
盡物之情甚哉人之不可使有所盡而行無餘
地也豈哉不盡者之必有餘也君四子伯和生
聲噪鄉校閭以次競爽必駸以昌顯而君年始
耆則爲天之所廸篤綏祐而俾其康遂休裕以
衍餘慶者在子與年矣當處士公之斥金爲梁
青峰公之捐穀建學人爭義之而一時靳固者
必竊以緩急非益頒今若太學先生昆弟鈞致
不貲諸子起文學高等中外之覯幾千百指其

所獲不既奢乎以是信爲善之利即百世勿替
焉先生之館甥兩曾君及以治友婿也合而爲
舅氏壽屬不佞布祝者之詞余惟婿之稱外舅
曰岳意蓋援泰山有丈人峰耳魁然峻極之岱
宗震四維而長五嶽所傳登封七十二家者類
皆秘瑞檢而祈長生此庶足以祝先生余論敘
先生之質行如右以備异日代王言者之采

東溪翁劉長公八十序

余年踰艾無所事會茲長夏日惟與二三同人

以晤言消之一日坐相質論壽予曰箕疇攸好
以錫福法言彌劭以戒年有虞之申祐旦奭之
平格皆是物也則先務令德乎難者曰東魯之
淵極望而神損東陵之跖既富而考祥故天誠
難諶而人或互勝予又曰夫欲長生莫尚尊生
辟之燭焉闔與室則竟夕光熒置風檐則俄頃
鎔液道家指精氣爲三寶貴性命之雙脩且煉
以神丹輔以上藥則延年有術乎難者曰橋山
茂陵儼歸天上交梨火棗不與人間故雖盜道

無私而儤才難得于又曰南陽菊水多商巖之老西楚桃源猶秦季之人或九代在雞窠　或五世皆龜息迺壽固有所受之乎難者曰李耳之後爲將不聞黃髮武夷之會稱曾寧盡青瞳故雖曾雞不伏越卵而凫短豈續鶴長乎又曰語有之祿也者所以持生胤也者所以衍生祿以厚其根胤以養其[illegible]詩人頌千歲于俾昌祝百祿之是荷意者亦人情之上願而久視之一道乎難者曰青城之叟絕鹽酪何有常珎懸溜

之栖謝妻子正虞家累予嗒焉卒無以應也頃之諸君以劉長公覽揆之期告盍歷有四百八十旬矣而以歲計之曰八袠夫劉長公者漳平予肖先生元子也予因以諗于衆曰當漳平以奉所生諱自免令歸也一時士大夫高其節迺長公實贊成之予及親覩公七十孤而烏烏孺慕也殆世以孝聞公有仲文弱母太君猶憐愛焉長公即獨任勞爲家督然絕無所私嘗丞湯溪有吏能兩薦于　朝坐失一上官旨投劾去

諸君唯唯曰劉長公誠令德人也漳平與後太君並眉壽太君距期頤數年耳周文王夢九齡而與其子武者三則所距之餘必與長公躋大齊無爽矣不可謂有所受之哉諸君唯唯曰壽者授也以與爲義長公頗直中觸事易發而事過不留家嗣之殉不以其賢故致太戚視西河爲優予恒聞長公譚稿事大校辨五土之宜若六穀之性與時節宣順之而勿傷夫養生一也彼得之解牛此得之播種機相通也雖然長公

亦有天幸焉即吏廉微祿尚足以代耕即杭孺人捐中道而繼妃孟足娩美三丈夫子具質行績學相與怡穆若長公之于仲也孫曾之長者搦管幼者含飴足自娛而長公方刺肥健步屧抑何必餐落英烹五石哉要于語所稱生而持與衍之者長公得之維夏之季日巳酉後君距譽伯仲汪君原句韋咸中表親也暨予兒子好爲長公甥者共籍予小子言拜長公于堂以爲康爵侑巳而諸君黖然曰梅先生猶賦芊然其

言是吾曹昔所難先生無以應者也今劉君次公
一一應之予以故知理之所趨雖堅白異同詭
辯不克易其說天之所格雖百千萬億巧曆莫
能算其年

敬源劉次君七十序

劉次君震仲丞山陰也無負丞大學士朱公心
重之後三年禫而謁銓朱公將丞以會稽次君
不敢應迺補瓊州之文昌文昌漢紫貝地瓊環
海數千里而爲郡唐宋所常以待遷臣者也未

幾擢海南衛經歷致其事以歸余訊之語余曰
吾習觀于海矣瓊故海賦之所謂南瀁朱崖者
也當其洪濤瀾汗峻浪㴱沖蕩雲浴日挺地稽
天望之眇不見其端及其怒者𥿋駴者夷翔陽
御舒一碧萬頃恍百谷之所王而天下之閎覽
也吾嘗習海之風矣當其月暈蜺繞霾曀颶與
磬乎敫焉虎嘯雷[illegible]拔木發屋礐石彭沙其何
寧攸居乎及夫宜其伯翁古封姨戢威纖蘿不動
一塵不飛則亦足以辟瘠癘而解蘊隆也吾又
嘗習海外之氣候矣昕夕異節絺縕互施一日
之中有若華嚴藏之所爲八寒八熱者焉故吾
于是而悟人世之與替消長猶海濤之潮汐盈
虛耳物情之喜慍亢抑猶颶之作止起滅耳吾
且知炎炎者與凜凜者之殊趣也其始而飲冰
者或終而內熱也眎海外之候何別次君抑善
游觀矣以是信君子貴閎覽遠適而井窺牖守
者之足鄙也余問昔遷臣之遺跡在乎次君憮
然曰吾嘗經儋耳拜東坡祠下躊躕咨嗟不忍

去因念吾曹以丞蒞士民之上贊政而宣化非
若坡仙之遷徙流離有署可居非若坡仙之蛋
塢獠洞祿雖微差贍歲而稔酒者淸旨宜醉非
若坡仙之無藥物醬酢即近建言諸人不無廢
斥然未有遷置海外扼之於窮極如蘇子者則
聖德之如天也余益服次君之言怨而達子瞻
之始至海南環視天水無際曰何時得出此島
邪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
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故其處夷險

若一而胸中超然自得焉次君抑善觀眉山矣余時察次君貌體氣和非無得于胸中者度其年必長彼其于寒暑之代謝流坎之行止一付之海濤天風而已夫孰得而攖之越數年甲寅秋次君之年登七袠貌益腴氣益和宦廉食貧髮如也余初所度者有徵矣有謂海外多奇藥靈膏古言神仙亦遠在海上次君必有所密授祕不語人者或然乎玉山劉氏世多壽父漳平公玉峰先生母後太孺人近百齡長君湯溪公

方年八十七番番若若照映里閭也初次君嘗刲股以起漳平而父事湯溪晚得子公肅賢而文復孝事父是孝亦世之矣是歲春長孫生皆吉祥善事也洞微志載璦海楊宋卿壽百九十五有九代祖雞窠小兒者不飲不食不知其年歲豈次君在瓊州有所授耶漫志之曰說海需九代後而余以質次君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二終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太原盧太公暨王太夫人六秩序

晉自以五材士興而得士益章于是稱仕國焉唐故晉封地其風勤儉思深遠有唐堯氏之遺廼堯游藐姑射臨汾水遂窅然不有其天下故後亦多隱操漢之儒仲彥方爲最聞而儒仲有

內德要以仕則定覇匡時以隱則躬行孚化若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穀登之人也之德也則其至者矣余偶與客論晉事而客有自宣城來者亟稱其邑盧令君賢大校言宣好訟訟多挾重而借貲令君則持之以平宣好諂諂多穉名而鶩利令君則持之以靖宣好侈侈多僭上而朘下令君則持之以朴宣好偷偷多動湶而言哤令君則持之以敦其他慎出內屏胥徒弛闕梁禁揃博則不啻若口也余念令君實晉人晉與吳南北異戒風氣習俗異宜令君年未壯且聯舉也朝縹緗而夕簿牒異用俛仰服御異形又未及期月也抑何修而得此客則言本其尊人龍泉公及母王夫人之教云龍泉公潛德弗曜嘗以高年爵一級勤生而儉奉性慷慨而度寬然長者王夫人端莊寧壹勞佚之辨所由來遠矣頃之爲日月會于鶉尾客復以公及夫人年並者來告蓋時迎養在令署且爲梅氏諸君介所以申壽者余一時詘于詞竊惟令君之

所自爲二人壽則亦既備乎傳不云乎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謂成親又曰聚百順以事其親名非聲音笑貌而順非要劑約束也藉弟令一有悖出民將悖入其孰曰順一有不順人將詈女其孰曰名令君未期月而大綱布輿頌興馴致其道三年有成順而成之貽親令名無窮焉夫天之視聽在民考祥在巳前歌後儛天必從履々思順天必佑天人交相宇宙太和故以此論孝協于天人以此論壽彌于宇宙不

抑亦大偏乎哉即以晉事論當儒仲賓賢妻摊
故絜自老耳至其後魏晉閒司空司徒傳貂襲
龜竟以開太原之華胄然猶在十數世之餘彥
方其婦子無聞焉儒仲亦不聞有年也盧公與
夫人稱德且耦年潛其身而旋曜于其子以益
章五才士之用為晉國重即美哉山河殆亦令
世闊焉希覯已余聞公二人者徐徐于于不以
其子泰損居約不以其子賢先居鄉亦不以其
年稱耆足指使而高負恃其神凝其天定即令

君日共八珍五鼎以為旨徵　九命而韠綬象
服以為華直將塵垢糠秕之所謂姑射之神人
非耶往余兩涖宣與梅氏善梅氏固宣城右族
其觀化惟先其被澤宜厚茲特逢掖之士驩呼
抃手願所為壽太公太夫人者也卿士大夫從
郡中有合舉不具載雖然諺有之徒見二千石
不如一逢掖夫逢掖何貴得無以士羣而好修
公論其尚足寓乎昔者公孫僑討鄧析而存鄉
校夫是以子產為惠人也夫

十長兄子棊先生七十序

國有宗臣係安危而與國相終始家有宗長係
盛衰而與家相代謝古者庠養老而爵高年賜
之杖賜之穀帛即在民閒為之期為之等著于
令有繇也吾族當先大夫時亦云盛矣然所為
盛者匪直謂生齒之繁田宅之廣與夫冠佩之
聯翩文采之煜煒也一時二三耆艾多賢者先
大夫秉家之成蕭蕭在廟雝雝在庭倫紀有常
詬厲不作家風世範為四境所式瞻每歲時伏

臘亨羔潔兕歌秝樂而秩初筵以申燕好焉于
時為先人諸子行而相昕夕者數人從兄子棊
先生猶為先大夫所賞識則其盛蓋于兄方壯
見之至癸未甲申閒而衰徵已兆浸尋三十年
以日盛日衰外彊中乾尠不及矣迺者戶自為
俗人自為政黨同而伐異賓少而賤老將使尊
畀卑寡避眾惟力是視莫之誰何而先世仁厚
之訓禮讓之遺幾不能舉以此徵衰衰可知已
即吾兄行年七十而觀于盛衰之際代謝之機

始微乎六微乎陽進之極而姤以一陰生于下若笞之癸未甲申是也陰剝之極而復以一陽生于下若今之癸丑甲寅是也夫有所必窮者執無所終窮者理重以烈祖累仁保世滋大七日來復茲其候矣吾兄遇姤始則謐然含章爲包瓜虔剝極則歸然獨存爲碩果而茲且句者萌甲者坼適陽德方亨之會吾于是卜先生之年必永永無有害也何者以爲天心之所特晋而先靈之所潛祐也兄前是年六袠吾宗人咸

詣播芳堂爲祝而余鼎祚爲之詞兄虛襟受之歲紀辛亥進七秩而宗人申約如前其年則族有大釁顧兄雖轠焉不滓以同室多故力卻也越二歲宗人復申前約督愈嚴余遄嘗稱祝貴門矣同姓之親間焉鮮遘彼豈力有所不足耶于兄則人所歌儛卻而益前踰期而益迫聚衆情爲衆順合大順爲大年吾族盛而衰衰而復盛循環若貞元之相續而先生蓋若元氣之周流其間曷有紀極哉于時造階而修康爵者凡三世爵以三止有嗛嗛焉以不足蓋驩者鼎祚起而宣言曰蒲上之酒德盛矣一飲一石醉初筵者不云乎始乎治常卒乎亂僊僊者孰如遂遂便便者孰如吶吶所爲尊卑淆而老少易者多執其咎焉夫以衛武九十之年而猶悔酒過申抑戒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兄更以疇我曹亦三爵止既醉而出

進階朝列大夫觀吾陳僉憲先生七秩序

余鄉而東多甲族皆世爲昏因衡宇相望禮教

率與今觀察陳觀吾先生越居東極則厥祖宗伯靖獻公之先里也茲歲甲辰夏四月日巳亥先生紀年七十矣郭少學叔儀萬叅軍惟賢偕其鄉若孫氏若湯氏諸君將修康爵祝先生而命鼎小子以言侑鼎不斐敢辭諸君謂先生嘗與先太中及貢東平沈少叅萬激江二郭先生譚學術交切劘非子先子之所畏者乎小子唯唯余聞之天定勝人人定勝天有互乘故有貞勝而士君子倚持則言人際遘則言天要之天

固恒定爾且無遠引卽靖獻當
文皇帝入繼大統也顧命之臣前歌後儛公乃
奮扣馬而嬰逆鱗其爲節郅危其被戕亦郅烈
而一綫不斬之緒綿延以逮嘉隆間在里者駿
發于觀吾先生籍東牟者鵲起于大司寇其學
司馬以邊伐顯先生以廷直聞方先生之初爲
南臺江陵相承父諱固位不還也遂奥于權璫
以要　上畱一時公卿臺省請畱之牘日奏御
而南臺長爲相所親倚御史比而爭署名先生

獨挺然不署名且亢論無父卽無君不可以請
事迺已則相固已中銜之尋復疏五事其曰士
氣之當振也顧更有所擬擿而比者潛益愧恨
先生坐不稱徙廷評矣先生豈不稱御史耶及
江陵敗而先生超拜駕部郎于是有清言路除
大奸之疏其人故江陵前所爲奥之馮璫與爲
比之御史給事也人因誦先生敢言然先生實
負吏材出而僉西粤憲事于是杜忠州之酋爨
定南關之夷貢荒服萬里悉咋舌搏手以感懾

明天子之仁威再補滇而意指小與大吏迕有
事國門卽上書予告矣告之日且疏進忠良錄
無罪又人所辟嫌誅怒而不敢言者先生具言
之儻非眞誠體國者詎能爲大校先生亮直伉
慨艮無忝祖風而出之豁如行之無事則其學
術明而切劘者有素也夫靖獻所遘天命鼎革
之會也電轢雷輥何直人勝先生所遘亦天倫
絕續之會也負扆據圖何直人勝迺今而靖獻
獲昌大其後以有先生于先聖先生以身名俱

泰進退克全獲有茲七十之齡眎司寇較著可
不謂天定乎哉然其初天本定也故君子惟修
其所必至者于人而聽其所不必至者于天夫
天所不必至者非年乎語延年者必養生昔有
養於内而失諸外者有養於外而失諸内者皆
有所以養之者也有所以養之則其天搖善乎
子輿氏之言天也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則
其天定以是知先生之天久定矣天定則其所
不必至之年將必至若衍之使長此必諸理而

非若彼養生者術也且諸君獨不見先生之居
鄉乎出則柴車苙蹻入則揵戶諷書卽近奉
詔晉秩賜金緋先生一再御袒裼如故也而丈
夫子咸積學恂恂儒行奴客堇令司啟閉供筭
器而已夫畸于人者則必羸于天天必俾吾曹
長有先生以維頹俗而樹惇史言天定者至是
而始益徵也先生徒七箸酒無量抑將領鄙言
而酹吾孔子之百觚乎不佞辱先生繆知敬百
榼以侍

大司寇華陽徐公七秩序

守其不佞繇尚書郎領寧國則南大司寇徐公
予告里居者殆將一紀守獲師僚屬以歲時朝
而事之公頎然山峙洸然淵渟有大臣風度屆
于歲乙巳在禮年且杖 國焉因念不佞甫通
籍羌戎先是有兵端公方爲御史中丞塡撫蜀
于是有三征之 命縣莊蹻唐蒙之所經略與
諸葛武侯之所深入者而一旦底定之爲西南
千百世便利皇皇勞績 天語赫赫是時公蓋

以武功顯矣及晉貳邦政贊中樞會屬國中于
夷于是有渡遼之師公所爲畫審緩急晰堅瑕
固不欲勤于遠而務先內治主者愎不任師卒
以無成功是時公蓋以智謨顯矣然不佞時猶
浮沈州郡也已爲郎聞銓曹傳言公郎銓嘗典
南宮試而斥江陵子與弟不登也于是有東省
之出泗上諸侯悉爲江陵丐命于岱宗獨公返
關不報也則公以氣節顯至今人能稱道之大
校公壯而郎銓彊而撫蜀踰艾而總京戎其長

秋官留都也未耆卽引身歸矣蓋公材高故蚤
達公識曙故易退蚤達者其資適逢易退者其
天夙定此內外物我之辯也自不佞獲事公三
年所窺闚公之深而知前所豔說慕頌者皆其
應跡耳公視之無有也歸而一切謝絕端居簡
出日唯以養志于恬合氣于漠蓋始也出則緒
餘爲智畫爲勇伐或握之不可奪亢爲節既也
斂其天眞無智名無勇功咸皈之不可測入于
機王文成定藩亂之數歲而謂在今日處此猶

當盡善吾孔子自敘其所學以十年為差至七
十而始自信曰從心余某聽夫子以此其年而
為司寇攝行相則夾谷之會兩觀之討施為氣
象必更有進于是者何者以其在化之境也徐
公非七十之年乎今天下雖脊脊多故矣龍夏
平播九州攸同衡世者以外寧必有內憂而所
丞則在　上下之泰交　官府之一體此其要
乂在握機于容勿而運化于陶鈞實非智勇矜
名節者所得與也余意徐公其人焉粵昔周召

夾輔亦在平格之歲流言則屏聽告老則請留
要以為老成謀國爾而況公形用精玲神明煥
若詩所稱黃耇駘背以引以翼我
皇上者乎吾見尺一之　詔與百歲之觴昕夕
交進矣嘗以是諗于僚若屬不然也曰聞之在
朝言朝在野言野徐公茲退而處野已出則為
勞臣處則為惇史其重均也曹平陽相齊舍正
堂而禮蓋公固在大夫宓子宰單父所師事者
三人而邑以治是在屬令奈何必祝公之出而

退失所圖乎不佞申之曰憲而乞言老更之事
也坐而論道三公之事也吾曹誠義切憲老而
欲爭　天子容勿之重臣闕陶鈞之盛化無廼
義之所不敢出乎且往者歲甲午公以疏請
上念公久勞故賜以一紀之逸復念與共圖理
必勤以夾輔之徵周召以還同壽同德于今烈
矣僚若屬曰善請述之而以嘉平之壬戌敬從
守為徐公壽

一兄長泰和先生七秩序

成周盛時論士自鄉始其教有恒度不見異物
而遷其升有常敘不得躐級而進始也養之久
而後用既也論之定而後官漢距古未遠孝弟
力田有行義猶鄉三物之遺故士率修之於家
而或曲學阿世壞之於天子之庭者間有之要
其初非真修也是後詞賦與科條設士唯以文
論矣我　明規宋而顓尊經術罷斥百家其敝
也以俳偶為敷文以帖括為學古少俊之士朝
濡毫而夕脫潁無俟養也朝登名而夕拜命無

侯論也及其典一官守一職司功在前執濃在
后兢兢焉務修之　天子之庭而官箴吏治之
所不逮則恣睢桀驁撊然内加于父兄而撟然
外虓于閭里卒往往壞之于家彼其初固未嘗
修之于家也論者以宗法廢天下無世家科第
尊天下無善族夫天下家與族之積也無善族
寧有善治乎哉則古今之不相及也固宜鼎祚
先大夫驟齊魯學政嘗持是以訓鄉薦之七十
子者巳乞歸而爲政於家復以訓族之子弟族

子弟之俊有材者愛而翼之其有質行者狎而
敬之若從兄泰和先生則質有其文固先大夫
之所愛且敬者也先生亦獨引重先大夫而心
儀之往有直指使進七庠之士合試之特首先
生亟稱先生可俛拾一第是時盖巳傾郡人士
而逡巡以游太學則又傾太學之四方人士然
竟爽直指所期也至
今上丁酉而伯子學薦于鄉初先大夫亦以歲
丁酉領鄉薦而先生喜可知也謂吾常勑爾曹

惟黍知是則是傚茲有明徵矣越數年而先生
之子仲叔爲文學高等仲且受餼季且競爽焉
先生皆不自有之卜築東隅絕不入城府郡邑
吏尚不知伯子有父爲太學先生先生一都布
袷躃躃睦澮間饁耕爭席田娠野老若不知先
生少爲名士今有子漸以顯也吾族固素習先
生而先生于宗黨恂恂拊身若不及使人望之
而意消而耿亮端方訾笑不苟取予必嚴使人
聞之而非格七十年如一日爾先生之子咸入

遵德禮之訓而出無所造請有司故凡七十年
之中式其里若畏壘拜其庭若陳仲弓萬石君
若先生實可謂修之于家巳迺不獲如申公由
七十被徵力行之對顯明于　天子之庭此所
爲治不古若者乎意以我皇祖之靈天必相吾
宗俾長有先生以眞修致善族豈直茲二三子
之厚望抑同宗之上願也漢法七十者餔以糜
粥賜以鳩杖先生形癯而神王健飯善食洒步
履矍鑠何所庸是月嘉平其日丁卯爲先生覽

揆之辰翌辰立春越歲丙午貞元會而天人泰
禎符吉谿有開必先矣

大中丞詹公八十序

吾郡一時稱國之元老者凡數公至若爲　朝
廷立綱陳紀揆憲貞度贊大臣之治名實皦焉
以永綏福履咨問延世則今御史大夫詹公也
詹公者曾泉先生初令新建最徵給事南吏垣
江陵有奪情之事業且予假歸復有期而臺省
從輦下連章趣召之是時南垣有其親某子甲

首奮詞獨詹公不可爭之力迺巳咸廩廩以公
郎而具大臣之風節焉于是出僉東臬旋絓謫
藉矣及江陵敗而公入爲禮曹擢廠勳歷尚璽
丞廷尉以荐陟太僕領奉常始趨晉副都御史
攝撫憲者七年以乞老歸又六年爲歲甲寅則
公年屆八秩云公望彊而通籍逾老而縣車于
禮則然癸未以後嘗小迕江陵者輒驟貴公念
爲辛未所舉絕口不談南垣事其用意厚優游
卿寺者幾二十年淹速不入于其心其爲度遠

二協內外察直巳一意輔法而行無所徇然惟
務愛惜人才不爲重劾無所枉初不以風力自
見也其識體曙人言有所及拜表辭不待報而
策出國門之外其見幾明決如此厥後越許公
秦孫公皆秉憲相繼以去寔詹公啓之焉而
上皆聽其去亦以追重詹公也夫大臣體國無
以有巳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要以難進而易退
君子之道也遠近去就歸潔其身聖人之行也
詹公第不欲爲苟去爾誠無所用名

上神聖威靈不測而于公特有潔身之諭匪公
之精白迺心棐忱孚達何以獲此士大夫非進
而朝則退而野天與人固未有進而不退者也
公進可以正臺綱而退猶足以明臣節在朝有
以恢主烈而在野猶賴以維世風或謂公年八
十而骨愈清神益王精爽映徹無減壯時自昔
畢召著弼亮之勛咸在耄格之歲徃者公爲
上意所嚮顧且久寢且大用之鼎小子顧不然
公恬夷端靖無然歆羨而擬公以東山之臥者

非知公之深吾之鄉陵厲浮競攙挖嵬瑰至于今而極矣尚不思得一篤中長茂負寛身之仁爲不二之老者以鎮定訓廸之非救時之務故余願率鄉人士祝天胙公以千百其歲俾人人被其容接若登春臺若游華胥日熏烝訢合于元氣太和而不自知則俗之敝也庶其有瘳乎公所造于吾邑者大矣余聞公嘗以始終受

上知老臣報塞未盡而勑其後以馴謹若萬石君家冢君方待舉南宮若介若幼及長孫任者

悉恂恂儒雅組修工藝業望者皆知爲卿材國有世臣其圖報不益重哉是歲七月曾孫生八月日乙巳公攬揆之辰適與彌月之期會其得

天之豐福汪澤抑云單厚矣佚書有之曰安迺恭巳昌大在自克天蓋地軫中有滄熱善用道者不害不竭殆詹公之謂歟公中外之親多雄望美蔭濟濟翼翼旅進而爲公壽先余鼎祚不嫺之辭發尊以祝豈諗公謙尊自牧無以賤賤乎鼎祚既嘉命之辱敬撫公出處進退之鉅者如右以質諸君子而有所私效于公憶鼎祚[illegible]勺時先太中見公文以爲必峻舉且聞其賢也介而請爲鼎祚師公以弱謝不應卽小子不慧不任教而公實雅不欲以身輕就鄉士夫由是僉賢之言于郡守羅旴江先生今之衣襜襜冠㓷㓷若其將何爲者邪異日之風節福澤安望詹公哉安望詹公哉

壽邑侯日葵鮑公兼祝封太公太夫人序

成周盛時朝而君臣上下家而父子昆弟之間

靡不驩欣鼓儛歌頌祝贊盖泰龢之徵也然猶必重稱壽云周公進兕觥而致萬壽于成王也時王方幼冲則壽固不以年論矣

今上爲御曆嗣服之四十年壬子是當五秩庶邦黎獻虎拜稽首而我邑君侯鮑公夏六月中旬吉日實攬揆之辰紀年甫三十有一比歲辛亥丞王君簿李君尉劉君圖所爲壽侯者侯力辭茲以屬余不佞申前請計侯莅吾邑者屆五年性端材敏所爲惠而教生養而安全之者善

政抑何可僂數至若氷蘗之操羔羊之節則我
朝祖宗以來二百餘載吾邑所未嘗一睹者昔
麗山氏分布元氣孔乎滔乎而鍾其清醇者爲
聖賢卿大夫故清則必極貴而顯清必長年而
壽卽物之清者茖茖謖謖莫若松栢標羽族之
宗長爲仙人之上驥者莫若鶴貴且壽又孰能
尚之天保周家以治内其辭曰如松栢之茂崔
鳴之詩從九皐而聲聞天言誠之不可揜也我
侯之清白自持繇衷達外繇初克終悉出敦誠

不緣藻飾以爾人人深信之而掾吏皆負霜雪
立既不敢爲奸且若將浼焉則廉生威之効也
余不佞奉教久良有所異清者多患刻而我侯
仁心爲質慈祥易直念切如傷則廉而不劌之
用也仁者必壽又其明驗已　國家遵周典以
六計弊吏治首先于廉自余所記識遠若魏文
靖王端毅近若陸大宗伯咸以清介躋位卿輔
問其壽咸百齡則所爲極貴而長年者不亦章
章較著哉三君圖所爲祝侯者在斯矣在斯矣

侯以家庭昆弟遇寮幕而三君以逮諸父舅嚴
事侯則又壽考惟祺福祿是荷之至願也願至
則望深望深則祝頌系之成周盛時殆有然者
夫稽首虎拜以媚我君上者庶邦黎獻之事也
拊髀雀躍以親我君侯者二三寮友及我士民
百萬戶之事也侯旦夕應　召而掌銓或居臺
省邇在跬步猶之今日之壽適萬里者始祝輴
而已恒情凡感德而思報匪特止其身必上逮
其所尊親侯之封太公太夫人名荐顯而年肇

耆以次且將陟九命登期頤何待于筮史余不
佞與三君少需之曰昊天有成命當有代我曹
之報禮在

中憲大夫史翁暨郭太恭人雙壽三封序

堇國史少川先生初　命爲大夫則以子今太
守公守福寧封云已爲比部郎封先生繇奉直
而進奉政是時先生季甫耆越數歲郎出爲寧
國守又三歲丙午也則先生年進而登七十會
國有大慶覃恩中外先生繇奉政而進中憲大

夫煌煌三命佩服金紫矣不佞適李寧國郡司農大梁劉公先予至郡司馬溫陵陳公後予至太守公儼然臨長之吾曹兄事太守公而父事先生奉觴稱壽情也命予一言則以有事服勞職在弟子予小子其敢辭予惟羣情所最欲得而最難遂者莫如壽尊極于君親極于子人主能以三錫九命寵其臣而不能使追畢召之長世人子能以三孤八座顯其親而不能使必松喬之引年夫壽因諸天而成之人者也予見世

之稱壽者類第以其子而推及其親意其人或靡有以自見故無得稱述焉若吾少川先生者固經明行修人也越故多才士咸遜先生爲弗如而先生累都試不售又咸爲之屈先生夷然不屑也及太守公少頴異先生訓之嚴業成而連擢第先生慨噫曰吾初非榮一第也亦將冀尊主庇民於物有所濟而已遂去而方外游猶特精靈樞祕匱之書爪幕見垣之指晩益好青烏若玄女形家言盖先生之學誠多所該洽而

率歸于正皆笑不苟進止不失度望之皆肅然起敬顧就之使人易親即拜大夫封一越裕徒步出入里社道故舊課稻蟹夷然不自知貴也而平生性鮮嗜欲直以約自將予同年楊太史者先生郡人始賀予得寧國以有太守公旣稱述先生質行略如此予忽忽不暇問先生年以今知方七秩矣夫先生之夷然而始不自屑於詘復不自知爲貴者其神凝也神凝則形駐先生之端嚴有度不苟者其持敬也莊敬則日彊

欲淺則理長啓用約則沖而徐盈至若時而天機時而地紀褒六氣之辨恢八紘之觀則吾得坤乾焉造化在我安所庸問年哉故君子脩身以見於世而道之真以治身壽抑吾自致之乎某舉太史言以諗諸兩公司馬公作而曰余閩人旁習太守公福寧之善政在人耳也逮廬人閩獄所全活數百人無不驩欣祝願者祝必仰而効華封之多壽俯而期于公之高門吾固信先生之必壽也司農公曰余來宣太守公有黄

池撤關之舉蓋榷關也榷歸之于湖而瑺使郤
諸境上至于今商賈若林舟航若梟雁其百千
萬人驩呼祝願殆視閩有加焉且彼閩僳也茲
則一郡之良彼顯壹宣　天子德意而求之生
茲則亢不可得之　天威而拯諸溺難易殊矣
則其報宜厚吾固信先生必壽后必昌阜也不
佞某聆之廼嬰肸前吾近睹吾滇榷事而偉哉
太守公之撤黃池關也民則芘而主則尊且有
以承親志焉予刑官郎太守公讞閩而予竊得

用刑之意矣則皆先生遺訓也異日太守公躋
三孤先生陟九命而薦年期頤其說壽要不越
此予間聞母郭太君與先生媲德駢美佐先生
訓太守公不以慈廢嚴亦繇太宜人進恭人是
年稱老矣猶有三丈夫子侍于家太守公數迎
養不肯就曰吾啖海錯而甘之烏用損官厨梨
栗乎宣志士之毛惟梨栗太守公廉雖果蓏不
易入二人者喜而故啁之先生懸弧之辰月在
午而太夫人前期貞于孟陬然必侍先生而後

中慶典禮也予小子敘次其言從兩公稽首三
祝于日太守公東望海氣五色冉冉上爲雲有
奮飛之思焉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伯姊麻太夫人六袠序

余母恭人舉三男一女而姊居長今獨吾兩人者存歲癸巳中冬十八日姊年登六十余且年四十五矣當余生家太中方給事同省郎持牛酒賀戶外輪蹄日相擊姊代主中饋猝嗟立辦

賓御霑洽問知繇姊則衆固已賢之及歸麻典客君得之時余猶呱呱嗁也凡吾兩人所似者有四而余小子所不如姊者五姊生不必頎而志慮清明余短小精悍姊性爽朗不爲敵子戚促態而余亦表裏洞達無他腸姊習詩魯論孝經誦皆上口於中壘列女比擇益詳余多藏書枕籍食飲是物也姊堅坐夜蟬連至戌不休余胠篋炳燭輒達曙不告勞其所不如者余淺衷易動姊有唱廼和沈幾重發則燥不如靜疏節闊目莫如余故闈緩歷事姊晨興手葳類綸碎而米鹽繁而錢布近而竈觚遠而畆首悉躬自校量嘗考仲子之宦寀曲面勢工倕稟成此非獸其才而已則墮不如勤余輿服燕饗不能無崇飾而典客君數世以來齋用故饒姊豐外而約中不貳篋不純帛則奓不如儉比余好內典修佛教或尚虛王質廷尊姊直躬任運不復信禨祥禱祠之屬則拘不如達余用文繆負名廼鄉曲反鮮譽聞以外無能名姊者而并有范梱

有模內言不出女德固然則華不如實其似者在笑兒聲音之間其不如者在蹈履材術之際余小子良媿已而至循余姊所得於天者無論余小子瞠乎其後蓋世所希覯焉先太中首抱姊母恭人殊愛之倍於子當爲婦而典客徐徐于于焉安之贈君與陸邢二太君以冢婦姝愛之倍於子叔幼而孤姊從典客親撫而訓之並文學高等司勳成進士則典客見背之明年耳又九年爲辛卯而姊仲子領鄉薦伯子籍成均

亦各有子之子夫語親則篤語儷則良語叔姒則終義語徧續則亢宗無違色無逆境無衡慮無債謀不抑亦聜乎備哉彼尚論虞孝必引其年衍福箕疇壽居其一要以儉而蚤服德之共靜而常出生之徒實則游無窮之門達則恢無間之域不蠹不腐勤之効焉余姊所自爲壽者鏊乎大矣即巧歷安能竟其年故曰人非天不因天非人不成天人參合其斯爲善之善者乎余族諸祖及諸叔兄弟以紀甲歲惟一周是月

也一陽來復周而復始於令叶矣迺畢集而爲姊壽則長者先祭酒其言曰左師有云愛女者祝使無反言欲其宜也自女字于麻而陸太君分惠之聲有宜勿替也邢太君不知非其婦也事典客俛然其若不勝也叔若子既顯而歆然其不與也內外宜矣是宜壽諸兄弟率諸子進曰必敬必戒夙夜無亹爾禰爾嫛無遺我兄弟憂而忘父母之言兄弟宜矣是宜壽姊介二子以旅酬而使應之曰嗟師氏失職彤筦久湮世遂有挾其宗而撓其家而爲之宗者復樹其頹頻翼之羽毛肆爐恣驕尊巳擅制其卒也惟家之索亦承宗之羞交相戾矣女受教而字麻者凡三紀稱未亡人者什三以庶幾免於大戾也今茲之集女庭有三世父黨有五宗寧惟女能諸長者及二三兄弟實榮施之因相與誦大姒之徽音諷魯侯之燕喜振塤篪之合奏祝岡陵之不騫酒酣樂作而禮成余小子感姊言之有維類風贊順道也稍籍其語授二甥兼述余所

媿姊者以志吾過

新都吳母六十序

新都在萬山中懸車束馬始莅其境以故鮮兵燹之患多閒右族其人悉化居四方垂橐而出捆載而入天下之富必歸焉然亦時時頗攻古有士君子之行今所稱齒繁族最富敵國者莫如溪南吳氏余往與吳氏交遊顧獨未識松溪公松溪公賈而隱者也自其王父賈松之上海凡三世矣至松溪公與楊孺人俱修業益專壹

松純帛布枲衣被寓内海物雜錯稻蟹甚盛松溪公善相遷貿繩繩不絕而孺人有心計錙銖不爽筥笥筐篋持葳蕤鑰若若也即吳氏多上賈松溪斟酌其間貲以漸饒孺人生三丈夫子請于公屬伯仲以什一襲賈季通誦學儒盖吳氏人士近累以經術顯云及松溪公捐賓客則孺人猶總家政嘗召諸子語之曰自吾與若父居上海而習覩于海之勢當其澔汗澎湃浴日浸天望之莫見其涯然竟流而不羨積而善散

者則尾閭洩之也夫財猶水也田弋狗馬柔曼遊觀博簺諍訟所爲尾閭者何有既乎諸子每歲時伏臘御板輿奉孺人還里居居環黃山帶白嶽諸婦侍孺人左右孺人率與語若不見山之義乎能藏疾故能成其大不辭土壤故能成其高吾生平米鹽醯醢瑣屑必親無敢棄於壑誠計土壤之屬也而于臧獲奴客用嚴以慈有小過必掩覆之亦庶幾藏疾耳余私受之心石吳君者如此吳君亮直不妄言足信今年蜡月十二日孺人春秋六十高矣心石君十餘曹者客金閶與雲間相望孺人子有姻婭友善也適余來吳介程生彥之請余脩酌者之詞昔之善祝善禱必歸諸詩其曰不騫不崩言山也如川之方至言海也即孺人所垂訓諸子婦取喻博矣吳君方壽母海上東海之棗如瓜桃如數斗大食之可後天而老黃白之間倒景去地四萬里沆瀣雲霞之氣可拾而餐所爲壽于孺人頗夥夥何俟余言之辱心石十餘君則謂孺人示

諸子婦之訓昭焉日星足爲家範也願敘次而登之軸兼以侑萬年之觴余不佞敬諾

唐母張孺人壽序

夫女德不外見在紉緝饋餉之間無專成無遂事故宜于咏歌風導之文焉然劉子政傳列女雖片詞單行錄之且多紀擬何耶又况於識行超卓近著耳目而人莫能名者其德不亦甚鴻鉅哉余與某君游有年所大而皇帝王伯細而豉蠡鯤鮞靡所不諱亦靡所不合間及女德則

亟稱其鄉唐母張孺人者云孺人廼篤耆唐長
公之元妃通議唐公之丘嫂唐子之禹之嫡母
某君實其從壻也盖當孺人之婦于唐贈公已
蚤謝賓客通議公遺腹生無何亦失乳獨恃長
公一人所爲調劑周還而長養嬰孺伊誰職與
長公性溫謐好恬愉孰與堪煩劇而縷悉屑也
則孺人之才可知矣及通議公起家歷司勳郎
未敢兄若兄而嫂若嫂凡國政家事猶必禀命
而行司勳要津而通議羔鴈無所入處官幾三

十禩產不益初然亦不以苦廉過減是時也通
議日勞宣於四方猶獨恃長公一人則孺人之
才又可知矣通議之壯年而陶恭人卽世一女
榮榮孺人復母而女之壻某君不異於兄之子
及粵西之使車不返而貌爾子遺惟伯父伯母
是怙依撫之鞠之訓之作之內之義方而敏于
家督長公已老非一人能獨任也則孺人之才
又可知矣而孺人又不自見其才以翔奇不自
有其功以責報穆穆焉逡逡焉大校務詘已以

羸衆執虛以游於無窮則所爲人莫能名誠得
道之樞者乎余竊心志之比秋某君在金陵言
孺人將老而傳子冠有室斌斌都雅足傳矣曆
紀乙未星殷仲春月躔降婁之次是其期屆期
走書武林屬所以修爵且申以吳君韓君貢君
之命三君與某君皆館通議公爲友壻焉余惟
易有之無成而代有終地道也妻道也孺人少
而攝姑之職以當爲舅長而攝妯之職以當爲
叔老而攝夫之職以當爲父其代有終者耶夫

壽者受也謂有所自受之也又酬也天之所以
酬考祥也孺人之所自受也弘矣卽不責報天
之所以酬孺人也必厚且固七十之年猶初日
之光耳雖巧曆安能竟其算乎余逆守史局嘗
有役宣城某君饗余書帶圍于席識通議公余
聞通議少孤有叔平野公食而能教通議終身
事其叔如贈公既貴報之力如恐弗給長公張
孺人復爲托通議之孤可不謂有家風乎而長
公於通議貴時布衣屝屨浮湛閭里初未嘗有

所借資嗟乎先正先生之不可及類如此釆風論世史氏事也余并得而敘次之以質於諸君爲孺人脩酌者之辭而副諸公官

彭太孺人八十序

瑯琊間有彭博士先生先生豐頤廣額目煜煜有光望之知爲名家子而工古文詞譚天下大計注射不休鼎祚繇吾黨事先生先生語語延安公遺行則語語太孺人矣蓋當太孺人歸也延安公方食貧卽其袂艮頓巳謝綺縞椎布操

作而前而延安公卽食貧好行其德于鄉孺人時時執女紅親絣繲洗佐之使延安公自忘其食貧也而又不以貧故格其仁巳稍貴爲兗州丞從濟南郡而孺人並從度延安公以廉白顯奉入不繼則時時執女紅親絣繲洗佐之至手爲龜亦自忘其非食貧也而又不以非貧故閔延安公之誼不佞蓋咨嗟有餘慕焉間者得與太孺人孫孝廉君游清蔚韶令言則稱古兩司馬而後叔皮孟堅直庭內事其玩之於股掌而道之於志意迺益徵孺人惠而能教矣梅鼎祚曰是歲閏余之月太孺人當稱耋云耋者言庤其老至也而孺人弗耋也覩于今女德不振而陰教衰嘗私竊慨之夫以太孺人之共婦道者若而年婦其婦以婦人婦以孺人之崇母儀者若而年母其母以母人母其言不越於閫而聲載比閭之口其算不制於天而身寄造物之權是所爲孺人當稱耋而弗耋者也而博士先生嗛嗛焉以不獲大官之餼綸綍之章寵我太孺

人不睹夫念王事之靡盬而歎從事之獨勞者乎寧與夫上下九折畢于卭而遠于其子無寧與依隱一廛庶幾庳隱不廢君仕不違親篤于子而無失于其臣者也余聞孺人在濟南時過其守太夫人邸中諸夫人佩玉珊珊也孺人著簪而菅屨諸夫人寔中媿孺人卽孺人八十年于茲矣其著簪而菅屨自若爾曰吾營夫盈之蘖虛而損之爲益機也博士先生以文詞起大江北所以承大官之餼而貢綸綍之章以寵太

孺人者將屬之孝廉君太孺人若孺若嬰善事翔集則古謂天道猶酌者乎彭氏家世受易太孺人不論易其取効盈而不虛弗損益之故且用易矣

萬母趙孺人壽序

古言女德不外見然周治亦古矣摯隆極盛而生民之詩歸本姜嫄厥有任姒迺繼徽音亂臣之目九人而巳夫有陽政必有陰教猶之月借日以爲光而要以代明仔日水柔物也神聚于

萬族莫不單其利盡其幾者以水之内度適也余少與瀫江守雙橋萬公評隲今古劇談皇帝王覇之略而于女德尤敘致之唯恐後巳同舉于鄉瀫江陳夫人尚未生茂才君趙夫人生令佐憲君及瀫江筮仕松谿令松谿故八閩隩區絲枲罽毳綿麗甲天下令茹蔬吸水無所入諸槖兩夫人日椎作織絍以爲常曰吾無所用彼綵麗也而瀫江材快利所鄉不留行兩夫人謂割者不全時時以烹鮮置嬰之說進以故令廉

而不劇用最邀延平棟寺在南號開曹爰書不晨而決輒乘一欵段就城南諸古刹尋六朝遺跡性好弈二三大夫相過從長吟引滿六博間作供具旨腆悉出趙夫人手而奉陳夫人於逸燕以故延平有好客名因以才趙夫人及公之出守瀫江也遠在萬里外時封公朱山先生年近耄公不欲以大人之遺體而蒙犯箐烟苴露困不行朱山先生不懌也孺子不聞經九折坂而叱馭者乎公遂留諸夫人侍養而先生竟若

忘瀫江在遠者則夫人有爲之子者云顧公終戀朱山先生投劾歸未幾捐賓客而朱山先生竟若瀫江之在左右者亦孺人以也先是瀫江公復納金夫人新更有所内頗甚幸夫人又于于焉安之夫女德莫善乎有容加以孝敬勤敏婦順備矣越十五載爲萬曆乙未蜡月女史紀年是維六秩會長君以佐梁憲過里開稱萬年之觴茂才君事其母如母也者諸孫蒸蒸岐嶷夙氣日上萬氏夙以禮義相先肅肅雝雝直庭

內事余從孫某及敦若綿並締昏二君問所以
爲壽于余余惟天諶其家而焞耀宜朗之非獨
其主德茂也往往有以曲致之于其內而猶必
豐㴱其胙蟬連其歲月以坐觀其成而食其報
萬盈數也其始也備百順其旣也獲全昌則自
受姓之日命之乎夫有國最稱久遠者惟周僅
年八百世如京兆博陵瑯邪平原之屬歷數朝
曁千載而後益熾要未嘗不化昉于閨門將肵
在國者猶著女德之所關豈渮淖淺鮮哉麻姑

在郡之東鄉搏手丹砂可立致嵩嶽在大梁部
內三花八桂森然二室間長君率茂才所爲壽
于夫人者未艾也余復念澂江公年不副德洒
夫人駸駸躋上壽所謂天道猶酌挹此注彼者
耶三從孫雀躍而前曰長者壽趙夫人而念澂
江公無忘故溯及于萬盈魏大無忘先推及于
挹此注彼尚消息盈虛天行則君子之言也請
以是爲夫人壽且登之彤管以志女德需　寵
命而眞夫人于期頤頤更端長者

瑞應屏辭祝殷母貢太安人七袠

吾鄉習稱壽壽必以辭其辭登于紈素而衣諸
七仞之堂或塗金或組繡煌煌乎奕奕乎盛矣
至若副墨而列屏則自祝殷太安人七十之年
始盖鄉先生少莊殷公者廉靖端亮人也以最
禮曹厥妃得　封安人云夫士大夫其始亦皆
欲姱節砥行自謂孰與殷公賢究則庳者赴利
若鶩翹高者赴名若掩獲率無能盈願焉何以
故要以其內計重爾盖內而最近易暱者莫如

歆陰性主利務厚積坤象爲文務芬華所豔慕
在褕狄之飾豐腆之饗所籌畫不過拓廬產以
爲子孫貽而士大夫旣搖于俗之所共趨更惑
于情之所近暱故進則仕宦不止退則造請無
厭聲實隳矣卒之多藏必善亾藪利必府怨終
始鹽矣當太安人適殷公則公爲諸生居約也
前有子巳公魁南宮令海寧徙襄城用治行高
第　徵入備臺省而公頹然不居也緣是再出
爲新喻郎南銓典婺郡而公夷然不屑也數月

引歸矣歸則闢三徑手一編于翳然水木之間而一切杜府寺之軌余見終殷公之世田無東畝宅無西益表間無片石詣門無雜賓雖殷公持端廉躬自有之乎然而其內計輕者實安人以也先是公所稱子者儒而夭娶以貞被　旌在安人舉有子復爲公置如夫人者三人前後舉子女十餘人冢孫舉有子仲叔以文鳴少學季子冠而舉于鄉且各治一經所謂直諒有父風而文章得其一絕者也安人往者秉心壹而

用愛均人以爲樛木之誼鳲鳩之仁曷克踰此夫彼中外思以厚其藏而卒亾之且以隳聲實迺殷公若安人無所貽諸子修其業而息之且以叶終始不足爲士大夫監乎安人方食仲季之報未涯也殷之先命于玄鳥興于有娀由內德也世作求矣歲癸卯臯月十有一日爲安人設帨之辰安人先期誡諸子毋通謁毋內幣曰吾七十始滿而痛若父之葦越下章也抑安能獨舉若觴于是諸子拜手敬謝客顧門內之親二三君子不敢當賓客禮而稱通家子或壻及余弟慶輩念鼎小子少嘗辱殷公賞識特樹屏以授書梅鼎祚曰班伯宋弘因御幄施屏風畫列女咸引經以儆戒固知內德之所繫至鉅且遠也又聞之紀亮父子並顯仕朝著其主賜屏風隔坐人皆榮之則諸子異日事耳屏以代軸希舉也夫軸有卷舒屏有張翕初安人以慈儉佐殷公之端廉意恒主于卷與翕而張與舒則取贏后人此物理亦天道也其義曲而中其用篤

而鴻二三君子卽無重布幣而以是修酌者太安人庶賑然醻乎昔有鏤瑞應圖百二十事于琉璃屏者惟象物而已夫今妻壽毋家之瑞異日者世臣公族　國之瑞其爲應孰章盛焉請名之曰瑞應屏

伯姊麻太夫人七秩序

往歲癸巳余姊麻太夫人行年六十月長至十八日中外親以次爲壽莫不爭頌鴻臚公之具質行而治內有令妻贈承德公之積功累仁而

承先有賢子婦鼎小子偕族昆弟子姓拜于堂縈兕觥而歌燕喜晉于以樂焉閱十年所爲癸卯太夫人之稱褒者進六而七矣鬢黃澤顏加渥丹夜丙尚篝燈能覼縷頭字而親授諸孫女組繡也顧其意雅不欲若鄉者之名爲壽是時伯子由參軍需次天官名其仲子而預戒之仲子嘿嘿未敢應太夫人復正色語之曰癸巳之役吾子娘在膝下二叔在庭閒翕如融如曾未浹歲二叔及汝娘相繼奄忽兩姒亦尾予稱發

吾于是知美器之不易居而盛際之難恒也自今以往庶惟恬澹以養志和平以養福而已吾老矣老而傳之若曹者此耶仲子唯唯二叔者爲鄉進士其爲右方伯其皆少孤爲太夫人相鴻臚撫而教之者也而余嘗見二叔事其嫂如母有馬新息之風然仲子意猶未已也私述其語質余于客坐余矍然起曰此子母夫人之所爲宜壽者也夫履美盛而潛有倚伏是謂審幾而防微已既裕而軫及叔發之多艱是謂厚黨

而存恕其性爲恬其味爲澹其節爲和其度爲平論天下之至德者孰加焉而太夫人欲以此老可用永年欲以此傳可用昌世引之弗替行之無疆宜壽矣宜壽矣仲子復請鳳兄弟所爲壽母者何居余已坐作而曰周書有言有藏之約行之行萬世爲子孫常久者乎則太夫人之所舉恬澹和平至言也夫于世有所醲豔而羶慕焉于衷必有所懊忮而乖戾醲羶者恬澹之反而乖忮者和平之反也子行且爲南宮對

大廷以漸躋膴仕將境日以醲情日以豔儻無忘今日言也以此游世孰不曰藏以此錫類孰不曰孝其爲母夫人壽者有鴻且遠即一日而盡九等之　封參五鼎之饗不泰于此矣更爲語伯子輦下脊無庳參軍而鄙邊徼邊地多榛蘇貂鼲珍腴其務自廉靖以奉若母之所爲養志與福者乎仲子唯唯以其語具述太夫人前太夫人徵有愉色曰是非祝老婦也祝我子若孫於千萬歲無有害者也余昆弟子姓聞之遂旅

進而潔兕觥歌燕喜如癸巳故事仲子退與兄驥之子三言屬予墨客卿張之屏以代書紳亦以介眉壽而代彼裂綺塗金者遵太夫人誠也

天台令胡母蔣太夫人八十序

昌黎有言湘南山水勝于駱鸞及范紫微出帥廣右則謂桂林風氣清淑習俗淳古玉筍瑤篸千峰峭拔為桂海虞衡志以侈之周西南一靈境也余不佞嘗一涉越東與天台接霞標雪霤丹闕瓊臺又東南一靈境也然而磅礴幽隩氣

厚脉深九芝八桂上藥出焉故其人多壽去之三紀而余娟有簿天台者其適寓余天台勝紀且言其長慓自胡侯之善政而侯實籍桂之湘源湘源則桂之望州人文之淵藪余所識舒大司馬太史諸君子一時著駿瑋之聲胡侯少而即稱異于其鄉為先達所聳異其來令台也台方苦徭賦侯計以版籍不定吏胥緣作奸耳為之鉤校其戶口疆理其土田于是貧富有等而勞佚均國課以裕台故雕劫益困訟侯為之申

文誥簡爰書間有兩造片言立剖使各極其意而亦不盡其情所稱永利遠猷士民爭謳頌而愛戴之者邑城南文溪為閩越孔道往以竹木泭善崩數費侯造舟為梁縻絙以鐵初不費公私一錢也台文學與旁大邑埒而士拗預薦侯據形家言以廟壇直城闉非宜遂力為之徙當所王歲壬子有登鄉書者此其棐忱乎亮要有所格矣迺簿復亟言胡侯精吏治能舉其職以致當路者之嘉歎引重盖本母夫人蔣太君之

教太夫人就養縣邸也侯朝問寢而出夕聽政而入必日詢其行事何若且奉能仁氏之戒尚慈務恕罰十以上侯必具以對每日詢所平反幾何而侯性至孝台海錯珍瑰饒甘旨之供顧太夫人不時御曰吾不忍戕生類而用官物也雋不疑陶士行之母何加焉今年秋孟月太夫人年登八袠侯三載考最拜　貤封之寵錫與時會簿來屬余詞以祝且賀胡侯生與宦並在南國之靈境所謂上藥八桂者貫禺與台嶺均

有之湘山無量壽佛之所處天台殆五百應眞所游化其爲太夫人壽者亦旣富矣歡欣抃蹈人之輿情調暢祥和天之喜氣聚百順以事親者非侯耶大順之極緼爲大年是昭昭者也安竢求諸寂寞之濱壙宦之域乎簿感胡侯之覆育推詡也有傳太夫人之訓曰同官爲寮同處爲幕皆　朝廷之一命若家庭之羣從也夫卽此一言太夫人之慈愍仁篤體物隱而恊天心足以迓庥于無疆之算引熾于勿替之胙也宜

哉宜哉

韓母狄太夫人六十序

以余觀韓母狄夫人豈非與高陽氏升降而爲天所廸篤蘊崇以紹明世者哉顧跡夫人所履遘亦殊不易焉韓在淳湖猶屈景在楚衢州公承其先觀察之緒並射策甲科執憲典郡秉朱輪者兩世何隆隆盛也夫人則衢州爲郎時嬪于燕是時陳夫人當室楊夫人自大歸且復也夫人介其間不靳咸拊身下之委濡隱約叅餘

胥宇而左右之以及衢州殉力官下夫人年二十七爾君陳生就傅孑焉勑躬抗志稱未亾以勒遺孤此一時也仰有所制俛有所閱釁不在外則銷弭之難政不操已則斡運之難夫人特從頌處之夷險如一順以相保夫卽其槪柔而立貞而共食而能教昭惠而克勤夫人之懿美備而用於韓不可謂不効矣余所聞益猶以度勝焉當衢州居里質于盜夫人從他所計潛擁護公且厚斥其橐裝已所居燔君陳方呱呱泣

措炎熛鉤棘中衆莫誰何夫人獨直入篡取之又勸公勿盜詰此詎直有膽智應猝而已君陳長與仲父析箸廉取用讓名有間陳夫人以素少恩者君陳嘿不應奉之益孝謹其訓御皆自夫人而夫人以陳夫人有末疾率時其起居湯液盥滌必親視宗戚問遺雖餉婢獲與接席夫挍之變故而不驚歆之脂膏而不潤耦俱無猜履泰能降是寧淺衷陿度者勉而可今都人士博聞好修無踰君陳然蹶於八試京兆矣夫人

甚安之曰焉知非福君陳藉是以自寬而仲父子璧哉起家郎司農因以交勖焉韓與周同姓任姒徽音實肇妃篠逮宣王側身以圖中興迺姜后脫簪珥佐之故知國家之闢造英誼之纘戎必有內德焉以專受天之顯命式以振式微迓引明惠之胙弗替也姬過其曆安庸卜年韓之有秋夫人固誕天所惇廸蘊祟以紹明高陽之世阜延呂職而康遂衍裕于其身以高節風厲敎化昺有既乎惟茲六十之年始爲壽里俗

則然初衢州以夫人歸見于觀察公公語其族尊者曰此必有後于韓氏君陳倿數月而觀察以天年終臨華問新婦生邪黃恭人紿之曰男也乃瞋卽觀察有先識抑天殆命之矣夫人性慈儉務分卹故君陳多爲德于其鄉晚而禪誦事大士精虔以里俗爲壽饗禮豐宰割戒君陳母勤賓而牢醴筐篚之是覬于是兩唐君吳生及余兒輩敬如約董屬予鼎祚以一言進然亦非夫人指也觀察公與先太中同籍舉余爲君陳僚壻女適余兒子好而內爲唐君姊吳生姨之子故敘術其事得詳贍壽之期歲徒維涒灘其月阜其日庚戌日躔鶉首之次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四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五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序

徐太君蔣老夫人六秩序

花姑山之東鄉先生有兩徐公者一時挺興長公則卿士所稱覺齋先生者也先生起家于莊皇帝之戊辰歷位光祿勲以清譽著聞方駸駸乎嚮用次公爲實齋先生迨晚達起家于

今上之戊戌令番禺有循聲頃以疾請徙官博士終廣陵厥美未究識者盡焉惜之初次公北對公車遊太學予適爲同舍生同舍多南人士率不無分心内顧而次公獨夷然專壹修業問其家曰有吾婦在是時封大夫年八袠高矣次公每念吾何可一日而違養吾親已覆自念曰有吾婦在於是予私臆必材婦且必賢者乎所稱蓋今徐太君蔣夫人云太君有二子並文學高等子從兄按察女爲冢子婦因更習太君則謂太君性勤愨攻苦茹淡巨若庾庫細逮米鹽必親筐篚嬴縮必中度尸饔雖客最下者必豐腆膏膋薌萁之時薦必虔封大夫老也安少姬諸子婦皆巳長太君由介婦曲事之以順適其意而封大夫益即于安以益成次公之孝予於是前在北所臆者益信頃予所聞太君猶異焉迨戊子次公之試南闈也業有舉之者屆期誤署濡須某子甲事聞至主者褫俸次公亦怏怏虛望而太君則爲婉容慰藉之及次公舉南宫

上第也太君殆自如無揚揚得色彼令其妻覘吾舌存否要其妻有不足者也而金多官高俯仰抑何頓異耶孔言之毋出而賜毋入而藏則太君不誠異乎哉次公郎博依是務其旁力足使其家饒更精禛太君以寛渾剸之時時出橐以周其宗戚閭閈夫陰主利入而不能出者其恒蔽哉而易之坤象曰爲吝爲布太君不棄財溝壑亦不肯蹛其財自封乃闇與易合也猶足異茲歲艮月日丁卯星直女從兄以太君之年

及耆吉子尋繹次公生平之於學厚積而薄施之於位去競而處恬之於用力奢而饗狹之於笇長筴而短造其所餘不既多乎夫挹彼則注此俛前則昂後此天之道物之數也且諺有之日不薄町畦報以朱提世固無無因而至者蓋人願而不必有而天可致之人者在乎親願而不必有而子可致之親者在名夫以是槪太君以顯名無窮引年弗替也則道之所符而數所必得者乎夫祝生於期不期而然焉復事祝矧

是戔戔者辭爲哉二子伯若士仲雲逵外朗内潤公輔之器也花姑山名志佚載一名麻姑有女僊之千歲遺蹟焉

後母徐孺人六十序

夫内行豈不以孝睦貞順哉或有秉丈夫之質桀智謀力斷握數用權則世必憬然以爲新聞而翹然以爲可覯不知新者徊即爲陳驚奇者衆卒歸爲常始焉固不勝其好既焉亦不勝其厭故曰絕之義反乎繼恒之道爲可久爾余晩而尚論益循本近實於女德猶斤斤也葢得之後母徐孺人云徐孺人者納言陵陽先生女也先生有三胤子而孺人生居長納言亟愛之擇字焉是時邑中有後次公以處士之義顯因字處士子太學君節卿太學亦居長字之日納言業爲南曹郎先達先生率吏廉畬具約孺人姝無歓色也翁若姑初不以貴家女廢婦嚴姑特下急不無時過督而孺人無違色也又覆得其驩及此二人者病數殆孺人前后皆刲股以進

太學君簡靖不樂仕進即少遊鄉校有名洎如也家故素封君且屏不問悉孺人爲政孺人材慧給鉅而賓饗祀饎必豐絜纖而膢腊絲絮必躬親若遥而畝首畛介圖畫在掌領必質太學然後布令處士公之業日以息而歲有羸則佐太學君務振貸不盡腐其財余少見節卿肥白如瓠至望艾外澤而中乾有未疾瞻矖居起頗甚困二子左右就養無方嘗藥浣牏凡四年如一日而祈祝以百計筳篿芭舞幾傾其槖之什

三其後有女侍言孺人嘗七刲股以進始知以
四年延者固有所潛格之夫孰謂神道遠哉余
時從戚屬中聞其槩巳二子與余遊稍洽問之
曰信獨刲股事孺人祕不使聞也余竊私籍之
二子者我端康成也經明行修稱有子家孫且
授室之明年丁未孺人蓋春秋六秩矣二子計
所爲奉毋孺人壽者孺人召而讓之曰若能起
而父並舉若之觴乎不能則吾自今之年以逮
百之齡皆毋生耳古婦人婺而曰未亡人者何

遂欷歔涕蘇蘇下霑衿二子相對洗瀾罷策之
舅諸舅以甥寧養志而巳我曹冀將以一言代
牢醴或得請徐君伯仲繆屬余不佞余直舉鄉
所私籍者略詮次而申之曰跡孺人孝睦貞順
備矣要亦女德之恒而事存本實政不出壼自
安其常弗揉其性以此澡行以此引年一致耳
夫金芝之秀玉英之祥不恒有而徂來之松泰
岱之栢恒有之然動以百千歲爲春秋者松栢
也彼其恒有者久也善祝者之詞曰如日之升
如月之恒夫日月常見而光景常新亦以其恒
也孺人始者猶之扶桑之登成覇之育循緯周
度何有旣乎言旣具孺人之如子永徵語余譽
呱呱而孤毋少寡俾孤獲以有今日而完吾毋
之節成世父之友翳伯毋是賴于所籍者遺之
耶鼎祚因追憶次公有兄彥洙者以長爲家督
數十年尺帛一緡不入私室先大夫極重其人
則後氏之敦倫勤類殆有所繇來矣

從毋楊太孺人八十序

今歲巳酉春三月日躔大梁之次爲從毋楊太
孺人八秩誕辰于時子若孫若諸娊諸曾赤紱
青衿韶顏稚齒凡四十餘人稽首壽內庭吾宗
子姓若戚屬若疏屬凡數百餘人稽首壽外庭
里俗壽者必以酌酌必以辭二三長老進鼎祚
屬宣言於衆而質之曰我從父南川公之號素
封也昉銖兩迄巨萬此誠非有大計畫精心不
能然亦非一朝一夕之積與一手一足之烈也
太孺人實贊之始而代有終先是陳太孺人生

自鄉習勞善治家太孺人則胄故千戶族姿首明豔若不勝紈綺及歸我迺即椎布力作有德燿之風難矣衆曰然太孺人舉子三偕前兩子而五也撫之如壹無許語無違色間有之毋孺人寧詘所生而申所撫以務衷於平諸子因克咸適其分義有共睦之稱難矣衆曰然吾曹生晚而居遠者尚不知五子異母也南川公爲愚溪府君少子太孺人時合五姒焉夫女貳則睽耦俱則猜迺孺人俛仰其身以備致孝養而舒

急敬倨悉宜其人蓋堂戶之間謐如也猶難矣衆曰然夫人情由約而泰則志高而意廣彼固欲有所償其不足也太孺人婦而毋毋而祖祖而曾爲大母享鼎盛而胤蕃衍不以豐嗇殊其操不以燥濕易其度其志意若有道者耶衆躍前曰太孺人之所爲壽在斯矣在斯矣夫辟之酌焉有受一石不醉者有受數斗者有濡及升合者有餔糟歠醨而酣且噦者何以故量定故也太孺人之受其無量乎無量受則無量壽矣

太孺人嘗遵瞿曇氏之教嚴大士者也初余有所質衆謂然也率進觴太孺人太孺人立釂而穆然有深長思末遂反觴鼎祚曰子頗善言乎未也吾聞之小年不及大年小年謂其身壽也大年謂其世壽也吾眊矣庶以永世世有吾子諸孫曾耳老婦其何年之問焉鼎祚竦焉思惡焉媿從仲子儲以質于諸子曰噫嘻何太孺人之言憂之深而慮之遠乎余族以耕誦傳業而吾父始以甲第起家至於茲少者好游間飾衣

馬雙鬟侍左六博居右若等一切絕不爲而籍士者勤一經以待舉不且握奇贏循田澮以貲雄可不爲賢子弟哉雖然吾有所爲賢者慮也世以能致富貴賢富貴則勢有力而無所以將之儻一加于宗戚以殫殘我祖宗之遺脉或恣於鄉閭以陰埴我子孫之怨府其於太孺人之深長思以永世世者誶之誶已故孝子之事其親即歲百千祝有必至之期抑惟行道揚名垂無涯之竿欵器之訓撲滿之戒皆以防太盛也

其殆太孺人之志念以無量受者乎曷之哉

嚴母戚孺人六袠序

傳言女德不外著著以其夫若子即　國家施封之典率由是道然以恩澤務廣名實多淆故能佹得之于甲令而不能終揜之於里閈葢其眞也余少莅郡乘好稱説閭里細行佚操於女德猶斤斤焉葢其難也已余友蔡子徐子及內翰唐子劉子若貢子麻子輩則亟言嚴太君戚孺人云戚之先爲交廣方伯遜孺人蓋崇德丞

繼槐公之妃而時敏濬初四子之母也有以孝敬言者曰孺人之初歸嚴也適二姑嫡姑且卞急新婦事之並得其歡心而父內鄉公當病革子稚甫七齡指所貯積語孺人此徒果族豪腹耳女擇便利自取之有舉篋進者孺人屏之去曰女誠孱不克如李文姬之存孤奈何扼其吭而奪之乳乎自是豪者慚懅退孤卒以存至若奉兩家湯液滫瀡必親奉先祀潔饎粢俎必肅也有以勤儉言者曰內鄉公方嬪女家故饒盛裝飾孺人一切謝椎布操作有德曜之遺風及嚴翁以寧德簿終宦貧斂悉借縣帑崇德徒步奔赴閩則孺人居守無所入脱簪珥營汲爨不給以女紅佐之茹荼食蓼晏如也有以言孺人慈和者曰孺人秉內政課臧獲而息之責其成而時其饑飽均其勞佚以致妯姑隣黨溫且惠若飲醇酎而沃春陽也余次第領之逮今歲甲辰夏孟月望之又九日而諸君以孺人六秩之期來告子猶存昔者言耶尚願子掇其凡以爲

太君祝余約畧臆舉之孺人之所爲女德備而其所爲壽抑備巳夫語長生本老氏今孺人儉與慈非猶龍之所稱寶乎而勤則流水戶樞之喻所繇以久也若孝則天之經地之義天地且考祥而効順即百千歲無有害司命抑安能制其算而隸首能定其策乎顧余旁聞孺人晚而頗好佛諸佛誕日必持齋誦經然於尼媼立斥之曰此口頭禪耳噫今士大夫多譚禪稍攻苦澹爲名高以游致貴顯比比是也孺人之于禪

深哉夫禪而無生之與長生若異也然唯得無生之指而後能長生此其指誠要眇諸君之爲祝不以屬名卿巨公侈大之而以屬余小子豈謂余粗習無生家乎往濬初言母夫人嫗其子而莊訓之每下帷諷誦則喜動色或相奕酒輙恚曰爲稚川嗜學性顓愚初不知碁局幾道捊搉幾行故以博稱耳廼者濬初亦欲迫得余一言將以余博雖遜稚川而顓愚近之冀有當於母訓乎余因是聊爲敘術授諸君修酌者之辭

諸君固其子共下帷者也崇德公質行甚具與孺人方並徤飯良步履含飴弄孫又數年必以其子著而　封綸賁及則此足備史氏之采言出里閭其庶猶褻眞云諸君拭目需之矣

張母潘太夫人八袠序

余少紬道笈至梓潼化書凡閱數十化爲子依孝爲臣依忠其人則詩所稱之孝友張仲也緜歷千祀遂以司命之文昌當之此其說誠恢詭不經於理有之者本實茂而枝葉蕃亦自然之符也又言斗中有眞人名孝弟王託化人間夫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所爲綏祐篤敘俾康乂永世以顯庥有遐也理有之自余與張季君彖先友暱以獲游其伯仲及諸子間益信焉蓋彖先有母潘太夫人云太夫人歸東洲公生三丈夫子也東洲公始爲儒直巳務分以處士之義終屬伯仲繇功曹起而學季君以儒儒道成登南宮高第升於　朝方胥命諸曹郎當季君爲儒好深沉之思而湅練其致斐亹其辭然於文不

欲爲奇衺儻蕩必軌于先程昔謂讀夏侯周詩非徒溫麗廼益見孝弟之性季君文殆亦然季君固孝弟人也其於家處獲則後處勞則先夷則在奧急則在原卽伯仲由由焉以協于友諸子恂恂焉以若于訓咸季君是以而季君終不以巳肩其兄以其子翔兄子也論漢治者以漢舉孝弟有行義及旣仕尚察孝廉爲近古三物之遺晩近何獨以文爲若季君固以文進者何尗非古彼其文則有本矣而實有所受之焉太

夫人胥佐東洲公事麻太君備極孝而子太君之七齡遺孤也東洲公還遺金於道而太夫人趣以待旦也閭閈久傳之季君且寧直孝友為於鄉數年而介然不肯以其身為壑可不謂養志善承先者耶援神契之論孝也卿大夫曰譽卿大夫言行布滿譽達遐邇則其親獲安士曰究士辭親入仕究資父事君之禮則其親獲安夫安則久久則徵故庶人孝且見浮珍舒神魚出而況卿大夫士乎以是觀季君所以獲安太

夫人徵之久遠垂之顯庥而為神明所綏篤定可卜已比者奉　新命賜省過里門適太夫人八秩之期與事會則樾有象服度有甘脆臊道賁牛酒親賓能玄黃抑何光荼焜燁哉迺聞太夫人之驩不加於初所為迪厥子惟為子依孝為臣依忠以庶夫仲之從而已蓋太夫人闕其大者也大而能受冲而不盈夫壽者受也能受則壽萬盈數也不盈尚安所制數焉太夫人之自為壽者鴻矣而要其子為母壽者實不出此

蓋此非太夫人之言也始于事親中于事君因孝作忠經則具之諸孫皆俊髦駿發必有接衽季君吾知太夫人之驩不加也昔鮑司隸三世通顯而鮑母猶刺刺語孫昱以無忘驅鹿車時意念深矣是又諸孫異日之所為大母壽者乎維期月嘉平癸酉前一旬太皡在御八風周而三陽泰是維更新之會履端之辰則太夫人方玆始耋爾豹之於時為春於日為旦於歲為太初於皇極為上元汾乎無紀芒乎無央鼎小子

蒙惡足知之凡此二三君子誼在子行升堂拜母執爵而命鼎小子陳詞以祝其高眇論余不能甲而徒夸詡欣豔所弗道且蓋夫俗之夸名爵忽倫紀也幸得季君一振焉特藉孝友之仲曼言之以志先德千祀而下俾知張氏以内德典享有遐耇受天豐福若太夫人也者季君從伯仲帥諸子請列之屏踞而誦説太夫人前冀或有當焉汪君原勺授副墨之子

韓母陳宜人七十序

語有之天定勝人人定能勝天要以人之所定亦大也世運之代謝國胙之隆窪咸必由之維家亦然孰有所迫則寧屈恩以信義機有所會則必援情以適理故當其俶擾紛拏諭諭訩訩之候雖知者無所効其謀辯者無所關其說及其紆徐委折猜者解揚者徹諭訩者謐如融融洩洩天下之爲父子夫婦者定矣嘗以是徵淳湖陳夫人事云陳夫人者衢州守湖南韓公之妃文學君君陳之嫡母也衢州尊人觀察公初爲衢州娉于楊一日婦失驩所尊恚而遣歸楊實大歸也已衢州舉進士年十九耳拜水曹郎內夫人自金陵偕入燕越三年　封安人而內狄夫人于燕也是生君陳當安人受封時楊夫人方退處茹苦銜卹以冀萬一之感寤及觀察與黃恭人相繼捐養有遺令使復之閔其志也而陳夫人于于焉不以爲偪已未幾安人進封宜人荐貴矣楊夫人坦焉自如不以爲形已蓋自楊夫人之大歸以迨來復衢州先後唯親命

是尊不嫌貳也陳夫人之一命以迨再命衢州先後唯　君命是重不敢貳也俛仰之際倫常之要軌公其具體矣然世以是率賢公而不知陳夫人之賢猶難能也往余壽狄夫人以爲有兩難傾陳夫人且倍之夫人介然而立前疑有敵應之與後虞有不循之慨則難在調劑夫人不得終有子而子如夫人之子嚴近傷慈寬近弛教則難在規撫衢州壯而無祿介弟贈承德公稱家政武安人司筦鑰迺夫人絕不問出入較贏縮則難在任而無競禮不喪出母楊沒而君陳質于上學使者以其始終爲韓也固宜喪是亡于禮者之禮也而夫人之難則難在存分而審處凡數十餘年于斯也善藏其用施當其可履危疑之地而愸置之安遘人倫之變而不失其正此非有精識淵度能乎夫湖南公守衢著奇績有特祠郡水暵疾患輒走禱杯酒澹淡然象貌輝輝若眞臨之者然其生不能免李扶之見異歿不及渤海之被徵是時君陳甫數齡

承德公昕夕拮据以提携孤子而圖弭内外之舋亦岌岌殆焉蓋此値其孰窮而機室非天之未定乎今陳夫人春秋七十高也君陳之學日加富行日加修以待舉而志與物之養日加備家孫風氣日上未冠冠其多士于邑庠且授室抱曾矣狄夫人日以益敬順夫人亦日益親耳痺之疾爲良已而神益王膚益腴經七十稱老夫人有少容未老也論者謂有夫人賢而衢州公獲以成其孝承德公獲以遂其友黃恭人以

卒申治命而狄夫人以保我子孫雝肅交成至是韓氏之所爲天者始定故人亦天也天之定恒自若抑何言勝哉余兄子士好爲夫人孫壻以相月日丙寅帥子婦孫宛涉湖而祝夫人于堂古者摺笏則記事致酌則厰詞敬勒屏以往而二三肺附之親與俱焉承德有子督學君璧哉先生方奉節留里門嫺于古文辭而與君陳昆弟誼甚篤必有所讚述其世毋以垂宗訓秩女史無庸此謏謏者爲第長跽遞進夫人百年觴需立爵遞起

伯姊麻母太夫人八十序

今歲癸丑月長至吾姊麻太夫人之年登八袠前是者爲癸巳進而老爲癸卯余鼎祚帥昆弟子姓遁爲壽而鼎祚申祝詞至是凡三爲役矣此其升降流變之運度榮悴欣慼之情形與夫虛實贏詘之名數大較十年一遷故三十年之謂世凡此三十年所以維持調劑輔殖凝會衍之無疆引之勿替者抑自有道乎家猶之國也

越昔歷國最久長緜八百之胙者莫尚周究其始所以立國者惟仁厚而已然而周之德陰德也以女從姬雅頌所載自生民以及思齊自姜嫄以及任姒武斂徽音率本内德焉麻氏以仁厚立家者也里中亟稱曰善門善門云蓋自其祖處士公傳贈承德荷塘公逮吾姊夫典客君得之亦既三世矣三世以來四封之内悉于麻氏之廩積托命焉當典發無問歲省貫而入溢槪而出去則飼之遠者謹含之顧承德猶躬親

經量典客則一錢一縷賦自姊而典客盎好行其德通匱振乏歲無虛日人無虛望坐客常滿杯酒流連初非有造請也廓乎若虛春然若容措巳若有所不勝而處物若有所不盡姊惟將順之不皇或先意導之或後事成之以俾無佚禮而廣典客之仁惠二叔孤食之教之代之毋二叔周事姊猶母閭媼孺小不咸惟協共緝睦之是閫内之職無儀于外而外之蘊必起于内自典客之見背也姊一切務舍覆長養極力

于所爲維殖凝剂以衍先世之遺緒而引之爲久遠計者三十年于斯矣麻氏與余家偕甲乙舉者三世而余族繁庶簪組蟬連田宅鱗比驟馬游龍車頭緑幘光耀耿于里閭麻氏自顧不逮也姊私語鼎祚吾宗殷殷盛矣雖然吾懼焉馬明德之辭封外家曰富貴重疊猶再實之木其根必傷先大夫遺子以安子尚可免抑思庇焉而匡同室乎余謝不能未幾則兩有大變上兢兢而下悁悁雖有室家幾不相保聚此誠政之粃俗之嚣使然寧渠無所以杓之乎方麻處士始用仁厚典一時若以爲不足媮快而無所耿燿廼三世之舉甲乙者處士之衜也要以王者必世後仁要以仁者必世後効故以此御家是延世之道也以此祈天是永命之道也姊二子伯自武威叅軍歸仲偕計自燕歸爲母夫人壽其人材而賢諸孫森立負儁聲必駸以顯亦木之再實者耶濬其源而培其根責在其後之人耳麻氏累以詩起家于周之德習無忝爾祖

無忝爾所生詩蓋具之矣姊有爲之前有爲之後而優游泮渙其間以受天之豐福更三十年吾于是乎觀世儻猶然仁厚之遺庠仍帥吾昆弟子姓而壽姊余從子品彙各以女字姊孫恂婿姊仲子曁諸子皆吾祖所自出

封安人十從母孟太君八十序

今俗生而歲直旬必稱壽壽必以言而壼中猶盛至母而尊爲太君者猶孝子仁人之所熏焉罕焉念者乎蓋以内言不出閫外言不章也然

而言之者不越數端或上而遠引仙籍則金母爲宗雲林之諷唱麻姑之筊獪九轉之丹三熟之桃其言率荒唐而不經或以其庋閣有叙神明不衰以爲千萬歲無有極其言率奢望而不情又或以貞惠敬儉爲閨幃之恒行不足以寵榮光大䢖䢖多援其夫與子之貴若富歸德于助若教其言率借資而不廣若鼎祚輩之所爲壽吾從毋孟太君也不然太君者從叔潮州別駕孟椰公之元妃而別駕以廉吏著者也父貢

士先生鈞有聲于東序者也潮州公初仕南司城兩會　覃恩封太君孺人進安人者也四子曰銘曰鉅曰恢曰玠皆善師其婦事太君而績學以待舉者也今歲甲寅太君行年八十矣令名壽考亦旣儷至而兼獲之矣越二十年爲百歲云期頤此外非吾所敢知而吾所敢知者則固在千萬歲之外蓋四子非太君出也潮州公年且耆未有子而有如夫人者三人太君不挾其長也和顏怡聲以致悅諸夫人進必以期御

必專夕使其志𢖍而生遂及高毋于毋之以次舉四子也私恐諸夫人少而不習養時其饑飽察其燥濕屬毛離裏顧復提挈俾四子漸以成立而玠遺腹于護之猶勤有賀毋者無所出太君盍恩禮有加偕賀毋異日可以報潮州潮州暴終實非有託于太君也而太君性篤摯洞洞屬屬初非有所藉名焉噫嘻烽火惑而周遷金玦寒而晉亂燕涎謡而皇孫啄黃臺詠而瓜蔓希甚哉女戎之不宜嚮邇而妬嫉之遺戚烈矣

夫毋德莫尚于太姒子姓莫衆于姬周說詩者以必有樛木之逮下和氣克溢然後有螽斯之振蟄瑞慶流衍我太君所以緜潮州公之胙胤日昌以熾而太君福履之綏不將永永有賴耶余蓋深歎夫古今之妬遺戚烈而幸潮州公之賢者有後云是歲六月也銘與恢之室有男徵則太君始抱孫而余友湯義仍祠郎適以樂部來余所善歌洞玄舞羽衣繚繞蹁躚雲歌霞唱以介太君壽且太君嘗受明威正籙矣南岳魏

夫人夫及予皆貴顯而已爲高眞安可槩以不經也

一從毋朱太孺人八十序

予鼎祚以壽一從毋八袠也而感吾宗盛衰之際云從母適義泉公生五子義泉公與五子並爲郡邑弟子員有聲而仲子鵾字仲舉者適蚤貴登癸未進士由吉士出爲御史言事多愷切大僚海忠介公者　先朝直臣也嘗憤時貪墨而援明初用重典之說陳于　上御史念

高皇帝承胡元之敝綱弛紐解間有所一振以治亂國非可語于淸夷熙洽之世也疏駁之時今上睿齡威命獨秉識者咸私韙御史言乃亾何而嬪嬙讋御頗不無過辟則靡不追思故御史矣吾宗壬午癸未間甲乙蟬聯豈不云盛迺宗人之昔萃者渙順者拂此其故誠難言之而仲子方巡黔過里門貽書余將圖有所爲維持鳩輯之計也夫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家人之道貴閑有初凡仲子之于家國其先幾逖慮類若此而惜扼於年然實皆義泉公所訓廸毋孺人勤恁慈譓篤贊之鳴卿叔季三子者事吾親之日顧獨長毋孺人有天幸較義泉公之日又獨長三子入而朝毋出而嫁學孝穆醇謹質有其文故外爲時所簡異内爲族所親附昆從子弟莅會于斯者殆二十餘曹而鳴卿爲之長夫以文會者必以仁輔而仁莫大于親親鳴卿其亦漸思以維持鳩輯之若仲子之遺意乎盖自宗子之法廢而右族淸門率藉重爵尊者往往視

其人賢否以爲族盛衰二三子則多賢者也萃聚豫順以上纘先大夫諸長老之盛際太孺人撫有茲遐年固于身親見之歲中冬二日昆從子弟羣而咸拜乎堂下獻爵致祝古稱執友且必升堂拜母千里乆要而矧夫尊親具隆衡宇相望者耶義泉公夙敬讓富其謝諸生爲貴人父也傴僂自如太孺人所遇雖卑下引與鈞分無得色無溢喜至薦遘伯仲之戚也辟貌進止無失度亦無脽悲是非其中疑定乆識朗達者

詎能然公讀書曙事理自宜而母處閨閫幬幠
間廼有偉丈夫所不逮者以故豐福純嘏爲能
敦受世有發聞延之弗替斯皇　顯命仲子之
往所慊焉未遂者叔季而下以保我子孫尚克
有濟哉占書有之日不變不易後必大昌其子
則祥莫予能亢義泉公及太孺人信可謂不變
不易者也昌與祥何疑焉履盛持盈後之人有
其道矣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六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碑

明南陵令儁李沈君碑

沈君令南陵之六年爲萬曆丙戌遷吳郡丞以行邑士民四走臺若臬郡中請留者數千百人業報可而沈君固辭數千人者遂奔還祖沈君自國門屬之郊闌踰河越境號嘑震天君蒙袂

不能仰眂涕泣别别未期而謁君吳竿牘起居者無虚月迺猶不醳於君之去也共伐石碑之屬郡司理其記其事余其來則沈君前至三歲矣君甫至邑大水飢君上所部盡發其宿儲又多所勸分得以害而踰年膢蓋南陵爲邑阻崇阜北馮大江水善嚙復不㝵瀦君出令躬相原隰之宜而木石楗圩堰如新豐萬年者二百餘所旁故棄地度可田二百頃卽貸民種食使自占初嘉靖中劉守起宗履畝平賦而南陵外邑吏緣絶簿書田損額七萬以上其浮賦歲取給見畝至沈君奉詔清田悉出所緣絶者以寔賦而其土墳澤鹵不中耒者罷之如額卽止分坊畝千而里各畝六百便均輸且令編戶得自輸官役在官者就編戶受傜直得續相叚予歲戶口增君按畝百籍爲丁減貧不適籍者無衍籍大校沈君有心計能精力推行之卽邑在南輔所當供億　上若豆稟麻枲之屬皆轉置有法不煩費而事集而余職治獄君間得伏尸於井

以半石臼綰而下立索其半於臯人家合之沈文以押一倡構汪升手刃倡亦自爲創以誣升而君召冶工詭識刃因識文遂具服然余見爰書君所釋重辟萬忠者十五人矣而歲往侵多獲小偷君不忍陽奉之不復置守縱之去今邑人每每喜道之巳余後君署南陵朝於學官嶽如也博士弟子言君實新之君輒以其暇設臯比陳鍾磬執經問難典古禮文吕其曰余聞諸管孝廉君能詩澹雅而梅叔子序以傳顧以余

慨沈君非獨文飾治嘗廳稅千金以佐民賦也
則固廉敏者夫敏者多一時豪舉而廉者自賢
君獨孳孳弔民所疾苦而拊循之比年有秋君
調且及期尚計以天菑代有儲穀至二萬石也
與凡所爲陂堰備賦有畫一者著於石此其利
將冀在百世志念深矣始邑縉紳士父老屬余
碑沈君時余謝不斐迄夏而郡霪雨被水田率
汙萊民無望歲余從諸大夫篌之未有繇會令
郝君書抵余令今而之益前令良也即秉椽蹈

毳令誠不自愛然安得饑而不害昔者辛壬之
際乎雖然其又何敢忘前事幸司理其終記之
以爲后事師余適登城東樓面河不見水端得
其言惘惘益慨然有餘慕焉記成以覆於郝君
庚爲我謝邑縉紳先生士父老其水災羨溢是
虞也有郝君在其臨河而思沈君功甚鉅不足
丞捻也有丞而吏良入爲九卿者黃次公在沈
君名尭中字執甫浙嘉興人郝君名世科蜀高
縣人並庚辰進士代令也殭梧大淵獻萬曆十
五年夏六月立碑

記

寧國府重脩儒學記

廸立學官弟子員如令甲都養之所逝有新故
典記具存今舉者爲太守襄陽李公李公繇給
事中出守寧國未期凡以時廢隊惟更始是圖
學宮既屬久就頽不治將深是且委俎豆於榛
莽而廟貌替於重固也夫廟貌替則不尊不尊
則無嚴室重固則寡容寡容則弗專無嚴則靈

不妥弗專則士貳士貳則教窳教窳則禮廢記
不云乎君子以禮坊民國儉示之以禮禮設於
象致於化而具於法繩墨也規矩也計數也而
謂之法類也比也時也名也義也謂之象漸也
順也久也習也謂之化無禮無法去象之似塞
化之原而以爲政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擔竿
而欲定其末也世輒多司空城旦書其用文深
施施然用命厚自矜爾率何知學不者姑與休
息幸須臾無及於身圖衣不敝不新成即以遺

後事益不支矣李公爲政持大體以經術飾吏治廣厲學官吉月朝先聖先師旣坐堂皇進諸生而程之前有執經後有問難化道從頌蓋務修其文德焉乃以癸未八月鳩工於學閱明年甲申三月而工竣而後望其門若翼斯張軒如也歷馳道而進屬之泮宮圜若尋周還若劍首爽塏若日初升㩁㩁如也其嚴以優布禮於兩楹而升降其堂上眈眈焉若列星繞電若帶瑶光而拂長虹若朝陳象而布魏也其閎以深其

張絲竹而舞八佾也則若奏鈞天於洞庭之野若翔鳳皇而景星翼見言言如也其裕以愽而后靈有所依士有所主禮有所成象有所比法有所不過而後知公之功於斆也問者　主上敦學右文盡祛其苛煩而底化於士不欲亟士如束溼然寧國故三輔郡首善爲近都人士出入不倍較然與古爲徒則郡亦居先地德王矣而二三大夫自李公而下郡司馬亮直有操司農晉身不誣司士材美而達沈深而衷於和語

曰一龍一蛇一日五化以此言之官常備矣今歲次於甲甲者甲也易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爲事之象天行也其德在木木道乃行而重黎氏覆上言五星聚於東壁文象也甲則新之象則承之木傳也者天時叶矣得天之時貞地之軌立人之紀三物具矣而且一切經費出自公帑民不知役役不告勞故君子謂是役也以禮則和以象則效以法則達以化則無不之徵諸在昔今爲烈焉彼用文深自矜名或因循而市

休息也與以耳食何異郡博士李君泰許君範輩意其郡人又嘗先李公爲魏令屬其記之李公產在召南一時二三大夫俱推轂李公思皇多士生此王國自古記之矣其重爲之銘銘曰

今上在宥十有二載歲貞肇甲厤應昭淸寘列穆邕玄神調達榮光河見珠連五星璧合日月受理人倫淑且有儀永錫爾極分牧建侯以馮以翼秖承天則斗牛之野奠惟畿輔式瞻四國李侯至止迺涖庶士庶士咸飭敭殷置輔弘宜

厥緒顯若畫一經緯眗眗若臨師保儁髦允殖
弋獵九家菑畬六藝亦固有穫化心亮術克用
砥礪旁于㮚括屬命維新百度具舉以及茲役
協圖程材衆壯制器經始弗亟如岡如陵二盈
勺肅旋垣告辟芬哉芒矣鼓琴於宮藏經於壁
高賢愉愉神之晏娭卜云其吉況女庶士尚其
夙夜罔般於逸永嘉樂石欽哉欽哉萬世無斁

雙溪施氏義田記

論義者莫不宗本孔孟矣子輿氏說之猶詳纖

而一箪一介鉅而千駟萬鍾起于雞鳴極于狠
疾至朱陸鵞湖之辯遂使聞者蘧然寤閔然泣
若求亡子而得之夫夫人而皆知爲義也而動
率與利俱廛金不顧舉國三讓之儻其爲名而
有所慊不盡也乎利也即非有所爲而察之不
審裁之不衷非義也逹大梁金公守吾郡每與
余譚及士必以辯此爲先公闡明正學爲郡務
敦敎以風訓士民施君允升則金公所稱同志
交不以弟子畜者也有其宗義田之舉焉允升
名弘猷故元石峽山長璹之後家雙溪爲邑諸
生貧叔祖畔松公志穆家稍裕有田畝二百屋
廬數十楹權子母而時出納者數百金歲丙申
公老未有子以允升子晉爲後矣凡十餘年子
闕保生在襁而公歿公臨革指襁者以示允升
曰孤成汝撫之不成吾業分當汝有之葢巳酉
夏四月也爲貲三女字及其從孫與紀綱之僕
有所贈允升敬諾至前所與晉田十五畝者以
嘗爲後也允升父初小有所損業亦歸之皆治

命允升爲彊聽以瞑公踰年孤殤允升傷之以
不終其託爲大恨悉捐所與晉歸所損以合所
爲籍遺殤者復置籍而約爲義田以其入儲之
爲義倉以其儲延師授族子弟經爲義塾栟其
田之什一曰茂才田以致勸而其羸則以振其
宗昏殯之乏絕備凶荒歲時斂散咸有經式可
世世行也當其初中外莫有所以潤而藉允升
爲之杓巳有所觖中而將戎是伏則允升爲之
的允升不聞也卒之論定昔之環而旁睨者羣

起而誦義允升不聞自若也曰吾殫吾心以成其所爲是而已論者遂以君振奇人也金公謂是獨爲允升庸行爾本之堅決出之從頌知明處當行而宜之則以君從問學久非偶而合者允升之言曰凡弘猷所爲者以永畔松公祀也亦庶以成養默公之志焉養默公者允升之祖志和爲志穆伯兄往于鄭浦江范文正之義慕說之即未之逮然有其意矣或以允升貧能讓千金之產文近屬所宜有也爲猶難余族有數

萬金產而無傳者爭先攘之皆富厚有力人也仁義何常蹈之則君子余感允升事而會施之長老屬鼎祚撫其略爲記載諸石以告來者尚務益滋德亢其宗是舉也遵而勿失用垂世世云

潁上縣東門河堤告成記

今皇帝丁丑以不佞臣典太史事而東海屠君隆者其年舉進士其材譽出不佞上或時相過從言則稱古每好譚天下大計娓娓不休不得意輒怒髮直指扼腕而不平余私心異之亡何屠君授潁上令行矣潁上之東門濱大河而岸善崩河菑羨溢將城邑是潴蓋余先聞之潁人云已屠令至問民所疾苦則舉對莫如河問民所便利則對莫如隄河而潁故彫敝帑中筭緡錢且盡它大姓有蓋藏者不踰什三爾則集邑父老子弟而筴之曰若其魚乎夫縣官緡錢且盡即存者有籍而以若減其籍是委若虎口也以若它大姓而啟其蓋藏是反裘以負薪若安

所傳也其惟之數夕而筴成則令首斥奉五十金爲百姓幟僚佐而下助有差明日而布令邑中曰百姓欲佐縣官費而自植其生者捐金錢可牛酒可糗粻可其無財而以伐木畚土來者可捐數無格而賞格自冠服以下有差于是而其百姓持牛酒奉金錢者至屬于道荷臿成雲輸穀如雨而堤非石不任水嚙邑苦乏石則發諸邑署中而未贏也則縣官請貸吏民家吏民家有石可應縣官者悉驩然延縣官入而其廢

祠斷碣在莽蒼間者覆蒐得之以庶幾無乏石縣官又輕齋其省視而旦夕其慰勞曰吾不忍以若財重以若力也諸公叩首愿効死亦不忍請罷矣凡五十日而河堤成走其吏問記於史其史其記曰此　明潁上令楷隆築東門堤也堤自東迄北長五十丈廣五丈高五丈五赤内外埴以土而下徑尺之木以爲楗經始萬曆戊寅之正月九日是春二月之二十九日竣工在度支不下萬金計而是役也卽不敢當　國家

水衡錢寔不費縣帑一金云不佞其記其事則因以繫之感也班生有言中國之川原以百數而河爲宗瓠子之決人主沈白馬玉璧禮之而功卒不成其臣遂委之天事非人力可彊蓋當

嘉隆間

皇帝宵旰之慮大在河渠當事者其始不博計利害而其究則破壞成言卽歲擇人于大司空日責費于大司農然其効畧可睹矣而潁上令是役也因財于利民因力于生我不阻于難毋蹟于易可不謂忠敏兼達仁誠並篤者哉昔西門豹治十二渠而猶慨然曰令父老必患苦我令父老百世後子孫思我潁上民而百世思其令有之而何有于患苦焉令故不自多且廩焉澤門之晳也余不佞守在文墨卑卑亾可見于世則中媿潁上令矣諸大吏所繇王畫其吏人預勛勷者並載令前碑中

宣城縣新置學田記

古之學者學且養三年而通一經越稽宅師之

勤發自莘野匡漢之武肇跡隆中此其人皆躬耕而食力非必出庠序也其始一介必嚴其終則一德咸有其始澹泊明志其終則盡瘁鞠躬殆非無本矣當是時以聘顧之勤迫而後起審而後進處有守出有爲夫豈倖致哉頫近世上國士于學名爲養士而學無本實卒之所用非所養自井牧之法廢士無恒業異物遷于外誂困衡于中樂簞瓢而聲金石聖門且難其人焉國初學置弟子員悉領縣官縣二十人其後額

倍廣而制有限今之士亦非古之士矣釋耰耦
而被紳裳雍容都雅卽有田力且不自已出也
夫制有所儉則閭澤弗宣需其闕而時貢之則
小惠未徧于是良有司有學田之設以佐養士
之典所不逮抑食而後教政之大經乎宣城輔
留都爲重地
高皇帝念其民轉輸從軍典蠲租之詔凡累下
恩至優沃然于士固不能驟詘法而信恩也二
百餘年于斯矣萬曆歲戊申蜀鮑公來令宣邑

適潦公亟爲眘眘者發賑勸分茇郊履畝而躬
口賦之士視民有加是歲也飢而不害比二年
歲有秋公念獨士不盡廩且無恒業也又安問
歲之毀穰乎因斥奉金之以兩計者二伯遴士
友之良者蒞之而市金寶圩上腴之田以畝計
者四十其賦入歲以石計者六十事聞當路並
報可往間有爲之者矣抱空賚而詭積逋下隷
之學官而上擬之外府士何利焉不一傳莫之
可詰則以任非其人而旣失所裁也維今則丘
洫有籍儲偫有所出納以期經會以歲於是宣
城學始實有田而宣士始實饗其利爲有德蓋
時庚戌秋八月稽人告登穀于場先是司訓董
先生王先生協其事義典萬先生以署諭至也
贊厥成相與謀伐石爲碑而梅叔子先爲述次
命其記之以詔方來非鮑公意也余謝不敏叔
子復申之言曰子大司徒之屬也某嘗聞之司
徒以五會之法辨五地之物以養萬民而施十
有二教焉則食而教子所有事也曷謝爲余竊

謂古昔士與民合故養民以致賢後代士與民
分故養賢以率民吾鮑公之于士也無望許無
望距虛中而應至誠以莫若夫阜其財求而茂
正其惪具兹舉矣夫無待而興者豪桀也其次
務施報者禮也有君若此不爲無待不爲無施
諸君子業有以爲養藏修游息唯學是孳孳行
當離與潔爟于光明千駟萬鍾愼毋以一介爲
可忽集羶名而饜厚利愼毋以澹泊爲不足存
士固貴有以明志砥厲道誼爾其殖本固其致

用竑堯舜君民身親見之三代之英吾其志亞匹管蕭尚姑舍是不則陋巷之不改甕牖之非病或出或處君子之道也要以與聖賢爲徒庶足顯令公養士之報矣其縣邑學起家夙居約即緌黍祿食有年也何敢一日忘吾授講都養時叔子嘗以是朂我願與諸君子交朂哉鮑公名國忠字爾進四川綿州人舉萬曆丁未進士治行甚著碑成而與三載上計之期會萬先生名象新董先生名汝孝晉陵郡人王先生名來

聘含山人士友爲劉仲光梅宣祚陳繼功楊國相蔡際春宗熹例得並書

天柱閣田籍記

余同籍湘潭張公理寧國郡攝守也據形方氏爲建天柱閣於郡學之巽隅而地脉之齒者使屬窪者使隆以葆聚其風氣恢越其人文其制則參三成而周四阿其勝則扆鼇峰襟雉堞樓觀鱗比山川繡錯言言翼翼太保太原公而下具記之役甫竣遷憲史以行明年甲辰余來代爲理謁學宮之吉日遂肩僚長以登履曠臨虛夷猶惝怳超然若御飈輪而游寥天也以故知精符感會鬱爲名碩景光熛忽男爲華藻殆必可致焉頃之里者以置田聞盍張公先嘗籍其羨金以券田而歲籍其入爲繕修費三分其田之一贍萬壽菴釋子以司啟閉共汛掃迺茲余稍斥月奉佐之凡皆爲閣計久遠爾余惟典替相乘成毀互禪即造物且不能違故繇昔以來翹材之區講肄之所或委館而馬廄或倚席而

牧場煙蕪露莽勢固有之且事之昉也植於決其卒也隳於因循人之情務徤於見已而恧於因人夫不有居者孰任行者不有遂者孰任率者余庶抱是義以從其抑何與力之有田以畝計者總百有四畛畔散斂咸備經畫勒在下方以冀夫來者有攷幸毋至湮茀不治云若夫多士徯志應響以永無負葆聚恢越之德意則其指前具諸記中而太原引衡山記南嶽文明之域天柱作輔名與象叶余適代湘潭並楚人理

之所契數亦有非偶者夫

石冢記

馬三公墓在所居城北一里木塔冲之陽出先塋西兩配錢氏陸氏祔皆負寅面申某爲兒時侍先君歲節拜饗聞先君語曰公立先世之孤所施没矣冢存耳冢夷則名其泯乎某念之不忘稍長敬封而識之三公諱士寧字湛然家世居宣城北門同生四兄弟四公士安則某高王父也當天順中父喪惟四公少族將利其產甘

心焉獨公不可極力周旋之不得復與之合食族遂以私井誣公訟者七而有司七直公公顧念無終訟願以井解遂改井躬浣甃石至七禿其箒乃已公又析戶異爲令籍以杜後爭伯兄以族徙上河者坐逋快船逮繫獄是時追捕甚急箠死以十數公謀以仲供橐饘而已間關萬死白諸臺五稔乃得理其產悉蕩矣公因服下賈什九居外夜常枕酒缶用戒不虞所操贏毫髮不私是時四公舉三男二女其爲人長者且

多病不治生一切倚辦公公之子潛以四公指繁咸坐食不無後言公每戒諭之已聽子自析而與弟若姪俱亡何四公以疾終三子孱不克葬公爲之經紀其喪屬形家以吉窆即木塔冲也葢潛甫冠先公夭而兩配亦即世及是輒自指曰此煢煢骨莫爲之後矣日且死願祔茲左右是歲饑公客巢計諸孤儲且盡市糧七石向夜旋給家旦復去撫孤勤生曾不以鰥獨易心也拮据復四十餘載雖孅趨起家乎而公性樂

施好急人難弟壻屠名遇鼓刀者擊之死屍暴雨中不收者三日公爲白冤狀得抵償而召之葬獲以完節遺腹子底成公之力也公嘗渡焦湖帆且半趣返棹旦日聞諸先渡盡遇掠舟人乃驚以爲神先是私虞潛非壽者相後果夭人又以爲公豈善姑布術耶夫亦以知子莫如父矣余生晚遡公操履堇堇爾其生卒歲月不可稽今邑左忠臣廟鍾銘列公名實成化之十有六年二女適何者生子瓚適周者生子永纘其

壻名並佚余唯先代内難方熾假令公一動左右足則四公且爲魚肉即不然中立旦免亦以必無四公而公卒奮不自顧以卵哺而翼飛之是公大有造於先厚詒於後也爲四公後者雖世世俎豆公自其分廼空山一坏土未百年幾蕪沒先君所謂冡夷名泯者將驗矣於是伐石牒冡繆勒辭以記其遺行尚追爲之立繼以尸俎豆而奉掃除即無能報公而其固所自盡竊附公所以存四公者如此

書孟水曹奇峰記

在昔稱吏治良者每徵蝗不入界虎徙渡河鳳集雉馴以爲異然此猶有情也至若海灘廉而越石見合浦清而去珠還即物之無情者且神符響應焉獨論衡感虛商蟲諸篇則深以事失實而俗好奇以今觀樂安今奇峰固實有之矣夫倮豸蠕動悉秉靈性麻嘉砰隱實肇先幾而况道化翔洽穌氣薰蒸有不蟄然振翹然孚者乎故周武表瑞於蜂舟吳明延壽于鸑鷟護佛圖而化僊伯皆是物也于此知善觀物者無一非我善觀政者無一不通則彼之始而齊終而覩聚散往來亦恒爾固何奇之有吾不敢概諸仲任之言

頌

貞孝頌有序

皖國吳母方太夫人踰笄而寡九節訓孤内行甚著兼以仁心爲質禪典旁通有其家太史之狀在伯子體中令君旣巳貴揚名顯親而欲養

不待銜卹彌深冀惟振昌曄於末沫鏡奇蹟於永圖卒莫如鴻筆之從橫庶垂彤管之昜奕可謂善用其孝矣是役也賦詠謳唫斐然咸具而頌王容告顧猶缺焉夫貞爲有女之懿烈孝則生人之大經貞孝交極是宜頌而張之者也不佞小子嘗在都與令君稱同舍生六日爲期艮負登堂之拜千秋可託爰抒授簡之勤檮昧失裁覃思庸綴頌曰

皖公青徜北灑九江稡爲女行蔚有士風婉嫕

專一即於公宮偃蹇弗宁惟德克從自方嬪吳
絜大曰偶處膏粱脂惠施孔厚稚縞而前操作
若後相彼宦學以代事父母脩名甫建兩美不
祥雝雝鳴雁雄失其行黃口在室素領在堂天
命早寡獨宿何傷寧載於義不載於地存孤實
難未亡聊寄愛不肆嫿教先能食母荒於嬉必
敬必戒衆稱竟爽伯稟幼清昂昂千里鬱鬱連
城以友天下造厥成均馨香旁達甲乙薦登

帝命縮符式宰臨汝勤砥戴星化叓滷雨玉本
折困珠函圓浦展也聖善人所鼓儛孤者易感
維昔巳然祿不逮養往不可還蓼莪載輟幅書
仍傳引豅涕茹列鼎哀纏表哀有詩述先有賦
焉用文之爰申孺慕我聞西方至人普度究竟
涅槃無生宿悟乘化持誦爲廣長舌九品法蓮
一輪滿月鄒孟三遷摩耶萬劫儒乎佛乎疇迷
疇徹忠移篤孝貞秉大慈周翔庭内宛然在茲
徽音允嗣奕世遹追終以譽命王言如絲詩曰
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永言孝思孝思維則此之
謂也

三命合壽頌

夫頌者所以美盛德之形容闡庥嘉之砰隱徵
諸燕喜泳之穆如具在詩巳我府君四明史公
持身廉直蒞政寬敏譽命上逮物情用龢歲丙
午　封中憲公少翁先生偕妃郭太恭人壽七
袠也先生固有道君子代之大儒雖女德不外
見而太恭人婦順姆儀亦既有煒彤管焉初以
府君封奉直進奉政及我郡是稱　三命太史

紀年司封紀恩行與事會殆　國典之異數而
榮親之極靚乎於是賜履之内咸荷府君之親
我而推崇其所親或祝其年或贊其遇纚纚乎
文矣於情叶於禮褎鼎小子以筆札辱知府君
迺府君繆知則猶以硜硜之守郎不斐不能如
奚斯山甫之善頌然無敢爲諛詞溢實也頌曰
海之汪汪爲百谷王東極於越環匯句章精氣
沕滀洑陰鶉陽龗琛佹異惟士則良肆我封公
介顒融以有明叶　敷文葩藻玩易幽贊鬱鳳之

苞玄龍之煥何犖輝不易下而潛之爲言隱而未見其居遼盧其游汗漫褆躬迺踐獨道無悶天作之合翊我恭人宛嫕貞靜孔淑令聞或勸之學或饁之耕刑家式則相敬如賓迺肇庥於娩美垂篤祐于來昆奕奕在庭翹翹者仲賚我明府牧玆有衆闃無私謁案無宿訟政尚體要沈幾持重緣儒術而飾吏職中和之樂諷㝡我宇甸厥績用宣士鼓篪于序農負耒于田撤關解榷水虞告虔則四民各修其業六屬咸若其

天爭驩嘷而抃儛以籲帝而祈年明府曰噫守實不任女其庶幾以祝我二人之世延明命吾聞天視聽自民視聽亦旣格乎以光昭大信荷百祿而與之七齡俾寖引而滋盛赫赫　宸寵金紫備紆薦登中憲三拜大夫母以子貴珈帔是胥俛仰俱適傴僂自如處尊益下御實若虛展也純德克綏福履緊昔越國流澤瀰瀰公矦之後必復其始借壽且康以保我孫子不敏作頌庸詔惇史

石隱圖頌贈肖泉施長者秋仲六十

嶷嶷如石混混原泉奕奕三施若璠若璇翩翩諸子阿咸阿玄德芳惟遠雙溪之壖繞膝蘭桂觸目琅玕羽用儀吉昌繇得全九莖茁秀三實成儷誰其圖之以介耆年誰其頌之以秋初筵金輪在望玉鏡常圓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六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七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帳詞

壽太倉王相公七秩

經星清朗三象正太符之階化日舒長九圍躋仁壽之域益聖佐動闢　聖聽暨福祿之攸同惟　帝臣簡在　帝衷諒神明其默佑無疆稱慶有赫具瞻恭惟　太師老相公閣下良弼賚

箕眞人誕昴粹　累朝之威霸英爽出贊于[illegible]一人磐大海之沆瀣渺瀰特王茲百谷開誠廣益本正直率歸平康同寅協共載清淨守以寧壹當曩時七鬯之任猶稽應卜於庚橫念今日羽翼之功豈待借籌于商皓雖　睿主自知建國本以長以賢必大人爲能格君心克明克類不形聲色措　宗社于泰山磐石之安但竭絲毫置我躬于喜風怒霆之會在四方遥聞其風采祝履素以考祥卽　九廟俯鑒其貞忠啓

乾宸之獨眷惟恐去　朝廷一日兩命使而召還尚懷愛親含飴年三上書而請養　袞衣在侍振斯舞綵鶴鳴珍饌分供異彼聞笳魚躍合始終而節備衆咸謂處實賓名兼家國而道存吾更忝因忠成孝體猶龍之妙德時見時潛垂詒燕之丕謨文孫文子襲圖書于戸牖依然映東璧載踐蓬山紹鼎鼐爲箕裘宛爾魁南宮薦升槐府粤旦樹元勳于王室宜拜後之有魯公若尹格一德于皇天迺嗣前以相伊陟誠極古

今之盛事實協中外之輿情秉四牡方詠皇華趨里表謙謙之美奉朋尊以介眉壽登堂承衎衎之歡金虎司期踰中元而生　上相玉雞應瑞遡仙胄而衍玄宗滄浪先主治雲林番列龜臺丹簡桐柏且嬉游塵界仍歛緱嶺瑤笙積閱閱以酬庸二十四考歷混沌而中處萬八千齡曰老而傳俾爾昌俾爾熾從心所欲右中矩左中規八景飛輿翩其陸行之眞侶七旬　賜杖允矣　熙朝之羽儀鼎祚等夙講通家繆忝侍

坐懷鉛握槧繪天地者難爲工捧蜂酌贏飲江
河焉咸自足拜手而恭酬康爵良謝雲腴揚肴
而竊効拊缻共宣霞唱尚願公用錫純嘏冀厥
邦永乎于休其詞曰
綰日肩麗望雲心赤整乾坤更開閘急流早泛
五湖舟徵垣猶正中台席願留公畢公高召公
奭　王謝江東風似昔韋杜城南天近尺鳳沼
鸞坡燦奎壁傳家七葉珥貂蟬行年七袠神姑
射調千秋酒百榼雙𧹞碧　右調千秋歲

大中丞徐公平苗奏凱詔拜少司馬兼賜

恩廕

聖武誕宣天眷特壓西顧睿謀密贊師貞總握
中權叅雖耀德不觀兵先王雅訓而必明刑以
弼教哲佐鴻謨自臻不世之奇宜應非常之賞
台垣交朗井絡騰輝恭惟師相大司馬華翁徐
老先生閣下大德不官沈幾先物南方文學魁
多士蚤擅菁華北斗人倫別九流咸皈藻鑑偶
分藩于侯服泰岱爲四嶽之宗再肅紀于神皋
京兆稱三輔之長歷剔滋久聲實具昭綠彼冉
駹本不毛之鬼國眇茲簇長敢反噬于我疆素
恃性如犬羊終焉匪茹漸薦食同蛇豕蠢爾卽
讐始尚山藪務藏庶內汙而含垢寧知癰疽必
潰致姑息以養姦迺茲方叔之壯猷中丞是陟
式沛周王之赫怒下土用乎授鉞登壇君不制
將于閫外陳圖立表虜巳在吾之目中爰振旅
于徂冬殆順時而行殺輒奏功于仲夏詎淹日
以老師號令則山嶽不移士知信勇呼吸則風

雲猝變兵貴速神萬里洮江信投鞭其可斷千
尋雪嶺將積甲與俱齊兼之東擊西應破三窟
以盡追狡兎抑且舍逆取順開一面而不誅前
禽遂使羊卜烏言之區日臨月照殲厥鹿駭鯨
吞之衆煙滅灰飛振古尠聞于今爲烈粤若吳
公伐蜀八戰八克笑地險之空懸更傳諸葛渡
瀘七縱七擒喜天威之遠屆在始雖落落難合
而終則巍巍有成顧心猶謙讓未皇臣何力也
論功在發蹤指示帝曰都哉其丕嘉匡國豐勛

式親被康侯晉錫桓桓司馬崇班首出于庶僚
矯矯荀龍餘慶永延于孫子况乎難兄難弟鸞
叢與皃繹爭鳴暨以聞禮聞詩麐趾共鳳毛錯
采是蓋合萬邦而爲憲文武兼資行當參七政
以調鈞經綸翳贊其不佞樗材末植苴蜀後生
敬迦霓旌每切維桑之慮捷飛露布新乘破竹
之機幸因執事名鄉遂獲恭逢盛事拜戟門而
高懸大纛擬挂旆于天山撊管城而薄獻微詞
冀勒銘于燕石其詞曰

捷書飛報交川道北極回西笑千官環珮紫宸
趨喜色六宫春曉玉帳功成傘城謀定整頓乾
坤了　五花雙鳳銜天詔萬里軍容耀拜超司
馬詰戎兵帶礪山河永保台階平陟雲臺首畫
歌頌歸元老　右調御街行

疏

蘇州府虎丘靈巖寺重修千佛閣募緣疏　代中相公

竊自瑞應恒星始表希有之實象化敷震旦宿
轉不二之金輪移飛鷲以成峯望崇襲之鳥跂
會羣龍而開藏瞻豐碣之扶螭蓋世尊方便廣
行集衆資共修勝業聖人神道設教假佛力用
暢王風利益最弘流通已久惟南朝稱寺四百
八十皆蕭梁多寶之場迨東吳量澤三萬六千
悉伽毗聚沙之地玆虎丘之雲巖者肇基有晉
標軌皇明本云海湧孤峯實屬元琳別墅皈依
正覺捨作仁祠襟帶名區傳爲上刹臨池劍窅
獸王跧踞而精氣騰近澗錫飛鶴子淋漓而清

聲遠設千人之講坐石點頭具四大之威儀
十方稽首至如城闉駢睍路半由旬祛服輕華
楊柳曉風之外踈籬畫舫桃花春水之間歌舞
與梵唄齊音團扇共方袍雜采廻慧鏡登疲于
累照媸非妍妍非媸若法蓮不染于污泥色即
空空即色是謂諸天神境洵截欲界清都爾其
有千佛閣也越昔當　文皇之季年廿旦瞻覺
王之出世旁連正殿特建麗譙妙相中峨兒月
面日姿可使見形入道應身徧示或衆林禪蓮

定宜接足與心九成摩窣堵之顏鳴鐸遥聞十
里百尺挺阿蘭之表心燈普照雙林合一智而
同塗無先無後在千眞雖異跡不執不常顧數
極必窮適丁未候至魔生有累寧免波旬風脆
琉璃橈棟難安怖鴿塵廚瓔珞危龕眞見盤螺
頂禮乇宇以何由旣幸遺甓留影未涉三災之
不戒似應革故鼎新歷此成住壞空卽刹那頓
成小刼念彼慈悲喜捨從無量誓願弘薰某遵
會持樞蒙恩于告津梁久倦向游宦海者有年

巾拂時來初蔭慈雲而結夏緣恭居士之號果
在人天徒現宰官之身位非佛地爰是本山住
持通寄率摩訶偕秪合掌敬白矢討發誠將遍
改作旃檀俾彌天載造眞欲振揚象教令智
重升而十藏未豊誰越貧窮之海七寶多匱
聯羊鹿之車叶人鬼而與謀須財法之兩施
自達公長者以下及吃栗薹香等善知識饒卽
百純千鋌以乏則半菽一麻俱大因緣力破貪
癡論一切原非眞有無分人我在萬行樂受眞

歸鷲引繩而龜持泥一心輪奐曲豔宣而斜光
入祇奉安開茂苑長洲面面擧姑胥之秀麗紅
函白繖層層吐舍利之圓明何止錫金紫于斯
丘頓還舊觀抑且被丹靑于淨域永結冥慈以
色不可見如來固知諸相非相于意亦甚多福
德竟滿三千大千散華方驗來因吾請盟于韋
馱尊者闡提亦有佛性君其問諸竺道生公聊
藉乘韋之先伸由權成攝深媿捷椎之未擊語
善無奢番署芳名比靈山之遠固式鑄高頌等

香閣于嶙峋

盂蘭大會疏

人靈萬物有覺卽心教列九流大乘是佛在來
俗有藩籬之隔于本宗無爾我之分漆桶打翻
便見混元世界蓮花摘下要知無極機械泉發
欲裏安身誰肯塵中着眼九華上座辭親滅性
已脫跡于披袈捨妄從眞擬離形于洗鉢植遍
菩提之對踏平苦海之波竊見本年七月十五
乃地官赦罪之期是目連救母之日溝渠餓莩

仰慕夤緣艸木孤幽注懸超拔破光明于冥𣆶
接淪没于坦夷燈浮孽水之迷淵食施枉亾之
游魄津梁長架有路可登舟楫盡完無川不濟
念空囊之莫罄計結會其可成勸助萬人銷鎔
千切善男信女同發慈心長者宰官共成勝事
青蚨白粲惟從大屋將來尺帛寸香悉聽諸門
擲下要利則流泉布地求名則魁象近天嗣續
惟艱抱送麒麟于釋氏沈痾未脱責成造化于
小兒孝子順孫薦先祝壽哲夫賢婦度難延齡

立見靈通咸如初願澤雖涓滴福不唐捐積培
今世之善根永結他生之正果

栢梘寺募建觀音閣疏

觀音菩薩用自在神力遊于娑婆世界善應方
所普救衆生玆文脊固高士栖隱之鄉栢梘祈
大士權攝之境比丘道欒頗勤戒律矢修猶能
稽首而白在里諸宰官居士優婆塞優婆夷願
以一莖草剏樹帝刹以一丸泥莊嚴法身夫聞
其音聲尚悉解脱稱其名號即獲希求而況架

寶閣于重霄布金沙于淨土福聚如海豈遽唐
捐功積猶山定爲依怙世尊諒不誑語持地可
作證盟

西欒菴募緣落成疏

西欒菴者直宣郡之兑隅蒼然平楚界敬亭之
庚境宰爾危岑郊負郭而日陟輕便景因人而
特增妙勝近窺檗禪師之遺井具足神通遥尋
裴相國之舊居尚傳護法蓋西有淨土適號樂
邦而南無阿彌能除苦集菴主沙門性果不立

文字專習薰修托鉢徧舍衛之城廿年徒跣徧
祖敷楞嚴之座萬衆犍椎即今頭盖一茅固久
甘于染削越昔笑拈五葉亦多事于莊嚴故欲
得聖教紹隆自宜置道場安隱計殿堂以臨門
闕鳩度載與緣甃甓而飾丹青鴻規少拓竊願
衣珠雖繫詎云四寶在懷猶冀影石常存佇望
雙金出掌况爲山止虧一簣進力非繁譬累臺
幾及九成因高更易屬且官清民須真饒利益
人天家給歲豐咸喜瞻依佛地弟子證明智日

廻向薩雲尺疏先陳寸絲不挂伏願諸善知識
念因果其相乘發大慈悲兼財法而鈞施擷鄧
林之片葉頓令樹蔭菩提酌溟渤之半蠡定使
池開功德毋用遽疑有漏應知弘導無方即此
刹那福歸如海何須永刼報悟聚沙必不唐捐
試攝他心于檀信原非脅詎請觀吾舌之廣長

黃池勝果寺新造五百羅漢募緣疏

宣城郡北距百里而遥有鎮焉當舟車之輻輳
號曰黃池介寧太之郊垌籍皆赤縣舊為仁里

家傳長者之風亦是樂邦人脩居士之行盍緣
一乘三刹獲遂皈依以爾緇服素衣都隨唱導
其首稱勝果寺者盛于當代肇自有唐歲辂講
壇提法綱于義海時開律席申梵網于戒山頃
焉共結彌天之淨因新沓寶殿忽彔滿月之好
相重覩金身聞儒童菩薩光淨侍立者三千在
我佛如來羅漢從游者五百始厥造階緣之有
漸以境生心然而廣咸惠于無邊由慈得力或
游戲三昧履巖嶮若坦途本具足六通絕彼迴
而利涉迺茲像設之未備慨彼瞻仰以徒勤主
僧悅公法門龍子禪窟獅兒念應真之隱見靡
常遷儀鮮遇必名工之裝鑾畢肖幻貌普觀腦
髓何辭所願誓弘善事毫毛衆施修檀廣寫殊
形越攷正信之徒類假絕倫之技李伯時繪偕
釋貫恐爽畫圖楊惠之塑奪僧繇巧施土木固
云諸相非相凡為老為少無關實相嘗說真空
不空即作怪作奇豈礙虛空將使晏坐飛行怳
默承其聲影若移天台衡嶺倏冥識其往來則

玉谿即功德之池而楚城猶化度之境矣夫今
願行之興也彌陀接引創奉者原雷氏之竹林
應供傷羅勸成者嗣唐家之棣萼而余從弟海
藏月邦談齊豎拂誼等同衣行衞經逢讚歎歡
喜譬他窣堵猶餘一級功虧屬我樅椎敢代十
方疏白寫邏乎交而酬禮尚可有無相通速感
佛乳而報恩自宜財力兩捨憶往丹青示夢失
侶且能得朋于斯金碧聯行植因定還證果況
謂矩羅尊者分居南贍部洲獨慙慧業文人請

據西方公案言無所詐福有攸歸

西樂菴挂旛疏

皈誠西樂頂禮南謨敬施七尺綵幡四角金鈴高綴親繡九層華葽雙條寶帶交騰占心動以非風禪機恭禀放毫光而映日佛影飄揺需百和之名香裊裊拂祥煙于仙蓋組乇文之梵字緜緜垂甘露于神針惟願世綿有道之長蘿圖鞏固人享無量之壽蔗境康寧凡在瞻依悉饒利益

宣城風義疏

夫平陂相倚世無久泰之期興替互乘家有式微之運故扶危拯困以輔天道之難周而敬梓恭桑殆本人情所自致故太子少保都察院右都御史張公敬亭乃一鄉之先達實 累朝之舊臣父横玉而子握蘭光依 北闕屋飛甍而田連陌雄據西城羅綺從風半選金屏傾國軒車映日爭來珠履盈庭在輿儓亦氣可薰天即城塹且脉幾絕地蓋當其盛也善建不拔永言若帶礪之堅曁其衰也維命不常舉目有山河之異昔詠振振于麟趾皆謂清門縱圖姣姣于兎營更迷故穴資身無策或族衆而食貧束手旁觀由豢養而業廢今若其曾孫張君廷陛者爲戸部副郎公乾之孫長君煌之子末遭減刦頓値窮緣挂百結及一絲誰追念同袍與子遇三旬則九食宵遽起蒙袂之人夫妻對泣于牛衣虚稱擁被父子垂涎于魚釜頗怪休糧嗟乎高臺曲池孟嘗君與哀牧豎珊瑚寶玦杜少陵

致慨王孫况人董亡于百年姓名可識計澤雖斬于五世苗裔猶存伏惟宣邑先生長者推厚黨勤類之心察號饑號寒之狀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輕似拔毛便能活邑中八口之家重如返魄比覩鄉者沿戸坐索去思之碑錢兼聞僧行叫街乞化來生之藏實其酬交于當路倘要福于往因何如不望報而施恩益見非有意而爲善共玆義舉跂我仁賢謹疏

白事

勸義白事

宣城縣知縣某敬白于通邑鄉紳及諭我耆庶伏念今兹夏五之交適直陽九之數霪雨彌月橫流稽天本縣方其時履任也秉濤犯險已切予儆之虞觸目隱衷更負已溺之責況肥蟥繼商羊而作祟鼉產與龜坼而疊菑在眼前雖僅支吾穀價漸踊計將來决多流徙菜色可知本職微天之幸上而仰奉督撫之規則欵欵推心近而親承郡尊之德音諄諄提耳雖不敏矣竊

願從事于斯非曰能之敢遂借助于衆顧凡庫羨已作糴資有司者既不強發巨室之蓋藏緣充飢而割肉又不輕入罪人之罰贖輒用穀而代金實念餓殍之殘枵腹以待倘除募勸以外何力可施再拜以求冀行募者廣維桑之閔卹毋辭勞苦三沐而請望受募者斥半菽之餘贏大破慳癡諒士夫豈俟多言定當無爲爲善卽黎庶自圖陰德亦必力行行仁葢上之體下也題賑題蠲本意寛一分使下受一分之賜則下之助上也或稍或價固宜早一日俾上慰一日之懷至若降祥降殃載諸易訓有因有果具在釋文此皆感應之恒然奚假官司之贅列至若囙爲封執付痌瘝于罔聞陰欲阻撓視疏牒爲虛設顯非良善別議科條幸鑒丹忱無孤白事

贊

怡怡堂贊有序

昔儒言誦出師表而不蹙然奮忠者非人臣也誦陳情表而不油然思孝者非人子也今恭誦

學臺史公怡怡堂編而不僾然脩悌者非人兄也亦非人子也是編卿大夫士所爲序記歌詠及託象設圖固且纚纚大備奕奕鉅典矣而贊之體雖有其目尚歉其詞小子檮昧竊于斯樂觀其成樂則生惡可已殆不知手舞足蹈又何知贊一辭之不能也敬爲綴末而彊名之曰贊

贊曰

詩稱孝止書云友于天之嘉命民之秉彜倚與史公大猷允綏出則烈烈入則怡怡烈烈在

朝直道如矢怡怡在庭喲弟于子兄兮惟怙嫂
兮惟恃顧我復我食爾訓爾因弟廣惠移孝作
忠墉高射隼路辟褰驄波澄湘漢烽息秦雍
璽書賜履舊京鎬酆曰大宗師察倫貞敎彼都
人士是則是傚化自躬行風先文告猶我宣尼
及門速肖踐台輔鼎親顯名揚塤箎叶奏芝桂
垂芳洽舒琛釆河出榮光千支一本永頼斯堂

桐川三瑞贊贈廣德守姚江邵公 幷序

邵公之守廣德政通人和上最矣于時有岐麥

馴雉白兎之三異焉夫異者以其非恒然而公
之政則固有恒也蓋桐川素號難治公壹切以
平易近民民與士皆有恒心而無遷異物元氣
薰蒸至化翔洽遂溢而見禎符瑞應何異爲吾
宛陵在州西畧既沐九里之潤覆惠三事之祥
光祿葉君任父以其圖來示予因名之曰三瑞
敍而贊之鼎祚及任父皆與公稱世講而公與
予又嘗爲同舍生不敢以謟進者也艮史氏或
有所采必傳公于漁陽中牟之間

瑞麥贊

有瑞者麥三穗兩岐漁陽垂詠桐汭重覩田畯
至喜含餔且嬉既富何加于曰敎之

瑞雉贊

有瑞者翟爰集公庭匪樊自致不擾而馴相呴
以樂孚化以仁譽命上逮天下文明

瑞兎贊

有瑞者兎玉質金相窟含皓月林映淸霜素心
格狡朱目升陽豈貴異物廉白是將

宣城蒼坑茶贊 幷序

茶之用至于今而始眞昔之末碾湯浮龍團鳳
箔非其質矣吾邑華陽山有蒼坑窑隴故產茶
至于今孫伯揆父子采焙而始顯伯揆事事淸
絕其製茶則倣大方之於松蘿也色香味三者
具矣而名價乃復倍之醍醐生于酥酪精于酥
酪物理固然亦由人勝茶二品一曰春雷甲一
曰秋露英然春爲勝焉秋則園主靳固有抱蔓
之慮價益翔壬子春伯揆屬余爲之贊以貽同

好適增湯社一段故事耳恨不使陸鴻漸蔡君謨諸君見之贊曰
瑞州先春驚雷甲坼惟華之陽土長泉洌物生有滋甘芳冐越騎火手焙授法自歙縹碧茸茸色若初苗精氣所挺爲石巖白香出空中還與鼻接玄味自然了非在舌不可思議默焉妙契爰報乳恩供佛禪悅活烹淺注以次待客

樂平丞東潭高公像贊

其屹然山者身耶其沈然潭者心耶其燁然虹者形耶其冷然風者神耶其毅然冠而儼然衿者丞耶其皤然白而鏗然金者丞之名耶嗚呼其明廸功郎高公之眞耶而贊者汝南生耶

姚江門山人像贊

淛之濵江門山人蘭其珮葛其巾一毛炳蔚片石嶙峋噫希有虞之苗裔兮步邕斯之後塵則山人所自稱

屠長卿像贊

若濯濯桐上露若謖謖松下風若昂昂野鶴若冥冥飛鴻若瑀瑀文豹若矯矯雲虹斯人也吾不能一名其彷彿而強名之曰老子猶龍

周慶叔像贊

吾將置子於丘壑而世方急子吾將標子於雲臺而世尚違子有弁峨峨有茹泚泚絳禪碧襦左圖右史優哉游哉聊復爾爾夫夫者誰慶叔周氏

林仙客像贊

而貌孱嶔而行蹣跚爲今之象坐而嗒然身不滿五尺而扛九鼎于徑寸之管如椽追北海之魂而少其凋彝之富把南宮之袂而無其抱研之顛其心手適而遒勁合則出入祕書率更之間帝曰此朕五雲之書吏世猶號陸地之跛仙

吳長輿像贊

宛兮清揚此貴者湑胡爲乎青衿而玄裳碩兮恢張此壽者相胡爲乎阻艾而踰彊胸中有經緯而無鱗甲目中具神俊而略驪黄或拈弄藻繪得游戲之三昧常叅合文類擅今古之一長

斯人也亦嘗露灌頂稱佛子曰柰園居士而吾望于鬆于髭識其爲相國孫吳十郎者耶

從弟次公小像贊

瘦勝肥慧勝癡烟其目頹其頤獨盤礴開臨池丹青引藻翰馳全于酒託諸詩就所得巳經奇之人也吾西堂夢見之傀俄狀綽約姿恍兮忽兮其斯爲梅次公者噫

鶴鳴子和圖贊 爲湯伯鄉司訓父子題像

胙則玄鳥上維命也和則白鳥中相應也仰高

俯晉式勞且敬也伯兮聲聞達天聽也傳厥丹青以人爲鏡也我儀象之後咸以正也

自題小像

知是肉身影身知是人相我相但置丘壑之中不問像與不像眼突四海橫空腰瘦一生倔彊文筆枉却虛名書袋多他業障儘從朱墨平章何用丹青形狀合留素紙糊牕歲歲梅梢月上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七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八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引

選刻緣督集引

搢齋先生仕宋爲叅知政事亦顯融矣而其事不著以文著于翰墨諸書則緣督集是也然其文于當時亦不著蓋時方禁學而先生之文澤於道德仁義以卒歸於學夫學何可禁也宋社

之墟有繇然矣孰謂文無關於氣運哉今世右文爲治學術大明家握靈蛇人窺函象是集之行如加棗雁于渤海耳固何益而余後先生生同里獨感先生之文不著于國禁而國隨以傾世道升降若有機焉至于言能澤於道德仁義又安得不以文稱耶先生之本支微矣故集益無傳余曾氏婿茲來爲宣城也屬萬君伯武梅君某某暨余姪世輯略爲選而斥奉刻之因系之如此

倚玉集引

紹古自陸平原嗣以謝康樂之鄴中江文通之雜擬而高廷禮之于唐頗有似者然不皆和也張侍御伯大先生望九之齡矜清而筆健齒宿而意新乃取唐人近體之尤者一一和之夫寫照者傳其神采則頰毛可加相馬者得其天機則驪黃可略有似有不似弗問矣辛亥之春先生以郵示余命題數語讀一過宛若起唐人于千載而相覿面亦若造先生于萬里而相抵掌

遜云倚玉實則貫珠詎必離之雙美乎先生進而期頤它有所和也予時年七十餘倘未耄當請更端焉

贈盧邑侯入　覲詩引

夫歌以永言叅輿情之鼓舞頌王容告美盛德之形聲咸緣感而斯通非無因而強作我君侯盧公苞誕秀容出叅墟汾晉之上符分巖邑臨敬亭宛句之間峻節與疊嶂爭高千尋立壁清操共澄江徹底百尺照心維士風則陽橋斥而

耆碩尊崇正民俗則析楊卧而簿書希簡閲三年之久何止于綱舉目張合四境之姚盡囿于光風甘雨是月也一陽來復載奏牘以朝　天雙闕雀嵬拜冕旒而近日推賜金之盛典晉錫康侯遷執玉之仙班泰交聖王藎江東十郡所未有誠畿南千載之奇逢者也唐兩生遵典承家衍餘芳于棠棣課經侍座沐玄化于菁莪雖高矣美矣或難企及門墻而薪之櫄之實由隆施庠校陳請酤而薦𠖇更望來蘇詠短什而擊

轅用資行李惟駟牡之恐後聊乘韋以居先序特薄言詩從副墨

長安秋逸引

詠物詩刻比相肖而恒思損格感興詩標會切至而恒思損意頃雁宇盛行南中傳入燕吳君福生試政之暇偶一爲之復出衆構之思表而窮象極變可謂工爲形似之言然而觀鳥獸校蟲魚雖學者所不廢非其大者也撫時寓事則秋興之作興焉秋興八首肇自少陵近代李獻吉以後踵効之其氣率憤越而辭剴激時使之然也君躬遘明盛之世列在周行以彼材略何施不可其氣本沖夷而辭敦裕顧余間闚其微若有所抑塞于胸臆而言不能宣者殆志士之概乎始求之深頗治之急亦先喆所慎重也今之時誠多故矣多言則多故奉職循理可以爲治郎潛吏隱可以安身是編目之曰秋逸夫秋氣易悲而以逸福生固巳辨此矣余第知其詩于格于意有所以衷之兩無損而巳

崑崙奴傳奇引

太一生好覽外家言至崑崙奴傳憮然自失矣噫嘻人未易知知人不易信夫惟時上巳修禊于宛酒間戲衍其傳爲樂府以佐觴政系曰自荆卿刺秦王不中以死而惜者曰其不講于劍術也后多有用劍術顯者若崑崙奴亦其人或以本莊生繆悠此傳之屬志怪耳余少好譚劍然未有所遇年十七八見劉大司馬聞客言曾中丞規河套時兩道人事甚奇劍亦誠有術余

獨有味乎崑崙之爲人則以其不難爲人奴也猶難之難圯上老人授子房一編怒期之其家後辱以覘此其意蓋大較可想云夫彼一品者始以其奴易而卒不可易今世稍見尊龥能以易士士卽賤迺不奴若也者心悲之此傳稱一品家而別編直稱汾陽豈傳諱邪汾陽其盛聲色以自汙紅綃一歌伎本不當御且若玆類者先頗著諱何所用也其置勿問固大度欲以崑崙而名爲天下除害抑其體然余竊異夫以汾

陽之賢不內侮俾此人終不錄而又不克除徒持兵自衛余故略損益之傳以十餘年後崑崙覆賣藥雒易市中古所爲劍仙者謂其術精遂可以沖舉果然乎是余亂之指也

題詞

百男圖題辭

夫善頌善禱宜莫如詩螽斯麟趾振振詵詵皆是物也然弓獨以祀熊羆以寤蓋冀幸得之而以通于神明叶之精寤至述玄鳥于天命載翼覆于誕固亦繇先德焉武陵之源有龍氏者實稱淸門云今大夫龍公司理新都凡五年而政平刑措儒術餙吏聲隆隆起矣乙酉春而公子生人無不驩嘑持牛酒賀者東海徐生爲其鄉郡繪百男圖以進而爲之題曰昔于定國之先爲吏而獄無冤迺高其門戶以待後之駟馬定國卒爲漢名相以眎于龍公相景響然而公家在楚衡爲五嶽之一太和叅之其治新都則新都之介有白嶽白嶽又

世皇帝所嘗禱前星秩在祀典者以校于高禖不益合符乎哉龍公善稱詩下士詩不云乎維嶽降神生甫及申又曰則百斯男譽髦斯士夫以天命則天應以地靈則地著而與詩之旨復將爲昭先德顯矣一圖而三善具焉圖可矣龍納言之冑也龍君他日躋膴仕佐虞廷而羣公振振詵詵以作求其世語亦有之公侯之後必復其舊其尚攷實于斯圖

題吳福生休夏詩

昔大德尊宿每當結夏輒有小參福生此十詩
以休夏稱夷然澹然寄悰名理欲混刹塵迺其
氣拂拂時而矯矯望之不能如木雞擾之不能
如水牯也者將無微有以閼福生乎雖然以詩
至彭澤之沖恬左司之簡遠而其詠荆軻及逢
楊開府何勁俠也若香山之達眉山之曠下筆
言語妙天下然于世所爲譏稱欣厭者又率無
異焉夫之數公皆深于詩與禪而有得者也福
生偶有概于衷而託于詩與禪者也其不盡作

黄面瞿曇語而時拂拂矯矯出白面書生氣習
者正福生之天眞爛熳所詣深于詩與禪者也
詩與禪理相契而機相通要之皆非無用者福
生其試與極深者叅之余有口杜毘邪久亦欝
所與言詩唯向福生索米汁以此詩侑之爾矣

書吳福生游黄山紀

桃源人言不知有漢尚安知魏晉是後遂無復
問津者天台千樹之花萬年之桃乃坐憶人間
失之吳福生去家投道黄山芙容峰一歸里大
悔曰此何異曹馬之際乎吾日在烟嵐瀑響中
初不知有人間世也余視其頂有黄光心影正
青霞幾縷自袖出迫之得黄山遊紀焉益無險
不躋無勝不肇文奇絕處似漢封禪幽絕處似
盛弘之酈道元固往遊者所未歷亦往記者所
未有漢武聞方士譚鑄鼎升龍事而歎使朕得
從黄帝遊棄妻子如脫屣耳玆山寔軒轅之遺
跡邇在封内余輩當褰裳奮登問峰名所爲三
十六必有福生之不能盡者卽有文必遜謝然

以青蓮于黄雀眉山于廬阜皆有所謝去余福
生目擊道存寧較毛楮間一瓢一笠持此紀爲
炬筏幸無道迷中返矣

題三家雜纂

義山才情蓋代風流自憙樊南金鑰之外旁及
此集豪賢若蘇子瞻王君玉棡次續毫若欲娩
美果皆遊戲三昧乎夫道在瓦礫在稊稗何所
不寓而玉化爲環玦金化爲釵釧餅盤又理所
必至也通此者必能曙事理察物情俯仰咸適

其宜進退不甞于度詎止如李氏之所爲足以戒而巳故學人讀書但須辨求益之心耳

金合記題詞

徐武功出治河壑堤屢圯夢告以神龍無欲窘而臆之曰龍不易神他則皆有欲者也因以計驅之去而隄成夫海雖百谷王廣利亦豈離欲界況其女乎王董爲鶯兒宜人間之怨慕漁父爲龍女寫泉底之情釆各極其態各踔其才不亦通幽明之故哉至其綴引鑑面以戒夫貪而

無制進而不止者則所記遠矣一時儒士若韓眞之曇花若士之紫釵膾炙人口然微傷繁富是記獨以簡得之所謂其探驪龍子得其珠耳

戒珠記題詞

自世說行毫吻所及輒自斐然何元朗撮近代之勝而爲語林王弇州撮兩家之勝而爲語補彭城瑯邪又先後爲之評隲其于晉人之標致可謂不遺餘力矣嚴君是記復總攝而條貫之右軍一時寄慨于晉基千載中志于戒珠淸頌瀟灑風調若新蕺山鬱林鏡湖澂徹歌于斯使人益想見其父子

神女記題詞

騷纍與日月爭光神女以雨雲著夢后代遂指大夫之所諷襄王之所遇者而詫以爲奇又一夢矣蘆中人乃復譜出是以夢解夢者也體嫻雅而口微辭殆以宋玉自命乎至若弔屈懷湘則又茹志于憂國寓悱于詈余將亦被放之辰行吟之次以代詹卜耶吾聞之倡優拙楚劍利

是記出倡優且工吾不勝爲楚慮矣

丹管記題詞

新都多博雅之士繇文詠書繪至雕幾象數靡所不有然未有以塡詞聞者太函先生嘗一染指且苦聱牙它可知巳余友汪肇郃太函之宗也幼即扶侍客廣陵巳入太學爲秣陵遊金閶虎林蕃所常往來地以故絕不能操歈音時時把吴姬之袂惱越女之唇倚節和歌微恨元子之聲雌頗嫓周郎之顧誤一日感玉壺春與玉

清菴事而更南詞爲丹管以記之夫音出心生詞由音出者也五方之民其音各一大較東南之輕浮西北之重濁有相用而鮮兼劑今之治南者鄭氏玉玦而後一大變矣緣情綺靡古賦之流爾何言戲劇尚論者思反所自始則又茀以荆劉拜殺爲口實本色當家爲貌言而一切惟務諧里俗曰何以文爲是方厭八珍純釆之黍而直追茹毛衣葉之初其能耶否否之兩者雖有間要以與耳食何異肇郤是記質而不俚

藻而不繁語不必銷魂動魄觸鬚則鳴事不必索隱鉤深取材亦贍庶幾哉其克衷矣二陵吳越之間必有能譜而傳者予恒有言識曲知音善爲樂方楚子而欲齊語也吳越固莊嶽乎

題安雅堂酒令

令之酒牌葢合唐人之酒令葉子格而倣爲之然唐令皆不傳惟手勢啞樂稍存其遺絶自不倫安雅堂酒令一卷曹紹撰載陶九成說郛鮮睹也酒徵以事事系以詩五言清令出其時蹊

徑之外紹當是宋元間人瀼東在夔州顧名不甚著古人多晦跡讀書不若今之士游談自炫耳吾鄉酒道流通而不知章程轟鼓喧呶倒裳側弁去昌黎所稱文字飲邈矣是編一二闕譌爲之補訂付從子士勸手錄久而士與刻布之易卦凡言酒多隷于坎則酒固危道也夫知安雅庶其無危乎

題程彥明冊

古法之董傳而盛行今者莫若印章要莫不知

有文先生矣廼後名手多出新都予所見彥明則吳人耳然其法與新都不必合而新都之與文先生亦時在離合之間新都工者有二何其一長卿其一何遵字叔度旁通詩性易與不肯校錢刀故愈工愈貧今方客章元禮又遷客之貧者也孰謂廉賈五之哉彥明于其鄉壽承先生取法近工不減長卿倘復似廉叔度也予將賀貧焉

海陽范穆其詩評

泉工方和筆吮墨而獨解衣盤礴此眞畫手也邢夫人衣故衣獨身來前迴致尹夫人低頭而泣此眞國色也儻得此可讀范穆其詩矣

書跋

曇陽子書陰符經跋

曇陽子手書陰符經貽學使徐公是經論者以百言演道百言演法百言演術徐公仕宦至中大夫歸不待年其于法于術用誠有所未竟而茲所可竟者神僊抱一之道爾然其大致則一

矣道之眞以治身其緒餘以治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有味乎先民之言或謂是受之玄女或謂軒轅氏與玉女論陰陽六甲退而自著其事曇陽子居嘗好書是經夫豈以二女自命耶余覆睹所貽王廷尉元美心經鳥跡龍文若出造化其原反終始又必軌于正經余不敏無能知曇陽子敬爲徐公跋而歸之

羅伯符書醫無閭碑跋

伯符此碑故緣法平原部署整嚴精釆汪射正

猶光弼代子儀軍耳尚不知李寧遠出塞時得似其家太尉否而余私念寧遠之貴有勛右司馬用巨卿臨墳乃以一布衣勒銘也所爲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

何仁仲二園記跋

仁仲二記各翔其名狀極力高深柳州有言有與如者有曠如者園之勝甘露以與釆芳以曠記亦具如之彼梓澤蘭亭平泉雒陽之類霜蕪煙莽讀其文若猶挹曲水之波秉金谷之算偃

卬醒酒之石游戲宛雒之間不千載如新乎宗少文圖寫一齋曰撫琴動操衆山皆響夫圖稱畛掛不屬之垣則寄之楮素其神易耗其用易單故惟文之不可以已也余臥而受是記二園在我几席矣

張幼于座右銘跋

座右銘傳自崔瑗先大夫嘗口授余兒時余顓蒙不肖以逮于彊張次公出此銘見示文約義宏無滅子玉殆切負先訓之媿

張幼于銘箴跋

幼于文麗以則多所可書而休承傳士獨爲書其箴銘志念深矣定當與中郎石經並傳耳

張幼于身體十箴跋

幼于十箴進于道矣而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葢鬼谷先生遺旨也余少好盡言刺舌不免于口箴猶竊有味焉夫韋之與弦亦各從所佩而已

張幼于惠山泉贊跋

惠泉甘冽復易致卽足以甲中泠諸君子喋喋不已有爭心矣乃越人方豪爲不平于第二泉而欲翔虎丘其上猶可異幼于此贊奇文蔚起頗極力于惠與余言則又以中泠實未宜遜惠余旣多禎伯不爭之喻且益服幼于之澄懷無累也

書金陵雜感十首跋

壬辰春初自北還留滯南都多今昔之感輒賦此詩夏五過吳門晤王德操相與道故感亦係之人生幾何姑蘇臺遊麋鹿久矣德操命錄一通是時梅雨新霽薛校書吮墨調絃來爲慫甬登致爽閣附題楮末如此

蕭府君四圖跋

右四圖乃郡丞桂陽張公以貌我府君漢陽蕭公而屬鼎小子題者也府君守宛陵治行爲天下第一學道愛人躬行而化戶多弦誦庭鞠竹書有隆古之流風焉是圖特賢者以識其大而已夫圖者模也在昔勛猶必著之丹青銘之鍾

釜以示後模也顧圖之爲用顯其爲力微當因于文辭以久其桂陽公屬題意乎然余何所足因余嘗見孔子杏壇圖與文翁講堂濟南之授書臨淮之夾鹿今轉相倣效之葢慕說之爾余郡諸縉紳三老宜家置一幅使後代登吾郡于鄒魯如前所慕說惟蕭公是模亦張公所貽惠矣

書族義疏後

以玆疏而義名也吾甚義之且慨然悲俗焉故

民者不必家給人賜也不違其時不盡其力足矣睦族者不必置田設塾也無攘其有無攻其類足矣廼豈弟之父母恒幸見吾邑而親睦之風何闊焉希覯哉夫惟闊焉希覯也兹疏始得爲義矣

黄池撤關碑跋

此府君史公撤黄池榷關碑記也當與河内史公之歌並傳爾史公名起欽東越鄞人史公之先有史公名起者魏人襄王時爲鄴令引漳溉鄴以富河内而與民利今史公弛禁已責以惠宛陵而除民患患與利相乘也除患廼所以與利而名適與之符顧今持極難反之勢而亢必不得之威則爲我史公者猶難矣夫蒞政有本濟事有幾上獲下安非可倖致也于時水絡清夷舟艫游泳賭河功思有躋是碑峴首者世多好西河書亦有三日碑下嘆名不虛得乎

疊嶂樓詩跋

郡君矦史公旣梓行疊嶂圖記示鼎小子且徵詩焉鼎祚嘗有疊嶂詩數篇固謝不敏不敢以塵築人因念青蓮天才也登華山落雁峰慨賞曰恨不携謝朓驚人詩來及誦崔司勳黄鶴樓詠竟去而賦金陵鳳皇臺古人之服善守勝如此兹樓也謝李在前敬亭宛句環帶左右千庶知所自擇矣聊復識此以酧君矦之鄭重

疊嶂樓碑跋

疊嶂樓二碑元廉訪王士熙記固是侏儷長沙李文正詩亦董流暢它一二以位建耳府君史公上撮謝李之勝碑之樓而獨孤氏記奇僻有意補闕事也西河書規禊帖而胤醴泉覩少師師法猶遠是碑出可以攻文可以飾治而宣之風于是徵焉

君子軒記跋

竹之品曰秀曰勁一之此文得其秀仙客書倣率更得其勁無負此君矣而軒中寘王適符晋賢竹林之數亦自奇然予見葉先生擕一鹿馴擾竹間黄質白章與碧鮮綠潤相依也何不更

爲記以甬東傳之稱馴鹿廣文比瘦羊博士乎法書中又當增竹鹿帖耳

屠緯眞書林仙客志嚴菴碑後跋

緯眞文章言語妙天下晚乃悔其雕蟲刳心入道絕筆茲跋適與仙客有宿因耳予覽之旣切臥碑三日之願且深曝書人日之感

陳郡公啟跋

駢偶之文濫觴于東京而叶律于趙宋眞儒碩輔且工爲之益抒事成文緣文諭志將俾覽者

適爾聽者慓然不直炫縟釆調金石而已是啟郡大夫穎川公篋也往偕計北首次于淸源有同人爲關徼所困訴之部使者公爲發憤削牘致不平之鳴使者大驚異下謝而禮之淸源距會連約矣處甚邇彼義不市帝此義不辱友咸切倫常其書與是啟當並光天壤焉公政治藻翰名一世適有獨以是副墨者無亦感交道之陵夷且以著文之爲用乎談言微中可以解紛太史公記之矣

陽明先生書草跋

此王文成先生與黃宗賢書手草也天台從游有兩黃其一爲宗誠而宗賢由任子薦登宗伯則以議大禮申明永嘉合上旨書在嘉靖歲丁亥是歲永嘉上大禮要略一時新貴矜氣伉論甚者以猜阻訐撼也初先生與宗誠書云宗賢寄示禮疏然古之君子撙節退讓以明禮果若是爲斯道計進于議禮矣此其意誠宛而章時先生方引疾居東卽拜封流言且沸故不得預

議持平若胡端敏之里居焉斷斷休休凡三屬義益大臣之審于進退雖退而憂國其志念恒若此吾郡尊大梁金公獲此卷命咢小子識其後予惟文成書所爲萬物一體三代同治者固我公异日處端揆事也公蚤嚮聖學深于道就吾郡之風猷亦足以覘矣

書坐隱先生傳後

杜夫子論奕曰精其理可以大稗聖教余竊疑其言及讀顔太史之傳坐隱先生則爽然自失

也汪先生頗好奕而善之其于九道十勢規繕決蕩為之揆方為之參變具在訂譜者良可寓目傳言先生嘗從祝李講性命之學從蔡峰受記禪蒴又從呂祖賚全一之號于蕊珠之痁言是三大聖人之教旨先生皆游衍其端調劑其用以環應于無方卽坐隱直寄焉爾而跡先生之生平頫首揖志誦學淹贍多撰術質行峻節太史公纚纚乎極意發抒咸以為詞無溢美則壹歸于儒絕詣卓識超然繫表謂藉奕為東心

止念猶有待者也何了悟為今先生爵大夫任在鹽筴异日以才地　徵入為侍從之臣金溝清泚銅池摇颺當得劇碁且特以文辭相應較東方生之俳優畜倍勝焉詎必蒿蘆之下稱隱哉然余聞圍碁高張疏遠或遮截爭便或守邊趨作實寄兵法比者滇失内地逐左虜方警儻有薦先生待以不次寧復得喀焉坐隱乎東山之賭墅漢中之對戲信可人也雖然先生已自揚宗伯命無無矣若有以為而無以為卽為

國家當一面殫力策勛亦直寄焉爾矣

陳崇陽先生遺文跋

明文至嘉隆盛矣邁巖王先生起溫陵猶稱著所為文致蟬連而詞疏達殆上本太傅中壘之陳事下依臨川南豐之切理至數君子之雄于才者出為兩京或為六季然亦無㢝于先生之為世尊信是時陳崇陽先生則尸祝其鄉先正先生而簡遠峻潔辭益修事益裁領以諸生終名不能走四遠若王先生也者而又百一堇存

迺今始表章于我府君次公是亦吉光之片羽世有不共寶者乎昔伯仲以文顯者無如雲間之二陸眉山之兩蘇若夫名德嵬然並峙固有公家之元方季方在先生初不以詞章為也异日而我府君位近列若相國縉表其兄右丞之遺文于朝此當與王先生之玩芳均備延閣矣為跋歸之

重刻警俗編跋

性失而後有刑刑失而後寘祥幽通之說藉以

贊王章禪聖教夫巳生衆生皆命也篤親愛物皆性也卽是編所載溺女擅殺牛　國禁森列固有常刑然而當事者三令五申具文耳未見有舉法極懲者也彼以橫目忍人蚩蚩𤋮𤋮匪刑曷創焉豪有力則多援女以厚聘爲益惟日椎牛佐酒爲天子無故所不殺卽有殺而莫敢尸者以爲恒因果感應特可以聳小夫婦子而不足警頑福貴人況豈刑所得加乎吾郡尚尠溺女土廣品繁方圓不乏何鼓刀者之接肘于

市以爲一日而解九有餘技也郡大夫溫陵陳公每縣丞署郡篆仁心爲質惠而教我往受是編虎林玆圖布之宛上迺兩臺告戒之檄先後下適與事會殆有同然要以使民明而遠于刑成若其性幽而業銷報盡免于六道之輪轉仁人之言其利溥矣刻成公旣自爲序以余小子家世不食牛命識于末余復得宋一事在宣城著及馮元成大叅一記元成俞安期謝室並吾友也信而可徵

吳福生黃山詩跋

人宜有所不可盡福生歸自黃山初追得一記耳巳從王尚玉得其諸詠遠勝記往余爲題休夏詩大胥氏所稱休夏詩名噪者也然彼特感激一時易盡耳此則幽靚沖夷有不盡之致胥氏爲天下舉首宰文柄猶亟稱福生之制業郡中無兩是何可一端盡哉夫有所不可盡則盡矣

述

疊嶂樓述

寧國郡治特據陵陽三峰之第一峰天下所號名勝爲疊嶂樓者則郡治之東北太守衙署之後也南齊時爲高齋謝玄暉高齋閒望及視事諸詩輝映今古世遂以謝宣城稱之唐初爲北望樓鄭觀察薰所云齋高今北望而唐人詞詠咸名北樓是巳至咸通十二年刺史獨孤霖之記曰郡以谿山著而谿小負因名疊嶂則疊嶂所由來遠矣鄭公以唐大中來碑謝詩于樓西

北偶越百有餘載爲宋淳化而理郡姚鉉惜其傾隊遷置綺霞閣天聖初東平駕部者再新其閣分勒謝詩治平中知州宋任復取唐賢若張裴李杜凡屬吟諷並列貞珉不必關預是樓也余嘗徙倚登眺俛仰今古慨片石之不存幸斯文其未喪爰自南齊迄于昭代尋討誌牒單詞累牘唯涉是樓悉爲登錄且首列以圖亦庶遙聞者獲以臥遊後來者可以坐照爾

書宛陵禪葝四則

圜闤居士曰杯度而下皆不出宛陵而應化宛陵者也摩騰自天竺賓漢羅什由龜茲入關至于達磨持心印而啟宗門作東土之初祖奚必截葱嶺以自封距眞丹而別畛哉若宛陵之禪衍于南泉暢于黃蘗河東所錄指超詞峻實紹曹溪之法寶豈止宣土之藏金其佗雖深淺利鈍不可齊年而棒喝普叅悉能弘教開堂即任無所從來帶笠便行亦無所去今董掇其歷宛陵者著于篇

扶風遘陳隋之交備膺宸眷蔚然國師然而高僧不存傳燈無錄固知紀述周洽爲難是後敬亭宛句之間宗風嗣興叢林鬱起然亦多東西南北之人而已産自宛陵稱釋門之龍象若大慧師輩則又不就槽廠別坐道場抑機緣各繫于遇或土風能使之然耶彼營士之雙修委化普惠之壹志遺身則宛産者也金公參黃石之畧迺終安碧峰之禪即留侯之封隔一塵矣姚恭靖見譏于其姊何惑焉

鳩摩羅什言天竺最重文製宮商體韻以入弦爲義覲王禮佛以歌歎爲美故學觧雖終落情見而偈頌亦時露性宗宣故少文何望于釋釋止丐化何論于文在昔唐有清越頗稱翹楚董存一記宋有守訥唯心淨土餘見一詩可眞懷來之徒眇無徵矣涇川三衲其初又不必里人也今併行脚宛陵若泐若斌及名碩所爲贈釋者總錄一科亦倣夫菏澤之弘秀西蜀之禪藻焉

佛力廣大無邊靈異莫測不可思議舉世希有然而於我法門猶謂妄見大乘者所不尚焉顧其具足神通抑或徵應光瑞宛陵亦時有之矣大衆彈指而讚歎初地信心而回向毋生上慢請證冥祥

書青泥蓮花記十一則

女史氏曰多漏之體尋香之人則女曹以爲昔歐陽文忠知頴州官妓盧媚兒姿貌端秀口中常作芙蕖花香有蜀僧曰此人前身爲尼誦法

華經二十年一念之誤乃至于此公後問妓曾聽法華否妓曰失身于此所不暇也取經示之一覽輒誦易以他部便不能矣噫嘻精進則性比丘尼悔退則誦法華妓雖有萬行都無兩因愼之哉

沮澤淤泥之地亦有嘉生火燄熱惱之場豈無凉界故護呪散花之衆或本目挑心招之人抑翅蜚骨鑠之靈權示跕屣挂纓之跡益一淨念則茶坊酒肆卽是道林一回頭但脫械放刀立成正果彼微豸且能化殼冥合眞詮頑石猶知點頭本含佛性而况若而人者乎余撰是記首列禪玄夫亦開方便之門遵歸受之路者也

婦終于其所事而忠矣况倡乎彼徐倡之三人者卽終事且難于國又何以死焉夫忠及于倡其世亦良可悲矣梁夫人不難于識靳王爾親執桴鼓以作士氣而跣夫失機以章軍志所謂勁烈不貳心之臣豈復得辱以巾幗哉則又何論于倡也

嬌陳而下或酬恩于知已或務分于窮交既勝薛公之市朝盈暮虛復異和氏之辟銅山錢樹固此曹所鮮能也嚴蕊至吏治榜笞而終不以一言汚蟣士大夫亦誠立名義不侵爲然諾乎朱元晦于是失刑矣彼希濤以死猶烈悲夫

宗伯義翅兒以殉海要其志專滅賊耳不婦夷生可也余故置于忠義之介督府大度人握槊更衣何所足悔而夷之且安信賞哉

孝百行之首也故女自有孝經倡雖失行乎其

孺慕固有天性焉而不少槩見則以多䙝而似
者耳若新王二藉手復讐亦庶哉葉妙寂矣
倡以色爲職而主利者也見金夫則不有躬遘
壁人則爭縈手益自昔爲然至其陰陽捭闔術
險于山川憎愛寃親情危于泡露故過而不存
庶超蹊徑之外往而不反必墮雲霧之中矣迺
翹然自殉其身而皎然不欺其志者顧代不乏
人焉此詎必彤管受訓于師氏栢舟始詠于共
姬耶夫亦習不能遠性而已

凡倡其初不必淫佚焉或托根非所習貫自然
或失足不倫淪胥及溺人之無良一至此爾間
有臨中流而海峤遂登薄虞淵而日車始稅卽
頓漸不同要其從道固一也覩彼伏櫪尚翦鬣
以充駒抑宜焚巢復將雛而稱鴇不大有徑庭
乎至若憐才士則適願佳偶篤交誼則贖嫁文
姬既表風流之標致且殖陰隲之善祥矣余因
憶革朝之遺忠其後隸教坊者霍宗伯雖一嘗
除籍未盡廓清唯當事者念之哉

妓者技也技絲竹謳舞及琴奕蹴踘藏鉤而已
飛箋糺席善令章則又有都知錄事之目迺姑
舍是而獨能吮墨泚毫以文藻自奮此其人非
大雅不羣者乎西陵之咏久傳樂府其最著者
推洪度楚靚淑姬自後代興時有矣温琬遂蹤
義孟子比蹟臺卿然余是編悉外之益要自有
所重焉倡優拙楚劍利慮世者何以彼工爲若
其姱飾與義從一而終者亦嘗斐然有辭華實
相副是稱得全嗟夫彼蔡文姬李清照豈不抑

亦文人哉

得時則駕不得時則蓬累而行言貴所遇耳師
師之流得而駕者矣彼無擇夫眇與喑見以爲
不盲于心而此中實有者乎故曰女無美惡士
無賢不肖

大戒有二其一有所愼者也其一有所負者也
愼則往因負則來果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
者反乎爾者也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八 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九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策

陝西第一問 辛卯

問堯舜之治萬古爲烈而史臣稱之曰其仁如天其德好生迺當時放流諸人竟坐不原黨又不純用仁與後之言仁者夥矣即如人君以至誠仁愛爲本仁義者人主之術此兩言各有主適然豈仁猶未誠仁之外別有義邪抑其說自相成也三代而降疇不上嘉唐虞或一二恭儉仁厚之主有足比隆者否與不然而其效亦略有可睹者與我

二祖闢乾定鼎先天竝創間亦用重典顧嘗竊稅欽刑減服御勸桑農毋軫民隱湛恩穠郁暨

孝宗皇帝益爲累仁而熙運如日中天矣

皇上神謀獨斷又天植仁慈修雩祀賑流移任老成釋枉抑罷吏權璫輒論如法山梁藪澤弛以便民　宮府肅淸堂陛交泰至仁覃敷太和洋溢何者非義何者非誠夫昔人才賦上林甘泉且鋪張盛美以明得意況堯舜在上諸士于身親見安得無潤大其辭而揚厲之也脫以仁道至鉅　主術多方有所爲　黼扆之助在事者虛襟以受而聞之　上願異日序於典謨

帝王所以統大握符祈天永命而駿澤際乎九畡鴻號熙於億祺者益必其仁德茂焉夫仁天之心也肇氣於黃宮冥神於玄籥絪縕無息而鼓動域中百昌所繇以宅生也帝天之子也莫位於紫極受符於綠圖廣衍無垠而津潤寓內萬萌所繇以造命也然而仁寧靡靡爲文乎虛而不屈沖而不盈忳忳乎物而不貳者握幷包之宰抑寧煦煦爲惠乎約而能張柔而能剛怌

恢乎動而愈出者統變化之宗程河南之言曰人君以至誠仁愛爲本夫仁之眞愛由中而發外處卽爲誠則誠之德豈謂仁無有欲稍以惟魯濟之亦謂仁者實有其愛必用而不用相忘何有耳彼縱仁以被民而民弗忘者精誠弗明也羅豫章之言曰仁義者仁主之術仁義兼施則享國長久夫仁之運用抑此而全彼處卽爲義則義之德豈謂仁無有欲稍以慘礉濟之亦謂愛者顓操其仁恐制而不制重必難返耳彼

恃仁以嫗民而民弗懷者擇術未審也要之創守殊軌貴度東於聖喆載籍極傳必攷信於典謨堯舜尚矣當其時烈山澤平水土敎稼穡勤勞來授時日同律度量衡何者非仁制五刑宅三居誅四凶勸九黎戮防風投饕餮渾敦何者非仁其生也竝蒙其所長養其殺也亦成其所安全其起福也不知其所以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稽之無象察之有符精誠內形鮮澤外朗是故始而明四目達四聰咨四岳及二十有二

牧采康衢之謠賡擊壤之歌而不以爲勞旣而九族睦百姓平章五品時遜東漸海西被流沙皆聲教之曁而不以爲難黃收純衣乘彤車白馬袗衣被十二章坐衢室臨總章而不以爲泰卽寇賊奸宄蠻夷不無猾夏庶頑讒說不無震驚朕師而不以爲病迺奇袤之徒輒疑仁者本聖人僞而有之而崇山三危幽都堯舜爲不勝天下若仁而僞之飾是偏霸之驩虞也仁而欲釋於不勝是兒婦人之嗫嚅也此豈所語於唐

虞之帝而豈識仁之體哉固其惟精惟危精一執中之功爲有實學其不驕不舒警予其咨之心爲有大本焉三代而降吾於漢得一文帝吾於宋得一仁宗其德恭儉仁厚其俗殷富敦朴說者以武帝好事材力俱詘而炎精尚熾且及見輪臺之悔過爲文帝所留神宗偏聽兵賦薦興而三川不涸猶及待元祐之反正爲仁宗所寄則其效略可睹已顧孰與欽明重華比隆而與昭明從欲爭烈耶迫於今日蓋萬古而一時

奐我
高皇帝神武雲典
文皇帝智勇天授一膺乾闢之初元一遘鼎新
之嘉惠艾芟草昧讋服羣囂亦間用重典焉廼
其體臣情若手足軫民瘼若痌瘝慨農事之艱
難念軍行之勞蠲租賜復之　詔青裁過赦
之音誠無虛歲殆仁溢於法矣至
孝宗皇帝而繹猷恢緒務秉德懷休養生息俾
弘治之宇宙儼如元氣布濩汪淫無在而不濡

浸灌薰蒸無時而不徹夔然登其民於春臺而
窅然置其民於泰始　皇王必世之期曜靈中
天之候乎
世宗以振銳而纘統
穆宗以恭默而啓謨肆我
皇上躬凝　睿聖撫金鏡而運玉衡抑且性嫿
寬仁政尚體要遇水暵則親步雩禱慎讞聽則
要形奏覆憫吳越杼柚之空而減織造省畿甸
耕斂之匱而發帑金除逋已責集遵渚之哀鴻

懲墨與廉去逸羣之害馬凡德意出自神明之
舍而湛恩馳於廣莫之鄉玄化流精含生禔福
於鑠哉莫不舉手跂踵慶堯舜之親見而唐虞
在庭内也執事者猶冀效　黼扆之助而屬爲
矇之誦瞽之箴意念深矣士也何知惟是仁非
聲音笑貌之謂也聲音笑貌是謂色取而損眞
仁非小惠曲慈之謂也小惠曲慈是謂姑息而
遺斷彼自以至誠惻怛之意綰結乎紀綱而以
礪世磨鈍之術維持乎德意如此耳今者捐貲

而翳桑起矣儻山澤猶能爲祟而瀛博之蝗未
殄也熟審而肺石虛矣儻獄吏猶貴於太尉而
雲中之節未持也勿以　宮府既清而俾纍室
之微有詠不猶者亦雝雝之一事焉勿以　廟
謨既遠而俾廢格之易籍口封還者亦肅肅之
一體焉批鱗之詰以使過假之或可薄收其報
而大猾則務辨矣壯猷之老以多方致之或可
廣集其思而贊御則務省矣蓋必歛之乎淵蜎
蠖濩之内而游神乎曠寞莽蒼之間推之乎政

行禮樂之鉅而勤思乎蠉飛蠕動之纖愛而能
敦故非色取惠而能威故非姑息卽堯仁如天
舜德好生何以加玆而愚竊計堯必先睦九族
然後及平章百姓舜必先底豫親刑于二女然
後及風動四方夫恢仁之用固有次第探仁之
實始自廷闈所爲鼓琴瑟以順父母序震艮而
建元良則尤所稱美圖也崇帝王之實學端天
下之大本危微交儆精一互持愚且見協氣均
調太和旁溢敢執管而紀之爲典爲謨是訓是
則矣

陝西第三問 辛卯

問秦爲閏位猶貌言也自長沙著論過秦
而秦益訕顧其任人圖政則亦有可簡
裁爲秦之霸自繆公始其臣爲百里奚
由余以逮孝之鞅昭之睢並非秦產且
彼有貳焉以來或一見或數語卽舉國
而聽之何與其貽之效如左券不爽則
初非漫然而已當蘇子諷惠文以并諸
侯稱帝而治張儀亦勸伐韓因下二周
之郊令天下此亦一奇逎謙謙未遑卒
使六國之從成而秦閉關不敢出豈所
謂乘機蹈會者邪抑自有說也秦法罰
甚必殺之敗不替孟明又顯用之墮軍
實矣君子迺許其舉人之壹與人之周
焉鄭欲罷秦無令東鄭國之渠中作而
覺反因而成之是自敝財力而長寇讐
也萬世之利何冀焉故事有近而疏遠

而親幾有闔而捭開而示有緣敗而爲
功有因勢而導利變化之朕不可揣摶
諸士秦人其悉秦巳事以對而有槩於
中則誦言之以卜他日之應　詔而陳
者何如矣

自古役萬靈皂元化所稱晃藻而王者疇能出
用人圖政外哉顧其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所爲
披心腹而託交者類鴻涵駿發之英而酌恒變
以鎔世者得利害遲早之會故多權以達經斷

足持謀垂偉伐於當年而流芬芳於來曆也孰事不及此而但錯綜秦事爲問豈以士習秦事邪夫有國者之任人莫要於任而弗詔責而弗敎也彼百里奚晉之媵臣由余戎之甲虜商君衛之庶孽應侯關東之逋囚此其人非食秦土之毛也其上亦非有婁卜之求習故之澤也一旦遂虛位而授委國而聽其五帝三王之說持之而不勃其愛子寵弟之貴法之而不謙其封建井牧之舊要之而不駴其遠交近攻之畫試

之而不疑以故諸侯致霸天子歸胙得漸逞其蠶食之謀統成其虎噬之勢主之責報於臣也歷歷如數掌之文而臣之讐效於主也一一如合券之左竊以爲猶得任人之意焉當蘇秦將連橫謂秦天府之國地勢形便士民之衆兵法之敎可南面稱帝矣惠文願以異日也其言曰毛羽不豐者不可以高蜚文章不成者不可以誅罰此其志豈果欲厚道德而順政敎乎於時羣雄之兵甲猶未頓而版圖少所折入於秦也

長平伊闕之下未至封觀若丘而秦之威猶不盡振也司馬錯之勸秦伐蜀也謂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而天下不以爲貪名實兩傳又有禁暴止亂之名其言曰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此其計豈不知下二周之郊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天下如張儀之爲策勝乎於時韓周之與國而周猶天下之共主也必將并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於楚魏也卒之蜀屬秦而秦益彊富厚其始

雖從之計成秦嘗十五年不出兵於關而其所完繕儲養亦旣殷矣此所爲彊者生於弱而有餘者生於不足也竊以爲猶得圖事之要焉穀之役輕脫而寡謀是二三子之過爾而繆公則引罪自巳也曰貪人敗類吾實貪以禍夫子孟明覆用益修政而厚施而茅津之濟晉人相戒遠避矣竊以爲適刑約之衷焉渠之役鄭恐秦之興事欲疲之無令東耳而鄭國料成亦秦之利也曰臣爲鄭延數年之命而爲秦建萬世之

功卒使就渠注塡閼之水漑舄鹵之地而關中爲沃野矣竊以爲識因變之宜焉夫大臣持柄獨斷而止不知收非明者所最禁乎況如滕子而亾或非我族類鞅固座所欲殺而雎巳有貳於其國者也廼秦之主竟以慱厚利而饗高名則所信當所任而大柄有所以收之者彼選策而進此參調而應操縱開塞可以往可以來故不困矣疑行無名疑事無功非智者所孖賊乎假如下二周據九鼎南面而帝豈董與巴蜀漢

中之饒而當機不斷使燕子之從成而關不通異日有欺秦之悔也廼連雞之棲不克俱止而冀闕之服竟取而代之則以其地廣民彊而羽毛有所以豐之者謀之於陰而成之於陽摩之於前而符之於後去就遲疾必詗會必抵巇罔不濟矣事有使功不如使過者孟明之不替緣其毀而成之是一機也且循表而導流之溢非所以鼓舞英雄矣有一勞而永佚者鄭渠之竟役匿其端而用之是一籌也且受間而示敵之

形非所以焚塞垣耳矣雖然不可不審也道寓乎得失之介而術衡乎成敗之岐是故得則爲秦而失則爲三家之瘠魯六卿之擅晉而田常之盜齊也爲彭城東歸之羽許都失𢩷之昭烈也成則爲秦而敗則爲惡惡不去之郭公好行小義之偃王也爲暱鮮卑婁氏羌之苻堅而納降侯景之梁武也盇秦自爲賈誼之所過楊雄之所據而後世愈益卑卑謂無足術卽不得借以反喻如賈山矣顧天下惟仁與政亦自有不

易言者假令一人之身朝而夷暮而跖何定操矣朝而談谿谷之理暮而修搏擊之譽何主見矣或逃而寄聽道路之傳隱而璅拾房闥之細或讜祕而中人之陰譸張而順巳之黨何示不廣矣儻責成於久而星榆未周則霜筒巳及儻推擇於衆而紫泥未燥則皂囊巳封何適從矣一命甫布欲反其汗一事方設欲掣其肘何才之能盡矣淮西之兵議用戰金城之屯議用守聚訟庭內而築室道傍何謨之來易堅決矣是

風之令其賞未行而雲中首虜之差很議罰作何便宜之假矣州縣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挂壁何令之行而禁之止矣將恬姝玩愒之習成而振刷規恢之念淺將賈奇角勝之氣滋而虛襟觀理之道昧將固封殖畛之私熾而奉公趨上之義衰將猜嫌疑貳之計周而潤達經通之度少此蓋其大較也夫幾微在察其未萌勢重必不可極返則愚生所欲誦言而不敢罄者也若秦之前其術爲霸雖五尺童子羞稱之吾惟其

任人圖政每祛虛而致實善因事而就名亦有可備簡練焉耳繇秦而下操術各異至宋典範思比德殷周寧秦獨恥然其國勢則弱而不尊政體則緩而寡効人主知愛惜人才而不必務殫其用士大夫好苛論崇議而不必博收其功遂令苟安爲後世鑒若以備道全美律之皆不足爲　盛時祝也要以謀斷兼資經權並運有古帝王在矣

陝西第四問 辛卯

問太史公摰數千年行事而傳史記廼傳游俠何津津焉蓋司馬被法其悲憤感慨多見之文辭班氏以退處士進姦雄少之頗處士亦不聞孟堅論著也夫俠以武犯禁放縱於末流而處士釣采華名偃蹇驕悍則一爲戮民害滋甚一爲幻民無所用之然緩急時所常有矣且其懷絕異之姿儻出一奇籌一策爲世所馳騖而不足者亦獲濟焉卽一匹夫

之微而隱然敵國可類測也世不借才於異代彼棲山蹈海自固其志耳有如負超世之望所爲振頹風而裨美化亦足多焉卽桐江之一絲而繫漢九鼎可僂指也安得與其所修道者同類而共非之哉今往而不返則隱逸爲固拘文法而飾躬行則豪俠佀姦此兩者交相刺譏其操趣亦異說者謂宜張萬目之羅總而攝之至銷英雄魁桀之氣而提

衡泮渙亦當圖其徵權是與否與長安
故俠窟谷口之名動京師諸士試鉤摘
名實而援古今之殊明得失之數具載
於篇

在昔成周之初大道爲公上下相順奉法承令各修其職無俠之稱陵遲至於七雄力政爭彊務爲豪舉而俠者出矣軒黄以來空同之陽具茨之野繕玄抱漠代有其人無隱之跡竇尋至於季葉難退易進競集市朝而隱者顯矣是俠

生於綱紐之解而隱顯於貪燥之熾也夫所謂豪俠者横負材術感慨意氣不侵然諾不伐功能以立僅一時誦義千里若郭解田仲之倫太史公津津乎有味乎其人而謂人貌榮名寧復有既其敝也倨侮草野力折公卿臧命作姦背公死黨班固之續傳游俠則惜其不入于道德放縱末流殺身亾宗皆非不幸卽執事亦以爲聖世之戮民宜加擯抑是矣夫所爲隱逸者世貧而遯名至而逃不逐德羶不需利餌如俛於泥淖濯以清泠若許由巢父之流漆園吏娓娓似眞有其人而謂吾處其實不處其賓其究也枯甲無靈朽株不藻鼠璞見珍燕石重襲范升之疏刺處士則薄其偃蹇驕悍釣采華名願與坐雲臺之下試論圖國之道卽執事亦以爲清朝之幻民宜束高閣是矣然而恐非通論也今搤擘而游談者以四豪稱首顧止於緣勢因力爾要亦有閭里布衣之雄焉卽郭解其陰賊猾害發於睚眦議者以匹夫之細擅生殺之權是

於法逆無道也至若弦高先棄章而存鄭仲連蹶千金而抵秦朱家廣主意而季布寬劇孟重敵國而條候喜此其人未始擔方寸之珪綰半通之綸也勇以樹節而不爲武以犯禁智以出奇而不爲跖以㨿軀無論其直志危槩誠皦然不欺而排難解棼足蹈會而濟緩急豈與彼拘學曲士畢跡儕俗與世浮沈而已今搢管而科高士者以被衣爲宗顧止於槁形灰心耳要亦貴舉本借末之士焉卽巢許其洗耳飮犢惡涉

下流議者以耳非駐聲之所流無停汚之介是於道猶未徹也至若商容式而與周干木禮而藩魏桐江一絲而繫漢鼎之九柴桑五柳而存晉幹之餘此其人不必持疏立匏懷石自沈也鴻飛冥冥良儀羽於淸漢鳳音噦噦實攬輝於高岡無但其孤操獨行誠皭然不淄而激貪振鄙足維風而禅美化豈與彼馮生競進寡廉眛耻與時汨沒而已方玆　昌明四海開闢法令電張才賢雲涌頓八紘以掩之將夷齊無所待

其淸奉三尺而繩之將原嘗無所陳其議是兩者覆何眉意焉愚聞之天下知利之害而不知有害之利也則俠者之利於國嶮而難與期天下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則隱者之用於國緩而難與見夫以其嶮而難與期也重固之使勿通顧其傾身務令多絕異之姿懷奇積憤外無所展設而內有所債張不北走胡則南走越耳夫以其緩而難與期也輕置之若不問顧其恬性沖襟多淳世之具玄纁白璧上愛靳其禮而下篤奉其身不南山之南則北山之北耳粤笞甯成亦任俠者流居常奔走數千家至役民重於郡守郄超之聞人欲隱也輒爲辦貲甚有造其居如入官舍者葢郡守則五馬貴矣彼市井鼓刀之屬用何術反重之是人心馳騖之大都也謂宜有以收其權矣官舍則通顯居矣彼藪澤閒曠之夫遵何德招納之是人心縶維之一槃也謂宜有以收其望矣故味無論甘苦期于適口色無論靑黃期于飾觀君子砥

礪名節無論異軌期於各明其志王者鼓舞一世無論異材期於各盡其長而況乎繩人以公輸離婁將天下無大匠繩人以后夔師曠將天下無知音繩人以蒲苴蓋衛將天下無善射繩人以造父王良將天下皆賤工則遠慮深圖兼照而集其能者程材之方也度德量力衡品而當其任者器使之權也故語豪俠則往者中行說之爲漢患張元之爲宋西鄙憂可鑒矣請以方略羅之便毋限科條無拘常格或予以爵祿

羈勒之或策以事功操縱之或出不測之予奪
顛倒之如此葢傅采其偏長之効而亦寓提衡
泮渙之徵權語隱逸則近代吳與弼之惇行陳
獻章之卓識可舉矣請以恩禮優之便毋問卜
築毋問樵漁或以拱璧駟馬先之或以安車蒲
輪致之或以歲時存問旌異之如此葢厚藉其
裨益之功而亦顯　聖度兼總之弘業此在當
事者恢昭曠之觀破拘攣之格灼物情聚散之
幾鏡世道靜躁之故而陶甄其上斟酌其間殆
庶乎　主勢尊而私羣解進退嚴而道術壹矣

應天武舉鄉試策己酉

問我

文皇帝奠鼎燕都則薊遼爲肩負而幅員南極
于滇煙火萬里雞犬相聞綦隆綦盛凡
二百年於斯矣比者小醜匪茹　神京
戒嚴滇南之警至勤　王赫並世臣而
係夷之亦已凱入然而狼子野心其餘
黨或未盡伏也且建州諸酋猶更桀驁
戰款之議果孰爲勝算歟識治者又謂
此皆無足過計而所慮在中原之水暵
不時礦權爲累豈其害有烈于宰賽拱
兔及奴酋輩耶留都前歲有妄男子圖
爲逆尋卽撲滅又或以其兵惰而驕有
隱憂焉夫天下勢而已矣顧必有天下
之大機以維衛綰結之此甚不可失也
諸士生畿南行應薦北首矣胸中固必
有甲兵所擘畫措注畜之有素幸爲揚
榷一二毋徒拾武經之遺瀋以塞命

夫勢有輕重必居重以御輕而後天下之勢惟
其所制役機有聚散必合散以爲聚而後天下
之機惟其所斡旋兵者處機與勢之介而輕重
聚散非兵之所得與也葢勢有形機無形有形
者得以按圖而索據情而揆一失勢則終始衡
決無形者得以乘隙而投相時而動一失機則
上下離潰然而離潰之患猶甚于衡決而握機
之猶切于度勢也一恒人能辨之矣我

一祖兩京並建燕京爲卜洛之區留京爲在鎬之地東北以薊遼爲肩背西南以滇蜀爲尻尾金陵則踞天塹負吳楚閩廣而臨燕趙齊魯關洛之交此天下大勢也頃者薊門侵掠烽火達于甘泉至九門持鑰而不得下宰賽拱兎之爲遼左患而建夷之郎讐無親背盟挾上當事者且以沃土與之矣于是司馬議兵司農議餽文臣議款武臣議戰而臺省之間又多異議可不謂棘在東北乎阿克一苗酋耳遂至戮辱我官

吏虔劉我士民羅發之間悉爲區脫于是勤天討而法重臣不可謂患在西南乎誠有如明問所長慮却顧者愚以爲東北之失在過視而西南之失在易心建夷本受我戎索而來享來王者也其地不足以當大縣其衆僅足以備一旅論者輒以爲淵勒之流是欲制人而先自制也或謂宜置大軍于開原以扼北關之衝而廣設間諜以誘所歸激所併固亦一策之奇者苗酋本受我羈縻而若存若亾者也其志不在于亢衡其欲僅鶩于財帛玉者執以爲臣妾之屬是既入笠而又從招也或謂宜置重鎮于曲靖以關六詔之咽而明屬有司以寛文法務懷柔固亦一計之確者近若　留都一夫作難百司爲聲及中樞過于將萌息於方熾而又以見過則坐鎮而贊務之謂何愚左輔人也竊嘗閱京營之鞣韋而跗注者憊而不足使動有破戕之慮驕而不可使動有脫巾之呼四方之劍俠逋逃咸淵數其中而瞷伺其外望風塵有鷹擊

鷙發之思焉聞之燕薊都無異此悲歌慷慨當更倍是益　國家之輕武功而抑士氣非一日矣按欒之行鮮聞而杜郵之賜虞以逮夫躬和戎之樂希曠而首功之差慮必罹之罰豪桀安得而不解體乎中原數千里非九年之水則七年之旱非殘于礦權之璫則困于採木織篚之役子遺又安得而不圖亂乎夫善醫者不聮人肥瘠聮其命脉善言天者不察于度次察于璣衡今以徵雄烈則垂首而嗟以徵衆厖則刲中

而痛人心之散也久矣夫物相遇則成萃渙小
羣則成大羣固天下大勢亦天下之大機也愚
以爲掄才宜廣自制義之科外武舉特具文耳
其佗材力技射陰謀風角之儔一切不問則何
以聚天下之心漢中行說之教匈奴宋張元輩
之助西下可鑒也愚又以爲容民宜急將至尊
之威命黔首特易淩□在彼憤懣不平壹鬱無
聊之氣積久焉施則何以聚天下之心若秦陳
涉之𨻶王唐黃巢之金統可鏡也之兩者掄材

在內而本兵外而撫鎭恢昭曠之觀破拘攣之
格毋以二卵棄干城毋以小法廢大勇亦足以
羅跅弛而收佚儁矣若其衆庶之所由聚而有
丘之所由則在
聖天子膺思憬悟還久出之使停無名之徵俾
宮府爲一體而無雍鬲上下爲一心而無離潰
則渙者萃睽者合而機握嚮應天下之勢大同
矣武王之問太公曰王者簡練英雄夫英雄尚
易簡練丘民之聚散其危哉微哉胡可以春秋
斫殺事預也愚嘗誦易傳矣何以聚人曰財敢
援是爲　當宁獻不審執事者可轉聞上否謹
對

奏疏

敷陳和衷末議疏

臣某題爲仰荷聖明敷陳和衷末議以定人心
以敦國體事臣一介草茅因緣高厚得補綴衣
之末點簪筆之班伏睹
陛下臨御以來虛懷咸受下濟謙光禮貌大臣

招徠直諫崇引裾之盛節遵賜坐之鴻規薄海
內外孰不誦堯舜之君幸治明之世哉巳而權
奸擅政朋比成風醜正卽讐背公植黨其弊有
不可勝原者賴
陛下獨振乾剛大施夬決誅奸諛于既死召忠
直于遠方誠小往大來之會拔茅脫距之辰矯
首揚眉中外稱快近者御史丁某給事中王某
前後建言有所指摘因及閣部二三大臣交章
求去紛拏未已荷蒙

陛下寛恩但令薄處又覆〻諭留閣部辭旨甚溫臣接邸報私心戴服

聖天子仁義兼濟威照並行矣然臣愚竊計建言之臣要非以求勝而爲名高也不過慮奸萌之復蔓懲死灰之再然所謂去邪勿疑除惡必盡爾至如銓部題覆前疏言誠過當心或無它葢見無禮于其君者如鷹鸇之逐鳥雀此言官之職也故不禁于吹毛而求疵人有細過掩匿覆葢之客有欲言者輒飲以醇酒此大臣之指

也故間至于疎節而闊目臣惟以　國家有眞是天下有至公詩曰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故使大臣而是也則雖市虎三言而中山之篋可寢使言官而是也則雖鼎鐺有耳而漢廷之檻當旌傳曰兵莫憯于志鏌邪次之故使其意而公也則雖時有漏網而不得謂之養奸使其意而私也則雖日見埋輪而終則淪于恃氣今在臺省實無求勝之心而言稍近迫在閣部固欲自全其節而中似未安

陛下撫有萬方至德薰烝太和洋溢而　廟堂諸臣先已若此甚非所以恢昭曠之觀而示平康之體也臣愚以爲諸臣遭際　聖明指天畫地旣已優容簾遠堂高益加溫慰則在今日大臣無可去之義言官有覩過之仁芹曝私衷更願

陛下並降　綸音粲如星日今後言官建白務持大體卽

祖制許以風聞言事亦不宜旁探曖昧瑣及細

微以傷雅道且使人得乘其隙而巧遂其彌縫之端其果有熒惑爲心辯言亂政者銓衡顯斥之而不爲苛此非斥言官也斥其熒惑而亂政者也大臣秉議務合僉謀卽言官或以過激聞亦不宜持其一二屬耳之談率爾捕風之事以掩衆聽且併廢其言之是者而阻塞其後來之路其果有顓權自恣罔上行私者言官交擊之而不爲峻此非擊大臣也擊其專權而罔上者也總之事無鉅細惟虛心而察理古不有相爭

如虎者乎臣無崇痺惟實心而體國古不有都
俞一堂者乎辟諸一身手足耳目交相爲用則
天君泰然辟諸一室父子兄弟共致其情則家
道昌熾理勢固然無足異者臣又嘗聞大臣不
難于獲上而難于易退諫臣不難于遵晦而難
于敢言今茲之事似庶爲兩得之迺臣愚猶惓
惓不置者則以今主途清朗陽德方亨固宜
朝廷有師師濟濟之風海寓成蕩蕩平平之化
而議論多緒衆情皇惑銓品靡定國是紛紜臣

故願
陛下明白曉諭一切與之更始湔其既往開以
自新九卿業經　廷推無數變易諸司仰體
德意必恊寅恭俾人得以自輸其誠各安其位
羣策畢舉　國體益尊
陛下敬天勤民比有小眚輒行修弭孳孳講學
務敦教化夫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又曰神
之聽之終和且平臣雖以職事在遠不任狗馬
戀闕之私敢用和衷之説進大小肅雍士庶臯

藻以光　聖治而承天庥萬載一時是在今日
惟
陛下賜財擇焉

鹿裘石室集卷第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行狀

廸功郎桐鄉丞東潭高公行狀

葢余邑有高桐鄉公桐鄉公其先隱于耕公少而入郡與諸賢豪長者遊心竊慕也攻儒術不售以文無害補郡功曹郡太守與功曹從事事常辨及眂獄桎梏銀鐺血肉塗地功曹輒能左

右之迺進給南金吾史金吾卒數萬人盡屬史受饟饟鈞有質成史輒爲平卒以此益附史久之除饒樂平簿邑俗剽疾輕扞于有司簿日訊十餘牘率孳孳務民和不欲深抵簿主治賦往多里魁代攝之橐畢而銖累初私內舍人金嘗簿簿微知召舍人抶庭下按其舁嘗者遂咋舌去而賦竟集河南濟庾廥比吏于壞粟易陳簿惟之曰吾任其廉孰任其名汙者爲其蘧廬而孰爲其主舍者迺斥奉鳩其役卽繕城諸役簿爲埴矣越嘉靖丙寅而遷桐鄉丞桐鄉故兩丞一治賦中丞臺疏裁桐鄉丞則公當裁中而會治賦者歿民請得屬公不報報許徙他邑而公遂自免歸凡簿及丞五載部使者勞檄以二十數搢紳士歌術其事者以百數大都謂公介覆具材諝云公魁梧美髯固功曹造次被服必于儒者余聞公舍中人公父處士公嚴諸子公獨用介子得處士驩念毋孺人春秋高當需次天官久不往季弟天撫季弟子楝如其子而方公

子維岳舉于鄉也岳乎吾語汝吾鄉爲功曹時嘗遭遺金于道而舉以畀亡者簿治賦羨金于橐而舉以畀賦者且緩急人所有吾不能以無爲解而頗起困者家潭上而因爲舟于涉者有雙鯉入于舟而岳以至于斯也敢所稱修而息之乎而庶幾異日毋傷而翁志其事詳岳所自具中而公捐館之明年維岳涕下就不佞曰先廸功業巳卽幽將圖所以不朽于史氏而論始于子不佞唯唯既覈其事鉅者而世系如左公

諱宗漢字汝相世爲宣城後遷人錄郡功曹歷
仕廸功郎並前具曾王父瑄王父玉鑑考文富
並以高年爵一級文富内吳孺人舉四男子公
仲子以正德壬申十一月十八日生萬曆戊寅
七月十日卒年六十有七葬邑東新彝山配吳
氏子一維岳領癸酉應天鄉薦娶羅氏出邑諸
生衣錦女二長歸梅處士時昌子太學生繼唐
次歸屠太常義英子寧國邑諸生玄圭孫一美
孫女三長聘徐太學篤慶子日隆爲浙憲使元

氣孫次聘孫太學惟訓子其是爲平陽守濬孫
次未聘

劉母杭孺人行狀

杭孺人者三河簿杭公瑋女而歸劉公子太學
生伯興劉公起家令漳平稱漳平云嘉靖中三
河家故千戶侯當嗣棄去爲博士弟子倜儻負
氣不下人先是漳平爲博士弟子業有聲三河
廼獨下漳平時人爲之語曰士相頡頏劉與杭
此兩人者雖甚也屬永嘉當國以郡邑歲貢士
猥不稱任使議如里選行則兩公次第在選中
已入太學爲同舍生同舍生並有子從於游三
河固已目屬劉氏子矣是時孺人生十年長太
學以倍也容有居其間約爲昏姻不果及還里
而三河卒以孺人歸太學重心許也歸亾何舅
漳平方宦學什九在外太學處守孺人以冢婦
當戶姑役孺人性敏給孺人婉婉奉姑驩退而
操作攻苦梱以内一切倚辦孺人漳平數奇累
不第授桐廬丞孺人行與太學俱丞三年悉漳

平令漳平有家丈人在留孺人事家丈人里中
而以太學行孺人婉婉奉家丈人驩退而操作
攻苦又無不如事漳平後孺人者以故漳平得
無遠親憂而太學得無内顧一意侍漳平邸中
漳平爲良吏最著而會所生毋孫孺人訃聞格
于制遂投劾歸孺人聞之曰惜也令伯誦孝無
窮矣而于臣道不終吾舅其舉全者邪孺人父
三河厭爲簿先漳平自免去孺人喜相勞曰大
人故彊項奈何折腰以升斗哉孺人往往以孝

謹名至其達節覆如此孺人嘗病胃輒舉輒已
越歲巳巳再舉迺不起實冬十一月十六日也
初孺人生子文顯顯稺弱孺人時時以廣媵請
而太學不許孺人又先後舉三子太學仲弟子
與其叔子同月舉而仲弟子疹不吉太學穆卜
願以巳一子代孺人則左右力贊之卜不應孺
人時時趨仲婦以廣媵請而仲遊太學媵一姬
踰十年而仲再媵一姬姬有子仲語余伯起舉
桐廬時適嫂氏舉一女家孺人不良乳嫂氏兼
伯起乳之㧞伯起如其女禮言嫂亦可謂之母
乎伯起則然葢孺人卒之十三年而子文顯次
其事以二仲來稽顙泣謁余小子爲之狀余先
太中及家恭人並劉氏甥而漳平公仲女余丘
嫂余丘嫂言孺人在壼中食不貳膳然于膢臘
菹醢之具必時衣不帛然于絲繭織紝組紃必
工訾笑不苟然于妯娌臧獲常雍雍安之性纖
儉不妄費然于門內之親多所叚貸不問償嗟
嗟婦順備矣文顯好古能文章而有質行二仲
翩翩有父風余聞孺人永訣以繕性戒文顯其
內敎可知也謹掇其大都且爲狀以論始于二
三君子孺人生嘉靖甲申六月二十九日春秋
四十有六生子四文顯邑學生娶余甥麻氏爲
鴻臚涵女文達娶張氏爲太學生喬然女文榮
娶梅氏爲醫學一相女文華後孺人五年殀女
一適徐中允孫男一未名孫女二長文顯出聘
諸生吳伯敬子爲汝州守孫一文達出未聘

亞中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右叅政玄峰葉

公行狀

萬曆丁未春二月戊午少方伯玄峰葉公終于
家葢春秋七十云當嘉靖季年盱江羅先生守
宛陵耿恭簡先生爲督學使者倡明正學羣多
士于書院先大夫實主敎事嘗言公于二先生
曰葉生載道之器也二先生頷之其年試高等
受廪凡十三年丙子舉于鄉又十年丙戌舉進
士初除上高令江右上高號難理而最難在逋
稅善抵冒公爲鉤校其主名時與裁濶陘宿逋

一淸而法大猾之蠹食邑帑者數人以才優治
劇徙餘姚姚故𤅢上高劇矣甫至夏旱雩而雨
葢徒步且拜赫日中者閱月也以歲費儉謝謁
飲減經費以鍰金易穀躬歷鄉都饑者口賦之
汝洗牟山諸湖田及海壖地爲豪所侵者悉假
貣并貧民而下石以楗湖口堰廟山爲永利載
翁尚書孫大司馬碑記中而饑後賦所爲不及
蠲者亦以集盜賊衰止則司馬猶稱其難焉所
識士若戴君魯君咸取高第前以上高分校庚

子試得士爲盛則已誦公能知人矣令先後七
年遷戶部主事是時孫公爲御史大夫謂姚令
當有異宜改銓曹議中格公意泊如也監吳允
疏請寬租吳民賴之已督儲南徐出內期會並
有經式𥿄爲令至今遵行之稍敘遷郎中出爲
河間守比方有東旅之興貴璫以榷使臨者相
望於道瀛郎連十數城以爲郡固雕敝內迫橫
歛外困徵發公調酌多方機宜悉當乙未間蝗
且疫斥奉勸輸所存活萬計旁大郡流人來占

籍亦千計任丘有殺人而其叔中常侍爲芘得
緩死公竟置諸辟入覲舉三輔治行第一遷浙
江按察副使備兵寧紹職雄地大爲政頗嚴山
陰巨姓馮執力而賤市族故中丞之居公追如
其直禁緇黃逐巫覡以砭越之禨月旦帥其屬
衍文成良知之教士烝烝鄉學三郡亦漸修禮
讓訟希簡甲辰秋以入　賀過里門雅倦游矣
遂上疏請致事不報久之有蜀藩之遷尋復用
右參政分守杭嚴兼攝諸道公應之暇豫也爲

兩臺所依重未幾復請歸當路力挽之不待報
而行實丙午之臘月也明年春當大計人言及
之而公爲吏廉所職多錢穀無所入其羨卽南
牀屢謫公老耳而亦稱有守公聞之輾然曰吾
誠老則吾已懸車吾誠有守則吾果垂橐知言
哉再閱月而遽終終之日日昃中方謁客下舂
休與室盥中覺咯咯有聲瞑矣公寬然長者和
煦易親至涖事操論挺然不隨樸素自將使後
世師吾儉然不至矯而偪下官藩大夫而產不

逾中人年七袠而居鄉未嘗失色室絶姬媵門罕雜賓其自勗之言曰天下惟道德爲不毀獨眞實能長存則於學抑庶幾䦨其大矣所著有閒中漫稿還古約陰騭抄薛王要語歸田警巧拙苦樂二箴忠孝窮達諸說皆足維世教公之子士弘等翩翩有父風述次公質行纚纚數千言詣鼎祚泣拜曰先子嘗游於子先子又友子子其爲狀以介于名世之立言君子志諸幽而表之傳之鼎祚敬諾掇其鉅者什三而系之狀

狀曰葉公名煒字文光宣城西里人其先 國初有遇時者以從征功授明威將軍生子貴凡四傳爲公之高祖椿曾祖寛寛長子鵬爲公祖鵬子芬則公父贈公也以公貴凡三命至中憲大夫按察副使母蔡氏累贈太恭人以嘉靖戊戌十月十四日生公配王氏郡學生王君份女累封恭人先公七年歿在守瀛之四年懿行別載生丈夫子三士弘貢生娶于王嗣美太學生娶于劉嗣英太學生先公卒娶于張繼郭女二長適諸生裘應期次適戚親臣男孫十一人瑞徵吉徵淑徵爲士弘出奇徵嘉徵譽徵慶徵壽徵福徵爲嗣美出久徵彥徵爲嗣英出瑞吉邑學生女孫出士弘四人嗣美一人曾孫男一人雲礽曾孫女一人並出瑞徵婚字皆右族謹狀

揚州府儒學教授前承事郎廣州府番禺縣知縣實齋徐公行狀

徐公諱大望字德甫宣城人按譜其先出徐偃王在宣城者則宋政和中駕部公處仁隱歙之

沙谿子知柔自歙徙稱大徐村知柔子光遠孫夢雲並舉進士入 明有杲者永樂癸未舉于鄉仕嵊令見郡志累傳爲宗政公宗政子廷雄長生贈南京工部侍郎紹貞公爲公祖贈南京工部侍郎雙泉公沛實紹貞公子而公之父也母贈太淑人王氏四乳而生公仲兄爲今少司空覺齋公大任祖父贈以公徐氏世業詩兄弟間攷質論難相師友公猶刻厲沈深于經術著嘉靖辛酉籍郡學歷萬曆戊戌舉進士凡三十

八年制文之繁簡異體奇正異尚譎宕僻險其
變不勝窮公獨于文典而裁淸醇密緻守故常
然卒取高第朱太史國楨首舉之是時年餘五
十矣初授廣之番禺令越三月持贈公喪歸里
公除以疾請徙郡傅士授揚州無何疾劇竟不
起先是戊子秋公旣見錄復誤落事 聞以久
受廩塵與貢而歲薦當貢君克承公固讓得特
薦甲午始與湯司成偕上廣故饒宦者每指槖
而釁之利公矢志廉白又善晰民情當路者灑

然異之惜其去蓋公壯時謂治生可以成學即
仕可以養廉因以其暇相原隰權奇贏用纖儉
佐之而家致饒若爲墇里之笡龠壩歲饑而平
糶多假貸貧民有鬻其子者爲折劵與非直自
封而已及公第仲公先且位列卿一時鼎貴迺
其車徒簡約門庭晏如也而一無所勤有司當
世士居貧類不事力作俛而造請以爲利侈費
之以爲豪一通籍間席世貲高措遠引肅容不
下堂揮使益田宅折閱而市之蒼頭盧兒槳酒

藿肉揄袂跕屣以叢僭其身而府怨其主以賕
公仲季何如哉故公歾而閭巷良有遺思焉公
歾之三年公子汝覲汝驊述次其行履以語余
公之內行甚修也性孝友贈公有七子公撫事
咸得其驩族子從翼孩而孤鞠之俾有立方持
贈公之喪也處苫凷不內溼中脾以疾而公生
平造次被服必於禮子弟或小失尺寸必面譙
不少貸余徵之其鄉人信無溢辭已而二子奉
司空公命將圖爲公不朽者于文命鼎祚草公

狀以爲質迨歲辛卯鼎祚嘗從公于北雝留輦
下旁睹時事有所不可輒相與扼腕慨悒幾異
日一有所得當公咎以和令謙脊名余與公晚
合而後知公之厚重不泄庶可寄大事者也年
與位皆不副其志庋悲夫遂略銓二子所述次
具如右公以嘉靖甲辰五月二十六日生萬曆
壬寅八月十一日卒廣陵官舍春秋五十有九
娶蔣氏蔣翁其女故諸生二子卽汝覲汝驊以
文學競爽世其家汝覲太學生娶梅氏余從兄

按察照磨隆祚女汝驊邑學生娶裘氏郡學生
裘君應瑞女女二適楊平度君德望子太學生
士彥湯興國君以栢子郡學生必遷男孫五典
時娶邑學生湯君廷對女明時聘行人沈君有
則女顯時聘戶部主事張君守道女昇時並覲
出襄時驊出尚幼女孫二覲出者適光祿監事
葉君士弘子太學生吉徵爲葉大叅公煒孫驊
出未聘

累封宜人韓母陳氏行狀

陳宜人者衢州府知府高淳湖南韓公諱邦憲
之妃也衢州父爲湖廣憲副鳳橋公叔陽母爲
黃恭人宜人以萬曆歲甲寅六月十八日卒于
寢厥子文學仲孝以其冬十月某日葬宜人邑
石臼社之陳武村先是衢州公葬邑松園村有
楊孺人者從巳徙葬衢州于溧水羅山而楊留
松園如故與今陳宜人竝不祔衢州當衢州年
十七受室于同里之楊是所爲楊孺人者也禮
有之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則出之孺人不幸
而罹是然敬待命于楊者九年所爲嘉靖乙丑
憲副公効孺人私持婦服哭盡哀黃恭人閔其
意爲釋憾復之館于外是時衢州前用署虞衡
員外郎主事考　封宜人爲安人又九年壬申
用衢州刑部浙江司郎中覃　恩進宜人矣禮
不貳嫡而封者以　君復者以親從上制也禮
不喪出母楊出而復學使者命文學喪如嫡夫
爲伋也妻者則爲白也母不得謂亾于禮也合
葬非古也韓氏之阡有所以從其尊亦猶行古

之道與斯爲酌情禮之衷焉初宜人與衢州年
相若衢州舉巳未進士自金陵來歸侍于燕項
即以憲副公之命廣置副則首進狄孺人憲副
公効之歲文學君生而宜人有首子且連舉皆
男文學狄出爲介子宜人翕然鈞視也公壯而
免憲副公喪繇刑曹出守衢州以即世宜人所
舉三子殤文學年始在外傅楊孺人自外館入
耦俱多猜有以將不利孺子間于狄孺人者孺
人良信宜人之無它宜人處之晏如也屬文學

于仲父贈承德公撫而教之以是文學君長且
不知已所出毋宜人而已文學籍博士高等廩
于公子冠而工藝業寖以顯以昌胙于衢州公
者悉宜人以也文學事宜人孝病耳痺聞有僧
善禁方長跽以請而宜人壽有末疾者十餘年
狄孺人歲時尸饔躬扶掖若事姑也者終宜人
之身韓氏之孝睦籍籍里閭矣實自陳宜人詒
之衢州方郎工曹也　三殿成會治
永陵增重城爲壇有勞勤預　宴錫鏹爵一級

爲衢州以廉著衢人士範金像祀公至今暵潦
謳禳走祠下神明之公夙耆古習　國家典故
若所撰公卿年表惜未就咸以宜人勤恁簡索
庀壺務故衢州得壹意奉職官下以其餘力事
傅通而修舉鄉祉之政爲德于其邑方楊孺人
之復及文學之爲喪也宜人念不無少咈而衢
之任楊孺人與偕時時趣衢州以終惠于楊則
猶寛身爲恕矣居常遇宗戚恩禮有加而御下
莊以栗然不苛督也性修整訾笑歘眘食息作
止皆可爲內則而要以輯龢中外善處嫡庶毋
子間功韓氏甚鉅按文學君行述宜人爲上元
人衛經歷陳公潜女毋顧氏竝甲族以年十九
歸衢州者十有七年稱未亾人者三十有九年
距生嘉靖辛丑七月二十三日年七十四卒之
午甫畢臆命卽徹曰吾行矣宜人嘗授明威錄
好施予爲塗梁便利事衆蓋以考終爲福報云
子一卽仲孝邑學生娶唐氏余外舅廣西按察
使唐公汝廸第三女宜人所生子殤者仲虞仲

亮仲嗣孫二无疾邑庠生娶邑學生邢君繼鯤
女无亢先宜人四月殤孫女三長適余次子爲
兄後者士好宣城邑庠生次許溧水行人司正
楊君公翰子寗含次許大理通判孫君自強孫
彭年鼎祚先大叅與憲副公同鄉舉文學君余
叅姻婭稔韓氏事者宜鼎祚俾爲狀以藉手當
代名碩之采擇而賁諸幽爲韓氏紹明世世也

進階太中大夫雲南布政使司左叅政先
府君郊溪先生行狀

萬曆丁丑仲冬先府君死溪先生終于城第不
肖鼎躃踊崩隕臨死者數矣堇勉力而始克襄
事明年圖敘次府君之宦績鄉行以爲狀廼府
君家居自不言官中事鼎祚長而與燕趙齊魯
東西浙之士游則多有言府君官中事者山東
紹興各崇祀名宦移文來郡始得覈其實不誣
敢綴其鉅者如左以備立言者之采擇府君諱
守德字純甫寧國之宣城人梅氏惟宣城繁而
皆非一族唐末有倫叙公授新安郡學教生之

慨之慨生遠五代時爲宣城掾家焉世居郡城
州學之西自之慨公傳四世爲誠公尚書公詢
從弟也家世鼎盛公獨不仕遊柏梘樂其山水
因賦柏梘以見志淳熙間文明公始遷居柏梘
南莊文明公之子太七公嘉泰間始有墓在柏
梘又七傳爲榮宗則府君之高祖云榮宗公生
五子而長爲府君之曾祖珍珍生六子第三子
友竹公楷爲府君大父友竹公四子而府君先
考爲仲子贈中憲大夫古菴公繼先有四子府

君居長府君生十一歲郡太守胡公東臯聞以
神童名召至郡面試二文立就且善也挾入衙
見其夫人諸子而親陪飯焉且諭古菴公以積
陰騭培福源之說逾年而古菴公見背母劉太
恭人年三十一諸孤幼者尚呱呱嘑也有家難
友竹公及繼胡孺人猶在堂太恭人以子身上
而奉親下而撫孤內而理家外而禦侮拮据萬
狀矣府君年十八補邑庠生母恭人郭氏來歸
嘉靖甲午丁酉並試首邑庠生督學使姚江聞

人公詮蘄陽馮公天馭所特賞是時甌寧李太
宰公默由驗封郎謫倅宣合試六邑士獨拔府
君及太平太常卿周公怡曰此兩人國器也令
夕誦李公傳古明當世之故自博士家外靡所
不譚以庶幾异日備實用周公即以甲午舉丁
酉府君相繼領應天鄉薦會
肅皇帝方銳意征安南下禮官議郊社分合之
典主司策士有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以徵諷

上震怒遣緹騎逮至京下于理所舉士百三十
五人者不許應制南少司寇吳公悌時爲御史
疏捄之　賜杖坐遣戍越三年歲辛丑　上以
宗伯諸大臣言許復試南宫府君登嘉靖辛丑
進士壬寅授台州府推官府君材敏練事至立
剖朝發夕報旁大府來聽質者或不下數十人
不待再飡歸於是有盌米梅之謠郡政或溷也
又有清香唯有一枝梅之謠台及寧紹竝臨海
彊族奴客闌出中國貨海外互市易乘汎揚颿

官不可詰何而三郡姦徒先有投諸島爲之主
與者利且不貲倭豈萌矣越東士大夫多兼併
小民雖中戶無所容閩人舒公汀嚴峻人也來
爲巡按御史中憤之因極力裁抑豪貴以申閭
閻條明海禁于振甚審而于諸司理中獨倚信
府君事下府君輒以意寛簡行之多所縱舍久
之舒公以府君非獨材且仁心爲質焉而公之
威稜亦漸以平部使者先後薦府君于　朝擢
戶部四川清吏司主事然未滿考也北而奉太

恭人養官邸則太平周公怡以吏科給事中疏
論相嵩下錦衣獄三年矣時陸炳掌金吾嚴之
戚也獄甚祕府君時時爲之具橐饘嘗和周公
和蘇子瞻寄子由二首寄其弟有之又私爲三
君詠三君者富平楊御史爵豫章劉員外魁與
周公同在繫者也未幾府君出司徐州倉特循
永樂之故事而修之務與時宜爲軍民便搆駐
節亭于署後引水壘石賦詩自適也葢府君爲
理時守通州陳公堯名作者從之問詩陳公以

府君秀發盡授之而徐州兵使王公梃鄞之閒
人與府君倡和益相得請府君修徐州志既成
歎曰典而則約而贍眞良史才也至今七十年
猶行之乙巳覃
九廟恩贈父繼先爲戶部四川清吏司主事階
承德郎封母劉太安人封吾母郭氏安人又三
年戊申改吏科給事中府君初不自意也分宜
秉政久子世蕃擅其權世蕃狡而善牢籠臺省
諸人好以酒戲虐人以爲親昵府君故不飲酒

至直覘覆杯謝亦不之忤也其私人荐位京兆
尹胡奎者謀貳冬卿府君有釐獘政黜庸汚以
安遠邇之疏臚列其貪鄙狀顯斥之銓部初欲
通選法選人偶不樂遠方故設願告遠方以爲
權宜告者每選數百人有援例不數年至州守
郡倅者選法愈壞而官常以隳疏報遠方例永
停止著爲令載吏部職掌中京兆亦慙沮白引
去嚴氏每懸美缺以待賄賄有等府君有卿貳
缺員乞錄佚才以充任使之疏　上玄修勤醮

祝太常官皆道士世蕃父子相與爲朋比卿徐
可成者前得蔭復求改官府君抄出駁不行世
蕃先積不平于府君又見建白漸廣圖欲出之
者亟矣己酉進戶科右給事中奉　命副安遠
侯柳公冊封　遼府光宅王遼王亦狡而尚道
自號清微眞人以媚　上者也府君與安遠唯
正色端詞以對科長東平劉者以府君叅駁事
有嫌剌剌語世蕃若草一疏再入國門卽上矣
世蕃重益疑會紹興缺守世蕃宣言于衆曰兩

浙之倭勢熾矣惟紹興尚完今須得幹濟彌毅
之守吾觀未有踰梅掌科者也今在使願且爲
朝廷借之衆唯唯翌日吏部推上矣府君封還
道聞行還里卽身馳渡錢塘而赴之府君至首
講備倭之策郡兵頓無所用客兵驕烏合未練
於是蒐軍實資征饟頓者汰而存之驕者厚其
月糧而嚴其法比以至繕城垣飭舟械煥然一
新而海上諸要害處猶宿重兵焉頃之倭稍緩
府君廼召父老而問疾苦以苦莫大于湖稅召

諸生而問風俗以季末之奢靡而違禮傷教也
先是越民業歸富籍而稅懸貧戶逃亾積額官
必取盈有司創議均賦漸滌弊源窮年靡定府
君晉多士曰茲非治事科耶廼分遣經野出乾
沒者若干畝事獲就緒王文成以道鳴東南府
君嘗從王龍溪先生畿講學金陵者有年府君
于是議文成之祀敦請龍溪先生于文成講堂
以多方訓士士率風動而文成之學復以闡明
燕褻有禁游觀有禁頒刻三禮圖註于士民俾

士先習相見禮鄉射投壺一一舉行之而尊高年禮隱逸有秘圖山人楊珂者府君三造其廬不見也碑高士里于其居蓋府君以學爲政以教爲治非矻矻簿書期會間而巳衆每稱府君穎識通達當機應衡爲不世之材始猶觀其表而減湖田之稅令家戶能誦述之則以民饗其利爾壬子分校浙闈得諸公大圭馮方伯叔吉嚴太常用和數人皆致顯名諸公者督學方山薛公許以爲必解首然實分校者失之先府君

搜得之者也薛公詒府君謝明年癸丑春倭有利謝氏也以一旅掠餘姚臨山泗門受其禍頼府君所宿兵摧破之時府君方　覲留京也甲寅春滿考承德公贈中憲大夫紹興府知府母太安人進封太恭人吾母郭安人進封恭人是年陞山東曹濮道兵備副使東省唯兖西最患盜盜各有大猾爲之保任流徙無常莫之究詰府君爲之鉤校其主名而求大猾之尤者立撲殺之盜無所附麗而縣重購賊曹掾史多所獲

一年之內漸以衰止越乙卯改本省督學副使府君教士以身疏條濶目評隲試義錙銖不爽一見而可決其平生乙卯得人東省稱盛萬曆甲辰間甥麻一鳳友吳伯敬會試同寓有登萊人宋知州者攜其子來詢及府君曰此神人也後胡可復見耶而府君持法嚴絕無所殉御史新城耿公鳴世來南巡弔府君于家語鼎祚新城有陳生者富而父兄橫陶眞人爲　上祈年泰山也託賂焉眞人以檄送陳生于學府君褫

責之禁錮終其身與眞人申明執掌眞人恧無以應也海內稱數良督學必爲府君屈一指逾年陞雲南分守左叅政而府君倦宦久且念母恭人春秋高也任四月以捧　賀行事畢遂上疏乞休次于眞州必得請而後渡楊子部覆爲照本官夙負才名久歷中外今告休致必其自討巳審相應俯從但才足有爲終棄可惜合無准令就彼回籍致仕待後病痊之日聽有司具奏起用外官無起用例蓋異數也府君之得請

歸也唯是肆力于學參攷互證獨得之心嘉靖
甲子耿恭簡天臺先生定向為南畿督學御史
羅玕江先生汝芳守寧國相與創志學書院于
陵陽三峰之上再拜請府君及貢東平受軒先
生安國沈少參古林先生寵為之主遠邇響應
比屋弦歌咸以為鄒魯之鄉矣今海内所傳志
學三先生者是也府君之學以隨處體認為真
修以處事當理為應用以倫常物則為本宗以
反躬篤踐為實地都峰周公每入郡輒留月餘

猶加參訂亦以府君之學為得其大而且不致
虛無所歸以教必先於家也羣族之長老子弟
而為會會有講禮讓有敘彬彬可觀即庭内少
有違言聽之祠不以煩有司有司者府君多田
居不時見然地方利病必進告緣起流止條分
縷析郡邑大夫皆聳然敬聽焉若西門胡子甲
之人命楊伯昊余庚三之盜攀悉誣枉牒已行
而騎反之中道者也郡中有大興革未嘗不就
質府君郡太守王公嘉賓之建東溪橋也悉府

君主畫焉太守陳公俊以修寧國郡志請有成
書為遠近所傳迄今或一政之紕一事之屈通
邑必譁然曰安得梅大參者其人乎府君性端
方剴直頗學有標尚治一圃環以柏垣而雜植
花卉其中引客小酌以詩詞相應四方之山人
畫史緇衣羽流以戲劇謳歌來者亦不拒也濮
陽李符卿先芳謫丞郡數過從與論風雅之道
間出而游九華白嶽及吳之虎丘天平石湖諸
勝處好讀書手無一日釋卷至夜分猶引燈就

讀或令鼎祚旁讀而聽之故多所著述若此者
二十年如一日也而親奉太恭人甘旨之養者
十年丙寅秋太恭人以年八十一終府君耆矣
孺慕備至丁卯隆慶改元
莊皇帝莅政更始　詔錄忠諫舉遺佚臺省諸
臣上疏陳言而南科道岑公應賓尹公校所舉
二十餘人藩臬以府君居首下吏部議部覆以
府君志行才識均有可取查有相應員缺酌量
推用尋　詔有邊督清理屯鹽之遐令九卿科

道各舉所知而工部尚書雷公禮戶部侍郎譚公大初刑科給事中查公鐸工科給事中許公天琦陳公吾德並以府君薦撫臣則張公佳胤宋公儀望按臣向公程以地方人材薦初撫臺林公潤行部訪府君于廬居固辭林公必欲一見也遂相欽服卽以揭薦于吏部而趣其補用廼府君第移書謝薦者而實無一字入都門益厭世久矣遵　恩例進階一級爲太中大夫府君膚腴神王夙少恙丁丑夏秋之交微示脾疾

四明馮公者爲兵使奉府君就醫于湖無効而歸兩月頓不起矣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初府君之臨訣也嚴誡以無入鄉賢卽世之數月而兩庠業已舉之鼎祚以治命辭至萬曆之戊申太守大梁金公勵刻期以舉于督學楊公廷筠崇祀焉實非先志也府君以正德庚午六月初五日巳時生以萬曆丁丑十一月初九日午時卽世得年六十有八娶吾母郭氏京兆公詵孫女庶母阮氏生子四元祚郡庠生娶劉氏漳平知縣劉公鑄女光祚邑庠生前府君十九年戊午卒劉以節被　旌典鼎祚歲貢士娶唐氏廣西按察使唐公汝廸女庶潘氏王氏鄒氏並吾母郭恭人出耆祚府君六十五而生後公五年殤阮氏出女一恭人出最長適鴻臚寺序班龐涵舉人龐公值子孫二士都太學生潘出娶龐氏河南右布政使龐公溶女士好邑庠生王出娶韓氏高淳邑學生韓公仲孝女是爲衢州公邦憲孫父憲副公叔陽府君丁酉同籍舉者也並

鼎祚出士好嗣兄元祚曾孫六鴻中娶徐氏庠生徐君胥慶女象中殤並士都出湛中聘吳氏郡庠生吳君士京女朗中聘太學生劉君文聪女漳平公之孫也弸中超中幼未聘並士好出曾孫女四士都出者三長適通政使徐公元氣曾孫造一爲士好出俱幼未許字所著有滄州摘藁滄州續藁無文漫草徐州志寧國府志宣風集古今家誡家塾故事而宛陵人物傳資省名言理學詮粹景行錄尚未成今將以其年月

日卜埜于某山之陽謹瀝血濡毫唯大人君子名世者覌之一言賁諸幽表諸墓道則府君死且不朽鼎祚諸孤之百世與有榮施亦不朽唯下執事哀而許之不肖鼎曷任皇懊祈懇之至

謹狀

誥封恭人先母郭太君行狀

先母出黃渡郭宣城郡學生郭公機第二女京兆公說之孫也公領成化庚子鄉薦仕順天府通判機爲仲子郭與我文峰梅氏世相爲婚姻

郡學公要劉氏與我王母劉太恭人同出玉山爲從姊妹郡學公與母劉皆先後相繼沒先母孤伯氏𢹂撫吾母而女之先府君亦幼孤太恭人聞母有賢淑之稱因求聘焉年十五來歸我府君府君時年十九游邑庠矣吾家有中人之產不甚貧而太恭人性勤約待冢婦猶嚴以爲後式母工織絍上食之外卽聞機聲軋軋也族有從叔蒲溪公繼儒者名知人善觀文每謂府君必貴念古有貴婦而因得貴其夫者則婦亦

重矣詰太恭人前曰嫂之子必貴也然須得一貴婦始相儷試出見之時母方臨機公呼曰卽輕身來不必更也出再拜公喜而揖太恭人曰端重安詳此貴徵也丁酉府君舉於鄉主司以問策近　上旨所舉士格應制府君意不無怫然母爲解之曰一時格應制科名固在也天怒不終朝姑待之明年辛丑　上果爲霽怒士復得試南宮府君遂以嘉靖辛丑成進士壬寅授台州推官吾母侍太恭人以從府君秉政嚴六

邑廩廩而母夙慈愛每以寬和勸府君聽吏趙球者狡人也一日持珠寶首飾假獻鮮以進太恭人發而大恚亟叱去將待府君巡行歸言之母以此必有性命之憂太恭人爲中止第言球不可倚信而已乙巳陞戶部四川司主事是年覃

九廟恩府君進階承德郎母封安人及戊申改吏科給事中也府君感憤時事思極力有所建明而奏劾多嚴氏私人母微諷曰有老母在人

臣卽効節死官下職也奈此尊者何府君好談論四座風生于衆賓無所讓毋數陳之曰君不閑盡言以招人之過者乎後竟以辯駁近寮長譖于言出補紹興守毋幸而曰吾知免矣其明達類若此府君爲紹興政不諧俗郡人有郞徐學詩者以刺嚴氏罷歸府君獨禮重之舉人不答拜獨拜陶文僖公大臨宅若隱淪之徒其禮意反在卿大夫之上毋言盍亦平等乎迺府君竟以此得過卿大夫甲寅滿考府君進中憲大

夫毋安人進封恭人及府君擢山東兵備副使調督學也待士嚴法或太峻毋恭人曰君師儒之官也宜先敎而後行未幾府君擢雲南參政疏歸矣歸之明年戊午秋見先二兒同日之殤鼎祚方十歲二人者卽哭之慟亦不致毀以傷生二兒竝爲弟子員雋穎以苦學致疾府君痛之鼎祚不就塾者三年毋恭人毅然曰童而不牿後將安施命就塾而鼎祚侍愛肆姐至折塾師之荆不肯受毋恭人立命必受笞初不以孤

子廢嚴也毋恭人性婉順然臨事精審凡府君莅官處檢柙奴客刻符啓閉務重慼不泄府君以司理及爲兵憲多從御史巡行什九在外賴以無內顧而毋奉養太恭人唯謹烹飪必躬痌瘝必察爲最得太恭人驩以故每政必從歲時膢臘脯腊醢胥醢醆之屬身爲之監而供饗先祀倍加豐潔事極纖細其心力足周行之御下甚肅卽奴猾無敢有睥睨者至小過詿誤不問也毋貴矣處宗戚閒退然自下如不勝卽幼輩

且引與鈞禮自城歸蒲上妯娌子婦燕會談舊事相樂焉當先二兒之夭亾也府君年近艾毋恭人飾諸姬以進時其起居候其血脈以聞于府君有阮氏者累舉子最後生子者祚八歲而殤卒以無子萬曆丁丑之仲冬先府君奄爾卽世毋恭人痛極幾欲偕毋子朝夕哭泣無休時又五年辛巳秋毋恭人食味中肺而病輿遝延至十一月初一日辰時頓不起距生正德甲戌五月二十二日午時年六十有八毋恭人少府

君四年而皆以六十有八冬仲終不肖孤五年之中罹此荼毒胡以自存痛哉痛哉母恭人生子三元祚光祚並庠生鼎祚歲貢生孫男二曾孫男六曾孫女四婚字詳先府君行狀中茲者日月有時襄事將及荒毀無文具述崖略唯名世大君子賜之琬琰賁諸泉壤以闡幽光而標內範瀝血銜哀百拜稽首以請謹狀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一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墓誌

南譙彭次公墓誌銘

不佞從彭博士先生遊迺始習所爲次公者云蓋彭氏其先安福人繇皇祖觀受商全椒遂家全椒凡六傳而奉政公儒用以儒顯生三丈夫子長博士先生渠季瑋夭次公生而韶秀負質

奇奉政公屬以博士業業輒工輒病謝博士業不理奉諸稗官齊諧繆悠亡希於必獲者間讀之病良已當是時奉政公仕爲兗州丞再從延安則次公並從至於岱宗登日觀觀扶桑日出黄河如帶勿華蹈襄霍肰臨天體之亾窮曰吾其遊方之外虖泱泱東海表在皃翳因自署海漁山人云亾何奉政公捐賔客秦邸博士先生籍諸生則次公爲家督性闓廓終不事家人産壹意屬詞其詞多爾雅書法顔魯公已精諸家法或大徑五六尺反覆神王而博士先生故屬詞有聲次公賔之里中爲之語曰有棣韡韡彼彭氏子而次公頗時時雄於酒有鄰舍釀孰造甕下互爲壽甕立罄雅善琴援琴爲王人三弄而去其豪致自喜稱是肰竟坐酒故一日嘔血至數升醒而之於岐黄家逮朱李多所論著以故遄病得不困人有困者卒起之庶幾哉技進於道矣越萬曆歲癸酉三月二十五日而次公卒距生嘉靖丁亥八月十五日年四十七次公

卽亮介不能苟容其操心長者都人士卒願交次公驩延安公宦廉卽次公日入不繼裕如也顧急人又不欲居人之德方疾革孳孳念母孺人在堂爾嗟夫孝哉博士先生言次公事先生終身敬之不衰每淚岑涔下而以子孝廉君夢祖狀來曰其不朽於仲氏者其子不佞稽首敬諾按狀次公諱璨字玉瑩配朱氏子二夢陶爲季瑋後後次公一年卒光祖郡學生娶吴司馬藩孫女繩祖聘其女女一適某嗟夫往不佞侍

博士先生覽光祖文故私心異之迄玆知爲次
公子卽次公以處士之義終年不躋下壽世所
稱修業而息之者光祖在矣旣志其軼事而系
之銘曰
爾名不章沃而光爾季不長壽而臧其宰如其
睪如宜爾子孫振振兮其斯爲彭次公者與

處士耕隱梅公墓誌銘

蓋今寓內之梅氏唯宣城最蕃宣城凡六七宗
並祖五代時宣城掾遠遠公凡譜傳至宋而尚

書公詢以翰林學士被遇眞廟都官公堯臣詩
名當代爲宮禁所傳都官四子叔子垧獨不仕
元豐間遷官莊千里是謂千里之梅千里傳十
一世而爲我　明之梅惠亨惠亨子永宗並高
年賜爵一級永宗子玉廩邑庠貢入太學則處
士耕隱公父也處士爲貢士介子年十三稱孤
析居董中人產因釋儒而事耕稍長遂自號耕
隱云千里田頗腴地更宜梨栗處士相原隰占
雨暘一一中程歲入倍伯季季棣用諸生廢著

處士時時分貢使其子爲什一計計輒左不責
償復益私與之奉母高孺人就養無方孺人病
痱下處士夕籲天請代衣不襞者數月至中裙
厠牏必親浣滌病良已事伯兄相寒燠飲啖必
鈞嘗改卜宗祠處士捐重貲以從隣有諍百里
之內率質成於處士片言立解歲饑穀踊貴閭
里閉糴處士價持平自遠至者遞減直佗若苹
有梏澤有洑治涂建梁諸義舉處士悉出橐應
之顧處士善匿晝貲益以饒郡太守襄陽鄭公

政務道化愼許與聞千里有處士錫之冠服以
一吏賫牛酒禮其家先是處士當耋也家大人
携鼎小子詣處士爲壽處士沈毅寡言笑步履
鮮徤諸子若孫咸見客行酒下食進止有度先
人歸而語鼎亦處士家法備矣且豐下其後必
昌未幾處士孫應魁居喪以毀夭時余父子箋
郡志志不載近事特書應魁其孝要自處士身
敎焉先人見背之明年處士卽世又六年癸未
葬後青山祔始祖垧踰十六年巳亥墓木拱矣

叅軍時旦將處士治命命鼎祚爲誌與銘脩共
關事抑以鼎祚同所自出也按高文學狀誌曰
處士耕隱公諱穗字汝澤生弘治辛亥十二月
十六日終萬曆戊寅九月二十九日得年八十
有八娶南頭汪氏正德丙子年二十六以歿繼
赭圻郭氏爲司訓　姪敏約慈惠内治甚脩年
八十二以萬曆庚辰後公三年歿生子三時昌
汪出時景時旦郭出昌景先公卒旦仕河間衛
知事遷龍門衛經歷有聲績質行益無忝父風

即所爲叅軍者也孫繼唐應祥應聘並昌出應
詰應魁應期應科應箕並景出應元應和應舉
應鼎應禴並旦出唐瓊山王簿元太學生魁郡
庠生舉省祭曾孫懋相懋謙懋盛懋隆懋慶懋
祚懋通懋欽懋銓懋錦懋鈞懋春懋爵懋賞懋
懿懋孝懋賢懋賓懋芳懋斗懋脩懋榮懋實懋
齡懋經懋緯懋志懋恩懋憲懋愈懋光懋選懋
鑑懋昇懋新懋成懋烈玄孫之忠之孝之用之
學之達之巡之佐之仲之任之尹之祥凡五十
餘人姻婭右族詳載譜牒嗟嗟先大夫卜處士
之必昌後者具在茲巳汪墓大梨園郭墓徐村
團欒山不合葬亦猶行古之道也與銘曰
漢重孝弟勤以力田兼有行義鄉舉必先維予
宗老三物咸備玄纁弗臨丘園是賁一祝多富
再而多壽三多男子亦莫不有青山筮吉白雲
斧封厥後則裕我祖焉從

墓表

將仕佐郎河南　封丘王府教授松溪劉

公暨配王孺人合葬墓表

劉公諱琛字順之宣城玉山人其先本出堯歷
漢以火德王劉氏遂顯熾以蕃玉山之劉望彭
城自汴徙於宣祖宋侍御史琦慶曆丙申進士
琦父湜登景德乙巳第仕屯田員外郎太子贊
善至　國朝成弘間有彥才者生子昰並納級
爲王府典膳彥才初一游於庠而公則昰公季
子也母陳氏伯班仲現以處士擁世貲是時吏
政寬務與民休養富者優假之比於封君民因

以其財力赴公家之急
毅皇帝馬跡及南京余祖贈中憲公爲郡部供
億與倖彬等構卒得完葢要公姊即吾大母劉
太恭人云公幼不好弄就塾輒攻苦博士業精
治詩伯仲日鼓吹燕飲連丙夜而公方坐一室
篝燈熒熒伊吾聲琅琅徹曙閒兄弟間操趣不
同然各意得也年十五推擇爲邑諸生尋用高
等受廩嘗都試學使者頒其文於應天學官嘉
靖癸巳行選貢升六館姚江聞人御史詮來視

學奇公文曰此掄魁才也當留爲鄉校重以其
從子漳平公鑄應選而漳平與公妻就京兆試
不遂上公後漳平二十七年以庚申貢司訓嘉
興郡文藪而公故簡質敦重却士贄且時時斥
奉以周士士益親附之遷　封丘王傅行爭繪
圖集送吳太宰而下祖以詩解官歸政於家也
漳平自免令歸久與公偕建祠置祀田修祖壟
演先人遺訓約其宗而抗法焉宗人一時老及
耄若漳平公輩凡八人蒞以會酌酒賦詩有香
山洛社之風在其宗猶希有盛事矣大母居常
言公八歲失怙躃踴哭拜起如成人析產以腴
孫其兄事其兄如父鼎祚冠猶及事公性方嚴
訾笑不苟進止不失尺寸誠德禮之君子也公
生弘治己未九月十八日以萬曆己卯十二月
十七日終得年八十有一配王氏太學生全女
能其家先公卒是惟嘉靖辛亥之歲距生弘治
甲子年四十有八子男二鍵鏤皆力田有行義
女一適王給事葢孫平湖簿三俊繼配麻氏後

公卒鼎祚先恭政府君爲公甥童而孤多族釁
賴我諸舅以有立而母郭恭人爲公從兄長清
簿珦女甥先後世爲中表親知松溪公者宜無
若鼎小子公殯馬三埠牛山之趾與王孺人合
叔鏤命鼎祚標述其體行碑之墓以示風訓庶
後之君子過而式焉

處士泰和龍君墓表

余不佞周覽漢事葢有慨于馬少游之言云彼
其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鄉里號善人

斯可矣其指恍約其所取于造物者不亦大廉乎哉又見諸長老言

敬宗朝道化敦洽文罔頗疏故其時人耻習機利鄉多長者庶幾夫無褱葛天之民以不佞今所睹記則無如龍處士者處士諱敷字公寛江西泰和人居甘溪里厥先樂山公子儀部叔璨淑浦學諭文工部侍郎光慈谿令伯伯生遇遇字于郭而生處士處士故席世資然慈谿而上皆廉吏無所遺齋用不給遺有書也少讀書輒

通書大義已從人受楷書輒工楷書法迺竟坐不給故釋儒術不事而家益旁落矣或風之曰丈夫生有事于四方不名高則財雄也者奈何鬱鬱自困乎處士不應已咲而曰吾聞之知足者足求餘無餘一裘一葛吾以居一丘一壑吾以娛人生幾何何鬱鬱爲至晚益簡曠不問家人産去而托之焉奕棊對客奕竟日不倦人語曰東閣逸散支公手談而處士性至孝卽家不給事父母力甘毳之奉盡父母驩事諸父諸母

如父母逡逡循禮無違言終其身口不能是非人喜怒不形于色卽臧獲少所譙訶其人大都長者也按狀生成化壬辰某月某日以正德癸未某月某日歿配張氏子三天爵天愛天舜爵張出以子宗武貴贈文林郎蘇州府推官處士歿五十六年爲萬曆戊寅而宗武來姑孰郡丞先是不佞某與某君者迺並稱古文詞宛之上郡丞君方理吳固已耳某君名入宛檄未下而車騎過某君縣某君交不佞則嘗與不佞述處

士狀淚涔涔下也宗武生晏先王父墓木材矣無能共掃除之役子史氏茲所爲表其幽者以辱子不佞唯唯夫世之人務豪舉始率習于機利而求贏餘其既也大而無當寔以傷樸茂之風馬少游然者第循其分爾其言已在籍至誦誼無窮今安所得龍處士者顧可滅沒其人不傳邪而不佞覆有私旣則以當處士居約世豈不謂廉吏何益人徒令子孫患苦爾以今郡丞君儼然負公輔望繩美抗宗振振勿替則所稱

關西淸白四世三公者將何以殊焉是益不可滅沒不傳也史某再拜題曰明處士泰和龍君歛之墓

敕封文林郎吉水縣知縣博羅黃公惟溥墓表

博羅城西大屛山之陽有邑君子黃封公之墓嘉靖中封公父處士公年四十未舉子也于一宅戍籍子及長宅以其子當踐更子出亡事連處士卒以處士素長者獄得解亡者尋亦復而

封公生于是處士始有子矣封公嗜學工屬文吏爲郡邑所賞識而李令者猶亟推轂之至都試輒不售遂去而攻古取楚騷史漢胠篋日諷之頗時時稱詩然經術故高鄉士大夫重以人師之難也爭遣其子弟來學間延致家塾學者誦以次漸通尊禮公稱草庭先生云迺家自脯脩外鮮所入而居不戒于火會襄先事有厚費悉自共內彭孺人以力給公壹意課讀不問也族有逋賦縣官惟公是倚辦而逋者嗾子婦交

誶公甚至操戈破釜鬲俾不治晨餐公一切聽之不問也初人以黃公能忍貧既以爲公能忍詬而公實處之若忘焉是時有二子並蚤慧公討而訓之嚴伯仲益自感奮先後補博士弟子伯子流芳以今上巳丑舉進士令吉水奉公就吉水吉巖邑也問爲令公直指戒碑曰下民易虐上天難欺伯子用以課最　敕封公如其官令遷丞松江郡奉公就松江郡固饒珍錯綺麗聊吉足豐養

而公不久淹曰吾無以恩兒子輩也凡公歸特里閈故人從于游魚魚雅雅里閈人亦無見公異或有違言質成公而已縣長吏數存公堇一報謝絕無所造請而內外親待以舉火者十餘家益自其貧時則已假貣富人錢殨數喪矣其一即所爲操戈破釜鬲者也當公在松江署時一昔夢天雨粟被地歸之歲里中大侵盡斥其庾粟以佐賑不謂通于神明哉抑性自有之矣若拓宗祠正祭器歲時率有事先公而糾轄其

庶姓以施於有政是誠廩廩德禮之君子焉何
直以其子貴也公歸以丙申秋七月終于里第
臨革猶口占古詩示仲子紹芳益踰耆者五年
孫男女十人冢孫籍郡諸生噫嘻公其百順之
謂備矣伯閔焉以丞時役外不得與哭泣之位
也殆終身慕之已請狀請誌復詰余以表隧請
丞從弟吏部郎縉爲余所録士稍聞公質行而
史氏區用孺粤人也每稱公有太丘彥方之風
夫論自鄉始信而有徵表曰黃封公諱霈字惟

溥其先在宋季有文明者自南雄徙博羅數傳
至瑾善養生顧又善治生具園池華石之勝以
爲親娱瑾生浩浩生將仕郎克達克達生五子
季曰鏻卽處士公是爲封公父處士陰行善往
者亾子復爲撫而置之室竟不以屬伍則封公
之孝謹行淳備抑有所繇來矣郡丞歷政以廉
靖名今方由寧國上計班大夫公宜有　載命
如令甲

傳

比部郎前宣城令尹公傳

比部郎稱尹公官也而令宣城績最著今傳追
稱之尹公名三聘字子重紹興山陰人舉乙未
進士爲宣城令上三年考矣而時所在礦事與
京弁王遇桂以宣城之崑山告兩大璫相次來
蒞其事兩璫爲南内守備猶貴重弁鷙戾人也
尹公惟之曰彼實巳奉　王詔吾何庸亢彼勢
必浚民以取盈吾何能殉吾知所以與矣迺好
遣書厈其倖時時豐餼牽聲樂爲繆恭下至廬

兒小史令具算器食共芻槀以豢之因乘閒正
言邑瘠土民貧山故無礦卽爲治將功鉅而登
耗不相直每言輒咨嗟欲涕以感𢥠之蒞者旣
安公之王禮備又懾于終難以應上求唯令計
是聽而邑駔猾之牟利或修郤轉相訟訐者公
一一寘之法以解散之于是臺察包礦之議上
民閒初洶洶幾鳥獸竄者始定而宣貥旁大邑
獨完會復有以榷見告者新都一妄男子程守
訓繇貲郎名總榷自其鄉道出宣車徒甚盛宣

民數千百人俠馗首若聚觀而佯奮袂爭爲譁遂大驚竟傳城以去而乜璫以榷載度江反自姑孰咸尹公所畫也當公甫至歲侵穀踊貴公請以折色輸漕明年暵公徒而雩以請雨立應宣田山圩半圩岸善崩公親行畝澮設十事以封塗瀦洩有經式是後卽霖無患涝前政賦緩急不時定吏緣闌出入爲奸公爲十限以致期至于今著絜令大校尹公材博大通方手披目覽耳納口宣五官之用一時瞻擧諸若縛義士

吳仕期之殯白唐觀察汝廸之鄉賢翟雎陽之神叢復王文成及先大夫十先生書院之祀則猶切風敎焉公令宣七年辛丑夏晉拜刑部江西司主事歲適吏黃籍當路者挽公兩月而畢役稅金凡七千有奇悉上郡行之日祖席臥轅前歌後儛以達於桐川吳興之界前此士民未有也然公雖以廉敏聞而性慈惠寬然長者宣之獄無大辟在比部嘗有所條列意務輕省顧年未艾也遽歿于母安人之喪病得之哀勞以風厥嗟嗟孝矣抑天之與善何爽耶太安人祁氏方伯公淸從女歸封承德公國政是爲尹公父尹公子懋中邑學生有文行貢士望尹氏世卿自周重之矣予鼎祚敘次爲傳而系論之

論曰夫士未有不修之家而能著於廷者也尹公之以儒士領鄉薦歸也門庭閒然其志度遠矣至少而却奔周急貴而猶益敦孝睦有下車浣牏之風內行飭矣葢公于文成之學不篤說而實潛體之卽文成之龍濠亂固自其才足辦

若處扈征貂璫間以善全其用誠非有學力不能也尹公于宣之礦事亦庶焉要非直以術而已余聞尹公宋和靖先生焞之後則淵源殆有自故知學烏可少哉

醉吟散人傳

白傳當唐開成初退居東都稱醉吟先生自爲傳及其生誌墓曰但於墓前立一石刻吾醉吟先生傳可矣歷數百載而吾宣有醉吟散人者則余爲之傳醉吟散人者陸應龍字化伯宣城

西隅人父槐繇乙科仕丞南太僕太僕公始贍子年踰耆生散人生九歲母胡及太僕相繼歿鞠于它姬朱以長也甞治經術游太學凡三就都試遂棄去壹意治古而喜爲詩且能酒酒可盡一斗許因謝太學生不稱稱醉吟散人酒人詞客若山陰陳鶴新昌呂光升武林姚一貫吳興李華輩咸從散人相酣暢流詠所猶善袁文學鶴聲里之韵士也然使酒難近散人獨溫克具酒德卽醉傀俄啞然咲或烏烏吟而已間醉

郊外歸步踉蹌一平頭奴肩負之其任眞如此以故賢士大夫以下逮田更市儈歲時必招散人欲傾其家釀而散人無貴賤長少有招必赴不忍逆人雖香山之所謂醉復醒醒復吟吟復飲飲復醉醉吟相仍若循環然似正爲散人名狀耳方散人之稱醉吟未幾披香山傳讀之拊几曰緬想古人先獲我心我心悠悠古人是求輒賦醉吟詩屬和成集先大夫和詩載集中頗散人形崖落穆而中實卓朗內行淳備居雅不

握籌算適先人之廬產不少挫與人交率易洞達無城府至酬對宗戚輕重繁簡于情禮衷終其身敬太僕遺妾而喪慈母朱以三年葢達而道焉識者緣以關散人之微彼其于醉吟直寄焉爾矣散人娶于湯繼楊先後舉二丈夫子可象可及並博士弟子負有文行五女皆適名家子散人詩有苹芳亭藁金陵藁山中藁宣城通詠藏于家詩不顓雕鏤藻繪而超曠之致殆亦本白氏長慶云

汝南生曰醉吟先生好佞佛甞持十齋受八戒散人不佞佛一夕夢登大雄殿禮如來金身者叩之年出一掌示之寤而曰吾年其止五十乎越十八年歲乙酉五十也初微疾與誕期會名所從游置酒爲譚說平生迨革而婦子環泣瞪視曰毋怛吾化若有得于禪定焉葢散人雖用全于酒日唯齋甲蕨牙梨栗茶荈之屬以佐觴不必肥醲都布白袷酒痕淋漉衿裹間不必綺縠而室中無香山蠻素紫綃菱角之聲伎靖儉

寡欲此善學佛者也然而無益長短之數者鬼隺分定也白傳董以姪孫阿新後有二子在即散人五十不夭矣

沈母吳太宜人傳

吳太宜人者諱政封奉政大夫沈公之元妃也沈公世會稽餘姚人占籍順天領鄉薦尋論格事在嘉靖季年

今上初以子吏部郎徵甫貴如其秩母吳稱太宜人太宜人父功曹必仁公奉政父溧陽公者

需次都下並舉室行遂以太宜人歸歸亾何而功曹歿于邸遺母寡女弟方待年倚太宜人以居當是時溧陽公裝齋且罄姑韓性嚴奉政公少而多長者之交相過從有旦夕費悉倚辦太宜人太宜人梱以內無遺言梱以外無疏節侍寡母而撫弱弟無傷厥心其私茹饘粥不厭然而已會溧陽公丞溧陽僅徙一官去無所貨而家益窮落矣奉政由諸生高等受廩故不給奉滫髓時時宦于外而太宜人日操作具滫髓上食蓋無不如奉政在溧陽公前者頃之溧陽公疾奉政宦三年矣太宜人穆卜請代至餐不貳衣不襞又無不如奉政在溧陽公前者疾既革顧諸宗黨曰安所得吳婦也者而婦之吾即瞑何憾哉徵甫於奉政公爲仲子方奉政公論格也一意脩博士業不穀不覆問生產徵甫襁褓爾稍長太宜人以身任二子學任奉政公督家政二子者徵甫有兄文學君云越

先帝之戊辰徵甫成進士授池州理官奉政公

業倦遊獨太宜人與俱即徵甫日具滫髓上食而太宜人日操作以爲常徵甫職刑獄每退食輒問所平反幾何所末減幾何斤斤若不疑母然比治獄余郡一郡稱平遷令知太宜人教也部使者檄徵甫入　賀徵甫察母宜人色微瘠逡循不欲行太宜人召徵甫而命之若詎以吾遽棄栝棬乎夫禮君言不宿于家詩亦有言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則若今日之役矣徵甫唯唯行閱月而太宜人以天年終惟二季在事少徵

甫室俞氏者眡太宜人若太宜人眡溧陽公然俞宜人別有傳太宜人終之又明年徵甫起家青州守故官上最贈太孺人迄于太宜人實再命矣徵甫語余先宜人性婉嫕然有亮槪有蒼頭從舍中逸里社豪者詐恐之意有需也太宜人呼蒼頭出曰即如法奴死瘞耳何至唉乇人金爲豪卒以媿屈吳功曹歿太宜人遯歛如禮應文甫翦髮而太宜人夢功曹指應文曰是兒當貴當以是及家奉政相慰藉云樹有實樹者

不及饗之誠蘁然傷焉涕而實也太宜人年四十八四丈夫子長文學君應欽次應文南京吏部文選郎即徵甫次應麟應賜孫男五人其生卒厎屬具徵甫同舍郎周君狀同籍太史沈君誌中初太宜人生而有吉徵王父刺史公絕奇之曰不于其身于其子孫人言越之俗禨巳而果然余南遊辱交徵甫徵甫子爲余郡史君司理甥介于余爲傳

贊曰余先人世宗朝出守會稽余故得攷其故實王句踐時越處子以劍俠顯及漢而曹娥以孝顯以今觀太宜人于功曹于溧陽也殆勤于内外矣至所稱折里豪事何俠也仲子言母宜人十歲通女史諸經其戒仲子北征時引述詩禮固娍娍焉夫會稽者以禹登其山會計名禹有塗山氏誕啟敬承數千載而女德不衰豈亦禹之遺烈邪

江母楊孺人傳

夫自劉中壘而下類傳列女然以今槪古又何

闕焉鮮睹哉余不佞雅遊都人士善新都吳生則吳生時時爲余稱楊孺人云蓋生爲孺人甥而會其卒也來請傳孺人事多槪于古故可傳傳曰楊孺人者歙楊翁彥綱女也年十六而歸江處士潊處士有母在故卞急鮮當于諸新婦而孺人自介婦中得當姑會姑病處士從孺人穆卜以身禱孺人長跽而泣曰天乎子固職烝嘗也者而天脫悔過於姑氏愿以及新婦冀日病良巳衆傳禱之夕姑室中聞有異香云而處

士嘗用賈徧燕薊吳越致甘毳母孺人孺人具匕箸修而上之日惟謹卽姑耄展轉牀笫間孺人至躬爲除穢諸媵御請代也謂此寧孫若輩勞乎新婦實中不自任爾而姑當歿執孺人手曰夫人死而無知也死而有知則庶幾以令子報生者是時孺人業舉有子矣而亾何夢姑劒一子來口喁喁語以報若讐昔者之言期而遂載舉子大都孺人以孝顯而余往受諸吳生孺人性婉嫕呰笑不苟顧有丈夫才處士父豪俠

好客四方客結轍而游其門則以屬處士主客孺人率爲供張佐客驩處士以無失驩父人有誣處士仲殺人者獄且具處士力捐金脫之仲脫而用稍詘矣孺人念處士以急仲故出裝資處士舉鹽筴越中數年而處士稱鹽筴祭酒仲又死爲字其諸孤俾有立此豈直丈夫才不抑亦義亮乎哉屬萬曆戊寅某月某日而孺人卒距生之日春秋凡七十有六子二東鳴餘姚縣丞東鳳郡博士弟子則孺人姑所爲報孺人者也鳳嫺于文學多長者之交而奉母孝卽孺人不責報孺人姑以報生者之言讐矣余不習鳳習鳳以甥吳生葢孺人女適諸生吳文察而吳生萬全者文察子

汝南生曰余聞之江與楊並間右族故貳馬楊翁初未有舉舉孺人貴甚然卒以處士才尚處士卽楊諸父有後言勿悔而孺人茂著內德迺今世肺腑親也新都多豪舉之士輒務報施以江楊爲平而其後益昌熾亦可以風矣

史安人傳

史安人胡氏者懷寧尉楠女以嘉靖辛亥生是時餘姚有日者言奇中其言安人必令德早貴安人祖吏目公者好相人亦復奇安人且聞史家兒元熙也爲具召史君元熙而與湯孺人者又復奇史君因以安人歸史君及歸之明年史君舉於鄉又三年成進士爲寧國司理封安人孺人安人封則以史君爲司馬郎云時多戚屬在京邸諸夫人飛袿垂髾翟車翠葆往來相望

如神仙中人顧獨安人足不踰梱閫居恒楚楚布
自如也而郎出爲江西按察司僉事安人與俱
僉事入　賀行則安人守署中嚴扃鐍檢校奴客
雖魚菜無所取而僚宋大夫者怪以爲署中闃
無人廼舉酒酒史君葢余猶記史君理余郡嘗
從部使者行縣子且病安人秘不肯延醫郡太
守以醫來竟却之以故史君所至多吏能淸白
固自致之乎抑安人力也然史君在江西卒中
蜚語以謫歸道遇風江怒舟罥絙絙與風倚挾

日不得上覺史君意息稍咈也安人進曰君不
聞宦者幻耶幻莫如風此其風蓬蓬然起於北
海蓬蓬然入於南海吾誰使尸之史君大笑謝
相與飲至醉楊枹柎檝歌屈子遠遊以自廣而
且不卽天官謁留連里中者踰年則安安人也
而安人坳矣安人坳之年三十七耳業擧五男
子三女子其於諸子女極慈之然時裁以義不
可少假至臧獲反覆用恩勝史氏自給事平陽
而下輒宦貧僉憲君猶好客飲食張御悉責自

安人而安人嘗有餘以爲惠宗黨且益倍外家
姑宜人疾時從平陽于竟陵而安人在司馬舍
方蓐也聞之夜百拜斗下請姑命凡四挾日疾
良已歲時修祀或上食平陽宜人所必安人手
是出曰吾何可以人而養吾親往吾知安人足
智明惠廼庭内孝敬亦甚具抑以其恒德邪吏
目名本深平陽公〻平陽郡丞自上也史君其
子先爲竟陵守
汝南生曰胡懷寧疫而安人母嚴侍湯藥露禱

以身代廼懷寧果起嚴代之若安人者誠天性
要有所繇來矣史君又言安人嘗勸我置妾我
不可夫能使其夫固不可者必有其不可者哉
而安人固多美男子亦有天幸初以安人必令
德蚤貴及吏目公以壻史君也言悉中然不知
其年故何焉余聞史君以繡衣安人謝不御曰
吾福自少餘諺有之惜福得福則安人固已縣
知之安人性沈深愼容止寡言笑與史君情好
甚篤然莊史君終不敢以色進而年不蔽德悲

夫

姚氏世節傳

宣之姚以世節聞自湯氏始蓋湯教諭顯者生女而適姚鳳翔居十三年鳳翔謁教諭於仙遊以死湯聞而慟絶欲殉者數矣是時子汝弼甫二齡巳殄幾殆湯以身籲天得猝起家故貧然不以貧輟汝弼學遣從其舅氏誡之曰女孩而孤吾嫠而無雄而欲以吾宗亢焉難矣汝弼感憤修業益勤爲郡弟子寖受稟會里中貢東平

郭辰州兄弟方傳學東越汝弼復從於游歸則湯氏每質所聽說舉以對未嘗不稱善也嘗手植杏於庭顧汝弼曰吾老矣樹有實樹者將不及饗之遂欷歔泣數行下未幾杏且實湯年踰耆子婦率跽進以爲常坳而汝弼顔其堂曰存杏諸卿大夫士詠歌之事在德靖間迨今辛卯天子察汝弼績學行廉孝　詔贈奉政大夫眞定郡丞如子官丞爲余師姚先生嘉穀云湯氏有女孫三巽英適仲克讓讓死無子伯氏爲賦

長廢著心利仲產而徉謂若年二十奈少何業與豪約必嫁豪巽英徐應曰彼固欲冀生者耶將輿戶耶豪懼而止而縣官督伯賦日亟侵仲產盡巽英値歲歉無所得食日啜水一杯而巳或挾日不出戶即母家來逆不應也曰生仲婦死鬼耳吾將安之凡三十年廼終先是婁屬姚先生必起克讓與合葬祖塋同穀共穴且從其先人禮也巽英之次離英適徐世哲舉有子徐氏疫盛行及世哲死離英業有身絶粒不進舅

姑爲設諭曰夫死節與撫孤孰難乎且娠者未生生者未長也等死抑何益死者而獨取節爲因彊起越三月舉一子而後舉者竟殤長既昏與其婦相繼夭伯酒人無賴凡舅姑喪悉倚辦離英喪畢而離英半菽食取給織紝而巳次允英笄而適郭別駕子守恒居丁埠守恒爲吏趨府舟覆死汊下大索不得允英遵水北嚮掩面哭十日屍逆上如生恒二子皆允英出尋亦皆殤嫡姑子後守恒死姒即更適而允英又不甚

安於嫡姑别駕與之田田瘠時時致絶乏間語所親曰吾少病左臂不能舉而吾夫眎若右臂也者其心壹其形忘也吾茲忍貳焉兌英年五十有四離英年五十有六與巽英格並當旌而二弟尚在竝贈奉政女

梅鼎祚曰余郡山峭激而水小負故非獨士大夫多直節殆亦有女德焉卽姚氏所稱或以祖若孫相勸而成或以多寠人瘠土誠易爲善夫然將無概乎無所與而用財爲衛者也逮湯之

後有奉政有郡丞先生不且謂天道猶酌挹此汪彼邪顧三英者之血胤不傳又何也要貴皎然不自欺其志云爾若兌英之不以色進郭氏子之不以色退此豈務施報其庶有古之遺乎

謝母許孺人傳

謝母許孺人者歙許村許天孿女歸黄山謝長君澤謝許並歙北鄉距半舍世相爲昏姻澤父處士公茂高有二子伯澤仲沛澤因稱長君云孺人之歸也長君病幾躄是時處士公有貳室孺人侍長君湯藥惟謹進而上食處士公若姑吳必和旨備歷三年而躄者起則姑捐養孺人事貳如其姑處士公若吳存也者得壹意出爲賈家漸饒未幾卽世伯仲仍以賈往來吳越齊魯間里中機利者意孱可乘也爭與搆爲鬬伯仲又什九在外孺人自匿跡日益爲恭孫卒亦無以難孺人故伯仲復得壹意賈不挫其家既仲及嗣無幸夭遺孤四齡孺人泣語長君曰若敖氏而我叔姒乎乃鞠孤于孺人會疹且殆者

數矣孺人晨夕動醫禱有厚費稍長出入服饌與子鈞埒孺人生五丈夫子曰應時應暘應物應大應橋而長君學應暘以儒籍博士弟子有文譽諸循循雅飭其教也實皆孺人內贊焉應橋者先是里之豐谿久病涉處士公斥貲以梁者凡三爲役至嘉靖辛酉以水圮長君私與孺人計舉其故棲石令堅緻更拓大之梁成而應橋適生遂以名紀天貺亦先志也長君以孝廢屬應時賈清源先長君以卒未有後而後以應

賜子承宗鞠於孺人若鞠仲之孤也者以有立婦方氏以節聞大校孺人性慈惠然顔卞急其慈施宗黨厰屬下逮臧獲而獨嚴於子婦操奇贏以息以儉持無鼎臑純帛之奉而饗先饋賓必瞻潔時時佐長君義舉若梁豐谿之屬固何直以陰嗇務完物爲孺人始以年十六歸長君終之歲爲萬曆庚子年七十餘壽矣月日與長君考終之辰相次子姓昏娶悉甲族具誌狀余特以承宗請爲傳傳其最著者如此承宗之言

曰吾誦李令伯陳情而感其報劉者也今承宗由冢孫當戶窶用儒術起必有所以報孺人者汝南生曰余觀于謝母何家多故哉迺竟以振卹長君材而内政非孺人其孰以顧事其貳與姑敵字其仲之孤與子敵也于婦爲難能至所稱匿跡日益爲共者其柔勝耶然持門戶以徙也予世交于謝氏若少連昆弟與其孫於宣近又識巨卿延之皆無忝烏衣諸郎盍歙之謝其先爲宋右諫議泌而實自會稽徙以祖晉太傅安迄于今非獨其後以文學昌燿且有女德焉可謂華胄矣

貞母鄭太孺人傳

今上之甲申乙酉間余出僉楚憲視學政行部郢中而今寧國郡丞鄭君和乾先後首郢士其秋鄭君薦于鄉因以知本母太孺人敎云已而有名太孺人貞母者余詰所司不以報則太孺人固不欲爲名也者后十年鄭君用延津令最勅封母太孺人令甲婦一命以上卹貞不復預

旌典余第裒其實而傳之傳曰鄭太孺人張氏者昭信校尉綱女也而歸贈文林公如岳贈公父佐仕陵水令終于官令潔廉無所遺贈公幼孤侍母葉太君以廣柳還而產漸以挫然太孺人世祿家本饒及歸食貧也恬然安之日椎布操作以翊葉太君而又時時私治甘毳以羞于太君俾贈公得壹意攻儒術無内顧憂以故贈公游鄉校聲藉甚迺竟年甫彊齎志以歿太孺人始踰壯哭而瀕死者數矣是時所舉二男子

皆藐焉未有立曰吾以生殉死者抑何難而死者何以立生者稍彊起攝家秉貲用蔞絕勤織紝織之而勅鄭君學甚力或夜丙篝燈熒熒伊吾之聲與機杼軋軋襍出也久之鄭君獲薦一再對公車念母孺人春秋高遂謁選令洛之延津洛薦饑大飢鄭君躬循阡陌務賑貣建常平以贍其民于是歲稔有瑞穀之異且與學課文以訓延人士延士大夫歌詠之咸推所自太孺人太宰李公辭猶實錄焉旣鄭君遷丞饒州也

太孺人壽近耋留里居督鄭君以大義速戒行君抵饒中慕太孺人不置亟圖歸會饒有礦稅之役人情騷動部使者方倚重鄭君攝守不得請未幾則太孺人微示疾適與誕日會晨而具饗朝先祠退以其餕集子婦斥簪珥分賚有差所絮語仲季欽必以布素窆必以贈公從蓋往拜 封時鄭君奉翟冠緋袍以進太孺人烏嗟飲涕曰未亡人安忍御緋韮服皂而已卽迎養令署中率常饌無加籩也大校太孺人性簡澹少讀書傳通大義故動必協禮合窆却緋情也其於禮且更余聞鄭君持太孺人喪戚易備夫亦有所受之乎至君爲寧國三罥篆以廉著卽不必受之陵水亦無媿邇祖矣仲季諸孫並文學高等別詳誌狀茲不列

枉下史曰文林公之坳距葉太君兩旬耳是毀滅性者也不無過過于孝矣卽葉陵水繼妃也約身而以成其子貞曷以加焉貞若孝葢鄭氏世有之益以論于祖孫也矧其廉矧其廉而皆

不欲爲名也者難能哉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一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二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誄

王府君誄

萬曆庚辰夏四月山西按察司副使故寧國府君王公嘉賓無祿于滕府君世琅琊之名胙秉海岱之靈瑣郎官應宿出入戴星已而　明詔徵其三異法冠正乎百僚偶出一麾迺分吾郡

惠工通賈務農禮士使四民各安其所千里誦義亾窮古所謂良二千石而無歎息愁恨之心者則公其選矣奉諱東歸借冦靡逮載牧飆傳之間配悳敬亭之上賜以斧鉞畀之憲刑方驅駟于里門遽就木于隣境越歲之冬訃音遙屬黎庶纏悲薦紳銜卹文翁祟祠于西蜀將有事焉仲卿徙葬于桐鄉嗟何及矣宣城人某某等爲位而哭刲牲釃酒臨風再拜而誄之博士弟子梅鼎祚具誄辭誄曰於嗟府君弈弈有聞簉

羽清漢驤甞重雲利刄新發綬邪若若琴音在堂花陰在郭　天子曰嘻令美且都南牀克寄臣忠而愚　朝注讜言野傾令問甑正卽讐蘭摧玉碎耳目毅司股肱分郡五馬駪駪亦莫不慶其慶伊何惠此吉人嚴彼莫夜假我陽春扶膏就立推分任眞中澤集鴈涸轍濡鱗甛詠甘棠聽虛程石狗足生氂虎冠屏跡迺課農桑務分已責迺訓子衿張帷正席維溪者東漭瀁際空濟川用女內溝耻躬斥金懸橐鞭石如墉上

亾費帑下亾罷工惟妖者董訛言籍勇寔繁有徒三百曲踊單符折首脅從毋恐兵不列行畊不易隴胡天不弔陟岵孔囏曷將素旐遄欲朱轓扳轅靡後說輹不前搏膺泣血左輪則殷

詔釐輦轂起家魏守宣曰賈父魏曰杜母式謳以謠瓠脯玄酒執法晉陽以相左右追鋒曲蓋及于故里兩楹見兆二豎無良長桑郤步湊柏斯藏登歲龍蛇賢人是殃嗚呼哀哉泰山中頹滄海幾竭魚燈膏永燕葵庭沒弟恭友于孫謀

貽厥不朽其名徒朽其骨乍聆爭愕旣信倏疑
百身曷贖萬口同辭漬絮以酒實豆以離尸祝
有社墮淚有碑嗚呼哀哉

太倉王太公誄

嗟嗟震澤底定東漸于海舒此翔陽鬱爲英采
迺鍾太原吉人藹藹公世滋長其德彌載東修
晉道昭明有融不飾而績不斲而工蓺成弗試
材大莫庸依隱玩世卽于公官位列句臚典司
屬國入奉丹宸出臨紫陌秩設三千俸輕六百

脫屣冠纓推襟泉石厥施未普濬發其祥詒穀
于女爲箕則良嘉儀棣棣令問彭彭乎輿之淵
二龍以驤龍驤伊何煌煌太史背舉泉然錫爵
燕喜白虎雠經黃龍制禮濟霄羽毛中朝鼎呂
嚶鳴竟爽實維次君允爲接武亦復多文王斐
極選九品銓羣式贍豊鎬靡不作人　天子曰
嘻惟忠移孝子仕之能原父之教有莽王言以
代臣報渙汗用麻賁園斯耀貴不渝素終脊於
初儁車致戒過里必趨其居熙熙其行于于甘

雨沃若條風穆如丁戊之間國是厖亂醜正卽
佻伯也中斷偕仲歸乎先幾集霰威鳳高騫白
駒永歎公猷莞爾汝今在田大義克展人紀彌
宣婉容盎篤聚順無嘗振振孫子承志孔虔杜
悳罕窺端居多暇公厥世紛怛然而化蕙帳辭
春瘖臺俄夜饋酳何從元龜長謝天聰忽啓周
道聿新僉謀伯矣而求舊人金甌在幄玄纁在
門元氣斟酌萬象陶鈞仲且廻翔攬輝代晝政
化維鈞以相左右圭璧兼陳塤箎迭奏祭海先

河咸公是壽其昔繆舉翳伯爲規伏軾良復執
憲來茲將修尸祝匪其杓之典刑庶在豈以吾
私嗚呼華祝者三箕疇惟五得全全昌孰其公
伍千里尊羹敬佐清酤祖公帝鄉逍遙胥宇

王母太太恭人誄

惟萬曆二十九年庚子秋九月明故中憲大夫
永嘉王公之妃前寧國府君季宣長公之母累
封太恭人林氏以踰耋卽世嗚呼哀哉國隕女
宗家爽姆儀旣壽且臧同榮共悲徽音孰嗣潛

曜曷垂有煒彤管仰援素旂誄曰於㕗恭人胄
衍清華兩大曰粡嬪于琅邪安貞之吉輯柔孔
嘉翼我中憲用賓王家肅肅鳴鳩桓桓司馬秉
節視師在冀之野監撫楚粵以蕃函夏聽彼內
治誰其尸者蠲潔蘋薦致儆雞鳴爲植海堧爲
約宗祊鑿巖疏洺抗館列楹雖無攸遂實相勸
成展也伯氏食矣能教因孝作忠升由選造民
之父母是則是傚爰蒞我邦惠而我好復有仲
季侍膳大官文孫弈葉競美瓊爾胥衢蹀躞文

海洸瀾具曰聖善貽厥象賢伯時求思屺兮于
陟耿焉三公豈易一日投劾還轅星言靡及慈
暉乍承痟首告疾厠牏躬浣刀匕親嘗憂廑樹
背技殫長桑大耋之嗟惟命不于常亦既耆矣
孺慕以喪蓋原一體而分故昔嚙指心痛信宿
先歸幾乎微動情事克申志物備用天若相之
人咨以諷令妻壽母　帝典載隆恭維德偶詞
葆義豐胡云不憖咸頌考終薄述私誄敬詔公
宮嗚呼哀哉

告文

告東溪王公祠

水德靈長流宗東會極地相陶滔天不戒維公
爲政百務具張如斯歎逝閔焉望洋濟川其才
納溝用耻籍厥玄衷援玆赤子一勞永逸指巳
率民子來不日工集如雲驅鵲可填飛虹忽引
華表雙標澄波萬頃周行示我舉袂成帷昔也
如塹今也如砥僉曰王公古之遺愛出祖遮轅
齎咨感慨龍蚘直歲賢人是戕縞衣自北而公

訃來搢紳纏悲烝黎狂走隣舂不相尸祝于久
其適承民牧爰順輿情妥神享室勒辭麗牲有
溪湯湯有梁翼翼俯仰高深維公之德

祭文

祭東郡王封君

峻彼岱宗以表滄海厥風泱泱東涉孟諸放于
瑯邪什二分畺地有越矣天之格矣公降自王
迺宣訓經克隆㕗德歷世滋長迺𢦏懿共式貽
女穀燕翼有方滋德惟何順承勿憯其旋利貞

泥蟠九淵或戢其羽載鳴在陰貽燕惟何施于喆子宜爾振振二十小史三十侍中四十專城帝曰咨爾股肱子郡實在宛陵内明且敏義昭威溢職事咸遵先後畢理象服允章爰報爾所三命而俯戒車上僊亦莫敢侮僉曰府君佘恃猶母壼壽其父稽首祝天百千萬年永保玆土帝御明堂周覽萬邦從臣上計旣飭車徒夙此簡書祇揖聖志祖者在門弔者在室薄言公逝維玆臣庶狂逸于野沈口于渮言剝其廬言焚

其巢所焉曷翳越我皇考王命有赫造士東國府君躬睿衛理顯白適會繩墨先考無祿王假府君以撫我服本始循德載色匪怒□□胥植文予不宣臨睎絶尢比于榯石蹇予搏心不懈于力庶其不忒予衰儼然府君斬焉斧瓜及葛凡不有喪抹之匍匐此也什百於維太公葆光垂裕永終馴首爰有寵綏曁于賜杖五釜享之疇不曰餘白雲殷睢昭日寢光從公于邁桂酒椒漿嘉疏芗其神來旆旆於戲哀哉

祭袁汝鳴

嗟哉汝鳴死矣汝鳴素彊疒未逾三夕死邪汝鳴死人皆謂汝鳴放酒傷其生又以予大言亾當醉後輒罵座好面折人非疑祉之道唯唯否邪嗟夫死生亦大矣藉令汝鳴不放酒不罵座面折人能竟不死邪即余輩賭記塚纍纍相接也豈皆放于酒罵座面折人者邪汝鳴善詩善丹青善書廼者書丹青日益善死矣嗟乎汝鳴未見其止昔吳伯融汝鳴所師事湯定之爲汝

鳴友汝鳴當伯融疫含湯藥授之及其身亾恨定之殀汝鳴存其寡撫其遺息斯今世友道中所希覯哉汝鳴稱詩者二十年後生者𧺝而効藍田之役汝鳴斤斤心下之至不敢與雁行手錄其摘誤不寘嗟虖嗟虖文人相忌自古而然蓋汝鳴獨不然數者有一焉可不死汝鳴卒死邪可不死卒死顧若等塚纍纍相接者孰久長也郡中人哭汝鳴惜汝鳴數奇終瓠落家且貧子幼嗟夫人命露晞眷屬蓬聚河伯問于海若

足一浮漚爾余輩望汝鳴里則哭登汝鳴堂及寢門則大哭惠子知我伯子絶音嗟乎汝鳴人琴俱亾汝鳴晞一浮漚爾得無啗余輩之見河伯乎汝鳴汝鳴美酒如澠聞其無人惚兮其靈郎欲汝鳴放而醉罵座也覆何能

祭麻栢亭翁暨張孺人

嗟乎公家蓋余小子家托在肺腑矣余姊爲孺人雁行迺習孺人事而余小子從先太中得侍公公朗乎其外冲乎其中其神王其貌僊余小

子年踰舞象也狂斐自命二八代升觴行無算一日而醉二參而公時時耳提之小子無巳靡曼搖精以麴蘖伐生也嗟乎余于公安能不痛哉公及公從兄孝廉公並能存堞滿之訓鑒多藏之亾積而能施歛而能張而孺人及陸孺人則百里之內色藉巳無萊而居恃以覆盂鄙人何知仁義饗其利者爲有悳矣人亦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豈所槪公與孺人哉夫以公與孺人好行其悳而卒中壽以殁也顧所爲在人心

者百世如新耳當公殁之數歲而孺人相期玄冥之下今來爲令子吊也蓋涕霑襟不知其何從未幾而卽罹先太中之難令子爲余吊也亦不知涕之何從矣嗟乎今公與孺人且斧而封矣而先太中卽土未期卜兆無所青春受謝白日既昭安能不令子幸而怦怦焉令子被服美好鄉里歸仁益悏前人之緒而余小子髮有宜尚文質無所底又安能不公與孺人僩乎其一卮之祖也誠涕沾襟若公與孺人初丧然

祭貢玄略先生

不千載其身而千載其身不一世其名而一世其名劃吾黨所稱先生者哉先覺先知非予而誰冥搜萬象直破羣迷三鱣爰集五馬載馳肥則在公瘠則在私蔚然儒宗班不躋崇登服美而誨指抑道大之莫容俾壽且臧廼儵云亾將棄化而歸盡寔不吊于彼蒼嗟乎先生不居者形不往者心朝聞夕可證古恭今數仞曰高及泉曰深哲人其萎多士如林越昔窮矣之歎嘗

典于獲麟之歲而何今頽乎之歌卒符于夢楹之辰二三子又胡止于聳篋者懷舊而亾琴者傷其嗣音嗟夫雖無老成尚有典刑鯉也過庭孔壁遺經某等共搴芳藻而續大招也其歸來乎貢先生之靈

祭王使君太公

猗與我公清標玉潔赤府蘭薰龍泉韜頴駒谷葆貞杜蘅纇珮霞露徵盟逵鴻縱軼海隺騫騰日厤砥德月旦崇評培基殖廸澤濬祥臻芝繁

錦砌桂馥珠林鳳振炳嬀龍奮崢嶸莘宮試軔牛刄發硎節媵凜雪勣茂戴星東甯觀簪原隰咨詢鳶戢鷹擊霜肅風行出麾畿甸望重藩屏雙旌承日五馬嘶春鴻安于渚爵集其斬碑礲羣齒簡錫　帝心維仲若季接羽懷聲允矣名世匪公曷戚辟彼猷原植木斯宏本支百代克懋周楨辟彼瀑水簾垂玉瑩朝之有宗流迺自清鸞章膺寵象闕貤恩康焉履壽約以居盈白雲在望少微匿明襲綦姝悼陟岵無因淚鸖徹土驚烏顈冥雲淒掩晷風慘凝陰吁嗟我公幽潛雅尚趾美鹿門流光行慶肩譽槐庭脩齡八秩怡顏九京某等忝屬令子勤睇儀刑曲收榱桷罔報瑶璚如公可贖詎後百身行旌孔邇伏軾含辛敬然螺甲薄酹兕觥玄爽至止鑒此丹忱

祭魏兵部郎及趙孺人

猗與大老允憲家邦匪佻而僄旣碩且厖星臺製錦粉署含香利徵錯節賢輯匡襄俶聲是焯

庶績用康於𤡈敏肅相履有章苾芬引慶箕裘襲良江津迷問穹霄倦翔盤趾林磵睎髮滄浪菹珮蓀茹薜帷芰裳以吳以騊載泳載揚愛覃里梓評擅閭桑洵安洵考侯嘉侯臧翳維淑孺嬪德裓莊朱緑好合塈莪誼方芝泥煥燭彤管琳瑯鸞軿謝氺象服貽光戩穀爾錫奕葉仍祥駸駱其躍鶱轂于陽全歸岐數懿聞齊芳霜函藻閟夜壑舟藏玄扃㕰竝冥樹枝雙吹笙跨鶴叱石戚羊寧卭之降厥澤無央某等藉金倚玉

儐皂寶鄉御輜雲結執紼露瀼連蜷陟止靈爽

靡疆

祭范子敬師

嗚呼人孰無死師死則郎人孰無歸師歸則鬼嗚呼傷哉昔師先人作我寓公我有伯叔函丈是从師生于斯亦訓于族絳帳重陳青氊舊服回琴點瑟入室升堂色笑匪怒追琢其章繇祖及孫貽厥燕翼式穀以女維師之力餘力稱詩覆爾翩翩可羣可怨何莫學焉實既渝名德不

掩位所冀隙駒或宜緩轡胡然奄棄郎茲兗濱空精寄滅首丘靡因嗚呼傷哉在旅而兆曰耆非壽雖彼不遺猶幸有後古爲師喪築室扶車嗟二三子曷不其如嗚呼傷哉梁木和歌大招誰續魂兮來西章江之曲

祭貢處士公

蓋公之卒也兩改晉矣而孺人之卒也又先之六龍所舍子允氏與何奄忽如此哉今並郎土也不佞輩何能不歔欷焉公故神明胄郎少居

約計然授謀烏倮畫筴家巨之于成二子翩翩藝林其仲子則用經術顯當世此莫不爲公寵之也而不佞輩之所以多公者則不直是公之家可言羸矣而好行其德察身而不誣郎其子貴終不巳子貴故自異其平生夫濁世之故不佞所覩見矣而惟公爲不波郎市中酒削之人經其廬交之若平生驩終日與奕棋食酒游于光塵郎其人忘其子嘗貴也於戲今孰有公哉吾郡失公何能更得長者如公者焉而孺人者

寔與之齊德柔而有終嗟夫二人同心以臻考祥有子鳳舉有孫鶱翔樹穀者止于穫樹者及享之矣且也澄然而生凝然而死其榮名曷有既乎顧不佞輩習公之履狀則何能不歔欷焉先太中自舞象時交驩公至白首彌篤公之卒也居無何先太中亦遂不起嗟嗟失托之鳥而過其故林必躑躅焉裵回焉哀鳴而不忍去嗟嗟鼎郎有胸亾心也誠怦怦動涕泫爾下矣嗟嗟居諸逝矣䄍盡之月高臺未悲風陰匪有積

雪嗟我懷人私心九折有酒一尊衆芳斯集亂曰春將臨共白日昭只魂歸來只鬱莙蒿只

祭劉漳平公

萬曆丙戌夏六月十有三日故漳平令劉公以大耋終劉公德擅人倫名標吏績暢玄風于皐化式明訓于鯉趨可謂得全全昌矣不佞小子梅鼎祚先太中郭恭人並劉氏外生而公又予大母之姪丘嫂之父也感葭莩其綢繆藉喬木之流蔭一旦巳矣鼎小子則以親無失親此自

恒理而神有寄于物外情有曠于區中心誠藏矣何時能忘因修常奠而韵以言曰嗚呼腹痛雖戲目成不輕知巳欲死烈夫殉名豎予與公戚在肺附銜戢滋深匪是之故咨予小子少單怙恃首濡歛酒口多微辭或字以狂或題之敖人各有心孰測所蹈公寔先達洞明焰幽汝南月旦季野陽秋每謂家嚴可兒若子豈必簪纓始稱卿士予性說學不狎于倫庶幾愽物以軌先民舉國閧觀何異耳食生今反古當失其職公夙高唱義緯且經吐聲爲律合氣潛冥嘗嘷鼎來說詩頥解匃吞雲霧氣蒸渤澥有孫者顯聿來从予亦趨亦步爰處爰居簡而成章斐然吾黨忽失因親公歡藻賞詒謀維穀寧不思齊儻爲繆恭胡我焉依嗚呼予言則枝予行則僻天幸惠公爲予賁飾邇比絲竹寄志于音予曰擊缶公曰擲金手削荞蹏卜夏之五洋洋我歌坎坎我鼓屏翳茹怒淫雨載涂闃公示疾不駕而驅公彊褰裳追紬良約顧語兩兒其文予託

旣承公諱臨發聲吞歌之疾矣難以倚門嗚呼南州有芻西州有泪聞篴輿襄過壚增喟矧予孔悼兄胤靡遺予將爲紹不屆公期嗚呼信誓罔遷瞻望弗及矢虔厥終以訓知客奉婹如毋眎公如生持此一勺肅展孤誠嗚呼傷哉

合宗祭沈君典太史

嗟呼傷哉君死矣君死矣夫死等耳世有宜死有不宜死有陰慝深文閃倏狡獪如鬼如蜮不可方物者法宜死而君鴻朗夷粹無城府無町

哇底裏洞見雲霧可披不宜死有噏翕呲呲洪
涊脂葦口柔眉語籧篨戚施以干當世者法宜
死而君高跅濶步寧諤諤無寧汶汶寧佹俗無
寧同塵不宜死有錢奴大賈蹛財役貧貫朽紅
腐陳陳相因而不能散者法宜死而君務施樂
予片言雙璧一諾千金室惟懸磬座客常盈不
宜炊有持方寸之印綰半通之綸堂高簾遠眦
睢盱衡者法宜死而君爲　天子左右侍從之
臣九卿三事咸在雁行恭桑敬梓傴僂循墻若

紀消子之鬭雞七日而驕氣盡忘不宜死有緣
埶襲名玉表石中未能墨守迺作輸攻釋巳事
之巳拙笑前人之未工者法宜死而君萬言倚
馬禪世雕龍示瑕指纇惟善是从不宜死有藉
名自好肥瘠斯人在原徒詠無衣何親者法宜
死而君饑溺由巳痌瘝在身周卹其困遊揚其
聲褰裳共濟跂而望入不宜死夫卽耳目所睹
記其林林而總總者多宜死者也而不死君不
宜死迺以死何邪其宜死而不死猶謂豺虎蛇

虺草夭木喬皆兩間所有耳至不宜死而迺死
豈豫章之材卒不如大社之樗而麟鳳不世出
邪或者用三說解之則以一元之運今而季矣
故西狩而反袂傷非其時此所謂以天用也又
以郡之山不盤礴水不翕渟土磽則物脆是風
氣使然所謂以地用者也又以君家自先柱史
起家而君儼然稱太史君之猶子舉孝廉君之
子舉茂才鬼瞰高明道家忌大盛此又以人用
者也之數者肰邪否邪嗚呼傷哉余家太中與

先柱史同鄉籍巳而太中之弟子有葭莩之親
太中之子有兄弟之好然所親好者要在太中
父子兄弟間耳余家人且萬指數因以施及余
家者抑何可勝數哉屬君之死也纚纚來相問
唁者至闐爲之穿而市爲之罷自薦紳大夫以
及洒削臧獲之輩自辟踊崩角以及齋咨嘅噫
之聲趾相躡耳相錯也嗚呼而况君於余家何
如者余曹安能嘿然而巳乎君徤如嚙馬素善
酒近者氣充色益澤雖言疾私度其神且王也

及于病而余曹始稍稍疑之走禱于羣望使君而可贖也未嘗不人百其身也亾何而以君死聞矣死之前一日鼎祚以書抵余家諸少趣之來訣君諸少年投箸而起馬不及旋而竟不獲與君訣嗚呼傷哉嗚呼君之於余家輔車相依也失其輔則悲君之於世世波所維也中流而失其維則悲余曹何知當世譽其利者爲有德耳嗚呼余曹由山中來過君之隣舂不相矣倚君之門歌不揚矣登君之堂繐帷張矣弔君之

兄而撫君之子則鯉趨庭罷鴒序中翔矣尋挂劍之知何期宰樹軫聞笛之感不啻山陽而已嗚呼君以逃名而名寔全君不永年永者非年其來悠然其往儵然歸骨于地歸神于天嗚呼有心則銘有涕則零可盡者涕不晦者心傷哉

祭沈君典太史

嗚呼君典君典兄而竟止是邪夫兄而竟止是也天果有意乎兄邪其抑無意乎兄邪是邪非邪余同籍兄弟數百餘曹其相以周還稱最習則未有如我兩人者也蓋余來爲宣城令而兄急還里居凡見兄所爲度如月斯朗如川斯平桔槔盡屏鱗甲不興見兄所爲氣如雹之掣如霆之驚千鈞莫挽百猝莫礴見兄所爲才二京具體五言長城退毫成冢一字生金旋矛如轂回策如縈運籌借箸察象分形此其志意總貫畛域殊方要之此人者天必非無意而生也而竟止是以夭也何邪夫既豊之孰嗇之既嗇之又孰豊之豈所謂天亦夢夢爾而其豊與嗇郎

一人之身前後而偶有所直邪是邪非邪嗚呼悲哉余來五年于斯矣左提右挈令余一人無顛越于民上無得罪于二三執事之臣者非兄邪左圖右書以令余豎儒得探縣圃之秘傾多寶之藏日聞我所未聞者非兄邪左指右畫陳天下阨塞利害處運漕防兵諸重大計者非兄邪左壺右觴日飲余以醇醪譚諧風刺不以爲虐者又非兄邪爲時幾何而兄竟奄然以長逝也嗚呼悲哉今余以于旄造兄之門而青蠅之

弔白馬之賓集門中矣登其堂而兄之二孤嫂夫人雖兄猶子躑躅號呼帷而哭于堂內外矣撫其棺而漆燈熒熒總帷飄飄然欲舉矣嗚呼前所謂提而挈圖而書指而畫壺而觴固皆余耳目所睹記也是邪非邪爲時幾何而卒驟然以改觀聽也嗚呼悲哉余鄉舒君芬以昔者之丁丑首　庭對其官以修撰其歸以諫　南巡其年亦以四十四后六十年而兄繼之兄之鄉在宋丁丑爲吳許公潛雖身宅端揆而其終也

投身瘴鄉首丘非所之數者或遠或近而與舒君尤獨近似去許公之終遠矣然而未宅端揆也又許公七十餘年以死夫天道十二世爲一運其于許公一運矣于舒君一小運矣豈丁丑者猶夫龍蛇之歲而數君子適丁厄邪抑君之瓟水不勝土而地運無以承其全使然邪此其故余不敢知矣送者及于涯君自此遠我獨何心而能不悲乎嗚呼有酒如池有肉如坻兄如有知兄如饗之是邪非邪恍兮忽兮嗚呼悲哉

又

嗟乎嗟乎太史坳矣長庚匿曜魁象弢精殄瘁典感邦人寔嬰孰不有死死貴有聞孰不有生衆庶馮生於皪太史鳳彩早聻龍頭中據䏌草鑾坡宣麻玉署帝眷方殷衆心攸注玉潔日光風騫雲翥中焉罔懌託志長林上書請沐贍闕投簪豈曰謝老二毛未侵豈曰畏滿百石不任驥足方馳中衢自跳羊角方摶中天斂翰痼疾烟霞睥睨霄漢酒頌清狂劍歌扼腕操觚散

帙于彼郊園客盈北海士集龍門千金一顧雙璧片言推襟送抱歛筦歈墳性好長游具兼濟勝湖海扁舟柴桑三逕或証玄機或參心印耳目若遺盤桓不進有喜勿藥眷言　賜環方舟肅戒在宛之堧胡而起色遽成□顏一夢七日帝饗鈞天余曹不敏瞻仰靡暇佩德日親居然與化接席窮譚陶陶彌夜舍堂盖公式廬卜夏奄亾蓍蔡曷用范型榑全不類蘭焚以馨凄風舉帳落月窺庭儼然如在卽之無形嗟乎太史

中壽未躋英名鮮儷知也無涯大年猶贅逝者其身有不俱逝家挺玄成一經紹世歸神廣莫棲息清都維玆蒼赤跂望來蘇雲霓儵忽霖雨虛無百身可贖九閽可呼嗟乎傷哉白雲在天大江東注一闋玄宮千秋長暮蘋薦薄申招魂一賦靈其翩𧞪鑒玆衷素

祭外舅唐嘉議公

於戲悲哉泰山頹矣龍蛇之會賢人菑矣皇天何知不慭遺矣世道江河不可維矣夫以公之

出入三朝而爲時三變也　世廟之季大璗用事則其時尚賄公方分曹銓部而皭然其不淄穆廟之始維新爲政則其時尚核公方敭歷中外而渾然其不苛至於今和光著德則其時尚通公方徊翔藩臬而蟄然其不倚挺然其不同以故仕通籍者二十六年矣家中人爾其間或稱貸而嫁其女或歲一饑而口衆食貧也官嘉議爾其間或起而躓或躓而起粵西之役跡起而寔則躓也夫其官久減產婁起而婁躓此豈非人其五十四年而竟死死且在萬里外此豈惟人嗚呼悲哉鼎祚聳公之遷粵也嘗寓書于公人言之仕宦不止車生耳蓋意不欲公西也書未至而公西矣及查憲使行人來又寓書于公莊生亦言之人遠行送者至河而反蓋意欲公亟東也書未至而公卒不能東矣嗚呼悲哉王臣王土義無可自擇也然等耳魂氣固無不之也世有黃鶴駘背湮滅而名不稱者抑何可勝數哉故公之客死不足悲然則悲公之死不

足悲然有與于斯世則悲而鼎祚有所私概于中而齎咨涕洟不能自已者則以公長女爲鼎祚婦也爲婦十年而未有舉也少失恃又多病也公以失恃則爲之恃矣以爲病則爲之病矣居嘗謂卒未有舉即以上壽終而目不瞑矣公瞑矣而卒未有舉矣是公之愛長女甚于其女則以厚及其化者故而公長女之哭公甚于其女則以卒未有舉故嗚呼鼎祚三月之中而失母失其外父公之女失父且失姑總五月之中

而鼎祚失其外兄又失其女之王舅總五年之中而鼎祚始失父公之女失其翁嗚呼爲時幾何而骨肉之喪踵至門內外之親淪沒無餘也人生幾何而憂愁哭泣以相繼也自非金石軀安得不速老乎往者鼎祚好長夜之飲所稱酒友而爲公肺附之戚者舊則沈生近則吳生公以此足傷生而伐性未嘗不交相戒也然而公亦能豪飲又未嘗不豪飲我輩也昨歲之秋連姻沈生而以鼎祚居其間置酒高會鼎祚及吳

生挾清倡酣達旦公中自逸去而潛自壁間窺兩生且時時趣豎子行酒嗚呼遺言在耳遺跡在目令卽飲何能從公飲耶卽不飲又何能從公戒不飲耶吳生益跅跑達生沈生有長往山林之志卽哭公少間我輩未嘗不聚飲飲又未嘗不長夜也嗚呼公其聞耶公其不聞耶嗚呼萬里魂歸卽此幽棲兩鑽其火總帷以淄雖有令名壽考不齊雖有佳兒三尺負衰雖有難兄髮蒼而耆雖有快壻不類則余不腆有具不斐

有詞既以哭世又哭吾私嗚呼哀哉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二終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祭文

祭關中馬相公

噫嘻巨靈躩踢勿華蹈襄天昭景命河出榮光賚此良弼降而生商爲鼎爲呂如珪如璋丕顯世廟恭嘿思道太乙青藜臣司讐校於燦穆宗允達四聰維揚纖貝臣職登庸馮几斯授

負扆敢後政聿更新人惟求舊　天子曰卿典禮寅清上垣重朗中台載明舌調斗杓元氣斟酌手握鈞衡羣材贏縮正直優柔敷明明幽民力普存　帝德其庥皇造弗竟龍蛇之運水鏡倏淪神著卻問司馬桓桓以聞　至尊玉衣借寵金盌崇恩輟朝震愕樂懸不作祕器東園祁連北郭大鳥鳴悲櫪馬驚嘶胡而摧嶽豈緊乘箕其奉將尺一塡于南國羌罕成謀弱翁土晝承諱搏胸臨風雪臆置芻何繇我心孔棘噫嘻傷哉

祭御史大夫陳公

嗟夫古稱燕趙慷慨任俠其俗好椎埋鼓鑄鳴瑟跕履而遊而有哲人君子者出焉則必氣亮擅世節槩姝羣以負一代之雅望自不佞所睹記故今御史大夫陳公矣葢當其峩惠文簪白筆彈夜堂之警破綺室之辟天下莫不爭嚴之而曰此　明天子之威哉其或扶膚就立繇卯終翼守谿谷之爲雌體山藪之藏疾天下莫不

爭歸之而曰此　明天子之惠哉逮夫投紱都門懸車里第　賚之黃金優之傳餼敕衣贏馬發光遵晦言準連規恢仁履義公即無意于斯世也天下固莫不冀蒲輪之迎祝玄纁之及以爲百僚之風厲而何居乎三事阻登兩涯忽閉矣天下又胡嘗不痛老成之彫落而　天子釋心膂之重寄哉嗟夫有嚴者祠宗伯司之有斧者封司空賚之彼嘉者辭麗牲穹碑彼美者謚銘功鼎彝　天子之寵靈公者靡一有遺而公

其可以于于而怡怡也乎嗟夫臺栢烏棲署梓鷹集霜令遽違火精遂匿不俟小子宿接風稜旣撫南服吁嗟露零中山巘業房淵淸泚萎矣哲人樂只君子左右洋洋鑒茲明水悠悠我思曷維其已

祭鄭京兆

於麻京兆爰秉雋德旣以緯文亦以經國珥貂靑瑣給事　先朝天回一路風表百僚羽儀用振葵心式昭卽讐醜正繁言孔囂罩恩在宥少

鑴外秩未幾　賜環　聖聰燭日投彼靑蠅逾彰白璧綱紀諸曹寅共厥職帝心攸簡光祿躋崇眷茲哲輔實比鎬豐京兆煌煌岳薦我公左則馮翊右則扶風　三錫寵臨兩楹癭作星隕南箕峰摧中嶽表聞至尊輟朝縣樂祕器東園祁連北郭施于仲氏鬱有令聞時淸攬轡霜肅埋輪塡篪叶奏金玉爾昆萬年可死少孤挺存往余壬戌附公驥尾薦分南服公鄉至止而公來南徽音日邇蠟我良朋天只人只越在封畺凡百有司素車遙阻玄醴是釃通德有里而公繼之俎豆有祠而公在斯嗚呼悲哉

又

緊大江之泱漭而澎湃兮環敬亭而崒嵂肇錫霧以有嘉美兮挺生此南國靈其信姱以練要兮遵先民之遺則際三后之純粹兮式縹纓而象服雖知蹇蹇之爲患兮余司諫其何懲所作忠而言之兮詎先君而後身荃不揆予之中兮齌怒與悲回風兮搖蘭蕙其不芬羗景命之惟

新兮人惟求舊諒茲正宜兮自天祐回翔中外兮躋盛薦信君子之假樂兮亦孔之厚高兩都而並建兮光祿厥司聰淸華之薦歷兮矢言進思倂感鳳之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分九列之鏘鏘兮四岳維咨詹風裁其獨持兮陟彼京兆朔卿月之熇赫以周章兮而奄然其匿曜豈短算之不可引而前兮迺詘長造騏驥方驂驛而驚遠馭兮頓蹶足於中道　帝聞曰吁兮摧此棟梁衆憭悷而心煩憯兮屣也無良憮寄生于

流星兮褰儵忽而莫當翍鶺鴒之在原兮圖急難而徬徨嗚呼恒沙萬刼兮紛無盡儵然而來兮往而順小年大知兮同一瞚伊惟令鬮兮寔哿徇余小子之不敏兮同升在公旣與余有成言兮我心則降參鵷鷺之淸班兮或夔或龍躬輼輬而効駕兮涕般涊之非無從嗚呼緪色兮芭舞鳴洞簫兮文鼓播芳椒兮蕙蒸靈連蜷兮將下

祭二叔父

嗚呼痛哉叔父而死耶叔父而死耶當叔父覽揆之辰也羣族之父兄子弟張飮于堂履屣交躡鄭澤雜陳叔父引滿若卷白波神甚王而氣甚壯也常呼不肖輩而慨然曰吾老矣爲驩之日短汝輩立醻醻已則和歌相樂今去之三閱月耳而遽有今耶所謂爲驩者何竟短至此耶然憶叔父方在襁而失吾祖卽太中公甫十餘齡伶丁孤苦劉太恭人日夜持之泣而所深慮叔父者不必長長矣不必立而詎意叔父有立且年七十耶卽叔父稱艾時得心疾凡三年太中公而下又無不日夜持之泣二子幼何艾之是期而詎意諸子俱宦學且年七十耶凡叔父七十年之中方其冠太中公業舉進士叔父兄弟三人者秉家政葢是時一職其外一職其內油然無間也而叔父尤倜儻豪舉以郡中平賦事與郡守相爭辯而又平役于六邑率二三父老走闕下白狀此豈與今世籍其強蔭以自封而已而及叔父爲政于族亦且理自姤者起而

叔父杜門白洋矣至于今而官府多梗陽之獄閭巷多傳飮之聲少長無敘町畦漸分而人始追思叔父爲政時也而猶未甞不望叔父之常健好尚有典刑也卽叔父年七十豈不壽然曷勝殄瘁之懷耶而况姪輩其爲情固百倍此者也粤昝丁卯南泉府君亾丁丑而雙峰府君太中公相繼無祿而今丁亥矣豈所謂丁者卽龍蛇之歲而賢人是菑耶嗚呼而二十年之中弱者壯壯者且將老而亾者又其人與骨俱朽矣

嗚呼桓山之鳥四分其翼三荆之歡無復同株自非異屬孰能不𪗋咨惋痛而悄焉內傷者乎嗚呼而此十年中外侮踵至釁隙叢生姪等不類無能爲叔父逸老而貽之戚心則又我輩之所引愿負楚而施焉內愧者也而若叔父少而孤艾而病而以今七十考終也且獲令名見其子若孫有成矣何所可恨哉嗚呼青春受謝白日既昭草木莽莽孟夏滔滔把手入林感修竹之無恙圍棊賭墅歎東山其遠遙嗚呼痛哉

祭仲舉侍御弟

嗚呼爾其吉士爾其御史剡辭若犖其直如矢煌煌兩疏志隱以昌一愜天綱一翦中璫于公則壯而躬則渙門不易軌田不折畔予家閭右不有令名見羣必掩駕時而行匪爾曷恃庶爾終譽爾之不終安所無射爾豈鮮兄厥私兄我衆謂曰否爾謂曰可我躬不閱披孰爾權狐埋狐搰爾我不督筒詩函書璺渝紙敝手足如新一字一涕嗚呼傷哉爾位不超爾年不避所獨恂愍血胤寥寥嗚呼人孰無死爾其足死遺孤於腹姤人之子嗚呼天不與善婦且忌才命之不融亦已焉哉

祭劉世宣

嗚呼人生有三其一曰名君藻思雲湧譚論風生孰不羨分才于八斗讓驚人于一鳴而天何固靳竟老明經古雖有死誰可無年君挺修幹翼以長髯食捲䶖殼飲吸鯨川疾呼掉臂神王骨堅而奈之何髮徒踰艾老未迨傳君晚舉子

庶美以章李苦多實桂久必芳或商瞿之可冀在若敖其不亡乃胡爲痛割若斯乎而預玄之童烏不秀量象之倉舒頓殤嗚呼傷哉材命不適血胤何存英雄到此天道寧論邈矣酒壚指河山而慫故悽然隣篴臨風月以銷魂而況予之與君也望衡對宇異樹同林少投喬仱之分長申秦晉之婚斧瓜及葛將使神爲之不恭焚芝歎蕙豈若彼涕之無因者哉嗚呼榮名亦盡年運亦窮所貴不朽善積厥躬孚子克紹無成

有終曷異屬毛而離裏夫寧罔魚而麗鴻嗚呼
傷哉夜臺永閟宰樹焉依白日旣昭痛春暉之
受謝大招虛續望魂返之難期有肴登俎有酒
盈卮洋洋陟降翩翩來遲予兒君婿周旋在玆
生平一哭以殫吾私嗚呼傷哉

祭冢宰栗菴宋公

義肇陸佐軒勑百神凡肩景運必篤忠貞列珪
蘭席調爕璇衡如律斯應有契而興
肅皇季年榮光出雒迺挺宋公翼龍淵躍指佞

則靡觸邪猶攖正色嵬嵬昌言謇謇鎬豐舊服
南輔是張河山美固西晉莫强從公于邁繡斧
焜煌冬占愛日秋凛嚴霜燕趙之垂中帶如礪
爰陟中丞長城攸寄坐蹠三關以控幽薊暫叶
雲心薄棲地肺　帝惟求舊老成克襄蒲輪加
璧儼我冏行司徒載陟出入踰將歲之不若民
訖小康粤稽天曹九流銓鏡攷玉自公黜幽登
儁愚智咸皈妍媸懸定時尠滯才物趨無覓其
勤　王事寧閔我躬病餘屬息職思進忠厎殫
臣力仰荅　宸聰身殲志决命豈不融嗚呼國
寶淪輝台星匿曜大鳥潛臨元龜缺兆縣樂輟
朝崇文易號衆庶纍悲皇情震悼其等咨恭河
潤玆共嚴瞻甘棠勿翦公所憇焉倏承凶問敬
肆祖筵樂哉商丘公其來旋

祭毛大理

嗚呼震澤底定東漸于海淪陰鷄陽元精所瀘
迺挺英人命自眞宰質有其文鬱爲奇釆東南
之寶薦而國珍迺筮司士盱水之濱旣遷在夔

持法均平桁楊晝臥肺石朝淸正席高談明刑
弼敎士有餘師道無遺照詩授毛萇法兼愼到
有恭　綸音聽焉首召西臺爰陟耳目攸司矯
矯其氣謇謇其辭威占白簡直詠朱絲爲綱爲
紀是掃是飭行行驄馬式臨貴竹夜郎之王靡
莫之屬文命有宣縛心臣服霜靜飛鳳春回窮
谷自南旋軫載涖于東環瀛帶岱大國之風申
言三命雒邑天中舊驄在御行步逾工　天子
曰咨亦旣勞止棘寺孔嚴女其予理折獄電章

需恩波瀾克愛用威樂只君子時方多故倚重
匡襄孤卿虛位佇示周行彼蒼不憖二豎無良
明庭棟折夜壑舟藏某等夙拜下風獲依東土
我覆我幈若在公宇乍接總帷緬懷繡斧釃酒
燕山以申薄祖噫嘻傷哉

祭殷金華使君

嗚呼惟宣不覺風日以流非公砥柱欲挽何繇
沃壤如膏公則澤爲棹楔成林公無片石彼羣
羔雁羅爵公門彼居峩鳳旋馬公庭疇不讐書

公不釋卷疇不遺金公無爲歛嗚呼公名奕奕
公子翩翩亦踰指使登日小年凡予所悲以悲
俗陋士首四民誰執斯咎老成既圽典刑莫存
江河之勢坐見崩奔予笞與公罕接杯酒私歎
服膺願公長壽吏有羣燭屬予序之公草未脫
予諾不辭嗚呼凜秋其凉青春受謝明水薌箕
聊祖公駕嗚呼傷哉

祭奉化兄子登

嗚呼念子與余系本汝南靈宗既衍祖德維宣
家皇服藻若翁考槃子長予倍豈曰隨肩卜隱
在市望宇對衡去尺有只歷寒以温子卹予戚
予驩子欣謔浪風刺則莫不承好友遥集吳子
汝州胸無城府空洞可遊爰有君典俠者之流
剖肝決膽一諾千秋姊夫者涵其德玄夷頹然
沈醉放於威儀睠茲二老祭酒是宜予少自佚
亦趨亦追凡我數子若屬之毛良辰庻撰嘉月
式陶蕩舟曲海緤馬神皐或間者濶我心則勞
子製三雅觴行無方子出豐饌食單最良速我

諸弟奕奕衆芳夜巳繼日巳無太康歲圉貞若
子及吳子先後馳驅于洛之沚一刺汝陽一令
汜水君典侍中煌煌太史嗟考告徂越在冬仲
子固魂遷子亦腹痛縞衣自南來歸我睊陳彼
素帷昭此丹悾若翁安食予奉杖屨敬老近親
而況伯父予有姊夫胥處胥宇展也良朋一散
成雨三仕爲令終其於越彊斯益張型猶始發
氣足懾志才亦應猝民風用競我躬不閱　帝
曰良止亦既徵止耳目厥司冀予焉恃陟岵靡

依趨庭曷自匍匐孔旋哀思如燬子毋辭闔蹇予弗造遘子閔凶握手相勞答者龍蛇涵也不弔曰馬東行齋咨隱悼涵鬼不孤君典從之兩賢踵尼天道何知予泣謂子汝州來斯寥寥二子非子疇依昨予置酒達旦爲驩予先告涵子亦漸酣抵掌道故向予而歎存者晨星逝者夕川子更治具要予詰辰夜漏偵子子方呻吟使望于道忽傳子音乍聞掩耳三復遂眞嗚呼悲哉足不及屣步不及翔撫尸一哭四顧徬徨子

含子歛子實以襄人厚子存子厚子亾

祭吳汝州

嗚呼于時載踊玄冥啓節華復于根水堅于澤生土皈土百昌一跡嗟今吳公始反其宅其宅伊何敬亭之旁圭兆協吉負陰戴陽宿草不哭禮亦有常惟公是隱寖久寖章公降庚寅二十以長忘年下交締之藻賞予幼稱言邇則古往衆詫且疑謂誕與妄公歎咨予斯文肇興屬序烈祖世以紹明聿來洸子爰及袁生共相贊翊以翔虛聲公秉長材植幹精短瓠腹便便黃須纂纂公縕沉幾形崖蕭散迭抱推襟畢其誠款予佻而儇導以飲醇予蕩而佚勗以葆神善醉無苛善謔無愆叶 凡兹惠好歲紀周辰既駕輩魚作牧雒汝上有覘鹿徒有嵎虎丹刑式班莫余敢侮移書見諮將無太武比予失怙苫塊骫然公行在遠承諱怛焉曰女父子夙昔周旋引紼雖阻置芻告虔計公爲政期月已可微疾偶膺遂南其舸色靡頷恷胸靡磥砢心齋坐忘冀

存眞我公所未忘平生知交把手道故永夕陶陶入侍甘膬出命澄醪庶幾人樸以遊逍搖阜爾長君爲余僚婿仲以禮鳴兒時質劑惟玉宅玫惟金汝礪情儷若翁分鈞昜弟毋慈損養方卹閔凶耆而嬰泣搆于公躬忠不逮竟孝兒令終孅我喆人彼蒼者穹宴處中堂三歲不覯進必攝公笑言誰適西州叩策山陽聞笛敦交二于先履允迪嗚呼人如其面肺孰附肝世漸於醨鄙孰使寬逝者如斯來者奚覯于竊深軫豈

私特單嗚呼貢此新阡封若夏屋一訣千秋縮
茅薦熟生也有涯身也曷贖風期匪姚靈聉以
肅嗚呼傷哉嗚呼傷哉

祭麻經府

嗚呼君度而沈窅矣莫窺九仞之墉千頃之陂
君謨而斷有開必先七札之利十朋之詹君勁
而直不卽我仇折之無回鍊亦匪柔君饒而達
綸縮半通豐翔其屋賁餝厥躬吾聞至人雖病
不痛數病數起君始庶乎又聞豪士耻彼闒觀

用賓在　闕待命于蕃嗚呼朔風鴟嘯燕霜鵬
蜚宦眞爲幻鬼實曰歸位不副志年復讐才斬
焉三尺彼蒼何哉嗚呼蚩蚩戴星何必以乳芒
芒畫壝何必吾土所盡先世積仁名里迺餒若
敖忽諸不祀善祝有孤傳業有女羣從伯叔爰
居爰處鼎等旣屬懿親夙稱執友聲咽亾琴涕
傾釃酒嗚呼魂無不之大招徠返自北徂東跂
而不遠哀哉

祭楚雄孫太公

嗚呼玉斧所畫威楚啓疆劒以鳳阜矜以龍江
井躔分詺日界皈王醲郁旣稔鬱叴斯章迺挺
碩人典彼甲族傺眞弗曜歆醇自淑餂敬如賓
貽謀惟穀篆金于礦縕璧爲璞璧剖而良金治
而精充龍禹貢獻睬虞庭雝雝聲律便便腹經
仰追來孝俯莫不振丕哉祖烈展也孫子笏床
在望戟門伊始綺歲夢松法星占李有棣者華
亦覆韡韡筮獻丹籍壓申竹書恩宣解罔泣閔
向隅緣儒飾吏臨高若虛凡茲豸服悉禀先模

得全全昌克昌厥後右挈左提安歌食酒佇命
紫泥用娛黃耇胡大化易遷而期頤難偶粤我
尊甫于滇作藩式閭孰酌憲老乞言文孫至喜
我蔭我援承諱忉怛匍匐赴焉噫吁噫百順聚
矣永終譽矣靈其豫矣慕而孺矣桂蒸具矣椒
漿絜矣寫茲悰矣冀無吐矣嗚呼

祭麻贈君暨陞邢二太安人

嗚呼歲戊貞午翁世云辭非龍非蛇賢人是菑
伯也在疚予姊字之仲季誠良駒而未馳維時

家皇無祿嗣子哀慈煢煢髮有宣矣姊方困髽
亐笠毁齒兩遭不造天只人只噫陸太君儷美
于邢車必依輔轡必應聲九雛克將七子焉均
旣屬之裏無忝所生去野卜市出入咸稱望宇
對衡升堂拜母眇亐提攜推梨釀酒情届弟昆
而恭且友凡昔庭訓率擧我翁一賓東序三對
南宫勸施不匱徐盈若冲奚其爲政善積厥躬
曷與交成盖繇内德爲皇爲英是效是則托彊
弓弭靜好琴瑟載儆雞鳴貽謀燕翼燕翼之謀

碩博以敦或與璧水或侍金門九流銓管百庶
俱存　綸綍有燕賁自　帝閽　帝咨曰季篤
親靡展朕惜爾私賜沐旋反大事迺襄幽光丕
闡知死致生悠哉卽遠爰居爰處宰如睾如稽
穎徙跣兄奔弟趨文孫奕奕亦顧瞿瞿觀者罷
市祖者傾都嗚呼翁母中殂伯氏先往攀荆萎
條瞻橋失仰樹且有實樹者不享痡定逾思歡
臨觸愴嗚呼　恩贈薦陟㰒音永道言從其始
無彊惟休亐所銜郵什伯匪酧籲經漸佚宅兆
何求循曩撫今一刹那許季申姻婕仲寄心膂
我姊來歸甥虔樽俎世有懿親用篤公怙素騏
遵路嘉樂肆堂駜彼乘駒以侑椒漿中驂一鶴
左鸞右凰蕤靈之愉放佛翺翔

祭處士唐公

嗚呼絳灌無文隨陸無武通材實難騈生孰伍
爲家之楨爲國之輔凡茲全昌由彼篤祜公先
者永二子有聲瑾文都雅陵武縱横孫謀詒厥
祖烈丕承蟬嫣奕葉澶宛之滑惟公蚤脩潛而

弗耀先著睹瀓澄懷觀道都講授經載色載笑
正席式儀過庭速肖曰洛爾仲力儒是襄學饒
白僕業荷青箱司徒升造用賓於王彪乎最怒
馬獨稱良伯氏曰咍有生弧矢兎罝爰與馬革
後已西播東酉四郊多壘飛而食肉一蹴萬里
昔約今泰公秉一操與世相嬗永示不佻庶謂
人朴豈其人杓據德循齒彌高彌劭嗚呼善祥
甫集郵閔倏搆能仕教忠皇報孔厚綵出如綸
瞑不逮晝將風木震吟而露薤銜奏者矣茲歲

南至廼靈北還並屬縮帯聿陳祖筵行罔不惻
用莫不虔既殫情寄亦表欽賢

祭兩池一從祖

嗚呼君陳有攺是亦爲政象火出風正家國定
迨彼無良具曰予聖我公焉依以敦憲令昔我
嚴氏拜公順風親施九族法衍大宗祀事孔懿
廟貌有崇在輿在序肅肅雝雝公不師古動輒
合禮慶弔必臨繁簡得體敬老近親維恭克弟
凡兹考祥其旋視履公無宿義朝聞夕行志所

不可死所不能公正發憤裂眥熏心怒倘色市
賄不及門嗚呼天之方定申命保阜既耋而康
復昌厥後或素其封或黄其綬或雕能其詞辯
馬其口令名壽考得全實難詒謀翼燕就養承
驩芝泥待播薤露俄先生而溲溲歸亦僊僊嗚
呼有涯之生無涯之智予所盡然云亾殄瘁遺
問雖存典刑曷寄茅靡波流孰知所墍我失我
怙所尊鷹違周睇今昨巃施日夷猋桂蒸惠匪
哭其私何憂何求悠悠我思

祭梅木華

嗚呼問子之年四十與期問子之母七十而婺
問子之子而以丱兮且先子身夭折半之抑固
有情之荼毒人竟之偏奇者哉嗚呼子不慱學
亦雅好文威儀棣棣書翰斌斌子不泛交亦復
好賓酣法獨異食單最精子不辭富亦不愛貧
生有厚奉没無餘羸子不姁衆亦不離羣冲乎
若谷温然若春依倚夫士之所謂達士而世所
稱善人者耶而何以遽罹斯也昔余哭子之祖

巳哭子之翁翁則宦達祖則考終今且哭子矣
則値天之方未定而特遘數之窮余又安能徹
恒理于慺慺者而解予衷撫遺孤見孺子慕者
猶恐其不勝喪也而痛垂白者呼壯子以何從
子之臨革視無請毋之榔益榔美材也左握母
手而右携子然不及婦焉子可謂死而孝矣若
所稱善人與達士者益曷足昭子之躬嗚呼子
之母子婦能代孝也子之子子婦能食而教也
且又有托之者矣何謂大終不定耶所不能加

肉于子之骨而還之于斗極者年耳夫人誠不可以無年頷孰能必有年哉諸行無常是生滅法即百年一瞬耳余輩周旋久語有之生相憐死相捐勢有必然其以一卮酹子也子將無吐其言曰然不然耶嗚呼傷哉

祭賀醫眞菴

嗚呼醫者曰意醫者曰依意則獨運依則衆皈粵稱仁術貴秉先幾吾土何藐茲道實微爰有賀君洵文且博儒必多通醫將有託五色長桑

萬金良藥變達咕鑑化關爪幕或爲老人或爲小兒族會在理左右咸宜智不昏利信不後期巨卿走幣魁士交綏胥乂以生厥司維命福不幸回神其絺聽既寶嘉名亦挺賢胤燕翼貽謀鵬摶直奮嗚呼君胡不待天胡不仁五旬餘紀孟月肇春方茲庶物而歷斯人曷由永濟蚩蚩之民余生善疚集茶與蔘旁測歧黃時相論討若子若孫是匡是保冀我大年别君中道嗚呼悲哉有母垂白養不逮終有婦刲股孝不克從

瞑猶烱烱魂更僂僂陳彼薄饋寫此哀悰

祭麻造之

嗚呼君出淸門代翊善事甲乙之科已歷三世唯兄晩達將遑于季詎意中途遽爾長逝君夙嗜酒日醉二參濁醪玅理勿與醒傳墮車不死藉以自全不知我者謂天天年君不嗇財浪傳請托牛爲解環非必克襄既來倏忽隨散寥廓太丘道廣仲長志樂兩俱應跡君自有眞折旋恊矩曠度無扃友于兄弟篤睦親隣口絕臧否

氣杜虛矜有田而腴不問凰稼有子而才不求鴞炙優哉游哉與時代謝留亦浮生去無怛化嗚呼此眞總攝彼跡已徂稱議並釋達者是模衆惋君死君啞衆愚但愁夜臺無酒得醉聞有治命積逋必償惟我同類置德若忘得正而斃斯言之旨外不了了中實有明 叶 予非從兄弟且及艾鄕校都試我負于戴嵩沈小别心期常在茲别永别欲扳靡逮嗚呼三荆孤幹修竹異林羇雌風折啼烏露零梅橋黛冷荷蕩波澄一

靈來甦三雅横陳嗚呼傷哉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三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四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祭文

祭朱封公

翳沛國之汪澤而澶洄沸潰兮于瑞之陽衍神明而遙溯兮今聞孔章承嘉禾之哦松兮無負丞也良維公則抗跡以貞幽兮占龍潛而指鴻鵜獨蒿目以憂當世兮紛信信其昌被殖砥柱

于波流兮嚴屋漏乎兩室 卌 體曾閔之至孝兮順繼慈而撫女娣養五鼎而承顏兮斥百兩而有儷嗟季季之短折兮冀遺孤於呱呱化荆榛為蘭蓀兮力稽事而祝吁邪內行既淳且備兮德音不遐王彥方之格非為政于里陳太丘之道廣以御于家毓麐趾之振振兮薦于王國筮季吾宛陵兮恢至理而在宥操三尺以平反兮典兩試于薪槱 帝曰俞厥為朕司耳目兮冠神羊而端陛右贈東南之天府兮埒豐鎬于畿京有權勛之怙寵兮久負隅而莫攖振霜威於一簡兮回 天聽於九閽貴戚相戒而斂手兮避驄馬之行行粤 主明則臣直兮亦謂有是父有是子風必昉于閨門兮推聖善于母氏式雞鳴而將燉兮和熊丸巳勞止譽命之並煌煌兮須曾侯之燕喜依丹霄而長價引白雲而寄思俄聞方而就養詎有盡之易期胡德星之沒曜而娥月之藏輝恍簫玉之並駕陟屺岵以何時噫嘻傷哉寧彼蒼之不仁兮痛吾師之降割

雖百身其曷贖兮冀千秋之未沫聊絮酒而東匊兮拜搏膺而泣血靈上下其焉如兮將逍遙乎而騤漻泬

祭盧封君

嗚呼古制有之父教之忠子則能仕古語有之不知其父但視其子參墟在望斗躔分野曷式公閭遙承逸軌粤予秉麾牧茲宛水首善為宣茂宰在理朝焉夕焉之綱之紀或佛我違或象我指一體相維列城所履遡海先河咸推攸自

義方是崇以燕翼爾豈惟兹士庶嘉惠之郎予
亦恭止不久就干官而安于里出不張蓋入不
重簋蓋外將以養子之廉而內欲以沖焉養巳
皇封有恭九命伊始胡賀者方及門而弔者巳
戶倚昔嵬然爲民長者今儼然稱孤向之謳誦
歌吟者皆扶服嗟咨而轉飲涕爲之誄豈惟兹
士庶若一日驟奪之郎予亦若處者之失左右
手而耦行者之喪其侶亦既念止嗚呼胤則高
陽德則畏壘名則煥爲　綸言壽則逾乎指使

公其翩白雲而乘飈輪下瞰去濁世也猶脫屣
有薦不腆有詞不斐公其得無以怛吾化而伺
子之不達也以見鄙或庶幾其格只

祭大銀臺陵陽徐公

猗與噫嘻　皇造懿鑠以貺我公恢發用裕昭
明有融棄兹熙運升自公宮桓桓司馬晋樞職
雄奉諱稱疚既禫言邁畀爾祥刑亦方無害白
牙英英風被南介七閩隩區雙旌傚載甫海沸
濔胥溺島夷剿殘未起恩斯勤斯乃眷西顧梁
牧是司神以降福民以宣慈回翔藩臬于越于
雒彼畚不庭挺險靡莫天討丕張專征方嶽餽
饟致師前籌畫諾　帝嘉厥烈增俸賚金誕賜
之履滄岱式臨多方訓士相景誓形岑樓仰泰
斗匡應星卿序陪鐖閱勞薦晋祿臣司光優游
諷詠俾作訥言出入朕命翼亮爰咨威顏在覲
何居乎方典棫樸遴集荆榛西人伏莽東事批
根大臣之義抗節引身臣心如水　主德如春
望里則趨循墻而走處豐能約孺和且厚彼或

奓譚而公杜口彼或厝規而公斂手凡公所建
不言躬行篤我邦族示我軌程嚴之𢘿史薦之
王庭尚企纏壁終求老成司寇維時歸徠白下
歛埴觴篪魚魚雅雅蒼珮朱輪列戟行馬二老
三事香山洛社天刑巳施日飲無苛伊其笑粲
矢也寤歌厥蕃美子孫曾駢羅標鮮韶令瑤樹
瓊柯猗歟噫嘻出㝵處成俯何仰愧得全全昌
燕貽貽穀大耋逾登期頤考卜夫詎以溷界難
常清都旋復噫吁嘻榮哀備韡　國典㝵敦易

名厭卹赫其賁存公所克享於胡不殄公所弗究延於后昆越鼎無似夙忝世講申以因婣進之吾黨憶侍燕閒驩泳流賞解衿沃觥降尊及長嗚呼恫哉初聞示疾共祝豫康嗣傳逮革奔問徊徨于猶私戚衆益交傷神理不沫典刑則亾巚栗以夙祖遷有日噭焉爲涕嗒焉若失肅御靈修庶歆芬苾宛水陵峰澄波立壁

祭沈肖林

嗚呼長公繇冑子仕歷丞至半刺父侍御而弟

太史子且爲牧伯爲閫帥餘及孫咸被青衿攻縹帙不爲非遇矣而人猶齎咨慨噫以爲遇公自偶得之而位終不副才也長公宦轍所至皆廉敏有聲先後薦于　朝居又不有其父若弟與子之貴而孝友稱于家敦睦施于里亦庶乎永終譽矣人顧猶齎咨慨噫以爲名不走四遠終不副實也長公年躋七十視履鮮健封大夫之　璽書煌煌臨門矣可不謂壽而臧耶而人猶齎咨慨噫以爲勤上善而晝中壽年不副德也夫卽公所享固宜恒內足夷然長往矣迺其咨慨追惜不足者在人則以長公有餘也士君子修身行巳當使其有餘而所享寧處其不足蓋足則無餘矣況長公亦何所不足邪人見謂不足耳然此衆人也若鼎祚與長公則由先太中以來講世有年矣鼎父事侍御而長公伯仲甞弟畜鼎祚者也對宇望衡拜毋見子世所謂異姓而骨肉者誠有之則今鼎祚之盡然以傷潸然以涕自倍人人者情也仲公先公往者二

十餘年而公今復往所接多少達所搆多咤聞諺有之物惟新人惟舊如是而于之傷以涕賦懷舊而感惜誓也其情又百倍人人矣嗚呼時節不居祖載有期北風凄兮當長別離一卮之薦公其下格我而小卒之嗚呼噫嘻宛句在斯托微波以通辭

祭屈封君

噫嘻湯湯江漢世載其靈烝湘濆澮而挺喆人潛龍勿用貽燕在庭逖哉孔邇濁以徐清玉韞

山煇珠藏川媚出雲開先懷庚顯昇爲國所需
惟天所畀魁台應衡鼎呂攸寄三仕爲李豫粤
曁宣呼吸定變罔敢卽頑以龕以撫安于泰山
盤根錯節歷試諸艱處公如家視民如子温兮
陽春澹兮止水法始貴行文寧輕比凡我畿南
祥刑敕紀咸推所自祝海先河　芝綸寵渥綵
舞婆娑湘蘭佩馥楚醴顏酡爰康以考旣孺且
龢胡不憗遺遽乘大化　賜杖虛朝壑舟藏夜
僊僊乎歸飈輪蜚駕饋酳無從著龜永謝眇兹

方牒董典諸曹二天蒙芘九地非遙失恃失怙
是噭是咷薄陳明水敬寫大招

祭楊封君

噫嘻湯湯八流鎮以太華徙號常安厥聲爲夏
黼斧我臨行騶在駕志畏德威恩宣道化吏虎
而冠綬解猋行民鷄而衣纊挾春温士風斯下
禮義是敦兵日以頓步伐是申凡兹秦隴咸蒙
覆露揆厥所繇封公爲怙能仕教忠惟憖成姬
爲箕則良式穀于度矯首遙祝祝海先河我公
康爵朱顏喜酡有歌衎衎有舞傞傞　王綸爲
奕鸞亭豸寇篤祜嗣君以終我惠正色立　朝
孝思錫類九列薦登　三命旋馳何者縞衣來
西告諱西人扶服涕雪如縻二天觖望九地曷
追公誠隆貴尚格台司公誠遐耇猶阻期頤嗚
呼人羨其外未闚其裏昔子郎潜公不氣靡及
子臺遷公不色喜願爲清郎爲眞御史某不佞
忝與令子聯舉南宮各剖令符異壤殊風栢烏
之選復躡芳蹤繼且我莅我毗我幪吾翁若翁

彼長我長誼切弟昆情鈞疴癢絮酒陳詞焄蒿
悽愴哀繞蒲中守羇江上

祭顏贈君曁孟太孺人

嗚呼粤昔顏孟統紹聖眞洙泗洄瀆衍于宛陵
爰天作合匪人曷因金波聯曜玉鏡齊瑩猗與
顏公世高隱行近市無囂處脂非潤叔子貞操
弘都友敬藻鑑人倫鄉閭表正猗與孟母特秉
中規衿槃佩誡椎縞來儀我負子戴勤斯渥斯
惠慈允著左右咸宜兩美難常雙形忽折寡鵠

興哀帝烏含泣矢死靡他撫孤唯力是用劼勵葆乂家室敎明沃土隣遷學宮俎豆揖讓緯有儒風蹁躚三鳳夭矯一龍出宰民社入啓　皇聰青瑣夕郎白門天闕望肅留京疏傳　朝列抗引直臣臣甘隕越　帝度如天寬恩薄謫子之忠仕父則敎之亦曰聖善母氏我師　綸音有暐膺報厥私歿榮贈秩生賁封貤供甘備旨吹塤和篪嗚呼母耋捐養公疆無祿知始作成詒謀惟穀講世鈞情令聞永淑醴酒蔬茹靈昭

穆穆

祭唐伯丈翁母合殯

嗚呼謂天道而有知乎吾以視翁母不然也謂天道而無知乎吾以視翁母不然也然則天之于翁若母其殆在有無之間乎翁與嘉議公皆少孤嘉議且遺腹子也起家南宮郎吏部以薦陟觀察貴矣而翁與母秉家政者五十餘年凡五十餘年中外無苞苴之入內無筐篋之私及嘉議以西粵終而子長者堇就傅少亦遺腹子翁與母撫而教之如其子也夫初不以弟貴而埶有加既不以弟殁而愛有別非盛德人耶迺晚得一子復有孫而竟前後殤以夭慚然血胤也嗟嗟尚可謂有天道乎夫爲天所阨而衆乃盡焉爲嗟咨慨慷還以責之天則其人不可知耶顧今嗣翁者嘉議之遺腹子也肩其兄爲名士立致顯親矣女之子成宅相矣翁母並生踰七秩則既有年矣廉讓達于鄉爲惇史慈儉施于壼爲母儀則又有名矣嶉巖之士名不可倖

集而司命有權年不可力請也抑安得槩謂天道無知乎要之天久終自定此吾所謂在有無之間者定論爾鼎小子婿于嘉議婦先二子孤多育於翁母則猶有私惠焉以故知翁母特詳茲以黃鍾之月奉二喪就窆矣則余猶腐心雪涕若初喪然固非無從也嗚呼敬亭蒼蒼宛水湯湯阻山帶河負陰抱陽禪墩永閟玄扃是藏式封馬鬣佇賁　龍章噫吁嘻日行北陸陽七日而方來復天幽東嶽魂一逝而靡還期陳楚

瀝而歌哀些冀巫咸其下招之嗚呼哀哉

祭董太公

嗟夫夫英雄魁杰之于世倜儻鶻然一搏不中則翩然高逝焉其侘傺仡蜥之意必托之文辭以圖垂不朽其儻蕩莫羈之才必奮而譚兵以檄古霸王之略此其人豈汶汶與閭巷浮沈而已楚劍之利名天下至若讀丘墳而變騷賦皆自楚豔稱之哭楚交綏之國也則嘗聞楚有董太公者矣太公故著聲鄉校不售輒謝諸生業

而治古工詩又以詩無益世遂講于握奇飛鈐曰誰能去兵比年東掠樂浪西討播酋亦不謂無兵端矣太公以世能用我而不能盡我竟不出日且潛究歷數撰記內典嗟夫楚雖有才亦何所用哉及我令公舉高第分宛陵之符咸賈嘖太公有子足紓其志發舒其遺緼也周公旦待魯公三年而報政迺太公年董艾遽溘爾即世耶令公之政于宣數月耳周敏寬悳宣人士蓋饗其利焉顧以觀德化之成則靡不爲太公視自縞衣之儵來也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又孰不爲太公盡焉傷蓋宣人士之惟令是怙猶令公之惟公是怙也今則兩失其怙矣或太公夙攻詩以刻劃其性靈抑所爲不盡用于世者終不能無扼腕耶嗟夫若太公者風韵節槩既振運一時而于材且顯負公輔之器備者具矣復安問年乎小子蕞醴不勝楚之瀝而詞不勝楚之些然皆承造于令公趨衰助紼要非涕之無從者公其無吐我而泠泠一下僊馭乎

祭葉文光大叅

嗚呼公蚤慧而晚達內郎清曹外叅劇省亦不謂非顯融矣而衆猶以爲位不副材公白晳而澤當非壽者相迺竟登七秩生無疾患去無苦惱亦不謂非壽考矣而衆猶以爲年不酧德公宦轍所至有循聲里門所過有馴行亦不謂非令聞矣而衆猶以爲名不賓實公之子若孫勑身富學即青雲可立致而猶未逮公疊魏公之笏隔紀亮之屏也則衆以爲報不符施嗚呼士

大夫之官爵財賄莫患于已常不足而覬者有餘彼其見謂有餘者正我所爲不足者也嗚呼六計之弊必先稱廉卽南中忌者能掇拾繆悠而不敢加公氷蘗之守以爲汙士論鄉耳卽言者能刺促官中碎事而不敢誣公桑梓之敬以爲慫夫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公出則廉吏處則惇史存則順事歿則全瓬固宜公之凌雲一笑矣嗚呼公之少而從游先大夫于志學書院也先人嘗稱之耿恭簡羅盱江此載道之器故今

弟知公長厚以爲性生而行純備或于道偶合不知其實本於學者多也嗚呼學何負于人而數十年間翹材廢爲馬廄講肆化爲豚嚾三先生之風流日邈公又卽世長往矣道世交喪江河愈趨後來者抑安所放而未死者安所仰乎于鼎祚之哭公涕蘇蘇不已也夫詎以吾私而已嗚呼杯酒澹淡然若有臨之者其公領于之言非溢美庶爲知已邪哀哉

祭麻太僕公

嗟夫嗟夫夫仕宦內外惟所適爾而議率重內當公之繇銓郎出參冀南也以持選忤政府舉朝爲之不平其後臺臣撫以論出公者　天子至赫然震怒削其籍則公之所爲內重而繫公議若此人生則貴爾死率鮮聞且藩臬不槩得卹典也及公之遷右方伯以歿也士大夫咸悼厥東而晉之役臺臣以清苦藩臣聞　天子至怛然愍錄特舉異數賜冏卿之贈則公之所爲外重而死也哀若此夫廉者多刻故廉而不劌

稱焉公自銓歷藩用廉表見矣然意實寬平務長厚彼置身汙瀆而藉摘發以文奸則恥不爲也正直者多矯亢公嘗有大臣相蒙　主上孤立之疏矣佗操論行政類不肯婞阿顧逡逡躬行吶吶不出口彼挺焉守勝以爲節槩而曒焉急人知則恥不爲也然此特在朝言朝耳余鄉人也請言鄉鄉多詭飭于守官而放辟于居里以吏課所不逮也公無私交無公謁卽一餅不妄過片刺不易投陳學臺言之六年之間十四

郡之內絕無干請者麻公一人嗚呼公何以得此聲當路哉余姊爲公丘嫂而公之女適余子因習其家世請言家公事嫂如母仲才而托于酒必委以承驩母嫡以七十考終也言及輒唏嘘追慕之於族爲尊行然恒言不稱老族亦不知其貴人嗟夫世多諱庶息而以父爲虎兄爲狠者又何人哉嗚呼公內則內重外則外重雖忌公者終不能敓已定之國是公位不列上卿年不登中壽一子儁朗復以夭雖贊公者終不

能挽未定之天心嗚呼疇不尚名榮名不及令名疇不尚年小年不及大年公宜爽然自釋矣吾儒誦法孔子鯉之死伋九齡耳于回于由而曰天喪予天祝予若鯉則不聞援天以爲解聖賢處此抑必有道焉公兩孫長者齡漸及伋幼且頭角漸露也公子婦貞而順諸姪義可托孤也以公之靈尚陰騭此杜繼介之萌錫寧壹之福食之教之而昌而熾以償公未盡之年享公未報之德要此非外戚之敢預圖固亦有識者之幾幾大願乎嗟夫身命何極神理常存邈矣河山杯酒起黃壚之慨黯焉冠劒　綸言賁玄壤之文感蓬鬢其成霜悲來歲逴望麻衣之映雪歌去露晞嗚呼兹日不腆之薦誠長別矣從永訣矣神之格矣若没若滅矣其乘箕尾而揭日月矣

祭徐丹陽別駕

噫嘻昔者鄒枚長卿杖策游梁公忝藩幄在汴之陽彼猶托乘徒富詞章旬宣茂勣是贊是襄

稚川崇玄請藥勾漏公倅辰州靈砂丹灂彼猶偏奇而公精究爲心經故不滓不垢身中有寶教外別傳殆於二氏庶舉其全公嘗屬予子昌序焉逡循未報負此成言歌康南楚主討西鄙歸樂泌衡表正鄉里卿月相輝謂公難弟德星奏聚謂公有子噫嘻言者浮物名者實賓此皆應跡非公之眞七十逴矣翩翩上征衆廼羣噭登杓之人予輩少小周還綢繆姻婭竊附知公何敢怛化所未愜然老成凋謝薄陳雲漿覽紵

颷駕噫吁嘻

祭金封君暨劉太夫人

嗚呼爲貴達之親也難爲子而欲榮其親爲貴達之親也易爲子而欲尊其親爲聖賢之親也難彼貴達類可以資適逢世而得之天幸聖賢之徒則未可以獵躋其域而貌窺其藩斯固季末之希覯而士君子之克臻者也於惟太公受姓秺侯爰妃太母演胙炎劉亦既出自貴種德紹世求矣隱操貞履儷美考

祥是謂天作之合而人厥永乎于麻挺生府君發跡登庸誕竑文命肆業聆融令而彊項則璿戢暴郎而度支則嘉量允中牧我六邑暖若春陽容被者皆振衿以就日憲我六郡凜如氷雪苛墨者皆解綬于望風方祝二人之番番衎衎俾府君以終惠畿甸忽中逵而改轍曰吾一日之養不以易三公噫嘻此誠偉人名賢之作用然特其緒餘以治家國耳歆然穆然不以介諸胸夫始焉于學有必爲聖人之志原本鄒魯秇淑東越之一脈于盱江猶獨得其宗盖古者無不說學故雖大夫之主尚能訓子以備於造化度於法與禮而子之能仕則父教之忠至于伊洛之理學與也有善廸之太中以啟二程有善養之尹母以啓和靖抑將無追鄒人之懿躅而三遷以漸化之芳蹤夫子爲百世之師者親必爲百世之親是尊是崇以遺令名于無窮矧若我太公太母者又養兼百祿之荷而寵拜三錫之封大耋並臻清明在躬公孫之振振詵

詵者亦靡不從奮華渙藻以肇餘于學宮以是占其後之必大以豐是其純祜所篤孰如我二人之丕顯而孝思維則孰有如府君之具隆者乎鼎小子講世亶厚承諱茹悲邇媯都而晌涕酌江水而嗽詞若夫置生芻于謁隧歌露薤以引紼哀云及矣遠莫致之惟靈其庶茲念存而歆格于斯

祭劉東溪

嗚呼無已者人生之恒情而有涯者天運之定

鼓鈌陷者世界之偏域而得全者至人之玆度大年期頤公且登耄實由傳以合天造還自成均試政于婺暇則哦松丞也曷負多子衆賢家珍國器伯儒早殞孫謀善締華萼相輝塤篪迭奏番番皤髮若若黃綬有妹有女亦皆七袠穆穆雝雝俯仰咸適旦郡望遠紹于彭籛而壽星近見于南紀故金庭爲不死之鄉玉山乃長生之里無射之月徵疾見示聞誕曾孫喜耀往視試啼知英摩頂小貴兆啓雲仍況出伯裔夫若

公者誠爲得全矣而閭里嫺戚猶咨咨噫噫焉以爲未盡則以人情之無已而未亮夫天心之有定公玆必凌雲一笑而吾之酒是啐吾詞之是聽也乎嗚呼

七日奠先太中大夫文

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吾父棄不肖孤七日矣一陽之月七日來復吾父之一往也其可復耶其長往而不可復耶嗚呼痛哉吾父亮直之誼著于諫垣廉白之操顯于牧郡菁藻之稱擅于厤學終始之節全于疏歸張正鵠以約衆趨植砥柱以障流俗是宜饗有遐紀登在上壽也而堇堇止此邪嗚呼痛哉今林林而總總者孰非父子哉而吾父闔門養重孤不敢事請謁矣吾父淸儉自將孤不敢尚盈泰矣吾父敦仁能愛孤不敢居苛薄矣吾父笑顰加惜孤不敢同非族矣至若鶴鳴子和前于後喁片語之姸鼓掌而共適千載之業交頤而侈譚遂使鄰族之萬架不虛韋氏之一經可紹嗚呼鍾子亡而伯子輟

響施于死而惠子沉嘿不言盖重賞音之難而遇合之尠也嗚呼而況父子之際乎此不肖孤所爲裂腸刺骨拊膺雪泣而繼之以血者也孤亡恙而吾父巳矣番白之毋縶縶在堂久寡之嫂哀哀在室黃口之弟噭噭而在襁褓孤亡恙而吾父已矣嗚呼痛哉茲茲宇宙靡有涯際牛眠何所馬鬣難期吾父田宅不逮中人之産爾其事若殖其費若遺恐或一旦乏鳫鶩之餘食以辱其先人此皆不肖孤所爲日夕寘念展側

而不得已已者也嗚呼人有七尺之軀而不能自理者非夫也且宇宙大矣豈無坏土足以卜兆哉卽不肖孤日夕寘念也吾父可無念地下矣嗚呼吾父之考終也託指于逍遙達觀于歸盡誠謂徹性命而了生死者矣而所支枕而貽訓不肖孤者遵王制之文篤謙終之吉兩事耳所屬於不肖孤者撫幼弟一事耳嗚呼頭髮未星馳驅有日禮畀如地三命循墻孤平生慷慨義不負人父子兄弟迺何人斯胡必銜血於口

授帛于篋而始見信乎嗚呼行其庭不見其人失所親亦失所因恩則昊天其罔極而痛則終天之莫伸嗚呼吾父既往者形長存者神不肖孤幾死者身不晦者心祟有釃酒涕雨其零抑惟吾父之式靈嗚呼痛哉

除夕薦先太中大夫文

嗚呼今何夕哉歲以除矣吾父何適哉五旬而餘矣孤何心哉淚如綆縻矣當昨歲之今夕也言返故廬卮酒爲壽愛弟携左豎兒負右此豈不融融而洩洩哉當今歲之昨夕也誄詞衣壁靈轝陳堂弱子憑地而崩角嫠母呼天而徬徨嗚呼爲時幾何哉而死生永隔歌泣殊方追惟甲戌之除矣孤爲詩自嘲而吾父倚韵示答孤復有以獻焉驩甚也不三載事爾而今吾父吐金石之聲使孤答謦欬之音也其可得邪其不可得邪嗚呼孤有求而弗得矣始理家政逋責踵門歲費不貲日入不繼人亦有言父死之謂何又因以爲利孤不肖敢有異心詩文命梓輒

巳就緒季弟姻婭業有成言今海内文人不數屈指銘傳之屬其無當者孤必不以辱先人孤不肖敢有後心吾父之啓衾而訓孤者耳猶溫也出而磬折入而三緘抑其狂心料及故業洋洋在上精爽是依孤不肖敢有違心嗚呼痛哉春事居然朋舊儼在孤髮漸長親養不待嗚呼椒漿御矣楮柏虔矣稽顙而後拜吾從其至矣卽魂通于寤寐而言交于冥漠也其何益矣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四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五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祭文

祭査太恭人

於嚱恭人金相玉質敬恵若葸柔嘉維則天定厥祥爰歸鴻碩宜于而家儀于爾室廼虔蠲祀于釆蘋蘋廼賓舉案如鼓瑟琴有終克代無遂用敦既曰婦順亦曰女貞徽音孔昭以燕翼子

厥子伊何王之卿士慧秉天聰文絕地紀對揚在　廷晏喜在里始奉三尺爲天下平　帝曰卹哉惟刑是欽情申聽石照及覆盆禮賢繫襪卜世高門趙得寶符寔登三輔五馬騄驒叢臺之下威則嚴霜化則甘雨不戒以孚式歌且舞陟明畀績憲淛是遷惠文彈治畫軾巡宣臣曰母聖　帝曰子賢流以原達海則河先翟茀斯煌　綸章有蒜投劾奉輿驅車回策服緣翩翩調甘洩洩爲樂無方問年稱耋占彼婺女倏匿其輝曉彼宜男忽瘁其甤彤管方御繐帷巳施雖嬎全昌曷既孝思其筍業膠庠横經函丈翦綏將前騰驤冀上寵領度支主臣無狀量移名邦恍親舊帳升堂拜母而母不存公心在疚我居匪寧不腆者奠不斐者文令問未殄淑靈載歆

祭吳太孺人

噫與麻哉其太君乎疇不有配配則光祿冑衍神明道存邁軸堂搆弗隳式女以穀僉曰令妻

副車則轂疇不有嗣嗣則汝州佩履倫物梳耤墳丘駪駪五馬亦莫不遹冥冥飛鴻亦復何求僉曰聖善布鵲於侯疇不有年年則望耄純嘏自將德音孔劭爲珈爲笄是則是傚樹背忘憂介眉載笑既壽且臧懋章陰敎疇不有死死則能哀總帷倏啟翟茀中摧令聞非隕身度罔諧春相輟聽彤管宣懐淫淫肆涕姍姍其來差夫都盧骨肉電泡生死居者縣疪行者反始[illegible]太君爰受多祉樹德允滋施于孫子自天申之

振振宜爾適觀厥成偈偈歸矣余曹無似寔繁
有親或結之褵或縭之襟晏然中堂閒其無人
承諱匍匐薄言傷心聡鼎小子什百其情人亦
有言同病相憐歲之仲冬北堂告捐吾母若母
太君儼然爲時幾時太君及馬撫今錯愕籌胙
汎瀾嗚呼白日徒照青春受謝飛旐飄遥轀輬
效駕恥慌忽其焉如憯靈修之數化沇盎齊以
既和庶其窾回風而上下嗚呼悲哉

祭馮孺人

嗚呼弓彊于弭衣紉于裏人亦言之靈其庶只
作嬪石族洵美且都章嫖以忽夫儼焉孤南山
有田北堂有母春酒旨甘以介眉壽路樹成社
家食鳴鍾既潤爾室用譽厥躬或與內戎或藜
外侮爰利執言實惟車輔予曰聖善夫日令妻
潛坤陰教肅眂壼儀鬼伯不仁何相催促即彼
玄扃去茲華屋嗚呼戀帷在御彤管徒宣塵封
遺袿翠委餘鈿口澤猶存步幄如見姍姍來遲
哀哀永戀緊予小子中表弟昆矧復丘嫂惟靈
女兄忝屬懿親恭承嘉惠瓜衍葛緜芝焚蘭喟
嗚呼芳椒酹地廣柳臨塗我心則寫神夕輓虞
噫嘻

祭徐司寇如夫人

嗚呼望舒在御儷日代光亦有婺女正色寒芒
崔嵬岱嶽諸岳之宗亦有梁父蹐禪於封粤昝
溈汭雙降軒轅四妃物兩大則日耦盛有開必
先之於惟夫人昭哉景冑美孰與徐公來嬪左
右公也盡臣義不內顧以翼我主君式壼儀於

度主曰覃葛我曰采蘋主曰鷄鳴我曰蠅聲或
掎或角一緯一經勞有獻殫道無專成當徐公
之把蕭斧而詰戎也則主君翟茀而請息曰于
適咨爾其從公吾處守而爾攝外職洵夫人之
有子適負葆而呱呱曰主君其是顧是復而吾
行者何以家葢自有夫人而司寇公槃木之勛
肅憖自有夫人而劉太君樛木之風穆宣自有
夫人而東海之流澤增暢自有夫人而小星之
分謚益度至若豐不僭上儉不偪下愛不忘敬

慈不廢嚴則已總挈女士之懿行婦順之大凡又若五鼎齊牢六珈登曜聯蹁接萼同心如蘭則方希麟趾之振詠羌鳳馭以俱儛何遠跡頻於促路而其用四十有九者筮大衍而在年豈釋氏以世界爲缺陷而內教以造物者忌全耶嗚呼念君子之煢煢遺佩環步塵逸矣撫孤兒之嗷嗷循杯棬口澤存焉驚虛弦而墮孽鳥翳落葉而弔哀蟬嗚呼壽豈必年壺問郁矣子豈必繫在羣逸矣而况有離裏屬毛其儀一矣玉

友金昆其序匹矣彈雲琳於眞誥託彤筦於女史望繐帷而睠金釭陳溪毛與澗沚鼎箒忝肺附之寀親承徽音之孔邇涕昜謂其無從繇之生而致死恍㜷㜷其何遲冀洋洋乎至喜嗚呼傷哉

祭尹令君大母

維歲龍集丁酉鳥殷仲春日躔降婁之次星紀斗牛之分尹大母金太夫人吉養方新葩芬俄謝神返岱宗儵游樊樹通家晩生某某等瞻霄輦以靡晨驚壑舟之就夜聊設奠而敷哀曰嗚馬而但化其辭曰嗚呼瀛海之濵稽山之陰翔陽舒采霞蔚雲蒸內毓邦媛外挺國禎忠移自孝教始在庭粵先伯氏一麾作守政率上賢以風門右伏軾淸門軌酳黃耇曰尹大父妃尹大母旣稱靜好亦咏考槃饁耕賓冀出汲儷桓彊資弓弭戒服衿肇婦順克備姆儀用宣式穀惟爾以燕翼于世修隱操君子所履何慙擁絜盡歡啜水積重流暉源深達委文孫奕奕翹跡天

衢願司繁劇來爲我都案勘留牘敲盱宿儲吏負霜立民被春敷暢以弦歌兼之師保緑儒飾治因文見道鳴琴在堂橫經在署叶千里騰嬉四封𤏲藻軸可爲相摘可爲公庭訓丕闡祖烈益隆舞斑製錦三代同官其聚衎衎其樂融融履吉其旋疇福畀遂大耋之嗟理有摯至翳我令君永錫不匱翦角隱痛在心成喟嗚呼載傳形管待命紫泥若斧若屋是賁是綏遐不謂矣薄言誄之婺星娥月神之格思

祭尹母祁太夫人

在昔和靖淵源伊洛胄衍稽山宗風式廓維越之祁顯而方嶽亦有女士幽貞愿恪蚤嫺懿誠娉節公宮擇嬪于尹是即封翁兩大爲耦雙美克隆少微直耀發女叶從其樂孔嘉琴瑟靜好永言孝思黍甘怡老俯勤義方仰祈壽考謙挺家禎鬱爲　國寶入對文陛出宰宛陵惠如雨潤頌若雲蒸詎三徵異則百斯興崇祠用祝明德惟馨　帝重欽刑咨爾弼教民自不冤獄無

遺照咸歸陳父輕比是告亦曰雋母平反是報六珈耀首加邁大烹祿養善養以康以榮佇觀喆嗣薦陟孤卿母膺三命翁拜五更嗚呼天假數年慶登七秩豈厭世氛而胡奄息鮮悲夜瞑烏妻晨泣澶逢崩奔閔茲銜衈宣有兩生宰公特知鼎則我長際則我師永錫爾類于而翼之承諱惕怛倍其等夷嘻嘻夫人人所貴年踰指使矣人所貴名芳彤史矣所貴孫子孫即象賢子膴仕矣所未小釋以封翁單上而離合自然亦可已矣嗚呼凡民有喪且在扶服我旹禮宜越阡度陌薦詞致哀援情負愿神焉無吐靈兮昭格

祭徐少君

嗚呼泰淮清泚宛句洄縈澄江如練河漢是經精光相授匪天曷因雖御專夕實安小星荒儀用修家政爰董隱豹騟文弋梟致咏約以持盈恭能將寵奉我尊嫜毗茲嫡冢水沂方璧川媚圓珠黼鸞蠟鳳左嬉右虞女子有行惟予與夫

咸曰得全德與福俱美好不祥造物多忌玦化難完寶無宿寄方樂韶年而稱即世據蔟占凶隔花夢涕嗚呼嗟哉比翼乍背煢煢獨棲屬毛一㭊呱呱孰依所恃王母兼有令妻鳲鳩均惠孤雛席慈予孫在褓遂諧坦腹潤媲清冰重逾倚玉淑問永延訃音胡速哀與望帷魂來步幄嗚呼傷者易感咎予悼亾兒[illegible]傳孫令列行况如麟趾佇錫龍章靈其斯在桂蒸椒漿

祭劉太孺人

易遷學道墉城集儤遥懸域外不在人間何如
我母與世翩翩百齡踰耄諸孫迭玄始適渾平
儒而濩落姊袂雖艮椎布操作啜菽承驩斷機
勸學出宰由郎居豐如約政方期可計聞本生
終喪有制心喪可行歸不待報相與克成循良
之績孝廉之名偕隱清標逍遥皓首翦彼晚菘
爲兹春酒擁絮何慙耕犁足耦介福攸同佑啟
我后一丞發女一丞稽陰峨松並茂燁蕚聯榮
七十兒嘑萊舞在庭含飴分甘毋懷戴馨噫嘻

多壽而臧善養兼祿維衆所歆爲天所篤有送
及歷無往不復槐夢千春桑陰一宿念母仲女
予嫂少嫠栢操允執聲訓是儀女貞子順萃于
一時悉我聖善貽厥芳規憶昝成童嬉戲户下
撫我車鳩乘我竹馬往即親廬來循子舍扶服
臨斯我心獨寫嗚呼敬亭之嶼有閟玄宮埋此
雙玉樹之孤桐卜云其吉望之若封人間自有
金母木公

祭蔡恭人

噫嘻女孰無夫恭人之夫洵美且都寅清建禮
執憲海隅回翔紫薇依約蒼梧爲 朝維翰爲
世大儒婦孰無子恭人之子振振麟趾陳留名
胄高陽表里太學人倫周庠造士溟北鵬搏河
東鳳跱人孰無終恭人之終榮哀備隆芝泥綸
寵柏湊斧封訓垂幅畫光煒管彤女宗靡適閫
範曷從於嗟恭人爲天篤祜受兹介福亦孔之
厚所悼小年未蹐中壽生固有涯死宜不朽嗚
呼世界缺陷造化忌全鸞影孤照雞鳴獨賢蔚

然庭桂萋爾堂萱澤存杯棬聲遺珮環其等繆
締婣媫夙忝年誼彷若在躬悲來曷旣顏雲暮
凝朔風寒厲執紼行歌祖筵雪涕嗚呼噫嘻

祭韓母武太孺人

高陽犖胄左輔輿區望衡對宇合德齊驅星輝
聯璧川媨含珠徽音載誕奕葉永敷昝我世父
孝終發守憩頌甘棠車廻廣柳伯也先鳴公乎
驤首惟孝友于令妻壽母天其不弔戚在孔懷
原鴒急難巢鳳孤顏屬毛離裏翼子于孩内釁

旋弭外侮以諸公領叅軍運籌帷幄東虜羈縻
北門鎖鑰職贊中閫威宣大漠雖無攸遂亦勸
遠略公游已倦歸不待年居然椎縞操作而前
有婦偕隱有子象賢典哀鸞鏡茹苦熊丸之子
伊何翩翩快士希聖心齋博文腹笥三物作賓
一經傳世歲甲既周祖風克嗣咸曰聖善如臨
父師大廷賜對以胥後期雲呈魏國斗仰昌黎
食而能教孚用厥威愛日承驩紀辰始艾綸命
方徠釜養不待蘭惜傾韡蘐嗟樹背家秉初遺

壼儀疇賴嗚呼母慈而訓婦安且貞既挺喆胤
兼睦諸昆所未親覯含飴弄孫神其衎衎趾必
振振鼎等繆忝婣婕夙忝年誼承諱魂營經時
病廢大事聿襄薄言申噵束帛崇蒸靈昭不昧

祭五從母

嗚呼母歸徠乎卽次榆枌東征逐子南紀是經
生於宛陵歿於秣陵二陵之間亦既有徵肇修
公宮嬪于我叔夢應燕蘭風追樛木伯仲先鳴
塤箎雍穆嘉誕自母琳瑯觸目叔尉在梁母則

居守徵錄養廉課桑力畆叔從河潺母則山口
仰取俯拾林原川藪嗚呼始勤贊治是爲令妻
用財自衛素封與期爰謀貽穀是爲姆儀四珍
薦起聯蕚爭韡徒翩淩秋方圖鵬舉何意搏扶
終遘陟屺榮悴有時聚散恒理而况母齡且踰
拮使嗚呼丸苦熊和琴悲烏泣月冷機聲霜殘
履跡母以子榮率由內德佇待　芝綸寵光褕
狄鼎袝等臨風敬弔扶服有喪孔懷共戚我心
則降副以薄誄侳蒸椒漿惟靈格只淑問不忘

嗟哉

祭一從母

嗚呼婦必有夫孺人之夫富行其德善積厥躬
望門息諍表里名通詠歌不輟先王之風母必
有子孺人之子駢蕃競爽就業成均潛修間燕
一門八龍內潤外朗奕奕文孫夙氣日上孰不
祈年孺人之年大耋屆期鼎亨隆養珈服是宜
鸞停鵲峙川媚山輝曾侯壽母燕喜稱詩孰不
尚賢孺人之賢壼范允迪其子七兮其儀則一

敎悴熊丸義勤鴈弋婦順姆慈無疆貞吉嗚呼永終者譽有涯者生棄化歸盡神虞以寧彤管旣澤芝泥待榮庻傈傈乎籥雲上征鼎祚等敬老近親鈞情猶子言樹萲讓餘芳挹芷共寫哀悁薄陳滲醑洋洋靈淑亦云降止嗟哉

祭唐外母陶恭人遷殯

嗚呼孔子垂涕于爲防曰修墓非古也二妃不從于蒼梧曰合葬非古也而况遷殯乎中古以後則理有所必然而情有所自致者當我母恭

人以年二十七歾一女婦予鼎祚者三齡耳明年而外舅嘉議公成進士旣卜葬竹塘之禪墩矣已以爲地庳濕欲遷者亦數矣顧什九宦于游終未果逮今幾五十年而施恭人之伯子始克遷以祔嘉議于芳山遵先志也世固有後母子而諱言前母者或庻生子而諱言嫡母者此自以爲崇其母而不知適以夷其父彼非與父敵體哉然而異其所生則異其所親人情也事遠則易忘事危則難舉人情也若唐伯子可謂

孝矣予幼不及見恭人而唐氏長老言恭人伉儷甚篤然賓事嘉議不以私燕廢莊也嘉議少孤事兄如父事嫂如母恭人不敢以娣姒進也若恭人可謂順矣母順子孝天之經地之義也而伯子又少孤幾五十年含卹服勞事始集于理恊于情周亦足以風薄世矣予小子來莅喪即不更爲烏烏泣然而嗟咨慨噫愀然以傷則以母恭人旣短造女婦子者復無出是中外不延一綫也而又拊髀抒臆稍驩然以幸則母獲

從嘉議公與施恭人相左右衎衎翼翼也子有庻生子當不至諱言嫡有孫且長是即母胤爾母可用以自慰藉矣玆予率子婦若孫以不腆之肴醴酹恭人母恭人其無吐而洋洋昭格乎五十年如一日也嗚呼

祭姪女

嗚呼傷哉汝死矣而余涕若濡哭之痛實多今昔之感焉蓋伯兄短折而未有息嫂劉卽矢志無二以其弟之女爲女則汝也是時余年甫十

六又二十餘年而始以第二子嗣伯兄汝租字
異者方三載當其女先太中母恭人而下靡不
以爲自腹也汝柔慧婉順亦自以爲腹我也精
女紅愼容止既稱賢女矣及其婦而事繼姑如
其姑相夫以勤于學而儉于治生內之旨蓄外
之樹藝皆本其經書旦晝勝予其夫則既稱賢
婦矣夫餘善有慶安貞無疆是于理宜壽遐耋
耋三十八以死耶或謂天道猶酌約此必豐彼
汝劬据朝夕未有一命之榮五鼎之奉也三女

弟益畢予復殤其取之天者亦太約矣所豐意
壽年而遐耋耋三十八以死耶世俗以生而支
浮與骨相法不得長者輒乞養爲他姓子以厭
之汝亦既爲它姓子矣柰何年三十八以死耶
夫質之福德之理無徵叅之盈虛之數閎論即
里俗叢諱謬悠而已更何所援以解耶事至乎
無可援以解而涕濡不止哭之痛情則然耳嗚
呼傷哉汝性爽朗無女婦瑣促沾沛之態然其
病也初以哭殤子而數歲未有子猶漸以深西

河之過東門之達則汝所難辨矣臨訣言不瞑
者二事一則未有子一則未能終毋養也嗟呼
孝乎則汝亦無可自解矣嗚呼余猶有持以解
汝者余累生女長者年十四頗孝幼者且七齡
而悉成殤安及汝有家與嬌女愛婿之駢列年
兩倍之乎且汝訣而四分其服飾殆將以遺其
子則汝固知若子卽汝子也汝母之養有汝弟
可代也汝瞑矣汝瞑矣況汝之不得長若年其
可得長者賢人貌榮名寧有既乎今以牢醴酹
汝也以申余無可解而以慰汝有可解者嗚呼

依然痛而涕濡不止也惟汝有知其歆格斯傷
哉傷哉

祭許太宜人

嗚呼太岳神明滎陽淸淑我耦孔嘉爾式厥穀
中　命顯顯秖載恭服得九齡焉受天之豐福
粤贈奉政實肅典刑韎韋薦世亦儒其紳農袞
在亂賓履在庭曷以襄治則太宜人是任肆誕
令子俾司牧宰百里梁鄒表自東海以丞于括

令問藹藹撝守貞守一德無解民日予康　帝
曰惟良再言酹庸朱芾斯皇母氏聖善綸綍允
章安車陪鼎則太宜人是將邴生有言六百自
免守二千石曷引而遠母噫謂子吾逐女返旣
不待傳亦不待滿嗚呼子歸闔圜于郊于野庶
奉板輿何希駟馬迺期有必至時乎弗假瞻漢
遐登臨風哀寫鼎等諡忝猶子戚屬婣婕所冀
壽母則百斯年所爲祝子則百斯男薄陳明水
用慰下泉

祭徐孺人

嗟乎嗟乎吾觀孺人迺益信得天之全之難焉
孺人父大夫而室于大銀臺之冢孫仰宜于尊
嫜而倪協于夫子不爲非遇性婉嫕而材周敏
敬共所事耦俱無倩不爲非賢凡數十年中緜
公宮以建主壺雍容嫺雅蓋無一事之不適緜
女道以及母道惇睦義訓蓋無一美之不聞固
孺人之婷修自有之而其所得于天者亦云厚
矣然而卒不獲有年夫器滿必槩華盛必摘要

非可以常居而重後則輕蔚此羸則彼詘殆天
之所不易全者乎即其夫之顯與子女之婚嫁
成立有日皆不及親遘焉是以百日勞而不饗
一日澤也爲之夫若子又安得不腹悲而心腐
邪凡親戚之臨于斯者亦未甞不齎咨歔噫爲
之疾首酸鼻以其賢而無年爾而余父子猶倍
之則以孺人子爲余孫壻也行且送女矣堇越
歲之期而竟不獲奉孺人一日之養乇日徒僾
然僾然依希想像於几筵俎豆之間亦末矣嗚

呼齊義穆姜之爲慈虞閔姜薛之爲孝世豈多
見哉夫孤者易感情者易曬此殤秉之所爲稱
不惑而王駿致慨于曾參者也從道賢人也亾
豈易存必無負孺人孺人抑可宴處冥冥矣余
子九歲失母雖幸有撫之者余爲懷良苦其女
爲人媳又未及廟見而失姑故兹申祖奠于孺
人也益欷歔不止爲物薄而意獨至巳嗚呼

祭吳母

嗚呼人言之不知其婦視其夫不知其母視其

子廼夫人不然聖善在巳彼反有以豁乎此而名以起當汝州公爲守有嘉問以微疾解去也葢決於夫人之一言遂獲貢於丘園而考終于相里及二子之長也汝州公頗著愛不甚勞而夫人嗃嗃厲學俾共儒者行而君子屣大氏健婦持門戶勝丈夫而母道攝父道以共致之理昔所謂衣㓞於裏弓彊于弭令妻壽母亦旣燕喜夫去留旦暮固事之恒耳殁夫人之存則順而亾則救然夫人身後之福澤被及伯子者能

使其有翹薦而不能挽其無壯死吾何惜鄉失一舉人而深悼世殲我良士猶幸難弟振振以嗣升諸孫繩繩而濟美庶酧汝州之未竟實受夫人之餘祉嗚呼敬亭之陽宛水之汜祖載有期吉壤在彼合辟永藏同穴是矢吁嗟乎夫人偃偃歸矣笞從汝州吾少也鄙忘年爾汝通家孔李締交三世婣姻伊邇兹預執紼之列也吾于夫人無遺憾而終傷伯子之逮侍靈几訖誄谷蘭薄嗽澗芷吁嗟乎夫人靈其格只

祭張太安人

嗚呼人之稱親必歸厥子殆彼蚩貿無一可紀繄公夫人敬修自巳廼子以紹明世而昌胤緜于濟美處約能久在醜不爭寓形㕓市濯魄清冷由中達外藹藹恂恂奉身拱璧還客遺金爰有婉儀而備內輔我尊我章我饌我酤滫瀡之羸更具梃脯以慈代嚴實式穀女策名天府起家地曹卓爾大雅皭然孤操司庾則拜司榷則逃辭富居貧跡邇心超伯兮及仲塤篪迭奏奕

奕文孫䖍養左右仲贊郡寮于閩西堠無祿即世伯亦孔厚於赫綸命用貴幽玄存雖不逮歿餘榮焉世非乏貴季則獨賢直維頹俗庶砥狂瀾予猶恫心士喪禮壞翩反公閒衰裳素蓋歌弦潤耳置酒高會亡禮之禮惟季是賴噫嘻貽我二人令名無窮仰有王言俛有輿頌叶槳椒烝桂以酹斧封閟兹雙玉萬年斯宮

祭孫孺人

噫嘻凡宗之典率繇內行婦不貴才良非定論

至靜而方用健輔順漏厄難填處脂得潤母胄清華系本谿南擇嬪于孫兩大耦焉庋閣必親錡筥克虔我生我嗣咸以承歡細惟太學務施好客淋漓尊酒芬芳薌澤咄嗟立辦方圓靡闕命出中厨悉從母畫外禦彊侮內俶餘貲雖速我訟亦不我遺式微復振廣譽交馳言不出閫實母佐之才信足徵行敦孝睦中道背棄太學無祿以慈代嚴既富方榖有釆翩翩有儀肅肅文孫令子吮墨分甘爲此春酒以介耆年方期

燕喜遽卽幽玄賀門弔閭理有固然鼎等夙締姻婭嘗忝世講伯仲與游斐然吾黨祖載在斯送車百輛薄言申奠噫嘻尚饗

祭韓母陳宜人

嗚呼太夫人之所尊非易尊者也前固有尊之而違者矣而夫人迺獨有以得其歡稱賢婦焉太夫人之所儷非恒儷者也前固有儷之而離者矣而夫人迺獨有以宜其室稱令妻焉太夫人之所撫非已出者也旁且有睨之而携者矣

迺夫人卒有以底于成俾其子爲世名儒其稱母慈而惠焉凡以其身置先後俯仰之介者十數年復以其身歷孤𡥉䖏阨之際者又數年而太夫人自如也至于誕膺載命之榮備亨志物之養以登于七十餘年緜衢州公之胙以蟬聯燀赫永孚於休者殆不知幾千百年而太夫人自如也夫夷險一致終始一節順時達變審幾握衡此卽偉丈夫詎臻乎頊者鼎祚拜文學君之屬爲太夫人狀而大司成誌諸幽銘諸石以

爲爲人婦及妻與母之軌儀倫式者亦旣班班可徵矣嗚呼兹月維良彼土孔臧陳武之岡夫人是藏子子曁孫忝在甥行感壼德之貽蔭襲宅相之餘芳陳薄筵而致祖蚼我戚屬者之常耳若太夫人則已與化游而精氣無乎不昭格其僊僊而洋洋者耶

祭黄母周老夫人

嗚呼睢水之陰商丘之陽澤深土厚挺秀毓良少微叶象婺女騰光天與之合人定厥祥於昭

太母特秉醇化胄衍宗周出嬪江夏椎布操作鉛華告謝以塋贈公衡門之下龍德弗曜鴻羽用儀我負子戴偕隱齊徽蘋蘩釆釆織紝絲絲食而能訓孝且篤慈眷兹家珍蔚爲國寶殖學游淵敷詞成藻桂苑掄魁蘭臺獨矯讜論霜嚴丹心日皎行行驄馬攬轡三秦百城震肅八水澄淸金鵝交貢銅爵雙鳴迺移憲節緯武經文南輔輿區陪京豐芑　天子曰都往訓多士水鏡是司王衡式殷軋茁回風條貫有紀僉曰聖

昭代文教忠儷美前世買彘九熊　皇綸有赫亦既絲封珠圓璿折源所攸從噫嘻桃李盈門庭護委養絳帳方懸繐帷遙望扶服徠歸衝飈破浪凡及宮墻夷猶悵怏噫嘻夫也孺仲擁絮稱賢子也永叔瀧岡表阡康哉且壽昌以得全鳳珈鵝珮翩乎易遐其謚忝通家職羈官省靡由執紼徒勞引領絮酒束芻聊申耿耿托辭徽波惟江之永

男　士都　編次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十五終　出姪男士好

鹿裘石室集目録卷一

卷第一

文

書牘

卷第二

卷第三

答周使君國雍
與張侍御
與朱方伯
答桐陵佘初伯聿雲
答俞分水
卷第四
答湯義仍
答黎瑤石少參
與蹇學憲山東

答君典太史
與沈吏部
與周吏部
與葉司諫
奉左方伯馮公
答君典
與史仲弢
又
又

答湯義仍
答沈徵甫吏部
答潘子會理官
答汪子建
答汪仲淹
答張幼于
貽吾宗諸子
與吳比部
答盧明府

與龍使君
又
與林元和庫部
答姚武岡師
答倉院張公
又
與歐楨伯水部
與沈君典致詹令公
奉左司馬汪公

答池州郭使君
與周順慶
答張伯起
與黄使君
報李符卿伯承
與詹侍御
答郝南陵
答蹇督學
與麻十洲

答弟台
與季豹

卷第五

與杭州姜使君
答仲舉弟
與史仲弢
答王對滄按察
與龍司理
與建昌周兵使

答佘聿雲
與湯義仍太常
與周公瑕
與張幼于
與王百穀
與毛豹孫
與汪子建
與沈伯宏
與汪原啟

與王德操
與徐方伯
與盧州王使君
答張侍御
答周國雍憲使
又
與盛復如
與張左虞將軍
與成貞菴

卷第七

卷第八

答孝豐吳翁升
與湯義仍
與許彥貞
答鄔汝翼
與麻十洲
與馮開之司成
又
答姚叙卿使君
答張二府

答程照府
答蕭府君
又
與蘇州徐二守
與傅伯俊武選
答茅雅脩
與江陵張中丞
與陶明府
與龍君御

卷第九

上元輔太原相公
答汪子建
與鄭誠軒戶部
答王百穀
答吳臨川體中
與劉子威侍御
答湯義仍
與叔愷叔

答竹居殿下
答佘聿雲
答尹令公
答許民部
答曹子念
與顧道行學使
與周國雍大叅
答楊道行職方
與劉子威侍御

卷第十

卷第十

與春麓五叔
答雪浪恩公
答守心叔
答吳繼疎吏部
答余君房太常
答方伯文
又
答何仁仲別駕
答季芳叔

與高孝徵
答少司空徐公
答佘聿雲

卷第十二

與李二溟學憲
與陳錫玄博士
答葉一之廣文
答祁爾光明府
答楊四尊

又
答吳本如大叅
與鄒彥吉大叅
與尹且孺
又
答王玉里
答王文學
與徐少司空
與李季宣

與龍君善憲使
答劉尹公
答劉元發
答唐君湜
與韓君陳
又
答許靈長明府
與焦弱矦太史
又

卷第十三

卷第十四

啓

卷第十五

元宵宴楊給諫

餞楊給諫

請楊給諫

又

賀鄒學使

與焦弱侯太史

奉大廷尉蹇公

奉蹇督府

奉南太宰曾公

奉南少宰丸我李公

荅陳學臺

賀陳學臺遷太僕

慰黃學臺

奉方侍御

賀新都梁太府

請蕭郡公

請金太公

請某公

請尹令公

先大夫從祀文成祠請尹令公

嫂劉氏建旌節坊請郡公

請鮑令公

壽時甫叔

麻宅聘啓

韓宅聘啓

韓宅央禮啓

徐宅聘孫某回啓

代聘啓

又

代壽某

鹿裘石室集目録卷一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一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同邑湯賓尹嘉賓訂

文

書牘

奉少司馬汪公

不佞鼎宛上一孺子也明公光照四隅驅役千古孺子忝明公枌榆之末二仲才足當兩謝又幸愛鼎而長者襟負江海藏疾内流輒巳屬耳

政可攀寅門下托音九臯遡誼亾引嫌坐自絶於長者將安所傅其臯虖鼎淪落無奇特其人天殖疎伉多懭悢不樂世罔誦説之心浸淫成癖明公締盟玄時縣書國門奉以回環嚴若功令顧洸洋溔淼莫竟涯涘卽家大夫日加督過前不踰舍爾髮長近壯進有狐涉之憂處亾羽儀之吉左顧右卻失其據矣黄白間頗著靈異則猶獨著乎明公青牛在御出關可期鼎祚愿三吐其腸漱雪塵土敢受五千文于綏人之右

答龍使君

御者愛至矣不佞所欲周還左右也遡輒自遠去此其有大不可强者乎負此夙忱良恨良恨入山箕踞長松乎頭奴搖大扇酌清泉一沁塵土腸胃間一御酒獨殷殷念君揚不寘眷部使者平善不燥不濕則我公調劑之也齊景公飲而遺冠晏子風令廣振貸民歌之曰公何不復遺其冠乎公挾狂士時時一觴顧所適若爾六邑人當更願龍使君日坐酒甕中矣近兩足創甚躄而見使者遡瞻清光星月在天不可仰卽

答蹇使君

世不乏顯人也往門下建牙列戟卽未足重門下然亦至貴倨矣江左賤士九牛一毛何足塡公白眼而若悁有當于執事者之心漏水半沉華械飛錫興言夙駕尺一西馳翩翩乎盛藻雪嶺蛾眉千秋秀絶天逸闊了自不俗登高而賦不得拜大夫下風所爲寵臨之者大乎比月下醉龍使君所酒人狂態不減什一但恨座少荆

高擊筑變徵艮亦寡和桃川有好山水不有可
與譚者不綏人湍發汗濡如雨不斐不莊公其
般般念我不

奉安福劉司理先生

先生持憲高州時家外舅守雷陽嘗一寓書下
執事執事先是有匍匐之難緘之西反疇昔知
遇載在此心曷有已已廼先生陳情善養子含
依依殆於浮名如棄芻狗恍有鏡於失得之林
而善權乎內外之介者哉鼎祚自勝冠去先生
左右將十載于茲而受餼學官者亦且八載凡
四應有司之求四不見售未敢謂匹夫其辠在
懷璧也以先生之靈頗嚮邇斯文鳩其放佚博
其歸趣即不佞猶足詠先王之風而備幽人之
吉夫君子不以無財爲貧無位爲賤先生玄覽
一世高步千古豈其鼎祚故貧與賤也世方波
靡欲濟而徒切望洋尚沒身夫子之道爾何能
請息焉鼎不佞稽首皇恐

與龍身之使君

鼎不佞少而亡奇亡伐腸亦亡敢虛其色相以
侮弄當世其于當世學士大夫固願從之游惟
天植其性不能喑嘿陰重訶人言色及磬折蒲
伏求適於時好以故僻居而間出即學士大夫
願從不佞游若傲若怯引辟不勝彼其中盎有
所自財也往繇雕蟲之伎受知銅梁張中丞而
明公誤自中丞公得不佞郡檄未下車騎已儼
然臨之敬亭宛句一日而醉二參履舄交錯絲
肉迭奏吐咽不怒角韻稱奇夫膠序中盡陳人
也然又不乏貴人明公不居其貴人而不佞覆
不以陳人詘此不謂事有互用而道有兼成哉
螻蟻之靈生平鄉往安能斯須釋于襄入春家
變相循未見淪沒故園花鳥並愁具矣稍俟痛
定便可御風而行執事者當張鈞天之廣樂猶
大江爲酒池更令管城君百輩坐石上待我比
且驅車赴汪司馬新都縱蹟在黃白間爾公儻
念我其東望紫氣而候我虖關上

與湯義叔

僕淪落甚惟有一笑家具負郭之資無櫻於外無縶於內青箱亡恙與蠹爲朋十年之後有以不朽小兒號嗄今都棄置不理也義叔才高努力取一第一第政何足槩義未愿益游心先古勒成一家其言闡緩泞瀯不雅馴者即罷去亡以夏后氏之璜自免鬼瞰高明容容后福所望省缺汙之戒恢僕茂之懷相見未期加餐自愛傅上別紙在金陵作得贈義未內妾詩義未雅知僕僕𣪊音序義未當重爲之附君典來疇昔

周還晭晭眉睫千里數行可勝悵悒

簡子登廷承

以不佞二三兄弟也何嘗後眄睞於不佞哉迺所列相知之貴𠛬尚二足下其人不佞動麗俗累儻立亡儔二足下偈偈焉揭於衆顧忒𦐇狗時名妄圖大業輒覆擊節而游揚之不羣耳食非貴在相知心者虖不佞安所用報稱也比奉原泉若先譜叙誦之附髀爵躍子和在陰夫入郢而不見冥山固北面遠爾即藍田之役金鼓從天前事制人多算者勝河清難竢人壽幾何惟足下兼程而赴秉羽同登毋爲夸毗者所笑自不佞屬以報稱左右矣秋色凄然蓬心未謝伏枕夜長伊誰把苦短律附申薄款副墨子其惠存焉

報朱重慶

三年得兩把公劄回環竟日一字一欷蟄于泥沙髮長心短疇昔周旋如在夢寐益深念故人念我深矣昔賢以杜工部詩工于入夔即工部

亦自稱晚節于詩律細云故人五馬良多雅步下里巴人其和彌寡豈蜀之山川秀映政足助人詩懷不爾郁木生之吟抑何其緜縟篤至愈詰愈玄也不朽之業是在使君世有子雲奚必藏之名山然後爲快行年與化此道維然不佞第操觚以俟它固無能爲役矣

答歐楨伯

齒在舞象輒承五嶺之區有楨伯先生亡何從汪司馬讀軺中集叙茈讀其集于白下二三子

渢渢乎清穆之音乎不佞勝冠有年崟嵜可笑
祝蜾而不善似何敢以鷇音托之九臯昔所稱
雖不得至心鄉往之矣倌人次我敝邑不及負
羈洩而游望氣關門占星益部其於博物君子
媿恨可言而長者寓書千里詞指溫篤重之璃
章崇其鷦息人言傾蓋如故亦謂聋聲馳思此
其高雅什伯于褁爾　昭代右文鼇涌翔洽明
璣文甲不乏南海剸先生哉猶　國之寶臣也
幸而生與同時終以譽命子虛大人愿爲副墨

者從事

與殷無美

無美才絶高雄睎一世不佞辟景夔立未可雁
行粤元祀秋裁一覯秦淮之上輒判袂去巳三
隂歲又于秦淮之上獲一覯無美又輒判袂去
廼無美殷殷眄睞謬所幸愛其曰傾蓋若故白
首爲期卽不佞有胷亡心安能不怦怦連焉
天子恢張玄化寤寐老成相君開閣延引㩗門
無私以無美其才當必日侍　承明賜燕閒之
對不佞故人樂其適軸貢于丘園羽用爲儀足
相輝映愿持輔仁匡義之說益無美使有以稱
主上德意不至如君房庸庸貽薄我二三兄弟
矣補得趙館一詩用訓無美其敎之不終棄我

奉答許太常公

三載來恨不旹旹奉長者周還比以仲秋之役
餐承要眇益冷然御風而游焉體中小苦馬首
亟東卽長者招搖坐相左忤其疎節巳甚矣素
業散佚與世背馳辱在泥途良非不幸而長者

閔其鍛翮冀以瀝池包蒙爲吉愛人無巳廼不
知其不可爾小人用罔多岐亡羊匍匐而歸且
失故步何所稱鴻茂之褁副月旦之賞乎伏櫪
千里猶有壯心敬聞讜言敢忘襟佩獻歲當叅
侍門下夫暬行剸資衆一惟所左右之清盼登
嘉益之媿臯

與行素宗丈

吾鄉數千禩來文苑蓋太寥落矣不佞薄遊秦
淮間嘗論交吳越二三子輒誇夫里有聞人南

金昆玉各貢其良不佞慚憒彌襟低回者久之亡以報也不自權分敢先揭旗鼓雙谿疊嶂之上願言不朽之業傳諸名山邇者涇川張應泰敝邑沈懋學起而奉不佞爲盟主此兩生故大陽坏土何得生行素足下哉瑤篇藻疏刮目驚有隹致益之砭劑即引于㬎黍之度亡難耳寧心奕奕西京之氣浹浹東海之風往不佞曾内履左右豈覆有所謂低眉慚憒者與而吳越二三子直騈肩而接轂也既存清品用愜幽懷列

宜精廬注延雅況仙郎扶搖有期良晤可卜床頭浮蟻冀與足下盡消之僕不敢稱趙公子猶能爲高賢十日之飲矣

與沈仕甫

韓君之來也喇嘖嘖長者厚雅不寘其所睨詒不佞者奉以世世寶十酒豚蹄祝得烏邪矣頃韓嘗期沈生過仙里不佞試事羈白門莫申臆下執事即執事度淵海不責報鼎不佞自處謂何譚及汗津津霑衣也韓又語不佞青門丈秋移棹秦淮間當望見履舄不佞日立秦淮上遲前驅久竟不可得迺高達風神一瞻晤固自有緣耶與盼南雲徒壓恒邑

與華廣文明伯

往從朱比部任光祿習丈人雄風然未承爲我世講也徂秋薄游陪都辱枉軒車騈錫珍睨即兩左嘉晤而長者之誼則屢眷周篤矣不佞所欲鄉往于門下益又巳勞神也絳帷清燕副墨可交淮水鍾山日行几上不佞亡足荷寵靈其

坐視我聾聵而寘勿問乎當必不然爾盱衡玄訓聊飫饑腸惟覆有以下慰之金商中律或能弭檝石城望見芝宇爲平原十日之懽迺北海通家之好竊盛幸焉

報朱信夫

不佞之于門下宜世世講矣往大人侍皐仙里則門下自貶於負墻之儔而我伯仲又左右侍色笑乃今卒化爲異物哉迺雄材雅修者猶陸沉屠沽間其聚其㪚如秋焱之激斷遂爾而當

下執事臨敝邑省先伯仲墓草也走才離襁保
于茲髮總總矣即亡償千金之索然已邁三抱
之期習嬾成性它亡顡出日逐豚么磨數子此
豈直貽知我者經怪故亦竊自姍愧之徂商眖
存珍藻奕奕逼人不朽之業傳諸名山彼烜灼
乎紳佩終汶汶于林莽爾走緬惟今昔輒陳報
語惟有以申命之不佞願承下風焉

奉唐外舅

鄴都迺形勝之區河防非簿書之秩雙旌危指

眺聽俱清一榻高懸心神獨朗豈直陶嘉篇詠
增價地靈抑且寤撤性天可登聖域其鈞有以
示不肖鼎爲保訓之徵乎奉到手勅以博士家
語寔見君羔雁須罄其愚間嘗笑此物高之於
世不合卑則顧已不能真簸弄英雄之戲具耳
然業受靑衫此自常職當敬承來命低眉從二
三子矣川樓公討已上任大雅在斯伏膺有日
附錄惡詩一摺煩從者遞內記室惟轉申紆款
曲賜藻財庶亡蔽遼豕之明或不止黔驢之伎
甚幸甚幸

與朱重慶

計奉手勅於徂冬也緘檢其詧迅激其志而以
兩瑤篇見存則又若欲使𩥇駕不羇者反受銜
策走不佞敢不請從事焉保訓乎蜀郡之擢聞
自萬廷平迺比五馬遄發矣台望宿隆輒循恒
調寧不有積薪之喻猥瑣者流率緩頰文人徒
工纂繡寔亡核乎質行而致用則枳門下身兼
數器神游餘刃當峻樹末見之勛令此輩且辟

口而伏膺也萍跡無期芝眉漸逖須之弦浣假
節江左或能以往列攻玉立交戟左右爾敝媦
徐使君赴成都附呈掌故西嚮可勝綢結

與沈君典

君典抱問世之鴻才裒然首　大廷之對極人
生寵幸矣上下千載前有許公今有君典里中
益人人歆豔之僕不佞拊髀爵躍所歆豔于君
典者當不值如里中人爾君典釋其輿渫爲
明天子侍從之臣紬書石室簪筆玉堂宜博習

古今之故達會通之觀屬者登在三事慨張鴻化當令稷契雁行蕭曹夔立千載一時亦千載一遇敬亭宛水亡負其靈逮夫經國大業昔歸文章君典於天性然矣登高而嘐千里響應願益圖所為不朽者乎僕請以近論七子中原李王為冠大都雄儁有餘沉婉不足瑯琊新都之文揣摩西京緣飾諸子一刜質重而隸于法一刜矯厲而善于通于鱗比事屬詞壹意衡古頗亦繩在太過矣夫左國而降道喪六朝昌黎雖

起其衰理勝相掩柳州諸記子厚奕奕逼人若歐曾歸持近正蘇氏詭肆近情固其時錚錚者也歌詩濫自大曆它亡揍瞬王澤未墜闕典可尋以君典其才博收而精取勇邁而巽心便足鞭策古人雄長當世矣又僕嘗所致憤于物情而殆甚吾里者一旦出糞壤之中升雲霞之上身未綰綬家已鳴鍾其於便利如渴赴水嗟乎三千大界塵刼易窮高臺曲池雍門廢響孰與夫不志溫飽鶉居而鷇飲者之一無累哉史稱

萬石君家下車而入里門伯孫貴婿拜馬伏波床下坐而受之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而近迺有侈心抑其父事者于肩隨至其襟帶之交者于涓盟之役亡覆有商容亟趨宋襄不禽之遺且也以外禦其偪而內臨其倫則其于推轂後進虛位賢巳者蕩乎亡存恐非所以延有終之譽而示廣厚也君典義甚高甚順可無煩君典聳聽而仍于左右劾者以僕所嘗私計而經怪者也君典優游歲時公孤立致惟不厭深恥

垂鑒賁濡于以彰贊雉之誼操靈龜之守世方弟靡而事于夸毗君典勉矣僕草莽之臣也少知肉好數奉教于君典君典之詧僕也猶列眉而好僕也不啻其口其遇僕不難執轡而周還乎鞭弭而僕不佊用史巫之紛舍一握之笑而將美君典者亦謂畢罼其愚何君典去我乎天上矣三旦立市人莫之知銜杯酒而道殷勤虛色相耳比稍料理素業亡當于中辟如南轅適燕日行日遠幸藉家世雁鶩之餘食得肆力焉

庶幾勒成一家終其令德凌波共濟必跂而望乎後之人情也君典二三兄弟翩翩作者之場其亦有臨風之褁乎否否

答灌甫中尉

不佞嘗誦公讌詩苑園諸賦生恨不與陳思孝王同時明德隆茂大梁之墟有賢君侯崛起其間不佞于古亡當亡敢縄鄒枚而履應徐第令寘在客舍尚用灑彈鋏之甲凬效授簡之末役家大夫髮且種種太夫人在堂不欲蹔去左右

爾君侯寓書數千里重以瑤篇掞天之才薄雲之誼使人銜戢不佞淪落諸生正如麋鹿入樊長林豐草豈能一日而釋于懷昔人謂遠守剽郡胸臆無奇今其約結覆何可語奬借過隆非所堪任拜手嘉命敬承下凬

奉李符卿公伯承

寓内作者遞起遞變遞變而遞失矣迺者北有先生南有王大理元美主盟中原模楷後進甚幸甚幸不佞以先生之靈猶知靡嚮斯道昔人謂久於其事能不稍工然自媿徒淹歲月矣里中君典以貴去袁汝鳴化爲異物亡論樹幟登場覔一解語人了不可得爾不揣蕪詞内之記室政如張燭火于光天加粲雁于澥渤損益之數抑何所當乎往從崔生傳門下盛言頗有意乎不佞儻矜其蒙昧評以數言則馬遷所稱顔子雖賢得孔子而益彰若論衡增價中郎三都貴紙玄晏良豈足謝千里數行曷任仰止

答子登明府兄

嗟乎二兄不肖弟稱孤矣嗟乎天乎孤誠可皁孤亦有身割及其親孤也何心以孤平生昵好孰如二兄卽習孤父子爲情家庭知已亦復孰如二兄哉而二兄儼然而君百里膂命上逮高堂垂白屹如灼如孤材性未敢望見二兄沈淪草莽豈非其分而奈何竭吾父速必使其足無所履口拄而不能吐邪上依哀慈下撫弱季篝燈夜雨形影相酬而二三兄弟南北高蜚扳援不及煢煢在疚餘息僅延嗟乎二兄祇奉教言

寸心九折矣先大夫達生歸盡精靈不爽奉來貺而通之幽冥能無銜戢孤始理家政百冗交侵鵂誉則無徒贅行則恣敝惟二兄其有以惠存之堊室荒迷語失倫次引領淸光臨風雪涕

報趙憲使

明公當隆萬中爲眞御史爲神明守巳建牙列戟而提衡齊魯之墟孤卽不肖亦妄意尚友千古近而當代又近而當郡卽未望見公顏色故用自愉快而巳孤狂贛不類積釁於天迺遽有

先太中之難靦顏自廢分無敢稱人于人獨明公不鄙垂誉而賜矜焉束帛尺書情文篤至藉令孤生平奉劒履之役接杯酒之驩何以加此孤且感且媿輒泫然涕下矣明公何以終教之

與田子蓺廣文

自新都徂黄山翠壁丹厓飛雲濺瀑奇佹幽森應接不暇政何異行山陰道上邪浴湯池問軒轅氏藥鼎指點故𦞂髯處白龍潭氣夭嬌三十六芙蓉間荅仙仙御風而游焉恨不得與子蓺並驅爾

又

江許之役足下單詞片語以釋怨于兩強宗可不謂天下士哉今廟堂見以爲乏材而用則違材遂使志士拊膺而歎耳

答吳虎臣

不佞孤少乏酒德然好游酒人矣不工古文辭好游文辭客矣迺酒人辭客不以孤身無是也亦每從孤游卽足下過宛上時孤彊起而應足

下會足下累中酒不肯放飲孤亦竟不能豪飲足下也爲時幾何則儼然稱孤哉足下引誼若翁申言襄舊季子脫劒于墓上向生感笛於山陽蓋千秋一日矣君典前驅將至鄉往足下故不異孤儻足下倦遊金陵以素車白馬過孤之廬左右橐鞬有君典在此生雖巳號貴人尚是吾黨任簡也

答嚴禮衡少叅

長安故冠蓋地卒不能居一嚴公哉美服衆指

高明思䀎三言成市積羽淪淵世情大都鹵莽
爾孤分當藿食兼幽憂之人不敢預天下事以
今日與明公地近勢親摧眉俛首孰與放浪皐
繹之墟嫌微不及身志曲全乎至謂扶搖直上
一息六月此悠悠者所共經睹非深以槩於明
公孤願公振策岱嶽使雲氣蕩吾胸日觀峯望
扶桑日出金銀照曜以恢天下之大觀又從海
上觀海市其城堞樓觀旌幢車馬忽而際有儵
而造無以習天下之幻境毋令年少有以窺公

而已

又

夫士大夫一不得志輒深怨而極誹以爲無所
容非亮節也其計畫無復之耳不則不事事優
游待報而謂遷人之體是選事也吳倅至述公
所爲居東狀率勵于職而和平其中甚善甚善
海岱之間環召且下東不得久居公矣

答歐楨伯

大書東帛儼然下臨不孝在草土中不能蚤見
長者而迺以亡母得徼寵靈爲德甚盛繇秋而
來內外觕匐不啻七奔至於君典奄坳傷心極
矣不孝平生簡出寡交所稱知已其一君典也
其一叔氏箕則今來南遊者雖少頗贍博賦筆
不凡五言古亦似錚錚其人則非材可愈也不
孝屬爲役於左右辟猶適齊魯者不左登岱右
涉海直汗漫耳暑劇附致白苧用見時宜

答滄州郭使君

昔者先大夫于役東土獲用其職與諸執事相

周還其時亡何良未能採綠竹之藏恢刪術之
指退滋悉矣既以海岱之靈諸執事嚶鳴造羽
爲光　朝宁藉逖譏于竊位冀以人而事君又
甚盛幸也若明公一旦入而稱骨鯁之臣出而
詠甘棠之伯迺所謂其隆隆者邪不孝孤不弔
於天煢煢餘息不厭死而已明公賜屐圻南近
在宇下河潤千里每切瞻言惟是凶人姓名不
敢輒仰通長者坐自逡巡要非直引嫌而歸潔
也伏承明公存觸車之末響軫聞遂之深衷情

文並篤翰使載途登諸几筵不任推隕固知大國之風厚自性惪小子共何以終此義焉

荅龍使君

吳虎臣遠使垂唁高義逦人此生故是儁才亦有酒過正乎醉輒罵坐嗣宗行哭窮途古人蓋往往有之以公汪洋雅度當能用人之瑜而略其瑕也

又

臺使者入兖遂從諸貴人游然非其好也項領紛如令人短氣昔者之會千載一時堪以樂死令明公淵躍義少泥蟠舊令尹即潛散寺皖郡丞使為晉陽孤且雞骨支牀厭厭意態四顧而悲泫然泣下辱為役兩尊人者於心終不忘少需圖報海內窮士多歸明公明公請謝不倦筦庫為虛大希闊事一詩錄扇頭奉以出入其氣大都憭蕭矣

荅王仲房

辱諭孤勿于座中肆詆君典足下愛孤廼令孤

聞此言然君典與孤非今世交居約時頗習于詆郎君典今貴固疇昔君典也人自敬丞相長史耳獨孤於座上能詆君典君典能受詆政猶王生結襪廷尉長孺長揖大將軍衆人但當舉孤以賢君典何疑之有足下誠愛孤似未晉君典矣

奉朱憲使

明公入大梁也攬轡之暇周矚川原宏暢風詠當令枚馬失步河岳效靈矣嵩峰二室之神頗有鄉乎鼎祚丹崖綠嶂盟言尚溫唐大參者是孤外舅吳汝州詔相是孤友汜水令一科是孤族兄以明公列戟其上使孤杖馬箠而北可不謂陸生入洛司馬游梁哉盧犬逡巡臥病者半每惟茲意恐終不遂耳

答馮憲使

天爲我 國家賚此良弼藉手先人不介而合以申竹箭之貢叶茅粟之占先人有天幸焉于以顯以人之義博上賞之名顧明公之緜稱報

者抑何其隆隆至篤哉益先人投劾未幾而倌人所歷孔邇枌榆未幾而專征之鉞儼然于上又未幾先人已矣垂寵執紼之謳益重稅驂之賻是先人所致于明公者第循其分爾而生死爲惠固自明公終始之孤不肖狂簡失裁于時濩落居嘗竊用媮快則以家庭父子知己互矓鼓舞于喁直門内事今且不弔于天矣奉諱以來上依衰慈下撫弱季營魂至曙抱影立枯即彊董生存而寔從死伍也兼以少習書淫短于

酬世授之筭子不知縱横人或采其虚聲謬有徵及一經搦管見敓催租將世雕龍之謂何而曰象賢之大者乎每奉先人自誄之末章若明公與共圖之者輒腐心刺骨媿汗接踵而淚承睫下不已也我生有命在天富貴非可力致矣其有不潛心大業而砥厲志行者有如皎日是怙是恃惟明公儻以必不肖而是棄是寘也亦惟明公前月下浣始承開府之期已而冬乘春今玆逆浹旬先集副墨趣得什九敬馳一力于臺端者逡巡坐此屬不自茹乞靈雄序餙華首簡庶幾標秉當年鏗鏘異代太玄假桓譚以示遠三都緣皇甫而增賈不肖孤不勝大願

又

往明公攬轡而西所爲孟下之覆而榮施孤家者何可指數又圖不朽于先集儼然以大序開之使不類之子稍得傳童烏之預玄則何以稱也大序莊誦回環幽深篤至古色希聲以今綮戟森嚴訊牒旁午有是哉即左右鞭弭周示上

國當悉斂賦以從明公故兼總並用終不欲示偏長爾孤始罹大難竊計幽憂之暇庶幾補刖息黥而及君典南還其人可與語揚扢今古亦有少助何彼苦名高爲富貴人所敓飯沐不皇孤即賤且日作牛馬走遂令此意竟爾失酬明公以兩生振起風雅爲之媮快益益中媿矣

答施克平

我先大夫亡恙也蓋嘗呇呇稱足下白眉云袁汝鳴則束髮已與之游君典年家子隸門下又

孤所睚友亦幾何時而死生貴賤無異蓬飛輒爾星搬北斗之籍今且次先大夫矣孤狂贛錯迕罪在勿赦顧安所逃其罪而于先大夫波及邪此孤即百死不足償復不可自解于司命者也歳律倐周儀音漸逖堊室㷱㷱日惟眼淚洗面而已手勅惠存旋誦旋泣益之嘉貺銜戢云何

答龍使君

當侍先大夫請攝也則門下所爲地主禮備矣

焖然心目曷敢有遺而間者亡何竟罹大故扳號摧裂從死末繇比忽襄事在期彊延餘息圖効其終然巳厭厭無復人理廼大人長者不醇于懷奉將隆貺仰辱嘉章磊磊千言周篤悱惻以孤不肖之身而先大夫不嘗席數世之好何以得此門下哉感當次骨痛欲腐心籌狂懲㥘涕流踵下惟先大夫精爽是依不孝孤未先朝露寵光并及稱塞無能愿徼所不報者于天而已草土荒迷申謝不次

答陳御史

當使者持斧而南先大夫一覘顏色于時外交廢絕以陳公所嘗槪于中廼自力疾非第以肺附親也巳就醫無險歸凡閱月而罹大故嗟乎不孝孤可畀擢髮而數百死何辭顧割及先大夫哉嗟乎陳公孤少狂不類亡能爲報于其親比陳公所習也即不肖或有偏長庶幾父書萬卷不失稱大夫之子亦陳公所習也至寶不飾太音希聲耳目淆錯誰則辨焉公雅好孤其圖

所以濯之清冷而牖其窔奥也乎辦香束帛稽首奉將先大夫精爽是依敢忘靈寵濡毫勒謝南鄉漣如

答吳汝州

居諸不待秋老矣廷承今作吏不免折腰苦爾孤日在牛馬走中境外之交日以廣體日以屈豪氣都盡向廷承道之當發一浩嘆也臬中朱憲使是孤金陵社中人比從汜水兄舍人附一書四詩並薦廷承此君長者知廷承州境在遠

無益事聊以明孤之心矣見委壽章孤所宿諱
不得已爲廷承破例姝不工然壽章卽名家亦
不得工惟廷承財擇

寄朱使君

中春從君典奉使君手書教以近製諷之泠泠
已輒惘惘蓋頗屢今昔之感徐成都遷矣謂聞
問且無從也迺復有敝媚爲使君部内吏得再
申訊下執事豈非天之所造哉不佞近狀益落
益醜此道益進益難屬者多病藥餌不皇木葉

欲飛始領秋色楮墨如遺逡巡自廢奈何鄉故
人陳之徐簿世媚其人敦樸必無敗乃公萬里
一官重繭而至卽不敢以不佞徼私惠于君子
惟執事者稍善遇焉下里之音雜出勞苦不足
稱和陽春政可菫伍巴人耳西膽蜀道難于登
天把手未緣搖心何似

鹿裘石室集卷第一終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與陳御史

讀大疏所爲士氣之當振也固爽然自失而覽于近事頗類言孫之時又髮上指終夜繼之涕泣矣夫古今士其進積薪其退隊淵大都以負氣故千載而下抵掌劇譚取彼與此當有定論

顧國家之謂何後世老儒以東漢諸賢獨持風節一擊而黨錮成再而炎精不熾以傳罪于竇厨俊及之流孤不知安漢公易劉氏臘而彼豈書爲羣笑詘者至四十八萬餘何人耶嗟夫陳公殆難言矣陳公操振氣之權而負下士之節孤敢以士進涇先生王九江者公所習也叔子燿鄉校有聲既除而來游太學戒且詣公其人于他書多所漁獵著有論公胠篋成覽其人可知屬孤紹介于左右非妄希冀欲公知其人一振其氣而已

答上虞葛仲韜

春中得足下都門書並詩羊曇致西州之感宋玉託九辨之悲則涕泗瀾下隨潮東注一灑稽山之陰也死者有知庶幾生者無媿是謂足下孤即不肖以足下之靈猶能鄉意斯道提纂微言錢塘一衣帶水何能投鞭與足下信宿乎勉學力行示我周行敢不濼砥以承大君子之休命

答邵長孺

別足下五日而公臨行公臨行又三日而孤舉淡悶偃伏山中姑孰之役久不省作何狀披展芳訊廼已乎從者于津吏行路之難自昔歎之不圖足下親遘爾足下文譽昭朗履蹈肥素此輩細醜政須天眼尊者一破大小之觀也

報徐邈君

孤亾狀七尺不足以傳罪遘此鞠閔明公俯存世誼曲宥凶人敬發華槭奉將嘉誄重之賻命

沐榔有賚則長者之德哉先太中承起廢之詔
一紀于茲明公秉銓持平單心推挽登山公之
啓事忝康伯之芳隣而推轂如孤公故嘗從稠
人中目屬之即先太中不偕末世終貢丘園孤
不佞淪落不偶蓋亾可稱報矣死者有知生者
未死其于高雅寧忘銜戢惟明公鼎其顏蒙輔
其蹶躃使偏長或有所效孤生必植于成敢不
拜大君子之賜

與歐楨伯

從陳直指得歐先生尺一書及寄我一章南北
三草故恍若揖讓其前躑躅其後奉岱嵩兩記
又儼若登日觀鶩扶桑之耀游二室拍洪厓之
肩泠然御風良非虛語已從君典得所爲歐先
生者鴻器雅流心無近事依約玩世吏隱一廛
嗟夫我輩亦湖海人耳奚居乎坐自徽纆當吾
之生而失歐先生哉

與姜戶部

明公蒞于茲土則不佞在博士籍中病廢多疎
節明公接引如不及承藉光寵有非常之遇則
非直世俗之眎不佞者矣已明公入爲內臣不
佞治祖河上驪駒甫歌其意益鬱然不自任何
者知已固重感恩也是時家大夫業已負疾不
可勤于遠而明公所爲家大夫者意甚周至家
大夫不作矣不佞儼然在衰服之中姓名不祥
不敢輒以尺一通又有四方之交日進而先人
所稱門生故吏及不佞與有傾蓋之識者束帛
而臨之門無虛軌及文字之役者月無虛日不

佞惘然無以應也明公故舊不遺繼于前好數
假借不佞而不佞若遠若近旅進旅退大者既
不能自舉其身以顯義明公次之不能源源而
來用修德于左右繇頂至踵無非過者然士維
良不必據位報維稱不必具文明公不以世俗
眎不佞而不佞何可以世俗之報報明公誠不
自茹以明公之靈尚能罔羅舊聞考見行事庶
幾以紹明當世然是物也人讎之而不得奪之
丈夫愛之而不得予之取諸造化之餘鐘鼎之外

以不朽申明公之百一報而已明公清閒之燕珍重德音念明公長者要非愛而不竟膚好而中宊苦者也葢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則明公之眎不佞其不以世俗者始終之矣

答楊司理

越郡故天下文明之域也先太中以單符從事其間譽髦多士駸駸日興何敢侈甘棠之頌聊以應竹箭之共而已不佞其時尚在襁負稍長獲侍于諸君子論世道故則稽山之陰鑑湖之

濵若巳再游者也門下儼然執憲大府爰書亾枉肺石為虛而用其餘力手兩邑之篆而提衡之嚴廵徼則鶡冠告遁備賑貸則殍骨更生故知兼器通材左右宜有矣家大人倏先見背不及致莞爾之戲而申不寐之喜益有概于中耳門下故誼不遺瑤翰遠頒珍儀下錫念聞笛于山陽循挂劒于壟樹發函登几感戢彌深短言一章申其約結仰訓高雅以附于懷舊之賦云

與朱箕

不佞孤而往廼益知季豹矣季豹知孤則在孤知之前孤非人哉造物無心何德何怨吾之于人誰譽誰毀自燥髮時輒窺其理今復作此伎倆邪第以季豹坐不佞故開隙于所親則孤所為過爾藉令孤能策高足早據要津斯季豹從孤游便可調適衆口豈宜有此顧千秋之于一時衆人之于達者在季豹詧之風雨凄然木葉盡脫仰天搔首轉令人憶季豹也

又

歸亦坐過日子然且少清耳目入城又當為牛馬走季豹得暘其神息其景眎我豈啻一蜉蝣泥淖中也晚來宿此〻直閉門無一人往來耳

又

應訓文亦不必工但令知出吾輩終不可作惡語也從天逸閣望故園諸峰鬱鬱紫氣令人心折近欲病誦季豹詩灑然矣

報周國雍司封

奉八月初五日書始知左右嘗薦僕于學使者

事雖不行意獨良至故敢敝其梗概于左右僕
年舞象隸名博士甫冠而廩縣官世人耳目易
欺俳偶之文動徼激賞其時僕胸中壯性血脉
僨張將乘宗慤之長風挹賈生之太息兩手捧
土孟津可塞精衛銜木溟渤可塡而大繆不然
一搏不中已負雋鶻之恥來者難追深冒衰鳳
之譏廼信尼父擴綮輿之指蕭遠著運命之論
躬自有之寔非誣我又少旁通金箱玉笈之言
聞三神山在大海中輒思褰裳濡足涉世漸久

益厭人間不幸門單二兄短折家大夫督之以
儒檢授之以後房閒麗備前居常不內陳書充
几目不相詶先世藏古遺文頗富私以隙駒之
間漁獵其中平生簡倪不覆回環有所術造知
才遠謝作者隨加火攻其存諸煨燼之餘堇二
十餘卷自悅而已既而數踰三獻終不賜剖千
金市駿枯骨何靈其大不能運籌借箸勒名于
景鐘其次不能埋照戢光忘饑于泌水至于垂
空文以自見托名山而不朽殆亦經國之大業

而遁人之遠猶也內滋戚矣由茲以譚若僕者
身無屈宋之遇而禀其悲識無嵇阮之曙而蹈
其敖門無好事之來而冠帶相索鑿坏引去家
無取酒之貲而坐客恒滿窮交務分府寺無布
武之跡而巖棲川觀彌月不反錢刀無握算之
智而樹蕙藝蘭胸殊了了凡此皆為流俗所經
怪牛逆羊順木直金革各從其質爾僕亦安能
詭固不情俯同羣議哉然僕身經大小三十餘
戰未嘗敗衂而高客威損于關西少卿聲隤于

漠北使者臨發之日號之名士責其後圖意如
孟明之使過庶幾曹沫之効功甚盛心也嗟乎
周君僕不能矣髮日長矣骨節疎矣子欲養而
親不逮矣棄核不可登于俎死灰不可以覆然
名固不可再辱矣比來太夫人時時醫手妻拏
遘病生一女不數朝而天斂之歲婁告侵見無
半菽黑貂久禿青蚨寡恩枯桑號風雨雪塗戶
僕出則較數米鹽入則部署湯藥中外合攻俯
仰被累神精越次鬱悒誰語嗟乎周君憂能傷

人自非金石而能久長乎且僕與周君趨舍異趣星域殊方素非有接塵之遊齊年之分也往顧僕干逆旅桑陰未移肝膽盡瀝蘭尊繼好膠漆匪堅茲者之役不惜齒牙升僕于君子之林冀僕以國士之遇而僕材行朽穢頑賤處早竟違清舉遂令聽者失鍾子之聰覽者蒙周客之笑已何足責正用媿人周君周君假令僕當時曾走一介削一牘以仰干下執事是君卒爲僕居間之容而僕爲君私人矣豈不成兩負哉僕

宿有言上循薦士之公而能使士不求薦士絕援上之覬而能使上之薦不忍先聞道交修矣嗟乎周君僕今撫壯亾問吾舌賍吾寸心尚存否懺悔夙詈神明無惡私其緒論勸成一家儻他日有甘鮑魚之腥而偏屈芰之嗜者略知有爲周君所題目如僕必不與草木並腐雹泡等滅無言不酬無惠不報僕之志願其在斯爾他不能矣

答陳傅士

郎寧國爲少隷在圻南蓋且支輔也其人有樸茂之風然亦質勝而野爾不佞妄意斯道郁郁從周以不辱敬亭山水之靈頗歷年載尠所和音鄙心私寔恠之尺一南鄉大自斐然非循鉛槧之業寧覆得此奉以回環雖賞無量其謂天上故人惠存淪落是公夙昔雅度恍竊銜戢焉固不足概其平生也今問厤嘉行矣上逮以公其才何患遇合所稱不朽者愿益圖之兼程而趨登于彼岸不佞當執簡効役矣

報龍使君

不佞比游黃白蓋僊僊乎亦大奇云煙霞之色尚盈眉宇第恨亡繇偕使君儻使君把讀游紀知覆恨恨矣吾土距湖陰一衣帶水投鞭可斷螟磯之上侈譚孫吳釃酒中流酹青蓮狂魄于牛渚燬眉間然犀而照江鬼不益亦大愉快乎尋收當令商焱襲人當與使君十日豪飲爾華槭珍貺儼然並臨回環今昔何任遡詹惟是沈淪草莽不敢以姓名煩勞典謁則疎節太甚不

自省其不可也不佞暑病侵尋鄉日酒人都巳散盡眼前齟齬未堪寤語故有食醇醪及高卧而已使君守在繩墨迺能調郢雪而鼓蘭風可不謂天殖通材身兼數器者哉昔賢以遠典劇郡胸臆亡奇其於使君艮不足謝平陽公千里寓書詞指温篤傾心門下莫肯雁行吏隱亭草鼎祚詩事嘉命屬副墨之子

奉陳德基明府

當世若德基君卿固先達士之翩翩者也不佞

亡所介紹一旦縮數千里之地獲周還乎馬箠則退竊沾沾喜稱生平盛幸矣放艇廻溪捫參斷石白雲行酒飛瀑濺人斯其游蓋且烱然心目也瑾華貽貺金石並垂時覆惡緒紛如胠篋披諷猶之張樂洞庭樓直廣莫一塵不掛萬籟皆鳴止瘧瘳風何足云喻維日玆化久徵　綸召伊邇即海岳之盟亡恙而鴻泥之跡漸疎前此嘉晤忱千載一時爾城東執别黯焉内銷幾欲霑袂此又豈兒女子徒事媚人悠悠我中亦

德基知壓懷不寘矣俚語五十首詞旨無當我及梨棗尚斬有以申勅之不佞輒蒲伏以竢命

與吳比部

敝邑固在明公宇下巳卯之役臨之至室之中傾示肺肝若巳再遇草莽狂戇之夫無所德于世而公儼然數存之無何則公有西署之擢業屬爲詩内諸行李而私念姓名不祥不可以先御者于是而今闕如也　天子在宥天下海内宴閒公等爰書優暇即衡石無足勞公二三大

夫講業而起不朽之筴矣西署在昔頗稱多才風流未謝言緒可尋惟公等其寔圖之

奉汪司馬

鼎祚自得通典謁敢始稱人矣掃門之役寧去于左右不佞鼎九牛一毛益亡足比數而長者般般盼睞授之餐又有以重驢而專騎兩臨之門下名世應期笑顰自愛豈故好其似者虖而用此挹損爲也皇皇從者窮懼且叵測遂速戒還軫倏然而往倏然而來其于沒身夫子

之道者艮多恨色矣白雲在念環召少延鼓篋東行庶幾終釋吾媿爾俚言何敢以恩記室所竊佩服于門下者聊一志之惟門下矜其朦瞽不辭引手焉臨發曷任詹遡

奉前郡守陳公

彊圉之秋奉倌人執別江上其時先大夫巳負疾不可勤于遠不數月而大難且作餘息葷延越在草土者三年矣春中手明公大計之報皇惑駭眎氣塞髮上指當食而歎撫牀咨竟日

彌月不釋于懷夫以明公寬平廉靖政通人和維茲境內莫不盍奏甘棠之詠祝畏壘之尸而雷霆不測玉石俱焚百犬吠聲三言成虎故投抒見疑于慈母掇塵不瞀于聖師是役也則明公寔有之昔三老扣關而訟王章孔璋削牘以捄北海何嘗有杯酒之接劍履之驩此其人以愚章智顯義亡窮鼎祚亦男子耳明公鄉所爲翦紱而寵靈之者卽明公不言鼎祚心知之矣下之不能引刀以自明上之不能何校而同罪

首鼠兩端羝羊羸角其爲懃憤如何可言比者蒞于姑孰神魂奮飛會學使者行部敝邑不敢離去敬專一力先上起居摳衣有期臨楮忉怛

荅沈徵甫銓部

比奉尺牘抑何其整麗周篤也以門下之于斯道若取劵于負爾而謙讓未皇此其意蓋不欲以偏長見乎庭實之惠幾于盈百自公處在厚境而不佞之薄益張稽首銜戢所爲毋夫人之役業巳承命惟愧不終廼門下以辱副墨是爲

門下世累也稍有載瀆具史使君使君儼然內名固是　廟堂公舉亡論不佞卽門下而喜可知矣計使君醉天官署中時不佞把酒南鄉而呼者三于時且夏風多南幸兩公屬耳焉一樂

荅方山人

于魯過宛上時不佞值鴒原之急拮据朝夕爲裒可知往從諸君子後輒巳鄉往于魯而當儼然臨之也百事坐闕人亦有言遥聞聲而馳思

口進前而不御豈僕謂邪入冬侍家大人還里居項者始來城邸遂不能托鱗羽左右尺一下頒寔次于面嘉篇並自斐亹讀之益令人有伐木之感焉會郡司理應　召文事倥傯略申報語蓋亡論瓊瑤矣惟于曾一笑寘之

與潘桐源

鼎舞勺之年獲從先大人把芝宇而飫霏譚蓋十祀于茲髮且總總在古人已當棄繻矣淪落于時狂斐自命未敢望知希之貴或庶爲有托

之悲而執事者貺錫瑤函詞旨溫篤感覆深媿爾伯昭詩雄麗並臻允稱獨步而丈人秀爽可餐政足相輝桐川奇寶詎止喦壑間耳耶輒忘揆量用謝蕪語尚不鄙曲施郢削焉

與陳定菴

夏首敬披手勅兼拜諸篇翏翏乎泠泠乎若聞天籟而聽廣樂也吳風清嘉亦頗浮競明公身度所臨宣以金石將令一變矣不佞一介仰匱記憶置在品題有頌穆如奉之出入新都謝少廉東邁寄跡宣城會不佞有弟之喪方亟匍匐率布起居謝兄博雅東脩敝社之選其來無他以汪司馬期王長公于黃白之間秉茅定鼎二三兄弟亦在壇坫所恨不獲侍公執牛耳尸雞壇艮闕事耳簿書豐暇以一詩祖長公以一詩寓司馬卽可以封泥函谷挂旆天山而况黃白靈區又有公飛舄之遺跡乎翹跂翹跂

與友人

君揚業罷官逌復有用舊事跡之者此其事大

較本在上而不在下其意以捄君典而不能併全吳生里中人士不惟其顚未獨歸罪焉今得兩重矣然因以齮僕謂僕以義故黨君揚若僕中固欲爲君揚解分亦爲君典地下代報耳口語籍籍可畏奈何

與史職方

公行方夏閏耳八月望矣始得奉兩書左右伏惟尊候萬福僕太夫人勸勤遂以家督兄命薄田半入聊足衆口生愚不能致泉刀又不能作

守虜取酒徵歌旦夕有費今秋園菊不甚着花郎詩不數首復不工飲三五觥輒至醉其邁往不羈之氣較公在郡時頗索莫矣公同舍人有和音否無論和音有知騎款段行西山爽氣中放腸大嚼不作官人樣子否公近讀何書新篇多少並乞裁示慰此遙想

與田子藝

歸來山中烟霞之色尚在眉宇寤寐子蓺且朝而夕也山川修阻把臂未期多岐亡羊願益自

信不佞少雖淪落負此狂心子蓺淵渟鴻朗雄睞一世迺亦傾心不佞乎而不佞所欲周還子蓺者當非皮相矣子蓺其益有以惠不佞一暢其交成之誼否嗟乎子蓺何日忘之

與潘理官子會

不肖負罪天地彊顏稱人在公憐而惠存之而竟無可自理也方餐釋箸臨卧撫牀居起睽乖形神銷沮念惟先大夫郎不爲天亦不得稱上壽不肖亡論處賤不得稱典謁能通此其媿恨日集于中聊一向公陳之爾天命不常良辰易失達者豈須示怖一日兩日秉燭而游差以快意當年而已名園花竹平安不敢致問農事及矣惟公多種秫田醉領春色是願

與徐蘄州

自明公去郡凡茲氓庶莫不愛憩棠之遺圖庚桑之祀至若鼎祚穆以清風惠以甘雨共爲瞻遡猶倍等倫蘄陽固吳楚之交也芳芬所及眷言承之敝邑不弔瀰漫千里流離載道并州故

鄉想亦明公所軫念矣從父守默方判崇慶其家屬行有部傳望爲留盼使前塗通涉彼此均感

答姚國瑞先生

恒山有靈得明使君塡撫之廉白之聲豈弟之頌相與爭隆自三公而下五岳四瀆各有所象老師今領其一矣鼎祚駑劣記稱博士弟子時則從游之歲甫卯耳不二紀于斯予大者不能乘時奮力以佐公家章明大教又不能編蒲緝

柳提纂微言以俟來者比秋之役如魚勝雁臣序及則進不必晉天沃雲搏扶搖直上也老師乃重尉藉而厚貺之臨風登拜且感且慚兩京遺編敬庋東壁晴窓檢點即承明訓矣凡老師所爲牖蒙繆愛有加無已者類如此

與馮方伯

越昔辛巳一奉台祉凡三改曆矣疆域阻修末繇攀覯承風引領惟日爲勞庭訓精白褎然高舉其時鼎祚方持先恭人之喪疽發于背展轉

數旬遂不及從公子游至辱在世講而喜可知也明公出入　三朝寔稱鼎呂卽如我六郡治兵十年生養戶牡虛設枹鼓不鳴此其惠今何能食焉世號清夷之際適違材于衆口棄功于一簣非草莽之臣所敢與論然天以代報于公子矣鼎祚母氏捐養在辛之冬明年冬而失一女又明年秋而愛弟竟殤先大夫遺體以見屬者也今夏覆亾一姬兒女俱稚繞膝而啼它如內外之親紀綱之僕淪殁無餘腐心幾盡所堇

存者皮骨耳門下鴻朗闊達脫屣浮名履順而行觀化自適何宜以此仰溷高褱用屢逡巡亦所謂人有疾痛必呼父兄而已

與朱比部

秋不佞鼎在京邸也何從御者之勤眷不寘乎致士自隈始已亾論纖璅不足承大君子寵靈卽其人賢有才令周旋門下覆奚所埤益邪又不肖見擯有司仰孤造小子之盛心無德不報奉以佪環感之媿之莫愁湖雅會共日走驅車

而東也已泚生歸則朗頌雄製颯颯焉蓋不直湖浚而深盧家娟挾此可驕蘇小西陵也走極恨不獲與末席譚次兩掖下習習風生爾

答管彥懷

不佞舞象之歲蓋投分足下不淺也我先太中手足下文輒谘谘稱後來之儁已適羽儀各乖音塵不接則不佞疏節自廢爾足下召對公車矣不佞辱在奧渫足下一旦而揖襟帶之交循笑言之緒比者至於大故足下又儼然臨之卽

其時不佞且迷罔亦願破涕爲驩因顛出否而足下内難作矣聞之心悸念足下不宜有此未幾不佞舉淡悶展轉醫手不得爲報於足下足下所榮施者何以任焉境外從游輒多寄文於其口以足下命當輟而効役足下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也

報蹇督學

是夏也敬附一札四詩史使君比過濟上則明公車馬在臨邛爾時當涸記室矣中秋之月良

書下頒若從雲墜循誼道故回翔不舍盎之籠瑱非分所堪而又手勒數行粲然指掌逾于承面鼎小子何繇得此長者哉計明公業已傳檄七十餘城夫是七十餘城也奥以泰岱帶以滄海其人無不絃歌執禮器俎豆之事肩摩轂擊猶之楩楠杞梓繩其曲削其腐可以爲明堂之材明公言發爲經身依于律其所謂使大匠琢之者與巧師造木人尚能以步中軌歌舞應節而穆天子比諸造化況以齊魯之士焉即明公

虚懷不自聖固胡血指憂乎不佞小子不能深自託于櫟社以終其天年方將批其臃腫詰屈而冀匠石之一顧是時正有操斧者臨之矣頭顱如此爲慄可知河南公謫判黄州視蘇家端明故事亦可謔浪千古史使君入拜司馬海内宴閒讀書飲酒故足郎潛此中問訊旦夕不絕知明公所欲聞也天氣憭栗北地早寒惟明公爲三千羣弟子珍攝

與寧國令公

久不承謦鏡自照便覺面貌可憎不獨鄙吝復萌也日來既墮文魔更苦窮鬼送之不可避之不能聊與優游而已長卿廣桑子多在左右臨岐再四屬爲我訂幸即見示且知公必有定品并以教我

荅屠長卿

得大序從枕上躍起頌之正如上清仙史携烏龍女子唱朝元引雖極纖豔翏翏泠泠自當知爲鈞天樂部也鼎祚腥膻之口既作饞劇塵土

之耳頓聞玅音亦是遇眞緣合匍良辛良幸

與湯義仍

足下名標瓏琰德潤珪璋矯翼抗鱗千載一覯甚休甚休今天下大勢類多毛舉苛細而綱紀不張塵飯塗羹而本實不著廟堂舉厝非藿食所圖即僕私慨于郡邑少見一二良吏矣足下待中則備顧問勞外則寄牧養一命之施義無自擇往謝友可與僕書謂僕之志不稱其才斯言可兒至目足下之才不稱其志良未敢然僕

周還足下嘗以足下豈流連觴詠而已僕小時固有微志意丈夫當經綸雷雨參成天地家人產不足問也洸洋自恣若癡若醒長而干世齟齬難從隙駟何常親不待矣廼稍稍循行晦首檢柙奴客位置天下諒猶理家既且戢難相仍怫逆橫集自非達觀齊致孰能不滯形有垂壯之年容髮頓殊嚅歌俱廢始焉維谷終成巳而北來者傳足下賁然存我瘝疢在躬舉若不勝抑巳三讓此足下厚本自天愛不加察輪椎分定何克云酬今所就者詩賦凡二十卷文數卷未就捃拾緒言無益前美不宜貽姍同好縣書國門領惟事賤牛毛味涉雞肋藏而不周秖自點耳頃日霖霞韜晦溽暑時行沖明載襟善自消息臨風軫結想宜同之

鹿裘石室集卷第二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三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與黃侍御

明公蹈和飲醇依仁輔義光馮日月會屬　泰交幾游冠之悲文立清仗于玄武所謂入參諷議出振風猷者也竊瞻表儀餘暉自燿頷聆成僻咳唾爲恩跡邇未遐若彌年載私惟生不諧

世識與群謀鴻羽莫攀馬足未數今茲之月定始服吉方敢以賤姓名上通典謁若以天之靈徼福敝邑建纛斧于東方鳴軺車于左輔則豈惟不佞走黎民社稷寔嘉賴之夫春陽麗而百卉承權輿滄溟運而波臣沃升斗詩曰將恐將懼寘予于懷願在下風不勝望幸敝草本不足存往辱明公被玄黃于溝斷飭箖澤于無鹽仰借鴻名冀稱蠅附儻俯垂相瞽之誼猶塵引手之仁其有以終教之

與郭池州

門下皷吹曲蓋作牧上游爰書蠲與王租緩屬使者四出輪蹄從橫逝猶脩命境外俯存久要束生芻于宿草哭亾簀于少原夫綵善刀始發遊刃有餘族會俱宜纖介必達靈澤周流英聲茂著期月而可千里如歸池陽竹馬將與君家細侯后先相望圖牒所稱九華齊山頗多幽異往以馮使君請爲地主負彼成言即不佞尚在世法未能棲息其間然願得御風而遊焉經夏

以來家夫人時在醫手妻孥遍病歲告凶事謀生無良內外坐困因循抵今敬先布一介于下執事別具不腆仰溷尊嚴貴在露其丹誠居貧亾諱而已維茲日至廣振施節居起以道徵陽

代伎賈鳳遺子馬

棄妾賈鳳敬白子馬子馬子不憶鴞磯之役乎歃血于盤酹酒于地鬼神上下共蒞斯盟卿族閭右未有妾輩充在後房語曰毋爲福首毋爲[illegible]况先以用婦言破卿門戶是既先也過在妾[illegible]

迺其時雷霆震驚不及掩耳單荷婁趣急于鬼
伯佷狽道周猶豫彌歲子馬居亾境內之修行
亾出疆之導旣妥諸塗又發我笱當門狂犬狺
狺反噬卿獨何心而至此極乎湖上舊居蠨蛸
網戶魑魅屬垣追繹離端皆成別緒青鼯獻詠
緣枳棘以生饞彩鳳空名知羽毛之見累夫巨
虛負戴𡰪𡰪銜尾腐草逢時能化獨活無風自
搖妾誠婢獲含齒蒙髮豈異于此長君俯存乎
生操舟遥詁把臂欷歔輿襄躑躅可謂仁心爲

質久敬不衰而卿是其家弟酷似難兄錮車旣
脣瑤華竟乖始冀還珠永言賜玦嗟乎亾著哭
野遺屨郤步敝帷不棄微劒是求子馬子馬茲
意蔑矣故者故矣新者新矣日月逝矣嗟何及
矣終風且暴笑怒不常栝水一覆東西各逝斥
女棄妻義無反顧貽書決絕勿復爲煩

荅吴汝州

廷承長者也迺令眉語口柔而干一世好乎獲
上有道不必憤而裂冠居身有則不必化而繞

指消息天行以永終譽

荅王汝中先生

春諱載期壯心都盡貢亭罔耆兗寨未能徒以
取陰蜉蝣懸贅大地而已往承門下暢指于艮
豢來教引端于華實敢不稽首載諸佩紳

荅于登兒氾水

以兄其才臨十室之邑則所謂隋侯之珠而彈
爵也其風土凋弊盜賊滋有政不可易御之繩
束急則絕烹小鮮而攪之則糜願惟三思

荅西亭中尉

先師數千祀筆削之典六藝身通如游如夏當
其世輒不能贊一辭而君侯抽其秘縢牖其蔀
戶揭日月而中天縣之國門與副在名山千載
一遇卽令鄒枚肉而賦修竹應劉起而詠夫容
故未嘗不豔稱之以茲揆昔有慚大雅惟君侯
愛嗇精神進七箸儻許執鞭弭而周還中原願
以異日

與仲舉弟

吾家自家丈人而後彰纓委佩不為無人然以翺翔天路鼓吹皇家則在此舉矣足下秉性端醇循志抱愼必不如近世以富貴驕人氣焰凌物尚綿足下卓爾達觀超然玄覽毋見笑于北海苔黛能發在木天優游斛觳幸甚其次為郡理或令一邑理郡使法不勝情足矣令邑如主婦治家米鹽醯醢並自手出尊公姝以足下文翁似欲足下從博士起此雖用違其才亦足蕩滌世心弦誦長易前輩名臣多繇發軔駸駸公

輔舉足可需此所謂宰天下者能遺天下者也褒言如此雅意云何

又

吾家季豹實負奇而坎軻不遇其近跡孟浪政以有托而逃僕妄中既難壯心耗矣近亦從此中稍覓生路大丈夫不雄飛萬里便當極情酒内以樂死爾安能鬱鬱作兒女自好乎僕少頗作誤盛氣肥腸謂人世事無不可為迺今無一事可令僕為者意量如此個且自憐足下嘗中好僕僕何足好勉旃願以好僕好天下士之負奇而坎軻不遇若季豹者而已此足下用肘足時也珍重珍重

荅汪仲嘉

千秋大業諸君業爲之暴升嘗半面南都故是後來一雋令諸君為金城湯池必無可攻之埶僕心死灰難復熱矣諸君宜專意東不必以僕為慮也

荅張僉憲

公廻翔臺臬亦既有年其出不訢其入不距蓋淵乎至人焉山東襟海負山猶稱百二文事武備氛祲晏如昔所誦以為萊人不敢加兵者則見今日往聞玉體在攝固知神明所相戩穀方來迺適符矣遙承手勑儼若面譚兟結寔繁何繇抒寫別教百世之業亦百世之感也大拜在期良時難得幸公其始終之

與王長卿

覺新都有長卿者慕司馬長卿而襲其字如相

如之名相如也則足下其人乎僕嘗兩帆于湖而皆以問藥至不暘也遂亦能昭足下信陵君方賓趙日尋干戈猶與毛薛時過從古今人不相逮矣僕江東豎儒也用今不諧繆意乎古有所結撰彊之副墨三序僕所自引過者也併漢魏詩序一首往足下倣摸率更殊稱冡嫡臨池之餘游與及此

與劉長欽大理

明公崛起熊封提衡馮釆和璧白珩允稱大寶

方城漢水實在式靈亦且悳厚自天禮甲法地備南州之冠冕作後來之領袖若偉長文質君子公幹卓犖偏人擬之今日非其倫矣鼎祚江東陳人也受性無術狂簡失財固非門下所不足者也猥辱嘉招繆忝末座白日弛馭猛燭噬明清酤罄歡敝裘代質引西京之麗賦擬六代之流風當是時也陳公失尚書之期孟孺忘同產之服威儀爵替言笑晏如殆不知樂之難常者矣小草本不足存私惟駢拇枝指嚙之痛鈞

不忍盡斥比者諸君彊以簡本益覺增繁劉公當今皇甫也然安得三都其人者而儼然序之即累人倫之鑒適恢長者之度而已公迴翔法署亦既有年玄武湖蓮花無恙鍾山峭蒨行來偪人賢公子風氣日上翩翩足樂也得無忘周南留滯虖弦望有時勉旃自愛

荅陸無從

家叔季豹頗多白眼禮法所讐足下方之步兵乃其倫矣把臂入林亦稱快事何必動慕古人

邪正以世㪍叔夜濬沖之流耳

荅李臨淮

適者君矦之車騎儼然臨之升堂載拜爲義盛高而僕兩掃門于君矦駕未及効也其最後遘君矦之小隊于清淮相尾而來及造門馬鳴蕭蕭衮衣猶在望也典謁已逐客矣漫滅之刺竟無所投因持意氣而過西寧劇飲臧晉叔齋中步而歸挾其所絕幸者西寧無難色也凡僕所以來者非有他亦欲升堂載拜以報君矦而已

以君侯之高誼豈肅客而不下堂者不聞煬竈之說乎一人蔽衣而立則一人不及見矣僕江東賤士直虛得名何所足裨于君侯惟君侯海嶽不讓涓埃耳手尺妻壓曷異虛左惟是亾兄有女僕以千金裝遣之兩雪兼程始能及事遂負雅懷雖有唇舌不能饗五侯之鯖僕不及君卿明甚業與諸君約度除于此必不敢以典謁之故終自遠于君侯昔人言之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邪

與松江徐司理

鼎祚載拜致書司理檢吾徐先生閣下執事手三尺李吳淞之間明刑弼教名隆隆起凡在隣壤莫不餐風歆醉蕎以揚聲標蹟屬者攝典學之司儼然而臨敝邑敝邑之士側弁而哦投秩而作其有不顧在下風承此庥問鼎祚駑蹇郎執事是役也無之九牛亾一毛有之加棄雁于渤澥損益之數何所當焉前月晦日奉觀察蹇公書知嘗首舉鼎祚于左右鼎祚伏思左右者不答或以鼎祚嘗陳乞觀察是以鼎祚為陽鱎之迎而觀察為巨虛之負又或以鼎祚朔而車兩璞而鼠腊石中表玉羊質虎文是重傷觀察之明而熒惑左右之聽鼎祚不佞羈貫以來諷頌百氏上自包羲下及昭代竹書所紀汲冢所藏羽陵之簡二酉之笈靡所不擘幽而潛冥律氣明而會通典禮鉅而名濼兵墨細而枚卜經中九流同貫七略殊源靡所不學從横文賦遊戲詞譜載之碑版授之副墨三十餘萬言誠不

雅馴略有所具自謂覯清夷之時遭神聖之主可以一割自効脫穎出囊命也不猶迄今垂壯食粟而已執事于邁而西有能紹明先世緣本詩書何嘗不慨其在斯舉而必先然而執事亦見敝邑乎風脆氣薄水不勝土多麻茅梨栗之入爾在昔觀察行部習知其故庶幾一梅生者繆足當于執事迺其推擇鼎祚也固為鼎祚要為執事鼎祚四對于京兆不見收數十試于有司故未且不在高等席門堇戶康靖甘守故豈

如輪囷之木先容于人投珠之櫝飾以翡翠者哉而今則事有不諧行與病會雖然鼎祚即病若執事前所按諸士者鼎祚不崇朝可辦也而囷逡巡不前政恐鼎祚之私衷一不直于執事旅進旅退以衆人云耳則非鼎祚所能也昨之丙夜學博士先生口傳盛指俯存下體詢其所綠軫其在遠鼎祚稽首捫心皇荷無量即不逮步武堂下北面負墻何異涅泏酌以餘餼桃梗波以文黼乎近者門庭多故喪亂相尋敦面色

士決踵絕纓死灰不然下流難處觀察往以佚俠之氣編摩之才遂辱題目夫長翮狃于橫颷深泉瀛于短綆焉知來者已不如今嗟乎日月有昭潑以馳矣狄水既衍風揚波矣天下如一欲何之矣人皆集菀已集枯矣吾輩之有知而不舉有舉而不知士詘于不知已而信于知已夫與其舉而不知也無寧知而不舉執事知鼎祚矣即不舉可也第惟執事方未西業耳有鼎祚矣八紘悈悈而多黃口高臺峩峩而多中駟

范冠蟬緌見祥不祥此鼎祚所爲血脉僨興口張而不翕者也儻執事不以諸生之賤繩鼎祚而賜之燕閒尚能亂炙轢之高譚衛非馬之雄辨并不闇于陸賈見所見于嵇生知觀察之有其舉之非以勸私鼎祚之以其舉之非有固請則可抱只尺之義終矣其以鼎祚之二三其德以退爲進而廉賈五之者虖必不然矣敢披腹心盡布之左右且肅鳴謝主臣主臣

荅王長公元美

鼎祚宜以身事先生之日久矣今日而始修謁先生鼎祚非人哉伏辱霽顏啟關賜接沃以玄酒假以霏譚即沒齒夫子之道爾何物歸與寧能驅人實念腥膻之人淸都眞府非可久恩遁爾引退馬首旣東裴回五里自顧此身復墮雲霧鼎祚誠不肖未嘗游大人以成其名一縷私中所鄉徃先生者神明可質死生無它今由婁上且去矣倘不獲先生片言載之與俱近何以重一介行李遠何以晳示來葉竊慙懣而內傷

故敢具薄䟽再曰一騎以待命左右惟左右者哀其志有所以命之先人與其骨朽矣而其不朽者恃先生在耳惟不肖鼎嘉此明惠先人有知搏首稱荷日月經天江河不廢幸先生時進七箸輔精神以道春穌執役有期臨風三祝

與沈箕仲法曹

鼎祚燦髮莽東海之上材識淹茂博物經通有執事者良以畺域阻修言燕翏闊托思晨風何繇饜望辛巳之秋奉尺一函也下賁蓬樞惠存

蔬壞披襟展分若已再承執事爲世宗鏡後雋所仮自顧非倫而脟來美比小人有母爵祝倉皇執事亦榮及國門見迫期會削牘片言冀酬明況中卽奉諱延息苫土未绝而君典奄忽令人腐心骨且未寒索通踵至珍弄異處蛾眉去帷餅罄罍恥芝焚蕙歎以今方昔想有同懷敝草具奏一部往所欲献臚列于篇儻頫循前施深惟相瞽之義其幸教之刑書多晏翰墨閒與之虛耳德音指南是式

荅麻十洲戶曹

弟直畜牧人胡敢與朱公比跡汗漫湖上略爲近似同載有人故足自老邇猶閒關犇走圖報計然且爲時晏閒公等臥理之卽有七筴適增繁爾足下使于淮陰此固韓王孫所嘗乞食處嗟乎塞則茅子通則徹侯英雄何常酒栝蟹螯安足了足下足下方當昌越而相齊五湖一曲以待它日將惟蛾眉已霜不得新捧心者爲恨也一笑

荅廖大公

伏惟台臺履義歆醇縹纓委佩極淵雲之雅致握井絡之玄苞屬者股肱予郡寵出虎符童稚从公迎先竹馬鼎祚一介之士也圭竇自掩柔翰是將雖有虛聲非其允蹈仰辱台臺拔彼儔伍之中收諸宮墻之末昔吳公爲雒陽名置賈生仲舉守豫章引車孺子方之今日詎美前聞顧惟樗朽之材雕幾莫具駑劣之質鞭筴不前上孤造物之裒下悉訓惡之指繇頂至踵無非

載逈所以見斥以來蹢躅路歧逡巡歸計良歒面目懸于交戟之前爾竊聳之與不期名期于當實報不期勣期于殫心鼎祚近藉甄陶遠循先緒庶幾夙夜黽勉朝乾而已謙光下濟貢藻遙臨飭之簠簋助其資斧鼎祚順風長跽捧誦回環溫若陽春潤如湛露榮逾鼎重感切冰兢嚴諭祗領先奏主記嗣再具草圖塞成命

與麻戶曹

比報足下書嘗以偃蹇是役今果然矣諸公能

日相尉藉不作俗腸遂留滯此此後讀書課子兼以歙酒足了吾生虞翻言之使天下來世一人知我死復何恨豈以梅生至與草木同腐朽而已後有子雲必有知子雲者足下即不能不爲弟扼腕計亦不河漢此言也石頭距淮止衣帶水一葦可杭足下牀頭長有若蒿乞一二尊故是前書所約也

荅新安高使君

明公稡岱宗之靈璵涉洙泗之文淪列省分符紱綬餙吏比且班先執玉登在赤墀晉爵賜金緹車屏蓋出而艮牧入而上卿黃山白岳之間故明公之潁川渤海爾逴者先大夫繆用職事獲爲役于名藩泱泱東海實式承之而迺有明公重叅鼎呂望著龍光因受上賞之名藉脫蔽賢之過何敢貪天以爲巳力乎明公篤厚不遐虛懷下濟簠簋貢餙翰諭春溫鼎祚弓冶之餘典守筆札數與材構淹抑固宜安能猒策浮榮垂業不朽若明公所見爾者也翦紱艮至駑力

莫前矢當範我馳驅不至竊銜債轡庶兌以克循勤施而已濮廣文先生行迫報命遂稽茲敬顓力附將不腆上塵清燕于時倌人戒道惟益綏台祉永膺天錫

奉蹇大中丞

仁公貫井絡之躔精挺峨眉之甲秀明悳永胙艮弼式占北者海波不揚吳風是覺方將領甘棠于分陝怵時雨之來蘇而大中丞之　詔且下矣三輔神臯九邊重鎮南國襟喉之寄北門

鎖鑰之司先後一季並屬左右行當徙王庭于漠外繫虜頸于闕前使胡越一家煙火萬里功鑄五釜階進六符故大丈夫逢時効智身名俱泰者之所爲抑亦判剖以來國家所未有之快舉者也鼎祚不佞雕蟲末技忝厠騷壇彈鋏餘生累遷幸舍會日貞琨示遠勒班氏之銘文露布宣威代阮生之書記儻陪后乘庶畢微長不揣蕪辭用希鐃吹至如銜鮑子之知我感伐木之嚶鳴何嘗不載肺腑發諸寤寐者哉仰惟益

綏台履茂保天申莫既鴻私曷勝雀躍

與林憲使

歲往水德適以南轅投明公之幕下明公拭秩而起策及國門沃以霏譚饗以饎湜遂令幽芳發于窮林羈懷曠于在遠卽明公循牆自牧游刃有餘故能遐邇不遺鉅細必舉鼎祚卽有腹矣何所發于大君子之心無亦寘通家于問禮踐剖宅于遺孤以自暴其厚光示來曆云耳今且復南矣惟起居是勞不敢摳衣敬遣蒼頭薄

申丹欵統幾崇煦

答汪仲淹

居常以足下病殊念之得手書幸而成璧足下有尊足者存何嫌躄乜它日過宛上正恐家姬必笑不掞死于其頸耳秦淮久滯黑貂敝矣踉蹌西歸問舌猶在雖以雕龍炙輠寧堪困我然董董相當安得令丘嫂施帳爲小叔解圍邪章臺業付鍥人方十許折先寄左右其次致曲司馬公固是雅謔將請少評之未敢也白榆之社

不減白蓮又何能鬱鬱居此吾亦欲東耳司馬所勤施于弟不啻足矣年來汙漫寄于四方疏節巳極卽置百口適增煩耳雅懷見及投以簡珠几杖之賜復何踰此倉卒附塵一刺扇頭近作幸足下致之南中送嗣宗一歌因懷足下併往

與詹侍御

自明公去邑爲臺中則臺中風生而邑多餘潤夫沈淵爲陸冀之未然蔽芾甘棠久當自翳何

如宛水豐碑等敬亭于峴首新都麗藻列有道
于中郎印明公鼎望漸隆泰階馴歷功鐫鼎釜
名勒旂常而所擒桐陽之遺愛并州之故鄉則
不腆敝邑也明公方按兩淛鼎祚適客吳中三
泖五湖並屬賜履故以威先霜負仁溢春溫矣
東歸居頃趨役于南將擬一叩絳騶龍于之國
而明公巡行未竟遠自引嫌鼎且報命有期矣
不識交戟之內容往生長揖否耳

又

明公之往涖敝邑也惠若條風濡若膏雨凡含
跂喙咸屬豫休至鼎祚者輪囷失度璅屑無奇
拔諸儔伍之中置在國士之末披肝示素抵掌
授玄夫不穗明首根之義狗馬務施報之情即
有胸無心亦安能倀倀悠然路絕者也直以數
游汗漫寄于四方一歲七奔尚不皇給登徒斷
足府寺亦且罕面里閭及明公之建節而東也
嘗于吳門一奉手教神志飛越寤寐交馳仰計
憲臺簡峻斧鉞森嚴而浙又多口之地敝邑接
壤之際不敢跳身用塵清燕庶兇仰體綱紀之
嚴俯循蓬累之分所謂跡雖遐而心則邇事若
蓮而道則戒者也而鼎祚鄉曲之間身處下流
衆咻所集性復肆姐群姤易囂所以鼎祚由南
以歸去市樓巖穀生爲皿非鬼非食纓約帶餘
故恃明公見洞垣方慈漸天潤使孤杜之生可
無立槁而假蓋之短猶足覆藏耳況以明公鼎
呂益隆笑頻加愛彼夫襮于轡弭莫不承聲而
長價數轍而合縱[illegible]鼎祚固竊忝嘉招于左右

矣迺反擇其疎逖而因失其所親夫登物情也
乎上有皦日下有白水中有明公冀三分而岳
鑒之今所陳者誠爲領領但念士不當負知巳
而背德者不祥貴自明其丹款而已蓋非必牙
獸之戢順言鳥之告驩也儻非鴻度朗識如明
公鼎祚將盤水加劒之恐後而又何敢綴虛文
于無實類繆恭之末將也佗日借宿名于[illegible]戟
撫舊遊之山川則匍匐道周顧瞻衮繡旦夕[illegible]
則也

又

明公忠爲令惠質本仁心噓吸則寒律専春盻睞則陳根生色永言無斁久道益成不腆敝邑父老子弟竊𢽾茲典用苛式瞻既足爲后事之師亦少徵三代之直而成而闔境內外子鼓女舞衆歌且謠皆所以露其驩欣致其推戴盖有言非一跡情適厥中者矣鼎祚往勤翦拂良荷提撕繆以里人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之先所媿甲微無能揄暘伏闕[illegible]從[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望黼斧之在邇

儼惠文其若對其[illegible][illegible]數行臨風神駛

答周使君[illegible][illegible]

鼎祚雖交游半天下而爲役日淺爲知日深則未有如我公者萬里一書三時甫達顧瞻靡及言笑宛如殆有喜劇而悲臨風泫然者矣至讀都門別篇情見乎詞聲叶于律且以嘉陵之靚深峨眉之鬼秀爽輔鴻筆吾意麟經寔足羽翼素臣豈徒鼓吹元凱公方薄書糾纏徵發繁苛而獨評倫古昔豐豫丹鉛非以衆材易充孫此

鼎祚東首之行遂歷旬月五湖一舸同載有人少頗盛氣肥腸亦欲乘時効一割之司不則奉身畢柔翰之業進退維谷今皆已矣迺惟寄情酒內混跡俳優因本故實爲傳奇譜之樂部卽無悞矣能不使周郎顧乎此霖雨所以發響于鍾期而良馬長鳴于伏櫪者也月俸厚攽卽付酒家一醉望井絡之間白雲英英神與西往

與張侍御

壬午秋鼎祚方倚廬而明公有關中之役是時

鼎祚又且病疽也既竣則公回馭而西矣已而燎原之火玉石俱焚三面之羅鳳麟莫搶念公端居多暇翰墨雲興青城峨嵋咸在宇下闖作者之藩籬宅僊聖之所府故大愉快矣昔人或擔簦千里或扶策五嶽既酬知已亦足壯遊鼎祚近違渡江之典遠負浮湘之期引領徒勞捫心慚愧以公之材詘于用必羸于年鼎祚甫壯遂我二十年而昏嫁畢耳將犯白馬之危濤尋青羊之舊肆與公抵掌陶陶永夕其無以來何

暮乎萬里一書臨風惘恨

與朱方伯

自明公之繇西而晉又西而蜀也五年于玆矣旬宣之寄盤錯是資西人亦不得久臥轅下矣敝草率成辛壬之際仰藉鴻名庶稱驥附及竣讀之硃用內愧是後鼎祚方再予寧又多家難雖壯之年意興盡矣因而浪跡五湖扁舟同載將如公家朱公故事耳明公其霸越而相齊也尚留一曲以待功成公入關以來引綏多暇麾

翰如雲所為副在通都者願敬承之東南隩區鎬豐天府儻借聲節塡則長揖交戟之內重修布衣之飲即可期也延注延注

荅桐陵余初伯聿雲

圻西蓋四名山其一黃山其一白岳一在仙境為九華而敝邑敬亭最稱著敬亭培塿耳僕恨未一陟九華故以有兩足下而知九華勝矣尊公題才　肅代去近就遠名實皦然足下嚶鳴箎羽良在庭內將使朗陵之德星再聚平輿之

二龍復生迺猶咸受虛懷謙光下濟飛箋風布揮藻復蒸且人未有不愛其親者也太夫人陰紱餝修煌煌再命形管之役並乏其人而顧徵及芻非之詞繆為葛歎之好僕不佞私守先緒安竊薄聲感翁舌之南箕慙捫口于燕石少時以吾數郡廣亘千里蟬聯鼎盛而卒未有顯焉獵鴻裁之豔尸牛耳之盟中頗恨之亦欲不自揆分擷九畡之精英擴百世之幽憤而材與命還業以遊廢壯心漸耗家難荐膺今皆已矣所

為足下屬者蒜蹏具哉冎寒成言幸無奏之壎上青松瑟瑟白楊蕭蕭此不足當萬籟之一也

荅俞分水

仁兄上苑佚材名區製錦惠如甘雨穆若清風遂使上下咸宜華實並茂行且破拘攣之恒格登儁具于中臺所為君子蘭芳無適非好永言白璧久而益光者矣不佞弟夙承望宇每藉推羚鳴跂稱驩殆深倫伍惟是年來汗漫什九于游竟成疏逖之譽似有雲泥之隔耳藻翰見放

嘉儀併錫回環彌日燕笑在懷故非仁兄長厚不遺當彼簿書糾纆徵會繁苛曷繇及此即以有朐無心敢不載佩

鹿裘石室集卷第三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四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荅湯義仍

義仍博物君子也獲接諸草謚之弔詭之役非邪畐畛阻修弗克爲命愛而不竟寔不其然屬奉家公亡狀不弔于天而義仍儼然弔之則歸時禮豈哭亾簪于少原而軫隣遂于山陽者也

父敎之忠不能仕貽之典籍不能守陋中近敖放言近誣神影交慙頻卬失據鄉嘗縣琴酒从義仍今不倫矣尊大人無恙令弟開敏文稱英物稱其家兒使傳濤江怒流破塚而出聞之心悖義仍女作舟楫用涉大川勉旃鄭重

荅黎瑤石少參

見貽都門集杜詩宛游于西瀼浣花與少陵相揖讓而拾其雋永財其太甚以傳于燕市之筑易水之歌則不徒抵掌叔敖而已先生去時名如稅屣鴻舉冥冥羅浮諸峰盡內杖屨重以先生之高詠而其價益增郎君經術高等儼然廷召代先生而終臣道于所尊五嶺之南負以漲海地靈所鬱暢爲人文厚徵不腆之語具在薄姬惟先生少借齒牙以不朽于小子

與蹇學憲山東

明公方其左太行右孟門爲天子治股肱郡比于陶唐之舊敎化醇美彼一時也而至于今涉汶泗講業鄉射鄒嶧之墟觀孔子遺風絲竹在

宮絃歌在里豈不泱泱東海哉齊晉代霸之國也明公遞主其盟經術吏治寔兼有之夫山東之俗自仲尼而後闡闡詩書于鱗而前詞賦代有語曰齊魯之于文學固天性然而况以明公視之其未有不速肖者也僕釋服而來托衷於酒男女雜坐簪珥墮遺頗有味乎淳于先生之言北鄉而思牛山之泣雍門之彈又反袂悲矣明公登泰岱之上周睞中原望吳門一疋練亦有意乎否否去秋晤劉長欽陪都不勝杕杜之

好此君文辭如脫手彈丸譚霏霏如玉屑蟬連相與使人忘歸各賦奉懷二章並奏記室惟賜省覽

答君典太史

世大都皮相士即弟稱足下里中時且謬不謂然以足下吾曹友爾迺者足下智略輻輳榮問庥暢辛甚幸甚弟自入春家變相循叔兄淪沒簡質之性不狎俗游蓋足下所習也近稍浮沈人間庶幾入群不亂然終不得韋弦故多高枕

之日矣足下以文章器識猶或二之茲語近似而未盡其指六經垂訓炳如日星載道而行達心而止後代素業散失始有專門判及九流斯義乖滅此雕蟲之技壯夫所由不爲損訕儒者疑其寡要無功也足下身適數器可兼能而時出之弟少淪落于道則登岓爲難于文則望洋而嘆人殊勢異間者邈矣追惟疇昔能不依依

與沈吏部

公等方翔貴其於文學又天性然何有待乎鼎祚頷諸羈旅之中寵之虛左之禮餽饍授餐有加無已而鼎祚益私概于中則以子之事父母固未有遺餘力者也其所猶藉以化者不化宜莫如文公交游傾天下即左執鉞右操戟而主盟中原者渠謂無人迺如將不給以屬一鼎祚乎比者始得奉教左右至所藉以化者不化以校于人心非鼎祚敢耆矣

與周吏部

文周公者所稱如飲醇醪也然其與人不氾愛

愛必竟不輕許許必衷而僕亦不能夸無有以翔人聽不能卑無高以悅人志進則近狂退則近愚而已或其似者竊有獻屬君子之心乎清署夜酣化城雨眺足千古矣

與葉司諫

屬者王塗清闢陽德昌明稽化黃虞蹐足可待門下公忠剴亮當二五利見之期補過拾遺出入禁闥式瞻有自鼎祚飲歸甚麻甚麻往者拜手敕之辱頻挹威嚴敍致款篤可謂執冲守盈

[illegible]黨壓類者矣鼎祚不似跧伏年所既難般流三折無肱七奔惟骨不敢以不祥姓名上塵清燕至如銜鮑子之知我感伐木之嚶鳴何嘗不載在肺腑發諸寤寐者哉冀惟大人長者無忘南皮之遊不恡東壁之照云爾敝草近覆災木附內主記

奉左方伯馮公

江東十郡愿得明使君儼然開府以益培甘棠之餘蔭載詹衮繡之末光而三湘七澤之間重

借名卿晉登左轄將適以張楚爾今歲自四月至五月河伯不仁屏夷爲祟魚泳于室燕巢于林卽鼎祚中人之產盡屬汙邪業已皇皇若不保夕其它兇獨無告怨咨愈與流離爭敚埶當必有在昔節鉞所臨沃野千里三農不侵五兵不試可不謂庚桑居畏壘而大穰召公分陜服而俗化哉故非直去後見思來蘇致望而已鼎祚二月初旬奄及免服先王制禮雖不敢過痛定思痛甚于痛時執別以來寤言翦紱之指委心顧覆之恩內慙報塞永矢勿諼幸明公不彼而終督教之鼎小子臨風以竢

荅君典

日在山居無餘障惱有懷良朋寤也永歎垂指以府君下問大示傾往足下益之游揚令虛爲實欲僕上謁荅其來美僕本觭人積有歲月何敢仰高希驥私快北窓之卧追蹈東海之清風退自引其跡類之近代堂廉高遠天壤格絕長跽致恭轉喉觸諱由中達面多所難堪夫乘雲

行泥雄飛雌伏其道則殊其用則一要以達其偏至遠恥辱而已卽吾里中貴人特與足下相周還爾府君降尊誘卑色馳神授寧有傲岸加於所天從父病勢轉篤須緩數日廼遂摳衣足下晤對之次略爲先布不然丘訢有言明府所以榮寵人者已于孝廉則此人將無因而進矣

與史仲弢

牛渚一衣帶水令吾兩人散爲南北天塹之語良亦不虛旣得凡下廣陵書彭城一書最末得

都下一書發函伸紙慰藉彌深敝邑不造屏翳祝融淫于其令其隰盡歸河伯其原半成焦土臨高履深野無青草即僕有中人之產口衆食貧生計狼狽它復何言僕比蹤跡樵山漁水斷足府寺而學使者儼然辱在敝邑僕身不滿七尺性壯膽龐糠秕流俗迺今年近立境須髮漸長欲與兒子輩數墨尋行較量甲乙乎陶弘景言三十六方作奉朝請頭顱如此事已可知僕齒雖未及進無一割之司退有維谷之執豪氣

都盡面目自憎近市漢鏡一面每照則三樸抵地忽忽悠悠殊非男子敬遣奉足下幸足下常使在御如僕之常御左右也足下新拜何官此中遠未及聞想多守禮部郎不即他部皆足吏隱其餘祿可以供酒其隙日可以廣學愿言自愛

又

郡役還得足下手書其時僕方有殤弟之變近秋懷詩云密親星散盡殘淚歲餘新此語令它人讀之尚堪酸鼻何可使足下聞也先是知足下奉使雲中作得一詩與圖阨塞主在職方轄軒所歷要害可尋異日伐鉞登壇如取諸寄耳足下所任繇修當是兵志此自關國家大計不得言僻日矣僕竊竊有獻于足下非敢言規所謂愛莫助之而已

又

足下以獨鄉意僕它殊畏兒之此自足下繆好也今布衣游俠多借名習輕倪誠未足與在足

下曹伍中此道似不大寂莫足下既有利根加以從入良非小果然須曹溪一汗耳僕自邁去秋之難與寄都絕吾家季豹近癖一姬擁之去誰復可與語者僕亦買數椽城內置二侍日有飲醇酒弄婦人而已君揚何以遽爾不知歸西昌能無作陶家乞食故事否

答湯義仍

聞在南雍爲司成諸公所傾服觸目琳瑯自知寶矣承艮書知已次湖上盈盈一水間脉脉不

得語古人譚言微中哉秋風憭栗究如羈旅蒹葭白露爲懷可知儻可相就則先人之敝廬在也

答沈徵甫吏部

奉手書知公入夏移疾頗似茂陵歷秋多感亦同騎省孀婉如對我懷可知敝郡使君瓜期將及以公材地勞人之職誠非所處王逸少請爲宣城朝廷不許迺得會稽公以會稽爲桑梓之鄉而宣城爲甘棠之寓或不厭薄也

答潘子會理官

子建布衣游俠爾公路其貧申之婚姻之好王逸少平生有益州之典第以一小者未昏遂令中阻公此事畢矣便以子建爲向禽五嶽萬里舉在足下

答汪子建

王長公遽爾入關足下十絕泠泠然有去俗游神之想至青海歌又勃勃然有封狼居胥之氣昔人以劍俠之術十年不用遂可以冲舉足下爲兩舉之乎

答汪仲淹

吳淞之游樂乎徐文卿者作何狀迺勤仲淹題目如此般郎定使君典而不遺一字書顧猶存僕豈賢者固不可測邪馮開之所述雲間諸子草昧英雄耳僕今年體中多惡家夫人復在醫手薄田大半已供河伯食客如雲歲入不繼所幸僕不謀生亦不能憂生也秋懷八首奉二仲一評之

答張幼于

頒以良書開以易韵太玄既出觸目知寶故何必桓君山也三江一衣帶水投鞭可斷男兒萬里舉在足下安能終作齷齪伎倆耶太湖煙月吳宮花草便與足下兄弟狎主之

貽吾宗諸子

灌夫醉後罵坐以不負魏其爾嵇阮之倫身遇僞朝有憂生之感藉其沈酣遺落世事非醉生也世豈乏醉生者哉比者諸君酒德甚盛勤且

逹旦不佞本乏飲分好彊飲觴政太酷主人飲
客不快輒能笑主人遂致主人雲客以使客亂
職誰亂階寔在不佞諸君千秋之社其意何居
豈不以文章經國大業不朽盛事曰千秋乎抑
日置酒高會及㕑相樂而已諸君大業盛事孰
與日置酒高會多邪吾輩先世故農家未聞酒
德先太中而前未言文章不佞以文從諸君未
可不朽以酒德從諸君竟成酒過是不佞無功
于先世而開旣于後人不佞之罪尚安所傅乎

願諸君毋爲灌夫嵇阮諸鬼所鄙且令不佞它
日有辭于地下

與吳比部

比承奉命慮囚關中渭北洮東長城萬里百二
之執有若建瓴軺車于邁匆華蹈襄挹玉女之
洗頭蹠巨靈之高掌濡毫敘意紬古爲今而况
解囹弘生覆盆廣照將使荆卿之白虹中斷商
君之赤水復清于時太元經緯百度維貞人鬼
同謀私以爲宜瀚吞舟稍寛銜轡語曰懇懇用
刑不如行恩與失不辜寧失不經今日之事子
爲政矣

荅盧明府

門下質有文武名實皦然來旨克讓固自美事
季布以諾聞而其弟心用俠顯並重西京公家
兄弟得無似之耶正恐曹丘生非長者耳

與龍使君

往見公鴻朗闊達詠嘲譏刺錯采成文大都似
蘇長公然長公在當時即以其才壓人主之顧

賞而婁起婁躓躓公而丞姑孰矣廼復有別駕
之躓僕與人言公必得黃州葢以長公佐黃州
臆之爾已而果然僕嘗讀長公在黃州與人書
心和氣平正何異在玉堂邪願公恢昭曠之觀
庶浮雲之志嘯歌不廢酒態益美毋爲蘇家雄
鬼所窺論者以黃州赤壁非孫曹鏖兵之所而
長公惝怳感慨援引入賦此所謂顛倒古今簸
弄人物而已公其問諸橫江之鶴乎閱歲不得
公消息救郡朱倅者固黃人僕尚不知其人細

大肥瘠以故于公黃州狀徒有夢境耳陳尉子歸附承動定大江東注神與俱往

又

明公沆中之役一日示師終朝飲至親執桴鼓臨城搦戰羣校畢登渠魁授首遂使王路清夷威儀再見諒爲烈士當如此矣公往往以軍法行酒又嘗拊髀而歎願得以七尺軀爲國家當一面豈不亦落落難合乎廼今始足見公爾君典一疾奄忽不起其一兒尚幼餘負數千踵門相

責蛾眉別妝珍玩易處牛羊上於丘隴鳥雀集於門庭千古英雄一旦氣盡嗟乎此在行道且腐心雪涕欷歔不自已況如僕哉公于君典遇晚而交深僕同體而異姓酒壚雖近邈若河山詩草空存頓成蓁莽鬼惟知有深松茂栢耳何能復與我輩事乎溝瀆餘生正賴此君陶寫今復已矣明公虛通豪爽名士所歸命公臨尚留幕府否其于詩道日益精進斷不作菩薩位中人公必爲之大莊嚴矣附問之

與林元和庫部

春殺而佳令故何能掩林公者及公以入侍行則豈惟春殺有遺思焉河潤九里樹木十年不啻過之屬者　廟謨者定四封晏如公固職武庫乎室劍弢弓登諸俎豆清署燕閒文墨間作千載一時矣不佞微葛變服之中內難糜典犇命不給引領光儀有如日星比奉湯君義仍信具承雅拍深相矜存左右臺覩甚明物情皈附當繇原自性生以故愛而能竟爾是月之朔服

從吉矣廼敢削牘上塵侍書敝草一部敬請郢財

荅姚武岡師

先生植材鴻朗雅懷縝篤驂驔五馬屆于要荒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則先生今日矣游夏之徒雖從尼父雍容壇席然徒託之空言而已厚在二三子之列期可有成固身親覩記之鼎祚不弔于天奉諱未周寵弟繼凶去夏又亾一姬兒女俱殀顧復無所數年之中七犇不給積疲

報媿恨何言廼如次公輒遘凶閔先生厚倫勤
類心疚可知私惟先生奉尺一來也甿猺雜居
難處易動願先生善自把情圖其大者不任巻
巻良訊豐儀遂敘至再注存所及何啻接衡郎
令有胸無心敢不佩大君子之明惠

荅倉院張公

單關之試益明公實督察之人鬼肅共笑犁矜
重廼猶進敝邑之上而緩頰及鼎祚焉是時鼎
祚奉蔣方汗漫長于問會家有鴒原之急而馬

不及介矣仰惟高雅遂掩古昔以故申諭于司
空託指于神物安有紫氣燁燁牛斗諒夫其殁
匿沈淪之跡爲近似而已詩成則明公有監儲
之命堂廉高遠逡巡而未敢奏也明公屈體抑
尊珍翰親灑曠若决矇儼若再面春風在握嚴
霜卻飛微細之物何以勞大人長者記憶如此
人之言曰知己重于感恩夫所謂恩者或遘窘
而務分或要蹟而驟拔或灑寃于積羽或獨答
于羣咻明公故無此數者于鼎祚也而有所以
知己矣明公其獎借鼎祚者鼎祚中未嘗有之以
春秋垂壯頗多狗馬病自廢于世明公責之以
六月息而九萬扶搖此非搶榆枋所任也以明
公之靈未即塡溝壑尚需罔羅舊聞退論書策
庶幾以勒成一家滌身砥行耕釣自理賦稅踐
更公私具給有味乎馬少游言之令鄉里得稱
善人足矣非能托空文以自見依附古聖賢發
憤之所爲亦非能口無擇言優無錯舉斬然自
列於君子之林也暫振之月獺祭魚贊附之月

豺祭獸其所取者奢所報者陋人爭笑之要以
酬分不忘本則鼎祚敢以是義薦明公之左右
焉明公行部江東齊民化導大墨被除清風餘
映賁及草野南鄉三祝惟有天胙

又

毀瘠之後跧伏草土姓名不祥不敢纔請儼然
聘命賁及幽微卜牲縮酒吉諸几筵銜寵滋哀
一慟幾絕夫古之愛士者或振其沈淹或周其
空乏惟有以百金爲毒致母壽而巳然而彼猶

生母也此則所謂臣母已亾矣鼎祚今年爲賦
長邑政清平善裁闒狹簿牒之暇刪定敝草刻
卷二十遥承倌人北征有期稍侯最旋百拜臺
下向都歐水部之凌風却月李臨淮之鼓吹鐃
歌劉廷尉之引經斷獄而以明公之執法勞文
人倫冠冕千載一時夏秋之交鼎祚當以孝廉
船從公青溪之上也

與歐禎伯水部

公卿咸咏梅揚州卜者以必爲水部果然遑見
公每運拂衣之興龍蟠虎踞正何減五羊城南

剎四百八十寺正何減羅浮四百峰昔人以畀
倩陸沈金馬名吏隱又以子晳雖山澤之姿然
雅遊士大夫間名通隱公殆近之豈必一丘一
壑專有諸已邪

與沈君典致詹令公

奉手教知有以寒族里甲之役首過于僕譏僕
于令公者令公深相諒詧流言不行僕聞之不
勝感激皐愧僕行能無算居在下流與令公非
昔有義故通殷勤亦非有左右者爲之先容也
一旦涖于敝邑爲以上賓之禮托以國士之分
公正發憤時見采內私庭秘論兼得參聞使淸
響起于窮巷幽芳發于叢林先人之喪兩辱玉
趾而臨之撫我勸我彌高彌深非僕生死所能
報寒族舊天水而來隆替相代六百餘載至
嘉隆之際先大夫得乘朱輪備位四品族之一
二少年爭健好爲遊閒公子鮮衣怒馬矜已凌
物或握算數等錙銖必較或親附賢士大夫而

微賤見遺語曰高明之家鬼闞其室錢重貨也
滿則撲之而況以揚其聲而標其跡者乎以故
寒族有高辛之望而亦有才𨵦之名爲閭里之
雄而亦多睚眦之怨僕少不能名六畜知讀書
弄筆爲文詞間以其鷹鷂之餘食徼歌取酒與
足下輩酣咏而已寒門之人見以爲迂闊于事
情長自宦所是不習世故耳未壯而孤稍稍巡
行田野檢柙奴客會令公及鄭府君念先人之
遺循鄉曲之舉隆禮異寵僕亦兢兢焉朝不保

夕懼俯或以隕其家聲而仰末以副諸大夫知
遇惡言及耳而若不聞積遡如山而不敢問柴
車菅蹻傴僂循墻并衡欲自明其志抑欲爲吾
同堂長幼庶幾樹[illegible]矣[illegible]非以槩望族之人也
何者僕在寒族以[illegible][illegible]年以力則單弱踈闒
之性無改少與族人一不得意輒能反脣相稽
辭語交謫往者先人遺骨欲上五代之丘隴而
不可得昨秋僕有出里之舉而齮齕之不休此
不但足下益令公所親睹記也即此而僕之權

力不能行于一族族人之強有力必不爲僕所
驅使居然可知是役也僕初不與其事七月中
兩造于公庭羣囂于賓館者僕未嘗在也令公
既有成案族人以僕未嘗在也謂僕將有貳焉
爭相罪僕矣今春再擧示僕又力爭自請入求
于令公僕不敢以瀆令公爲辭者正以僕素爲
令公所親信不能辭也僕無以復于族人而族
人遂圖上愬矣然而僕又力爭即上愬必屬之
令公幸而如請也令之讒僕者以僕有旌德之

行耳旌德之行非僕本懷其出弔寧國而不待
足下者非擇寧國定避旌德也族人索僕于門
中而脅僕于境上馬不及旋星言夙駕是時豚
犬有寒疾僕酷愛其子每以腹爲席以口爲盂
足下稔知之迺釋而遠去鳥道蛇行崎嶇萬狀
皆非人情既至而族人之在旌德者衆矣旅進
旅退勢所不免所罰二十幅共一轂未有一輻
而能柅衆輻者也族人尚以僕未殫智竭力退
有後言是僕內無發縱之功而外犯先禍之戒

下承負俗之累而上愧酬德之指無一可者矣
要之所爭者幺麼瑣細舍之不足以見仁勝之
不足以示武而族人設意以近則關門戶之盛
衰遠則繫子孫之利害儀秦之辯無所覆施凡
僕因服稽首長跽道周足下見背有此否凡思
以厭衆心出萬不得已之計也男子墮地何所
不可何必生自我家其情亦可悲矣而猶無逃
于讒者則以僕習懶性成應酬簡闊好詆訶人
文章大言無當令公之愛僕百倍倫等墻高基

下寵過姤生羣輕折軸井中有人藉使非令公
之鑑空衡平觀心略跡僕雖家置一喙人百其
口適而增煩奚繇自白夫慈母投杼于三至聖
師疑飯于掇塵而令公拒貝錦之典戎閔孤寒
之衆嫉僕前進謁色笑如初僕所以鏤骨銘心
感極而繼之以泣者也足下當爲僕致謝一申
僕區區之誠至如陳太丘表正鄉閭王彦方不
言而化僕居則稱古昔矣有負先哲恨恨何言

奉左司馬汪公

九月上旬逆承太公奄棄賓客不佞小子儼然
大父而况昔者疆圉之役身自有之殊竊恫怛
太公龍潛勿用鴻羽爲儀誕啓門下名世應期
文武爲憲煌煌三命參在遐邇迺者方將議牢
醴于宗伯賜秘器于東園尊養兼隆始終具備
亦仙仙乎歸矣仰惟門下純孝自天孺慕無已
爾鼎祚奉家恭人亡狀伏枕數旬展轉醫手未
能即策素車一撫靈几溥有生芻之薦告成禮
而已門下朝野所宗安危攸屬伏冀順變節哀
時進匕箸不任願言

答池州郭使君

徂冬晗布下款于臺端伏承環答感戢彌深鼎
祚春來多狗馬病入秋良已而奉家恭人無狀
伏枕逾時則里選之檄下矣家恭人春秋六十
有八稚弟弱子既難當戶又不敢以妻孥代養
吾親故有陳情之舉禱於羣望輔以名醫展轉
迄今未有起色鼎祚之方寸亂矣豐儀紀使越
國息存藥物賽殆並有夙具倘以公之靈獲延

餘息不腆敬亭即不敢謐以介山其庶以隱不
違親固何能食大德焉

與周順慶

奉公道中書知以天孫之夕過牛渚讀鼎祚壁
間詩呼酒長歌大江東注盈盈有懷嗟乎此非
李白與崔宗之被宮錦袍泛月金陵之地乎又
謝將軍聞袁宏詠史覓迎升舟言論竟日亦其
處假令鼎祚得與公從頌而遊千載之下安知
吾兩人者不並爲景行乎迺其時鼎祚有外兄

之喪劫勞甫畢而先恭人業已在㦿是秋鼎祚
例以副貢行在事者頗有意收之吾親之謂何
又因以爲利陳情中止走于羣望更置名督顧
其不肖之身軸明所惡竟以羅此公守天官曹
數年一麾遠郡要荒之民難輯易動幸公善御
而教之母以順慶爲少昔者文翁化蜀淵雲
鬱興遂決辭賦之淵派漢道之盛公之于文學
天性則然以此躬視速肖可知幸公擇其尤良
者折節而下之毋以明使君爲多鼎祚往見公

閒重不恌謙光下濟遊刃所及有餘地矣參井
牛斗之墟相望萬里宇宙遼闊知我者希後晤
何時臨風雪涕

答張伯起

文選纂注刪繁會簡提要鉤玄兼以剞劂都工
豕魚悉正一加拭目便知苦心寔足羽翼斯文
豈徒橐鑰後進敝邑椎魯之鄉莫可爲役荒玉
豐穀竟非虛語姚公理開美士也適鼎祚爲里
役所苦家復持齋周旋殊闕古研見辱什襲知

寶恨乏臨池之技以奓嘉命一詩卒卒庶以無
言不酬云爾

與黃使君

明公持斧而蒞滇中陳綱紀肅風行又且
爲　天子恢解罔之仁體下車之使事雖中格
故自長者甚盛德矣今以宕渠重鄰直蜀邊方
遂借德星用濡甘雨昔李冰開植利民文翁以
禮化俗載諸良史誦之至今即公家次公出而
頴川入而九列以方今日殆稱濟美鼎祚一介

處穢賤卑往動胯脥之施冀効騰驤之用而尺
箠已定長策不前惟是勉修微行掇拾逸文或
當不廢通人庶克少酬知己爾

報李符卿伯承

從趙舍中人奉尺書束帛並以嘉詠輒讀輒淚
迸下霑襟矣即明公拂衣而歸濮上才十許年
事也先太中稱異姓弟亾如古林先生而孤與
姓兄又亾如君典貴賤死生遽爾乖隔迺知古
人痛薤露之易晞歎蓬科之不定良有以耳奉

諱而來省譽徵徃壯心歷落狂輿索然間亦有筆札之役都不倫矣明公七箸無恙故以羽儀清朝領袖後儁甚幸甚幸

與詹侍御

明公德馴玄渾道耀神源陰陽㕘晄羣飛是叶秉嘉運郅隆之會屬三五晉愊之基本赤瑕玄鴻之文馳扶摇横絕之翮戢冠柱下簪筆細旃衆中識驄累百見鷁迺者朝拜夕奏危言動于朝端正色儼乎壁立遂使上卿闔門閹臣待鉞

其諸負而且乘襲非其穴者皆見霰而膽落聞風而股立矣豈不庥哉舊屬童觀之末希光遠矚私從一隅瞻仰雲日如鴻漸而拾其羽鵬舉而遺之音儻得徼福于山川之靈　國家垂意舊京左顧三輔假節鉞于桐鄉埋車輪于都下是一天可二騶首永終敝邑之福也明公之賜也鼎祚自執别以來席瘥息耗復遘悼亾奔命弗給折躬爲勞秋冬之交流滯秦淮凡三閱月頓車于酒泉息肩于樂國和淖未寧荒淫莫旣

伏念明公假靈息氣吹寬髻憂鑄感有日銘報何期不能伏軾蹲衡于易水之上佐碣石之高譚亂金臺之清燕側身北望引領而已敝草頫冠鴻名冀言蠅附以益顯遐響之義庶可掩災木之譏敬奏七記或能溉斗水于波臣舒餘照于東壁又何幸焉幣帛之文寒暄之語不敢瀆溷尊嚴臨楮栗栗

答郝南陵

三峨甲秀井絡苞玄而有明公迺借葉縣之飛

鳧問陵陽之黃鵠風翔露浹道誦里謡而不興敝邑桑梓維恭枌榆伊邇幾瞻猶切河潤爲多鼎祚一介名不挂于通人言何俾于實用仰勤賁飾俯濟謙光賜以尺一之書兼且十朋之錫開函如對拜命稱嘉尚冀倌人遊于郡閣當歸身交戟之内妟有更端親承色笑非敢謬相援引庶幾不失因親爾萧云占謝莫旣宣心

答蹇督學

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岱宗在望時覆倍之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與杭州姜使君

門下當炎熾之時去近就遠徊翔州郡屬者王路清夷枉直昭雪而後知門下歷歲寒而後凋砥奔流而獨立者也吾黨小子良非私幸鼎祚一介智能無算披以惠風濡以甘雨清泠〻之

餘潤在懷往有客道高唐嘗以一詩一書左右而其人徑北遂復浮沈自後而鼎祚家難相仍爲遊汗漫郎三竺六橋神魂飛越迺猶阻扁舟之興違千里之期情事可知矣諸君繆以不斐之辭加災于木敬奉一部用請塗點德音可嗣伏惟鼓予

答仲舉弟

仲舉去秘館爲臺中僕爲足下鼓掌而驩也由館必鼎輔始以其時行不固畢畢守筆劄耳至于忘意畢施王明並福未有如臺中矣忠厚正直不毀不隨先訓較焉明慮伯定野人知拾椽自給或詠宕酒詠耳安可越樽俎而且代大匠斲乎足下知我不覺言之爲煩然即巳捫舌也佳篇奕奕聲采合符一日千里豈足云踰而復虛懷下問此江海所以稱王者也蕈劾啓予惟益以深湛之思衡以情文之則一埽時轍務本占來而巳臺中傳滑老爲吳時以肺腑親僕風流文藻故不止臨邛令僕甚感之嗣當致之

仲舉先道

與史仲弢

吳門片語亦足陶陶令㗊然心目也是後得足下豫章一書秋中之役自匿不深復行干世跟蹌都市望鍾山白雲正恐猿悲鶴怨稚圭之遺文且不我屑矣足下雅材既令常調迺猶作遷客邪聞足下里居文史詠宕琴酒逍遙必如此乃成仲弢耳足下少年仕宦又得美名鬼神所茹固應有此以開後福弟年來因遊得貧性益

多僻雖肢體粗立中負幽憂之疾久矣吕使君清標秀韻時相抵掌每藉解顛故何嘗不殷殷念足下也章臺傳奇寔以寄其無聊强面作笑而使君絶倒慫慂之顧幽辯譎殆爲近是鄙詩二首副在扇頭幸一荅教

荅王對滄按察

山東輿以泰岱帶以滄海故爲粹賢聖之鄉豈徒據什二之勢先大夫因緣職事獲與賢豪長者相問遺遂初以來二十餘稔軺車所歷亡慮

在襄若明公昔當倏弁崛起譽髦過庭遺訓又未嘗不首屈指也已而明公彯纓淸署剖竹大藩鼎吕時英龍光朝著而先大夫喜可知矣屬天子垂左顧于東南借重臣以屛翰簿書蔂沓斧鉞森嚴而迺俯存故誼遠錫嘉儀軫聞遂於山陽循挂劒於龍樹發函登几哀感彌深敬藉行人九頓稱謝仞怛皇㦝

與龍司理

敬聞君善足下作遷客矣聞第以調笑貴八文嘗不一見直指使開過耳昔賢詭浪人主之前微文隱諷迺見優寵郎汲中尉長揖大將軍强項令不肯搶至地亦以引重顧何今而非古耶僕承此耗中憤懣不自平正哭世耳何以預君善足下也足下年最少風度佳文氣日上豈與兒姆輩一少拂輒如無所容其計畫莫復之而已武陵桃花爛熳矣足下且暫歸爲尋秦人避秦處雞犬桑麻亡恙敬亭坏土不足居將移家焉足下恐捉鼻不免爲世用所爲代足下言者

則有僕在

與建昌周兵使

聞今督府有事渡瀘將左右是倚計往謁公沈深大度含章可貞知必扼八面之鋒足膺千鈞之寄今果然矣剛柔克適舒急在裏使闔留曜于光明偃鋤化其戈戟當不徒攻略著勳誅戮不武而已詩言柔遠傳稱繕怒諸葛以攻心爲上南人遂不復反此其故壘亦成烈也出則揚威于荒徼入則勒銘于鼎鐘固不庥哉鼎祚守

甲兼之疏逖不及司金鼓之節又莫中莞記之長遙在下風倍深搏踊秋中鼎祚再舉一子玩弄掌上聊用爲娛若誠瑣屑不足上聞以雅愛肺腑欲陳近狀耳鄕譚傳奇具馳展笑或可代罩中闘雞之戲帳前朱鷺之歌乎服茲嘉命惟專精神愼兵事自愛

答余聿雲

足下神鋒太峻令問蚤施襲累世之青緗紬重霄之縑簡固宜啓予卜商因傳四始高標玄晏

始重三都僕亦何人而克膺此良書下賁辰奉回環宛如游武庫而戈戟森然歷海藏而珧玉粲若郎劉公之百函俱發遜其雄奇陳遵之尺牘皆驚慚茲瑰麗者也足下雖弱齡乎而布衣之薦尚遲聲于北海經國之策猶阻哭于漢庭何居乎迺爲僕痛狗監之不逢惋魚腸之未試嗟乎僕於足下十年以長也聰明非昔頭顱可知將繇以發太乙之精光鳴昭代之麻盛是在足下其所爲藏諸名嶽副在通都必有宗工鉅卿爲之冠冕先以乘韋者矣願言莫旣嗣音有期

與湯義仍太常

意與足下別署中間黯然也歸而杜門一再尋僊史略加丹墨室有萊婦頗同龐隱不大置足城府無繇問訊足下端居多暇良書獨擁聞亦每舉僕于人或欲噓枯吹生邪僕極悔徂所就業都覆漫滮悉付火攻南來就一屋依足下晨研夕暇必有可觀頤家益食貧出苦資用足下

宦方臧産不足以蔭我僕生平不能從人求買山錢又無好事者嘗刻中之宅來春足下定去爲近侍也棄雲行泥遠阻萬里恐令此意竟成虛譚姜令君辭邑十年而猶有後思諸父老以七尺之石將謀之僕僕謂于今中郎宜莫如足下且故習令君敬遣待命在足下追修前好而巳今所藉手無異斗酒豚蹏當致淳于絕纓而笑玉合刻竣迺貴我姬人金步搖耳吳越之間盛行樂部正緣大序闡之以賁珠飾櫝也足下

五七言古詩頗多録寄小黃冠環侍左右足使
也

與周公瑕

丈人無恙吳中先輩風流自黃淳父文脈承而
來天必厚胙丈人以存碩果僕之入吳也辱二
三君子不鄙而爭客之丈人猶獨肺腑我劬自
童子而顧我于逆旅繼于舟要於邸第於郊居
歲之除矣及觀燈之夕游有以沃其羈懷而澆
其磊塊使游子惽忘歸者不獨山水娛人矣無

論丈人年大父行即名在四遠自珥貂委珮以
下至韋布衣緇何所不有而何有一監儒七十
老翁復何所求一監儒又何所當丈人也且耆
僕行後而丈人齒牙餘論猶非以僕小才故而
以頗稍不與少年輕薄伍此丈人繆昌歎屈芰
之嗜所謂美而忘其疢者邪僕承先人之蔭多
所見賢士大夫而少所交托即好美柔輸無乇
長至心所不欲不緣勢以襲衆生平不敢忽人
之一盼睞庚不肯輕受德于人故雖嘗蒙坐不
閾堂之詣然亦少始合終泮之嫌丈人忘年而
托交於僕且見德焉而僕所得於丈人者筆精
墨妙全璧碎金悉心所欲也歸凡再期而神飛
夢馳在臥虎射雁之間恍常接丈人眉宇把塵
尾而霏霏談也敢以一介奉居起申此願言惟
加餐進醇酒自輔

與張幼于

自僕東侍于足下而不知僕爲客足下爲今人
也足下書成琬琰久副通都業使一字不刊千

人自失即僕喙長三尺極力叙致無更增妍至
如神明在襟華實並茂寔斯文之冠冕抑人倫
之宗鏡矣往僕之概未報弭而足下巳策及國
門加膝非難觸目知寶而或割一味之甘或申
薄詭之客品皆吉口語必吐心當自江海稱王
故僕得遊足下腹中耳凊和之月跟蹌西去復
擯於南鍾山白雲笑人寂寂況可使天眼尊者
旁睨邪年來無緒美疢纏綿形神不親嘯歌都
廢但一念至何嘗不在桃花綠水間也許生所

者于流水有敬亭之約但與呂使君酹謝李剛令公出駕而竟不果遊彼方兒少發矣龍少參性既已成行從豫章寄一書感足下高誼刺骨僕亦每語人世間不之樂朱輩也吳婦夢蘭尚存仰勸垂問並微要我諸郎風氣日上足稱快乎令尚之奕定作與否臨風泫然遲枉芳訊

與王百穀

往過足下半偈齋輒傾米汁佐以玄言標異拔新神情閒滌雖依鵠市不減人烏宮中矣足下

才理勝望垂三十年而鼎祚既慚璵尾素昧祓衿邇重借齒牙繆相刻畫輕乎子之三倒躧太負于二流此豈可獻酬衆心適足下益恢鴻度耳鼎祚歸及夏杪而役于南曙思上人知入都之日方足下把松枝麈尾登雨花臺也而于車轍馬蹄之中指其人疑為鼎祚者問實鼎祚也已隨跡足下則青雀凌風矣是時足下覗戊壁下在火宅邪猶惧鄴者與足下交臂而不邂緣給至也足下瀟[illegible]何[illegible]佳冬長消鼎祚之清奕顏色亦皆落公家屋梁乎諸郎遒上林下諸賢子躧為冠俛仰俱適藻翰蔚興望以一勺醍醐潤此塵吻行雲東注我思如何

與毛豹孫

足下神明之冑乎實青霞人也但為我出翁蓬蒿可矣邇至割子敬之遺氈傾次道之家釀圖書居左杖屨在前茲猶烱然心目也僕方東反足下有事越遊盈盈一水黯然內傷秋中之役自臣不深復爾汗漫不有我輩何緣見足下負

逸邪僕于南四閱月歸歸凡一歲而始訊足下足下端居想益濤適篋中新篇當不同床頭金盡耳往惠嘉集十襲以藏然竟為蠹所竊此物何緣必食三神仙字矣敢幷請焉僕近多在田野間卽有筆劄都作人須眉無關實用不足以溷齋頭傳奇一種頗稍具致妖而且浮固吳風宜爾一笑置之賢郎快士今春定獲雋否行殊念也

與汪子建

邠來吳所與游則足下故十年交矣而自吳[illegible]
甘也左右相我以庶幾無闕過二三君子者非
足下德邪至如拜翟車于堂上撫玉樹於膝前
而內子孱稚所蒙愛娒夫人者不啻自子此豈
直假問禮于通家示加璧于親我而已別後閱
月而南黜不見收四閱月而南歸比嘗遣送蹇
使君卒附數行而其時北渡京口竟爾浮沈凡
今一歲中所爲二先人卜宅朝夕劻勷其它則
筆札三之慶弔兩之耳往屬序佳集雖非其人

然巳心許矣梨板敝郡漸少而菑木者漸多固
終當致之也阿桂風氣日上知復得一珠大是
快事弟秋初亦添丁矣新篇多少示我指南玉
合傳奇頗行樂部聞吳中亦有譜者春中從足
下轟飲一試也

與沈伯宏

記伯宏要僕石湖也子建方齲齒豹孫盤薄解
衣王姬歌嫋嫋直上顧生倚舷而和之德操持
齋門彩謔語而伯宏强酒醉眼花善笑幾如十
龍之墮水不昨日事哉今纍改火矣僕與伯宏
無因無緣且一措大耳無所可借非有繆當于
伯宏而伯宏之我餐我游我訓我周何以也一
行作別便淪苦海南中狼狽歸巳望春而又不
幸提此空名六尺之軀供人筆札荏苒歲時竟
不一訊伯宏也情可知矣小力東首敢起居伯
宏太公想恒清豫娒夫人而下多男子否許我
石湖佳篇能寄示否往惠甘菊殊津津有味倘
再分餽否

與汪原啓

僕嘗從李符卿而知清源之上有我江左豪俠
之士原啓足下也巳來吳足下客吳矣撚髯把
手叚館授餐急則我周行則我旅卽內婦之役
膏沐必具翟茀不遺而娒夫人之愛我娟也若
加諸膝若置在懷此與以骨肉何異焉是後南
中被竄踉蹌乍歸文逋如林酒責如市忽忽于
今而迺一通足下也惟彼桑陰一宿猶有戀私
况我良朋歲時且歷所恨身處下流旣不及稍

中壺漿之報又不能為足下延幸舍之名徒持此徑寸心耳起居調適花石平安漁陽三撾當益奇絕時每憶足下單絞操槌意氣直上禰豈子何足道邪春來采茶虎丘尚叩竹魚莊一醉聽鼓聲逢逢也

與王德操

德操沖藻兼持清真可挹斟酌子建廼爾定交武丘震澤之間臥石占雲犯濤弄月何嘗不旦夕德操也歸而踉蹌南走緜春徂今貧病且半

遂去我德操若遺耳記往饗伊蒲盛饌禪悅之味芬在齒牙人生大欲惟有兩端德操業除其一也願庚奮金剛猛力漸緣小果精詣上乘不止在菩薩位中矣僕亦年來略黍此界正苦腥膻猶自戀人耳尊公想日健飯熊夢幾何新篇不恡見寄以當麈譚

與徐方伯

明公標琬琰之名具圭璧之德金樞叶會水鏡是司已而柄臣孽子見斥不收風裁獨持去近就遠有識之倫莫不奔聲而嚮赴望景而爽立者也先外舅實緣氣味締以姻婭往者之役既如斯矣而明公曲致厚施俯循故誼遂承愛女竟字遺孤夫延陵脫劒於許心郈成還璧於親我此其意非不高然以視闔門之淑肺附之親多少重輕不籌可計明公之是舉也豈直振頹季世固足軼美前聞鼎祚雖不挂於通人其舌尚在當走海內諸名卿之左右口畫手摩以顯義於四方又當丐如椽之筆某某一二君者著

之文章以傳信于千古如是以代先外舅為明公報而已

與廬州王使君

明公貞良在翼闊達經通體合自然道標卓爾粹泰滄之靈瑣依日月之重光比以壽春夙稱輿壤襟控江淮帶負河雒神皐伊邇左輔具登塹令熊軾再馮虎符新剖將五袴歌其來暮兩岐詠而政成行且簡次公為九卿徵龔遂于少府共識泰階有象豈曰遠郡無奇而蕞土敝邦

固昔亦明公之頴川渤海也既承河潤益切巖
瞻鼎祚一介仰勤蒯緱俯接威儀兼申國士之
知雅置通家之末聮言金斗宛接玉繩臨一水
之非遥投鞭可渡儼雙轓其若對騎竹何時

答張侍御

從金陵祁生得公書若自天墜巳知公還初以
來庶志浮雲不顧破甑此固公夙有之見書益
復豁然耳齊紈損䀹即無能奉揚仁風何敢弃
之篋笥也秋興佳篇宛如與浣花翁對語彼羈

旅天寒拾橡向人乞一絲兩絲公志誠未申以
今視之殆以泰矣故一多感切之風一多恬愉
之指雖靜燥不同亦各以時行乎淑女所蹈良
足痛閔必天欲以此明其勁節也辱命爲七言
近體聊具薄䠶其寔此殊不宜七言而近體猶
遠若傳則自有如椽之筆當爲一誄蒖或可傳
鱗羽幸便諸有嗣音

答周國雍憲使

蜀稱天府士大物酆公爲郡五年至僦屋昏嫁

誠謂處脂非潤在涅不淄矣公今所按部非古
越巂乎司馬長卿嘗持節者也司馬知其夷特
以文縻之即張伯岐名勣最著第安集而務招
携耳往武林太宰言蜀氏僾害頗淺亦易勦除
正恐破竹之餘不無漂杵師行之後或生荊棘
故乃公開府時絕置不譚若公仁威四布鼎彝
鴻業當繇是起尚願公上觀下獲不甚殺戮而
巳前月有家叔赴江原曾附一牘比傳公此擢
便以此言進而茲覆紛紜者固知日有餘光無

資爝火良荷知巳略備啓予鼎祚筆札馬牛近
極悔恨不惜剔腎析骨稍於無生求生而下根
多鈍苦海益深即來書所爲出關同隱舍越貲
春猶竊不能更妄意他邪縞帶之敓綈袍非厚
公方衣被天下何遹重及鄙生敢不拜服佗日
倘借三川之遺潤撫五湖之恌民必不磽磽鑿
坏自遠也

又

明公提數萬師深渡不毛積逋授首表彊銅柱

封觀雪山而且止戈示武不殺爲威七縱攻心三圍闕面非徒丈夫之鴻伐抑亦仁者之大勇辿鼎祚往效微規何敢增明朗日特恃無擇細流迺明公用代韋弦曲采葑非今日之事巳有餘寵豈必班掾勒銘于姑衍王粲詠樂于從軍哉當宁即見彤弓之放行且假白鉞之秉寧不甚麻顏功所難處始貴令終周公長者也知能勞而益謙游于無競將使身名俱泰天壤齊烈矣尺書重譯若從雲墜佳篇列刻爗奕霞升

昔魏祖横槊聲被絃歌劉公在師百函俱發何以異此至彼跕鳶駭獸之鄉怒馬攻車之日搶攘劻勷迺猶軫及末交出皆裏語分懸金之餘惠解挾纊之深溫此其誼又世所尠睹也憶與公别恰十年矣十年中凡四入金陵過天官故署及城南諸蘭若琴酒追隨處又未嘗不輟杖裴回者久之計公以兵事起旦夕開府不北即西今督府座將是公座也江南數千里幸方息肩恐不獲煩塡撫反以此怏怏耳二集則出峽雍而雅渡瀘壯而鴻故豀氣隨境異言與情遷雖然渡瀘猶勝也郭先生相奎借武鄉襄陽爲喻丈壽修郤武鄉以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夫豈公論然自二表外少所槩見襄陽即自比稷契然終無武文武爲憲穆如淸風則公之謂乎辱命小序羔袖狐裘良負愧色僕家薄田累中千水倘多收二頃秫足了一年釀事秋中一出如尺蠖旅進旅退又如五石瓠載沈載浮而巳近且從黃面瞿曇學參小品偏單製作水田李臨

淮亦以西土貝葉見寄長齋繡佛合掌多羅皆公開我覺路也因便郵陳短疏星壤邈矣搴望無由所冀風期永相契合爾子雲有言萬里之外以身爲本固所爲繾綣者也感至愛深臨風鯁塞

與盛復如

執事抉岐黃之秘輔亭毒之遺遂使疲癃際康合生禔福世傳以不良相則良醫故執事鄉先達耳不佞往以葭莩之倚撰杖屨風神落穆名理

玄超類有道者也一技之精殆進於是别復兩稔日在馬牛安敢以塵土面目向紫芝眉宇人邪蒼頭東首輒奉起居春波淼矣相望依然

與張左虞將軍

公雅歌投壺同征虜之高致敦詩説禮紹郤縠之儒風伐檀一集與玉韜金匱儷出相宣質有其文武矣虎子鳳毛近在庭内亦復斌斌鼎祚一介獲捧簡珠因忝芳佩愉快可知瀕行所委屬傳令君方倥偬境上而鼎祚歸思逼期竟負

成言迄今耿耿别來牛馬躑躅終年濁水清塵何緣攀附春深矣責課花鳥寄游山澤知金閶醉尉無敢呵故將軍也

與成貞菴

丈人饕悦道眞體經成訓底吳風之浮競標言偃之菁華不佞少進淺中陋識敢不三釁而遠更端偶會葭親獲忝芝宇而且事有違行曲加調酌使甘辛適所火澤非睽固自長者好爲篤施亦或不佞竊有厭屬于大君子耳載德而西

永言爲佩不佞垂及壯矣昨秋之役聊應世緣竟遭時擯寂寂鄧禹行來笑人顩惟君子脩身不必盡達志士立名抑或貴遠所爲行藏隨事順逆兩忘有道之門指南是望

與岳令希伯

足下爲少年遷客亦自佳聞歸而杜門著書又復開壇授講絃誦相適教學半矣若使保此足勝東山耳僕近多郊居室有小婦雖乏調絲略備吮墨可一尋編蒲緝柳之業而筆札爲煩旣

是虛文且廢良日壯心都耗玄著不存所謂驢非驢馬非馬矣兩京遺編倘不作中郎帳中秘者能以借我無慮不還也何時北上金閶間來就足下非遠

荅鄧孺孝

往敝郡呂法曹過京口將附數行典記而彼其時有校文之役但以孺孝名達之而已已浪跡吳中蟬連旬月迺不一涉金焦北固耶而與足下可望不可即也曰下逢王巽父得起居爲詳

知足下尚未有舉則以錫長麈短轅乎膽欲大而心欲小此名言也惟足下勗之無使傍聞必成詛楚饞口作劇一笑一笑佳編見示雖多故誤今再展讀政猶日月晝夜如度光景恒新不𣋉之語具在扇頭聊勤仰止不足出入懷袖也

又

向者孺孝良書在握穆如清風菰蘆中迺有此人薛舜恭作孰面目共知僕先于僕知舜恭僕甚媿舜恭釣雪七里瀨耳五月而披羊裘將無

易物色之乎銅馬池蓮花亾恙白雁竟乘風抬不下邪聞孺孝有白岳之興能來相就者僕當起玄暉太白以左右孺孝孺孝圖之

與馮元敏學憲

憶邁公王次公舟中沖明載襟神情自遠而鼎祚蒙陋公且巳目屬之桑陰未移蘭芳適好長筵永夕若挹朗月而濯清氷也輓近世之于文章亦大都襲耳襲古則句櫛而字比襲今則拾瀋而掇醨而詩與今襲文與古襲也奉公西征集乎理殊勝聲采合符指必匠心法多軌喆既可銓衡羣彥寔足衣裾後來鼎祚本疎節闊目守先人之遺緒坐不闚堂故于今賢士大夫少所見多所怪而中獨皈公此豈以托淄塵之末附青雲之施人各有心而已其旹春夏之交一別如雨牛馬作勞嘯歌都廢近爲傳奇一種出自無聊戲薦左右酒酣擊缶得無以代秦聲乎計如清望寧欲長保東山邪洗耳久矣斯言誠何爲至公消息天行上賢達節不敢以祝聊用助我

荅仲舉弟

足下近疏讀之輒色喜且膺服也貂璫之地城社是依人所難指及者而足下易之動不標名言必中窾平康正直具見斯文然蓀而蕭艾橘而枳其初固非不良矣願保令終以永嘉譽涇丞李君北因附申此僕擬作數詩寄足下而久子不托于音少須嗣致傳奇一種以備啓顏將無笑老顛塗抹風景邪抑將指謝淪之口曰此

宜進酒

又

足下手牋義嚴詞婉將欲家政輔及鄙人足下
昇我家近事虐我躬不閔皇邮我后許文休虛
名滿天下而不能置身其家豈謂僕邪足下知
僕勝僕自知惟有媿荷

與周帥敬

往都門一遘足下嘗三問居停于冶城左右渺
不可卽也僕已鍛翮足下且未免驟䭾以二十

年名勝復爾耳咄咄怪事然此何能困足下足
下故超超是佛地位中人僕少于世味頗稍泊
如欲摩牽纏無明煩惱小果尚遠諸漏爲多願
足下施以金篦開我覺路倘不終老夊酒食間
故亦津梁所及也

與梁伯龍

春來花月知復多情必從金閶白面郎醉歌闔
閭臺上也亦嘗西望而呼梅生乎鹿城佳草當
巳懸之國門傳諸同好鼎祚往見其副耳願得

而什襲藏焉章臺故事頗行樂部閒吳中曾有
譜者倘不得伯龍一顧誤可知矣蒼頭東首率
奉起居薄有酒錢爲公杖頭小費秋中過虎丘
石湖之間尋九尺鬚眉蒼者把手一笑也

荅汪仲淹

公臨書以兄稱病劇巳問少康則知尚神王要
不過躄也弟昨年携家蒲上歲杪始還杜門自
遠置酒陳書輒復作惡春來益多美疢寄命醫
手借財質肆嘯歌都廢牛馬爲勞正與足下同

憂耳司馬公東南徵集懷及鄙生雖無用爲役
然猶可御杖屨而奉安車間雜啁詼㕘以隱謳
令足下霍然不難也

與章元禮明府

廼吕使君欲急僕于公然天下有不願識章公
者乎何必僕美疢纏緜畏暑中止卽聖祖拈花
西笑授衣東土亦自緣至僕方雪山苦行時耳
何郎一旦在座下當是宿因今者米熟未嵗占
水毀姑孰有章公遂令河伯失權玄夷復出未

寧堇堇以一騎相馳逐一矢相加遺可制一旦之命乎其不知兵嘗誦法孔子孔子之言曰我以戰則克問行三軍則懼事好謀之與而以由之果且弗預至于成則非有大智大勇不能矣夫所謂大智大勇者斂之冥于無聲潛于無朕窈深幽莫在三淵之下發之五步不留萬象立應儵忽變幻在九天之上何亶以技擊驅策而巳蓋古學術出于一故文與武有兼能而無異道下逍晉之中軍敦詩說禮漢之征虜雅歌投

壺尚幾有古之遺風是役也不佞某承式憲典代宣言于多士要惟沈幾惟繕力惟恢度惟讓名沈幾則先見事端繕力則末有餘勁度恢則衆心豫附名讓則物議鮮譁始而受賑登壇智勇迭運俾　國重有制之師旣而策勲飲至功能盡謐俾　上貴不伐之士斯其爲實用武而爲武之善經乎求之在昔郭汾陽其庶當之廼紇占者亦以爲大人冑一免而圍遂解所繇以制其命服其心者詎直威武耶汾陽故由武舉起者也爾多士儻有其人諸酋鬼項孰與廼紇彊可款餌彼而羈縻可戰翦此而鼂食又曷足勤　宵旰議盈庭哉某一介往見士文盛特以武相敎誠玆之舉士武矣虞士之狃于用武也更以善用武相切劘抑何其言之無厭而責人之無巳也其聞之世未有不愛其子者也藥瘍劓耳則不爲愛靳殆有所甚愛者爲之不佞某藉以逭不適之討於主者及多士無負主者之嘉惠厚幸望咸在斯矣敬載拜敘簡端爲後叅

鹿裘石室集卷第五　終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答麻十洲戸曹

遺荷旨貺鯁塞曷已一經悼亾二毛輒見所有兒女依止阿嬭屬毛離裏不啻過之差足寛爾兄迺郎司農邪悠悠之譚以仁兄宜捧橐御筵紬書石室僕意不然夫鄧侯功先轉饟玄齡自

領度支此豈摩研編簡所可什百者摩仁兄以詩進者也勞止迄可愿番省焉王大司徒往理紹興與先人有寮寀之好比南司馬嘗屬僕來謁而僕方儼然衰服未能卽詣今遽北矣儻兄有間略申所裏

又

人南者傳足下方名高而勞苦以足下其才操斤成風游刄餘地取之左右何所可窮至如逕而能處有而不執寔消揺之玄解造化之眞紘

足下固偲冑搏手則丹砂立致此賸語爾弟比來遭直足下嘗睹記之足下家食時弟卽貧賤勃勃壯氣今不復耳日淫于酒或間从胡姬遊不且杜門高枕矣竹林雖在邈若河山玉塵徒存便爲塵劫私惟足下入叅諷議出仮圖史漆園堪傚金馬能逃頋謂我輩有閔心否正欲以瘝憐王虔篝燈具訊佗有嗣徃

與史司馬

僕悼亾三閲月而南南兩月而反南中若歐楨

伯沈思滝識方子及豪儁自憙顧道行臧晉叔風流醞藉臨淮西寧尚不作五矦眼孔向人二三女郎可稱校書復是良友昔人寧從建業死眞名言也僕不樂與鄉里游此足下所習今將卜一室鍾山大江間雖巢由之隱不必買山剡中之背故實乏絶且彼逝者猶在淺土不知所裹得卽竟否足下不若尚書期會邪願以其餘日游神竹素具體名理語曰矢不激不能飲羽言專力之効又曰山澗雖柔石爲之穿其積約

有漸也時哉不可失以足下材品寧當靄同耿
翔貴一旹而巳呂使君玉樹亭亭標暎百尺亦
復周洽旁典精飭吏治其于足下蕭規曹隨后
先相望徵賓東南何必蕩篠僕與具主賓之禮
濟昆弟之契如足下在郡時正以徨斐成其曠
節耳旋灰系徙合璧未期矯首北風思何可任

又

春中附一書郡役廼至今淹未發也書猶如此
人何以堪僕家日貧復多酒病門庭之既不止

剥牀將從范少伯更名鴟夷矣呂使君眞快士
近按旁邑少在郡僕亦時時杜門一措大又最
忍辱何所可干邪新詞一種用資抵掌雖遊戲
三昧乎正自壯心不堪牢落耳足下但有憐之
也

與姜使君

前月邑王功曹東曾附尺牘二刻奉起居無浮
沉否家弟故藥籠中物也去之十年而稍効牛
溲馬渤之用則豈惟緊師保若躬有其采擷而
致之左右者亦藉釋負矣茲來掘衣庭下也率
布數行偶作傳奇一種湯義仍爲之序而好事
者遂以副墨丈夫意氣但復如此殆與飲醇酒
弄婦人何異清覽所及當不以訝而以慨也昔
象山氏最愛其弟子謝生文因聞爲陸伎作樓
記問之旣讀不覺喜吾師得無似之乎翹跂德
音慰此饑愁

與周元孚戶曹

公猶捧廬江檄邪以公鴻軟闊達必不作遷客

態也僕自江干歸閱月而悼亾聾公亦頗多巾
箱之感世稱楚人善怨何以自寬項王提八千
人从戰處喑嗚叱咤艸莽烟塵旦莫耳公其如
鮑叅軍蕪城一賦乎願有以豁我

荅張憲使

夫惠有一時者有一身者一時則時與代革一
身則身與俱泯其不以時代而以身泯者莫如
俎豆于賢人之間先大夫斤斤奉職頗著東土
此載在明公耳目非不肖子所敢緣飾也往者

輒有仰干固以明公篤亮長者必不沒人之善不遺人之親且聾之神不歆非典亦不饗非類明公望實來朔𡼏然中外而先人不朽之事獲出臺端其類既勝于典益光即明公俯循輿議自顯厚施不肖微細疏懿何所稱報于明公泰岱巖巖以表東海高厚爲惠殆與之京尚冀明公其終始之早告成焉捧讀大集如拳蓬萊挹滄溟窿深蔥蒨洄礴奔騰何所不有息繹之墟實藏祕笈行與事會公其猶居東者此邪業章

其父復訓其子敢不稽首嘉此明賜

與岳旌德希伯

陶陶永夕班尹非遥世輒動慕古人與以耳食何異比承雅諭不覆相詰郡事既能移車過我虜茗梲薰爐以侍左右

又

郡事辰後可竣何得與火龍爭馳邪草堂即人境猶差勝黄塵道上足下那不留亭午僕尚有手詭之譚以佐玄塵入郡甚希闊我輩復不常直合謂人俛得俛失豈所稱阿閃國一見不復見邪雄風在握以待披襟

荅張伯起

足下最後出祝髮記曲終奏雅樂且有儀其殆關睢之亂乎僕近傳章臺尚不及請耳使君快士歸而譚石湖虎丘之游甚樂也秋中僕自金陵來詣伯起問西施于舟乎要離于塚得無如君家仲蔚蓬蒿沒人邪試以此約

與塞理菴觀察

明公韻高時喆動則聖檢四履所及久已挹海岱之高深訖鄒魯之文教屬　天子東顧而在吳迺明公吳也若召公分陝化行南國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傳之來今承此嘉問僕將執管而立交戟之下式采謳謠旁占靈輿敢告謁者以幾兩屐使濟勝有具置十斛酒得拍浮其中寔山一片石太湖三萬頃畢吾事矣

又

春中武騎北還略具短奏併布薄謝久徹台覽

是後兒女行疹劼劻兩月仗庇獲康則又赴學
臺外境矣自匿不深徒作此役爲弇州諸公留
南者三閱月弇州公無日不口東吴遺愛也歸
而郡使者方遄發偶復小攝未及更端明公兼
爾具贍嵬然新命且適與太公太夫人千秋期
會也鼎祚之辭固陋不文然繆遝至今忝逢盛
典若特有竢亦天幸矣敬製一軸寄徹初筵句
百二十愈覺增縈不知得少倣洞元之歌或足
亂太霞之曲否縷縷微忱願以一句爲一歲壽

至歲百二十而兩尊人黃髮金章我明公踐台
握鉉鼎卽卑賤亦可代方朔小兒爵躍詠嗍問
蟠桃三熟紫海清淺未更當爲百二十句執紅
牙低按跪進九霞觴閣堂一笑也鼎近狀嶔崎
如昨傳聞明公輒舉示人意務薦達回環知遇
每切媿心明年冀由貢出苦海矣因緣入燕不
敢望曲侍玄燕廡以承乏埽除耳行者从陛且
亟無能別將統斬亮在悚息主臣

答開府蹇公

廟謨遠暨四封晏如若薊門則所以屛周畿而
衛漢寢地重可知明公提三輔之羽林挹五陵
之弓劍使胡馬不敢南牧而備藩惟謹王靈愈
張皆大中丞之名德神威也計且簡書崇峻斧
鉞森嚴廼猶遠放雲翰儼若春温斐亹成文蟬
連多致昔賢左橐右筆百函俱發綸巾鶴扇教
牘親裁方之玆日豈爲過之鼎祚自婁東執別
業歷三稔水災羡溢敝郡益深市有白挺野無
青苗幽燕千里雖常告饑而赤丸不流赭衣稀

見保障哉今江南無屬毛離裏之吏始既民魚
爛其民又不名鷸冠爲賊淮陽紅腐如山不發
大家露積刈草無餘故有識之士往往疑方爲
縣官憂者或不在周秦晉魏之交而在于輿區
沃壤非謬悠也明公行入而樞筦晉而台衡主
維國是式穆物情長策芳猷當巳夙定鄙生身
遘目蒿遂忘捫舌耳天必胙明以佑二尊人眉
壽無害仰俾明公得展其志意而樹其勳庸黃
髮金緋庭除爭映極星卿月井絡交暉寧必慕

急流之勇退輕社稷之至計乎兼金損貺厚逾綈袍當由喬嶽不讓微塵頓令重霄薄於高誼時以歲侵食貧藉供衆口不能如陶彭澤三十萬盡付酒家足媿也敬因彍騎北首附陳不腆匪敢稱報朔風燕月間者邈矣遙卽清光可勝菀結

與李臨淮惟寅

君矦藻思横流勞謙有素九牧之士依以揚聲僕迺閒過于典謁然君矦之盛節益章此夷門

引車于信陵王生結襪以廷尉古人正欲爲知已市義耳僕之歸也實有家政非故高鶏遠舉使君矦無所勤其施且當弭戢秦淮之上矣新詞一種君矦命教坊譜出置十日酒于青蓮閣以佐我驩奉贈二詩久有之今以具奏帳前鐃歌或可備伊何之列乎别一小詩桂僧䑕錫杖乞齋頭一具葉卽坐大宰官光明藏中耳秋氣漸高委心無量

與殷夷陵開美

仕兄味尚清眞識具通敏出言成訓舉體無凡固宜槖筆載經依日月之際勞人之職似非所堪荆湘上游楚氛久靖徽明在望名實皦然當事者必不致違材也近奉都信具承雅言垂省見及往者君與北首私爲置書不知能無作君家洪喬否今且已矣仁兄方嬉翔青漢迺此君畢志黄壤河山軫慨想復彌襟敝草自匿不固竟爲木菑不琎白而語道失誤可知今奏記室亦不足塗黠也

荅佘聿雲

百聞不如一見迺于見足下都門信之足下既殖儁材復備奇表顧猶淹抑非相之篇憎達之歎竟成實語僕放浪金陵肆中稱酒仙人者數月奈少足下作宗之巢父輩耳寄我二章千里風煙三歲宇一尊花月九衢鐘望裏春雲平楚闊愁邊明月落梅紛故右丞佳境豈窮而益工邪皖城有警足下草長檄卽當下何至損將債師敝郡亦在震隣日丈五見朱衣吏分下蕨戣

鑰而已僕未及徧歷中原若東南數千里畫江而守便可代黃須孫仲謀予絕不憙三分七雄事耳足下聞得無掩耳否一詩奉報會齒齵甚此自呻吟涕唾中雜出且聊次韻僕不作次韻詩自足下始矣談隱一洗臥遊玉壺氷之陋暇宜小敘之難兄何似相和歌致足樂也

荅汪原啟

徃薄布于中涓則以北首越歲再遣奴客而傳卜居清源矣固不謂近移廣陵也比秋畱滯都

門殆三閱月楊子一衣帶水郎就兄于二十四橋聽玉人吹簫問瓊花有無或要兄而南渡桃葉覓莫愁雙艇子皆非難事胡爲交臂迺坐失之良書特敓若侍玄麈聞兄髮漸種種弟亦將有宣矣憶與兄桃花淥水之間晝舫青油之內左抱吳娃右操魯鼓氣何翩翩而樂陶陶乎此昔人慨南皮之難常歎東山其邈遠者也敬亭黃白望如錯繡故新都孔道耳兄倘念及枌榆歸脩社事能一尋洪宛上耶須勅麴生索郎輩以待拍既清儀非所敢任附有不腆盍足增慙內子極感尊嫂旦夕在懷併代榛棗之脩統希麈頓副有裏言

荅丁休寧元父

比將以不腆敬亭少延清矚問之則祝鞭西矣酌醴焚枯篝燈兒踧陶陶一夕亦足千古白岳五老故盟未温申以神君當無逆令顏天方近者鄙性畏熱眞如吳牛望月而喘倘得借巖石絕深處可小結夏恐郎有天書召海陽令不暇

耳萬玉詩如命別具蒜髮惟一粲寘之無恩乃公何如丁南羽往許寄一幀大士久未至幸公相促是皆津梁所及也

與龍君善

足下去刑章教且以龍湫雁蕩近在廡下與新都黃白相頡頏彼諸人者不過爲名山之靈紹介耳自是君身有傲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殆以語龍君乎永嘉張生琳非而才秀外慧中故是藥籠一佳品其尊人昭能詩工書善談諧有氣

略而坐倖廣德時爲佽家中以事繫赦郡頗相與游處琳方供稾餽之役不能東舍中人先歸數行題訊杖屨所及新篇道上初日夫容固何必減謝監愿有以寄我懸之壁間撫琴動操當令衆山俱響也

與湯義仍祠部

往秋蹢躅長安邸中而去無窮日者以獲飯依仁兄也至所以飲食藻沐我故仁兄之餘惠耳一別如雨歲籥且周若秦淮桃葉白門柳條都

不足戀所爲縣縣不醉于懷亦以仰違仁兄也比仁兄寘臺省不居特處建禮沖而徐盈攸然自遠在仁兄夙昔言爲衆檢動輒成規然卽此一隅化貪鎮躁已饒深致矣大作年來絕不得讀兄所託訂定三冊轉索徐茂吳業先歸左右矣弟近周覽今代作者或風格不乏藻繢滿前而眞情極切自然成文惟有仁兄誠固陋不敢與于知言實願得而屬厭焉儻以原草見借當什襲馳還肯繕錄一部寄示猶幸如必竢副在

[illegible]都懸之國門則虎觀之賢雞林之賈爭相摩列何以明不佞弟爲仁兄所偏嫟乎聞者閣矣頗力代訊生綃一端附見時宜石章二面遺佩[illegible]詩[illegible]若不多及

與韓錫孺

弟近孟杜門自放虐名嬲人數杜數啟足下玄詰朗識稱其家兒河潤所届先被爲多唐文覽揆之辰將以吾曹高會也足下能操青翰相從乎僕或可披襟以待樂部方生者來謁左右其

人嘗周還僕良久卽不必振木繞梁要非求合里者足下儻就而一試之語曰曲有誤周郎顧僕頗負此聲不敢繆進

與李默吾水部

明公之舊爲涇也河潤所及鼎祚幸獲接杯酒繆然諸其爲役之日淺也乙酉于南辱明公顧諸逆旅之中申以淸言之晤已而見斥不收抱形息影門屏漸遠末繇更端比涇人王生具述明公所以爲鼎祚聪雪積讒掩瑕藏釁彈指出

血百口可保鼎祚聞之驚愕不敢任旣且欷歔感慨泣數行下也鼎祚本勘所窺識偶弄筆扎爲文辭政猶蜉蝣之衿衣裳山雞之顧影自愛非能以删劇古昔提衡方今也而一時二三名卿若明公之倫者不恡齒牙證虛爲實遂使許文休之名幾滿天下兼以疎節闊目陋度淺衷少所見而多所怍竟使趙元叔之誕解擯鄕里嗟乎李公鼎祚寔未嘗敢鶏無有以弔佹鈎奇亦不敢甲之無甚高以奸時好進則近狂退則

近愚而已卽鼎祚開過于當事者亦唯席藁伏鑕以待斧鉞爾豈遽以溷左右之聽而左右抑何所習之也昔霍諝之散黨錮非爲范滂祁奚之理叔向寧重一謝耶此在明公特施于不報以自顯高誼云耳而鼎祚竊憤懣而內傷者往見明公沈深精內凝不泄固知其人厚重長者也然詎意明公之知鼎祚若此夫人知我在我之先已足媿况巳知我矣而我猶漫然不知乎卽當事者之于鼎祚頗損國士之遇修不賓之

禮公家發憤頻見采納私庭譏適每屬鏡融儻鼎祚一旦背德良爲不祥是鼎祚一無所當負皐天地靦顔稱人嗟乎鼎祚何惜盤水加劒屠肝瀝膽以明無佗顧今未得死所耳頃者副貢廬江鼎祚卽不求速化要非直恬于進取者也而命與文讐病與行會渡江以北狼狽中反彼師之與弟子以尊則君以親則父所謂民生有三事之如一辟之避兩無處非濡固不待辯而明矣鼎祚間唯年踰三十頭顱可知來秋之役

不欲共小兒尋行數墨校甲品乙而事在嫌疑跡類伉匿羝羊維谷首鼠兩端交戰胸臆所不克懸斷者也明公出撫蕪湖去敝邑百里而近尋以歲侵趕中有勸賑之擧巡行田野茇舍郊關及告竣而明公奉新命還曹矣敬介家弟以尺書短歌馳奏主記言不宣心臨風切怛

答徐別駕

仰奉雲箋始知獻歲數行業通主記江南數千里皆以水風之不若爲縣官憂而獨蘄黃之間

年豐時和非藉靈明公曷克臻此故漢宣帝謂與我共此者良二千石也迺于明公益徵矣卽敝郡以別駕垂聲者前有顏公祿壽繼有明公將合士大夫百姓爲明公樹七尺之石而文之亦以歉後各相流散未暇也然終卽圖之雅懷猶望短翮屬之搏風僕自揆審矣顧未免行且于世鷄肋耳負此勤篤媿媿云何

答屠長卿

廣桑子雲海在胷陰陽在手上瞰皇帝王霸下

及庚隱啁詠味之卽浹旬彌月芬于其口旨于其心置三日不讀便覺舌本閒強形神不親假令以承明一席地縻屠先生安暇爲此太夫人健飯春輿之間高枕揹願讀書譚道俱自佳事江南千里流離萬狀較東海倍矣吏虎而冠民弱而肉既已發大家之盖藏又不能起饑黎之菜色安得如屠先生頭上與由拳也者仲尼望龜山而歎斧柯之不在有以也扇頭佳篇奉以出入若下酒深提劒舞茂陵花好挾書行宣示

家姬相目而咍領僕亦且剔骨析腎棄智刳心不覆作舊時伎倆屠先生所爲遮須國芙容城眞不足戀矣頃者自匿不深復爾干世卽無關眞諦亦備人間八苦矣要自未得曹溪一汗耳清淮臼下名都會也其中多異人藏名酒肆四百八十寺多黃眼支郎卽長橋花柳亦自有薝蔔青蓮秋風颯起屠先生其從我遊乎無謂素衣不肯染雒陽塵也西華丈青氈之計來非其時敝琵侵甚抹死不皇絃頌解散且值僕病暑

因循而呂使君亦捷闢避事不能蕭客良有厚顏沈士範敖遊未返五郎一病幾殆猶望霍然其它如故附嬾拳拳是後西上有便願言相憶

與張侍御

去夏順慶湯縣磨人便曾附數行及漢魏詩爲令貞女詠無浮沉否公方鳳翔西極而鼎祚蟄俯東鄙間以山川幾迨萬里迺時時得相問訊亦稱天幸矣曩公在金陵日一箪可杭又嘗行部敝邑顧獨守匹夫之節不能抵掌劇譚飡承

顔色所謂三十六州不鑄此錯耳秋風漸高吟懷益壯倘沾咳唾何藉簡珠別紙率有短篇用勤仰止附上傳奇一種酒後耳熱而呼烏烏以洩公慷慨無聊者足代秦人缶也

答佘初伯

讀足下囊草温厚爾雅信有道之言哉豈徒流連光景嘲咏風月而已齊華並峙帶以大江鬱爲人文今始于二仲昭宣耳往呂使君過池陽嘗屬令投車二仲而聞其從舟還竟失良晤不

腆敬亭望二仲之杖屨久矣能來從使君罷齊一眺賦合沓雲齊之句乎白雲東注委心無量

與吳中寰督學

明公往訖登三嶽而泰爲嶽宗鉅記名文包鑠應劭比陽屨所及金口代令青社是分俎豆敝前絲竹居右課授之暇以彼二三子攀天門躡日觀望東南一匹練者則宣城之澄江耳少司徒寒公嘗累檄要其率爾未皇明春或循次北首得蒲伏交戟之內猶可抵稷下之譚鋒拆几林之遺璧然明公且旦夕徵書至矣儻卽開府濟上而塡撫十二諸侯乎茲約可踐也鄒平令行輒貢蕪函敬祝台祉纔足記姓名而已憶昔明公使關中時奉一書兩詩尋亦從敝郡使君接太原手敎是後其出則汗漫吳越入則去爲山澤游斷足府寺謝跡輪蹄莫繇繼訊盖身在甲遠易於疎節如此新篇多少願順風而拔拂之嵬者岱深者海餐倒景而乘裔雲惟有跂予

與陳戶曹

兩浙財賦甲天下比時之不良地若甌脫以澤量人而縣官百用又倚爲外府明公持一節監督之鈞停調劑使上不病國下不厲民卽鄰疾之轉饟劉晏之經制不逾于此嘗與青螺文谷二先生約共期公于湖上以庶幾會河朔之逃暑詠蘇白之高風而鼎祚多病幽憂逡巡未果往拜公吳中諸篇古色蒼然絕跡浮靡吳越皆東南奧區也明聖之三竺六橋山陰之千巖萬壑與夫雪竇霞標金華玉局明公咸得以衣裾

拂拭而毫筦霑需之所就新章幸爲傳示旣蒙
承式亦足臥游耳今四牡且還朝矣鼎祚來春
循次北上和歌燕市足樂也輒因羽順敬申台
候行雲東注我思如何

與郭青螺大叅

敝郡廖使君東曾附一函及小草奉郭先生是
時在敬亭舟中不知得無浮沉否初擬于石首
櫻桃之候謁郭先生今則菱藕蒲芡蒼然秋矣
無但郭先生鄙其固陋卽西湖一匹練錢江八

月濤不寂寂行來笑人邪終當把菊酒登吳山
攬襟帶之勝聽郭先生時而匡濟時而文藻或
玄牝或眞如盡洗十年塵土腸胃耳家弟膺祚
隨牒行鼎祚方結夏未解率題數行坐涉不敬
家弟雖亦冑監乎頗少俊有天幸得執役郭先
生之門不敢望先生遽授秘密藏肯少垂接引
卽不至迷方矣

又

往于郭先生金陵署中爲役日淺其後益曠若

河漢猶記先生首譚蘭臺石室之事而慨史氏
之溺其職也今載筆侍從食大官便便如猕耳
至郭先生文而遠以馴軀西蜀之命相如升堂
淵雲廡下郭先生南面尸祝之差足神王然孰
與承明一席地借先生入則顧問出則提纂爲
多乎昭代鉅典與舉有期終豈能越郭先生願
先生稍待之鼎祚初謁先生始踰弱健犢猋鷙
勃勃不可當歲紀且周髮隨心短昨秋菫稅鄉
校籍長安米價貴暫停北轅將以春夏之交躡

屝屩衣岑牟而叩先生三竺六橋之間令聞所
未聞見所未見石首乘潮上楊梅如白地明光
錦或不免以口腹累安邑佗無敢恩適公也廖
府君凌夜驟發勒奉起居時會積凍手龜甚殊
頗崖略非所以事長者府君良吏又國士見過
祖行鄙文其亂三屬意郭先生試爲索觀當卽
决明聖湖水祓除其穢雜刻猥奏主記豈足涂
黙儻郭先生亾忿昔者冀有以侑我主臣主臣

與呂玉繩文選

秋深矣無病而呻吟即衣裳楚楚飲啜歷歷然
而神理頓盡來教所謂男婚女嫁問舍求田在
尚子平陶彭澤且未能免僕何人哉累奉公書
其貽麻蓬生者皆以堅玉杵之約僕能負瓊漿
白兎豈能負呂公僕往傳玉合時有呂公霏屑
之譚足以潤耳如澠之酒可以澆胸復東而遊
吳吳人善度曲倚聲朝出我手而暮傳國口桃
花淥水之間曉風殘月之外洋洋乎不自覺筆
之罷也況玉杵者僊風玄致必舉而委神麗質

穠情宜鼓而動魄故直須內味逍搖外境怡泰
始克爲之僕今其時乎抱頭裹足七奔不給此
昔人不復唱渭城而田生趨無能歌壯士者也
聞張傳野公幾幾望僕于此其與蓬生書甚屬
意僕孔北海知世有劉平原耶固自張公高誼
亦繇公証虛爲實也張公倘問及玉杵者開春
願公等借長安一席地稍分以大官之廚步兵
之釀使僕無因鬼見帝之憂當終畢此役以代
擊筑耳樂死是月可竣有序即致齋頭矣雅言

筱弟詩我輒敢如命

答王百穀

把惠詩箋穆如淸風不減蕺山老嫗得君家右
軍題蒲葵也王先生積頭陀行乃于翠袖芳尊
亦復垂涎聊以應化耳僕別五歲髮種種非昔
拖少年時矣手書謂靑靑者衿得一旦釋之爲
僕快馬暫脫羈靮頹猶在櫪中悲鳴何如王先
生鴻飛冥冥乎順公大有藻思而名理不乏時
或游戲兼入三昧共來也值僕多幽憂即百戲

未下然一捉麈尾未嘗不夢參王先生半偈也
送順公篇中因奉訊王先生已祝令無于王先
生飯時致笑而噴更與期秋月之望潛游吳不
敢使戶外多屨但于千人石聽王先生談一二
夕腹果然而去

答汪仲淹

仲嘉以去秋晤秦淮渡頭承兄消息是時但食
栗過飽也比年不通一字左右非能忘兄弟之
困至于今日而極矣門中之辱與庭內之冠相

繼而起子馬太符皆避難遠徙弟尚展轉虎口聞卽兄徒步翩然來所不厭看者惟敬亭山色豈復有烏衣雅遊竹林把臂如曩者事乎讀兄數行筆勢遒勁神王可知足喜也而酸言苦語未及竟楮益堪迸淚弟業治裝西忽爲當路者急足名還恐須卜良月之交耳望善飯自愛兒子長者年十五堇通章句不欲令妄干有司鶴子淋漓又何敢望君家鳳雛也士能丈卒卒小談無論肅客且持愁面孔向之古鏡毛額見惠爲侈幷謝

答姚先生眞定

蘘臺如雲滹沱如帶老師南望而置一介鼎祚于懷故飛鴻之屢下也鼎祚所以遲遲其行者因念先事未襄拮据圖之稍輯蝸廬木石與伍且未免干世欲就北闈了此葛藤妄念耳開春杖馬箠而來會老師上郡最矣名署淸曹定當首拜鼎祚鼎羈旅燕市乎側坐篝燈每聞自公緒論如昔者在門牆時抑何幸也先得借老師寵一登北嶽又生平所仰止矣河間王使君往于廬江奉一書張海老金陵相過從甚洽此後無從繇問然實何能忘幷爲鼎祚謝諸公倘摳衣前者但一識韓荊州無他恩也小兒荒淺未敢出請于有司麟趾鳳雛豈若此豚犬耶附懈惓惓

鹿裘石室集卷第六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七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與蕭太公

江漢縈帶世載其英平輿二龍殆今復睹不腆陵陽囿昔竇子明雲霞之靈璅及謝公所爲高齊嘯詠者也一旦得徼福於台臺而鎮撫其人民鼎祚宜身事之日久矣卽鼎祚不敢爲陽鱎

數數府寺然何能曲木自甘終遠斤藻羣沫成山衆輕折軸雖慈母不免投杼而聖師且猶輟飯台臺之於鼎祚無因無緣且鼎祚中人也台臺陰爲昭雪隆禮曲施漸行既飲食之又教誨之隱其在戚先其所往使鼎祚日遊于腹而加於膝乎天也可忘廼忘大德爾十三日渡江繇浦口從陸計月杪當入都門辱命鄙詩旅次荒蕪筆研塵委至北繕錄郵上主記送者至匡而返敬削短牘叩謝瞻遡光儀如陟屺岵跡遐神邇戴負滋深統蘄崇鑒

又

夏首渡江而北從庶子泉頭奉蕪札臺下一行入都赤日黃塵與車輪馬足居諸頓損腰項爲勞翹跂淸光有如雲日惟是端廉敏達之聲騰滿輦轂薦紳之口不佞鼎舉手加額廼知　朝宁之衡品精嚴衆心之直道顯允其稱慶者吏治漸昭泰象已見要非止台臺之一身榮問庥暘汪澤廣宣而已秋中遙拜藻翰之頒盥讀再

周冀我以所不可知登我以所不可逮卽慈親之顧復師保之匡提何以踰焉鼎祚又徼天之幸得負墻于長公寬其科條載之色笑道平示履意擴包蒙而鼎祚材謭數奇文與命迕雖經入彀竟作棄灰刖而過三太非眞璧躍而至再艮是怪金所以被放以來怡然與游不色于市者其自分審也顧獨上虛盱衡之望仰孤面命之壓每一念及輒自不霜而栗内灼而汗爾頃嘗與長公夫子言使鼎祚果能砥礪束修不挂

于許旦綴遺苴漏以勒成一家即無由為左右
顯義亦庶不辱伯仲之門屏然詎克有之哉台
從津覲鼎祚既遠在羁旅不皇尾士民謳謠而
擁幨帷茲復遇還期更未獲恭睹賜金錫宴之
盛典率留片楮敬候前旌郵詩五章業酬老師
兼呈臺下未敢臚褻鼎祚私計三輔重地而
天子神聖必有意乎不腆敝郡進秩借臨當從
敬亭宛水之間騎竹而婆娑首迎矣

與吳郡丞

鼎祚欽嵜歷落可笑人也因緣先世獲締通家
且台臺三十年名勝訣宕詞場本射雕之手屠
龍之伎鼎祚直鷇音蟬嘒而台臺置在左右觴
詠優游殆謝公之于水曹羊公之有鄒潤取其
近似足相映帶而已至若閔下流之難居推衆
惡于必察諒懷璧之非罪知償金之可疑頌言
彈指不侵然諾則晏嬰之稅驂石父霍諝之解
罔黨人又何逾焉瀕行寵以五篇五都增價是
餽是祖為惠甚鴻就道之後偶淹南中十三日
渡江繇滁陽從陸矣環滁皆山庶子泉冽鮮信
美而非吾土感德懷鄉南雲在望送者遣還敬
布謝款秋中當先要酒人和歌燕市搢笏對西
山爽氣耳時漸清和高明宜處長跽願言為國
珍攝

與朱司理

台臺魁象福星照莅下土蟣蝨之臣如鼎祚者
亦在造甄往鼎祚浮沉里社頗知硜硜守匹夫
小節顧獨于司法清曹猶多緣遇每飲其醇賴

牖其蔀然時與具禮而已台臺甫臨會鼎祚前
秋之役極鄙屑亡狀辱車騎而賁存之且籍負
墻稱及門矣偶有引嫌輒爾自遠台臺陰鑒其
平生而曲振其枉困羣咻不前孤生可植蓋以
分則師保以德則覆持鼎祚所未嘗得之于前
數公者一旦得之于台臺也鼎祚誠無能報稱
亦不敢頌言特嘿嘿中載之耳瀕行重辱餞貺
其時雖台臺按部不及叅侍河潤所及奚啻九
里項有亡女之戚備極痛楚停軫浹旬月之三

日始克就道比曾再歷泰階順風稽首十三日渡江繇浦口從陸送者先返敬削薄贖叩謝星軺漸逖雲芘滋深仰結鴻慈曷有涯旣

與劉令公

台臺冲明在御端敏獨持甘雨惠風闔境沾拂鼎祚一介儌人文質囧氐而台臺繆垂特眷力破衆咻色笑載臨春溫漸渥雖大造不德帝力何有鼎祚誠愚戇然心亦傳習者也敢不敬佩比北首賤役華筵厚賮寵禮有加且津行備具

旅而即次賓至如歸十三日渡江繇浦口從陸矣河潤遠及雲芘滋深仰遡暉儀如陟屺岵偶經南中暫淹六夕蘭芳金響惟是羣公卿士莫不有旨乎其口溢于其聽鼎祚即喙長三尺頌述旨明亦安所足眺高深哉鼎祚遠涉二子俱稱奴客數人往煩檢押踐更率口遵約惟先儻有輕恩清嚴望重繩之二天可托內顧無虞旅次肅陳謝悃持戴鴻慈願言曷旣

與徐少司馬

明公瀛海之度浮陽沈景何不包絡里中瓅屑若鼎祚者置芥舟焉明公乃視猶萬斛乎飾以鷁首翼以蘭檝爲惠久矣北轅賤役嘉篇兼幣穆如棨如下拜登記重逢盛指實所不堪鼎祚固私心志之偶淹南中十四日渡江六日而次南徐濁河善奔不圯不已當事者憂之孔棘明公安得爲山種樹名綠野白社者耶鼎祚夙受特知無敢以謂益惟計明公今日要自世諦未免應緣爾願勑舍人趣治裝鼎祚先爲覓居停

以竢是日東岸東馬會倉臺護行者還敬候台履併陳謝私臨發瞻竚

答許彥貞鄒平

弟初擬投車而西取徑貴部旁乘風謁因而登泰岱問七十二家封禪處迺不虞臨岐遘亡女之戚踟躕路首蒙泪竟北至河間王使君病目不得把手亦未嘗出鄒平志相示也討吾文在事百廢具舉文獻是徵必當斐然爲一代信史簡端之役弟敢不拜承入都凡三閱月黃塵赤

日車跡馬蹏筆扎冗于程書梧酒迫于期會則癯德未除而虛名之爲累也手翰遠頒重損嘉貺縞帶之誼厚古交矣使者朝見午發率陳候謝中宮叶蘭夢否當轉傳家姬相與尉藉耳瞻依有懷不待欵欵

與太常張公

浹旬積雨幾成漏天何獨稱江南卑溼也玄度冲襟如明星朗月輝輝相映每一當麈尾輒欲揖髓伐毛以時方炎熾且長者之前不敢數有

更端耳往摩訶雅集郤作久就今馳扇遣齋頭此荳足置在懷袖付青衣一驅白鳥而已儻時煙墻月之間乘興見報七襄在握悁悁爲勞

答王使君

比經貴部即未能親承謦欬然已仰被嘉問重損貺貽抵今銜戢入都晤諸大老及銓曹諸君時時得旁窺鴻譽且將載在口碑不獨溢之薦剡而已今南北多艱需賢甚棘振淹拔儁政屆更新節鉞之寄當無首踰明公矣屬示志草序

述近率似應副潤以爲巖邑光况如明公在事重望猶先鼎祚數月以來車塵馬足揖讓梧酒實無須臾之暇虛名見累勞生艮苦刻下擬有報命不敢更逋許丈本鼎祚少小密好昨頻以此相促茲不遑答主記者從郵中傳道之闈中之役既已登錄尋復中格材謗數奇固宜棄置惟負盛心翹跂足用慚灼耳敝郡解額頗多皆明公藥籠之遺而舍甥亦獲謬與此甥即十洲兄親姪知所樂聞附及之戒于仲冬南轅眞定

二三使君有一介邀過其地恐致迂塗倘不然猶可信宿五壘之側再望顏色也

答朱中丞

晉陽距燕京千里而近鴻猷儁譽旦夕可聞秋高月滿胡塵不飛明公胷中有數萬甲兵自足寒西人膽耳五臺金剛之窟姑射神人之鄉節鉞所指正值登臨之候得無揚雪成歌停雲自念乎藻翰數頒厚加斥俸黍谷春溫豈須鄒子鼎祚闈中之役已謬入彀尋復失之齒不待刀

髮不勝心屢遇屢蹶終爲枯槁而已今尚爲司成先生所留黑貂裘敝滯淫何爲鄙詩數章嗣再郵上

與鄒考功

往修謁未值卽明公虛懷愛士顧尊嚴之地不敢頻恩非徒引分亦自時宜間從旁得讀一二大篇指南是式私惟鼴腹易飽飲河知足然終不若涉溟渤之汪洋浩瀚也鼎祚歸矣垂橐而往願借片言爲一介行李重萬戶矣何足道哉

北來半期逐逐營營耳目皇惑雖或呻吟失其職矣承命稍先上律詩數章僞矜其固瞥而善相之亦古之道乎文多爲人代斲血指且虞更似當有溫室之祕明公行見之將直遠唾耳雅集漫有所志副在扇頭舊草近刻倂奏主記附陳不腆本出葦布統惟莞置

與湯義仍

仁兄去職言事使具臣泥首自窶貪夫濡尾不前羣浮之徒事役如鬼不可謂不効矣黃綬若若亦曾抵徐聞否家外舅經守其郡天恒暖治稻再熟採葛可畢實遷客所宜居蘇長公寓惠詩日啖荔枝三百顆不妨長作嶺南人仁兄定能備如此襟度然卽當賜環無由待荔之丹矣弟留輦下十月歲晏始歸業爲有司者所錄竟從中格大校如燕麥兎絲直虛處名耳呂司封念吾兄不解口玄致益超固自有王裴風在樂令一旦坐青油幕下持宣明面孔向人人之相去何九牛毛也淮揚間與陳使君方舟而南至

江口別幸附此訊會謝曰可道弟注想貴邑多塾師來敝里幸示一札

答徐孺旭

一來東輒復自遠卽神亦往來左右然終不若奉玄塵之娓娓也弟此來本非少年時而燕趙佳人那得如玉大絃嘈嘈小絃董董特可與胡笳羌管相襍耳風流之事便爾都絕仁仲汝藩得無見其似人者而喜乎塲後數日當西行恐無從覓足下居停耳仰辱軫存遇我厚矣卒卒

附報不多及

答楊世叔

日遭于武丘以足下名韵片言撮勝可復使碁石點頭即頑礦如弟豈不能躍而起應耶宋彦河梁之别與足下睊睊送之初不謂足下單舸沿尾也乃知十日之飲殊自易事顧昔豔稱之有以耳楚舞楚歌抑何其悲涼鴻肆乎志陳姬墓石婉委有情愷直無諱滔滔獨運不作今世祇促語等死何如陳姬死足下弟嘗有悼亡且

亦燕産情生于文讀未半淚蘇蘇下沾襟矣當爲一歌答足下并及陳姬而使者倚席待報留之不得賓客又一時譙沓宋彦更不皇有附弟方濡跡丘中嗣必馳奏把臂未期投毫怲邑

與吳郡丞

昨躬詣偶值前驅蒞在敬亭恨不能從公于邁少聆合沓雲齊佳句耳老年伯大集鼎祚謬忝猶子當請梓而廣傳之仰體台臺孝思甚殷不敢分德且狐裘而羔袖焉媿舉可知薄具餐儀

及上鍥局疊嶂二詩久未奏獻向坐壹鬱無聊等硯荒落亦以黃鍾在前大吕在左擊缶附瓴自宜退舍耳附內數品略奉高齋用資游息出自布素非有長物也統冀麾存

與蕭府君

台臺之按節于維凡慶兩元會所爲惠風鮮澤流拂敝郡者士民如一口百代如一日耳昨歲而舉國驩呼鷹踊轉相告謂中宮擧得二雄矣此其理誠在旦夕然廼先見之覡兆禱尼祝祺

人情可卜鼎祚賤無所營益有所纂著自敝郡始台臺往有過庭代對特聞之而已幸即命小史錄示一帙今時作者非不乘時鵲起而敘致多誣雷同莫别用弘者體要失財務華者情實愈遠未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鼎祚不自量欲使其信而必傳令來牧斯土者具有台臺之一體則敝郡世世是賴焉鼎祚任以爲非謂台臺亦不必好讓自掩也慮歲餘山居至適賀生趨謁交戟衡馬首而贈之以策曰死陵人業請于帝

以石麟玉燕錫蕭庚且許應泰階六符之象叶
君子萬年之歌渥潤嵩少實式靈之無所庸生
參芩矣

答夏雲父

憶與足下初把手城頭細柳共林頭新醪爭綠
也今且其時而飛絮過至然柳凡五易條矣昔
言之樹猶如此人何以堪顧惟皞皞之辭超超
之指無庸諜野已足驚座何足下之厚靈秉乎
宗伯昭則足下鄉先正其所著雖未盡雅馴然

彼擲微露圖亦殆庶者也適足下崛起其後驟

欲度前賢令[illegible]水不汲而深足下所舉屬僕若
周秦兩京在脣吻淵源三百曲暢漢魏下逮[illegible]
元者固足下饒爲之所貴志稱其才耳足下勉
旃僕即無似尚可左帶劍右奉盤一意聽命耳
之盟其緣以細書金匱簪筆木天而索我則實
姚遠此足下異日事而已襍刻四種奉內記曹
僕方臥家未兆上稱南濟而颿敬亭東然也僕
足下能見尋更有爭綠之新醪在

答吳使君

謁後尋迫寒食歸覲先塋往反旬日藍輿中輒
讀大集霞光五色與文春華陽諸峰蒼翠交襲
人應接不暇宣城名重自玄暉始其文固甚美
且著而政闕焉鮑稱耳明公俄頃澤濡化洽易
聽改觀凡我臣庶實恨屬者之不請于上而即
移眞也山川之靈猶望以咳唾賁飾之使雲齊
之嶽練淨之江得相帶映當先謝公一籌矣

與鄒彥吉學憲

頃年弇州公雨花之會坐者六人文甫金焦道

人煙霞在口承父齊之攝偉衣冠儼然精晧茂
吳淵潤舉體無凡而鄒先生鴻裁名理超超獨
上鼎祚持一小星仰儷太白繆聯先生席也雖
不甚更端已嘿嘿意授分韵大篇明月香臺爲
藐苑青樽詞客對空王抑何其精姚篤至乎驪
珠在前魚目自捲矣即弇州是詩嘗命以竹林
蓮社題以殷許應徐顧玄度自了深源處處擬
僴叟裾助猷末著鄒先生居則挹麈尾之清出

則宣金山之令冠冕後進鼎呂皇家異日山公
謝傳者差可倫擬耳比附一函托報左右亦將
無浮沉否爾時鄒先生來按部吳興家叔適爲
安吉守傳言鄒先生厚無忘昔者晤必訊及玉
節聞近移楚中方城漢水楚誠多材而以匈吞
雲夢者八九若鄒先生師帥之和璧見琢白珩
益光往鄒先生游玄岳五色絲毫與縈峰蒼翠
相注射令馳檄而尋山靈之盟電策雷驅五龍
在御黃州又息棠舊地也橫江之鶴舉網之鱸

正不減并州竹馬揄枝豐暇漢翰蔚與鼎祚越
遠願分珮于湘皐即采芳于澧浦矣祝轅果自
何時儻寄徑于江則蕪湖距宣城數舍不難載
斗酒操豚蹄而前勞榜人江之永矣我思如何
當附行雲從鄒先生而東也惟鄒先生貺命焉

與蘇州沈郡丞

履端新慶清望宿隆大拜之命旦夕且至燕雲
碣月內在杖履前驅所及恐不久桃花綠水間
也昨秋呂使君入吳鼎祚方應貢白下未能更

端長者尋聞視篆江陰遂使鱗羽頓爾茲然鼎
祚絲中鄙役聊稅苦海猶然風波未定維楫何
馮茲且暫爲息肩來歲北首討比明公彰纓委
珮退食自公當與搢笏共看西山爽氣耳春風
尚厲惟爲國珍護奉懷一詩副具扇頭臨發瞻
跂

與史平陽

明公歸自平陽鴻冥龍臥而有子開州君代相
輝映奈何一旦酷割至此哉其郎兵曹及僉憲

豫章所爲政遠未及聞而肅總鬘理敏郡寬從
敏斷有若老成文采風流實稱儒吏惟蕪湖廿
節則其事巳遂而其勢重不可反鼎祚與沈太
史君典習知之君典塚中枯骨矣鼎祚又淪落
未偶竟俾茲意幾乎不白近移書呂玉繩使君
約彼爲草狀而鼎祚傳之傳者傳也鼎祚登足
傳令子蔡褧者在郡于鼎祚略堂廉之分申昆
弟之好撰精廿管報萬分一且以宣人言宣事
或可賫信耳履歷生卒便乞詳示幸而多男長

者若干歲女字沈方伯兒者可嫁否雖宦廉淺
產尚足給饘粥否皆所願聞更望明公達變順
時善自曉譬提攜諸孤以無隊世緒先附薄將
用代絮酒凌春當亂錢塘發楚些一哭稽山之
陰搔首問青天胡夢夢也

與陶懋中使君

往遘陶公于棲霞指點石佛㪽白鹿泉而飲之
袖出大篇如數十摩尼珠相注射也一再過舍
香之署鐘阜玄湖映帶左右不其樂融融哉鼎

祚之鍛翮未幾而公亦覆播遷矣從蕭府君奉
公手書俛仰今昔何異公家彭澤停雲與詠乎
且知所為推轂于府公者鼎祚安能望蓋公之
玄致徐孺之高風然府君寔不以衆人遇之皆
陶公之明惠也黃州故遷客地奈陶公婆娑已
久蘇子瞻由此復歸玉堂計公當即承召矣鼎
祚開春應貢北首擊筑和歌相期燕市幸公趣
舍人治裝以待家弟台受丘潮州夙知今東生
匆而弔其墓亦庶幾古意焉陶公之秫餘釀足

醉此生所恨鼎祚不得如橫江鶴耳扇頭二詩
聊且代訊倘有以報我敢不拜在下風

與河間王使君

明公之臨敝郡也三月而化成即中都之宰殆
不啻焉顧猶有修卻者乎其時鼎祚操牘私志
之能及吾之身則登信史不則亦以備采風三
輔澳區九河大澤迺覆載剖轔苻佇瞻熊軾所
謂蘭芳無適非好亦譬兼金百鍊愈精彼正以
昭明公之大節開後命之景福爾往于盧江擬

走冗椒之僕一通典謁而騶從且東里中輸將
者恭捧雲翰辱損既儀長跽啟函儼承晤侍因
荷長者之無忘微細若此是後鼎祚內侵二豎
外迫寄讐出則吹簫為吳市之乞入則短衣為
田間之遊憂病相仍嘯歌都廢昨秋循次應貢
今即北首而舍親麻司勳先數日發輒敢申俤
台履指日寄徑貴治而歌車班班也明使君儻
垂念并州問舊憩甘棠蔽芾耶願更端以對

奉汪司馬

小子鼎之駒而獲御明公明公卽以爲是汗血也者今之齒則長矣猶然駑駁也于凡韵人勝士若褒衣大帶之徒過新都無不謁明公明公亦無不口及鼎祚者卽白榆之社明公擲管紬思輒及鼎祚此豈不足君所乎而於一介乎娓娓也章臺傳記侘傺無聊偶遊戲于肉譜詼宕于俳優開鼻大雅不擯斥幸厚矣聞明公亦覊擊節三嘆昌歌屈芰寧足偏嗜或有厭大君子之腹耳古人謂知巳重於感恩又士爲知巳者

死當其千里從師擔簦負笈徒步非遠明公也于鼎祚不爲非知巳矣新都距宛上不十舍而止矣鼎祚行無重繭之勞而甘坐不窺堂之刺卽薄賤之書咒散之僕且至中絕是棄德如水而委身于壑也令鼎祚喙長三尺適爾增繁何所可解雖然鼎祚之情事苦鬱無所可解而將有可原者有三其一先大夫所爲志幽者微焦明公適本治命頻年以來禋祀堇列卜兆無期未錄稽手仰干左右且未有布武明公之堂其

而置此猶後者也其一鼎祚繆辱明公之提獎極欲竭歷生平刻劌心力庶成一家之言希冀明公爲之冠冕上稍以報塞殊恩下妥圖傳之同好而才不稱志業荒于嬉與文載詠自儕蛙蚓涸泓糜楮聊應馬牛儻明公見之不失笑則反走卽寬然不取瑟使聞鼎祚之陰愧多矣其一鼎祚自有母之喪弟妾繼殤泪眼未燥射影薦興寇在門庭亟在心腹以故甲乙之際勾吳之逃被髮文身歛簫行乞頗爲近之比務乘瑕

快于脩郤雖我族類疾而卽仇昔懷好音今切虎視所賴一二府君眷深國士及閭郡士大夫之公論盡拄我壁耳然亦一歲七奔一日三徙乍氷乍火邪氣攻中玉羅損和積衰得白彼所報殆巳甚乎茲且隨牒北上而事猶未竟埶不可淹矯首宮墻清都眞界非復腥羶下士所容易涉私惟疏節日益以深傳言前茅將指建業若季月之初鼎祚于石頭城下佇望錦帆撰杖屨良有天幸不知候關者果占紫氣之東否顧

力中祝台履兼代辭謁鄙詩十章附侑不腆皇
慺于臣臨發戀戀

答寧國陶明府

仁公猝瀛海之翔陽應文明之盛代天紬綠簡
禹穴非遙星聚清門高陽可表不謂寧川彈丸
迺辱紆仁公之綬而撫臨之鼎祚寒廬本文脊
之陰間有寄公宇下賦口踐更得竊旁采風謠
餐承惠澤既深河潤實切巖瞻維昔先人繆膺
貴郡幸不俾士民厭射而與公家二三長老猶

倍畈依卽蘭亭諸君子鼎祚亦嘗忝觴詠之末
忝爾汝之交分則隣封情則世講顧硜硜自執
不能以衣裾撇有道之函端特匹夫之節耳玆
復隨牒北首矣仁公俯存故誼特放藻翰重損
嘉儀當此簿書旁午期會糾紛雖仁公游刃有
餘而且軫念疏鄙叙致婉孌永言拜佩曷敢有
諼治裝方劇率爾附使占謝嗣容顓佈

與沈郡丞

明公之勤于陽穀凡五載而堇有此調也惟彼
士民嗛嗛焉有遺志自明公之去陽穀也謁謁
焉有餘思今方勒貞石于峴山擬尸祝于畏壘
既徵三代之直良爲後事之師比倌人過郡中
時鼎祚馳至則未信發矣竟不及片語申祖卮
洒爲驪迺恨往者公顧我輒移日而不以草疏
薦客遠媿古人眞致耳德威所振海波不揚簿
書燕閒翰墨間作此特爲公假六月之息扶搖
而上九萬垂天終當遠屆以公雅度知無河漢
其言也良書見放間適吳之約鼎祚餘冬而來

大半山居仍以貧病遂復逡巡然吳我親戚之
國也夏秋之交從公乞太湖一舴艋七十二峰
凡一醉足矣敬戒蒼頭略㕓仰止傾首東顧曷
日無懷

與陳郡丞

以明公而載蒞金閶也故借寇君于河內迴迓
竹馬于漁陽重望宿賫新命且下卽吳會嗔壞
山川効靈亦不能久稽公矣往附具片楮二詩
遙慁主記今不省其云何越歲而來居吳者凡

八月傾首東溯則南州下榻之驩孟公投轄之興[illegible]然痞痳也從二張聞公有佳篇見懷雖未及睹若巳津津乎有味矣鼎祚僕僕日在牛馬既多貧病日復聊蕭近作傳奇一種略代嘯歌正猶蜉蝣之矜衣裳豈誠楚楚董以自濡而巳知公但有憐之也惡詩爲諸君所彊竟成奮木用助鼓掌不足取裁蒼頭東首敢拜而送之問台履萬福

奉王觀察

明公豁達經通貞艮在巽秉岱宗之靈璅暢大國之休風左輔神皐三吳隩壤瞻袞衣焉至止儼黼斧其來臨比者海波不揚萑苻用輯化干戈爲德禮列樽俎而折衝行且叶魁象于衆符召康侯于晉錫者也鼎祚一介薄循先緒徒負虛聲仰邀威儀忝通家之末分俯壓盼睞若侍坐以更端敬戒蒼頭肅陳赤牘別將不腆艮恧無文臨風冒恩尊嚴惟日㬎勝悚灼

與陳令公

比者鼎祚等不能躬化以致宗人鬩墻之變仰叩台端承不加討而且俯狥輿言始鞫之公庭以正其名公既付之司敗以待其自新仁義並施情法兼具此百世之德也今雖未見悔悟而某某等念彼二人本手足右被傷則左必捍奈彼各喪心耳明斷森然敢復徼惠暫釋斥歸私家令鼎祚等合彼兄弟相見以杯酒解之仍補其所少而田均執業彼此無嫌則上可終台臺曲成之盛心下可杜寒門後來之隱禍矣三二

日間當相率蒲伏請謝也

與長沙呂別駕

門下以隆棟之材寄題輿之任安所稱能展其驥足振彼鴻儀顧今王澤遠屆遐邇同風長沙卑溼非所論矣門下憑軾結靷淸嘯長謠使蒼梧之雲不飛洞庭之波益闊而況廟廊方破拘攣簡拔儁異無容弔屈以示不廣也鼎祚比年多難七奔不給近稍息肩然以琴咏爲慙意輿都盡周旋疇昔何日忘之惟是疆域阻修斐[illegible]

乖異末絲再遘抒此鬱伊耳宗兄繼唐幸忝莞
記其舍人西上率奉起居小草一部用資覆瓿
之遺傳奇一種排諧略具簿書清宴聊代蕙蘇
沅芷澧蘭芳馨可折愛而能竟懷我好音

答顧廣文

郎川斗大城廼能彊縣君數易而頤先生皐比
獨擁當由善祝頌令速肖耳僕卯巳游陪京則
寶幢公往生久讀玉露草尚如把松枝麈尾對
譚小品下百籤也顧先生是其法嗣吏與隱兼

桃李盈門亦何減蓮花藏耶嘉篇侈然與寶幢
公相輝映鍾陵淮水不爲無靈辱所見命者願
爲執鞭會郡邑大夫一時並遷頗有贈述且欲
附燕中幾函少稽奉報幸貢生寄廡下南湖一
勺必不作投書渚矣潘文不暇作答賦閒園春
色無恙濯濯新楊柳猶及見理官翁風流乎

又

箋札驅人如萬火牛因爲寶幢公効役暫得近
清涼界耳尊公隱德内行甚著而其精力在禪
卽往生傳可推也繆成一七言律聊于此三致
意焉門下高第弟子夏雲甫何狀定不作菩薩
位中人但不知米熟也未幸寄聲并望顧先生
以鐵袈裟密授之

又

候關者不瞻紫氣之西遂坐失顧先生今則闊
數千里矣東郡之擢常調耳非所以處顧先生
昔人有言先生自此升矣濮州有李少卿公名
先芳者七十老翁慷慨重氣節而詩絕工大得

唐人之致顧先生好文下士趣府儻便當一相
詣佳惠侈然旹行者以爐居者且不損先生苜
蓿盤耶奉送一詩卽少殊濮上之音然無足爲
左右重何能及魯連子聊城一矢也

答陳德基戶曹

東信具承良書二體多篇貫珠戛玉且知繇淮
入粤暫休汝上之騎俾許子將見此必當增其
月旦耳未挾日從安吉復傳赬鯉重侑兼金何
長者之不遺鬼瑱固爾然巳示指南之式又獲

取酒之資其所饗不既奢乎還朝之期云方待陽至而來者率言月之生明鼎祚擬有事于吳中寄徑茗雪計公其時錦帆直度揚州矣邇聞北虜匪茹狎恩解約雖去國門尚遠而河朧之間蕩爲荆蓁經略之使相望四出藿食者憤之明公主調度何不借席前一籌之下得稍空其匈臆上足使　聖主宸衷[illegible]舒乎鼎祚開春北首景風在令是明公封拜之候焉至如飛長檄而下呼韓吐鴻銘以泐燕石則公餘事也安吉守故吾家步兵濡以大君子之蘭芳則無適非好矣

又

茗水凡兩把教然不十舍恨未能翩然相詣前月操馬箠而北則前旌又轉餉薊門矣卽馳一日而獲奉十餘年所未有之驩亦甚幸黃塵赤日爲車跡馬蹄所蹴遂令此意尚留寤寐萬伯武謁選因承起居屆期始聞率爲四詩題扇頭馳備出入淸曹豐暇望不恡瓊報焉薊有名酒都人士頗惠置牀頭然率不大佳使薏苡復不中雪公能寄數罌足當河朔之宴固不勞君家孟公投轄矣伯武婆娑一官且敝鄉洊饉家益貧需次于此知公長者必加河潤也

鹿裘石室集卷第八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荅屠長卿

屠先生三及書一自新安一自吳門一自沈生所弃今而四矣宛陵之𥅆明州羅刹曹娥之嶮介東共之而西連三天子都縣車束馬阻越一隅以故鼎祚從戊子夏致郵於薛君竟未嗣音

也念何嘗一日置屠先生哉少小與君典同學頗兩相期進則經世退則出世正如良書之比肩王葛追蹤夔龍者君典跣節濶目氣勝鼎祚而鼎祚私信依仁輔義理勝君典比周游屠先生時徵歌放酒搔頭弄姿口多微辭風流自憙要非本色不過以柔傲骨耗壯心而已别無幾何家難作矣此其本末寧容僂數大校其人即潴宮肆市不足以蓋先代之闕示來裔之觀其事鼎祚方應貢南都而同里殆千餘指公正發憤如連棲之雞誰適爲主爭擊之鶴無禮是逐一時親識若今徐司寇麻司勳諸君莫不暢其雄風舉爲義槩而時與尼會勢與意違非一手一足所可驟而與援而止也其旣則不始兹日而彼在莽伏三歲之戎論功泯十世之宥張彌天絕澤之網踵伐虢併虞之圖其端則覆有青蠅飛於竿旌貝錦生於匈旅操戈反而入室鍘蘭忌其當門遂使叔氏兄弟井堙竈夷流離跕頓魂遷於九逝命罷於七奔至於不肖第恨無

瑕可攻素履足恃耳嗟乎嗟乎萁豆然其何由不泣斧瓜逮葛誠難爲懷固實宗門之辱行生人之凶境安敢冐爲節俠乎難稍定鼎祚北首逾年而南吳中之游非擥勝亦非避人雖然嘗蹢躅金閶五湖之間矣上不得爲少伯之覇越次不得爲燿期之賃隱遡子胥之報楚弔要離之殉光而才狹志迫直欲借屠先生遊龍之筆繪豹之文爲一寫其抑鬱抒其英采矣鼎祚留輦下最久三事而下以及貂璫之屬緇黃之流

多所見多所怪迺益歎長安一席地詎爲屠先生竊廉耶屠先生刳心入寘遺形就道猶有一二長爪闡提毀敎謗法愛何可愛憎何可憎呼牛則牛呼馬則馬以平等之心行無爲之事不愧屋漏惟與天知愿屠先生其終訓之來書所稱虞仲翔管幼安仲翔尚涉偏奇布帽木榻治廬躬耕幼安吾師也石灰陽畝所獲幾何汪司馬又卽世矣屠先生名紐八紘業振千古金石有敝神理常存鼎祚輩以蟪蛄何異顧承屠先

生之軫卹日遠日親也使者至適鼎祚多境外之交不勝穠穠之苦握管作報一札五起不能它及

又

屠先生負三長之鴻才建千秋之大業迺一見倏潛驟登乍躋卽玄朗之悰恬愉之味庶志浮雲無餘煩熱非所以克諧羣望昭宣皇度也頃天子出蘭臺石室之祕藏以潤色太平纂戎先業政府旁招廣列振廢起淹將無爲屠先生設乎前載鼎祚嘗就黄東公於里第轉況實錄纍屬以孫安國臧榮緒之流今洪永之間雖稍銓次旣聞此盛舉所謂日月經天爝火宜息不虛不隱毋穢毋挾惟屠先生善爲之鼎祚四十作人祖詠分甘含飴之言聊自娱悅頭顱如此寧復勞東方之牘升燕昭之臺且比薦曠無歲竈觚有遺經亂首抄棲穗良書之所云杜陵春衣幾成鶉結平樂急管頓作蟏蟗目睹島夷敢於匪茹所幸封頁近巳報罷進無一割之司退無

一壑之擅儻非皈諮蒲團豈但壯心難耗亦欲何大休歇耶太夫人百齡方健匕箸郎君風氣日上屠先生應召上而將母下而逐子俯仰俱適也後春昏期想如佳約諒其時阿翁方鳴珮都門耳使者奏命殊亟把汗崖略莫自消息幷勅舍人治裝以待

答朱修吾

一入長安市車輪馬足頓歷三時迺自踈遜門屛且拜命之辱復爲歸思所牽竟蓮緖論明公

不加督過已厚幸而迺寵以玄黃沃以氷玉披誦題引泠然翛然數月來塵土腸胃一洗盡矣此自足當拱璧何復更庭實粲具邪然不敢再方台命覥顔敬登許八丈承惠於臺端者當是古石交誼耳要以書來約天寒歲晏不能迂塗擬從河間使君寄一札必爲申左右卷卷也

荅馮琢吾

佳篇見貽仁風在握出入懷袖奉爲指南顧鼎小子所願徼惠片語者尚幾幾企之何敢附於

酬言實竊藉以不朽耳計鼎望日始成行明公咄嗟之間便自粲灼足照數人惟奠末光垂此下土先肅占謝

荅塞督府

巳丑春敝郡廖使君來京肅附一函及奉壽二尊人詩軸計徹清覽項之台臺榮覲而西即承三鎮之擢智略輻輳勳伐昭宣內以揚高堂忠誠之訓上以紓當宁宵旰之圖可謂家國俱存身名並泰矣近者衆議易淆黨同好勝吹聲捕影且莫擇於明公鼎間從坐末頗旁聞諸大老緒論未嘗不爲扼腕不平而歎勞臣之難爲漸進之多事也則所私幸者廟謨猶定耳惟明公毋卹浮囂益自展布大振無前之烈永稱不貳之純是小子卷卷所祝望焉鼎祚四月至北五月廷試六月因游太學就秋闈旣巳入彀尋復失之材識卑下棄置自宜顧蹈機而搆會者數矣抑安得不謂數奇乎行道心惻若明公何如繆愛而亟欲吹噓上天者懷可知也戟門密邇

初意來拜瞻繡衮一窺塞垣而虛名見累酬應實繁今已歲晏黑貂久敝青蚨且空歸計定矣所以一介之書遲抵玆日者仰體明公方調度兵事甚費形神何敢以賤姓名遽爾塵恩致勤眷注耶業師眞定同知姚嘉㝅忝屬臺端家學淵源宦行廉敏屢騰薦剡固臺端所宿察也家叔飆令海守相沈粹貞固實吏而儒此兩人者鼎祚少列負墻繆當入室有三如一於心不忘冀徼寵靈特垂眄睞即鼎祚無能報亦稍殫力

矣沈太史君典之姪有容亦屬偏裨聞沭厚遇敬爲亡友申謝凡此皆非有託於鼎祚師友分義不皇目嫌兄明公知鼎祚無他腸者也南轅告脂遄回依戀

荅張伯訥

丈夫意氣相與卽杯酒可得若弟與仁兄猶周旋襟帶之間歌咏之會千秋一日豈足云喻佳篇兩體兼至編玉貫珠行子獲此渡河而江當使魚龍生色氷雪解顏上苑之春在我懷袖何

必論宛陵花木哉貂帽見貺是仁兄蟬冠餘慶也物重義隆敢不拜服

荅黃愼軒太史

前奉謁將持縑素特請鴻篇而驪珠忽已滿把長歌感慨悲壯詄宕宛委傳景切情無所不有二律冷冷琅琅慧中秀外何意波靡後復聞正始之音鼎祚顧一旦獲之眞奉拱璧以先駟馬矣無言不酬敢不圖稱然以寡和高曲而苦欲襍以繁生適不自量耳

荅蕭司成師

鼎祚心師者十有餘年一旦得卽眞門下點三千之籍卽可千秋矣且奉兩大篇懷之而歸居夷畀北俱有餘快況止被播耶昔人有言人貌榮名寧有旣乎老師所爲榮鼎祚者何弗堅焉復承敓況濃郁在老師誠無虛將而鼎祚亦竊自顧無所可任然禮不敢附使璧上東嚮拜登竢佳扇汚訖叩首庭階再申前請

荅大司空曾公

屢奉嘉招虛懷接引沃敎已深復辱寵頒猶切過腆非所宜任顧惟大人長者之命禮無敢返東嚮拜登感與愧集先外舅仰借片言之褒實榮華衮其序次行事感慨平生若起其人於九原而定其論於千古台臺聲出爲律言成爲經直當附以不朽所謂死者復生生者可無愧矣薄賚自是唐子一縷之忱迺蒙環賜益無所將專力附使敬納

與黃愼軒

奉和二章正猶阜螽蛣蟉之於鳳噦鶴鳴亦適得其天籟之一取相應而已公以古道遇我當爲五言古數章仰報長歌與馬見迫楷墨就荒前塗定卽郵上

又

昔人有言德厚自天性則公之謂矣郊關執別攬涕登車文通止黯然銷魂而已安得爲體物會情名善賦哉飄雪載塗七日始抵景州明當涉齊魯境上漸跳而南雲日在望不可驟卽江

之永矣我思如何

答鄒考功

辱命祇領束廣微爲孝子潔白相戒以養遂補白華南陔鼎祚固非其材也敢不勉承比來仰勤嘉眷旣載在衷且竊闚大君子差次功能作用自別亦思附贈處之義藉以不朽耳所爲溫室之秘者何欲稱秘於左右實前皆許其人以焚草矣況數日間將漸入淸覽繼得面晤一二口述總之大家姆學夫人終是舉止羞澁明公

慧眼必知反不如牀頭捉刀人也

又

瓊瑤下報儼成七襄鴻軒鳳舉在所交攀耳見寵大篇靚深崛古雅辭名理不徒彼雲霞生態花鳥取妍也至勤良書勗以文行鼎祚內實無有寧冒處其實乎然竊亦嘗所斤斤者箴座銘盤敢不拜大君子之教比承命榮侍之篇力欲竭歷而材質已定竟無能工董不食成言而已

答何雅孝比部

門下沖夷之度千人可游鼎祚一來此身迺爲人所得車塵馬足遂歷三時知門下習靜端居未敢相恩蓋凡鼎祚間過從諸公要亦董報稱而已顧如有神何嘗不飛越左右今行矣擬與公必再把臂別而佳篇下及則泱泱大風也奉以出入矩矱在前爲惠鴻矣分食食我又復旨乎其口味乎其心然公方宦廉將無令官厨攻淡乎

答蹇開府

望前有蕪記從報房邨上諒徹台覽鼎祚爲諸
公強畱念日始發霜雪載塗五日抵河間又二
日至景州王使君巳爲東路輿馬計故由推惠
於臺端也廼復損貺頒郎明公誼務長厚忘其
爲施而受者將不知所厝載德在衷靦顏知媿
二扇偶成一詩奉訊五中三寢一聯稍爲實錄
其一别諸公小作弁博一粲秋防業竣猷望益
昭當令譚者欲咋舌自引耳高陽狂態與度漠
鴻才原不相左不必還亦不必反汾陽二十四

考寄藏音樂晉公勛奏平淮逍搖綠野又十年
而三拔三巴竹枝賓舞皆明公之舊物矣頃當
內拜九頓庭階試數公美髯較昔長短多少乎
尚有期也久羈使者境上告言北首率遡平安
仰慰軫念明發涉齊魯之域漸跳而南江之永
矣我思如何感戀積私言曷能旣再圖顓布佇
嗣玉音

荅申敬中兵部

辱枉倌人於山寺即不及把松枝麈尾共升千
人坐石斐疊片談良是名理正圖有不腆之語
布此睎驥而佳篇下貺白雪在握清風穆如頓
使羈客怡神亦令小巫索氣無言不訓尚嗣圖
之西歸擬至堂間繼侍老師實所大願維時秋
炎方熾不敢重勞台候耳小刻從都下散去僅
存一二敝楮者頃須檢上大匠之門知無辭曲
木也

荅周京兆

於時二垂告警宵旰爲勞至若明公廼竟臥萬

山之中國家動稱之材而用輒違材伐檀河干
橫舟野渡古今固有同慨耳然今舉烽乘障之
與煙霞爲伍憂讒畏譏之與理亂不聞明公豈
以彼易此當必爽然自失不復令唾壺盡缺也
鼎祚自南都伏謁壽事北轅旣還江上因趨謝
兩相君於里第益跳而東萱荚累更蓬科轉徙
渠范日遠詹汪滋深比春承晤偲郎堅以邵公
碑文見屬重辱申命敢不敬閙往鼎祚嘗碑沈
南陵矣其邑父老敘述事詳故其文稍爲核實

邵公履任及被召年月有何興革善政如來刻義倉之類一一查示愈詳愈佳巷碑以記事非可鑿空爲者也齒卑世厚分宜効勤損惠中帑拜服內慙

荅申美中

霏雪之譚連城之采得一朝而兼舉之百聞不如一見非虛語也方欲少致鄙言聊陳仰止而目忽作楚筆研荒落乃辱厚貺重損良書几杖之賜何以逾此覥顏拜登嗣需躬布

荅吳光祿

比虎丘雅款雖赤日行空得蔭清氷頓忘白羽河朔之會定復勝此巳發東棹值中秋之夕遥憶生公講臺一方明月盡屬左右酒杯歌扇耳千佛閣鼎建之舉實是閻浮一大因緣且有公爲之檀越老師相公俯加冠冕誠謂此法當興矣鼎祚瀕行紹谷上人曾以跣頭見屬復辱嘉命載及能不祇承偶爲小兒內婦新治敝廬百冗交集惟是重拂尊指率爾具草仰備郢質

與韓君陳

仁兄既巳蘭摧復爾玉折天何酷割至此也弟往有女十四而夭近者小姬驚娠累絕三日而蘇至如敬通孝標之戹非復人理悲憤每至但一切付之夙因究者何究親者何親有因宜然無因適然耳兄嫂方御韶年振振可卽雖其娟秀在眼離愛在心未超世法安能一旦而遽遺之弟所以驟聞皇愕酸楚不知涕之何從也又何能爲兄解惟吾兄斟酌東門西河之間不矯

不溺而巳歲晏蹔冗不能刺一舟把手相慰藉輒以寄此

答孝豐吳翁升

曩客白晳清揚而過我金陵蘭若者足下耶歲紀周矣僕稍長翁晉近頗抱孫作人祖不稱老而老有期足下既往長安道東華軟紅塵那得如西湖風月不無少徵賭其顏乎别足下後凡三晤翁晉晤輒抵掌足下與載伯把臂入林庭中樂事僕家二三子患難流離一散如雨年來

反關距埽端居淨業爲日多矣足下新詩語韶令而思沉鬱且敘事有典徒歌成訓非苟而已也願効片言附以千里惟羈使者是虞當卽嗣致必不敢失諾於左右扇頭一詩奉備出入黃面瞿曇色韵枯寂才減氣銷殆復可想計足下直憐之耳

與湯義仍

天怒不終朝迺於仁兄猶爽常期聞直名題在御屏不可謂不遇主矣勞人之職非所久堪顧

遂昌甚譎令君子蘭芳無適非好耳弟比畱長干閱藏者幾一歲歸而負幽憂之疾淩浯及脾腦減髮素斷足府寺借面里閭藥餌之間陳書盈几亦殆庶述者之事仁兄在遠向何平隲旋典旋轂狐搰無成近傳新著業竟殺青許八丈可爲置書郵何不以一部乞我往凡得仁兄單詞畸語墨渝紙敝益復循環此以拱璧駟馬不如聞道吾丈遠爾河漢耶願卽翻示開春亂流羅刹東存呂侯便欲歷四明天台徑鴈宕而問仙人之驥於青田其時仁兄定遷去不及縶恭朝重客也

與許彦貞

東溪執別而弟適南中閱藏者幾歲歸復杜門頗有箸述度不足示遠且無力授鍥亦以永日而已吾丈鴻贍之材何所不屆迺矻矻一郡丞弦望有時當無久縻矣至弟所側耳引脰則吾丈得雄消息也後宫有就館者否弟年來抱一孫一孫女讀王逸少分甘帖聊足自娱顧吳婦

尚爾孑然一人向隅大是營慮婦每念魏婭遥相躑躅耳良書見及兼損諸品弟食指動者彌旬而應青田燈光石近絕少佳願爲覓數方方已冒食既名饕餮又持泉石膏肓以累左右其所欲不太奢乎湯義仍何似一謫令遂老才人想時抵掌爲樂也因附短疏幸郵致之

答鄔汝翼

吾丈耽玄守寂而猶蒿目東夷安期以千桼棄不用乃畱玉舄使异日求我於蓬萊山下得無

似之耶平壤失利增兵矣頃吳人至金閶頗已戒嚴且聞倭欲自北而南則淮揚首衝京口亦江海之會也吾丈能少出幰中祕畫或傳一檄不勝十萬師遠乎鼎祚雖未老然以奔馳踣困雕龍之才既短躍馬之氣漸頹正如吾丈揩頤飽飯看敬亭山色而已晤宏使知動定康適但未卜丹成幾轉耳往別白門佳篇奕奕寶藏敝笥虹光燭天每疑赤虬來迎冶師也管城先生盡市去方值病冗無可爲役具在使口令殊貴

長鎗大劍時將指咲毛錐何用請改而爲歐冶風胡之業一粲

與麻十洲

司寇公至知吾兄近狀意即可予告矣迺忽有所論列往弟別宣武署中時兄决計請外憶弟嘗答兄不必然無捨無執聽之而已兄每退然若不勝今反以退者爲進耶比得其疏捕風吠影無實可據夫法不盡自持而復使持法者不得堅自持　朝廷綱紀安望有振乎吾兄素醇謹溫恭今且以剴直貞亮著可爲兼美壽聞賜晉之報弟所稱幸者　國之公是猶未盡泯也計兄夏溢功司予告之舉多在秋初少壯都顯即優游數年八座九列亦方未艾遵養時晦消息天行固宜如此弟先掃敬亭片石待相對槃薄耳諸凡想兄家報能悉之

與馮開之司成

客春倌人方拊驂宛上鼎祚適自北還留南中及跳身而東日與東人士望明公之履舄而不

獲遂也犬子孱稚辱明公引之公署顧之敝廬迺敢用蕪言輒塵清燕雖如涓流培塿識滄岱而爭歸然亦殊不知量矣明公過加評藻誘使可進施恩非分誠爲其父耳彼豈何足膺于左右乎陪京首善之地豐芑之遺而以明公端醇冲穆曲導金繩俯臨璧水作人有術多士以寧躬祝匠成爲化廣大且拭目待之往鼎祚嘗信宿名署翳然林水迄今有濠濮間想楊子一衣帶候介次寥當剌單舫來詣齋頭聆曠世之玄

譚敘周星之離致討恐明公且揖讓人主之前翔翔燕碣之表矣家叔箕耑意好古十倍鼎祚繆爲明公所親愛昔言有一人知巳死必不恨況於人倫冠冕後進宗鏡若今之馮公者耶比南而鼎祚適山居不暇聞輒緣麻生布其臆如此翹抱台光河漢非遠

又

比奉一訊臺端騂及飈之暮矣計時獲叅侍而緒暑爍爍浸尋病境三年不見猶歎其遠五日

不詹何以爲期知明公於愛能竟在賤不遺必雅同此衷耳親甥麻一鳳者辛卯偶領鄉書今趨函丈之間爲國子諸生姊寡且冬中六秩老矣所藉此兒鼎祚門之彌蔭宅相是依年少學人不敢望明公出秘窩藏但承鋒距之餘使曹溪一汗即不墮惡趣可冀法門矣至大宗師自有章程彼焉得而干之鼎祚固無所私請也

答姚敘卿使君

別十九年而晤公於鷲峰子卿還虜重耳歸晋則其歲紀乎公恬夷冲穆手握玄中神明載淸須髯生色鼎祚則奔流踣頓髮項有宣乎公驅車三峨之間輿詠停雲軫及鼎祚而鼎祚長干禪誦之隟遥切贍言何萬里之神游耶大集種種各臻妙境饒裕於材而不漏於法調適於氣而旁瀿於辭至若不必㭊比以襲古不欲躁厲以殉今猶鼎祚所深悲末俗服膺左右者仰辱命題簡端良幸驥尾之附但致羔袖之譏容勉圖之公所繆爲推詡鼎祚實未嘗有之當由長

者奬進後來不惜齒牙餘論也公其時有托乗之實且匆遽不得把麈柄作小談鼎祚往絕不與人譚詩即留輩下久頗多所見賢士大夫然少所解大半歷下弇州籬壁間物耳鼎祚來金陵校刻說郛原本譌舛聞公家槐上有之此書雖不盡雅馴有可永日願借一對必不敢逋逸使公爲借書一癡也小梓三種用資覆瓿亦以重違尊旨從石師業敔講筵矣併以聞

答張二府

明公解郡如解敝屣奉北堂如拱北辰翩然鴻冥婉爾烏養而長公且司牧王畿行躋台鉉忠孝之道振於一門川嶽之靈萃乎八桂顧惟敝郡人士惜來蘇之無繇悵去思之益遠耳即鼎祚董一二拜識履舄雅眷殷殷不自知爲役之日淺也大人長者記憶微細加膝不遺遥承飛翰怳如白雲出自蒼梧敬馮賓羽附尺一之牘江南巳秋瞻九嶷之黛色湘波瀰瀰我懷如何

答程照府

比繇蜀州叔受足下燕中吟燕僕生其地昨復隨牒晋十月足下固河雒人乃即有悲歌風矣僕跧跡鄉曲如孤生之杜不復旁引虛名四方如寄生之蘿多所映蔭顧知足下且又屬部内不即内履者僕於府寺不欲數數也足下能惠然賁我則先人之敝廬在柱下可藏耽戟可老官何必俗聞聲而思承景而孚言何必同許生者誰驟以鄭衛之音干大雅無放爲幸乎或儻有進於此者願以需命

答蕭府君

慺慺在候台從爲萬姓請命前者二雨西南濡足茲日漸陰得霈於北即大有年矣勤體焦思猶蒙軫及先賢親灑藻翰莊嚴渾厚爾雅之文至如合一高論勃窣名理之窟精研詞致之原使務聲聞者過耻工擊帨者警心所惠來學既鴻且遠也敬恭登梓以爲冠冕肅先占謝嗣當稽首

又

日伏蓬藋自遠官墻遥挹清輝切資芳潤仰承賜問佳蘭之實固今時所希逢亦往籍所未載惟宋淳祐間龍江王貴學著蘭譜一卷其中有曰茅蘭花紫葉二寸大壯者十六七萼是蘭能結實色綠譜益言閩蘭然今閩蘭多種矣鮮見結實者大都草木得氣之先蘭蕙猶品之重鄭姞夢天賜與巳蘭而生穆公羅含正位還家庭中忽自生蘭别傳曰含德行幽感之應是則昭明較著可徵也鼎祚記讀疏淺良媿芊蕭之對

虛垂菲詩之采敬具質上無敢窾言

與蘇州徐二守

客歲漫游姑胥風謠旁采知明公所爲政於吳者如在敝郡萬口一誦誠君子蘭芳無適非好也迺内拜之命尚猶少稽振淹賞茂顧官人者之謂何豈以五湖之民苦有輕心淪洽須久道化始成邪然亦當旦夕不次矣比承清署嘉招禪宮枉駕闊悰羈思以晤言消之倌人北後鼎祚遂櫂而西冬中稍治舊廬爲小兒納婦以逮

兹秋則鼎祚臥病居半問欲纂輯一書兼理芝术故多杜門之日耳棐司農以督兌來輒屬申台候且布鼎祚近狀如此司農良友亮篤君子也得周旋左右勞止汔可之詠願時勗之而已

與傅伯俊武選

比歲明公方御出國門而時會有異餘波所及無擇賢豪王丞相有言不如是何以爲京師鼎祚留輦下見士大夫息息可笑也此自三秦士民分不得霑公家霖雨且西華金天虞傳公攜

驚人詩來使帝座簸蕩迺持以巨靈掌耳公昔製錦於吳驅海於越今復署鍾山石城天府之國可爲江東司馬矣建業南皆選佛埸也一欸段經蒼山黃葉中登高作賦弔古譚禪足兼吏隱亦是天游何必衣繡持斧四望八騶然後爲適耶鼎祚來爲公設伊蒲撰杖屨尋支許之冥契討王謝之風流亦一快事也舍甥行屬申起居者如此一甥以鄉薦籍馮先生國子弟子鼎祚附一函馮先生無所私請一甥省其友徐庫

郎且有役於貴部儻俯徼惠成此宅相乎秋雲在望面對有期

答茅稚修

茗雪清泚負以震澤距吾百尺之宛百里之敬亭牛馬可風丘原非岨而僕棊履所及多石城金閶其隱隱有想者艮勤稚脩匪徒爲栖洲之白蘋顧渚之紫筍而已季豹歸道稚脩有苞攝千代之才鞭撻八紘之志以今按覆謂知言已然尚有筆無口也扇頭諸篇與副在佩觿者藻

而能縝愽而不越至其古色獨照若已被素於領湛思載魄猶彼苦玄出腸昔臨川目以蚤慧慈氏推由宿根稚脩果定籙君遺蔭邪何其旦榮扶桑夕超細柳也僕少卽事此百無一植鹿裘被木見彈求鴞庚辛而後絕不敢復布一語今則屈巽之齒已長曾縞之力不穿攻瓚師門望而息矣稚脩手書見鄉詞致斐亹似許其廊廡之間備諸襟帶之末豈由禮九九而壁士象虎賁而神狂卒者乎稚脩足下人亦有言大丈

夫相知何必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海內作者鵲起蟄立大校陳陳相因不遵古轍而循今涂不尚風骨而務聲響驟卽之琅然足聽旣探之索然鮮味故僕嘗竊言與其盜跡不如匠心辟傳神寫照妍媸各出黛令工飾不過益神具於三毛假輕雲以蔽日寧有羨聯璧之嫺雅代捉刀之威重頓失故我將質阿誰夫鳴鵠識夜機在心目風雨如晦膠膠不已特盡其才終奉其志自稚脩昜之耳僕非坐養聲價者獻春當

詣齋頭一傾秘藏千里一賢猶比肩也豈交臂而佚之會祖送悤悤姬蓐累絕始蘇不無疎惑作報殊略裁具姓名惟王記藉焉

與江陵張中丞

明公解中丞之印猶解韡韡兮韡兮何重於公廼明公重閩海且重朝廷耳鼎祚留輦下見言事者皆不切機要或借資以速化或力詆以騁私或矯而自高或託而自匿羽毛創痏惟其在心吠景躡踪全寄於口使代無完人人無全節

則此輩之爲也萬玉齋三徑益開二仲足侶願明公無急世亦無忘世世亦豈能忘明公如靈虯威鳳出則雲變入則泥蟠見則攬輝隱則儉德將何逞而不可乎隣封陶令君來佐貴郡輒奉起居憶奉教長安昨夕也大江千里數歲一書浮耶沉耶臨風欵欵

與陶明府

荊惟九州之故域三國之上游控引巴蜀衿帶吳楚重可知也明公廉敏貞惠六郡稱良廼猶

暫稽內拜使仍歷勞人之職剖竹使之符借卧治於淮揚試賢傳於馮翊則當事者意耳黃次公出而穎川入而卿輔然亦由郡丞起潁明公少需之不次之命當旦夕下南郢矣鼎祚夙忝世講復忝隣封親若同懷潤猶九里當玆榮發敬勒片言副在縑素別有不腆顓力一布雀忭之私明公善政在寧陽其藹然遺去思而群然具紀述者鼎祚將從逸史氏而碑之碣之

與龍君御

三騶過我里如飛天僊人偶涉塵界輒爾翹升東滸餘卮亦復霑醉吾輩情寄良不在多是後鼎祚有夢昔昔落三竺六橋間然鬧清署在檇李又傳攝行泖上綜之似不於虎林鼎祚北上無資用頭顱如此事固可知今年結夏不吳則越且欲盡探金箱玉笈之文不知越中何所得道藏耳檇李多故家有奇書或古刻而今不存或錄本未刻門下博物君子也當亟留神廣索弟台歸頗善病以承夙盟冒暑來踐暇日足惜良會不常大匠鑪錘之項幸加摩切使成一器

鹿裘石室集卷第八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九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上元輔太原相公

台臺挺不世之材膺非常之眷泰交志洽魚水不足況其驩夬決羣消金石不足勝其固廼者震索之祥蚤起離明之麗在期鶴禁之儀未宜狐裘之誦將作而台臺眞誠貫日讜議回天爰

卜僉謀曲存鉅計卽以周昌之彊直沂公之調和無以踰焉且傳盡釋舊嫌追還散謫語節則屹立若千仞語度則曠蕩若九垓正直平康是惟所履小子鼎祚敢竊謂今天下之大勢事非一轍弊匪一端而秉國樞者寔有數難存焉法宮端拱晉接罕聞精采不流血脉中閡一也天子神聖不測之威間自中出雖柄無旁落而隟漸偏承二也中書政本四海之樞比年懲吹矯枉寧自抑其體而不欲一剬其權權太重則偪上太輕則撓下偪不可長撓不可爲三也少年輕俊之士本無實而空談或黨同以伐異盛氣肥腸倒心反舌甚者行卑于黃壚言高于清漢而莫以彌縫其釁逆距其討公是莫定衆詠易搖四也恬嬉玩愒積日已深始藉包荒既皈刓頓彼器久不徙必蠹琴瑟不更張必不調然一旦起而更徙之必駭而反走見以爲生事五也之數者總其凡有兩其一宜潛運于所不必得之地而移心易慮使不自知其一宜明詔以

所不容失之時而振刷規恢直以自任艮在台臺亦在今日辟之有癰不外割必内潰割則小損而所存者多潰則稍緩而所憂者大當玆儲副之序恭勤申命遼海之旅尚寘要荒其最急稱最患者莫如譏說之殄行巧士之朋詆破壞成言熒惑聽耳　祖訓國紀昭如日星似應力創其太甚以警遏其餘不然是不甘一割之痛而從其内潰悋其小損而據其大憂者也崔公銳之責宋臣曰不思審處而先亢論不圖濟事

而先潔名今日大柀頗類之故凡論者多在小臣而潔名者多在大臣夫循止足之分堅易退之操此一猥者優爲之非以語正已物正之大人猶非所語于負不世之材荷非常之眷者也台臺一出補　袞闕蔭善類理疏直廣衆思而莫搏其朕不示其功彼有一二典戎自莽正鼎祚所謂倒心反舌破成言而熒聽耳者也夫龍門之有砥柱以能任蕩潏也舟之讓萬斛以沃日稽天而中不撼也況今　主上方虛襟而聽

太夫人艮食健游天下之横目戴髮者莫不私相誦祝冀延須臾之晷快覩元宰之舉措弛張忠孝一道咸粹厥躬潛見殊機時成易位既無惄然輕違之義安見有摯然可去之端乎伏願台臺篤中信已保顒顒之令德章几几于碩膚論社稷之安危毋論進退問遐邇之惠害毋問身名　九廟叶靈百神幽贊鼎祚幾𢀛冀土之臣聲貌不揚文質罔植繆蒙特顧若屬肺腑周遊喆嗣許比昴昆重以累代之猷勗以三長之蓍誤期𦊰識庶効一隅因獲鏡古今之林遵典謨之訓撫時勢酌權宜則惟知台臺之不當一日遠朝廷而已頃于邸報奉閱台臺引疾一疏兼軫佗聞輒爾三釁三沐僭陳矇瞽要其故常不足守其浮囂不足詰鄙詩十首昨秋已具在卷敬附馳奏狂簡失裁仰恃恩貸

荅汪子建

世根凡往過知老嫂奄棄爲吾丈酸鼻久之吳婦則淚蘇蘇下也一束之薦逡巡未遑薄可知

矣弟北在吳夏日之日望月且喘遂不得數奉麈譚別後輒復使人思弟年來意緒殊惡髮種種先年而艾昨得抱孫適稱作翁耳德操遠過偶弟纂輯一書拮据報竣積雨洪波殆成襄陵之勢日與客望洋面若而已貧家草具自其常分或與攻淡相宜索郎賤值間爾青州化作烏有莫能助之負此艮托吾丈舊有四集奚囊之積當日富何不以授副墨之子耶斑白語道寧有失理願無秘

與鄭誠軒戸部

憶往鄭先生署齋白雲紅樹美酒新詩陶陶永夕今秋色又蕭然至也鄭先生得無疲執戟乎秣陵山水清遠六代流風固足郎潛也先生達觀玄度蜚沈淹速不入於其心且弦望有時蠖久必申矣大集何不早授副墨之子南中旣富梨棗鋟手更佳傳在通都爲繩爲集亦同調者之幾幾望焉家叔守箕字季豹者來詣陳景湖諸公鼎祚令內屢鄭先生之門所謂不游海岱

不知高深其人貧困庠序而工五言古恍忽黃初正始之間賦筆翩翩則鮑庾而上實倍勝鼎祚鼎祚不敢隱亦非虛遜鄭先生擅人倫之鑒當可此言耳泰苻時時周旋否宜使聞所未聞也佩萸汎菊良晤有期願留一榻以待我

荅王百穀

比秋南中至厓而反四十作人祖舍餂分甘豈復驅驅名場耶王先生一下筆妙天下尚老爲廣長菴主何扼腕鼎祚焉从南閒悼亾之耗今把讀四言詩興寄深遠文生于情眞益增伉儷之重至若綺繢相宣將支機者黙授以天巧乎承遠見屬卒成一篇適自點耳德操華宗之秀且得入林中遊而又周還曹丘間所謂俯仰苟許亦以足矣敬亭宛句之下悉石田無所生客方茹淡所爲供張實爲雲水凉露之候倘更東來王先生有新侍念烏爪可爬背癢當如方平重過吳門也

荅吳臨川體中

門下清標玉映鴻負淵含紬副墨之秘藏授司玄之霧㙛一旦摶扶搖而上九萬橫瀬渤而擊三千輿論攸歸帝心簡在廼猶試百里于驥逸徵三異于雉馴比者紘綱累改臺省一新將無爲諸君子地乎行且拭目而待之不佞鼎材謂本疏學殖漸落比緣強努之末獲綴縞帶之文頋爲役之日淺耳况爾蜚沈殊跡坰牧別疆遠勤良書兼斥餘俸抑何其隆隆厚耶卽此而溥牒燕閒絃歌翔洽从可知矣繇北還以來倏忽

五載貧病無減酣誦自娛間復却埽重嚴棲心二氏則拙者之爲政也嘉晤未期酬言莫罄台垣望切郎緯益昌勗之而已

與劉子威侍御

鼎祚凡挾歲兩入吳寔則折膠暑則鑠石鄙性腤腑不妄過人有置屨戶外者一再報之耳而于先生之左右頗勤造請今倘非胸貯五車口誦三篋者不能讀先生古文辭鼎祚固非其人然以籠罩八極凌躪千古若先生者何足可一

世而顧于不斐小子似復殷殷耶鼎祚中心旣有所親附且寔銜佩之歸常奉所賜大集回環紬繹擊節而嘆肆抃而驩夔立而不敢正眎面若而靡所端止此辟猶百獸率舞六馬仰秣豈盡能按升降之繇晉清和之指其合也若歙其振也若鼓要必有爲之所者鼎祚別又載嵇矣從病得衰非鬼非食棖觸機棙玉羅失和若服餌之㒓稍有所搜引而爲書記洞詮者百十四卷將齊廣陋之懸殊刊楊王之謬誤而家鮮異書班窺蠡測誰云勞止未敢布傳因念古人延典刑于虎賁寄遺貌于冶肖出疆越境負笈裹糧何劬悴若是開春就先生之居而卜數椽願先生悉發其秘密使鼎祚獲循酉陽之逸典次羽陵之蠹筴芟繁苴闕勒成一家請先生序之固大人長者之鴻度所優內也茲先徼惠于左右凡所存北堂書鈔脫佚疑舛無可寘乙敬借鄴架之副略相校勘閱月竣還鼎祚嘗私怪自一鴟謁爲一癡而藏書家多作帳中之祕以故

有借代其人寶之護之九鼎百朋不足云喻先生閔其志諒其無佗慨然見示完璧之信矢不後期又小子之摯然肉奮而不勝盈願者虖陽漸來復惟先生爲斯文葆衛東首三祝

荅湯義仍

遙拜大集之命惟審可爲定吾文者將無太繩削足惜兄何言患其多也當今此事不得不以推兄長卿恢朗鴻肆誠有之至若精融奇博恐當隔數塵弟大悔少作近稍窺見一班而疲痛

將及蹣跚不前良負兄所題目承屬爲序不敢以糸細嫌然須一閱眉帥序宜于此外別起一意聞兄有他種爲名理之談者一一寄示弟數年來撰集書記洞詮凡百十四卷頃方卒業鉅細畢舉訖于隋代王弇州淸裁所遺及謬剌者頗有裨駁刻成請雄文冠之帥郎竟無祿往上平夏頌有糾彈之者嘗笑此輩不知眡黼黻粉藻何物迺天亦作如是觀耶當爲誄以報比輦下多故屬玉無霧蜚廉示警疏且召還忠直仁

兄不復以平昌老矣惠我兼金頓損令君挾日之奉媿荷媿荷方杜門翻道藏不能就兄三竺六橋間行雲東注可旣依依

與叔愷叔

吾家亦猶之仕國具章相而著骨鯁其先不爲無人至若銓衡天下稱簡要淸通之選則自老叔有之比年守文持正立懂一時而禁中之恩威間有所操舍遂令華列幾成畏塗不激不隨時衡時順俾上可述志下無滯才在老叔圖之

即鼎祚所睹記諸選君平湖之陸姚江之孫邇日之王淄川鄒雲夢皆錚錚而翹翹者詩云執柯其則不遠矣鼎祚自敬亭執別以來借道藏於姑孰反關距絶日取金箱玉笈之言杜機冥氣之指敷文析理聊以自娛因憶往從吾叔游竹馬之戲骨幹已彊棘猴之談智伎虛殫相去如九牛毛者何必獨雲蜚泥潛而已知當爲老叔所深軫耳姪近多山居且吾叔方處笑顰加愛之地不敢輒置書郵于鄉人迺延至今而有

胡令史者來附布僂僂燕京雖不名苦炎日午燥烈無減南方景靈兄尚需次想時時過彈棋足恖暑也

答竹居殿下

笞中壘紬書讜論歆迺領借國之師陳思掞藻揚芬志菫稱保家之主自未有經明行脩禪雕龍而紹吐鳳如君侯之兩世者也鼎祚當總髮時適外舅叅藩河雒遂獲徼尊先公之寵霧締以神交暘以聲咏剎那之間幾二十季于斯矣

君侯之香名滿人耳而鼎祚坎蛙泥鮒跧伏一隅旣不能束生芻酬痛腹之誓于先公又不能賦修竹效授簡之役于末座材術旣短矜契亦疏不遽以倦梁爲解也良書兩敓詞致斐亹若巳忝交臂而游不啻欲加膝而進埽門奉轡君侯之左右豈乏其人顧何以不遺微細至此方今文號極盛獨于經學闕焉尠睹鄴架所藏富莫與敵曩刻唐李鼎祚易傳願惠一部諸餘書目幸統借萬都事君轉錄一帙見寄萬故與鼎

祚兒女媚鄭簡往來定可不作浮沈者復有墳務敢併以請金元人雜劇傳聞大府舊積最廣先憲王誠齋樂府鼎祚悉有之御筵供奉四百種鼎祚在燕悉見之仰冀侍書檢示其目談言微中傳奕猶賢君侯得無以俳優畜我乎不腆副在敢煩司紒匪以爲報

荅佘聿雲

足下振策天衢樹標藝苑可爲才人蚤達何良翰有時命邅廻之慨負書劍無成之恨乎新篇疊出希聲古色冲而徐盈回睇三河少年五陵豪俠翩翩自憙固殊倫矣拜教之辱宜刪則刪宜改則改望至愛深不揆其僭亦不隱其懷要之切摩追琢益澤益章計足下未河漢斯語耳三都自足貴洛紙寧煩彼玄宴先生一序顧重以玄黃充在廷實長公嘗以巨集見委宿諾巳久百口莫贖近復小有所攖心與筆研迕欲竝舉則貧家設具兼味爲難欲獨奉足下則勢如積薪後來居上敢請展期兩旬必當驛致更無

勞使者出疆愈重鄙過也姜生音少讓秦薛而姿首媚宛依然安陵龍陽僕風流詼宕人也且與最疏跡而比日老境漸轃才情頓減遙可臆知伯仲將無深念之臨風三嘆息

荅尹令公

臺下春育之政境內均濡露覆之恩鼎猶偏至比秋以來心恙蟬連兼方滯下食止一溢帶寬至髀以爾偃伏牀蓐自遠宮墻扶服爲勞櫛沐都廢不敢以硜硜之守疏跡府寺亦何有詹詹

之言埀業文園臺下愛而過辟厚不遐遺藻翰親揮釵鈎藉麗嘉儀寵布玉案增隆且軫念逮於先人講好敦於奕世卽煦棠勿翦之高義還璧存孤之餘風胡能益此敬用力疾拜登靦顏鳴謝嗣承九頓永佩百朋

荅許民部

往我翁一跌竟不振咄咄怪事然以今時勢紛拏威爽叵測何如翁赭圻玄的之間提携愛子爭席野老爲陸行僊乎鼎祚比年以來始閱佛

藏于金陵旣閱道藏于姑孰家居者特什一遂未及題尺疏走訊輿居至若睹新桐之引露臨纖柳之濯春曷嘗不神越夢馳維日爲歲矣少師相公虎丘一別其踈節左右正猶希問於我翁耳賜緘秖領定擬秋深放舟東首弃爲翁致惓惓廣記久承借惠長夏溽暑方事勘對終歸鄴架枉郡何時藉申菀結

荅曹子念

焦僥往人恐爲海鵲所食頓引別因闕郵訊今猶惝然仁兄新卜適淸嘉之鄉又多素心之侶蔗境漸甘榆暉益耀新篇每一出跋扈蜚揚絕無衰態昔少陵老去猶稱漫興香山暮來亦是矢口仁兄廼復超超矣德操遠過敬亭無恙宛水鑒鬚眉石齒齒若布棊子日斲以沃客恨不得曹先生吸西江之毫續謫仙照心百尺之句耳移居詩辱命久未報鼎祚數年意緒荒忽舊殖且落其間偶纂輯一書近稍就竟至于小巫見大巫便覺氣索固自情實不隱也大火西日

當不敢逋惟無足題郊居之屏爲媿

與顧道行學使

日之夕矣張姬遣聞虎丘淩晨有使於使君比見叔宗知使君懷近少佳奔逐困窘如鼎祚者復何言哉僕誠媿周郎君家樂部亦無誤可顧新譜靑衫引泣千古然胡不一潤我耳使隨百獸率舞也松陵距金閶二舍湖蟹漸壯把酒持螯醉垂虹橋上相與弔三高之蹟固自易事廼鼎祚之不卽就使君猶使君之不能來爾鼎祚

髮且有宣恐公顛毛亦種種艮晤未期可勝菀
結

與周國雍大叅

家叔自崇慶來遥拜手勑兼領厚貽長踸回環不啻于面越歲而鼎祚由廷試入都景風乗令懋賞初敘顧門下敭歷中外久無需横草頗屬勞薪廼猶守藩臬之間卽明公大度淹速不入于心在縣官殊非所以破拘攣勸勛伐也鼎祚竊旁觀時事亦大校如此爾留輦下十月車轍

馬蹄與黃塵赤日使人欲老閫中之役業巳孱收尋竟中格昔人有言臣之精巳銷亾矣閒閒者桑洋洋者泌則吾此後事南箕北斗虚名何益乎兒輩郵至春仲艮書且覆加惠三巴萬里豈明月自雲中墮耶鼎祚生平知巳孰踰周公江南一席地未識能仰借斧鉞若往所期否不然雖朱鳫之羽頳魚之腹加餐見視相思爲煩惟托諸寤寐而巳揺筆至此慼慨踟躕不覺涕之濡紙也南歸次金陵度除偶于丙夜晤王長卿告詰朝遊蜀率題數行篝燈熒熒淒然風雨撫今循舊曷旣我懷

荅楊道行職方

大集一傳共稱天塹以北持文章之蕭斧斷鼇足而立四極者非楊先生其誰往主晝兵事伉慨皆大計廼兹狡酋跳梁勤遠辱國朐武庫而肘陰符若楊先生者遽爾抱膝行吟掉頭不顧時可知矣不佞童而褎以青衿垂二十餘年始循次解其羈紲于今則莫效一割于古則鮮窺

一班比復疾疢蟬連憂生惟亟何暇論于芝朮之外乎先生以艮書開之儼然題目孔北海知世間有劉備耶棲跡琳宮無所藉手請命舊草覆誂巳久理而出之并傳奇二種或可佐楊先生仰天耳熱而呼烏烏耳滄江白雲委心無量

與劉子威侍御

今天下文章家或單詞踦語字比句櫛僅足以飾其固陋所謂子玉能三百乘耳又或聱牙橋舌弔詭抉難取裁于湧喜而戾指于典謨所謂

請鬼魅以爲工耳至如汪洋浩沂浴日稽天鐙鍧鏜鎝聲金振玉動輒數千萬言而索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尾舉之無上按之無下八風從律九鼎相儀則未有如老先生者也鼎祚往所撰書記洞詮者百二十卷嘗請序于老先生業有成言矣今孳子弟且聚族而授鍥局其大指具在凡例敢介鄒君而上之主記是書肇跡于先太中垂老之年而鼎祚嗣成之幾及二紀卬鼎祚壬辰北還底于今又凡六年矣誠不敢

稱博聞當亦不至太儉參訂辯駁間有微長顧惟四詩不無待于卜夏三都特因重于士安惟老先生念此勤劬爲之冠冕先民有言存則人亾則書千秋而後所爲不朽鼎祚者翳老先生是怙是恃附具不腆出自布素不足供左右陶穎之役也北風其凉願綏福履

荅亭州王元禎

鼎祚十數載來少所篋多所誦編蒲葺柳頗有微長而下里薄俗非冠帶相寀則錢刀爲政耳不復知書爲何物嘗記劉子威侍御述昔人詠天下今無讀書者竝聞惟有作詩人相與慨賞翁兄作述身兼爲日久矣昨秋約以各抉其藏互綴其闕不作帳中之秘更備乘後之遺亦大快事犒翰遠須縹緗繼出敬拜登錄以仁吾兄之惠廼損貽嘉貺將不無過泰耶鍾山淮水得重徼霧于左右弟鼎當一葦杭之用撰杖屨且益聞所未聞也使者南行殊亟弟偶有家慶日在杯酒間報命崖略委心無量則金陵之盟息

壤在彼不它及

荅謝耳伯

今寓內文章苦陳陳相因靡靡弗振矣足下一旦起而暴羽陵之祕簡授龍威之大文或鐫自岣嶁或伐自汲冢創未有多所怪使誦者舌撟而不敢下覽者目駭而不及瞚罔測其繇來且未竟其如逕綜之但不從人間爾世根則嘆述足下其人鮮劭經通縝澤謙抱固非才是愈者僕私撮其勝而命之曰耳伯博物君子也要不

足桀足下相體定倫抑庶倆仿焉鷲峰之約屐及于皇五日不詹千里頓岨比者艮書惠然實次于面至其淸思美韻濯新抜奇葢易林繇緯之遺非徒以舒布其言取象于夬而已九里湖多仙蹟霧㵾武夷君張幔亭肆廣樂依希可哀之曲尚如抗如墜乎卽僕就足下其間非姚遠何褢足飾姿首以兒婦人爲而越江浮淮上會稽足下夙不減龍門倘敬亭之斷岸令比于天姥先人之敝廬一遷賢者之跡猶有人行酒下

食以奉左右雖也足下所自爲芾與䠐者業饒具之昨秋之役主者劉黃皆絕偉士迺不能借耳伯爲是舉重事顧有不可知者戰復何罪郭方伯多聞人也僕病廢十年未通一字聞自北尚卧螺江當嗣致之天下何人不識君而藉此赫號耶暑殘目作眚行者倚馬索報崖略失次生材不數所寶惟躬㥶言自愛

與季方叔

吾叔爽然首舉此世俗所爲驚心駴目而鼎祚不然知吾叔固有之也聞叔不赴吉士選卽此而其冲然之襟超然之識可略睹已翰林先生如芻狗土龍之得名爾吾叔曠昹千古弁包八紘當自有不朽者何藉此而逐逐羣兒之[illegible]塈耶海內稱冠冕蟬聯友昆遴羽則無逾四明之楊霧實之許與姚江之孫然其人竝朝爲名卿卿爲惇史今日之事在庭內矣吾叔爲秀才時鼎祚已無待譚易盤馬而知在山滸魏舒間也盛名難處美器非常惟吾叔勉旃以永終譽昨

秋拜江口之命是時業抵宛上所患稍紓而吾叔軫郵罔畜在躬春來杜門不曾支一策不敢置一屨平生無涉于鄉曲無交于宗親至夫林中之遊衷表無瑕始末皈一特吾叔及泰符而已季豹什三宅卿什七醉鄉其矯論古人嫚罵今人如故也相見月不過三日諸何望焉建禮淸曹一片好讀書地以此雅才加之藻瑩靡所不韙鼎祚實有款款燕雲如馬吳月如蛾室是遠矣能朝餐而念我飢乎臨風神越

荅司功叔

老叔荐陟崇階特受　宸眷留長孺于禁闥重巨源之清明當令天下無滯才矣而鄉曲之間又未嘗不歸厚左右上下咸宜身名俱泰大君子之作用與凡流迥異爾季公嵬然首舉嚶鳴朝宁委佩清班二龍起平輿之淵四珍典井絡之域自關熙時之良幹豈獨吾宗之家寶而已鼎祚昨春偶恙遂以頓深秋初就醫白下所爲効役者寔呻吟之餘幸而未果仰仝頑望比承

貺命即軫存其患苦復叙致其徵勞所謂處高鉅而不遺庳細者也扇頭佳詠益爾翩翩辭翰雙美銓衡流品怏闡性靈兼器一時游刃餘地心乎愛矣誠且服焉惟日灝氣漸嚴典選伊邇願言葆御長跽三祝

荅旌德蘇明府

明公崛起海瀛高標霄漢振曲臺之秘記握蔬苑之玄樞固當借木天一席地以粉藻皇猷冠冕後雋廼旌川彈丸之鄉無用以展驥足勞人之職聊暫以息鵬摶而台臺不是彼夷撫循其士民胥匡以生咸若于訓餘風所被鮮澤旁叓夫寧直九里之潤而已在昔稱詞筆高妙不免政散人流單父東阿又文采不少見故知春華秋實總攝爲難垂露掞天殿最何益自未有通才兼器如明公之今日者也鼎祚竊願相左右之日久矣顧方彳亍不前疏逖自引執硜硜之小節佚態態之鉅觀亦媿之久矣明公開以驚座之牘申以割氈之貲儼抵掌而劇談若加膝

而密進此其陳誼甚盛也至過爲獎詡者鼎祚中顧無有也而廣喻眇論所謂可以合可以無合可以離可以無離之間而求樂府則既已抉其三昧卓有獨詣矣近代之擬者數家濟南不勝其合而卒以無合弇州不勝其離而卒以離李濮州吳武昌時離時合而合又不勝其離合者未適古而離者已蹈今北地殆將庶幾焉惜乎其不徧也彼其渾然而逞逸然而來心有所屆而神冑焉在之絪縕而無間旋縣而不足窮

何離何合何今何古當必有人焉公家長公有言文章之任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三峨之秀甲震旦有長公而其遺派澶洄沸濯于閩海有明公惟黍力圖之比張君復就館敬以郵謝儻明公趨府有期先人之敝廬在少城東肯以華裾撇其門而耳提命之乎鼎祚即不敢口啍亦有所麤界而其郢匠之質者張君繇文字受知門墻然其人孝睦篤亮是吾師也即明公厚禮此君而其政超絕簿書之俗吏可概睹矣南首

雅拜不任延竊之誠

荅謝友可大行

往一報訊遂闕嗣音仁君鳳跂鵬搏薄丹霄而儀清奏肘足所用相顧瞿然詎翳僕也而在傾遲比聞星駕次于斗杓宣城固走歙道也公家青山之舊宅與不腆敬亭風期宛若照心百尺則亦長謝新安之千尋笑巖灘之獨擅矣足下何太涼之耶艮書損貺若巳再承顧足下所謂才情之勝或不能得之齒頰而得之眢睫者鼎祚窣無胸焉笙遥緱嶺桂偃淮南美好難居神標漸索及鼎祚之年而以身事仁君也倘復有休汝之騎乎此中水則奇徑于湖陸則取郵茗霅即不宿于家直趨牛渚亂流而北亦非迂記里之鼓也眞氣所臨候關有令而僕不厭簽述者正欲援呂攀嵇耳曰可經晤輦下韶秀多通將無慮難爲兄乎僕業習杜門無意乞長安之米沾洛京之塵如伯仲者中原曠矣鞭弭周旋未期爲日悵悵云何大來昨赴螺江季豹有南

首之輿今尚濡跡也并以訊注存

與呂玉繩

呂公淹識清思端是裴王之選而猶無殄于識抨迄被于鐫散迺知末世不可游盛名之不易處也比量移此郡故有尋陽柴桑之流風高轍與白太傅之遷跡遺響也香山頗自許玄曠皈命禪宗至其觸境歌絃流悲賦管亦豈謂達耶不沈不淆何榮何醜虛舟以濟緣督而經呂公足下必當持此矜契矣鼎祚自壬辰春抵南冢

難未夷落魄金閶金陵者凡十月以歸歸之冬爲長兒納婦明年則一病幾殆因復跳而南及姑孰翻二藏者前後幾三載以其隙爲書記洞詮百十有餘卷二藏五居其一也感陶貞白寧爲才鬼勝作頑僊之語爲才鬼記十餘卷更將破涕爲驩以笑爲道也輯古今之俳諧爲醫噱臚志三十餘卷更續古樂苑而爲唐樂苑四十卷力不能板傳昨春族子弟版者書記業及半鼎祚展轉病病在心腹腹左癖如盤頓損七箸

肌體削如腊就醫于湖陰京口又閱年而茲少有起色然病根固在蔓必難圖幻身何常積憂無益鼎祚直任之大都鼎祚之里居者堇什二而什二之中即宗親不敢內一屨未嘗通一牘負郭之田半賣半荒紀綱之僕半竄半沒出無賓從絲竹之遊入有婦子米鹽之讁衰相久現壯輿已銷頭童領素夫寧直種種而已今一孫五齡一孫女分甘含飴以自索快稱翁呼祖以自貢高敘言至此始覺筆潤在公亦此足爲我

解頤耳循昔撫今有懷拍塞得詩十首奉訊巳反墨墨不自得所謂口欲言而囁嚅者入痛極則不能呼痛也湖口張侍御有女伎演章臺甚妖艷未章戲及正如栢子林裁樂器聲甘而心苦周郎老相如渴鼓琴顧曲非其時矣三嘆三歎使君想益重念之所云書記獻歲計竣事使君胸吞九疊之雲錦筆湧九派之壽雪儻一言弁之乎敬虛簡以待

答劉子威先生

鄒君來詢知福屐康勝靈光巋然此天欲延斯文一脉也聞新撰雜俎玄應兩種提諸家之雋味抽二氏之秘縢既可恢擴見聞亦足流通法教所謂用物弘而取精多矣願各拜一部當端襟而誦什襲而藏之往者以書記洞詮獲賜大序百世之惠也其中有欲求潤澤者鄒君言老先生業巳重爲之金鍊愈精玉琢益瑩鼎祚何幸焉顧刻巳竣事佇竢冠冕冀惟蚤貺不腆奉充元會屠蘇一觴耳宜春是祝

與許彥貞

吾丈嘗礦務鞅掌不异隨山刋木之時而猶婁辱良書念我深矣鶯遷嘉報與熊夢吉徵日幾幾願聞之以吾丈雅望且有陰騭焉自並在旦夕耳太平邑友焦君名文臣字賓王者舉子業絕雋異每試輒首其爲詩咄咄逼人將來老夫放此人出一頭地因過訪景寧曾明府曾故太平廣文先生也道由郡屬一謁吾丈貧士易爲德名士易爲聲幸披襟而待之必或有兩相合

者吾丈素厚鄉曲何俟鄙言倘不以未同之嫌肯爲施不費之惠即所爲大貺于弟者也郡長公附謝一刺并舊草一部煩轉致上處州志往諾寄我宜無爽義仍安遂昌否尚爾沉淪柰何

答韓君陳

與吾兄不相見者動輒五季即心神相接然何如把手促膝之歡乎比次公累過宛上以吾兄必當連鑣遂此良晤柰何中止耶昨來文紀將竣事爲千古完一大因緣頃有欲梓行者其人皆方都顯易爲力不知弟與彼更有大緣否耶春水時至湖上之約定能無爽野航却受兩三人弟外正可著兄也所謂不朽之業吾丈體段已具但宜加精博爾剎判立悟永刼不壞又奚待來年哉早知窮達有命恨不數年讀書昔人且先嘆之矣

又

郎君英少即三年亦止踰冠耳吾丈則其時可矣何天之顛倒豪傑也賓啓兄乃亦有待乎此

事所可自必者伊吾呫畢而已弟四十頓解去不復問聊得以爲天之放民頗增讀數百卷書爲快不爾踉踉蹌蹌走南北何益耶平生絕少斷惟此能獨斷也往累勸吾丈以如此才柰何子曰詩云束縛之過却一世吳長輿今傳者老莊臺縣爾吾丈終是金華殿中人則此金華殿中語久有餘地矣或用其間進之古定當成一事所謂官職有時還自來也敝地無如此才者故弟不勸人所惜吾丈有才無志志非人可代

立矣因念兄屢蹶場屋勞苦廿載湧言之明春和暖似宜其時弟頗欲再過丈湖上償前者之拘攣華蘦一䔩蒙頭荷葉包飯便具主賓矣

又

仙郎見過風華映一方文則擲金人則如玉既慶吾兄有子固亦世澤所鍾湯司成具時秖慧眼定以爲必當駿發矣唯是主人簡客以弟方倡從儉之約于里族近頗有信之者不敢首爲亂階耳討能在宥不討也頃聞愈異昌黎角星

子瞻磨羯雖先賢非所敢援跡乃類之弟之處此甚難也鑿坏爲傲上而開之過啓戶爲預政而致之疑無才足忌而每來忌無名足逃而不得逃鮮一可者也直聽之而已水陽之約爽正以在主人時三湖游輿耍自不減但不欲擊踪作客態爾新釀拜嘉大助壘塊之澆益以多儀媿矣謝謝

鹿裘石室集卷第九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奉答中相公

伏念鼎祚曩從虎阜獲覲龍光白石布筵明月代燭既醉如澠之酒兼睨照乘之珠即賓從飛葢於西園翹材通館於東閣方斯未多也恭逢玉几以來偶翻二藏於金陵姑孰者三歲尋抱狗馬之疾展轉床笫者又三歲今歲夏首甫告

小康金泥貝葉之文既無忝於名理爪幕見垣之旨復難殖於委形泰符在望需跡莫前仰負恩暉久成疏節所謂雖擢臣之髮不足以稱愆儻登臣之心則原於坐廢者已嘉命累頒寵霧增厚天懷所發曷克謝榮　兩朝實錄積藏有年初亦私有所劄記將圖就質臺端比且史局廣開鴻典肇舉襪線之長繩樞之賤自揆已審直是太陽當空爝火宜息爾敬藉屬車奉歸遂闕後期宜罰置身莫容百拜稽首東送紀綱之使三祝逾加萬福攸萃誕膺求舊益賛維新鼎小子不任瞻跂皇懼

與麻十洲

倌人西後而弟杜門益僻益堅以歲之不若膜潦兼乘圩田半屬鮫宮山田盡爲龜拆治生㪍策衆口增繁適知簞瓢之不改鶉結之非病談何容易耶艮書念弟翻閱之勞神訓弟逍遙之名理弟何人也而敢冀身後不必得之名乎分

陰足惜積憂難忘且性不善飲小飲輒醉小醉輒病正用代眼前杯酒而已然此輩可與仁兄道也小兒天資不乏苦不肯竟學吾丈愛至望深使無廢業至如簡重之教實救時之粱肉藥彼之膏肓能不佩服別諭祇領父母之心弟與丈同之尋當稍有處分耳比來日企兄喬遷之命尚爾愆期新局日變正氣日消即吾丈之濡跡外藩自關世道非直以一時之榮名相期與肺附之私好也弦望有時平陂互運知不復久

稽矣

又

翁丈且勞簿書刑名者一年開府列戟當在旦夕矣偃卽泮游自是萬里發軔不足爲異顧一出無前他日五步之内必不留行聞翁丈極慎審讞屢駁求生此公家所以後益昌大耳小孫此月之朔就鄉塾似亦能讀者未知可成公家宅相否倘三月間得再添孫皆翁丈餘蔭也北樓兄最銜厚遇承許以易憲使書望之若渴其

部憑尚在濟南郡舊例發本州轉送幸借一言卽付來力猶爲妥便途遠日迫恃在慈念歷城殷相公士儋許長史邦才並有集幸各覓一部見惠

與葉戶部

吳使者還　朝一載矣大疏之寛惜吳民者纚纚入口與勞止迄可之詩久相傳誦也然猶循次守戶曹郎耶政局日新羣賢朋比甘陵蜀洛幾見此時翁丈優悠洸砯處不競之地游不貳之圃綜之弦望有期當卽有采蘭於幽谷索珠於罔象者矣願少待之鼎祚自敬亭執別之後裹足入山胠篋藏書計晷分讀作一老蠹魚生活耳北樓兄家訥述吾翁丈懸念甚切揄揚弟甚至賤醜蹠誕之夫非長者何能及此聞王太史公欲得小草此十數年前敝帚也今猶故吾惟馬之齒則長巳敬附一部以報來命幸爲轉致燕地早寒進醇酒御重裘是祝

答茅孝若

北闈有氏茅而掄魁者意孝若復爲范叔更生乎巳竟不然益切扼腕允兆幾歲自燕還兼翁晋時相于嵎也所謂左把浮丘袂右拍洪崖肩足下致足樂抑何恙不巳耶海上五斗米仲宣從軍少陵諸將之遺彼特韶秀標逸而爾者措手安及恐卽欲識孝若此境且未易人也去夏僕一病瀕殆蟬連抵今仍在藥鼎其云書記洞詮者刻巳百卷雖不敢稱博該庶不至太儉狹獻歲寄備鄴架一種佗有才鬼記十數卷啓噓

臚志三十多卷益古今俳諧之近雅者足下倘分雁鶩之餘食傳之無難年來綴輯頗勤結撰極少比寄呂銓曹謫江州十絶詎可當郢質正磬咳中長物耳僕亦欲來望見孝若眉宇大快生平白蘋青茗春載陽矣有懷云何

答王郡丞

比奉華篇登之座右無琴遒操衆山皆響肯盡發秘帑之藏使饑十日者享大牢而饜飫乎舊草一部覆瓿已久不敢逃繩墨于宗工實自媿

汗何但氣索而已昨偶南雍寫書之友丘義民者自金陵過訪其人能詩而善諸家書法雕梓書是當今第一手史記三國志並所書也太老先生大集倘即出授副墨既足仰慰孝思復可垂範後進固鼎小子所願効役者

又

仰誦贈篇精深雄渾古色英英即片言且登於鼎彝隻字尚榮於華衮而況隋珠之照不止四乘趙璧之價足傾五都者乎鼎也何人膺茲品目將無好似龍之圖聊亦先買駿之骨者也敬屬丘生書上請璽行當懸之雕題不敢置在屏脚耳

答屠長卿

鼎祚繇夏以來患臥累月百念盡灰即寐即寤未嘗不引領居先生之來臨耳比復癖下經旬委頓遂極遙奉良書心目闓朗暫若出火宅而濯之氷壺也偃仰牀蓐不能出對使者承動定握管輒頭岑岑痛使且不信而還不皇有所更

端於左右契闊之感欽挹之懐拍塞胸臆爾天旣私我以貧又私以病秋中矣安得先生賦觀濤而霍然起之呻唫中口授王書濤詠失次洸長君東行嗣布款款

答王恒叔臚卿

莊誦之後偃伏琳宮外緣捐絶奉況大集略開尺許政猶洞眞之曲頓令潤耳靈飛之散便欲蛻骨袪風瘳瘧不必引喻也至若五岳諸記直是汝南太山之比霄霞在握蒼翠交流即少濟

鼎之具者亦臥游其中貧兒望寶病夫懷丹鼎
祚今佹獲之矣雅拜以謝白鷗莊其昇日之緑
野乎當如命爲不朽之附舊刻方裝緗然且秉
愢次且不前爾嗣馳上

答王公子昭文

僕獲游公家父子間因羣拜紀攀呂交嵇具在
今日比之良晤蹔借吏隱便題高陽卽着滕可
當一星況魁然斐然者乎吾丈子晋後身太史
筆臺詩業已上通帝座矣何俟腥臚唇吻以點

僊風力圖報命恐不足黍緜嶺之遺響亂巖臺
之清唱也季豹家叔爲宣雅懷不敢遡仰承嘉
惠種種叔夜酒鎗修靜羽扇復何踰此

與方建元

華下一別星紀半周所謂五十之年僕亦始滿
杜門却埽朝粥晨香如一退院僧而已吾丈往
値誣構近有爲代報者矣廼知人力雖競豈能
勝天彼貫既盈終當福善至如爲憎爲愛何兗
同親悉皈冢廓無用纏牽諒足下作如是觀耳

敝郡王府君以役來輒此奉訊府君世家而博
雅尚古欲多得隹墨如非煙豕天一者今小試
之鄗爲介于左右僕固知吾丈不二價無市心
也

與桐廬趙孝廉

尊太公往令涇川鼎祚年董稱翁耳偶藉隣封
得叅後乘杯酒淋漓歌譚衎浪實爲忘年之交
旣太公觧綬自睢鼎祚久浮沉里巷一別如雨
惟日望客星之光芒若聽嚴瀨之清溜而已仁

兄以雄文發家能紹明世則遥切承之未嘗不
幸良令君之有子也家叔用羈紲之役寄官廡
下辱仁兄累引車騎而臨之軫問甚亟陳義甚
高將無因羣拜紀懷中郎而禮虎賁者乎咄咄
子陵不能下一丞何有顧聞仁兄且加吹噓之
翦拂之异日棟國之克勤小物而內細流諒可
知矣跡涉未同精合相授亦不必援孔李之通
家計偃伏以日數也舍中兒東首敢起居仁兄
足下并爲桐江丞謝太公几前尚負此生朂一

東媿過媿過

與劉季然

憶甲午秋鷲峰之居停相遛過從談說甚暢也及丁酉之秋而弟以尫然之軀就醫冶城楗戶不敢出董一見仲嘉知吾兄尫然猶倍也詰朝東歸矣其冬弟亦歸病根故在亦楗戶不敢出時聞兄已艮食稱幸甚然微傳悼亡之耗未識果否果爾吾兄年且踰畸省當不止二毛乎念之念之緇所爲書記洞詮者刻之三載近始竣

事公家羅陽侍御業序之敢丐大揮爲此籍不朽蘭亭本不入文選而流行至今反重選者非以其文正以右軍墨寶耳敝郡王使君迺公集有茅先生序弟謂當今名筆孰有如我劉先生者因介弟而併請焉願有以嘉惠之敬亭宛句吾丈昔所遊詠處雖無能益勝固亡恙肯一再臨況則牀頭之老春在也

答丁秘書長孺

往歲長者之車轍一枉於席門卽無能久維白駒然亦陶陶永夕差勝班荆矣門下高步鴻擧大具韜略今何等時也地脉幾絕朝列半虎人不聊生兵無振旅寧獨見形亂而已旋乾轉坤移山倒海正需公等大英雄手耳良書所爲求羊三徑之致向禽五岳之蹤願以異日僕假伏宛上不無季疵又新之癖岕茶之說雅約猶存念至深矣筠籠乍開惠泉偶闕因知吾生薄祜亦是雙美難并顧已旨甘雪而甘流瀣卽日對遠山無虞消渴也武夷所產屢受自縉紳固且

無奇其大較色味過重門下奈何令躋岕而上之朱鬍公正作武夷長能無爲黃冠所詛如來諭不吝更請詰之品泉鬪茶品澤逸事迺復娓娓於左右將無山林引與長乎一咲用父來適僕於役境外把手信宿無能爲情此君有清眞之風得門下藻賞顧不益重耶

答周慶叔

往秋伏枕冶城不敢置戶外一屨獨一見慶叔爲快耳艮書惠及鴻度冲襟熒然心目新作翩

翩業酷似其舅矣㦸畫谿無恙玄眞子之遺蹟在焉足下稱漁隱固宜少間當賡斜風細雨之句爲足下張之用父兄一晤信宿無能更端惟是亘雲之敬亭照心之宛句久已游足下神識何不一來披拂使玄暉青蓮生色也敢以是拳

答周有之京兆

計與公違歷𦟝逢困敦者凡幾矣兩辱良書並闕然未報頻聞公常去家而茇于山之麓藏密齋心精進于道有斐君子毫而愈勤恨不獲從

公於邁少霑利益耳鼎祚循次以貢留北者十載又留吳數月始歸虛名日增天機日損且復家難相仍門庭多寇先人之遺惠宜將十世宥之今惟睎日之蔭恐卽及矣以故鼎祚雖城居閒自匿遠無繇源源通長者左右顧公家蕭墻之內時亦不靖太常老伯之節著於朝訓昭於里門下之維持調獲烝乂敬共尚已有此釋氏以一切讐對皈之宿緣不可究詰付之冥數方兹之事似爲近之府君廉肅端敏務修實政大

賓之舉願遷玉趾而臨之廼公不欲以筋力爲禮豈𠃊當如諭然嘉篇奕奕神王也儻不靳一行以光盛典猶慰輿望子良丈入郡把手道故恍如隔生鼎祚久客初還繕治敝廬木石與伍據案潦略不宣

與佘初伯

甲午之秋吾丈方鏖文戰僕閱藏鷲峰雖不得數數然已遂良覿矣昨歲在酉僕以三年病而求艾冶城醫王日親高朋日遠秦淮一水眞盈

盈河漢間也詮草之序頓逋至今何止五日不詹而已八珍三鬵愈出愈異復以此陳陳相因者仰薦當必吐之耳顧不敢不報命亦不敢不効其愚黔驢之技董董止此歲晏病冗姜君馬且迫首有續詮草而出者願得誦之

與佘聿雲

良書隹什授自舍甥北還槖中也吾丈當風塵行道播放無聊之時而遠相念我何好我耶數年以來絕跡筆研染指二藏以其間緝柳編蒲

劇成幾種恨不就正吾丈耳大集之序坐是久
逋即在宥而不擢臣之髮亦自知其過矣新梓
當出此何啻芻狗然久要終不敢忘具在別楮
惟一唉置之條風拂拂及於華徼之顛西望仰
止

答韓君陳

與吾丈大較三年始一晤何太希闊耶吾丈美
才慧質五步之内直不啻行顧需讀書半豹耳
應世之業則足下久饒爲之時乎時乎有餘地

矣願以其良日之隙勝力之末一鼓而前執牛
耳以尸東方不亦快乎弟肺附之親十數曹可
與語者唯足下又復在遠謂千里比肩何今歲
弟畏足不出戶即就攝亦有所剞劂其云書記
洞詮者甫竣役凡三十餘冊難於郵致來秋奪
標之候用此代錦袍賀也

答郎元白

倌人往㳘敝邑適弟鼎有所攖心仁兄亦輿畫
且反卒卒杯酒不足以奉清驩申契闊至今恨
之是後一別如雨顧此已爲雪泥之鴻爪且遥
冀風背之鵬搏而尚未遂也甾川六十徒步拜
相高達夫五十稱古並駕芩王仁兄雙舉肘即
得之何羨乎弟之繆所云不朽又何憂乎　朝
家之多故廼今時勢頗有似大業之汴渠宣和
之花石播事日非鬼方以西飛谷以東將無有
剳據之朕乎不日仁兄對大庭探囊底智足策
之不若彼朔方之難十不得一也弟比來多病
墐戶如蟄藥餌之暇食書如蟫家計蕭疏婦子

交謫極欲索長安之米藉蹄涔之潤而性不耐
煩筋力舒緩仁兄常見弟在輦下冠蓋塞門竿
牘充几意弟能玩世同塵不知此自諸公擁篲
虛左之盛節亦弟一時之權便應跡耳弟恒言
丈夫進則握大斗酌元氣退則扶短犁破瘠土
中間無可駐足處儻游而方之外一鐺折脚一
茅蓋頭則又古宿所爲大丈夫事將相不能爲
者也感仁兄念我仰損良書愛至望深故不覺
娓娓寧暢距宛上止三舍取徑桃川不爲迂道

蜚沈漸異合併殊難肯惠然臨否

與王小齋

比因家姪紹介左右不速而儼然臨之切脈對症見垣一方僕於岐黃家頗彴染指知先生飲上池人也已脩謁郭北之頓次馬首東矣中春之約日予政之乃卽辱以勅使開以良方且分石首之惠此我佛所用以滋疾而不縛於脩祗者何先生好爲厚耶僕年來多患世味泊如眞不希梵天王地位而特親醫王當屬之先生乎

與三懷師

弟子累年病苦不得日侍大醫王借解脫力惟吾師起居輕利有識皈依甚幸甚幸聞方倡脩長干浮圖無量功悳瑞跡記中復增一靈應矣弟子比欲爲宛陵禪荊一書無極老師塔銘願惠一幅往爲羅使君開堂敝郡所講何經時吾師爲首座能記憶否此宛陵一大因緣也書成就吾師序之

與張大來

卮酒之後杜門兩載不得足下一紙書江之永矣寧無我思今不敢它有所援附亡弟泰符恂恂君子詩亦稱能弟念其貧而早夭爲選遺集之什六刻布之往承敎於大君子矣其兄石卿近辱面諾闕以大序是此子爲不死弟亦可藉無負也幸幾務之少閒立操不律便自斐然願無讓秋初可來白下屏跡郊外然當一通呂王繩龍君御不知許叩司馬門把故人臂否嘉集聞久就梓而頒不及弟豈以不與於斯文邪咄

咄怪事并鬧之

與王昭文

契闊之懷如何可述比承足下兩札彝器茗荈種種淸絕念我厚矣秋氣漸高垂翼圖南扶搖直上此何足重足下足下固自有曠眎八紘并包千古者在惟是出尊公有餘不盡之藴而饗天未定方定之報則私用愉快矣江都長沙突如其來白日杲杲霹靂橫下尊大人晏如裕如夏侯太初破柱作書此其風調也上奉鶴髮之

慈下撫鳳舉之子卽以世法論笑所不適彼諸人者正用解我天弢耳諒吾丈亦如是觀乎寄上書記洞詮一部頃始竣役以二十年之勤而有此足下明眼人請質之弟浪跡陪都一得浙賢書卽馳來湖上與新郎君轟飲且浮白尊公躍然躍然

與呂玉繩

戊戌秋杪從兄有爲德化簿者曾托奉一書十詩頃台從未涉江已稱醉翁在滁矣擬欲北渡

一問瑯邪間而春夏之交有礦之釁寇起家庭勢關貂弁幸唯持法有直指郵民有良郡邑尚使塚中之枯骨不夷於樵蘇金內之游鱗不膏於羨沸耳數月以來少得息肩業治裝而南迺小兒以迎十洲兄喪驚波溽暑頓復臥病又閱數旬始小康迺成行鼎祚性益僻益孏此來必流寓郭外不敢內人刺亦不敢懷刺向人但從使君把臂也敬先蒼頭賫上書記洞詮一部此鼎祚二十餘年之心力知我者必爲我矙然而

哭矣更有幾種須面請質一二日可抵長干結務之暇當能出郭相尋乎前書及詩併巾箱小物附入

又

十年再晤恍若三生因得承燕好開鄴齊足用一快耳歸而猝卽度除春且還人矣請習名都逸懷藻思益令遥念鼎祚卜居秦淮其計已決而資斧闕如邅回岐路杜門鬱鬱猶鶴在笯何復有淩霄之望乎春中當送小兒游太學又成

良覿實切私幸友人湯君伯潤行便先爾布訊湯君材美而家約爲西席於貴僚馬公聞往曾通謁滁陽固亦先生藥籠中物也惟與進之

又

南還者傳言使君之念鼎祚甚篤恨不卽置之眼前鼎祚亦恨無兩翼卽越江而就使君也日給在田昨者歲潦入微今年爲賦長徵輸之辦奔走之勞悉以小兒代小兒所不遽赴太學者一以供官役一以匱私橐耳鼎祚出則有車輿

僕從飲食過從不無費而素性非谿刻自處耻干謁請托故愈游愈貧而不得屢游也何肯鬱鬱居此乎使君遇我如家人父子因直褸陳吴福生行卒候興居福生爲内兄弟詩在錢劉二皇甫之間文亦楚楚人則孝友恭慎感使君之知且施及其親使君固無所不厚者也里中可與語惟此君而常在客迺益增離索之感鼎祚近以文得過吾宗無嫌無疑致令縣王杜門當路傳檄雖已昭雪然未卜税駕之所明公聞

之否欲來南都賣文爲活而南中文價賤視燕中天壤舍此又無復計晝矣新刻二部附資一噱丈夫磊磊落落作如此伎倆耶可憐可憐

答湯嘉賓

曾奉數行聞其人竟留滯邊徼定浮沉矣時時從兩汪君得仁兄佳况耳不敢輕附書鄉人比避跡秦淮四月歸則半田間即在郭亦門以外都不省北來者無由覓也日手睡庵稿酬對仁兄此直足寤一世夢人顧無一言撼弟醒苦史

鳳謝客尻鄙者曰請公夢中來弟且併不得來仁兄夢中耶一咲昨事自惡劇兩汪傳仁兄囑以無辯敬哉良箴自古聖賢豪傑遇無可奈何惟有此着蘇子瞻一大部集至從海内直詐浪耳詠檜聞部何嘗置單詞求白但弟今日事勢所謂麋鹿在山林而命懸庖廚者亦付無可奈何近戲撰賢噓臚志數十卷悉子瞻要人説鬼及應春夢婆遺意也吴中有刻之者待其成請仁兄序之新篇夥夥望録示能以一章見慰藉

不猶引入黑甜乎又一咲鄉中事狀愈出愈奇新郎君落虎中幾爲倀人翁兄戒勿復談鄉事隨筆及此即已捫舌矣麻甥行率率致訊幸嗣我音解此飢愁

與湯義仍

至寶不寄宿於人胡怪長君遽化耶若以客死爲恨則固在羸傅之間即季札卜商有何顯過而皆有子之喪仁兄足以自解矣二郎韶秀鴻朗天道猶酌意有顓篤耳願仁兄寬以需之仁

兄將竟無出意乎依隱散局游戲人間亦無不可也附上書記洞詮一部以二十餘年之勤而有此試爲評示合并何時西望鯁褰

與季方四叔

漏下三鼓而有敬亭之別所幸俱醉得寛離緒耳老叔行後礦務繁興栢梘先隴幾不可保劫励數月尚未息肩祖宗有靈其屬望於老叔之蔭護者不淺也鼎祚久不耐鬱鬱因出爲秦淮遊值四弟謁選北上率候與居四弟質實人不

習爲吏凡可指畫提携者老叔自不遺餘力無俟仰祝矣我輩當其家居終日倥偬不覺有異迨今違隔復憶合并况衰賤如鼎祚者知巳誰何而不左右是念耶雖老叔方處熱閙地諒亦俯同此懷耳

又

往廬兒北行適不相值未皇致訊巳遥聞安仁之悼韶年介福何遽罹此瞿曇以末季爲滅劫稱世界爲闕陷非奢誑也惟老叔作如是觀耳

膳曹榮轉猶是公家常調來教有宦途之慨冲襟玄度視彼輩或如鬼蜮或如蚊蝱不可方物正無足滿有道一吷且軼塵之足固當與天馬行空寧共駑劣爭一時棧豆耶愿吾叔常持此懷而巳傳且秋冬之交截園使命整過里門藉承良晤鼎既無意宗米又習貫杜門雙扉以外便如極域况望長安眞在日邊何由得卽掀足下之髯開鄙夫之臆乎書記去秋在南中斥賣頓盡別駕公從陸不堪置郵定須嗣上

答楊道行職方

客冬郵致芳訊兼拜扇頭嘉篇之貺明月入懷仁風在握珍之篋笥重於佩紳頋鼎祚何以膺此於先生長者至若質疑經之疑義垂鴻筆於微文則游夏之所不能賛者而先生優爲之矣比今礦稅繁興貂璫縱絶亂若棼絲危如壘卵卽令有伊吕管蕭亦止仰屋竊歎而已天旣以異才賚先生又賜以舒閒之日遠則湛思玄草爲君家子雲近則消搖林澤稱方外司馬所得

固不已多乎鼎祚自丁酉杪秋去金陵而以兹秋仲之未來來之前數日聞先生且渡江惜哉機緣之淺也黃石公三期子房而始知孺子可教未知此生終一進履長者否鋘人告趨左右索報甚亟遂不及爲一詩奉答尚有一二別撰總當嗣奏往先生屬鼎祚繆題巨集其時正在呻吟因爾稽命况業有名言矣新雕益工且富願附不朽更以申仰止之私不一

與春寰六叔

洪河芒碭雄氣餘風水部滴曹偶吏大隱則我老叔之今日矣老叔夙多深湛之思兼饒恬漠之性彩纓委珮叅座放衙所應者跡耳而其中固自有超然與悠然者在眞可以鎮末俗之浮抑一時之競姪竊獨知之至以魏之祠祝豫之去思爲比艮卓魯以轉懷爲鄭侯之功與河爲當陽之烈此特道之緒餘耳猶淺之乎觀老叔者也一別二年居諸如駛姪亦鬓漸有宣矣杜門益堅辟人益遠時藉緗縹以代鬱蘇杪秋薄游金陵三月始返手勅下頒儼爾仰侍迺兹疏逖置在雅懷憶昔童日卽列貧牆雖媿淪落不振無能副享盤之禮終焚囊之訓然尚得微有見聞不逐項領實老叔之汪澤所及而老叔且每有所取裁焉其曷敢忘鑑心吉曰嘉貺並隆古刻摩娑漢歌在耳念至厚矣詢承比來體和神王中宮蘭夢必叶吉徵維時陽泰有期永綏萬福下情惓切

又

昨春老叔華誕台望薦隆福履具備此特初日之光爾夫壽者受也大度玄思恢有餘地冲而徐盈何所弗受故以此應世則可輔世以此引年則可長年以此開後則可昌後當必如商瞿雖晚多而且賢矣比會鼎祚偶出佗游遂稽馳慶迺者敬撰二詠托在尺緘近聞新浚工成漕流稱順正值河官　錫圭之時稍効海屋添籌之祝固猶有厚幸者也若其詞之不斐函丈之内既已久諒其顓蒙而况至親無文子弟之有

脩于長上豈盡旨甘啜菽飲水亦取其誠孝一念而已

與濰縣張明府

先生以上國之材而紆跡萊子萊子海國也夫海爲百谷王者非以其初能下乎至於沃日稽天育百琛貫四極迺足盡海之用耳往在都門繆緣聲調之末獲締襟帶之交雖爲役之日淺而時或蹀坐合尊推襟送抱固嘗承教于大君子矣十載以來偃伏僻壤先生方扶揺直上猶

九萬之下駐榆枋耳家叔客部以使歸具述先生之每口及鼎祚也頃季父之子豫祚爲平度小吏幸在宇下則復聞先生之垂軫有加焉疏賤遼寘何以置長者度內如此合人東首敬布數行代訊倂上書記洞詮一部鳴琴之暇庶備游覽此亦十載中拙者之爲政倘先生無忘疇昔惟終惠教之豫祚人朴爾以朴故尚謹守然不習爲吏是怙是恃要知大造無棄物也暑劇不次

與傅重慶

明公嶽嶽臺中迺猶任勞人之職即撿事方輿將稱錯節姑欲以利器別之然去爲益　廟廊則遠矣鼎祚自北轅以及絕意名場栖神淨業嘗繙大藏者三載而鈍根易挫積習難除因仰明公往譚五蘊皆空一絲不挂頓交臂而失此饒利嘗是宿之機緣耳秖有媿恨至若吳門之游泳燕市之和歌烱然心目也惟敝邑僻在山壤鼎祚復跧伏田間未繇訊問間者潤焉今蒲

江令王有聲同學友也道出部下敢以作置書郵鄙詩二章扇頭副在相距萬里浮沉未卜弃候蹇理翁一緘敬煩王記兩公儻無忘疇昔周旋或亦口及狂生乎揚州夢覺無勞報書記平善矣且獻一粲江南故明公發軔地十郡百萬戶翹首開府之旌麾當事者必有以慰望雲霓也

與蹇大中丞

往者明公北歸獲以承驪左右暢志嘯歌是役

東封淆議西播佳兵兼之磧稅㣲猺糜沸魚爛
未卜底止即大度不無先憂而此身置在事外
香山綠野當屬巳渝矣十年以内鼎祚去而短
衣田間或亦桑指禪悅含飴弄孫一芥半菽聊
爾足飲河之量庶浮雲之視而已吳蜀相距數
千里鳥飛猶得半年程忽值風便敬附一函一
扇具有鄙詩用勤仰止傳使君昔爲部吏國士
見遇今雖府主乎明公則居然我師而喜可知
也儻惟　朝端求舊蒲璧特徵鼎祚無意索侏
儒之粟此生恐難望袞繡之光矣臨楮忉怛

答姚叔度

雨花臺集在乙酉而戊子之秋記兄方過我邸
中坐未定王長公適至相劇譚甚暢今歲星一
周弇州作古人久矣奉手札知伯道丈又歸岱
錄也兄夙有同株之驩何以堪此駱生竟先王
人去既工書吟亦復濟續弟殊念之其九詠諸
詩存者足下當刻以傳無負此良友也弟年來
杜門已定即游要不出東南正如赤鷃之搶榆
枋耳頃以里賦弦誦之業轉而習刀筆之文卷
帙之第易而稽丘亂之數非仰藉兄芥茶之況
塵土腸胃胡由得一少浣耶惠泉弟家不乏茲
董取汲句溪惡俗可知見長孺先生必共一綮
用父行迫輒附數行二絕寄悼駱生幸於其墓
次焚之所爲伯道丈役者終不忘然未敢造次
也

與王玉洞郡丞

明公仕不竟志而得及於太夫人隆養厚終俾
太夫人稱全福明公稱全人即一日而盡九等
錫九命其何加此祐順予善挹彼注此夫天道
亦公而巧哉不馴之詠聊寫私衷奏之几筵媿
無足昭宣懿美耳讀禮之暇二志當必脫草今
巳小祥能尋雁宕以補闕事否凡茲皆鼎祚所
樂聞者鼎祚去秋適届東發患苦痱下纏綿三
旬九月中始作南游薄除遂反闕然祖道今猶
悢悢是後杜門愈堅信古愈僻天壤間一蠹書
虫而已貴郡陳使君故宣城令而國士遇我者

其人長厚歳計有餘鼎祚附致一緘昭文伯仲自宜勝鼎祚之於宣城若避正堂而師盠公則在左右矣家姪有事端安幸申唁候不盡願言來春頗欲探禹穴陟四明天台而叩明公于謝公巖畔倘果此輿者奉教有期也惠思之碑屹焉郭北與敬亭宛句共垂不刊先榻二張呈覽統維財內

奉陳公溫州

自辛卯仲冬拜違函丈且凡挾歳矣老師在禮

次不能專唁在輦下不能致訊將及門之謂何實以鼎祚歸而什七者外什三者内内多杜門伏書或短衣田間外則託鉢緇藏寄金陵吳越諸蘭若大校與故鄉貴客絶少往來即北上者無由闘然此特援以自解其疏節固可勝原哉老師悃愊之政昔所惠宣者愈久愈新十餘年得一魏守亦何足重而人言及之自惟闒留疵賤又無能爲門下明白顯義夫孔門有由惡聲不至於耳去之遠矣甌嘉名郡佳山水甲天下顔謝勝流秉麾高詠當事者陽爲調以定羣踞實爲優以申公義固不謂不知老師也幸少安之以需後命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終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答季方四叔

鄉人來拜手教及承[illegible]之惠詢知動履淸嘉雖昨有騎省之悼而能爲太上之忘倩丈夫固自宜如此況老叔之有道氣者乎今國本無搖儲位大定羽翼之力是在諸公若大宗伯之屬

則猶可優游無事口舌此所謂願爲良臣者也礦榷之役幸已承輪臺之詔廼復反汗竟成[illegible]言山澤關梁息肩無日徽寧稅契剝牀及膚吾叔公有苞桑之虞私有枌榆之慮計必仰屋竊嘆耳學使第一官兩浙第一省正宜用吾叔第一等人顧久未報聞卽踰歲終以還左右何獨浙士之少機緣也鼎祚春後擬送長兒入南雍冬間爲兒子納婦其餘皆杜門之日近始一[illegible]新令公傳聞吾叔嘗有其舉之以知守硜硜之節仲尼道廣故謂硜硜爲小人今世風日下遂以爲難又以爲怪鼎祚懶漫人實何敢望此亦將無濫許乎然願固守此硜硜者庶無負左右之題目而已書記項印出因五叔從陸行李甚簡更不得附再須嗣致非遺與忘也

答無爲守李二溟

曼倩有言丈夫相知何必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明公橫江飛書而屬以神交將之幣使藹藹娓娓若已載登顧鼎祚非其倫也帝以會昌

寔在汶蜀明公崛起而叶井絡之精絡秪車之蹟學則淵雲治則渤頳凡稱戴日亟願鄉風而況濡須之距宛句一葦可杭九里能潤者乎張司馬蹇中丞其人咸具文武材鼎祚嘗先後從于游茲復得綰襟帶于左右翼海先生晚合而最親其好鼎祚也殆幾于昌菹屈芰而明公不督因以惑桐爨之聰誤桑陰之識僻壤陳人簡性寡出廼獨于銅梁金沙之間有厚幸焉侍御八十之年萬里見託念後世誰定吾文者敢宿

使者于家回環循覽蓋拔十而得五以報雅命然鼎祚以肉視焉知四方惟明公略運郢斤親加財削庚申命之俾鼎祚獲賛一辭亦卽所爲敎術也

答張伯大侍御

丁酉夏自冶城報書時鼎祚正在醫手彈連秋杪始及無恙昨歲有所致傳重慶將郵問門下尋聞調成都守計必浮沉矣無爲李使君特信見存因奉明公之翰幣絕江而至手墨淋漓新

篇詄宕神王可知卽八十之年方彭籛氏之什一耳往惜未盡用于世者今取贏于天把此注彼所得孰多莊誦諸疏且知皈心淨業廣護法輪猶饒利益鼎祚於此中頗有所涉根鈍機淺安得一從究竟聊此生度無由相見但聞公長徤好又能修無上大道便可西望而笑耳大集校選粗竣卽還使君轉達非敢遽謂定鑑聊亦足稱殫心矣人有痾癢人自驗之恐不如我公筆則筆削則削也序當卽撰先附李使行此欵悃

又

大集倂續稿庚辛草共選詩一百八十首其題上有圈點者並入選不必異也舊刻頗有訛悉用朱筆改正卽所選詩間有韻未叶字未妥者待李使君錄出再寄一覽謬爲更確便可授梓文亦粗校定書啟與誄文有可刪者宜刪之鄙意詩文各一冊但在必傳耳明公知我勝我白知我公期頤漸近鼎祚且半百之年萬里相屬

不以此時此事仰報萬一是鼎祚終負明公而明公亦誤信鼎祚而愛之矣以故選寧刻無濫寧甘僭妄不敢負心恃能俯亮手翰欲鼎祚渡江而叩使君面訂甚善然鼎祚硜硜之守已久非以山水文字故不一輕詣人與使君書託其互相刪取務令克衷以成雅道李使急于期限鼎祚偶病目且楊職方自南譙過訪晨夕與譚藝卒卒不盡欲言懸注懸注

答張比孟

年來貧病相乘宗族多故匿影山澤不復問人間事唯是良友難忘每對朗月思玄度而已往讀吾丈詩嘗鼎一臠窺象一節大集出而始盡比孟先生之全也嘗憶以序見託不佞業心諾矣兄申之雅命乎把誦引筆當自不知手舞足蹈耳縣有冊役訃吾丈必入城公事畢能見過爲竟日譚乎僕雖極謝客然非謝我輩人也

答韓君陳

翰使見臨軫貺具至昔言氣衰多愛昨者知綏

急非益亦不能遽遣諸懷耳自去夏以來里甲之役紛拏難解今甫小定復有宗長別駕公之弔伏服還山弟無意索長安一囊粟正欲取林泉一日之逸而擾擾膠膠尚未可遂何吾生之多勞也兄果踐外家約否藉此一訪我敬亭宛句之間百里而遙其視千里命駕者爲差近卽談無要恥足振兄聽聞或不至惡劇使人唔走耳雙虹夾鏡濯濯春楊柳與牀頭新醪鬬色矣敢以待足下

答王昭文

歲內家姪東首爲期甚迫董能具唁遂干左右止達空函仰勤赤牘遠貺黃甘又增君家大令一帖矣尊太翁之爲敝郡士民感頌如出一口夫後傳聞稍異且愕且疑嗣獲來音若頗有據初謂過公高陽徒耳不意胸中如許鱗甲也僕竟無半面之奉然終免剸腹之危亦厚幸乎顧大[illegible]宿志浩然更緣以全大節則彼譖人者實知己也付之一笑而已往屬笙臺詩久負爲媿

牽率課上四絕意殊不自愜固足占僕之近況寥蕭矣陳使君手墨附覽以使君之藻鑒伯仲之材美何俟喋喋要不能藏人善也卒爾報訊別具侑緘書記李杜鈔家姪前月附方簿彭書手賫內併聞

答方伯文明府

方先生引車過我一翦蓬蒿之徑焚枯兼燭促膝論心蓋十年如一日焉遂令野夫忘爲貴客也宣歙錯壤比壘風聲所及河潤非遙傳聞[illegible]

令公精敏端廉改觀聳聽鼎祚自虎丘從于游而已知足下負覇王大略矣即萬室之邑特發硎耳歷代詩彙傳古範今實迺蓺苑一大事弟鼎正欲爲之先得我心夜來稍一展閱義例詳雅其間有當移定者如樂部但宜收奏樂等專指樂而不當載四廂樂歌歌舞但宜收聞歌觀舞等專言歌舞而不當載五噫短歌之類其欵目有當併者有當分者山川職官尚多闕多紊凡若此屬須一補訂樂府若特分一類則恐不

勝載弟往刻古樂苑五十餘卷昨爲唐樂苑亦三十餘卷今但撮其要勝分入各類足矣唐之中晚亦須選增大抵其類爲詩多宜嚴選以省煩其類爲詩少宜寬選以備數此纂述者之定衡也弟雖不敢稱淹博編蒲緝柳頗有微長且重拜命之辱秋氣漸爽便可從事丹墨矣

又

使者東還函附尺一定徹主記月來從事詩彙旋補旋正已有大綱苦乏佐書不能一時就緒耳此編成非徒蓺林之瑤圃實是覺路之金繩也傳聞令公嘉政日異月新而時會搶攘稅務蘽棘敝邑幸而賢牧宰力肩其任諒不至魚爛矣新都以富饒聞彼狡者且出其里所望既奢爲謀復便令公不激不隨處之有道自當克濟抑何必獨用壯耶吾友謝陛字少廉迺豊干社中人令公識之否其人俊博不可不識也陛姪孫謝彥章者嘗館此數年工書學古而時義猶奇崛尚未得裘一青衿幸令公爲之莊嚴此貧

士故鼎祚敢以仰聞亦恃夙知我非懷利干請者松蘿之惠日幾幾望之惟此則爲饕餮爾近刻一種引槩

荅尹令公

葉憲使東曾致蕪啟是後仰勤手勑艮荷軫存益深慰藉台臺所爲惠宣城者七尺之碑等于燕竭千秋之祝擬諸畏壘當與敬亭永峙宛水長流耳新令公遵台臺之約束宜民宜人顓若畫一也迺有從中阻撓之而從上構陷之者且

餘波及兩生矣枉抑之狀難以縷陳卽當道垂
鑒業經昭雪虎虓虓而黽營營未知稅駕之所
若鼎謬知謬眷登踰台臺六年以來嘗冒隻字
之干片言之請否何有半面之邑主而疏賤之
一夫能肆其私譖者乎衆怨旣叢公憤難犯彼
所謂防川必潰者也率候福履清署燕間泰階
平朗曷任遡瞻

與韓壁哉

千里一賢猶之比肩而況鼎祚之與仁兄生距

三舍坰牧所屆風調不姝且游君家父子兄弟
矣金陵市中一接眉宇恒在寤寐顧交臂而坐
失之何云千里往者仁兄鳳舉閒然無問此繆
謂不卽仰援可誘耳太夫人僊僊乎歸也竟稽
拚服禮後凡民有喙三尺胡由自解惟是累年
善病犇逐醫門潛逃佛藏里居什三則又學殖
荒落嘯歌哀步皆非其任矣茲敢以不斐之詞
不腆之饋上陳几筵奉修關事雖猶未踰于朝
祥然其疏節已甚鼎祚固邑邑心領之直幾在

宥

荅湯義仍

仁兄未燥西河之泪罷歸南山之廬卽兄怡然
不屑而傍觀有識痛憤彌襟奉艮書知彼鬼狐
從橫衡宇助天爲虐弟畸人也比忽戈鋋輿自
骨肉所爲工言翁舌者之子吾兄往習之無著
天親且有調達何況相忌自古而然我曹以不
見不聞任其伎倆耳久欲卜居南中每苦無貲
鬱鬱居此實非我志明秋兄携愛子一來秦淮

之間團瓢斗笠昕夕相從且有所託者甚鉅甚
遠今不敢請也玉茗紫釵欲序未皇亦是荆璧
使刻楮葉良工尚不無束手耳呂玉繩近致還
魂麗事奇文相望蔚起當爲兄弁數語以報章
臺之役游先民快士也一瓣香拈向法座終不
落第二乘矣方以臘至會弟爲兄子納婦境外
貧冗俱劇草蔬飯客或可諒其眞率乎新刻一
種附貲嘔噱不多及

荅謝耳伯

數年於沈總戎所置一書將無浮沈否且有僧
足下在秣陵者即寄一緘相見甚非難偶爲[illegible]
納婦淳湖事在境外往來繁劣遂延時日向者
平畢昏嫁始歷五岳初固不能無累耳太朝住
麗之地足下倦游乎若我敬亭宛句坏土一隅
倘玉食旣厭藿食在懷或可以維白駒而蓋丹
爲也敝邑距蕪陰百里而遙雖仁兄有意焉奈
且耳伯升雲霄之上僕當去南山之南無緣摩
跡矣年來自操材下不敢稱作庶幾于述亦粗

耗壯心銷永日何冀藏山之名哉而忌者更欲
排屏足下繆知透謂謹以此知僕猶爲未甚
耶書記洞詮一部馳寄餘未成稟嗣必一二致
之

答郭汾原學使

伏念昔人參師問道皆有機緣合則近在十[illegible]
未合則遠期更生若鼎小子之與明公雖不能
一晤而猶未至更期也往歲明公何自見鼎
以良書序以餘倖忘年嗜分以屬讀不必知之

人比有所迫馳赴留都不及報一字徐大夫已
徹天幸締交嗣君其秋文戰四方賓朋一時紛
沓又不及內一字張虛丈是後歸而短衣田間
出而壞服僧舍即宗戚罕面矧海內之士君子
乎郭公游僊之胄也七十年猶初日之光然亦
於世尠求矣廼茲重申之命戴錫之儀如有望
而弗得者豈明公尚不以鼎祚爲非人哉鼎祚
固實非人哉雖然繇前蓋機緣之未合耳今合
而明公之二京三遊及中林出矣刀圭入口拔

宅可僊未晚也鼎祚下土陳人少嘗妄意斯道
繆爲木菑壽即中輟遁以無聊有事于述頗成
數種初乏驚人之句詎冀藏山之名若良書所
奬謅耶書記洞詮是數種之一先附郵上爲道
山之副五十始滿積衰得白河清難竢知巳不
恒即未承長者顏色而肉奮神越巳笨及國門
之外矣春夏間擬來湖上雙頭艇子便問語溪
願明公更出九轉餘丹分啖我鼠浣腸而雞生
翼吾師乎吾師乎敬爵躍以從

奉答南太宰曾公

曩在京輦獲侍泰階緣以旁潤道腴藉楊讜論俾後生末學知　昭代有博大端亮爲社稷之臣者則鼎祚累劫之天幸也已而台臺中奉身之措暫從鑑韭居然龍臥十載以來民生頓棘吏治漸隳況復鎬豐基本要地太宰坐鎮諸曹政聿更新人惟求舊郎台臺圖必遂始願而恩隆義重不可得辭矣鼎祚越自北還泊焉世味雖嘗略有所著述然皆雕蟲之伎壯夫猶且恥

爲而況其太上者乎近切悔心亦欲反求六藉勒成一家庶仰無點于宮牆俯可繼于弓冶顧茲五十見衰鈍根謭識恐此終成虛望爾昨冬從黃使君郵致蘭訊值鼎祚方爲兒子內婚事在境外不敢以空函達入春目眚蟬連至今又未以一介聞疏節違禮負愆已極台臺不加夷討而錫之訓言重之清貺在大人長者固自示其寬益顯其厚鼎祚其何以膺之敬拜下風覗承嘉命火流之候定當渡江樞趨函丈先附材官肅占謝悃

奉朱侍御

鼎祚夙列屏墻久違函丈比者樞衣進謁當且泥袒待刑仰荷台臺不彼假之顏色賜之譏譚敘述故誼則昔臨治之風猷闡繹新聞則令發蒙之保訓而特出見公孫獲奉摩趾御車下食則又藹然通家骨肉焉是後不敢時恩泰階屢勞晉接然而春溫在握寒冽潛回遂使無衣若就挾纊矣瀕行兩詣躬謝辭偶屬文戟之內未

值燕閒鼎祚復有所期會事難濡緩望門九頓瞻系衷猶僕僕私衷與江流而俱邁也歸而百冗侵尋歲籥將改名齒漸隳矧多戒心尚茲憎口惟昕夕慄慄恐負教旨是媿爾萁我父師其有以提奬而覆翼之姻弟吳生近于古文詞頗大有詣皆台臺爐鞴之化成也南首之便敬勒數行趣居八座附具細物申欵于令孫世丈不敢質之所尊維禮則然佇挹清光恒如星日

與張侍御

公昨年政八十耶當必有新詩自壽能見示仰
和乎往歲曾附一函及所選佳集于濡須使君
尋自廣安倅得手札知其時尚未達然諒無浮
沉也是後鼎祚踪跡多在秦淮間廣安舍中兒
亦未有西來者辱諭爲序今始得率率盈楮以
報左右強爲解事了不成語倘一竄置之佛頭
登着穢處耶鼎祚今年五十六便覺裝颯燈下
披讀兩眼亦漸生花我輩以書爲命而書以眼
爲命誠是要事明公灑墨淋漓藻思飛動神王

可知天將繫念斯文綏以介福使巨掌常撐西
南半壁耳萬里數行臨風三祝

與尹令公

台臺仁心惠澤愈久愈鮮所謂國僑衆人之母
也凡兹士民上推而祝願我大母之永永無疆
爾昨年倏聞東諱則又爭唱爲雪涕猶咨咨恐
台臺之純孝過毀也太夫人尊養並至德壽兼
隆滄浪有藉易遷有宫亦僊僊乎昄矣鼎祚一
介陳人往蒙知遇况復忝通家之末契申拜母

之夙期即當亂羅剎叩稽山既致扶服之私兼
奉起居之敬慈縮遲回以抵于今始獲寓一詠
修瓣香於几筵而詞不能斐懿美弗章揆禮與
情兩無所據惟是被搆以來㑹聲息景或杖箠
他游嘗與吳生約而生多館金陵差池彼此且
貴郡爲先嚴承乏之地鼎祚人微跡賤不敢一
時講世于士大夫所以策欲及而中屢次且也
竊計時將及祥伏冀台候廓然順序不任懇欵
之誠

與春麓五叔

老叔政聲鵲起薦剡鶱騰三輔之良一時稱最
近且閩中有警而建寧呼吸定變之勛益章益
烈所謂朱因研而丹金歷鍊而精者也　内徵
之命旦夕必至矣姪鼎祚嬾廢自甘僻杜巳久嘿
嘿無聊時引縹緗以度此隙日即稍有簒述而
材質駑下都不足傳直是一蠹書白魚耳屢承
老叔軫念良書見存敘致藹篤且討暑闌秋及
惠以佳禨示我周行護我寒涉雖歛律之温何

厚于此

答雪浪恩公

往記壽吾師五十今又一旬矣師臘高道高魔亦以高自是恒理王既可假僭安得眞況吾師本不希梵天王位地他何論焉自壽四偈超然世表嵬然域中外任運而内任道乃益足見吾師耳月邦赴浮山之約率附數行黄蘗法堂草深一丈師能來一開荒否向刻心要近入藏而遺宛陵語録願得發揮一字一摩尼珠矣弟子

不自量與月邦請藏開元正黄蘗講場也事方肇緒春仲望命之歸且爲吾師掃敬亭片石以待

答守心叔

宗譜之脩四十餘年而老叔一旦有其舉之甚幸甚幸辱命屬鼎祚更爲一目夫族有譜猶國有史文有體裁事有義例何止一目而已脩譜工費去春鼎祚即已付主者但樂觀其成耳尊翰諄諄娓娓似謂先君誤不認都官之子祕書公爲祖而鼎祚不忍顯其父之非因不預其事是尚以鼎祚爲孝也然而鼎祚非以此也此實非所爲孝也若爾則武王不得翦商周公不得追王矣先君亦爲詩文矣鼎祚亦爲詩文未嘗一一步武先君也何獨此而固欲承其誤遂其非乎使鼎祚而今日能正其誤改其非則先君必欣然于地下矣鼎又何嫌焉實以年來多病屏棄筆研專攻藥餌兼之自量三達尊與三不朽皆無其一故建祠之役不敢措一畫脩譜之

役不敢贊一辭審已安分以俟能者況既有老叔博雅者主其盟一夔足矣季豹叔首且同事金陵非遠倘老叔慮懷名與分局勝鼎祚百倍大略此舉上而臨以祖宗之諸靈下而叢以子姓之多口近而一郡于我乎承式遠而四方于于乎觀禮其責良重惟門下好爲之若夫祕書之後鼎祚知其人讀其書不敢具陳也

答吳繼疎吏部

天胙尊太公老先生之令德而爲吾宣百代報

也則有明公其人焉掇上第列華膴未足以章報而顯肸聞明公有道氣人也夫道固不落聲聞不涉階級然非窈窈冥冥一無所作用者往明公繇秘書典試一入關而畢收三秦之豪傑則以人事　君之上烈也讀陝錄其文秀上者金天之掌緜邈者長河之帶其究必根極理道抑何止戛聲而已今且秉銓矣職得以差次功令進退人才其爲烈猶百倍之世所稱要地内有秉銓之臣外有執憲之吏彼繡衣持斧而出

者有能如太公之按淮疏薦一老生王艮者乎大校拘攣于文法而端委于丹墨恐銓亦猶是耳明公世臣又大賢之子淵源有自作用必殊先代名太宰從銓郎起王三原馬端肅明公與日事也鼎祚丁卯秋以童兒就都試獲謁太公于晉省蒙降尊而禮接之教誨飲食之比狂失裁輒有酬詠太公復與其進而獎借之以推厚于先大夫茲猶炯炯然心目也曩年明公賜之大集閒以兩書敘致裴疊扼與過情既申孔李之通家俯締爾汝之盛誼卽此細物不遺而明公之作用必能破拘攣起丹墨略可睹矣先嘗削牘奉置便郵時會星軺指西遂函而返是後明公請沐偃里鼎祚方跧伏田間至于今始緣家叔北首仰恩主記併上舊草一部所爲切狂酬詠者具在也翹跂台光敬抒悃欵皇慺主臣

荅余君房太常

車騎往莅下邑獲以執綏行酒陶陶永夕已復遘劉侍御虎丘舟中猶憶其時凍雨微霽茗香

山翠磐礴竟日更適也一别如雨頓爾周星先生高蹈冥思去藩大夫爲農丈人矣鼎祚聊循次就輦下淹歷三時輪鞅馬通之是恩文昌太乙本在天上何得占連珠之氣借然藜之光如瑶篇所推詡乎北歸晉子威先生所凡數月相與寤歎委心東鄉唯余先生以耳先生過杞杏杳吟我今且拜艮書之賜念我深矣敬展大集駴目驚魂若驟涉溟海淼瀰浩汗孕珍鵜暘何可蠡測要知爲百谷王而已人處其華而先生

[illegible]其實人波于末流紅腐仍襲而先生獨依本始玄箸特超則尤以慓然服慄然意下者也海内諸博名者銷謝殆盡誠符來指以故作者難知亦厭蘱夫直據中土而號令寰夏者非先生其誰適何遜而不居鼎祚久檮眛近知藏疾絕不敢作而稍事于述略成幾種以送田間之餘晷比圖昉自三代下訖六朝旁及二氏爲文紀用配馮氏之詩紀董有端緒尚需佘先生爲玄晏先生矣湯别乘外兄也其人醇茂無它旦

夕能朝先生而事之幸甚

荅方伯文

令公政成計最揚名顯親自是而上孤卿薦陟三命疉隆甚善甚幸詩彙之命誠爲久逋然此書功頗浩繁心亦勞止初鼎祚之輕于承諾者以不過每類删補耳初不意差互至此自未有一葉不割一條不移者其間訛脱又難縷指蓋原稿全無可憑則何書不當查何集不當考豈得以易視之料門下初亦度其易如鼎所見也今先奉上七冊將三之一其餘俱有次第矣顧不佞之所以將疑將懼者門下或以鼎先具草而復使庸衆人再叅之增而添蛇之足減而截鶴之脛非但不佞爲徒勞即此書亦爲長物此七冊者如集翠百衲隻字片楮皆出親手實有條理選亦簡嚴且多詩紀類苑之逸載世人之所未窺者令公試假乙夜之觀庶不佞之苦心稍或可諒今天下之博聞超識者吾聞其語未見其人往年吕吏部爲郡司理屬鼎爲古樂苑

彼急集寫書及刻工日在左右旋校旋寫既足乘輿又得課功故旦夕報完遂無遺憾來書定名詩苑彙銓似爲雅確自唐而止不宜稱歷代已有去取又不宜單稱彙惟台裁倘門下信及此七冊便可先付書與刻不佞比隣有汪太學兄弟居此閏月末人歸歙續上數冊凡新輯書若必待總完然後發寫則反費日月此定理也寫過書乞寄示一校必須用宋字冠冕如樂苑書記之比得三四人寫廿餘人刻不日成矣人

當今南都見之爲便鄙意不若遣寫人竟來敝邑付稿隨校所省猶多南都抵宣城一水可通彼甚樂于趨命不佞自束髮迄今爲此者三十餘年因深曉其情事也何時傀工何人代刻並乞明示自鄙文中傳一札敝邑又可省使者勞費也

又

令公政聲超超六郡比者天聽幸回臺省需亟清華之選非夕卽旦此自大廷公議無庸璅人

駕説也詩彙業得一半昨秋汪生還傳言令公宦清絕異既乏刻貲而又不欲煩二三部士當爲中止因爾索然輟筆今復承命凡竣事九冊原稿十七冊唐詩類苑十套一百冊並面付來從賫上唯棄前功可惜耳敝郡史府君爲不佞梓行八代詩乘兩月卽完蓋校選寫刻一時並集且不避嫌跡遂不勞而速成也

答何仁仲別駕

往年就醫白下惟性命是虞不能從仁兄周還若燕中也甚恨之已聞仁兄出判夔子又以左遷歸負質問銓郎左官之故仁兄更左矣胡不劾爨臣問天乎彼代天爲虐者耳顧以續集談資充宦裝二園三洲列家橐俛拾仰取何所不適彼實代天爲福耳弟別復八載竟蟬隱老矣游息之具既乏雲霞之契亦疏近輯一種亦是戲劇之遺彘孟之侶不知足當吳歌供吾兄濁酒否倘飲以百家絲灰而試呼之或必有若眞眞應者一笑鄭公長茂良大夫弟因初不識郡

邑大夫有見過則弟往謁不然公庭無用濡跡也然幸此可作置書郵庶吾兩人不寂然聲問猶得次面爾所需偶無印本且鄭人促報甚急篝燈數行嗣致一一與言望楚我懷如何

答季方叔

老叔歷建禮之良膺衡文之命而所稱地重則洛邑會陰陽之交伊流濬道學之脉若地益以人重則鴻裁既爲幟蓺林素絲復久標清槩是行也當使今古互施華實並茂風化被于南國

節義振于東京大君子之作用絕俗姝倫不若
茲世之督學董董式甲乙列科條而已姪少叅
林中之游兼叅霞外之勢擬撰一言聊申贈處
而年來戒謝筆研遂巡未皇且必有名卿巨手
爲左右鋪張贊術者可無用此寂寂也前夏仰
勤記存時鼎祚有金陵之適與佩使約取報彼
中使者秋月從徑涉江矣歸而日唯田農野稍
之是伍市閭宗戚絕無半面未由附訊每讀老
叔曩書吾與汝非尋常叔姪之語未嘗不感昔

撫今而涕蘇蘇下也比聞采鷁蒞于中河初諸
將畢事昏嫁方在勞劇抵茲欲一韓而南圖遂
嘉晤邇歇止種作盛行業出數兒幼孫連日體
熱明後稍定卽可星馳耳翰教頻放庭儀繁錫
軫我至矣因龍溪先生念及先人猶仍過後肉
骨情誼斐然藹然姪鼎尚亦有胸寧無嚮哉十

與高孝徵

仁兄弈弈政聲震于南介見越石而足徵酌貪
泉而不易之人今有實用矣比者掌珠忽隕有
識悼心何況丈子顧仁兄方特受上知勤勞吏
事倘復思哀莫巳中年之人良非所宜願一切
割無益之傷收永終之譽而已弟爲一白蟬向
書中老矣繙閱之暇含飴弄孫聊以永日唯是
良朋在遠薄俗難親索居久矣寤歎云何劉文
昌羈宦海島荒苦異常所幸仰托宇下若加諸
膝若引之手卽從溟渤之中升雲霄之上有期
也聞過雷陽特蒙承欵敘仁厚自吾丈天性第
以肺腑至戚漫一緩頰耳伏楮詹系

答少司空徐公

明公正學清標爲吾先子之所畏鼎祚亦心儀
之久矣唯是疏賤之跡自遠宮牆日就荒落良
有以也比因直東矢口偶失一言外則積毀傷
我內則獲咎在公然實非敢有要于門下虎觀
兢兢莫識稅駕下流之燼函自難處耳伏承翰
教仰荷軫存總憲公往年都下頗受特知此後
越在田間末由奉訊蓋鼎祚自壬辰北還杜門
却掃雖宗戚罕獲半面他可知也今者一水足

杭極欲趨謁且文紀成有所請質于公而小婦一病淹春逮秋方在彌留之際稍待事定便當渡江而南明公榮滿在邇揆席久虛其時必借孫公北徵矣

答佘聿雲

昨冬，余君房書來劇論文事而質僕以牛耳之尸將何所屬未幾乃君房即世比百穀以纔真之耗來書謂詞人之厄信在龍蛇乎手敎復傺然及之既同臭味正宜均此慨噫耳足下逸足

壯年旗鼓相當壇坫具在僕艾矣心隨髮短食與病深何足勤足下念然僕亦有胸此事不得不一置足下足下好爲之天祐老成而以平格之壽奉太公恒使後進獲所依皈則吾鄉邦之福也詎獨君家慶而已僕預在世講禮當修酌者之辭拜舞堂下重以嘉命敢不祇承顧僕本寂閒之人偶值極冗之會筆札逢迎一時并集使者所親睹也若此固咄嗟可辦而猶羈至信宿[illegible]稍即僕不問爾唯愛我無播爲幸賜瓌鳳氣凛凛亦自談諧華子西崛生而韓平原之徒真亾矣千古一快惠寄雅篇古色希聲良非膚立少暇必有以報足下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一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二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與李二溟學憲

明公載江漢之英靈夷揚馬之華藻直將照睽千古詎止跂跶一方曩誦晉錄制義端醇儼與弘正諸名家相揖讓而叙致嗽事又宛若先秦西京之遺今天下地大材豐孰踰兩浙廼出

特命以明公之當今第一流者提心印而秉文衡前旌所及會稽句甬之間亦旣渢渢承響矣東越首藩南輔首善星壤相接河潤非難則我江左斯文丕振之一大會也鼎祚歷落可笑人爾昔季仰辱明公勤尺書而問諸菰蘆之中委以筆札之役比卽附使報聞殊愧崖略及明公之峻遷而北也鼎祚方閱藏金陵不皇以一力將送疏節可知後季餘鄉人倅廣安因獲以鄙序踐侍御公之成言茲往一通聊復且完諸責于主記黃鍾大呂之前猶有拊瓴擊缶者不自量矣

與陳錫玄博士

往壬戌涼風之候仰壓陳先生見尋虎丘追繹燕市之舊杯酒流暢言序蟬連今殆十五季幾成半世先生迴翔鍾山玄湖之間寄跡儒吏儼然仙隱雲笈緗函日新日富嘗奉北堂鈔陳先生固今之行秘書也實具蕪苑之鴻裁寧復虞監之殘魄而已每讀每歎有此勝舉比月西垣

先生南擬削單牘申仰止嗣聞擢司曹北矣茲傳且暫留也小兒士都就試行敬先布之從史兒輩失學孤經孤豎何足備數宮墻儻蒙內之將命亦使知有孔李通家耳鼎祚別十五年中不敢望長安西笑杜門挾筴從白蟫老巳戒秋度江而來一承玄塵以聞所未聞旦夕先生之徵命下乎尚及果此願否

荅葉一之廣文

候及授衣鼎祚尚被葛日夕思歸偶爲焦太史

孫大司馬所遲留亦以撰文紀有相質者然不出旬餘反棹矣承諭碑事太史處前既失言不堪委曲昨有家信及兒輩俾請正門下或必欲鄙文借名少司空覺老爲妥倘以爲可此中弟即與轉致此老清望方重非止因尊顯而已太尊見知深即鼎祚不得不一破格耳仙客丈習荒土久何惜白駒之維黃雞紫蟹歸當共先生一把醉也

答祁爾光明府

往屈車騎而臨之值鼎祚偶出郊關交臂坐失悵望云何秋中薄遊金陵獲奉艮訊兼扇頭贈篇敘致斐亹持論精確命之矣顧屬爲弁於太集則鼎祚非其任然而卒不敢辭者一藉手以有所質也一附尾以有所托也京市應酬雜沓才一撫几便聞叩門無擅德而有塵勞間關擔生堂卷頭一尺暫如拂以冷風濯以清淵耳然亦不敢以蓬之心輕搖筆端點染妙質所謂見大巫則小巫氣索亦自情實也歸伏荒墅牽率成章用完宿諾其於祁先生之所爲超悟玄解了無交涉本非到來人安能遽作徹後語惟一笑置之别付能者且無使鼎祚著穢佛頭自作罪過爲幸令君廉儉終歲無從得一鮮而厚斥俸貽得無傷惠耶敬謝

答楊四尊

台臺收東南之瑶琨篠簜而獻之　天府所謂進賢當受　上賞也棘後鼎祚尚在秦淮間即事樞謁則騶御已及國門之外矣冬中歸而台臺移節涇川鼎祚趨伏荒隴遂遠門墻頓深[illegible]蘿爾仰承寵頒新曆使達時之士猶識管籥之和兼損俸金俾乞除之家亦叨椒栢之享惠逾春至感與歲增既荷一物之包蒙願祝三陽以交泰敬鳴謝款詞布贍言

又

比歲荒政吾郡不一弔於天而萬幸於仁人之在位台臺首巡田間变波面賑一則適其將散俾且安居一則乗其不備可無詭冒益已振其

人綱矣是後議調務勸種種區畫固出太尊之
苦心實由台臺之襄力凡我士民有胷有口咸
得内佩而外傳頌之迺猶遜美推名虛懷下問
誠哉德盛禮恭古大臣勞謙之鴻度也重違鈞
諭據所聞覩眞切者列款上呈仰竢采擇然皆
台臺與共有者爾無庸鼎祚喋喋

答吳本如大叅

往從臨汝拜命之辱率爾報聞是後門下入而
經文緯武出而秉節維藩迨兹歲星一周矣修

飈應律闕訊下投遠尋雞壇之盟睿叅鹿苑趣
合所云騰騰任運兀兀自如但能無着便是眞
境翁丈猶以塵緣爲累耶謂濾卽塵則知謂塵
卽濾何得自生分別也鼎祚本鈍根人初機未
授頓悟何由總向文字中求黃葉止啼菫酒已
渴盲子倀倀迷途漸遠大醫王肯恡金篦之施
乎先人去越州五十年而越人士過厚追且尸
祝之迺門下實有曲成焉此非所可要之舉李
公豈可要之人固重季路一言耳其言出賢人
君子眎俎豆光矣鼎祚子若孫不知何所置感
也葉使君甚荷翁丈之遂其高志忽有言於南
中隱尚生妒而名之難全也如此相與寄慨金
華福地巖灘容星皆明君侯之部内倘秉輿湖
艇一叩前茅可期也

與鄒彥吉大叅

往從吳興一嘗拜命是後不相聞問者十有餘
年矣先生高臥九龍玄風雅韻照拂江左每瘖
詞人衲子皆被容接又未嘗不述先生之齒頰

及鼎祚也海内作者一時雕謝斗耳之盟嘗[illegible]
所屬先生其可南北鄉虛讓乎鼎祚繆以今世
爲文不原始而類襲今因誤文紀昉自古始以
訖六朝顧僻生不文之鄉家復約無異書可讀
意若富五車記三篋莫如先生且貴邑多巨族
並羣玉之策府也欲來詣左右寄跡廡下一見
所未見鼎祚窶人也不敢以口腹累安邑能日
斟第二泉一斗以沃我足矣文紀凡例先塵主
記旁聞清商樂部甲於吳之妖浮儻得借觀亦

是七日寤而饗鈞天耳鄉友孫生以布衣游士
大夫間有樓君卿風偶經錫山屬爲置書郵門
下宇宙雖廣臭味難同室遠人邇我思云何

與尹且孺

曩夏沈君奉啓事賚存緗釆清音五色炫而七
始宣也吾大父母有子矣廼謬屬傳尊先公則
且孺足下之聽過也僕豈其人而不敢挺然遽
辭者以鼎祚之于尊先公分則子民誼則世講
交則知巳至所爲大賚吾宣者身親晁之卽其

時間有所面質吾雖不文然言皆實錄事無溢
美或者其庶乎遂拜命勉爲之傳若礦之役處
最難而惠最鉅諸論者似謂以術捭闔之夫處
事誠不能無機權顧何至純用術不佞以彷彿
王文成之處郴永間或微有當馬所恃吾丈有
成風之斤可斲也傳者傳也固宜識其大而士
範示諭欲稍從詳故亦不甚遺决訟課士爲郡
邑常談雷同足厭家閱生卒例具誌狀無贅矣
稅金一事皆以定哀之際其辭微僕不肯有所

避俾尊公廉節不著也往勞布幣雖非無處終
當疑之內帑暫附占謝尊先公墓未宿草鼎祚
尚及道一束之芻顧白馬西來稽至今日亦竊
内媿其薄爾俎豆之典輿情久叶寒族子姓頗
多庠序受知尊公二三友越在境外歸必圖之
比日飯草蔬使者艮用郭有道自解也

又

先大夫去守越歲星周且半而貴郡猶然尸祝
於賢人之間新正得李學憲書始知嘗再舉批

行也亦遥度吾丈垂念世好委心曲諭非誼盛
情眞何克臻此鼎祚漸老有二子四孫頂踵戴
捐詎足稱報且脉脉藏之而已命使遠臨將速
不佞從駿奔之末猶切感戢鄙意以諸公本出
輿論而鼎祚亦矜無私干不必期會益章公典
秋中自當踵謝高門稽首祠下王先生雖由吾
丈屋烏之推然不佞父子微惠鴻矣一緘附苔
望更致聲往歲貴邑王君伯艮者曾以尺牘及
題紅諸刻自輦下見貽時方在平津邸無從裁

覆今東歸否便乞示音

荅王玉里

敬亭距山陰道上里不及千寧川距兖上里不及百足下旣陟文脊銘瞿硎則去僕一由旬地何交臂而坐失焉足下今之馬卿也臨卭令廼故深閟之豈九鼎之重連城之寶非齋三日設九賓不輕以示乎祁侯第一流人宜作第一縣宰雖繁簿書不廢歌嘯足下其有意虎丘太湖耶恐復衙齋卧游耳華訊惠扙詞致宛縟若巳

再承良深慰藉乃聞貧病相仍窮愁見迫此虞卿所由著書而廬陵以序先都官者也足下方禺中之境負摩空之材用古用今何所不適六月一息幸善自寬若僕進不逢年退不成隱比歲頗尋學殖悔其少作亦欲稍有所結撰或可小勝而心長髮短所謂臣之精巳銷亾矣拱辟駟馬不如進道唯足下好圖之先大夫去越五十餘年而猶然尸祝非貴郡士風厚美當不至此仁兄無因無緣爲之倡義卽施于不報而爲人後者亦尚有朐冈所置感敬陳東信以仰酹神交之雅附聲氣之末儻足下果來涇必奇徑下邑有先人之救廬足存也把酒持螯候以秋日

荅王文學

人生聚晤實有機緣故或比鄰而千里或海外在席端足下之不獲與且孺兄偕固以吾兩人機緣未到耳所稱閙客亦是緣熟廼能爲足下白駒之維熱惱場中便有清凉境界昔人問一

大德何處避暑去荅曰向鑊湯中去此意可想也且孺謙和藻雅定自後來一儁豈獨秀才之喬盻尹氏之家寶而已唯吾丈贊成之美才良不易得也蕭伯穀入郡當爲致聲從布貫見兕嘉翰及戴山之扇儻總留伯穀所不可知不然竟作洪喬故事矣然要必把手劇談爲快不腆敬亭宛水願以效駕附具凉物充僕夫一日之費

與徐少司空

昨秋薄遊陪都仰勤晉接發睟顏于桂醴承餘響于蘭言道義所薰凡鄙盡洗入冬以聞家慈母疾亟星夜馳歸遂不皇謁謝臺端跧伏至今譬感并集項者　睿思方殷一時枚卜衆正之塗漸闢衡鉉之望久隆且往減省工役之大疏則既簡在　帝心即今崇陟駿命以爲邦家光鼎小子之旦夕所顒顒望者也計自執別以來歲籥將周清商應律敬裁蕪記奉候台禧就日瞻巖曷任翹跂

與李季宣

弟鼎祚與仁兄別長遠也其間升沈離合且弗談一時南都之游吾家諸子皆化異物存者輩仁兄及謝少廉及弟三五人仁兄才華節俠帶映大江之南北即用未竟其志所得多矣弟久不爲世所羈簸常往來秦淮間何能要仁兄亂流而濟共問走馬呼鷹舊跡乎少廉有侄孫于宣公車義書詠悉工實秀才之儁盻者將事廣陵屬爲郵候亦欲如孔融之謁公家元禮也小詩附上讀之足知弟情興潦倒矣幸和歌以振我

與龍君善憲使

自甲午拜別金陵凡十有四載鼎祚鬢髮皤白也日向枯禪中生活一切世情頗能抹殺唯是米汁兎穎習氣難除醉後耳熱亦不覺烏烏而吟爾然此從游時三河俠少五陵裘馬之意氣颯如凌解矣傳聞吾師風裁雖著而縝密堅定全本德性經文憲武隨所用之前世名臣若馬

端肅楊文襄以出將入相之才建長駕遠馭之策然皆從西北起固茲日地吾師翁計日任也銘燕然而碑統萬老門人尚有如椽者爲之徦馬袁寄生董吹笛和武谿之深不足引也敬因永昌衞幕盧皃行申祝台候萬里數行浮沈未卜回環今昔彌切系瞻

荅劉尹公

台臺往莅春穀坰牧相承既竊巖瞻夙被河潤茲且徼敬亭宛水之霧獲　命移玉于敝邑人

所歌舞天必景從自宜默祐道躬禔福庶姓感召不爽康泰可期卽當帥閫境揚扢稱慶矣鼎小子賤跡苟安學殖久落借蔭寒墐若陟春臺而蘭訊下臨芝宇恍接仁温依日誼切薄雲曷任負荷年來杜門聊有副墨亦都膚譾私比于述而已仰勞諭及臚列上陳其粗備草而力不能付殺青者尚存數種鄙性雖好書家約地偏小史諸籍略抄什一唯聽裁示

荅劉元[illegible]

不佞嵁嵒潛伏甘從蠖屈漸深歲月推遷遂云馬齒已長無用於世眞罔此生偶隨俗而爲耆童心未化實先人而易老衰相見增以爾移跡逃虛穿敢覥顏稱慶伯仲機雲才品軾轍聲華遡猶儕牘賤辰垂情朽質寵放芳訊誠聯璧而慚金過損豐儀勝分桃而啖棗捫衷多媿何惠以承敬布謝私曷云言旣

荅唐君湜

世人率皆寄生然必有所以爲寄若弟進不能用世退不能出世罔生幸免荏苒至今顧影疚心何敢當祝因壹切辭絕跳身一舫泝回菰蘆間凡數日亦足小適也吾兄在遠且亮弟非爲文飾者廼勞轉藉名筆俾能始公爲無實之窾言弟負過情之虛問卽其文雅馴綜經縡典旋讀旋賞而亦旋賞旋媿爾重以嘉貺益所不堪敬拜多品豕折附使璧完此已大違弟初念矣感愧云何曹先生弟久所心儀者也前秋客金陵最久以其時游士雜遝嬾于酬對槩不出而

弟素硜硜不敢先身貴人然曹先生非貴人亦復縮朒不前是吾隘也弟文紀得什七亦欲來就質之頃與焦漪老業有約幸預爲弟謝小兒歸道老嫂尚事攝茲聞平健郞君又出疹可喜來時不及河豚候當與兄大醉江鮮也

與韓君陳

春中辱手翰遠使卽以犬馬之年不敢登玄黃之篚然已神沃矣是後不能奉仁兄枉教而弟亦有朒無心嗣音遂闕川途非遙歲月不居拂

拂條風且至也仁兄道履康愈致足樂乎弟所患稍減昨秋顧其根株尚在耳芝朮之暇杜門著書聊以自耗十載而來不問生產水田苦潦山田苦暵復爲奴輩所私斥責令牀頭直得數萬卷囊中僅可留一錢眞謂專愚之士矣吾兄聞之將無撫掌大噱耶

又

昨報唐之淳云人率言犬馬之齒然犬司守馬司乘皆有益於世若弟者直罔生耳此固仁兄

所習也迺亦援俗謬稱耶贈言老輿本出仕人救鄉寒族弟壹切謝絕庶免我過情之恥無累人窾言之譏而諸丈猶令塵汗曹能始難爲能始矣且仁兄落筆妙天下柰何倩人釋騏驥而皇皇再索又計之左者也弟避之江上復有掰之不置者

荅許靈長明府

世率以文人撫春華而乏秋實史多判循吏于儒林曷不向令君觀之置展得所且知必勝比一觴咏間已決門下之必能官矣問語所尊令君以函牛之鼎試烹鮮之技無待其詞之畢而喜形於色稱不啻口大較以積弊能清積衰能振斯民有心輿誦載道若焦氏旋風之搏空迺鵠亭之遺魄也幽明潛貫人鬼叶謀固出令君至誠一念耳神之格思上何難獲幸好圖之以永終譽弟半通不綰而邦邑之間每聞其政登見黃門稱貞乎一類獻歲偶爾他避遂稽効駕顧獲博珠玉之篇弟卽市居然歲皆掩關日也

發端十字輒足概我生平令老詩敝在不眞辟如寫照支離其形妄蒙縈手之妶誠則妶矣竟是阿誰亦唯老丈可與道此乎重以貺貽將無損惠且不敢輒反命金石三編趙錄弟本頗稱妮其二載歐集鄭略儳併宋之隸釋近之都揚稾而授梓殆自勝事令君治成之暇有意焉三十六峰可撤也書記以柬久未印少暖辨上往言文淵閣書目及有何鈔本悉見示繙水沈汝納孝廉識之否其家有十六國春秋百二十卷

弟撰文紀欲就檢或門下舊識作數字附弟行爲望春寒無賴潦落報聞携手敬亭願即如約

與焦弱侯太史

鼎祚數年來南輒校樂遊玄武間則以近先生之居獲親就也雖稍窺武庫之藏蒐酉陽之逸然且未得其郛郭而况先生之所爲神髓安所望見乎今先生年駸駸屆從心而鼎祚亦六十始滿無論鼎之膚陋即使博古洽聞終恐玩物喪志見責有道之門也迺先生俯念賤誕損責

名篇而以文章不朽之盛事相期祝此何能副所爲不朽鼎祚者正仰藉先生此文重以豐覬益增罔生之媿爾春夏之交非常霪潦先人之敝廬幾爲營窟孫輩復相次舉疹積勞成悴因循抵今甫及一奉訊函丈昨歲老夫人仙逝其時寒宗之客南者方有訛言不敢以隻字通郵下遂稽唁慰疏節極矣文紀業得什七未竟唯劉宋元魏兩朝不審鄴架有道藏全部否不則當乞玄度丈赴虞山綸閣之久擬渡江叩請太序且從玄度借書而歲荒食儉遊資闕如然亦決意杪秋摳趨有日也附啣不腆及郡學有所徼惠主記者代爲緩頰統惟賜省

又

敝郡金太尊爲先生座下人材錚錚有操介大意則務先名教重道化其爲利益吾士民者固先生九里之潤也郡學一新馬廣文適董其事廣文以丁未子大夫來前職方郎維銘之子故快士因質之鼎祚敬以七尺之碑請記於臺端

鼎祚硜硜之守頗爲郡公所繆知固以先生之口爲或筆端所及也亦欲藉此以爲酬言遂敢代懇唯先生慨然賜允均預有榮施矣且諸生之待教於先生者猶何啻耳提面命焉

復蔡拱所

弟目此虛聲于文實尠窺測兼以賤體憒憒揩墨就荒惟違台命是思呻唫之餘牽率削草不敢自愛其力技止此耳猶勝眯目人道黑白也

荅汪無如

往客于湖從青山諸君子周還獨無緣一交臂
門下日相與臨江諷盈盈一水間耳年來杜門
久矣一旦屬傾能藏而觀之貧兒獲寶喜捧欲
狂諸所結撰博大精深靡所不有一降格而旁
及俳諧談言微中亦靡所不可何賦才之特隆
隆耶門下固大隱金門人也又託之坐隱所爲
訂譜者儻先示二三則領略大指承命而共穮
秕之役也庶非敘言敝郡之行賈鳩茲者月無
虛日良不乏置書郵不敢留紀綱之僕當卽馳

報無敢遁拜承貺貽繞嗣顧布

與韓璧哉少条

郊外奉祖草草蔬豆寥寥數言弗能抒積年契
闊也比見閩中當路者以屬國見夷外藩漸撤
蒿目而慮翁丈旌鉞所屆風采一新當必海波
不揚島氛永靖矣吾鄉朱方晉陵之間訛言震
驚占諸五行於郄之戒未可恃以無虞耳令兄
滄丈近稍有恙略似痿痺葢悲鬱之後藉酒陶
寫力或不勝幸問藥于湖久已全愈食飲起居
一一如昨母勤孔懷遠念也

荅項仲旭

昨丈過宛有泛舟之典不減燕江釃酒也所愧
乏好好博杜樊川風流一詠耳夏中洪潦三浸
吾廬幾爲龍子之國者屢矣日事曝書兼拾遺
穗遂不及相聞問青山社無恙而坐隱先生爲
之提衡上國一旅之邑敢不悉牧賦以從所委
爲訂譜役者業已有序有贊僕或爲頌銘而小
叙之用補闕文唯坐隱先生命然須示閱一二
卷得知其指歸也幸吾丈轉達扇頭題惠便是

戴山重之千文又似禊帖敬什襲藏之矣

荅文起弟

老弟佐理樵川政聲日著世業益光殊自慰藉
而紅蕉黃柑作供香豔更是宦中佳況豈必阿
堵滿前耶此俗吏見解不足爲吾文起道也賢
郞歸承惠手札兼有雙卮之貽損官廚旬日俸
矣今春僕年及耆卽以酌酒西望而呼文起遙
相爲壽耳兄弟輩終日團聚但似尋常一經離

索便多悵惘討喬遷在邇汝上之騎可遂良晤也郎君婚期郭宅固稱女小需之來歲或亦至情兹且趨庭率裁占候向所託訙謝耳伯者尚意氣翩翩乎倂一問之

荅寧國陳令君

台臺撫莅寧川輿誦四播寒門猶密交眕何異隣封遙切嚴瞻益深河潤先大夫嘗出典貴郡數十年後尚獲俎豆於良牧守之廡則越之士風厚也鼎祚疏賤陬人杜門自廢生平頗遵未

同之戒不敢爲無因之前耳昨生洲丈介命繆有所委偶爾奉諾意若舊例事止六邑初不虞郡尊之同舉也郡尊知鼎祚不謂不深然自來效叟字之役今迺私有代斵跡涉彼此誼相衡決其負督鉅矣且鼎祚本荒學殖亦乏藻裁拜賜華牋過加推挹虛聲冒實良滋媿慢唯是仰違雅旨敬當泥首以謝

荅梁三尊

台臺生挺恒山之實符榮題敬亭之晝軾雖司寄九府而槩藐重霄世德名材自宜超越至疏賤若鼎祚者俛勤晉接送抱推衿載色與笑郎一言而識然明于堂下復何讓焉尊世父所爲詩式實抉先賢之關鍵作後儁之津梁重以台臺仰紹瑞應筆花風傳林竹正始之音良在斯矣鼎祚獲從事其間附言不朽則至厚幸也築削之役敢不殫心尚有所請質者具在別楮惟幾慨示屢損[illegible]須切慚慤受如子弟之未申一縷何湖陰千里舳艫五方輻輳一旦而被兹明

恵播彼頌聲臺端簿計之暇有吾友蔡職伯者相與雅談亦可代皐蘇之釋勞也

與許道甫吏部

弟無事作長安書方翁兄居要地益不敢有所置郵也昨秋從次君拜尺一之賜念我深矣生平交游晨星相望而終始稱知者昔有君典今有翁兄唯是弟自度材性本疏骨相更薄甘自退處遂負吹噓年來杜門愈堅瑟居已久時時不廢書策董以送此餘晷迺翁兄以雲土擬我

過矣媿矣近頗輯得文紀昉自三代訖于六朝旁及二氏凡爲文者隻字必收可三百餘卷此書實庶幾述者之業爲來者之津梁恨不獲昕夕翁兄相與揚搉且無力授梓足惜也敎及鹽嘘臚志良用賁服付吳人刻數卷彼以貲乏中止恐竟爲棄物矣弟又欲鉤摘諸類書若藝文類聚以下及近代天中記之屬所未載者別爲二籍使世人見所未見往雲土亦嘗言之吾老且憊當不能成聊抒耿耿于翁兄耳

與梁三府

昨偶見權關規則何直台臺蘇商之惠政抑經國之遠猷也詩式旦夕可竣而刻工以炎天稍怠幸發一票督促之四明林君仙客璧足而健手諸書並工人且忠信爲海內士夫所重若璧窠署書歐率更李北海之碑碣猶當今獨步玆有事湖陰屬令叩謁倘有七尺螭首之記文俾之臨池實足垂不朽矣固無遜羅伯符也

荅張侍御伯大

先生九十之年萬里之外猶以手書相存問旣荷誼高益占神王對兩蕊匆驪讚希有且聞先生近復長齋白太傅蘇長公皆再來人然不能斷口腹之欲香山解齋開酒累形篇章眉山有黃州煑肉之訣惠州羊肉之謔所嗽固不止五淨也先生勝之遠矣奉倚玉集則和唐詩又與坡仙之和陶相娩美屬題數語敬如命直是著穢佛頭耳罪過罪過附往黃蘗心要一冊少資悟力鼎祚老無所管亦但借此中過活何得公

牙後慧也觀吾丈頃已歸道山多男而有一二未婚者知先生厚念以聞是後先生有書置周道長所鼎祚可便奉報也率爾數行巴濤峨雪跂予望之

荅管涵虛

昔從尊先公于騎竹之年是後金陵辟水間一別如雨昨晤足下文采翩翩綽有鳳毛可喜也尋走奉詣則策及國門之外矣所見命者初言敘張公于時稅適承手勅復云序詩當或有一

俁耶幸惟定示

答吳本如方伯

明公冲夷超卓若裴丞相蘇長公輩都是再來子瞻爲杭大著聲績然止一郡而明公幨廣位尊福澤所臨功德無量所謂以治世出世者也往有附訊聊勤仰止至所爲覺我示我者則目擊道存或當面領棒喝耳敉郡尠可游故鼎祚杜門之日多頃者嘉賓丈過里中頗相昕夕此兄性根極利雅度自如向上一着異日必能佐

門下高風亦不在瓢笠香燈作活也嘗與慨歎當此朝議紛拏之時向者猶能標異明公以維運振治良足爲世道慶何直稱法護而已奉接翰教恍侍塵談捐俸爲惠緇衣之好縞帶之贈何以踰此率申鳴謝文紀業竣共可百冊湯丈將欲刻置南雍果爾嗣必郵上計其時開府建牙未審何地矣有懷不旣

答侯叅軍

門下清修雅操夙重鄉評迺者西華大河具供宦轍孫楚長揖之風郝隆晒隅之雅吾丈當無遜矣仰承軫念惠及德音傳語修齡楊公每蒙詢及鼎祚江左陳人也何足置名士大夫膺旅問孔北海知有劉豫州且以爲感況一介乎古有千里神交者何嫌未同顧僕生平硜硜不敢冐昧鄙作書二扇及冗刻二種附上唯記室轉達乜梓雖衆騎單途遠難以併呈生洲兄昨相晤亦言有書致之以吾丈材守所爲君子蘭芳無適非好爾固無俟此喋喋也

答鏡水叔

姪自金陵奉書數年于茲矣不敢以隻字通寰以老叔素秉公執正而學窓之任與他道異卽姪生平無請託然終不若竿牘之竟絕也承不遐遺賜之手敕且重以養神怡老之訓非骨肉真切何以臻此諺言老人不記近事記遠事猶記壯時周旋函丈之間追從觴咏之末道義雅言俳諧詼浪靡所不有靡所不契今則清塵濁水扳援旣難把臂入林去存各半燕居深夜眞

每欲灑涕詎止馳思而已姪年且六十一矣終
歲杜門宗戚之聚晤伯不得一山泉之眺聽什
不得一含飴弄孫之外不得已以其餘晷仍寄
諸書生合作蠹蟲鑽乇故紙因自戲稱蟫隱居
此意堇可與老叔道之亦以近狀災荒逋貸除
貧與病無可道者耳二弟翩翩恂恂文行具美
固是吾族後來之儁要由吾叔積厚之貽也覲
省便率申台傒北望隆中想卧龍之故廬明使
君得撫而存之士何可以隱顯槩英雄哉更附

一慨

答陸君啓進士

仁兄褎然高第自是固有然猶旅羣子大夫慨
不知玉堂一片地將屬何人邪讀仁兄感懷詩
言近指超顧甫涉世柰何卽欲厭薄之薄世之
與濡世均非也曷不若長卿之慢曼倩之玩乎
以仁兄才實宜出而應世非可與彼依約優游
者比跡矣往從趙涇縣一奉手教及一𢇁其一
浮沈矣所爲太夫人祝者幸詳示懿行俾弟或
爲賛爲頌庶足備彤管之采若壽詩陳陳相因
夥夥無奇也劉伻勒馬見投立表索報安及於
娓娓救郡有白廣文先生可作置郵耳

答公衍弟

老弟冲夷簡靖大饒應世之具嘉問益播宦道
漸通爲衰門蔭映有餘幸矣鄙人歲邁食貧鍵
門自廢猶聞華下有射空而切水者不亦太勞
乎想左右往聞之必付一笑也手翰見及念及
先人以爲從祀喜初先人治命無事於此而郡

臺旬日立舉非不肖所及與聞亦聽之而已鄉
族近狀舉國若狂狺狺嶤嶤無地可免老弟從
家報聞之又必付一慨也數年來含飴弄孫之
暇頗成文紀一書冊以百計力難授梓聊藏之
敝笥以待後或有同好者耳所可爲吾公衍道
者堇有此耳曹之遷定在旦夕儻奉使一過里
門老夫蒼然之顏良用慰藉日幾幾望之

答蕪湖張太華

鵠茲僕累遊地先嘗習王魯諸君已有張太乙

子美以十數寓公僑客衲子歌兒無不識之來初後來之儁猶謂有待廼不及一把太華先生之袂姝關事也往年仁兄挾令子過宛上非千載一覯乎廼坐復失之僕閉關人耳公家方且馳騁爲世用抑何難一衣帶水裏足不出耶長箋斐亹若接謦欬昔人言書次於面故知不若面覯矣七解七諭纍璧貫珠枚叔陳思之流制義則奇不翔怪正不涉詮益稱合作新學使煩格外拔人若賢父子者定當置向歆彪固間青

青者矜無足犄角也辱命爲糠粃之引手三七僕非其人然以附千里良願使者行迫嗣圖之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三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書牘

與王百穀

王先生年七十踰耶鼎祚亦六十有二矣每從人誦一二高篇齒宿意新不必問先生良飯健步履壽可徵矣老成凋謝畫江而左獨賴王先生撐半壁天自當錫公純嘏永永無極耳不知能與我幾齡爲先生負笈而撰杖屨否敝郡别乘梁公故趙國太宰鳴泉公難弟文采風流復媢吏治往來東未及走謁王先生是山游不陟泰岱水汎不窺滄溟也豈非闕事鼎祚敢爲介于左右近製倘揮數紙示我乎何止代面譚實佩心印也企之望之

荅廣德邵使君

鼎祚自辛卯北還絶意名場瑟居匿景然亦飲酒讀書不敢塗泥臥草以爲恠至有過存亦不敢鑿坏樹棘以爲高生平之竊自擬曰不載刺亦不滅刺不掃門亦不閉門以優游卒歲而巳頷有天幸多獲奉貴邑之賢士大夫而事之雖以追厚先人故而聲調之符雲霞之契有溢于縞紵衿帶之外者明公紹雕龍之世胄擅繡虎之雄才行鮮皎日氣薄高雲海内之士所願承響而拜風依光而長價久矣若鼎祚一介陳人往從燕邸陪驂影于金臺昨過陵陽枉鸞和于華戶于焉時追遂值星言尚闕一頓之供何論十日之飲桃川故敝郡之東略也仁聲廣被惠澤遐宣河潤所漸寧直九里廼辱篤交循類俯頒芝檢遙挹蘭芳斐亹深心璀璨欲目胡然而烝烝殷殷之摯至乎重以精鏐之賜無殊加璧之勤稔聞茹蘗飡水當令費彼月俸爾姚墟大業開褎尺頭便知遷固在握矣使命遄旋辰莅午發濡毫率謝不旣欲陳

荅葉順義

敬亭執别夏籥復周伏聞新政方隆淸望漸著

且咨週　輦轂之下所謂河潤九里冀京師并蒙其福也手教邑務繁劇此誠勞人之職非所以拔高賢然本利器亦惟盤根錯節始別耳翁丈時雨之化既在宛陵之士心春鉌之誦猶傳寧陽之人口君子蘭芳無適非好亦久而愈芬不佞弟夙忝襟帶之契實切擊抃之驩而已林仙客近自蕪湖過此周旋彌月每望庠西軒竹翠色森森相與憶主人風度不淺也秋令將屆燕地早寒唯爲國珍衛

答何令公

當塗爲開天之首地控陪都之上游故有土之寄不以輕畀往往爲名卿大夫顯荼當世若令章公元禮者非其一人乎重以台臺學殖淵涵遠窺滄海之涘文思霞涌高建赤城之標將應符于六階廼試錦于三輔嘉績特隆芳聲遐被昔言中牟無文元城無政通才儷舉是在君侯鼎祚一介陳人也少逐逐以無成老冉冉而久至即有篡術亦猶勞者之邪許病者之呻吟不自意誤入仁明之聰聽當繇鴻度并苞纖品取備聊置燕石于廡下收馬勃于籠中耳雅勅下頒若有嚮邇陳誼既厚託心非遙至夫采績陸離體氣高妙則固其餘波所潤膚雲時出也嗣宗白眼脊締交于山王正平滅刺每傾服于北海人各有合非庸衆所知鼎祚不能希蹤古人之奇勝而願欲傚翬其疵類耶倘轔轔之音次于宛上當望紫氣而占真人之東行願候以玆日

與張生洲

翁丈恬靖自將處無競之地而當路廼自有知之者榮陟緗雲頗稱劇要古人所爲折衝尊俎運籌帷帳者此其任也比者諸方多警邊左循危脫巾之呼流矢之憤往往見告恐不得常晏然無事而已乇年之仗鉞重寄蘊藉今日願吾丈圖之仰拜翰教娓娓若對鼎祚爽謝之人里居自廢良瘠時疏一遠芳塵復勤想注因循歲月以至于斯倌人發後與聞日變士風薄惡吏

貊何殊即鑊伏鼠竄尚恐及焉又曷敢褰裳就之乎遙向翁丈惟有浩歎耳茲因李君汝濟北上便率奉居起李君爲弟家塾師者數年與寒族世戚其人文雅而忠實雖曰功曹來然非其好也聞往亦嘗通典謁諒知其無他矣

與吳本如憲長

往歲從葉憲使仰奉教敕且及引先大夫之祀典也感戢無量適常山李丞便附一緘及八代詩乘文紀凡例而其時明公方捧表北上且留

連皖歙黃白之間計此終當浮沉耳汪潘諸君嘗盛傳明公禪那之外精治于詩又竊誦范穆其帙首數行言簡蘊深詩與禪本相通而今之禪與詩迺交爲敝一二性根小利動輒以含筏解彂爲得手而上焉者曼衍無家昌被自恣下則墮阬落塹不復能自拔矣門下材力並至定宜華實兼收何可以常度測也頃者車騎出于宛上鼎祚先人之廬與瞿石兄止一橋隔青蓮所謂兩水夾明鏡者其地也轔轔之音過而不

存末由劾駕因知關令望紫氣而卜眞人此猶龍氏所爲授五千言也生平足未踏西湖面不識雲棲老宿亦是未了公案來春瓢笠所寄三竺孤山肯容我跡乎金商薦涼玉體調適天胙明德無需祝言

答王元禎

方今之博物君子非翁丈其人耶其謂弟則吾臭味實好讀書一念也弟嘗言古者述而不作今者作而不述盍信古乃能述不知亦可作以

爲笑然實中今時大弊頗弟墮不文之地孤子當室受垂堂之戒水不江陸不騎其于士大夫多所見少所游聞人間有奇書輒色奮神往然不欲爲借之一癡以故生平好讀書而鮮藏書今老矣何敢望吾丈萬分一詞林考以前無此書以後直宜有此書何徒藝苑之功人亦是昭代之信史所慮闕漏即博者不免必其求備殺青何時第須代益耳至近物故者當云續不當遺也承徵及先人及吾宗輩併弟所記憶前之

遺者擬爲一帙偶有入山書宗長之行勢不得緩使者亟欲南也弟自癸卯來杜門八年而爲文紀者百餘冊上昉羲農下訖陳隋旁搋釋道鬼神大校如馮氏詩紀之例恨不及時時就劉孝標陸澄如翁丈者相叅校聞倌人期春中來南其時弟閲藏朝天宫當攜請面質耳弟與丈猶之磁于金芥于珀見則合不見則物自物何神異之有頃越一時有兩君子胡孝轅沈汝納皆古蒐奇互相駮難致足樂也良書損貺亟

荷軫存天曷使一衣帶水分吳楚乎則感愴系之矣弟年踰四十絶意名場衰相漸現我翁丈猶能鼓餘勇而取前茅俾弟爲司徒之子陵覩公之雲卿可爾人各有志豈必咄咄不下耶且藉此每得致麈尾于秦淮長干間談道遥而敘契闊寧非快事倘明春果來幸更望外也諭及升菴選詩弟從未之見所有外編拾遺之流他雜集十數種有異魚圖贊而無百琲明珠異魚圖有贊無圖明于南邸兩借錄爲便弟非鑽核人翁丈亦不作帳中秘者屢年弟於弱侯先生皆然也董氏所刻嗌嘘臚志彼力乏中止便成廢棄可惜可歎

又

門下猶之海也百川所匯無擇細流萬品所儲何止瑰異即踣涔蠡測若不佞弟輩能自外于苞育乎往嘗與劉子威焦弱侯兩公言書能一人讀不能一人藏馮開之及海虞趙玄度嘗約弟集海内藏書家每三年則一會于南都或武

林各出所得互相傳鈔西北則須二三好事者亦如我東南而有力者擇登諸梓誠千載勝事也今世類束書而務游談難與言此矣翁丈烏衣佳話諸種特滄瀛之一漚耳惜其刻鮮佳聞頃有青箱餘者旋當出貧子獲寶歡喜無量弟年來頗有所述庶望大君子之後塵卽前所云文紀百冊者財絀既不能舉羸性僻又不能請謁姑且置之高閣其他叢殘衰媸未竟不佞弟之與翁丈實爲金石之心豈獨草木之臭味

而乃有所固靳耶玄對僅三卷刻者以其家他
妨暫止明春竣當寄上

荅金兵尊

鈞臺莅郡三年凡阜安而茂正之者靡所不旣
至其物我一體惻怛一念蓋有人所不盡知而
天獨知之者徼天之靈猶屬寓下大氐福澤所
臨自有分數多幸者則多獲我郡是也鼎祚一
介陳人初無紹介忽邁特知且不在區區文字
之間而在硜硜信果之末卽鼎祚之千載一遇

者亦不止剪紱推轂之懃而于師承辟咡之諧
今雖心神依邇儀刑疎逖廼知孔門諸賢疏附
後先周旋不舍良有以矣鼎祚昕夕思惟行百
里者九十半所可勉策未坌力守素履尚不爲
名教罪人爲門墻畔士然何足仰報萬一昔大
德尊宿訶罵掌摑悉是提撕反得了悟鈞臺其
終不靳此法恩成我與生我等耳伏傳秉憲以
來攺觀易聽灑然一新決事如流當庭如水要
以關雎麟趾之意行周官之法度粱肉藥石皆

養生也又聞台候日用飲食過從減薄恐不勝
勞左右者旣爲木吏更多毀形夫廉不遺身儉
不偪下抑或當消息而時行乎台翰俯頒儼若
立侍兼賜分俸良且臘貧盥讀拜登佩懷耿切
鼎祚自執別後時時入山稍葺舊居損產償逋
析餘兒輩焦先生近書至相約開歲就繙道藏
文紀業竣便得作無事人未必能從諸大夫有
如盛旨倘操一瓢息六傳于九子之峰了名山
之負爲願承論疑端不省何起原自不存亦何

復論澄公以石虎爲海漚所謂鑊湯中好避暑
也雖然鼎祚去此地正遠直任之而已

荅潘景升

仁兄屢翰相及不遐我矣吾宗諸子俱已盡亾
異姓弟兄亦漸淪落弟年六十三自不宜宿于
外且遊資空乏何肯攺生平之無求累足不出
門者凡六歲于斯也往承訓爲山川志先是何
賓岩愼蒙泉皆爲之弟竊怪此事近代名能文
者並不得一好游記李于鱗祗掌泰山封禪而

記華山實不似叔敖之優孟也他如舉子策以峰巒泉壑代漢唐宋敘事而已山海經古而不暢無已其酈道元之注水經乎今率動稱秦漢有彼索㑹人一佳語否所惠示黃山者直負却軒轅黃帝幸有吾兄三記耳宛陵自謝李詩外餘亦依樣畫葫蘆嗣當錄寄亘史雖屬戲劇大有精理弟性頗愚如雅川之不識博局幾道林處士之不能擔糞着棋然固知與打馬圖並傳不朽也弟百事都廢唯於文字氣習難除近輯

文紀及百冊凡例附閱省弟意所存云爾此後一無事人矣春夏之交欲就朝天宮繙道藏采入前紀仁兄倘來金陵覓我于周道士㧞紫樓一晤爲願于宣兄信宿言旋捉筆具報契濶之懷如何可述

荅張范之

仁兄才情既富學殖復優讀暇嘯宛若登蘇門聞孫登鸞鳳之音試草雅馴若與弘正諸先正游而加以近代之奇與贍麗固知家學淵源亦

自天心培篤不然何其左右之咸宜而今古之兼獲也頃者榮侍來郡此良晤之會耳奈何閫所聞不見所見而去乎良書俯頒實次于面然不逮把手劇談之爲歡暢也僕衰且賤即郡中知之特似信陵之引車而過毛薛益顯高節胡嫌之避焉紹和丈千里神交累勤問問以吾兄之尺有咫且阻譚笑知希雖貴同心頗難言之悃悃一緘附上佳箑汙訖不足出入懷袖也腆儀心領藉使奉報青弋衣帶水後日倘乘興剡

溪之棹幸無中返

荅張紹和

往所郵上才記姓名昨春閱南宮之得雋者不載仁兄豈主司頭腦冬烘耶拜教命之辱始知尊甫翁先生偃僊乎遊也讀禮之次端居多暇昔稱三餘此又其一大抵精思微言多得之茹辛集蓼益窮其必殫之才而極其無涯之智豈與彼膚立骨騰者可同日語哉新撰即縣國門俾見所未見乎于時作者全出尤盛七閩足下

獨鵠起清漳虎步瀛海僕衰謝之人何能奉鞭弭周旋中原但有馮軾而觀耳足下固文苑有心人也有華宗春穀長可爲地主太白依陽冰于當塗青山采石遂傳千古足念也所爲尊先公誄者自是僕挂劍之心絮酒之誼范之兄縣役行遄俟以異日

荅王昭文

丙午秋跡仁兄于金陵而不得心疑之然未敢遽疑及尊甫府君拜翰之辱則府君果仙游數

載也鼎祚衰慵益甚壞户瑟居遂不能輕千里而致束芻有媿南州多矣足下垂天之翼培風且久奈何猶六月息耶奉笙鶴軒艸誦之泠然音挹之皎然色大業已具榮名之至固自有期即士範尚賈勇于三北收功于一旅如所教及況以吾兄才方恐捉鼻不免也別諭事出寒宗僕生平無諍一時國中藉藉謂負在彼虛舟飄瓦亦何心焉讀書三十年所得力者在此倌人南駕計明春夏之交當扶老來相從長干高坐間噉起麪餅耳是後公等爲輩上君子不復仰援矣屬題太玉者冊子領在小暇爲之必無爽正不欲草草塞責也子謙兄手談想更無兩善飯乎往見字書今成否幷問

又

尊太公府君所爲不朽者當以如椽之筆若司成兄所謂有道之碑無媿辭者也此兄被播以來頗能自達而四方問慰不無竿牘之擾非直徵文而已弟日夕慫恿之幸獲報命此於弟無

勞亦了此一念耳因憶古者名賢之殁同時爲誄者多數十人無論貴賤疏戚亦不必皆出其子弟乞請此厚道也弟文紀事竣仍圖有以執役于府君六年間弟杜門不出偶赴淳友之約相羊于玄暉之所望三湖者踰旬而返遂奉手教又儼再痁風翮久培直搏扶搖而上在明秋之候矣弟可由搶榆枋而快覩也太玉樓詩賦併諸責惟照在韻補祇領府君大序猶齒及鄙姓名乎讀之感愴附謝

荅楊使君太原

西北半壁天仗台臺爲之撐持款市之役徇則損威拂則啓釁非有濶達之材洗幾之識若我大君侯者安能使仁義並施氊裘帖服乎頃聞請封若笞年順義故事笞年方大司馬開府雲中實主畫焉而方公先由敝郡起我君侯任在軍要復預茲舉迺敝郡固國家名臣發跡之地也翰教遠頒儼然對侍因念台臺爲理四年爲惠百世仰眺長吏旁澤隣封即鼎祚孱賤陳人

侍幕頗遇敬亭執別如失所天至於衆心羣口僉久愈明所謂去後依依者又何止一人一閭而已金府君岵岵在陟拂衣渡江孝思高蹈兩得之矣然如六郡之觖望何郡中近事日紛衆宗多構非復向來清平光景鼎祚墐户尚堅讀書自若幸不負明訓以點門墻爾胡沙代雪葆衛惟宜孔邇之懷曷既眷切

奉金兵尊

台臺爲幾甫留一日即有爲士世澤者而不以一日易益權之審矣初得訊闔郡驚呼然猶恃撫監之必梲其行而鼎祚謂必不然神駿千里非御者所可縶維翔鳳千仞豈羅者所可得俯而窺耶台從初旋承驪聚順孝養之恍高尚之蹈益具有之唯茲民士方圖是祝是社畫文翁之像寄畏壘之思七尺豐碑自當有大手筆爲之辭鼎祚輩特從役畚鍤而已伏念鼎一介枯木朽株台臺文之以丹艧飾之以雕幾夫豈不知其不可要以大造之中無棄物大匠之側有

曲材亦庶備藥籠之遺爐鞴之末乎局促難前桑榆易謝尺幅已定寸報曷由耿耿有懷仰負顧遇以迨沒齒真自恨自悉所謂感極而繼之以泣者也頃者追扳靡及翹跂徒殷東南來蘇之望尚有需于無我不識鼎祚更能顛倒衣裳一瞻袞鉞否不斐蕪言所效于郡邑之冊軸者業且贅矣復附一卷陳陳相因益滋其陋特是無已鄙衷堇可藉是抒寫爾明春崇祠告成碣文副墨顓戒申布道候江之永矣北首神越

又

施生還獲聞福履清勝而太公太夫人日益康健此自天欲代我士民之申報萬一耳台臺定省之暇精進名理此又天祐　國家以需後日舉而措之爾今者黨事不似漢之季而有似宋之盛也然宋時所爲三黨者猶皆君子今則邪小參之矣我夫子非自了漢也無能仰屋竊歎而袖手旁觀乎故鼎祚以台臺之隱見或見而中外皆足卜天下之安危非謭言也祠祝之建

闔郡同心業有成緒惟是碣文所關最重顧鼎祚人微當自有私記傳之後世亦必有知鼎祚之非謟者寡嫂劉氏頂下部劄已蒙　旌命矣幽明荷恩筆舌豈悉舉家遙控首謝而已吳福生褎然騰踔我夫子之造就有自藻鑑愈明至此猶驗也因便北首敬訊台候梁雲吳月瞻注無量

又

昨冬吳福生北首敬附寸函奉候台祉而福生行遲恐不能紆道計春後可詣或從郵中致上也是後敝地郡邑之事一大變矣是非倒置黑白溷淆自建邦設吏以來未有若此時之不公不平至怪至險者也緬思鈞臺莅郡則六邑熙熙若春登秉憲則六郡肅肅如霜立而且羣吏之中品獲以保全諸臺之官評有所質正錢神無由能靈私謁不敢公肆自今遡昔其殆大庭栗陸之世乎迺知時無常泰民難遇天所以望崇祠而懷明德猶諸臨河洛而思禹功爾鼎祚

數年以來大半鄉居杜門却掃宗戚罕面非特遠府寺之地而已而門內之釁孽橫生疑詆叢至事幾銷骨時切戒心竊念實無因致是然在先賢處之當必有道夙忝門墻之末不識夫子何以訓我也

又

昨夏朱吏還奉手勑知太老先生在彌留之際今夏朱生還載奉手勑迺知太夫人相踵僊逝也曷任忉怛台臺孺慕自天明發有懷其何已

巳然期有必盡聖喆不免且至是而我高堂之
福壽始全孝子之榮哀益備誠亦可以無憾矣
鼎祚所爲陳諸几筵者雖極不文然頗庶幾志
其大者焉仰惟台臺節哀彊食務圖其大毁不
滅性戚不越祥固有天則君子養其身將以有
爲也前者浩然而歸後者飄然而出君親之義
章明兩著此海内所喁喁祝願匪小子一人之
私而已鼎祚望七之年精力頓憊齒目作楚行
步多躓涉卷卽忘何敢遠冀惟是夙受特知一

息尚存又何敢不勉津梁所及當無簡斥永言
承之項來里氛甚惡出門有礙欲避無方豺虎
叢中幸而脫跡皆台臺之教芘也别踰三秋塗
邁千里伸紙發函感愴橫集

荅許靈長

宛陵自玄暉莅郡以來文釆風流標暎千載緼
氣集靈至於今而有明公秉郡憲以瀘家之名
理開藝苑之鴻裁則又小謝之所孫治績而讓
全能者也豈非山川之厚幸士民之良願哉至

夙紊襟帶之交預同聲調之末若鼎祚者卽生
平不敢干一人關一說而撫我誨我俾末路獲
以優游殖學不遂荒落喜可知矣昨從杜生所
仰奉寶翰恍若披雲恭閱金經儼如灑露舊研
米顛餘瀋也惠懷及行卷諸篇清約不煩幽遠
饒致直是正始之音且臨池精絕舊觀頓還當
今獨步非公而誰辱命鼎祚爲糠秕之引往憶
擬題各詠師古匠心離合雙美須受大集盡讀
之勉撰片言庶稱揚扢近見南錄序謂文六經

之羣也幾而爲小說詩三百之遺也幾而爲巷
曲最中今時之極弊大集出其挽回世道之一
機乎扇頭二詩匪敢爲報正以表縷縷一念而
巳别後鼎祚多田居避喧息影輒數月不入市
杜生遠在隣邑莫由卽致茲其行猶并州竹馬
之迎而鼎祚亦心與俱東也敬申台候騶御之
臨嗣當効駕

荅李廣文

經師易人師難以吾丈之端醇冲挹眞所爲人

師也練川名士之藪即一婁子柔昕夕在門下函丈之間致足樂矣不佞弟本偎塞無長自髮且久年來多狗馬之疾衰相盡現學殖漸荒頃畢十歲之心力爲文紀一書將近百冊此庶可稱述而家詘不能舉贏當束之高閣耳翁丈軫及衿帶惠以芳訊重以清品疇昝周旋烱然心目下徵鄙製雖復陳陳自知頗蕃尚不敢以留木少時舊刻聊付使者印納益倍恧焉他所流行者使傳鄴架皆已有之亦適弟家偶無成帙

也故職方殷君開美徐宗伯之子孺旭孺穀並爲弟友其後人克荷否殷君有遺稿出乎并乞見示

荅管侍御

諺有之老人不記近事記遠事弟唯記與翁丈同學觀復樓時耳若翁丈出爲循吏入爲直臣身名俱泰而賢郎褎然聯舉謨烈重光但有讚歎至不敢一有所援者其厎候司徒之子陵張魏公之雲卿乎衰年積病半在鄉居于翁丈左右疏節極矣仰承雲翰垂軫泥潛且及先從兄之亾後也其人荒于酒而耄於吝自昝已然寄居隣邑絕跡宗親以故生前之計盡屬含糊死後之孤並無所托遂使內釁外侮一時踵至而其內動止不常語言多舛又復似之彼家事弟初不預也重勤雅命當爲處分名分本明情理具在然未卜能辦此否也

荅湯義仍

弟多山居無由致訊比聞使詣嘉賓兄跡之去

矣人生漸老必回思騎竹嬉遊處弟與兄兄猶忝聲氣之末締攀紀之交耶吾兄奉尊慈而無愛傻致足樂也弟不善作生活兒輩又不好紙筆敗絮何慙聊用自解敝郡無一足語者兒往所習也惟一嘉賓時相對頃弟內釁頗深彼外訌不少富貴固宜與人貧賤復離肆志末路殊淹安身無所仁兄更何以振之弟年來向衰日夜㾕瘵願見兄即嘉賓以一把臂爲幸且本寧方在南浮江不十日抵石頭城下矣劉君來將

爲我輩佐㑥人兄寧乏刻中典乎文紀竣事可
百冊遠不能郵亦欲面晤乞得大序耳惠集脫
第十二卷或未刻望寄補弟時時置案頭若干
佛名經也

又

奉手教知翁丈行抵章門爲封姨波[illegible]
然者久之笞人每一相思千里命駕[illegible]
再乘乎望之望之宜伶來三戶之[illegible]
無可愛助然吳越樂部往至者未[illegible]

盛行要以牡丹邯鄲傳重耳而皆不能演什三
此中唯得陳上枝一人乃其徒時時齮齕之不
休可笑也敝鄉吉禮多在冬底極作戲劇而宜
伶忽遊歸源略附訊尚冀嗣音

荅棲霞通公

東南名宿先後淪落卽有一二名雖行化實起
諍心遂滋多口吾師巋然獨存皭然不滓真足
棟梁大法也弟子信道不篤與日俱遷耳順之
年忽焉已過仰負恩獎媿矣媿矣惠寄六言十
首輞川遺韵聊以七言相報非敢寸筳冐叩洪
鐘也唯一笑置之漪老耋齡累經此變其胡以
堪賴廼公夙達禪理定能割愛不作西河之戚
耳奈何奈何

荅鮑令君

台臺北首之旬日而所聞遂頓異然不虞顛倒
繆亂邪互回曲至若斯也然自小民之外人心
死矣張官置吏凡以爲民君侯既已得民矣他
何問焉三代之直七尺之碑終應有在至若豪

賢標樹要自有時嘉魚方大司馬者先大夫同
年也初令宜興年甚少以鐫秩去尋繇郎出守
吾郡淸嚴絕俗而總六郡迎景藩省費不貲雖
遷憲東粵復以南狀論郡事調其後撫雲中定
東封爲千百年計宮保勛蔭極一時之寵榮固
笞令宜興鐫秩者也願君侯圖其遠且大者無
以目前嗛嗛也往君侯每言遷一官便告歸讀
書十年而後出卽今時勢似宜緩三數年考古
則司馬之資治通鑑荆川之史纂左編通今則

吾學編昭代典則等皆當亟讀是外文選諸書煩難勝載殆詞賦雕蟲之技也亦願君侯之圖其遠且大者而已役還獲奉華札辭平氣和始誦之喟然歎已而爽然自失也君子之所養可知矣不佞内𡚒日深山居日僻近稍料理舊草聊且藏之笥中吳蜀萬里不能就知我者相印正爾

與龍君善憲使

先生生西南而勛名顯于西北迺累有中扼之

者何直指後疏亦足以明先生之志而申其枉矣近時臺省如沸如狂董得此御史耳我東方半壁不知獲望袞繡之光否遲先生肥白玉立暎蔭久歷邊塵抑將無少損瑩然之質乎若鼎祚則跼蹐老醜頹然一翁也嘗殫十數年之功而爲文紀一書遡自洪古訖於六朝旁及二氏凡一百册聞楊公修齡者有大材度鹺臺財力宿富卽徽郡諸大家不過費連朝之餉爾先生能有意致之耶拙草頃稍料理大略可十數册倘成更就先生乞序焉鼇宇世丈行邁甚信嘗率布台候蕭颯情態具見矣知先生惟有憐之也

與唐君平

仁兄太原治行卓然嶒然迺欲援雕蟲之技損威鳳之儀此其所由來遠矣昔者求一士皇皇患不得今者皆一賢翡翡若不勝不可以觀世乎公是必明至寶難閟琢而益瑩鍊而愈精願仁兄之善藏以大用之也昨冬車騎過里門值

孫輩疹於莊居弟方挾醫省視則倍人不宿駕行矣十年契濶六裘弟兄遂不能以卮酒相勞藉悵悵云何年來作文紀一書業成百册尚有道藏未竟旦夕將來冶城一了此局握手掀髯在大小長干間耳

與趙仁父廷評

宣武言別二十餘年初謂人生豈若鹿豕常相羣聚翁丈方壯負異材定當雄飛萬里必有相值之時今則君處北海我處南海馬牛之風且

無及矣遼左孤懸奴酋叵測驅人牛而畊牧内地趙營平不必據鞍健固可用也　國家無事輕棄材至有事每歎乏材膠萊可杭一潮耳翁丈能偃然高臥乎舍弟慶往職大嵩踉蹌罷歸貧不能挐其妻孥閱歳始來因藉鄞候倘蒙惠力俾不爲窮海之久羈免于醉尉之呵詰此弟同祖諸昆故敢望施不報也湯義仍兄以善唱新辭樂部送弟處秋中特訪我赤鑄宛水之間翁丈肯挾别後驚人詩駿馬寶劍翩然作一晤

亦奇遘矣便敢以慶爲前導扇頭二詩明年奉送者正欲翁丈之念存往而臨顧我跂予望之

荅藴璞

鼎祚自吾師移錫後絶不見一人不作一事乃復病魔見侵齒目作楚重以苦嗽胸脅痰飲自季秋至今迄無寧日實惟有大醫王之欽想耳人生五六十外孰非可行之時亦孰非可行之病聽之而已此末季孰非風波之地亦孰非風波之人中流自在在老師聽之而已慈訓見存

若灑甘露扇頭揮抄穆如清風覺拂拂猶有生氣辱委序四悉極所願承政恐佛頭不堪着穢也屬嗽方甚屢更醫手高弟所諗闡未卽報命雙魚西上當寄至石頭不敢爽

與韓君陳

足下高臥滹湖而不一渡廬江卽此知吾兄爲遠志矣自家别後忽及蜡期笞言百日蜡而一日澤弟窮愁逐逐閉戸繙書庶幾千古之友耳何能一日之澤焉吾目中所接若兄之才鋒勝

上固是希有倘能詎讀半寡約必不作菩薩蠻中人韶年兼識但減博士之寸晷損壽計之須刻便足了此金陵自古奇異之士如陶弘景者弟有其遺集二冊眞誥十卷眞靈位業圖一卷内丹賦一卷登眞隱訣三卷刀劒録一卷半在道藏中今天下道藏不數處有之卽有之亦十缺八九弟意欲彚此幾種共刻爲陶隱居集撰吾兄固其鄉後俊也亦有意乎如何古樂苑以印者衆頗稍漫漶修畢當印寄齋頭終不敢逋

又

弟初意升堂拜母自猶子之情誼且佳招再四不敢爽期迺我丈以賓賓我豐庖盛樂有加無已陶陶永夕不無賞心而處非其據亦不無負汗也道經石臼距筠山特尺有只點蒼澄碧惜不把吾兄之袂相與浩歌耳別後留大舅家一日夜絕維去廿七午抵舍則催租之吏與徵文之使雜沓於門而武林有貴客待晤境上矣乃知三湖之濱罾魚鬨鴨真足自老何苦用姓名

落人間哉入夜倦極目復作花口授數行附謝聚散爲懷討當同之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三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四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啓

上江陵張相公

帝恢至理在翼貞良天挺上材粹靈嶽瀆三台四輔躬赤舄以匡時北斗南箕佐紫微而布令故風牧克襄軒后境接莘胥夔龍仰贊陶唐道臻沕穆於今爲烈振古罕聾恭惟相公閤下上

智超凡眞人翊運雲龍風虎當五百載之昌期漢沔荊襄淮六千里之大楚占清班于妙歲矢忠貞而出入三朝弼 今上于冲年受顧託而具贍百辟調燮霄之玉燭陰陽風雨以惟時扶宥府之金樞日月星辰其咸若荒服要服有道而守在四隣宮中府中相須而合爲一體至誠可貫金石爰簡在于帝心中孚必格豚魚式驩呼于黔首抑且温温維德參三命而俯若循墻兼以休休有容引百川而渴如歸海應名世則

帝師王佐集大成而玉振金聲即詩書所稱何以加自生民以來未嘗有其不佞學輸半豹文謝雕蟲揚貝荊金偶並登于貢篚牛溲馬勃延誤入於藥籠下太乙而然青藜無聞讐校直文昌而簪綵筆虛占清華頃因狗馬幽憂恐一旦永塡溝壑以爾龍虵引分念初服詮伏林樊實緣福過菑生敢謂進難退易只尺杷清塵之末三載猶新扶搖循乎化之初百身非報君恩師義總屬高深野宿巖居遥蒙覆露雖脆同蒲質

或望秋而先零顧誠切葵心尚向陽而不改竊瞻象緯每交朋于泰階豈曰江湖竟忘情于魏闕惟以跡從分隔室與人遐斷掃門屏懸旌方寸茲者三釁身九頓首恭裁素楮敬貢册忱伏冀台涵俯垂電徹

上蒲州張相公

至人名世玉瓚之德無私上相匡時袞衣之光有莘周降神于崧嶽姬曆克昌漢徵命于昴辰炎精大熾盖方諸陽燧惟氣是求而威鳳祥麐

逢時迺出恭惟相公閣下三晉人豪千秋國寶西京麗藻毫端奪參井之文章北斗儒宗門下總河汾之禮樂禀土風之雄厚化自陶唐儼氷雪之清令神傳姑射壯年當軸奠我國家于累洽重熈正色立朝輔 聖天子于冲年睿德房善謀杜善斷同寅爲之協恭蕭則規曹則隨百姓歌其寧一允矣功存亭毒巍乎德配神明試表人文之巨觀宜膺帝心之簡在某不佞文慙八詠學謝五車貴豈隋珠仰乎掇乘賈寧趙璧謏重連城班列清華忝竊玉堂奉詔職思讐校虛稱藜閣傳經毋戴君相之恩若天處非其分欲措臣子之躬無地投所不堪頃因狗馬幽憂力違覗草鹿麋野性意在食苹餘息偷生圖結敝廬于山北落毛遺粒攜歸妻子于江南敢云身處江湖遂忘魏闕自念材非桃李寔出公門顧兹宿病尚延久同孱柳是以太陽雖近徒切傾葵撫梳傍徨眷酬言之何日攬衣踟躕失期會以踰年瞻乾象于紫微喜中天其獨朗遡泰符于清漢臨五夜而聯輝躬裁只尺之書庶幾代面拜送紀綱之僕敬致掃門言不足以宣心皐詎堪于擢髮伏蘄台鑒俯賜霽嚴

上申相公

天道高明佐神功于八柱聖謨宣朗資哲輔于九官平泰階之六符身登鼎鉉轉鴻鈞之一氣手握斗杓人文巨觀忠良上伐恭惟相公閣下少號聖童秉動靜方圓之性夙稱英物爲文章禮樂之宗精金百鍊而買重吳鈞光飛紫電立壁千尋而境移林屋色秀青霞玉瓚黃流德器瑟焉溫朗泰山喬嶽風稜屹爾端凝咸推國士無雙共讓當今第一荷帝心之簡在惟忠孝焉是求首舉目以登庸知溫飽其不在四科文學南方擅遊偃之精華兩字力行西漢重申公之經術合文武而並用雖要荒守在四隣觀乎理之相宜使宮府俱爲一體中年秉鈞軸入朝而卻賜安車晝日接康侯侍坐而親承溫語一時式際上下交泰之期萬邦咸頌二三元老之德

自殷周而還于斯爲盛即詩書所稱何以加焉
某不佞襪線微長何補衮衣之闕杜樗疏散敢
當清廟之材徼天幸于臺端遂傳衣鉢藉地靈
于江左忝附枌楡黠跡清班謬謂校書天祿濫
竽近侍無能獻賦甘泉蓋譽偶出于不虞故災
遽生于無妄茂陵稱疾寔同消渴之長卿禁闥
偶違殊愧忠貞之汲黯雖飲食自安耕鑿水宿
巖棲而涓埃莫報高深君恩師義望長安則西
笑台垣依宸極以交輝佇滄海之東歸碣石倚

蓬萊而並峙茲者躬裁赤牘顓戒青衣遥承祐
命之自天敬致起居于萬福言徒授諸副墨心
實切于縣旌仰企春容俯垂電炤

又

寄勿論恩經違著師貞之吉弼諧咨命承恩占
晋錫之康合上下以咸孚舉華戎而效祝恭惟
相公閣下格天一德貫日孤忠坐握斗杓千萬
載討先社稷身隆磐石二十年倚以安危由累
朝之厚澤深仁始生名世在當宁之内安外攘

特奇宗工邇緣西虜即讐敢踰河而飲馬偶會
東夷解約且上隴而鳴鵰師問罪以有名正望
威伸于一怒兵止戈以爲武遂期化格于七旬
蓋始而市封盡格國體大昭況旣焉經略得宜
廟謨永定衣裳改任視微管而九合勳忝襄譯
在塗輔有道而四夷是守時運籌于玉帳衆口
莫名其勇功天發策于金縢睿聽不搖乎浮議
屢傳鳳勅藹若春温親遣貂璫佇勤胥按如其
者畫江遠守叩閣仰陳竊念大臣惟殉主爲心

豈在事潔身末節聖君方恭已以聽猶宜體求
舊虛懷願壯龍馬之精神黃圖長鞏益朗輔台
之象緯紫氣鈞調

壽申相公

帝資喆輔闢皇聰于四門天贊元勳繇曆服于
萬紀蓋氣求而聲應叶風雲水火之交爰喜極
以神馳效日月岡陵之頌遥瞻泰象俯溢豫鳴
恭惟相公閣下上智超凡眞人翊運儲材累代
出當五百載之昌期稡秀東吳生底三萬頃之

震澤領清班于妙歲矢忠貞而出入三朝弼
今上于冲年受顧托而具瞻峯辟大臣以社稷
爲悅陳謨合宗祖之心亞聖非堯舜不稱入告
悉仁義之道引百川渴如歸海實休休其有容
爕三命謙若循墻睹溫溫之維德在國脉久培
于熙洽故神明黙相其康寧適逢虎拜之辰慶
千秋而懷金鏡偶會龍頭之選先一日而獻霞
觴況詒燕翼于孫謀貂蟬滿座式衍鴻歴于世
烈麟鳳克庭灼爍酡顏麗采輿宮花爭艷青葱

玉樹高名將燕桂齊芳誠哉保佑自天詩傳嘉
樂允矣驩呼率土易考履祥其不佞壘守雖勤
氷兢徒切昔塵瑣闥曾竊依袞繡之光今忝藩
屏媿謬膺兵甲之寄望北辰而星拱佇朗台垣
祝南極以年增弘開壽域敬挹瑶峰之水願代
添籌恭承玉鉉之占永言凝鼎

上許相公

風雲交會黃扉依天闕之九重箕昴儲精紫極
御星垣之三象盖師傅道之教訓時謂耆龜而
老成重于典刑廼咨耆舊恭惟相公閣下貞艮
在巽智畧超凡大器不官秉動靜方圓之性斯
文有主爲詩書禮樂之宗代宣天語而隻字光
擬絲綸再掌賢關而多士化行棫樸共仰其盤
之舊學光翊三朝爰占莘尹之阿衡咸有一德
以社稷爲說矢謀合宗祖之心非堯舜不陳入
告先仁義之道合華夷想望其風采惟民具瞻
將神明黙相其壽康與君同體者也其不佞氷
兢雖切壘守徒勤試采非封遂併忘乎下體必

恭桑梓分効役于前修偶奉詔而出疆引淮流
其若帶繆分司于積貯指儲粟以如山彼適當
三載之期涉明寧望故何意一籌莫展攷殿猶
逃香折芝泥忝沐鸞封鉅典光回棘壤聊申烏
養私衷緜終念卵翼之初恩同天地只尺接威
儀之末光映日星願叶箕陳聚九疇而爲福維
時陽長隨六琯而生春仰恃台慈俯垂電徹

奉許相公

至人名世玉瓚之德無私上相匡時袞衣之光

有莘周降神于崧嶽姬曆克昌漢徵命于鼎辰炎精不熾盖方諸陽燧惟氣是求而威鳳祥麐當期迺出恭惟相公閣下神明合德沕穆凝思北斗儒宗起千秋而兼存禮樂南方文學冠多士以獨得精華奠我國家于累洽重熙具瞻百辟輔　聖天子于冲年睿德出入三朝運太曆之金樞日月星辰其咸若調慶霄之玉燭陰陽風雨以惟時抑且大度休休引細流潟如歸海況以小心翼翼饗嘉命俯若循墻是誠盛治天

開應昌期于五百眞符地啓萃靈秀於東南者也某不佞學慙半豹文謝雕龍揚貝荆金偶附登乎貢篚牛溲馬渤迺悞收諸藥籠還奉一節于上游勢當扼吭每轉千艘于外府利耻析毫矢保清貞願竭量沙之末智惟明出內遥承借箸之遺謨竊念義切枌榆繆稱隣社自分材非桃李幸出公門雖涓埃莫報高深而蹤跡久成疏逖兹者拜送紀綱之僕心實抒丹躬裁只尺之書言徒副墨

又

勳隆安攘廟謨實寄中權義篤忠貞聖眷益勤哲輔仰泰交之永固翊鼎命以恒新恭惟相公閣下上智超凡眞才間出身關國脉在天下久倚安危坐握天樞宜日中與時消息或來王而來享方欣象馬咸歸迺不虞于不庭偶値犬羊匪茹粤軒皇克襄風后詎能緩涿鹿之師在周宣協贊甫申亦嘗勤太原之伐惟祕謀有資于神筴知甲兵已在胸中故决勝特出于運籌彼

要害遥圖掌上迨功成而辭賞共服勞謙儻道大而莫容何來浮議曆聰日照寝滿篋于中山天語春温降重綸于西第玉累磨而愈瑩適增玉鉉之光華金百煉而始精益保金甌之審覆念大臣事專報主豈取便于絜身況　聖君禮重師臣本厥孚于咸德宜務安安之大節式承几几於流言其塵職偎鄉未敢問堂開綠野懸心魏闕願長瞻位正黃扉佇膺萬福之攸同畢公翊亮行見四方之寧謐方叔壯猷

壽許相公

黃扉依天闕九重太符交朗紫海隔人寰萬里壽域弘開盖姬曆克昌周降神于崧岳炎精方熾漢徵瑞于昴躔遠邇騰歡玄明叶賛恭惟相公閣下名標紘外道契環中北斗儒宗虎觀常𥙿筆削南方士首鑾坡專掌絲綸當百辟之具瞻周旋左右爲三朝之元宰丞弼後先宥府握金樞日月星辰咸若慶霄調玉燭陰陽風雨惟時朱顏與鶴髮相承蟠桃乆熟赤舄仰龍鱗共

釆若木初華是國將緜此有道之鴻庥故天必胙以無疆之燕佚者也其駑駘下乘分効役于執鞭樸遬散材誤收羣于使器敬上岡陵之頌喜黃山白嶽堪盟薄將筐篚之儀借翠竹蒼松爲祝命九疇而凝福願合箕陳聚百順以事君秉尊宸極

上山西王相公

喆輔匡時翊天工于八柱睿謨經遠賛神武于四方覩盛際之泰交合與情而豫順恭惟相公閣下河汾禮樂姑射精神校部丙丁星壁實圖書之府題才甲乙天曹曾水鏡是司平太階之六符蚤登鼎鉉轉鴻鈞之一氣潛握斗杓象馬咸歸方來王而來享犬羊匪茹迺不虞乎不庭何煩六月師行祕謀有資于廟筭遂致七旬化格决勝特出于運籌盖將相調則士知豫附故安危繫在朝廷必文武備始用當機宜卽折衝不違樽俎越昔金城定策亦由壬畫之弱翁于今玉塞清塵共仰壯猷之方叔其不佞阻江分

服愧借箸之無能戀闕馳情念掃門之漸違顧大造均調萬品草木知歸而高天曲覆孤生涓埃莫報維時陽長依六琯以生春願叶箕陳聚九疇而爲福

上太倉王相公

經綸密勿實稱百辟之具瞻左右周旋宜屬累朝之舊德盖鳳翔千仞下必攬于德輝鶴鳴九皐聲自聞于霄漢逢時乃見惟運所關恭惟相公閣下道契環中神標紘外南宮士首鑾坡專

掌于綠綸北斗儒宗虎觀常操于筆削方賭三
鱣之遽集共兆同升暫從六鶂而退蜚將圖遵
養人情攸屬徵車賢夢卜之求國是方淆抗疏
息和同之議道合歡于魚水一時式際泰交德
施美于雉膏四海咸蒙鼎餗久矣名堪副實在
天下倚以安危卓哉出則有爲使　朝廷正其
綱紀某不佞學慚邇辨智乏雞占樸遬小材誤
徵名于使器枌榆末植分効役于執鞭比適當
三載之期陟明寧望故何意一籌莫展攷殿猶

逃香折芝泥忝沭龍文之鉅典光回棘壞聊申
烏養之私衷雖涓埃莫報高深非草木寧忘雨
露六符瞻象緯喜交朗于泰階一氣轉鴻鈞願
交綠乎乾曆

又

師臣弼亮啓皇聰于四門神武光昭贊廟謨于
九域隆晝明之晋錫慶上下之泰交恭惟相公
閣下至德匡時眞才命世南方文學早擅多士
精華北斗儒宗久作斯民先覺始號臥龍于隴

上恥管樂與比肩旣起司馬于洛中合華夷而
動色安危但視其出處登鼎鉉實簡宸衷陰陽
悉屬其卷舒握斗杓以酌元氣念老成紆猷經
國無如張弛之並行廼猾虜背德解盟輒敢東
西而合舉惟祕謀有資于睿算何煩六月之師
論決勝特本于運籌遂致七旬之格抑且謙虛
不伐天下莫能名勇功兼之豐大勿憂日中善
與時消息頌天申于保佑宜帝眷之寵嘉某不
佞分職江隅媿無因而箸懸情魏闕阻効役

于執鞭累膺覆燾之鴻私涓埃難報遥遡斗台
之象緯霄漢長明願言萬福來同行覩八紘寧
謐

壽翁尚書

龍蟠虎踞淸曹依天闕之九重岡峙川增壽域
啓文昌之八座紫氣遥騰于東海驩聲近集于
南宮五百艮期三千勝會恭惟太宗伯翁公箕
占賚說嶽降生申禹穴珍函夙紬精於綠字會
亂竹箭蚤克陳於　丹扆爽鳩民自以不寃仰

輸脉石硯騾士羣乎善肖秘闈心模游刃有餘
乣矣身兼數器承蜩若掇居朕運叶旋規先知
覺後知學海擅雕龍之譽小德役大德泰階首
振鷺之班出水族以咸賓春臺玄圭告錫捧氷
衷而獨乖日鑑朱紱方來每虛喉舌之司惜老
成人維求舊待重虁夷之選聡寅清政事更新
歷試諸艱旣廻翔於中外疇咨宗伯寔綱紀虗
賓嘉庶四思之愿少訓廼三事之登在望斗樞
囘北文鴉奉曳履之芳聲雲笈傳西青鳥肇懸

弧之隹候式如金式如玉緬言君子孔昭俾而
熾俾而臧受茲王毋介福中年秉軸豈竢渭川
之黃髮始載後車正色立　朝孰與宣室之玄
言偶移前席不必問三巡甲子靈丹駐龜水于
方曈奚勞守五夜庚申僊露賜金莖于高掌蓋
昊天欲縣有道必久延衮職之賛襄故老臣惟
邺無疆自永饗琳庭之燕佚其班荆雖宴分効
役于執鞭推轂何勤誤聳音于牧甖只尺挹清
塵之末晉寵朋龜縣終念郊冀之初豫陳賀雀
竧壺引手借視史以代詠陶薇省論思察人情
其賢鑁卜畢公弼亮　聖天子萬八千年郭令
純庢明中書二十四考

賀大冢宰宋公

尚書本天喉舌列八座之尊嚴冢宰猶帝股肱
統九流之銓筦盖人維貴于求舊況事莫急於
題才慶盛世之遭逢浹輿情而皷舞恭惟相公
閣下眞艮在聶智略超凡天匠夙成秉動靜方
圓之則地靈攸粹會陰陽風雨之交歷中臺攬

轡澄清獨持風釆引後進乖紳正色具爾巖瞻
善格君心卽三司不進條錢穀慮關國脉雖元
勛亦自領度支閭閻有若更生大議春和之賑
貸宮府合爲一體盡裁歲節之供儲謂理財要
在用人而持衡重于握筭爰稱政本廼簡宗工
辨晰妍媸甄羣倫于水鏡望占象緯酌元氣於
斗杓是必國人皆曰賢夫然後察旣得天下之
大老彼將焉歸某不佞名謝荀龍學慙袁豹念
昔趨承禁闥繆獻直于青蒲越茲屏翰東南敢

揚威於白鉞況如水旱薦饑而哀鴻遍渚實藉
寬仁兼且萑苻交警而逸虎負隅遥資雄武非
草木寧忘雨露顧涓埃曷裲高深鼎鉉式臨佇
見鈞調萬品泰階首陟永言翊贊三朝

上山東楊冢宰

宣昭王業事莫急於題材熙亮天工位豈虚于
求隽盖得天下之大老彼將焉歸以至國人皆
曰賢夫然後用信孤忠之上代廼百辟之具瞻
恭惟閣下道叶希夷學傳精一泰山滄海遊于

門若見高深魯壁孔林升其堂如聞絲竹通古
今而知要蚤奮跡于風猷適小大以維宜晚更
敭于内外偶學卧龍于隴上任卷舒之無心終
起司馬于洛中合華夷而動色尚書本天之喉
舌爰秉政衡冢宰猶帝之股肱遂咨耆德賢愚
式序舉九品以咸修綱紀甚明引千鈞其不爽
遡家聲于清白庭絕暮金甄物類于姸媸朝稱
水鏡是且握斗杓而酌元氣行將登鼎鉉以簡
子衷其不佞學慙握算智竭量沙襪線微材愧

微名于使器衣冠後進分効役于掃門趾萬卉
不謝榮春風而一物實蒙恩造化遡泰符于清
漢臨五夜而聯輝瞻乾象于紫微喜中天其獨
朗仰于台鑒俯賜霽涵

上沈太宗伯

尚書本天喉舌儼八座之尊稱宗伯猶帝股肱
具百僚之師表爰咨寅直式簡清貞盖為國非
禮不行而羣策須賢廼集恭惟閣下箕占奎說
嶽降生申精識造微實蒸民之先覺紆謨經遠

本命世之鴻才領妙選于木天文昌春映專對
譬于蔡閣太乙宵然翠幄横經共仰并盤舊學
實儲陳禮獨傳大戴遺文優遊養望于三朝假
南宫之餘日啓沃往宣乎一德開東閣以承風
抑豈必夢卜是求帝師王佐行且見賡歌載起
拜手颺言慶盛世之遭逢浹輿情而鼓舞其不
佞學慙握算智竭量沙偶奉一節上遊本重形
乎扼吭每轉千艘外府耻言利于析毫香折芝
泥忝沐鸞封鉅典榮增棘壤聊申烏養私衷雖

涓埃莫報高深非草木寧忘雨露只尺挨威儀之末光挹日星懸終念卯翼之初恩同天地維時陽長依六琯而生春願叶箕陳聚九疇而爲霖

又

帝資喆輔逹皇聰于四門天著玄儀佐神功于八柱故風牧克襄軒后境接華胥夔龍叶賛陶唐道臻汾穆金甌宻覆玉燭均調恭惟閣下智略超凡貞艮在巽陰陽風雨地靈交會中州動

靜方圓國器夙成上品楨本崑山片玉瞻紫氣以輝含根移崧嶽三花撑青霞而色秀星壁實圖書之府校部丙丁天曹廼水鏡是司題材甲乙念典禮典樂宗伯爲任匪輕而惟寅惟清老成之求宜舊肅肅曳尚書之履久識清聲嵬嵬峩進賢之冠宜膺上賞知帝心其簡在信人倫之巨觀盖巳見手握斗杓轉鴻鈞之一氣行將身登鼎鉉平泰階之六符者也某不佞材慚八詠學之五章貴豈隋珠光誤收于照乘寶寧趙璧價借重于連城茲者仰叩丹屏躬函赤牘雖弱質自同屛柳而近陽毋切傾葵陳言不足以宣心論過詎堪于擢髮喜中天之獨朗依乾象于紫微臨五夜而聯輝邇台垣于青漢

其司馬啓

臺下嶽降生申箕占賚說方城漢水共知楚國其尊白雪陽春獨擅郢人之巧秉文衡于三輔牛口掄賢張師旅于西川旄頭失耀儼然朝宁爲龍副矯矯之稱簡在　帝心司馬著桓桓之

節念留都祖宗重地況内臺法紀清曹遂用僉謀盐推舊德鷩車豸繡擧司咸肅霜威虎踞龍蟠千載猶存王氣允矣被錫蕃于晉晝行將協符瑞于泰階者也某不佞自慙樸樕小材誤蚤收于琴爨豈謂參苓良劑遠備載于藥籠懸終循卯翼之初恩同天地只尺挹威儀之末望切日星雀躍陳驩聊托未將于筐篚蜾鳴善肖敢貽不類于門墻

答邵中丞

綷節朱軒文武萬邦爲憲洞庭雲夢山川上國爭雄拜命增榮捫躬知重恭惟臺下東瀛挺秀西尾降精崇禮起家紹曲臺于玉帶紬書侍闕承雙掌于金莖羡驄步之能工行行且止瞻烏飛以爰集肅肅其儀因念荆湘本先朝湯沐之地遂勞耆碩寄中丞撫塡之司坐鎖全楚妖氛無煩京觀逶迤三湘聲敎不忝雄風況如通糴濟隣數千里悉霑河潤近復若暘時雨十五郡咸屬春生盖巳頌分陜之召公芾棠詠就行且相弼殷之傳說鹽梅道交者也某不佞井絡微光蠶叢末値跡絉賭郡分虎竹于宣城事視高齋媿鴻裁于謝朓生平切北斗之望尚綬班荆解逅想東山之高遠蒙投玉縹緗在握儼琚珮之親承筐篚孔將感琅玕之難報臨風而瞰尺素書不盡言依日而剖寸丹儀非及物仰企巖瞻伏幾海育

中秋請按臺

蟾輝魄滿秋芳桂苑之期驄步行工風肅蘭臺之候敬當拂席爽待披襟恭惟台臺正色立朝讜言經國逦勤左顧諸郡皆三輔隩區式重親廵池陽猶九華勝地芾雨與嚴霜並布民頌二天澄江共峰黛俱淸節逢八月藩屏繆寄忝稱東道主人理詠餘閒敢厠南樓賔佐仰體歲荒減膳知切念于痌瘝聊從夜晏焚枯借温顏于頃刻冀龍光其下賁若蒦簡珠喜雀躍以先迎慚無加璧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四終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五

宣城梅鼎祚禹金著

文

啟

元宵宴楊給諫

上元令節本賜福于天官端月良時敬要驩于星使浹輿情而稱慶肆廣會其具陳數千家鼓腹含哺知有脚陽春盡徧三五夕賞心樂事看打頭明月初圓開不夜之五城火樹與銀花爭

合遥拱辰于雙闕鰲山扆鳳輦曾遊預占一歲之豐登鈞調玉燭敢接清宵之燕笑醉寫金尊卜晝非期就雲伊邇

餞楊給諫

月窟星橋方傳柑而慶節紅亭綠酒忽折柳而祖行賠四牡之還朝奉雙函以獻闕帝德蓋高天覆地浩蕩難名使行則甘雨隨時流離載集職非敎稼視民饑實由巳饑國本重農置官事盡如家事知仁人不可失臥轍攀留念賢者其獨勞分襟戀別慚無幣帛羨行李之益膚聊具壺簞詠來蘇于既去佇見風生青瑣焚草攄忠尚期日侍黃扉調梅特命願何處我望若登仙

請楊給諫

鳳琯回春望條風而披拂鷺車凌雪依愛日其融和共稱一路之福星咸沐九霄之甘雨恭惟臺下台垣佇朗井絡儲精天眷親承每拾遺而補闕君言不宿因布惠而施仁東南之水潦荐饑仰塵宸慮吳越之蒸黎待飽遠咏皇華雖昔

賑貸若漢文猶未斥金錢于少府在今方嚴如汲黯遂盡頒玉粒于淮揚敢乘石畫之豫開敬布雲占之需宴自媿溪毛澗藻猶可羞于王公何能置璧加籩用特申乎賓禮冀龍光其下賁喜雀躍以先迎擁篲臨風虛襟待命

又

青瑣森嚴風論望隆于諫草朱軒赫奕星言命重于皇華咸就日而更生眞代天而理物恭惟台臺仁心爲質直節經通朝宁龍光人羣鳳擧

偶緣南顧勤九重宵旰之憂暫詔東巡寄百萬
生靈之命益典發始徵于秋省豈事游觀賑貸
合議于春和仰勞諸度含哺鼓腹如出諸水火
之中擊壤行歌若置在衽席之上俯察輿情共
戴圖報未由敢陳嘉宴合歡奉將恐後必恭桑
梓庶稱詩而竊謂王臣不腆肴烝娩踰禮而質
于尊者翹首以瞻四牡獲濟謙光曲邸而引三
騶曷勝豫忭兢兢待過縷縷敂誠

賀鄒學使

道契環中神標紘外泰山喬嶽風稜屹爾端凝
秋實春華藻思蔚焉膏沃熏動靜方圓之性大
器不官爲詩書禮樂之宗斯文有主乃咨舊德
將升北斗之六符暫試上游遂領東方之千騎
鴻渚流離載集暘舒起仆而噓枯鯨波清晏不
揚日出奉珍而作貢方切衮衣之重望永樂樵
蘇遽移斧鉞之清光式歌棫樸城連十五剖遺
璞于荊山壇列三千探藏書于孔壁賦雄風而
披拂雲澤蘭臺沛化雨之沾濡方城漢水共智

之雖占辨嘶鼠斷金在鎔而自躍診屬玉齊馬
服櫪而長鳴仰圖一顧惜二天之漸遠猶藉帡
幪睹四牡之孔嘉曷勝懸戀

與焦弱侯太史

天心簡在生膺名世之期地運光昭出爲士鄉
之重望公門雖尚遠桃李敷榮本接壤而爲鄰
枌榆借蔭恭惟閣下學標紘外道貫環中統壹
聖眞親踐尼山泗水游先象帝兼參柱下漆園
縱橫禮樂三千丹墀獨對冠冕英雄五百紫殿

臚傳天祿宵嚴藜火光分于太乙蓬萊春迥牙
籤鱗次于丙丁暫爾備 顧問講讀之司常勤
晝接行將受舟楫鹽梅之寄用代天工益留都
猝六代之精靈若鉅卿縣 累朝之生養共等
技懃墨守識淺管窺生也晚猶幸同時居相近
仍欣快覩竊念敝邑神明之宰久播太古弦歌
之聲恥若內溝使匹夫匹婦與被其澤智能行
水卽汪江汪海各獲所歸匪徒漕輓安流直達
萬方之貢抑且汚邪咸乂克奏庶食之藉昔鴻

隙之歌汝南虛懷黃鵠粵離堆之關蜀濮謬說
青牛儻圖後事不忘共冀雄文可永惟一字大
增榮華袞而麗牲實待命貞珉絲筆生花夢吐
鸞文之五色蘭臺起草更傳麟史于千秋仰恃
恩慈俯循輿頌

奉大廷尉蹇公

明公貞良在翼特達經通西序笙鏞本禮樂文
章之宗王北門鎖鑰信甲兵武備之全材漁陽
之鼙鼓不聞款關內質甘泉之烽火久息外攘

內寧虜已墮目中惟借箸前籌而先聲奪氣人
皆置度內即投醪挾纊而實德惠心邇緣欽卹
之恩無庸重典迺借阿衡之任暫式明刑民自
不冤對簿定虛于聽石後當益六驅車蚤見于
高門庭中鶴髮雙垂共瞻舊德天上鸞書並賜
式沐新銜如日之升與月恒而穆穆望雲遙祝
想霞舉其軒軒是天 必胙此老成享無疆之燕
佚俾國將賴彼元輔緜有道之鴻庥者也不佞
鼎問禮通家稱詩侍坐近親與敬敢抒箋札之

徵長猶子均情聊附班襴之戲綵伏願木公金
母蟠桃會宴千秋行占桂子蘭孫奕葉敷榮百
代

奉蹇督府

推轂專征運籌制勝念薊遼爲國家要鎭須彈
壓以重臣況東西之老上合營方憑陵於狡虜
先聲謀伐可一戰而坐屈人兵左顧鑒深雖有
言而益勤 帝眷益槃羊中山之篋堅三寢而
功成若充國金城之屯破羣囂而議定清秋乘

障烽煙息警急之傳明月臨關士馬見嬉騰之
樂佇擬景風布令新恩與詠于彤弓行占胡氣
消氛神武申威于白鉞允矣萬邦所共憲卓哉
一代之元勛鼎小子筆札就荒媿負騷壇夙好
蒯緱在客遙違幸舍初驩惟仰傳玉帳師貞敢
勒銘于燕石尚伏願瑤階泰協即升命于台衡
切望龍光曷勝鶴跂

奉南太宰曾公

啟端肇慶晉錫薦隆內廷之新 命初臨三陽

嘉會累朝之舊德咸有百辟皈依粤昔六典分
曹總治莫尊于太宰當今兩都並建敘揆先試
于留銓蓋夙承眷于　帝心丕著簡要清通之
譽益藉恢張乎羣目畢收方圓曲直之材合中
外盡視　俞音知人情已賢夢卜更翹跂漸升
爰拜端　國秉特屬鈞陶是誠平陽趣治裝之
期共彈冠而燕賀衆行即闕急追鋒之召正虛
席以待公者也小子㽞墨守徒淹丹研非麗學
書記姓氏慙繡虎之浮名問禮通家頓遂登龍

之上願頗受知于筆札敢云記室翩翩每侍側
于讌譚庶備及門侃侃南望青幡之拂漢建業
生春北瞻紅旆以朝天長安近日肅勤一介仰
叩重階遥申八座之起居佇挹六符之魁象

奉南少宰九我李公

三台四輔躬赤紱以匡時　北闕南都象紫微
而並峙周篠肇基于豐鎬漢官實切于銓衡恭
惟座下閩海文瀾武夷仙植貞艮在巽爲詩書
禮樂之宗智略超凡秉動靜方圓之則爰荷
帝心之簡在首掄羣目以登庸領妙選于木天
文昌春映專對譽于藜閣太乙宵然　御幄横
經望重甘盤舊學橋門觀禮化行多士賢關遥
占虎踞龍蟠勢嚴根本暫輟　鸞坡鳳掖記佐
題才行將登鼎鉉以饗大烹是且握斗杓而酌
元氣者也某不佞品慙樸遬蚤誤收于藥籠力
竭駑駘每勞勤于鞭策何能發聖師之莞爾有
負絃歌幸追議吏之棼然仍司虞澤恩同天地
繇終忩卵翼之初光挹日星只尺接威儀之末

維時清和入御願祝萬福之攸同佇見景佑自
申即膺　九重之新眷

答陳學臺

龍蟠虎踞勢嚴天府于西都鳳采鸞章望重星
垣于北斗蓬山共戴瀛海知皈恭惟台臺直氣
凌雲清光近日讜言經世彤墀露伏青蒲正色
立朝紫閣風生白簡爰謂菁莪棫樸本壽考以
作人因重畿輔鎬豐爲斯文之宗主方春時雨
凡桃李悉在公門艮治大鈞即瓦礫皆成國器

進賢宜膺乎上賞玉陛先登徵名擬列于中台
金甌審覆其不佞材非製錦操刀實恐有傷禮
在式閭掃門媿無爲役幸獲寬于弛擔敢曰驚
遷艮籍策于長鳴頓增駑價况昔河潤九里枌
楡之被澤猶深于今駕菰三吳瓊樹之瞻依愈
切圖報仰期需命何言俯濟謙光情彩兼抒賜
以温言之勅玄黃相燦貺兹成享之儀遥稽首
而拜嘉竊汗顔以䕫立佇見帝心特簡臺端晋
獨坐之尊將冀天路分馳曹下布羣趨之武嶙

㠓有自佩服無涯

賀陳學臺遷太僕

學統聖眞道先衆帝聚星穎水遥遥冑衍神符
凌漢豫章奕奕材膺國器封皂囊而簪白筆殿
中肅柏府之清霜仰北斗而宗泰山江左需杏
壇之時雨大成大小成小十四郡悉屬鴻鈞步
亦步趨亦趨三千士咸能速肖况夫久道成化
凡及門豈止坐一月春風兼之敷教在寬卽庶
司何幸接六年光霽既進賢宜蒙上賞冏命爰
申由正僕待駕東朝冉授漸陟河海應象餙輿
馬出入恒隨雲錦成羣詠騋牝塞淵自秉尚期
引斯作無邪之旨啟沃王心益願奮善御不窮
之詞軫存民力葢伯玉變邪歸正夙爲海内之
文宗幼公經明行脩竟執臺端之綱紀官曾司
馭烈並承先甲職其某海言代歆深惟血指是
虞偶爾治庖實懷越俎之媿雖未親聆咳唾猶
然望見宮墻快覩鶯遷佇台垣其交映驪揚雀
躍擬郎宿之依光

慰黃學臺啟

上苑天章中州人杰聖眞統壹學術承伊雒淵
源文藻斌璘制作紹商周典誥首擢芳于桂闕
士望來儀既妙選于蓬山仙斑初遷惟　朝議
重歸臺諫故公評暫借翰臣持斧西廵太華與
黃河競爽王衡南輔春風共時雨交敷凡兹濟
濟之青衿方及門而稱慶詎謂依依之白髮詠
陟岵以靡由雖慈母存順歿寧榮哀備至而孝
子有求弗得思慕曷窮某不佞一郡竊叨虚名

長牧二天仰芘實荷怿幪每燕喜之是期雲瞻
府栢廼烏悽之忽報霜冷庭萱遙束生芻儀甚
懸于及物敬儆招些詞不足以宣心伏冀逵變
節哀企待新恩介祉

奉方侍御

峻節風生周行霜凜南方之學蚤獨擅其菁華
東岱之靈遂特鍾于名碩奉　天威而攬轡肅
然見諸路澄清引　王度以從繩鬼乎樹一時
綱紀立　朝以正直忠厚為本豈徒逞搏擊之

虛聲省方惟吏治民生是圖實無忝　親巡之
寵命豫遊既久喁望益隆繡斧重臨暫借咨諏
于閩海玉衡待握佇期熙亮于虞廷蕃巖端巳
宿具瞻在天下咸聞風采某不佞學疏操縵繆
受賞音才謝冶金敢勞陶鑄往歷十年于鳩署
丹墨徒煩近分千里之虎符甘棠未詠況帝畿
為股肱重郡而師門猶車輔鄰邦念頂踵悉沐
生成且幸宦墻密邇即毫髮靡從報稱仰勤函
篋賜頒緬言歲慶屆端共迓麻于椒頌式睹陽
亨泰運敬申祝于栢臺聯汝騎以錦還騰輝梓
里承漢綸而璧召趨覲楓宸翹首龍光揚眉燕
喜

賀新都梁太府

崑圃懸璆燕山芳桂立　朝甫冠蚤占通達國
體之材分署奉綵遂典出入京儲之任蓋周官
列司徒之屬職在養民而漢室論酇侯之封功
推轉餽偶塵南顧黃山與白岳齊高特領東方
晝戟引朱輪從邁爰茲股肱之重郡因借偉人

幸依唇齒而為鄰謬稱同寀竊覩臨如巨斗實
遠拜于下風陽春布千里之清陰甘棠載路德
雨播一方之盛化桃李盈門惟其不吐不茹酌
剛柔而出政故且之綱之紀兼文武而憲邦凡
請攝者及年荷怿幪以非淺願即真于指日念
匡翼之滋深奏績當期遷喬佇　命題屏巳標
姓字喁象夙隆　賜金暫獎助庸泰階漸陟敬
陳雀忭蕪詞艮謝七襄仰覩龍光佳氣先徵五
采喜巖瞻之密邇冀海納其春容

請蕭郡公

維時金飈薦爽玉露澄清黄菊紫萸正南國登高之候姬禾鄗稻適西城省斂之期況茲教化鴻宣望畫熊其承式若爾旄倪咸集戒竹馬以先迎佇挹龍光曷勝雀躍

請金太公

時餘歲豐穡事報秋登之后政成化洽萌生游春育之中回天心禱雨祈晴神爲默相勤吏治虔朝惕夕民以告康凡厲精者兩年行陟明于

羣辟百日勞而一日澤道叶弛張千人頌而萬人謳情占遐邇爰合歡聲于通郡敬供清讌于荒廬仰體萊羙必飽之高風謙光下濟聊附草蔬同飯之末節履素自持肅冀熊軾之況臨躬潔兕觥而稱壽嘉期待命齋宿式承

請某公

敬遘良時喜膺寵命葵心嚮日候當四月之清龢芝檢從天　恩錫五雲之徵召蓋九德莫先邁種師師將薦任股肱在百司首重諫臣侃侃必藉推耳目三臺六省高標極北之直聲四世三公榮詔關西之華胄惟茲散吏特荷鴻鈞數年汲引同升夙幸依皈于畢斋一旦雲泥異跡頓違矩矱于承顏敢援需宴祖餞佇望謙光下濟願言効駕躬潔洗觥

請尹令公

維月既望初陽肇開律應黄鐘正一氣調鈞之候　詔頒紫闕當萬方執玉之期佇偃履之雙鳧高翔雲表瞻使車之四牡夙駕星言洞酌陳

詞弁雀喜揚祖道通家問禮猶龍光賁衡廬敬薄戒夫草蔬願承和于葭琯端襟載拜拂席以需

先大夫從祀文成祠請尹令公

崇德報功爲政之當先務尊師重道斯文自賴王持惟姚江新建之輿明繼往開來之學良知兩字直遡一貫之淵源高弟數人轉授千秋之衣鉢列祀昔肇修前哲茲嘗稱鄒魯之鄉振新今有待眞儒況復出稽陰之里使先人仍預于

俎豆幽䰟生光在後進如見于羮墻教思弗替
敬延騶御薄潔兕觥共歌魚藻之遺詩樂覩駿
奔之盛典均懸斗仰佇望台臨

嫂劉氏建旌節坊請郡公

表揚風化實善政所必先佇咏露斯叨湛仁之
廣被故懷清式標于往代廼褒貞彌重于釣臺
近日瞻天畿輔棨分晝隼慈雲惠雨窮荒咸誦
猶龍偶一節之在閭閻遂勤　恩賁荷三命之
施蓬蓽藉重光臨井絡承暉台垣顯陟

請鮑令公

長日占圭當一陽迎祥之候　朝天捧玉適萬
國輯瑞之期載最績以升聞定泰階之峻陟具
瞻雖切攀附曷由荷帡幪者五年實深戀戀申
嬿婉于一夕願藉陶陶蔬食菜羮諒王公俯從
共飽執庖正席在貧士望若調飢佇請台朔竊
勤斗仰

壽時甫叔

壽躋指使宦達投閒齒德俱尊身名並泰早完

原缺第十六葉

復仲氏歛筦和工吟于夢草兼以諸賢揆秩欣
把臂而入林益列祖積功累仁宜饗無涯之報
而贈君長筴短造益鴻未究之施既咸號積善
之家直追元凱久已稱清華之胄豈讓崔盧不
佞鼎學海測蠡墨林窺豹二三其德忝先訓之
往垂四十無聞矣童心之未化許文休不容族
黨世滿虛名梅子眞寄跡市門生存仙骨草衣
木食衆謂可以抗王公鈐說卮言吾自知其爲
曲士計淸塵之與濁水敢妄扳援乃雲鵝猶念

泥潛許申婚媾潘楊奕世姑子姪莫匪懿親孔
李通家舊昆弟親加密好諒夙體先人之意定
遠開後裔之祥傳淑愛女誠克諧佇膺寇翟媲
小兒聖謨初誦尚謬魯魚匹鶩敬脩循士庶之
儀宜薄雙鸞鳴應在唱隨之義踰敦宜爾室宜
爾家百代長緜麟趾俾而臧俾而熾千齡永叶
鳳占斗仰曷勝台涵是冀

韓宅聘啟

黃鐘應令調玉琯于初陽繡幕要歡卜紅絲于

宥好事占咸吉喜溢豫鳴恭惟寧翁老親家上苑良材高陽華冑庭施豫戟架富縹緗第五之名本齊光于驃騎無雙之略實資斷于韜鈐河東三鳳翩翩䎗翔千仞頡上八龍嶽嶽星聚一方肆我瀼石尊親家紱麟蚤兆變豹巳章舉體無凡左中規而右中矩卽聲爲律小應商而大應宫海風譯韓愈之雄文仰如北斗廷對邇魏公之相業奏見卿雲綍有父風舉策益勤于數馬乃繩祖武竊銜深戒于稱駒東山碁局時開

游從俊叔西第歌鐘日起坐滿嘉賓不佞鼎胙原子裔忝虬命于汝南貽厥孫謀衍洪波于江左許文休久淹在蜀徒負虛名梅子眞托隱于吳幸存仙骨竊念淳沏赤縣潭府淸門何斯過信氷言遂許締婚寒姓良由通家孔李曾附舉于鹿鳴况復舊睦潘楊更尋盟于鳳卜聞令淑女修文補佇膺翟茀之榮愧比兒諧語錦衣尚戀鳩車之戲循禮文而內采筐篚薄將會時戶之維良天人交贊宜爾室宜爾家雝雝永叶樂和鳴而熾俾而藏奕奕長緜麟趾

韓宅大禮啟

雲標玉樹久偕蔦附之緣春麗瑤林漸近桃夢之候好逑爰樂吉事有祥恭惟澹明親家閣下材挺世英道依年進經術屢優多士儼然還弘正端醇雅言必述先王卓爾步商周典則望聯珠而占合璧主天下之圖書友羣從而奉兩宫王斗中爲孝弟合春華及秋實質有其文具儒檢與風流張而能弛盍自雕龍禪世夙承家學

之淵源行將威鳳攬輝卽應　廷儀之禎瑞不佞鼎向因親于僚婿申以姻婭兼展義于良朋同茲聲氣何敢謂兩大曰稱猶私愧十年稱兄問叔不癡老態巳輸回策比兒未敎少游尚竊佩囊惟念有室有家本男女及時之願快覩宜孫宜子實父母望歲之心況閨姆訓習嫺蚕識無違敬戒女宗備著定徵有慶安貞薄遵舊典于儷皮敬修六禮預請嘉期于緹琯初動一陽于時羲御南訛萬物敷華以任養至日星中声

壁八能調景而履長佇晉福其方來俯懷燕喜
冀謙光之下濟仰藉鴻慈

徐宅聘孫女回啟

乾元調玉燭恢台肇長養之期豐命錫瑶函嘉
耦叶徵成之典會天人而訢合遭時物之清和
正葵榴映日交敷景光猶麗在蘭茝從風共馥
氣味原同獲締新歡實緣夙好恭惟重源太親
家神明華胤特達鴻材龍作訥言躋九列允垂
卿望鳳儀奕世翔千仞高覽德輝益廣譽于家

聲何慚肯構試策名于　國胄快睹臨雍晚乃
知微知彰悟須彌可納芥子衆言能聚能散向
者闍頓長蓮花惟茲慧業之累修遂俾象賢之
挺出肆我從道親家績學本天之性清標率祖
攸行中説稱北海偉長懷文抱質下榻重南州
孺子操行匡時親灑墨池心畫垂八行之露夢
吞丹篆詞華披五采之霞金百鍊而愈精曾經
大冶璧三獻而始剖必遇　明廷咸瞻奕奕于
士卿且豕振振之公姓生而負食牛之氣豈是
常兒童而即鬱豹之文定爲快婿羨兩世友朋
之集猶十朋以進百朋念一介父子之間眞後
蠁不如前蠁寧敢坐索聲價逃名反得虛名亦
將動必周旋中禮恐嫌失禮而女孫之愛誠常
過于男保傅之箴冀有淑其媛敬薄脩榛栗之
贄庶方供櫻筍之厨進履襪而行與福俱蹈和
玉趾贈琅玕而報非施稱俔娌瓊英念閥閲適
相符願百代長聯芳媾佇門闌多喜氣占五世
直並正卿仰藉星輝企承春育

代聘啟

伏以良緣初合門闌喜肇于雀屏嘉命遠臨筐
篚禮隆乎雁幣榮踰咒重感切氷兢恭惟親家
大人嶽降生申箕占賚説雄材猋迅茂誼霄喬
鴻猷恢八面之奇稱良息馬鳳采擅一毛之譽
襲慶傳貂室酉秘藏匪徒半豹庖丁神會直之
全牛誠哉吾黨白眉允矣斯文具擘自維寒星
敢儷華楣下走分畊鑿之餘生樂長謡于駒谷
仲氏脩槧鉛之故業奉清響于鸞車偶以斷仌

茲爲倚玉清徵泛五絃之候實藍田種璧之期文定厥祥天作之合聞令子五經初設氣欲凌雲而弱息四德未嫻才非咏雪爰期夢鳥式荷委禽花灼灼燭煌煌擬乘龍于午夜月溶溶雲矯矯瞻駕鶺于靈津懸知五世之昌永叶百年之雅敬承榛棗薄報瓊瑤仰企台光俯垂電鑒

又

婣聯世締貴因親以及親誼本宿緣緜同好而

爲好光踰鬥鉉賜重益朋恭惟材振寰中格標鉉外縹緗盈秩目涉羽陵之三千淵沜成文胸吞雲夢者八九細看月輪有意蚤攀桂闕之一枝行將春棘堪期定薦瓊林之片玉况復清襟爽爽鄙繩趨尺步爲俗儒玄著超超能飲酒讀騷卽名士旣顯高門之積慶實稱昭代之儲英伏念某白樸微長青箱未學繆忝冠裳之會曾參縞帶之交雖跡異雲泥仰援莫逮而咏投蘭莚俯合非難藉宅相作蹇修永言卜鳳蹐門闌

參喜氣遂許乘龍衆謂秦晉相當盟原與國私幸朱陳伊邇契更通家如欒之諧式調和于琴瑟匪儀及物愧璀璨于玄黃維時蓮綻紅衣覆蓮結同根之固槐團翠幄三槐兆奕葉之祥蔓跂春融鶴翹星徹

代人壽其敵

六琯逢年闢戶天行黃道千金爲壽臨觴日醉朱顏漢苑騰驤秦樓動色恭惟祥占寢月麗掩升霞譎籍𧬈摩之天寄館流波之汜棲燕徵歌

于玳瑁誇少婦之鬱金飛烏引曲于箜篌配小姑以白石沆香亭北一枝芍藥露華濃玉鏡臺前並蒂海棠春睡足忽爲雲而爲雨偏其反而悅乍陰而乍陽遐不謂矣清譚霏玉傾南國之文人紅汗流珠眠西園之公子羅襪波凌于蓮步菱舟不怕搖錦衾浪瑩于桃心蘭槳從敎蕩且意態橫生驪伯若風流殊自可見茲者雙戉鸞報三千宴開瓊圃百尺虹垂十二舞出霓裳繡幕牽絲況測景方涤弱線粧樓賦粉位吹葭

又見飛灰此蓋天非人不因行與事相合者也
僕等才慙宋玉情難已于游纓年謝潘文貌不
閒于擲果何敢望同車之幸顧繆承三載之寵
喜當設帨良辰願附賜錢雅集托佩囊而嫣紫
欲薦虎鞶携滿袖以熏香將分鳳沫伏願瑶池
王母白雲遥望以在天貝闕姮娥丹藥長生而
隱月酌神漿于北斗航行中山竊靈實于東方
籌增滄海

男　士都　編次

出祧男士好

鹿裘石室集卷第十五終